

虞初廣志



廣平孝女華吟梅遺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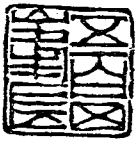


3 0475 3709 1

姜法羣編

虞初廣志

潘燕春題



00693 #08095

857.28
759
11

虞 初 廣 志

虞初廣志例言

- 一 是編自明季以迄當代數百年來名人之奇文奇事搜羅殆遍以補張山來之新志鄭醒愚之續志胡寄塵之近志故曰志補旋蒙番禺潘丈蘭史賜序命正其名曰廣志遵之
- 一 是編紀遊述奇熏香摘豔以及畸人名媛之淑德懿行其編輯次序與體例一如新續近諸志
- 一 是編所採文集筆記以鈔本為多

虞初廣志 例言

一

212882

一 是編凡有清道咸間諸家文如王弢園薛庸齋等稱洪楊爲匪爲賊時勢使然語氣各殊今悉仍其舊

一 是編關於民國開幕前後革命志士之事略除文學鼓吹家有陳蛻庵別錄王先生行狀外餘悉編列於民國野史內此編概不濫入

序

朱明麗空兼旬不雨炎威洊積觸處逼人况居近市塵嘈雜尤甚每思覓一清涼地安置竹牀石枕茗椀爐香數事集二三同志爲消暑計卒不可得心偶有所會思一弄筆及磨墨伸紙字未成而汗出已如洗拭去復爾爾抽閱架上書不三數行輒昏然睡正百無聊賴時忽郵使遞書至媵以新樣書四冊急起展讀乃吾友南通張君樾侯自海上以其社友鄧水姜君泣羣新輯虞初廣志十二卷寄示并索一言以弁首者夫居今之世執今人以求合古人難矣而欲合古今人文字一鑪冶之使無軒輊尤難之難非謂今人不古若也文字之升降隨時會爲轉移者勢也苟非權衡在心鑪錘在手精爲鑒別則

處 初 廣 志

新舊異同間鮮有不扞格者小說雖文字餘波然旨寓勸懲實亦風世勵俗之一端又烏可忽姜君是書體例一仍舊志搜羅之富抉擇之精有過之無不及所錄皆近時名宿著述間及前代言必徵實上自宮闈下逮閭巷一切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靡不備文亦稱是噫嘻於今日小說界中獲覩此近古文字洵爲難能可貴矣莊誦一過頓覺竟體清涼熱惱塵慮滌快心醒睡一若忘其時爲煩暑境爲塵囂者於以歎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文匪特咤風雲鏗金石已也情與境且爲之移其感人深處不減陳琳檄愈頭風孟召文已狂疾是豈可以尋常稗官野乘目之哉嘗考吾國最古小說家除山海經十八卷不著撰人名氏不計外其他名傳而書不傳者凡三曰夷

堅曰齊諧曰虞初二家書其詳不可知其行與事載在典籍未盡磨滅猶得髣髴其一二竊謂後之作者無論若何變化窮極窈眇俱不能越此三家範圍按列子以夷堅與大禹伯益並稱似夷堅與禹益同時列子之言曰溟海者天地也有魚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晉張湛注夷堅古博物人既曰博物必其所志皆山川方物之異於常者則凡小說家一切瑣記之屬如博物志續博物志廣博物志等書皆夷堅之支流可知齊諧名始見莊子必爲莊子以前人莊子曰齊諧者志怪者也唐釋道宣高僧傳中又有齊諧爲妻祈病師事杯渡作傳以記神異等語夫曰志怪曰記神異必其所志所記皆神奇荒怪之說則凡小

說家一切異聞之屬如神異經洞冥記搜神記異苑以及還冤集異
宣室稽神等書皆齊諧之支流又可知二家所志惜遭秦火篇目亦
無考獨虞初生祖龍後紀載稍詳史記稱初洛陽人漢書稱河南人
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藝文志小說家有虞初周說九百
四十三篇卽張平子西京賦所謂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書已佚於
隋以前故隋志不載應仲遠謂其說以周書爲本漢去周末遠旣名
周說篇帙又最富意其中必詳記周家一代朝野遺事果使當日流
傳復得先儒考訂則春秋以後事之傳於今者必更燦然可觀審是
則凡小說家一切雜事之屬如西京雜記世說新語國史補大唐新
語南唐近事熹祐雜志等書兼涉朝廷軍國者皆其派也他若太平

廣記說郛說部叢書匯通三家不拘一格則又如別集之有總集矣
綜覈三家大旨俱不離乎見聞所及隨得卽書事之鉅者可以補史
闕言之細者足以助談資若夫擷其菁英汰其糟粕是又在善讀者
至取三家之名以名其自撰之小說則昉自宋散騎侍郎元疑疑撰
小說七卷名齊諧記梁吳均續一卷名續齊諧記隋志列之史部雜
傳類中按隋代所存藝文無多分目又不及近今四庫之細故雖小
說家志怪之書史部亦屢入焉其次爲趙宋時鄱陽洪景盧撰甲乙
丙丁等十集名夷堅志文獻通考作四百二十卷宋志但錄一百四
十卷今存僅支志五十卷後世無續之者其取虞初二字名書明臨
川湯若士實剏之視名齊諧名夷堅諸人爲最後推若士意以爲虞

虞 初 廣 志

初周說漢時實有是書非若夷堅齊諧之僅以名傳也因名其自撰小說七卷曰續虞初明志載之清康熙間新安張山來師其意撰二十卷曰虞初新志嘉慶間玉灑鄭醒愚仿山來之例撰十二卷曰虞初續志近世涇縣胡寄塵更仿醒愚之例撰六卷曰虞初近志豈不勝哉鄧水姜君憫國學之就湮也毅然起而補之上追前哲下詔方來有功藝林夫豈淺鮮走不文未能摘華披藻揚姜君宏才於萬一深有愧於作者特不忍重負張君諄囑之雅因就當時情事並臆見所及拉雜書之以塞張君之責笑我訕我非所計也甲寅大暑古邗王承霖隄龔氏序於艾陵湖上之嬾雲窩

序

虞

初

廣

志

姜子既輯是書手一編索序于余余受而讀之不禁喟然曰嗟夫虞初九百稗史淵源循是已還雜家雲起蟬嘶蛙噪競欲有傳雖遺事敷辭亦不乏裨益世風文教者然靡言褻作正後紛紛祕辛誌恠之籍雖以班馬之筆藻飾之欲何觀焉况下之者哉君子于斯未嘗不嘆惜正音之淪亡蕪文之蠹世也况夫五車四部連屋汗牛皓首窮年難窺涯涘迺于旦夕之頃思擷芳咀華糟醜之辨又何易乎其祕鈔絕本之鷄徵者且不與焉嗚呼筆海無修類鈔靡作豈徒弋獵文史者之失所圃田亦文獻漸滅之懼也往者虞初新續志之出海內

虞

初

廣

志

士夫珍視埒珠璧而其選辭取事亦以精審已惜乎市朝遞嬗文物時興于古多未備者際今有不及之憾此亦勢時所禁格又何足網羅百代而不弊哉姜子乃重今愛古搜祕徵遺作虞初志補洋洋巨裘都十二卷凡近昔之才媛墨士可歌可泣之文章中土邊邑可愕可驚之事物鷄碑雀錄宋豔班香罔不最納茲册薈爲大觀雖採擇有未盡醇亦足以冠冕稗林焜耀文苑已則其傳也又僅雜述家言之行藏一世者比哉予矜其克爲文藝光爰于梓行之日率題數言以弁首

甲寅季夏湘西楊南邨謹

序

虞

初

廣

志

姜子泣羣以所製虞初志補見示披而讀之謝安石碎金也七襄雲錦黃絹幼婦之辭五色花箋玉板女兒之紙滴粉搓酥足以上繼虞初矣不慧如予何所開吾喙雖然吾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夫立德與功非吾人所能也以遺能者則立言尙矣虞初之爲書不過小說家者流耳未足與於著作之林也於立言乎何有又從而補之何姜子之不憚煩耶吾思之吾重思之而有悟焉彼屈靈均何以賦離騷哉豈不以此中有難言之隱而託於滋蘭種蕙耶然則虞初志補之作其有隱恨存乎其事美人芳草其辭則麗其

義則九章之淚也嗚呼望帝春以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知其解
者是且暮遇之也又惡用予之喋喋爲哉

民國甲寅秋初黃懺華撰



序

曾蔭 自束髮受書嘗有志於虞初志補之編輯顧家少藏書又丁憂患盡瘁人事搜討未遑歲庚戌就學南通師範從張季直師走荒墟披蔓艸讀殘碑拾斷簡披故藉訪祕書由是而磊落耳目填塞胸臆者甚衆中懷蘊積奮激欲宣欲退掃閒軒集腋而成不意頻年來衣食奔走無暇及此然其心尤一日未嘗忘也今年夏寄跡光華編輯社適姜子泣羣有是書之刊讀之欣佩無已不得不言矣士生亂世而欲著書以自見難矣哉矧湯張鄭胡輩出虞初志之蒐輯殆遍有所謂新志續志近志者大都搜羅遺逸事聞以付我筆墨筆墨有知定爲三躍泣羣此編非欲以鈞譽計蓋以爲民國方立清史未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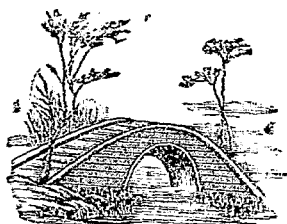
林艸澤之遺聞軼事采取無人恐數年後湮歿不彰故耳蘭史之言
曰庸行難記奇事易傳國史難知野史易得誠然誠然吾願讀者諸
君三復其言方不負泣羣編書之苦心也甲寅六月南通樾侯張曾
蔭序于上海之光華編輯社



序

昔湯臨川校刊虞初志張山來後輯新志鄭醒愚從而編續志近日胡寄塵又有近志之刻類皆搜遺聞紀逸事資助掌故振發談藪故其書皆翻板數次走徧海內蓋嗜讀人多而書肆恃爲發達之具也夫庸行難記奇事易傳國史難知野史易得經籍典墳之流播不及裨官小說之人人置一編從古如是况一代有一代之人物一時有一時之紀載網羅收拾則又後來之責也此時民國新立清史未修草野軼聞尤資采取鄧水姜君泣羣劬于編輯寄眎虞初志補四大

册披閱所錄較續志近志益爲大備余以時代人才各有不同無所謂補易其名曰廣志集思廣益勵人志節不徒以異聞作說薈也泣羣此書與初志條例稍有更變見所著例言閱者諒焉甲寅六月潘飛聲書于焦山水晶庵



虞初志補目錄

鄭水 姜泣羣選輯

虞 初 志 補

卷一

龍興慈記

王國梓一夢緣記

明懿安皇后外傳

二楊將軍傳

卷二

飛劍將軍

壬子宮駝記

虞初志補目錄

王文祿

孫靜盒

紀 昀

闕 名

王 韜

葉楚儉

一

65727
252
21

虞初補志 目錄

游玄武湖記

圓明園記

游蕉山記

吳慧卿

蓋生

鄭荷生

苗喜鳳

賣花翁

吳處士傳

紀費元謙

開闕家之湯克音

二

闕名

黃退菴

惆鵬

闕名

高太癡

闕名

闕名

閩駮

覺僧

闕名

闕名

卷三

某女士傳略

眉珠盒憶語

錢東平別傳

龔牛倫傳

羅虞卿事略

衛將軍

巔左贖觚

石澳風土記

奉天行宮游記

謝娟

虞初志補 目錄

王韜

華髮生

大哀

大悲

周人菊

閩生

葉楚儉

菩提

胡文田

大覺

虞 初 志 補

虞初志補 目錄

胡日璘

楊娥傳

惠山游記

游黃嶽記

卷四

巴塘八景

蓮香傳

張蘭芬

制軍夫人育才記

三保洞記

南雄陋俗記

四

大覺

劉鈞

萬叔豪

南園舊稿

達人

闕名

塞庵

闕名

闕名

菩提

髯俠小史

陳蛻庵事別錄

自傳

山東武義士興始末記

阿媿

宋園春遊記

王仲瞿逸事

古樹有神記

蘭亭遊記

桃花潭水記

梭羅降王錄

虞初志補 目錄

胡蘊玉

傅鈍根

薪膽室主人

闕名

大覺

醒癡

陳匪石

菩提

漱巖

姜可生

闕名

查氏七烈

闕名

卷五

方君仁裕行狀

克諧子

蝥蛇考

邵元冲

捕象法

胡蘊玉

鐵頭佛傳

范承演

林孝子別傳

闕名

丘倉海詩集叙

黃錫銓

沈子敦先生傳略

闕名

附沈家本碑文

袁世凱

花情花理花姻緣

闕名

虞

初

志

補

三僕

遊美國塔虎脫農場記

高麗七奇

義獅記

葛將軍妾

滌華

蠻女咬兒

珊珊

孝丐

卷六

義俠博客

胡蘊玉

穆湘瑤

飛來

鈍癡

姚鴛雛

秋墨

葉楚儉

闕名

闕名

闕名

虞初志補目錄

賣花女兒

喬鶯小傳

常無咎

薛茗華

伴娘

書鉅盜周綠事

斯巴達王鬪獸記

碧玉小傳

雛玉

繩妓

柳珊

八

之子

周實

葉楚儉

高大癡

葉楚儉

闕名

闕名

闕名

踐卓翁

闕名

秋心

重遊開元寺記

康君季琴墓誌銘

蕭提督妻周夫人墓誌銘

義婢記

小鴉兒

記鄧閣臣

虎報

王先生君行狀

附江都王君墓志

輓王先生聯

樸園

劉中叔

王闔連

閏生

闕名

葉玉森

闕名

談善吾

馬浮

卷七

虞初志補目錄

虞初志補目錄

鍾小妹傳并詩

書胡烈女事

汪貞女傳

遊龍泉觀觀梅花記

弢園老民自傳

先室楊碩人小傳

潘孺人傳略

袁觀察保慶傳

法國儒蓮傳

英醫合信氏傳

英人粟味敦傳

十

宣鼎

楊心齋

闕名

譚尙忠

王韜

王韜

王韜

王韜

王韜

王韜

王韜

虞 初 志 補

言志

耍刀妓

失花落魄記

俠妓記

黃山游記

晏公捕鱷記

盜孝子賊孝子

魯監國后妃傳

鄧道士傳

卷八

沉江孝夫人佚事

王 韜

龔 體

菩 提

閏 生

陳德星

警 衆

沈 礪

沈 礪

胡寄塵

李協丞

虞初志補 目錄

范生宗城小傳

金鶴望

夢謁母墳圖題記

黃季剛

附書黃侃夢謁母墳圖題記後

章太炎

記異僧普濤

闕名

記甘鳳池

闕名

邵得魯先生軼事

闕名

莊烈婦傳

羅西布衣

印度頂羯羅君碑

章太炎

蘄黃母銘

章太炎

紀趙爾豐卒與婢事

康逵窘

書章大力事

闕名

虞 初 志 補

潘節士方田先生遺詩叙

登樓外樓記

廖氏苦節記

樂師王玉峯傳

鄒君家傳

記余先生逸事

記吳氏兒

記守備梁君事

沈小鸞傳用禽名成文

馬義士

柳影憐

虞初志補 目錄

柳亞子

胡儀鄒

闕 名

陳去病

周同愈

周同愈

周同愈

周同愈

閔 生

闕 名

闕 名

奇童

同命鴛鴦

黃陶菴先生軼事

陳將軍畫像記

咸安橋記

蒲君作英墓志銘

紀洪北江先生視學黔中事

追和郝瓊絕句

演遊仙

卷九

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闕名

孫靜庵

孫靜庵

闕名

張鈞衡

沈汝瑾

阮崇德

番禺女士梁靄

居巢

薛福成

虞 初 志 補

太監安得海伏法庸盒筆記一則

處士崔君家傳

書方烈婦事

登泰山記

書涿州獄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書江西侯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甯事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書靈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書陳玉成苗沛霖二賊伏誅事

薛福成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

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薛福成

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驩事

薛福成

卷十

書金寶圩團練禦賊事

薛福成

書欒城唐公祠

薛福成

書劇寇石達開就禽事

薛福成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

馬貞女傳

薛福成

書過善人事

薛福成

虞 初 志 補

雜記

呂豐呂遜

玉奴

翠英

許秀英

莊嬌

宛若

自由戰中女傑史

馮彩苞

二女爭寵記

書葛秉珩

虞初志補 卷目錄

薛福成

踐卓翁

天馬

綺秋

闕名

天馬

秋墨

闕名

闕名

菩提

闕名

遼陽海神傳

書晏孝子

卷十一

過墟志并序跋及心史先生考證

吳朝霞

前彩雲曲

後彩雲曲

王婉儀

車夫鍋五

果勇夫人

秦膚雨瓊兒曲

蔡羽

陳伯嚴

墅西逸叟

胡旣闕女士

樊樊山

樊樊山

闕名

闕名

闕名

闕名

陳圓圓傳

吳梅邨先生圓圓曲

沙定峯

卷十一

遊天台山日記

金病鶴

西城風俗記禪理妙喻

金人瑞

朱大孺人焚香禮佛圖序

潘飛聲

附錄朱太孺人事略

秦淮感舊集并跋

蘋 梗

華女士吟梅家傳

楊了公

編 輯 者
姜 泣 羣 君 小 影



無錫惠山濱 (風景之一)



鎮江江口全景 (風景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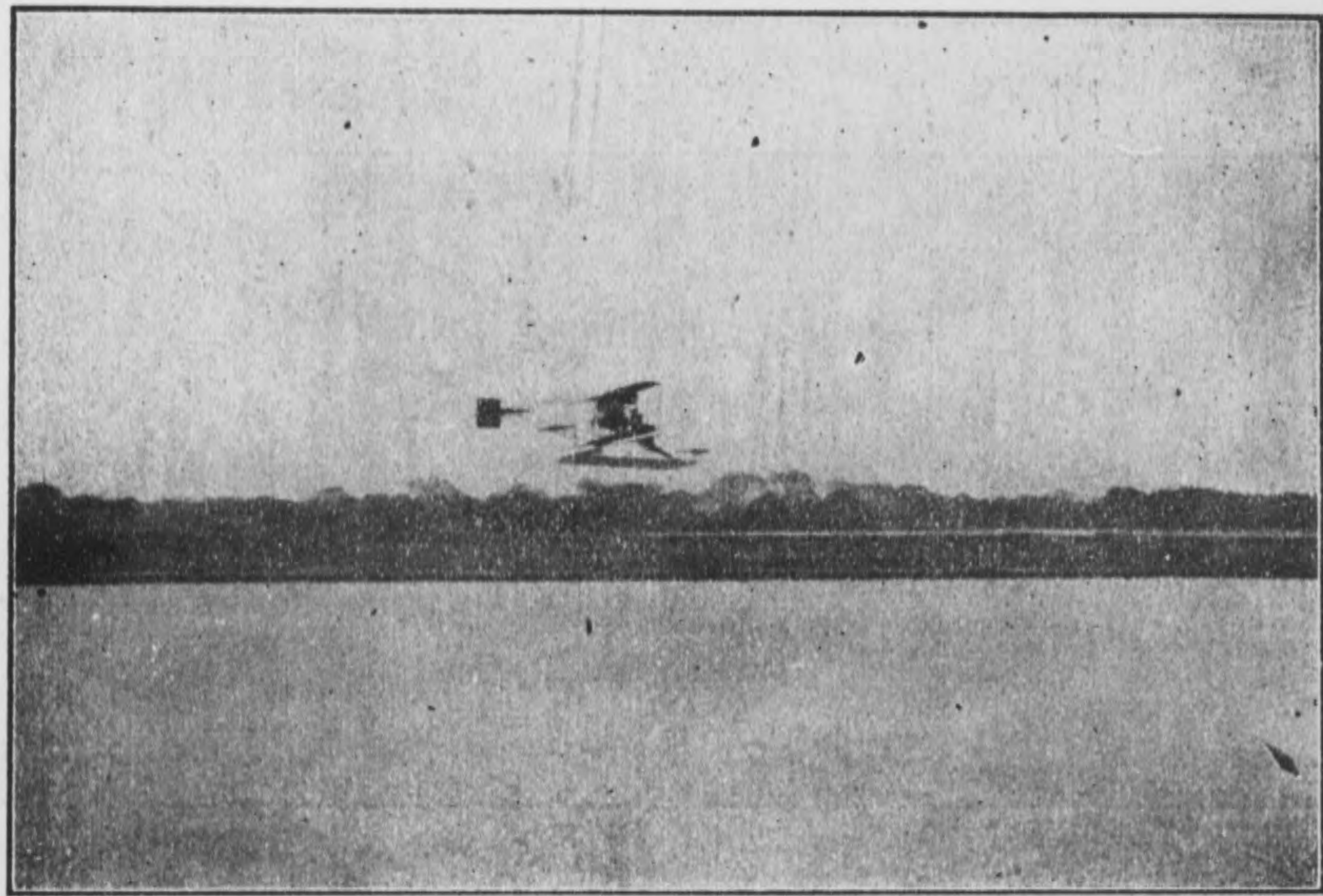
無錫惠山頭門 (風景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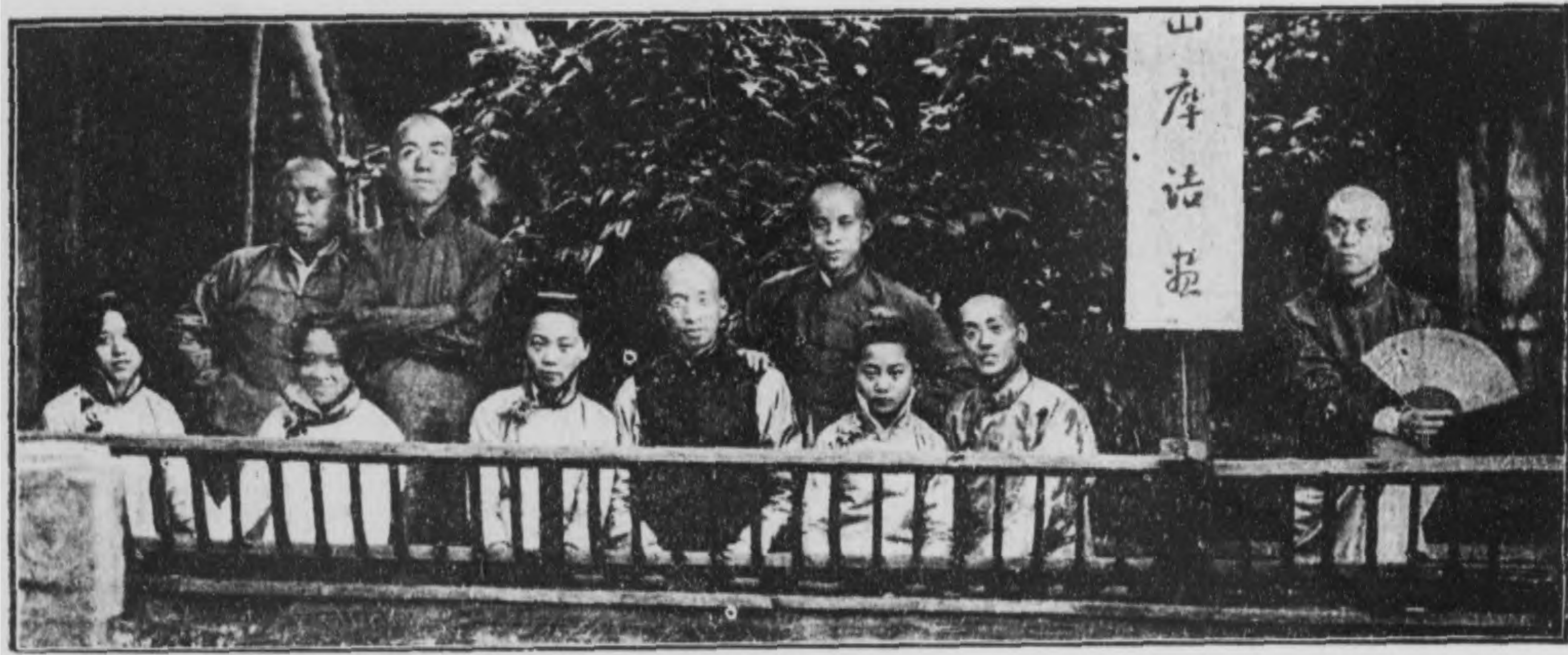
蘇州虎邱山 (風景之四)



艇飛水面口淞吳 (五之景風)



園 愚 京 南 (六之景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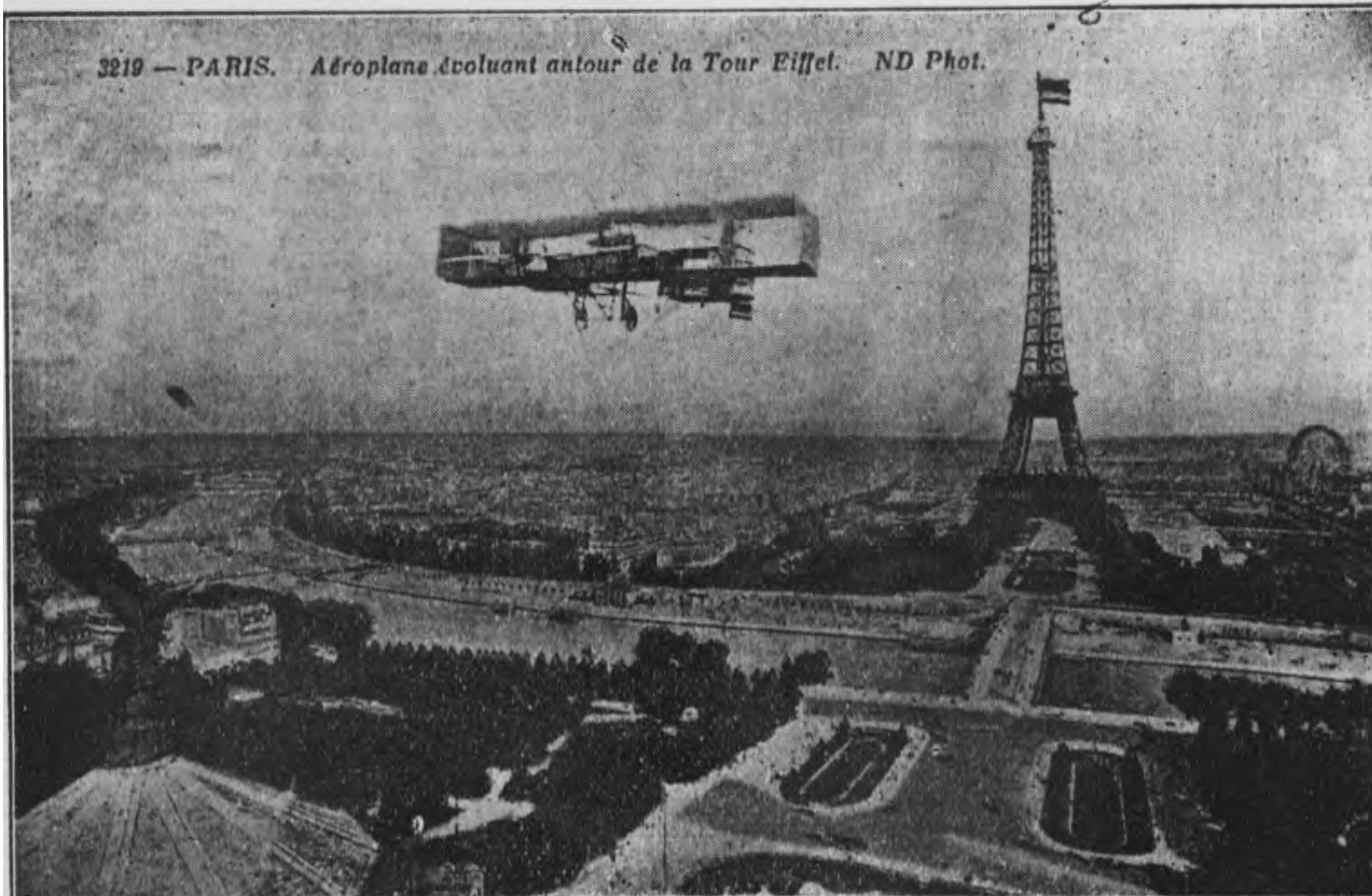


景全鄉市京東 (七之景風)



景全黎巴 (八之景風)

3219 — PARIS. *Aéroplane évoluant autour de la Tour Eiffel.* ND Ph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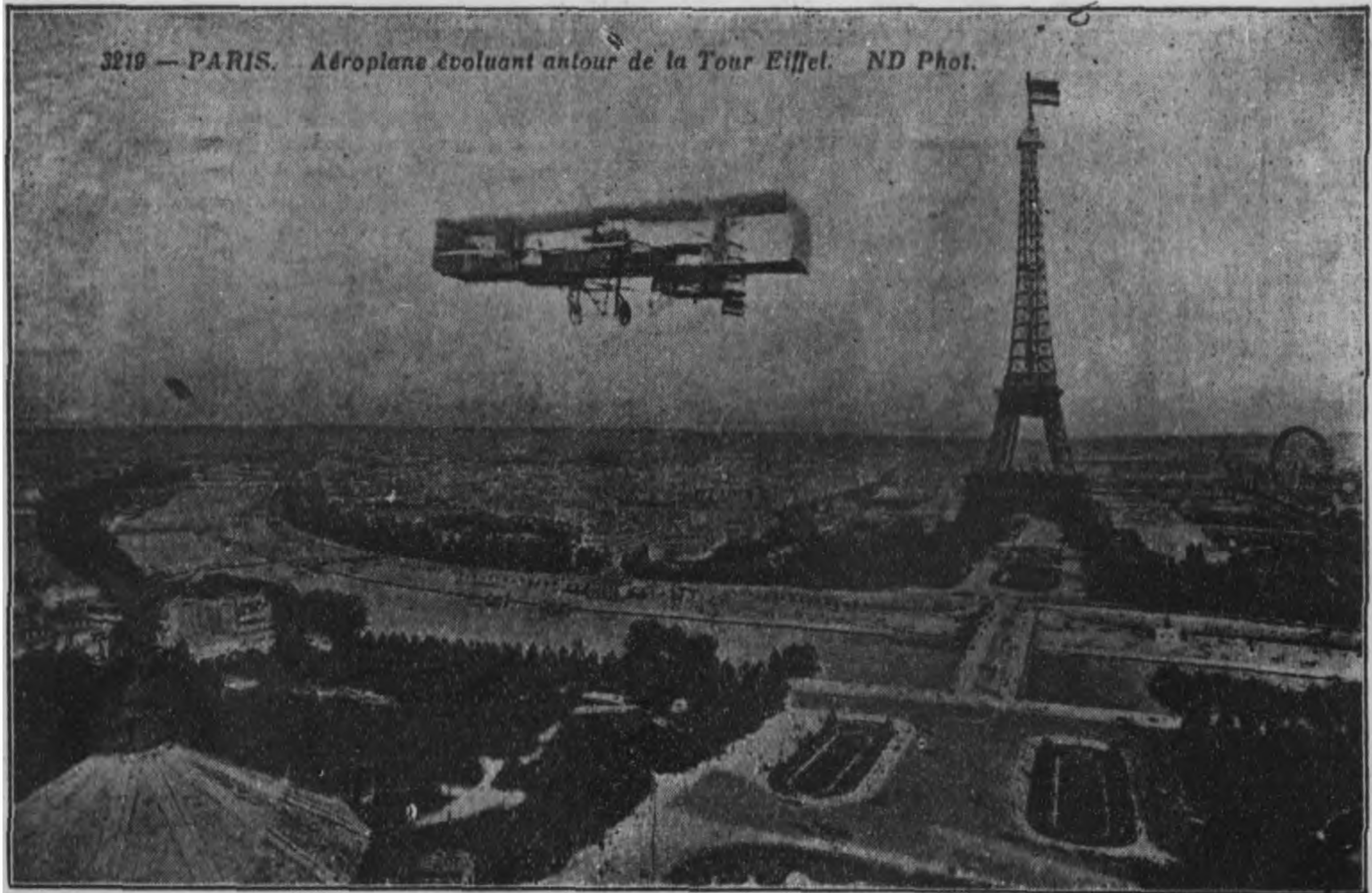




翁梅倩 潘鳳春 藍橋別墅 王寶寶

景全黎巴 (八之景風)

3219 — PARIS. Aéroplane évoluant autour de la Tour Eiffel. ND Phot.





王寶實 藍橋別墅 潘鳳春 翁梅倩



藍橋別墅

三寶女史

問觀自得

壬寅荷月上浣

光華樓識



蘭甫

鶯鶯女史

游戲化身圖

辛丑桃月上澣

光華樓識



采秋女史

游藝化身圖

辛丑清和月

光美樓識





某公子藍橋別墅金媛媛



桃 小 金



寶 寶 王



王 文 蘭



梁 溪 李 寓



張 颺



張 四 寶 溫 波 小 榭



謝青雲



高寓

虞初志補卷一

鄧水 姜泣羣編輯

龍興慈記

王文祿

王生文祿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予雖幼。喜聞。以故始未甚詳。惜歲久多忘也。蓋外祖陸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耄。好學多聞。授母氏。母氏授予。予今幾艾。母氏違養已十有二秋。追書幼聞。恍然如覩。悲哉邈矣。忘者曷能盡書耶。嘉靖辛亥冬十月。

泗州有楊家墩。墩下有窩。熙祖嘗臥其中。有二道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熙祖起。曰。汝聞吾言乎。熙祖佯聾。乃以枯枝掃之去。熙祖候之十日。果生葉。熙祖拔去。另以枯枝

虞 初 志 補

插之。二道士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此必人拔去矣。熙祖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歿當葬此。出天子。熙祖語仁祖。後果得葬。葬後土自甕爲墳。半歲陳后孕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氣。仁祖徙鳳陽。生於盱眙。縣靈跡鄉。方圓丈許。至今不生草木。仁祖崩。太祖昇至中途。風雨大作。索斷。土自甕爲墳。人言葬九龍頭上。系曰。嘉靖戊戌春。遇淞江徐長谷獻忠。言與予幼聞合。且言曾至熙祖陵。龍脈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潛水成湖。作內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插天爲遠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遠之而聖祖生矣。天時地理不誣也。又言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步。携浴於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爲襪。今名紅羅幃云。

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明發扣門。告以誕。請長從游。後睿知天縱。主僧禁縛之。堦下口占一詩曰。天爲羅帳地爲氈。日月星

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系曰。天眷中華篤生大聖。夙稟溷一寰宇志矣。伏讀宸章。恍然開闢維新景象。元運安得不迄哉。

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養食之。犢尾插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真以爲陷也。掃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掃。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聖祖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聖祖立於仆碑。跌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數十步。系曰。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先哉。

聖祖渡江。至太平府。不惹庵僧問詰不已。題詩壁上曰。腰間寶劍血腥。殺盡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刀刀問姓名。僧洗之去。題詩旁曰。壁上新

詩不可留。欲留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輕洗。洗出毫光射斗牛。後差人密訪
錄詩進呈。遂不問。系曰。神武英發。玉音朗宣。剗削不平。義之決。宥釋細故。仁之
寬。

處
初
志
補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鑿游江湖間。
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
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污之。銘出見。命拭去。噉曰。量小。遂往臨
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卽大砵一塊與之。算多王
侯賞人命。嘆曰。大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晚得聖祖。知真命天子。
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後荐聘起者。明出之以正也。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門。進入。見石壁上有字。曰
山爲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遂取書看。乃兵書也。曰

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牕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爲謀臣之冠也。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錐。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明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牙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鵠放起。鵠已死。袖中蓋以鵠爲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

劉誠意影神畫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卽上賜也。系曰。篤生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轍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多。殆功少云。曰否。辭減祿米。以減括蒼耗稅也。聖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輕議哉。

虞 初 志 補

刑部尙書開濟。聰敏明辨。深契聖心。久亦疑之。聖祖午門見羊。倡二句。忘之。濟續曰。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聖祖倡二句。曰。柿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重。寧碎玉階前。聖祖一夕不睡。召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曰。昂奎用酪。畢用鹿肉。紫用根及果。參牛用醞。斗井鬼用粳米。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粳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煑熟青黑荳。軫用莠稗飯。角氐用諸華飯。亢用蜜煑菘。荳房用酒肉。心危用粳米粥。尾用諸果根作食。箕用尼拘陁皮汁。女用烏肉。虛

用烏豈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并肉。胃用杭米烏麻野棗。列於二十八張金桌上。曰。何以知至否也。曰。二十八把金椅。用二十八纈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芒頭倒。不至則芒頭不倒。如濟言燕之二十六金椅芒頭倒。二椅芒頭不倒。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陛下。一宿臣。聖祖疑曰。卿欲做朕不難也。后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賢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肉宛然。臨刑歎曰。待我了清軍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清矣。如言剖之。無見也。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濟前元孺學。職以荐起。初造天下。黃冊不能清。問濟。濟曰。以新收次舊管。則清矣。至今因之。我朝建置多出濟口。系曰。濟有學有養者。觀臨刑不亂。神完哉。天生賢以輔世。死生不論也。或曰。何不見幾遠去。曰。用世才。天授之也。必用之後已。曰。用之不盡。奈何。曰。後亦恐不盡用。故不去也。曰。清軍未完。其未盡乎。曰。大者亦盡矣。其未盡。留之以

待再來耳。

武甯達疾亟。聖祖幸其第。至榻前問之。占二句曰。聞說君王鑾駕來。一花未謝百花开。蓋諷待用英賢之衆。戀主之思乎。執聖祖手不放。聖祖曰。卿欲朕緊掌山河。達就榻上叩頭。勉主之忠乎。嗚呼。君臣始終兩得之矣。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矣。至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且叩頭曰。聖上憐臣。賜二宮女。恩莫敢也。今若此。有孤聖恩。萬死莫贖。故連日驚憂。聖祖大笑曰。再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外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曰。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顛癩。又有無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聖祖求養。聖祖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

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此細事。垂戒無窮。

季巴巴王媽媽者。聖祖微時有恩隣人也。登極後召至。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携入宮燕之。二人直呼御名。而疑曰。如何誤我到古廟中來。聖祖笑而不較。蓋不知宮殿之高廣。而帝王之尊嚴也。系曰。今人一至富貴。舊皆忘之。豈思國報。惟我聖祖。天縱英明。不忘人所易忘云。

聖祖戰偶失利。夜行宿妓館。明發語姓名。題詩於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爲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聞登極。錄壁間詩。携子奏聞。即命工部造府。子爲王。其婦不召見。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爲王。系曰。欽仰聖睿。非膚淺所能窺也。又聞氏云云。起兵時微行御女與記。後生子合年月日認之多封王。亦名養子有封侯者。臆衆建親王。垂萬世無疆之休。

國初頑民。竄避縑流。收聚數十。掘深坑。埋身露頂。大斧一削去。數顆。名剷頭會。惟一僧削去復生。連削連生。凡四五次。乃釋之。併罷斯會。系曰。佛法之大有如是哉。此教不當滅。故出此僧。以現神異。殆佛之轉世歟。故聖祖存之曰。陰翊王化云。

聖祖遣高僧宗泐拜表上天宮。宗泐沐浴。俯伏神遊。三日後返。入奏曰。天宮所見。有胡黨藍黨。蓋惟庸藍玉。以二人故。牽連戮者十萬人。目曰胡藍二黨。問又何見也。曰徐太傅坐龕子中。蓋武甯達。問又何見也。曰婁宿現形。俄疽背崩。一云上有疾。差使訪周顛仙於匡廬天池山巔。令遍閱廿八宿躔舍。皆有人。惟一舍空然無人。一蛟龍垂首流血。顛云。此世主也。又角亢宿矣。系曰。聖祖盪滌天下。首開大治。上天經星降靈。亶哉三十餘年太平而上賓焉。令人切鼎湖之思也。臆於昭於天。陟降在帝左右云。

王國梓一夢緣記

孫靜菴

虞

初

志

補

楚王華燿者。太祖八世孫也。夫人危氏。初生郡主。繼生世子。當是時。賊鋒蝟起。四海沸騰。湖襄尤甚。獻忠陷武昌。禍及楚府。合宮殉難。其時郡主年十六。新婚纔數日耳。亦從死。余心識之。而未悉其詳。後偶於友人齋中。得一夢緣鈔本。載當時事甚詳。爲兩峯王君所自記。乃知郡主臨難時。大節昭然。有如曠日。儼然烈丈夫焉。不禁唏噓感慨者久之。想亦留心明季事者所樂聞也。詳記之。國梓字廷瑞。號兩峯。父晴亭。讀書不得志。教塾於武昌。梓年十三而孤。賴母守志教養。崇禎辛巳年十七。督學袁繼鳳。歲試唱名時。顧視梓。呼立案前。又相視良久。命侍側。梓不知所。以惶悚聽命。點名畢。賞坐天字第一號。督學鍵門布約。升座命題。又逐號親巡。徧加藻鑒。往復及梓。注目者再。復朱書虎頭牌示云。諸童交卷畢。序立兩階。本院尙有面諭。已而齊集東西。比次而立者千餘人。督學顧自

上而下。復自下而上。左右顧盼。呼梓曰。明日專傳汝覆試。放門出。諸童有謔梓者。指而謂曰。文宗屬意人也。以貌取人。此之謂鑒別人才。將何以振興文教。梓心不自安。歸告母。母曰。此文宗雅意。汝宜往。詰朝赴場。獨梓一人就試。題爲帝館甥於貳室。督學坐守。梓援筆立就。闋卷畢。問已婚未。對曰。未聘。年幾何矣。對曰。十七。督學大喜。已而拔冠諸生。補弟子員。命之曰。本院奉楚王令旨。掄選郡馬。特薦汝。汝之福也。梓曰。作賓而在王家。已叨寵命。擇偶而從大國。曷敢辭婚。又歸告母。母喜甚。次早。入見督學。命坐大轎一乘。隨抵王府。步及鎮楚門。督學獨入。囑梓憩於朝房。母恐母佻。有內監自宦而出者。或微笑相窺。無言竟去。少頃。掌宮二監至。戴金龍之冠。服朱蟒之袍。腰玉頂珠。威儀嚴重。隨四小宦。捧紙筆墨硯。與一戴方巾人。二監諦視面容。周官行坐。袖中出小玉尺。縱橫量手。掌曰。貴人手也。惜缺陷耳。雖然。姿容艷麗。郡馬佳緣。因拱手曰。王老生兒造化也。

千歲相中之後。擇期花燭。卽吾家郡馬。吾輩無敢抗禮者。命方巾人圖像而去。久之。二監復至。宣詔進謁。並囑以進見儀注。導入大殿拜畢。王命中立殿上。注目諦視。繡墩命坐。督學辭去。王顧梓色喜。謂梓曰。孤有愛女。及笄之年。奉旨妙選東牀。卿誠快婿也。梓俯伏曰。臣蓬茅下質。草野庸才。本隔天姻。深慚帝眷。其不惟王之所辱。王曰起。母辭。乃使宦者命欽天監擇吉。俄頃復命。進紅單云。欽天監博士孫仕柱。謹啓殿下。按七政書。選得明日黃道吉期。取申時花燭。臣孫仕柱謹啓。王命傳梓觀訖。旋命內侍爲梓更衣。須臾左右捧金帶一條。紗帽一頂。蟒繡一襲。朝靴一雙。冠服頓新。風流自許。故鄉富貴。將母項羽之冠。王室懿親。不數買臣之綬。俄而憂玉敲金。肆筵設席。王南面坐。梓側席。宮女內監。更番行酒。五齋六牲。並列軒胸之美。三齋七醢。畢羅水陸之珍。皆目所未見。耳中所未聞。酒三巡。梓起拜謝。王問曰。卿父母在乎。對曰。臣有老母。王曰。不告而娶。

非禮也。可歸告爾母。內監導出。坐大轎而歸。入門。則縹緲五色。舉目輝煌。僕婢滿前。叩頭聽役。母亦冠服佩帶。爲老夫人矣。詢之。則江夏縣令王德甫供辦者也。賀客尊者。轂相擊。卑者肩相摩。然居室湫隘。無以容車騎。謹謝客。獨延鄰家諸少年。設喜筵。行醮禮。筵終。客去。侍母寢門。黎明梳洗畢。各官踵至。伺候於門。內監捧金花彩紅。爲梓作新郎裝束。拜母而出。內監擁升彩輿。香飄宦豎之爐。彩盎役夫之背。號鑼開導。信炮轟天。鼓樂前行。鑾儀外列。桃紅傘蓋。張自輦前。金蓮宮香。夾於輿側。上自督撫。下及守令。莫不逡巡輿後。惟馬首之是瞻。督學則插花披紅。月旦之評。遂爲月老。冰壺之鑒。且作冰人。抵王府。入鎮楚門。職官舍輿而徒。入賀趨出。獨梓以彩輿徑達府門。至階墀。下輿登殿。王與妃並坐殿上。奉儀官導梓拜舞。王曰。郡馬吉期已至。當行子婿禮。奉儀官復道行禮畢。遂入席。王及妃席居右。梓中席。席次稍上。謙讓再三。長揖就坐。洪聲進饌。細樂羞

虞 初 志 補

羹酒三巡樂止。奉儀官啓日官已報申牌。請郡馬成花燭禮。王與妃起。金鐘響。答彩服。爛內侍捧龍冠蟒服。玉帶宮花。爲梓新之外。披朱緞一端。頭插金花兩朶。北面再拜。王與妃受禮。立送輿而返。則見宮燈對引。庭燎交輝。揚郡國之旌旗。龍蛇掩映。排王侯之儀仗。羽蓋翩翻。一宦者捧鮮紅猩血之毡。一宦者捧玉盤。盤貯碧玉四碟。一宦者捧金盤。盤貯白玉二杯。又二宦者捧寶鼎而焚香。二宦者捧金樽而酌醴。女伶前引。僮相後隨。抵郡主之前宮。太監敲雲板三聲。內出宮監十餘人。各接前儀衛。魚貫而行。隨來各宦者。及門而返。抵外宮門。門書毓鳳宮。太監擊金鐘三聲。內出宮監十餘人。如前接行。前監又返。抵毓鳳宮寢門。停彩仗。遂降金輿。三響金鐘。噉開清虛之府。兩行紅彩。引入大羅之天。將升內殿。有老宮人謂梓曰。架上有鐘。請郡馬擊三聲。郡主出宮升座。宣召見。駕當行拜舞禮。傳免乃止。郡馬且暫立於斯。言已而去。森肅朱簾之內。警效無聲。

虞 初 志 補

徘徊畫閣之前。悚惶欲遁。乃如宮人教。向架上金鐘擊之。一擊左廊下奏樂。再擊右廊下奏樂。三擊則宮人捲簾。郡主登座矣。已而傳郡馬入宮。梓鞠躬徐進。不敢仰窺。內呼曰。行謁見禮。卽有宮人導北面。甫立定。將下拜。則又呼曰。請郡主下寶座。未成夫婦之交。先盡君臣之禮。煌煌國制。敢隕越以貽羞。惕惕臣心。維雍容以將事。乃宣僮相進。宮人以龍錦絨一端。蒙郡主首。僮相唱行謝恩禮。效嵩呼以千歲。誠恐誠惶。銜鳳詔於九重。有章有耀。僮相唱行交拜禮。倪天之妹。鳳翽而比鳳飛。觀國之光。駕行而偕駕侶。僮相唱入洞房。僮相退出。老宮人導引入寢宮。呼行花燭禮。燦爛宮花。春豔桃夭之色。晶瑩玉燭。焰開夜月之光。旣相對以拜嘉。亦從同而步轉。老宮人呼行合巹禮。金壺露滴。玉盞香浮。將小舉而還疑。遲如有待。未輕嘗而輒止。弱若不勝。老宮人持酒再酌。斟取杯交授。並授兩人蓮棗各二枚。祝曰。北渚有蓮。南山有棗。碩人其頤。君子偕老。老宮人

再酌重交授。榛子柏子各二枚。祝曰。鳳凰於飛。楚邦所瞻。榛桔濟濟。則百斯男。是時斟不盈。飲不滿唇。咫尺蓬山。霏微薌澤。老宮人呼曰。舉蒙。二宮人揭去錦絨。仙姿月皎。玉貌雲開。端正自憐。嬌羞不語。望而知爲天上人。固未敢蕩目而逞志。老宮人呼行坐帳禮。並肩登榻。聯膝坐床。垂錦帳而半遮。縵囊衣而共倚。未親玉體。早挹蘭芬。泊乎茶罷鐘鳴。筵開燭進。座分左右。几列杯盤。遂相敬以如賓。共加餐之有祝。舉杯甯造次。聽傳呼於宮人。下箸且逡巡。聽麇歌之女樂。須臾徹筵。老宮人請梓爲郡主升冠。絡捲珠旒。託芳顏而快睹。烟籠鳳髻。欵雲鬢以斜開。老宮人請梓爲郡主寬服。紐扣輕鬆。維繫鴛鴦之結。帶圍一捻。輕盈楊柳之腰。老宮人請郡馬升冠。釋服。新依貴主之旁。居然褻服。舊竊儒生之後。洽稱更衣。復座坐。飲茶訖。宮人添薰爐火。請梓更衣。早有宮人導出宮外。老宮人謂梓曰。郡主入帳。郡馬出宮。宮門已閉。更衣進去。宜親擊金鐘。以當叩款。

虞

初

志

補

入卽閉門。徑自趨榻。行成婚禮。梓回宮。宮門果閉。擊金鐘有三。門啓而入。宮人絕無在側者。惟見几上燃喜燭。雙拾榻前懸明珠一顆。熾有情之火。燭影搖紅。放不夜之光。珠精耀白。掩門步入。拳幄迎探。則郡主登坐榻上。王室貴人。何敢肆其輕薄。漢陽才子。偏能出以溫存。春到人間。花開上苑。乃微挑之曰。口渴奈何。郡主答曰。郡馬渴耶。輕舒玉腕。擊牀頭小金鐘。須臾宮門開。宮人捧茶二盞。至芳心相許。饞口已傳。敬求樊妹之漿。頓解相如之渴。迨夫更籌三報。枕簟雙酣。漆吏莊生。栩栩夢中之蝶。巫山神女。油油覺後之雲。固含意而欲伸。尙有懷而未吐。天曉樂作。宮人請命。梓翻然起。並掖郡主起。喜趨奉之宮娥。請盥請漱。謝慇勤於郡主。進櫛進巾。於是郡主肅坐粧台。宮人代爲理髮。金珠妥貼於雲鬢。脂粉均勻於素面。老宮人謂梓當爲郡主畫眉。爰取青鏤管一枝。輕描翠黛。淡掃清揚。一線含情。半灣獻媚。未免唐突秋月。雅欲刻畫春山。雖難傳張敞之

工。却不慮毛延之流。於是凝眸視之。覺目澈波光。託青懷於一轉。額浮霞彩。含
斌媚於半低。臉欺銀杏之姿。暈頰芙蓉之色。朱唇初破。皓齒微開。蹙裙底之金
蓮。瘦盈一握。揜袖中之玉笋。柔膩十尖。蓋有曹子建之感。洛神所未及賦。宋大
夫之夢。巫女所未嘗陳。金鐘三傳。宮人請行謝婚禮。梓坐彩輿。主登鳳輦。導以
內監。從以宮人行。及丹墀。扶將而下。趨踰登殿。環珮珊珊。金鐘三響。女樂齊鳴。
則王與妃升殿矣。梓與主並四拜成禮。王與妃則立受之。以明親也。命坐賜茶。
茶罷賜宴。宴罷賜寶。玉金珠果品等物。自四月十二日起。賜宴五日。十六日回
宮。是日情懷漸放。談笑始殷。或鬥宣和牌。或張葉子戲。或投壺矢。或理絲桐。或
圍棋於繡閣。勝事偏多。或賞花於名園。風情欲妬。或擁書而問難。或拈韻以聯
吟。蓋陶情淑性之需。宮中莫不備。角勝爭奇之技。郡主莫不精。迨夜。衾裯偃傍。
玉體騰挪。頰雲益縱。而迴旋跨眞是鳳。汗雨屢疲於天矯。乘媿非龍。事後凝思。

情餘慨想。豈有人間玉女。當是夢裏飛瓊。一介寒儒。自問何修得此。千秋奇遇。深慚無德堪之。如是者甫一朝夕。十七日清晨。至甯安殿問安。殿門皆閉。內監奔走倉皇。紅旗羽報。駿馬星馳。踉蹌而行。絡繹不絕。私叩內監。則反賊張獻忠自襄而下。圍困省垣。七門戒嚴。危在旦夕。方惶恐間。內宮監捧牙牌出。曰。郡馬免見。梓疾回毓鳳宮。告知郡主。終日涕泣。竟夕旁皇。寢處依然。歡情頓減。十八日探報愈凶。王急發府庫賞勞軍士。巡撫以下。咸來王府商議軍情。而梓等閉絕深宮。不復知外間危迫狀。雖抱鞞鼓之驚。猶篤琴瑟之好。嬉處堂以新燕。寄完卵於破巢。固謂夜月堅城。秋風勇士。事至而戰。寇來無驚耳。十九日薄暮。內監捧牙牌至云。圍城急矣。偶有不虞。郡馬當同郡主死難。則王親筆也。嗚呼。鴛衾未煖。鶻血先曠。遂見傾城。誰當報國。梓對郡主而泣。曰。志甘裏革。力愧縛雞。奈何。郡主亦泣。曰。王朝傾蕩。君父憂勤。婦人無禦捍之功。惟有一死以相報耳。

梓曰。草茅下士。得依日月之末光。侍郡主枕席。於今八夕矣。方期好合於百年。孰料傷戕於一日。肆櫬槍而月缺。虐蜂螫而花殘。此情此恨。千古難消。請盡此一宵之幽歡。結千秋之長恨。何如。郡主曰。血肉之軀。行歸塵土。夫復何惜。一切任君所爲。永夜綢繆。居然達旦。二十日晨興。方梳洗畢。牙牌又至云。捐軀以報國。郡馬郡主當自勉。郡主曰。六尺紅綾。是吾結果。忽牙牌又至云。郡馬有母在。可勿死。請自便。梓曰。王以梓爲貪生畏死者也。郡主曰。不然。吾死忠死孝。則可以死。郡馬徒爲一婦人死。是死爲無名。且王卽無後命。吾亦必不令郡馬死。郡馬有母。逆賊破城。禍必及母。郡馬奉母而逃。使吾兢兢老姑。不喪於逆賊之手。吾心安矣。雖然。吾爲王氏婦。恨不得姑一見。宮中所蓄。悉以奉姑甘旨。因取金珠納錦襖中。與梓貼身服之。曰。聊表寸心耳。言未訖。牙牌又至云。城破在此。須臾。郡馬速出府。梓握郡主手。痛哭不忍舍。郡主忽揮手曰。緣分未盡。願結來生。

虞 初 志 補

何用作楚囚對泣爲。速出府。嗚呼。世世願爲夫婦。來結何憑。生生不入帝王。當身有此。王孫徙倚於銀屏。淚斑湘竹。逐客趁趨於玉檻。火赤池魚。回首再三。愁思千萬。影漸消於青鎖。腸已斷於黃門。簇擁而來。前日何其榮也。踉蹌而去。今朝乃爾索然。出則見郡城之民。扶老携幼。相與奔保安門而去。惶急歸至家。亦扶母出保安門。有表兄呂子召者。居嘉魚縣之蓮花洞。往相依焉。征途梗塞。烽火連綿。王府之音耗。隔絕數月矣。旣聞總兵左良玉。總督盧象昇。領兵逐賊而去。武昌收復。官出安民榜。居民稍稍歸。梓亦奉母返。滿目荆榛。彌望瓦礫。紅樓翠閣。今朝鬼哭之鄉。敗壁頽垣。昔日伶歌之地。尙喜故廬無恙。可以棲遲。時急欲探王府情形。而夕陽西下。遂坐以待旦。次早。白母而行。未及數十武。忽見一人。蓬首垢面。趨而前曰。楚王府郡馬耶。梓訝曰。汝何人。其人曰。毓鳳宮門監毛文華也。梓亟問曰。爾固無恙耶。王與妃何如。郡主又何如耶。文華曰。待奴從容

陳之城破之日。王坐殿上。促世子自盡。促郡主自盡。臨哭訖。復促妃及諸嬪。自盡。臨哭訖。乃縱宮侍走出。入宮仰藥而薨。掌宮監斂柩停宮。已而獻賊入城。居王府。出宮中諸樞骨昇城外。據倉廩。搜府庫。擄掠宮人。擒拷內監。驅民男婦投之江。獨毓鳳宮保全爾。梓亟問毓鳳宮何以保全。文華曰。郡主死難之後。內監宮人盡逃。所不去者。燭奴與周祥。及孫乳母余宮人耳。賊至撞破宮門。一賊爭先入。忽仆地。大呼腹痛。七竅流血而死。又三賊隨之。亦呼腹痛。不死。急趨出。如喪魂魄。羣賊峯擁而來。驚見者。卽擲火炬。欲焚宮。忽黑風怒號。自宮內出。飛沙迷目。黑霧漫空。吹火炬而反燒之。羣賊面皆焦。鬚眉欲禿。乃奔出。嗣來者俱爲風阻。不得入。羣立宮門。睜目而言曰。得毋冷宮耶。虛久無人。魑魅是宅。遂白大將軍下令焚燬。集薪縱火。火將發。宮內黑風又起。種火不燃。賊散。硫黃熠熠以引之。忽雷雨大作。硝黃皆濕。獻賊聞之。親來相視。忽若有所見者。俯首鞠躬連

稱不敢而退。因下令封鎖宮門。插兩紅旗於門首。示曰。擅入者死。毓鳳宮是以保全。問安所得飲食。曰。宮中有井可汲。有果品可食。又先餘有糯米五包。綠豆三屏。香晚米十石。別有茶鹽油醬柴煤之屬。以此不飢。獻忠之踞王宮也。日聞捶楚聲。哭泣聲。吶喊聲。凡三閱月。乃去。新官既到省。王妃諸嫔。並如禮安葬。獨郡主靈柩在毓鳳宮。奴婢奉遺命。候郡馬來也。乃同抵鎮楚門。門加封鎖。派軍士把守。王室如焚。徒見三荒之徑。侯門似海。曾無五尺之童。憑弔故宮。可憐焦土。轉入毓鳳宮。光景尙存。然而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遙而望之。漆燈燐然。丹旄飄然者。是郡主之柩也。嗚呼。鴛幄長謝。可憐揮手之悲。鳳閣重登。尙憶回頭之哭。悔心前日。不能負季辛而逃。覩面今朝。空自覓天台而至。柩旁衣架。有喪服一襲。素履一雙。老宮人曰。爲郡馬成服之用也。郡主臨難時。涕泣囑奴棺蓋勿掩。當俟郡馬見之。葬期勿定。當俟郡馬擇之。奴謹遵遺命。以至於今日。郡馬命

啓棺親視之。乃卸蓋啓衾。掖郡主而視之。宛如親睡。撫若寒冰。唇點朱櫻。恨少鶯聲之一囀。足躡翠鳥。不爲蓮步之半移。兩頰微頰。雙眸盡掩。梓念宮主恨不見其姑姑。亦嘗念郡主。而不獲及見。盍乘此時。請母臨一視。乃令周祥迎母。須臾至宮。母撫棺。自手及足。撫而哭之。問死幾何時。老宮人曰。殉難於四月二十一日。距今八月初四日。蓋百有三日矣。問何以顏色如新。老宮人曰。死時服雲母粉半升。曰。服此留容。以待郡馬。抑郡主忠節所感。有神明擁護之耶。梓盡哭爲之蓋棺。母又問架上何服。曰。郡馬喪服也。問吾有服乎。曰。勒一帛足矣。母泣曰。姑婦不相見。命也。禮爲冢婦有服。况又爲國殉難乎。當爲余製衰服。梓遵命製之。以俟成服。於是老宮人授梓以郡主遺書一封。梓啓讀之。曰。楚府殉難郡主朱鳳德。遺書於郡主王郎。德生長深閨。一十六歲。遵奉皇帝令旨。父皇令旨。於四月十一日。妙選才郎爲郡馬。自期百年偕老。白首同歸。此亦恆情。非妄念。

也。詎料變生不測。禍起凶頑。賊勢猖狂。城垣摧折。王府滿門殉難。民間盡室逃生。何辜今之人。不爲昊天所弔。德以天潢嫡派。義難苟存。遂慷慨自裁。雉經畢命。命也如此。夫復何言。自恨身爲弱女。不能效娘子軍。戎衣臨陣。迅掃賊氛。坐令外絕聲援。內失防守。情傷繫頸。勢迫投繯。此匹婦之小節。何足齒數哉。所可幸者。死於王府乾淨土。一身潔白。不失爲皇室臣。可以對我列祖也。不失爲王國女。可以對我先王也。不失爲王氏婦。可以對我翁姑也。不失爲良人妻。可以對我郡馬也。死無所恨。含笑九泉矣。獨念身爲王氏婦。當共郡馬侍養孀姑。今未奉姑一日之甘旨。侍姑一日之寢門。倉卒而死。遺恨何極。又身屬郡馬。棺非他人所得。蓋柩非他人所可葬也。命宮人內監。合城文武官員。不得干預。俟郡馬親來。已命宮人爲郡馬製喪服。遵會典宜服衰麻。因德未服姑三年之喪。郡馬服宜從輕。素衣冠屨而已。又念郡馬爲王父母子壻。細麻三月禮也。亦命製

之郡馬母以鍾情之厚。未肯降服從殺。情不可終。義有所止。成服之後。卜日卽葬。當厝郡馬先人塋側。虛左待郡馬百年後同穴。前立碣石。題曰大明殉難節義郡主朱鳳德之墓。則瞑目泉壤矣。宮內所有。親手封識。郡馬可取之。鏤金龍鳳大箱十口。內貯衣服。大櫃二口。內貯錦緞。大桶二口。內貯金銀珠玉。各有細冊數目。可以查驗運歸。榻帳微物。係郡馬之所由成禮者。亦宜取回。或如見故人也。其他不適於用者。置之。有宮人二。其一孫宮人含翠。是吾乳母。亦保母也。無所依歸。可携歸善視之。亦他日北門鎖鑰臣。其一余宮人月英。自兒時隨侍。與德同年生。而少余三月。德性醇謹。且曉大義。欲從予死。予不之許。留爲郡馬繼室。上足以奉嫜姑。祀蘋藻。次足以謀嗣續。承禋祀。次足以主中饋。理家政。縱郡馬念予。不忍爲此。然出自德之真心。見月英如見德也。願郡馬勉從之。宮內監侍皆逃。獨兩侍在。其一爲周祥。其一爲毛文華。察其可用者。用之。如不可用。

任其去留。德以四月二十一日巳時。殉難毓鳳宮。知郡馬必來。但蓋棺營葬之。後當節哀加餐。須念孀母在堂。毋以一婦人故而遺母憂也。鳳德絕命筆。嗚呼。謝君父於生前。惟有潔身以報。念夫姑於沒後。不辭盡室以歸。梓非鐵石。心腸寸斷矣。遂擇十二日阡葬。用告於執政者。前期衆官員皆至。相禮者十六人。祭品咸周。樂人俱備。乃以繡金白綾大書神主。於八月初一日行成服禮。梓不忍殺服。更製衰麻服之外。加總麻。爲王妃服也。梓守靈柩於幃幔之內。二宮監從。母臥郡主內寢。二宮人從。其日巡撫差中軍官來。請行祭奠禮。遣江夏令築壇於宮中。初七日巡撫以下官畢至。北面叩首訖。乃祭日月星辰壇。祭風雲雷雨壇。祭自古忠節壇。皆以郡主配享。乃祭無祀鬼神壇。乃正祀郡主。行臣禮。哭臨。初八日巡撫特祭。初九日藩臬各道特祭。初十日文武官員公祭。十二日辰刻發引。各官護送至王氏祖塋秀峯山下。立石墓前。嗚呼。三島神仙。魂歸闔苑。五

更風雨。斜照玉鈎。傷弄玉之吹簫。遺音蕭史。恨樂昌之破鏡。半照徐言。一代紅顏。千秋黃土矣。靈返故宮。例由地方官經理。梓謂老宮人曰。王府坵墟。誰其祀諸。乃使周祥。毛文華。迎郡主之靈於家供養焉。老宮人以小金匣相授。封號宛然。郡主親筆。開視有鑰十四根。各繫小牌。分萬古綱常。惟宇宙。一生節烈。懷星辰十四字。梓取常字牌。開之。內係郡馬袍服。及盡發各箱。珠玉金寶者二。冠飾者三。蟒繡者四。烏襪者二。其二櫃則綾緞。二桶則金銀也。封鎖畢。即日招夫運歸。毛文華及兩宮人願從。周祥願祝髮。贈銀二百。遣去。次日啓櫃。取白綾作神主帳幔。得畫二軸。則郡主遺像也。大軸爲立像。情形逼真。小軸爲坐像。坐梓於左旁。侍含翠月英二人。有此遺像。郡主不朽矣。問之。蓋別梓之先一日。命宮人謝一蘭所寫也。嗚呼。七七何逢。莫踏陽春之舞。眞眞難叫。不歸夜月之魂。杜蘭香之麝輪。福歟禍歟。李夫人之縵帳。是耶非耶。因思市井囂塵。不足以辱遺像。

虞 初 志 補

出郡主所蓄。買洪山之側。卓刀泉。聯錦村。水竹均諸處。爲田八百畝。更其地曰駐鳳村。建大廈焉。懸立像於內軒。酌山中清泉以供之。取似其芳潔也。懸坐像於寢內。夜分挑燈側坐。若相向笑語焉。嘻。非考仲子之宮。實築王姬之館。漿擬承夫帝女。星應降自天孫。魂兮歸來。慰予寢寐。後期年服闋。有議婚者。輒婉言謝之。人問其故。梓曰。哀郡主之義也。母聞而詈曰。如無後何。梓對曰。遭此大凶。生也幸耳。設不幸而王令之不顧。梓有母而免之也。則已死。設不幸而保安門之既破也。則已死。國破城亡之際。存此一線餘生。以待甘旨。得梓之得爲母後也。梓而無後。則既甘之矣。母曰。愚哉。爾後王氏也。非後吾也。汝娶而有子。亦後王氏也。不僅後汝也。重郡主之義。而餒王氏之鬼可乎。况郡主之言。月英性淑嘉。欲汝娶爲繼室。是娶而不失爲郡主之情也。而吾又甚欲媳月英。以娛我暮年。豈不一舉而兩得乎。梓曰。惟母命。遂以五月初八日成禮。越夕。梓謂英曰。卿

之容貌。固香國佳人。也得卿爲妻。何所不足。顧念郡主恩誼。每一思及。中心抽割。不忍復尋牀第之歡。卿其諒之乎。英泣而言曰。妾自十二齡充入宮禁。幸以與郡主同庚故。卽蒙殊恩。依依數載。郡主爲國而死。妾不忍獨生。然郡主囑妾爲君婦。必得妾一言以爲信。然後卽死。妾故偷生至今。得侍巾櫛。亦前言是踐耳。忍圖衾枕之歡乎。梓曰。是則然矣。抑卿與郡主分猶有間。請以側室自處。而虛正室之名可乎。英曰。君卽不言。妾固當請之。曷敢當夕。梓曰。夫婦之懽娛。人生極樂之境也。予非草木。詎能無情。顧念郡主之義。王妃之恩。苟免國難。未報涓埃。終身鰥曠。所甘心焉。乃迫於母命。無解於嗣續。爲重之言。願與卿約。請訂一載之期。天若祚予。當令有後於王氏。一載之後。未免有負卿少艾也。英曰。妾久欲脫離慾海。奉姑百歲後。卽祝髮空門耳。君若見憐。當成妾此志。梓曰。儒者門第。不得使妻子爲尼。當爲卿置淨室數間。供主遺像。卿侍奉香火。作女道士。

裝可也。甫兩月。月英有娠。卽與梓異寢。於明年五月初六日生子。乳名繼主。尊郡主爲嫡。告於遺像。是年明亡。越二年丁亥春。母沒。旣葬。月英易道裝。飄飄欲仙。以是年冬十二月望日。忽忽若有所見。端坐几上曰。吾將報命於郡主矣。曠目而逝。踰月阡葬郡主墓旁。繼主漸長。使就傅。命名念慈。字望楚。示不忘楚府與主及英也。月英旣沒。家事盡委之孫保母。檢郡主遺書。裱成卷軸。朝夕把玩。以當琪珍。念慈年十六。能讀父書。不失爲儒家子。梓年七十有三矣。因娛情山水。謝絕塵緣。恐郡主事湮沒而不傳。慨然自以爲傳以示後人。嗟乎。此一夢境也。投試文場。竟中乘龍之選。夢之因也。晉謁王府。欣牽毓鳳之絲。夢之始也。六日合歡。夢中樂境也。三日驚惶。夢中變境也。一旦生離。終身死別。則夢已覺矣。遺棺乍啓。再撫玉肌。是爲尋夢。繼室新婚。重熏香被。是爲續夢。迨至月英奄忽。衾枕孤棲。大覺已來。垂四十餘載。百年流水盡。萬事落花空。玉人何處也。天上。

會相逢。因題之曰一夢緣。

明懿安皇后外傳

紀 胸

乾隆四十五年。余從友人處借得書一冊。曰「聖后艱貞記」。蓋做傳奇之體。記明懿安張皇后。遭客魏之釁。以逮國變殉節也。是書爲合肥龔芝麓尙書所作。尙書自序。素客太康伯張國紀幕。知其家事。後又遇明太監王永壽。陳啓榮等。爲譚明季宮中事。而述懿安皇后事尤詳。因據所聞記之。凡二萬餘言。分爲上下兩卷。皆實錄也。余惜其紀事稍繁。而又未經刊布。偶有一二鈔本。訛謬滋多。以是傳者益寡。乃爲正其誤。刪其繁。並博攷諸史之可信者。掇拾成篇。猶得五千餘言。改題曰明懿安皇后外傳。藏之於家。以便觀覽焉。庚子六月紀胸自叙。

有明一代。宮壺之政。遠軼漢唐。其開國及中興之際。代有聖后輝賁彤史。若其

虞 初 志 補

德之貞而遇之難。厥惟懿安皇后爲尤著云。按懿安皇后張氏。憲宗哲皇帝之配也。諱嫺。字祖娥。小字寶珠。河南祥符縣人。父張國紀。明諸生也。家貧甚。早起爲人徵租。見棄女於道旁。臥霜雪中。不死亦不啼。怪而視之。適有異僧過其側。謂國紀曰。此女當大貴。並將大子之門。可收養之。又問之。乃曰。此女在兜率宮爲司花仙女。因塵心未淨。歷數百年一劫。謫墮人間。昔在西漢之初。曾降世爲宣平侯張敖之女。孝惠帝娶以爲后。稚年守寡。幽閉空宮。年四十一而薨。及南北朝時。又降爲北齊文宣李皇后。身遭冤辱。磨折尤多。年五十四而薨。南宋時復降爲士人妻。年二十七殉金人之難。今又偶動塵心。將使飽經憂患。多受誣謗。他日遣期既滿。卽歸真耳。異僧語畢。行數步忽不見。國紀乃取女歸。育之於家。時萬歷三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其女卽懿安皇后也。后幼而貞靜。未嘗見齒。年七歲。茹苦耐勞。凡閣內灑掃縫紉饜斲之事。一以身任之。然足跡未嘗闌庭。

戶。無事則獨處一室。習女紅。觀書史。年十三四。窈窕端麗。絕世無雙。國紀有甥
幼孤。養於家。年相若。議以爲配。而甥輒大病。乃罷議。后亦遠嫌。不與相見。家人
或過后房。忽見紅光滿室。驚暈撲地。如是者三。國紀亦嘗見之。乃憶異僧之言。
意必大貴人。始撫爲女。國紀早鰥。后代庖家政。內外井井。撫視弟妾。友愛尤篤。
福王之就國於汴也。性好漁色。每遣內監選取良家女。內監入國紀家。見后絕
美。欲載之去。后啼泣攀戶不肯行。家人勸以可得富貴。后聳身將躍入井。內監
懼。乃釋之。天啓元年。熹宗將舉行大婚禮。先期舉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者。
有司聘以銀幣。其父母親送之。以正月集京師。集者五千人。后亦被選入都。天
子分遣內監選女。每百人以齒序立。內監循觀之。曰某稍長。某稍短。某稍肥。某
稍瘠。皆扶去之。凡遣歸者千人。明日諸女分立如前。內監諦視耳目。口鼻。髮膚。
腰領背。有一不合法相者。去之。又使自誦籍姓年歲。聽其聲之稍雄稍竄。稍濁

稍吃者。皆去之。去者復二千人。明日內監各執量器。量女之手足。量畢。復使周行數十步。以觀其丰度。去其腕稍短。趾稍鉅者。舉止稍輕躁者。去者復千人。其留者。亦僅千人。

虞 初 志 補

皆召入宮備宮人之選。分遣宮娥之老者。引至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捫其肌理。於是入選者。僅二百人。皆得爲宮人之長矣。在宮一月。熟察其性情言論。而彙評其人之剛柔愚智賢否。於是入選者。僅五十人。皆得爲妃嬪矣。是時司禮監秉筆劉克敬。總理選婚事。每見后。輒額手稱嘆。選冠其曹。引見神廟。昭妃劉氏。昭妃方攝太后寶。親召五十人。與之款語。試以書算詩畫諸藝。得三人爲最上選。后及王氏段氏也。太妃幕以青紗帕。取金玉條脫繫以兩臂。復遣宮娥引入密室中覆視。循舊例也。頃之宮娥以所見還報。是時后年十五。厥體頎秀而豐整。面如觀音。色若朝霞映雪。又如芙蓉出水。髮如春雲。眼如秋波。口如朱櫻。鼻

如懸胆。皓齒細潔。上下三十有八。豐頤廣頰。倩輔宜人。領白而長。肩圓而正。背厚而平。行步如輕雲之出遠岫。吐音如流水之滴幽泉。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諸病。太妃以狀達於帝所。帝復引見三人。自諦選之。初熹宗乳母客氏年三十。以妖艷惑帝。封秦聖夫人。及選婚。客氏從旁評騭。見后大驚。忌之。乃頓蹙曰。此女年十五而已。若是他日長成。必更肥碩。少風趣。安得爲正選。指王氏曰。此女甚婀娜。帝意早屬后。乃復請光廟。趙選侍決之。選侍曰。三人皆姝艷絕倫。古之昭君玉環不能過。若論端重有福。貞潔不佻。則張氏女又其上也。乃定爲中宮。而以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欽天監奏定二月二十八日尙冠。三月初三日納徵。四月初八日安牀。十五日皇后開面。二十七日授皇后冊寶。帝后同謁奉先殿。還宮合卺。飲畢。帝問后家事甚詳。后應對稱旨。

越數日。帝率皇后見於太廟。是時熹宗年十七。而軀幹短小如十三四。不若后

虞 初 志 補

之頎然長也。帝封張國紀爲太康伯。賞劉克敬以下有差。客氏見帝寵眷中宮。頗不懌。然猶朝夕侍乾清宮。常詰熹宗曰。陛下娶少艾而忘我乎。太監魏進忠。在尙膳房。漸進用。皇后每裁抑之。進忠乃通於客氏。導帝嬉游以固寵。后立數月。言官交章遣客氏出宮。帝曰。皇后年幼。初出闈閣。賴媪保護而教誨之。言官復言。皇后年將笄。不可謂幼。且賢明素著。母儀之尊。豈容有人僭逼。客氏乃以九月出宮。帝思念流涕。至日盱不御食。遂宣諭復入。周宗建。侯震暘等。先後力諫。皆被詰責。客氏狡悍橫肆。殘虐妃嬪。脅持皇后。與魏進忠表裏爲姦。客氏生日。帝親往爲壽。請貴璫及妃嬪皆往賀。酣飲三日。笙歌喧聒。及十月初六日。皇后千秋節。則宮中闕寂。例有賞賜。一切停罷。每日尙膳房。供客魏酒茗肴饌。奔走絡繹。及中宮有所宣索。往往不時應。客魏玩帝於掌上。而后英明過人。每以客魏變亂舊章爲言。客魏憚之。乃使坤寧宮內侍陳德潤。伺后動靜。日於乾清

宮離間之。后性好讀書。習字。書法端勁。學顏魯公。嘗擇宮人之秀慧者。日誦唐宋小詞。孤燈長夜。羅侍左右。課其勤惰。其能習者。則微語之。曰。學生子宜謝師。傅矣。后喜奉佛法。嘗用白綾間新桑色綾。製衣如鶴氅式。服之以禮大士。宮中謂之霓裳羽衣。又嘗以素衣爲裏。手剪五色絹。疊成諸佛菩薩妙相。宮中奉釋教者。恆相倣效。謂之堆紗佛。后知客魏猜嫌日起。故以淡靜處之。以慈惠馭左右。以誠懇結上寵。不屑爲婉媚之態。持躬淑慎。客魏陰求其過失。纖毫不可得。每有奸計。后必料及。先爲之備。故終不能間之於帝。后以帝未有儲嗣。恆薦進諸妃。后每當席。輒稱病。帝心益敬而愛之。嘗謂后曰。汝性剛烈。不苟言笑。然吾見汝面。則怡然。但覺汝斌媚可憐。何性與貌之相反也。帝嘗召后泛小舟於西苑。手操篙櫓。去來便捷。欲博后之一粲。而后顧正言規諫。謂宜省覽章奏。時御講筵。以親正士。勿使羣小得蔽宸聰。帝悅。曰。汝吾師也。乃勉自刻勵。未浹月。盤

遊如故矣。帝携房中藥至后宮。后取而投諸井。極言聖體清弱。宜爲宗社自愛。進忠又導帝陳百戲以爲樂。帝召后共觀之。有演劇稍淫媠者。后變色拂衣而起。後常常稱病不往。帝又召后同御內操。帝自將宮官三百人。旗幟繪龍列左。使后將宮人三百人。旗幟繪鳳列右。后既至。稱病先歸。帝命宮人之美而豐頤者代后。鮮得當者。乃命三宮人並將之。后在宮中雖盛暑。必整襟端坐。不佩芳澤。不傅粉黛。嘗清晨對鏡理妝。帝從後觀之。親爲畫眉。后兩眉秀而偉。每語及客魏。則脈脈含顰。若意餘於言者。帝雖不悅其言。而彌憐其意。帝又嘗伺后於浴室。迫而觀之。笑曰。汝無瑕如白玉。眞所謂玉人也。又謂汝臀肥大。必有後福。生子當不遠矣。客魏怨后不附已。時有河南人孫二者。犯重辟在獄中。進忠啗以重利。使言皇后實已所生。犯罪後與張國紀爲養女。客魏復於宮中潛播流言。並譖之於帝。謂罪人之女。不宜玷辱宮闈。亟當別選賢淑。且正國紀誣罔之

虞

初

志

補

罪。帝亦疑之。幾欲廢后。

及至后宮。復戀戀不忍捨。乃戲問后曰。汝係重犯孫二之女乎。后頰暈微紅。默然不應。良久乃曰。皇上若信浮言。妾豈敢久辱宮禁。願早賜廢斥。避賢路。帝謝之。后起入內室。帝復從而謝焉。手爲整冠。后始強顏一笑。帝留與后對坐御膳。遂雍睦如初。謂進忠曰。皇后朕所憐愛。浮言不足深究。進忠計無所出。乃與客氏謀。以萬金募一劇盜。潛引入坤寧宮。使乘間匿后寢殿。約以夜分劫后。欲誣以嫖辭而廢之。賊騰伏梁上。夜漏數下。侍女悉出。后閉內戶將就寢。先以水漱口。旋對燭卸妝。悉去簪珥。挽髻如旋螺。坐紫檀溺器上。有聲鏗洶。賊遙視后。光彩動人。與燭光相映射。方欲躍下。忽見白衣人立於后後。如世繪大士像。以手上指。賊怖而墜地。后驚起叱曰。何物么魔。敢來禁中作賊。賊已傷股。但叩頭乞命。后呼召宮人以繩縛賊。將奏熹宗。交刑部嚴究指使。進忠懼。使其黨入白后。

虞 初 志 補

請付廠衛縊殺之。進忠復譖張國紀縱奴不法諸事。帝爲致奴於法。而譙讓國紀。使皇后省愆三日。天啓三年后有娠。客魏盡逐宮人之異己者。而以私人承應。后腰脅偶痛。召宮人使捶之。宮人陰欲損其胎。捶之過猛。竟損元子焉。進忠購京師民女。任氏爲養女。進之熹宗。以間后寵。立爲容妃。妃性慧而黠。與客魏比而傾后。在宮亦多失德。后惡之。每朝會。不加禮焉。任妃貌極纖麗。然宮中咸云不逮皇后遠甚。帝雖愛任妃。亦終不能奪后寵焉。

進忠旋改名忠賢。權益熾。矯詔殺楊漣。左光斗等。后聞之。慘然不樂。屢言之。帝至於涕泣沾襟。兩目皆腫。帝嘗然不省。由是忠正之士。竄戮相繼。內則司禮監王體乾等。外則閣部顧秉謙。魏廣徵。崔呈秀等。皆爲忠賢鷹犬。大權悉歸忠賢掌握。而裕妃張氏。以忤客魏。矯旨賜死。慧妃范氏。成妃張氏。皆被幽斥。宮中遇害者甚衆。無敢啓齒議客魏者。獨后於帝前數言之。后警敏。多大略。秉性嚴

正。嫉惡如仇。嘗坐坤甯宮正殿。侍御數十人。執佩刀旁立。召客氏欲繩以法。后口操汴音。數其罪惡。其聲清朗。客氏愧悚汗下。帝聞之。使赦客氏。而益歎后有才氣。后每日午後。必披鶴氅衣。禮佛諷經。帝問何自苦。對曰。爲忠臣楊漣。左光斗等祈福耳。又一日。帝幸后宮。后讀書聲達戶外。帝問何書。答曰。趙高傳也。帝默然。忠賢聞之大怒。明日。伏甲士數人於便殿。將突入后宮。帝御殿搜得之。皆懷利刃。帝大驚。付忠賢訊之。忠賢欲誣張國紀謀立信王。將興大獄。士體乾曰。上凡事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而止。殺甲士滅口。六年秋。使其黨邵輔忠孫杰草一疏。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之。極論張國紀謀占宮婢韋氏。矯中宮旨鬻獄諸罪。謀借以撼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疏末言母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蓋斥皇后也。疏上。事叵測。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

虞 初 志 補

忠賢遷怒趙選侍。矯旨賜死。又怒劉克敬。謂客氏曰。克敬選此尤物入宮。是顯欲掣吾肘也。會皇后以食物賜克敬。忠賢偵知之。譖于熹宗。貶鳳陽。殺之。客魏以皇后鯁直。恐終不便於己。百計傾陷。閣臣李國禕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助父陷母者。忠賢稍止。七年二月。復嗾其黨梁夢環。馳疏劾張國紀。客魏力勸熹宗廢后。熹宗不得已。削國紀爵祿。放歸故鄉。后免冠去飾。詣帝拜謝。帝慰之。並令后戒勉國紀。五月初六日。帝不豫。至七月未離御榻。移居懋勤殿。每召皇后侍疾。忠賢進仙方靈露飲之。帝病日增。至八月十八日。病益篤。忠賢謀擁皇后垂簾而立。魏良卿爲攝皇帝。又使人諷皇后。勸以佯爲有娠。取魏良卿子爲子。俟長成而立之。時后年二十一。魏良卿語人曰。吾無樂乎爲帝。聞宮中張娘娘才德色兼茂。偷得常常瞻對。雖死不憾矣。后自知安危生死在忠賢手。旣無如之何。乃正色拒曰。吾辦一死久矣。今從命固死。不從亦死。等死耳。不從而死。可

以視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忠賢心服其言。后密勸熹宗召立信王。熹宗曰。忠賢告我曰。後宮有娠者二人。他日生男。卽以爲汝子而立。不亦可乎。后復苦諫。其語秘不得聞。熹宗方悟。召信王入受遺命。信王欲辭。忽見皇后淡妝靚服。出自屏後。遽白信王曰。皇叔義不容讓。且事急矣。恐有變。宜遂謝恩。王乃拜命。帝勉以當爲堯舜之君。且言魏忠賢可大任。復指皇后爲託曰。中宮配朕七年。每正言匡諫。獲益頗多。今年少嫠居。良可矜憫。吾弟宜善視之。信王將出。后使人匿之別宮。須臾上崩。八月二十二日申時也。

后傳遺詔。命英國公張維賢等。迎立信王。忠賢欲爲變。崔呈秀止之。二十四日。熹宗大斂。后縗麻哭踊如禮。死而復蘇者再。信王卽位。是爲莊烈帝。忠賢方蓄異謀。后預戒帝勿食宮中食。謹備之。帝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召張國紀還都慰勞之。使人后宮行家人禮。崇禎元年正月壬午。尊后爲懿安皇后。事以太后

虞 初 志 補

之禮。居慈寧宮。旋徙居慈慶宮。客魏既伏誅。錮其黨爲逆案。以六等定罪。志選夢環以謀危先帝中宮。準罵母律入重辟。初明之宮人無子者。各擇內監爲侶。謂之對食。亦謂之菜戶。其財物相通如一家。相愛若夫婦。然旣而妃嬪以下。亦頗有之。雖天子亦不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惟皇后及貴妃位尊。尙無菜戶。然明自天啓以前。皇后無年少寡居者。且皆有子也。及懿安后居慈慶宮。年尙少。內侍陳德潤。方爲總監。故魏黨也。矚后之美。且意所携寶物必多。喜曰。此奇貨也。乃賂后之侍女。使乘間說后曰。皇后盛年。而先帝見背。又無繼嗣。此與前代皇后境遇不同。宮監陳德潤。人品清雅。性亦謹厚。皇后何不召之入侍。使爲菜戶。用破岑寂。諸事有所倚託。后大怒。袞而貶諸外。一日后晨起。宮人捧匱盥頤。德潤託言奏事。直造后前。后命逐出。使人告莊烈帝。貶德潤孝陵種菜十四年。給事中胡周鼎。請上后徽號。帝以國帑日絀。歎曰。吾之不能盡孝事貧也。或言

周顛有所受。已下理而頓釋之。曰：忍傷后心。后嘗語周后。胡廷儒罔上事。使周后白之。上怒詰所從來。以后對遽已。

十五年七月。以太子將納妃。預改慈慶宮爲端本宮。而徙后居仁壽殿。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流寇陷京師外城。其夕更餘。周后自縊。帝至南宮。使宮人詣懿安皇后所。逼后自裁。卒倉不得達。后尙未知外間消息。十九日昧爽。望見火光。宮人譁言內城已陷。沸哭如雷。皆走出宮門。無復禁限。后索劍欲自刎。手不能下。乃自縊。宮婢數人妄解后縊。勸后暫避出宮。后頓足曰：汝輩誤我不淺。乃移至側室中。宮人出走者。或言后已自盡。或言未見后尸。有一宮嬪。青衣蒙頭。徒步走出。或誤指爲后。一時遂喧傳懿安皇后已走入成國公朱純臣第矣。后初爲宮婢所阻。至巳午之間。始獲縊於側室。而賊已有入宮者。過后縊處。以劍斫繩斷之。后墮地暝坐無言。賊見后漸甦。爭前欲撲之。一賊止之曰：吾輩閹人多矣。

虞 初 志 補

未見有如此麗人。嘗聞此宮爲天啓皇后所居。得母卽是耶。當俟闖王之命。母妄動。一賊曰。非也。天啓皇后年齒已長。豈能若此妍妙。方共譁議。而諸璫已引秦婦至。秦婦者。闖賊所携秦中婦人。使分監宮人者也。諸璫指曰。此天啓朝張娘娘也。乃專以二婦守之。婦呼后曰。張媪。慰之曰。媪母懼。明日大王親臨閱選。媪必不作第二人。后欲自盡。而無隙可乘。正如萬矢攢心。忽聞有大呼張太后娘娘安在者。乃賊渠李巖也。初京師將破時。諸內璫爭出降賊。告以后妃宮人之數。具一冊。分其貌爲三等。

闖賊議賞賊酋各三十人。而李巖實司其冊。巖本以河南舉人降賊。好稱仁義。見后年貌在上等冊中。歎曰。諸璫無良若此。此吾同鄉也。素有聖德。安可使受辱。城破亟馳入宮。專覓懿安皇后。使宮婢扶后坐殿上。具衣冠九拜。自通姓名。勅其黨嚴衛宮門而去。及夕。后始得從容自縊。死年三十八。容貌若未滿三十。

者。后身御深青織金大袖衣。罩以黃縐。兩當頭裏皂縠。而綠裙黃袴。裝束嚴密。畢香滿室。紅光燭天。咸見有仙輿冉冉上昇。良久始杳。巖乃具棺殯諸殿上。拜哭而去。闖賊既爲崇禎帝后發喪。外人不知懿安皇后音耗。遂妄相揣度。謂必爲賊所得矣。而是時任容妃年三十五。盛妝出迎賊曰。我天啓皇后張氏也。賊酋信之。擁之去。與之狎暱。於是浮議紛然。謂懿安皇后從賊矣。且曰。隨賊西去矣。客魏餘黨聞之。皆增飾其詞。爭相傳播。南都福王立。馬士英阮大鍼起執朝權。皆魏黨也。甲申六月。南都上崇禎帝后謚號。或欲爲懿安皇后發喪議謚。馬阮陰泥之。由是浮言滋甚。我大清順治元年十月。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后柩尙未獲葬。太監曹化澣請於

上。奉 命合葬喜宗德陵。及乙酉三月。南中始知后已殉節。福王特命禮部議謚。始上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

方闖賊之西走也。任妃出宮。以珍寶招諸少年。居京師數百里外。穢聲大播。復語人曰。我先朝天啓皇后也。居歲餘。鄉人白於有司。聞于朝。遞入都。都人大驚。恨懿安皇后之失節也。

上惡其行穢。賜之死。內監有識之曰。嘻。此非任妃也耶。衆疑始解。厥後京師有舊宮人居民間。藏得懿安后皇鳳鳥一隻。僅二寸許。又有懿安皇后小像一幅。出鬻於市。真不啻天仙也。論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后之生不知所自來。此客魏讒間之所由起也。當熹宗末。命后逆折。闖謀力贊大計。召立信王。使明之宗社。不遽移於逆闖之手。功亦偉矣。甲申之變。以聞信不早。決稍遲。幾遭危辱。橫受誣謗。嗚呼。亦命也夫。雖然。后之大節昭然。終無可訾議。今其事已大白於天下。后之靈可以不死矣。

案此傳爲紀曉嵐先生未刻之稿。先生得龔尙書所著『聖后艱貞記』。謂其

紀事稍繁。重爲刪訂。復博考他書。自明史而外。若明季稗史。若明季南北略。若荆駝逸史。若酌中志。甲申傳信錄。春明夢錄。彤史拾遺記。天啓宮詞。註諸書。無不徵引。作爲外傳一篇。藏之於家。同治庚午。余得於京都廠肆中。讀之。覺其敘事有法。得史漢之神韻。文雖長而一線貫串。處處引人入勝。洵才人之筆也。百餘年來。鈔本絕少。珠光劍氣。漸就沈埋。而古聖后之淑德懿行。碩貌閎才。亦以湮沒不彰。良爲可惜。用亟付梓。以廣闡揚之志。云。西湖散人跋。

二楊將軍傳

闕名

二楊將軍者。明故右軍都督管練兵總兵事鎮朔將軍太子太保楊國柱。及其猶子前鋒鎮中營副將都督銜錫蟒玉鎮國將軍楊振也。楊氏世爲遼東將家。其遠祖興自明初。以功襲廣寧後屯衛指揮使。二百七十年弗替。至崇禎初。遼左右衛地悉淪陷。世職徒擁空名。於是興之後有國棟。以指揮使領義州參將。

事。以故國柱振兩人皆少長義州。國柱父應元。先以勇戰死。及國棟振尤雄勇。義州人詫之。以爲一時有兩楊無敵云。然兩人者。皆以忠義自命。齒相若。儼儼恢奇。相當也已。而義州失守。兩人家破。倉卒走相失。國柱獨身跳廣甯前屯衛。而振以父母及弟入朝鮮。振字鞠清。國棟之子。少時能伸左右臂。使兩壯夫分立其上。不墮。其入朝鮮也。母趙氏中途自經死。及太子河無舟。追者至。振解衣負父。右挾弟。左手持餼糧以渡。旣渡。遇巨蟒立而嚙人。振直前搏殺之。褫其皮。裹腰以示勇。久之朝鮮叛。明理逃人。將執振父子付滿洲。振復奉父携弟至皮島。依毛文龍。文龍死。又脫歸甯遠。於時孫傳庭爲甯前道。謂世職子弟宜裁擇。借補營職。由是振得試爲甯遠左哨千總。稍稍收聚。父時故部曲左哨一旅。皆投石超距。橫一時。敵人畏之。臺使者闖兵期。諸將射莫能中。振故善射。所乘小青驄。又極神駿。連發莫不中的。願臺使者不賞振之射。而索其馬弗與。則中以

法當斬。已反接轅門外矣。賴傳庭救之得免。崇禎二年。東兵大入。破永平遵化。入薄都城。傳庭以遼兵勤王。振在軍中。廷議別命兵部主事邱禾嘉護陵寢於昌平。振以傳庭檄率五百騎赴之。翌日敵兵風雨至。振匹馬大呼。橫衝入陣。流矢貫其頰。不及顧。五百騎悉從之。短兵接呼。聲疑五六萬人。敵乃大潰。斬馘數千人。當是時。禾嘉方登城。望敵兵之盛。悸欲死。齒上下震。震相擊。不能一語。及是。乃牛酒郊迎。親爲振拔。矢傳藥慶再生。然禾嘉以護陵功。驟擢巡撫。而振僅叙功二等。遷都司。方是時。朝廷遣內臣爲監軍。凡各營精銳士。悉選以自隸。有警藉其力以逃。勝則冒功。敗輒委過諸將。或反持其短長。索重賄。振獨憤憤不爲用。內侍皆惡之。又中以法坐落職。然振雖罷。而國柱乃立功。自副將擢總宣府兵。挂鎮朔將軍印。於是巡撫方一藻薦振。復起代國柱爲前鋒鎮中營副將。前鋒鎮者。平遼將軍祖大壽也。缺錦州。素倚國柱爲重。振至。一用國柱法。累建

虞 初 志 補

軍功。晉都督銜賜麟玉。前監軍者聞之大怒。未有以發。會松山被圍急。監軍者遽以軍法檄振帥偏師赴援。行至呂洪山。日莫遇伏。被執。先是振在皮島。與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三人者善。三人者先後叛明。皆已富貴封王爵。相與薦振才勇。遂諭降振。振曰。始所與諸君約爲兄弟者。欲戮力王室耳。今諸君已負約矣。奈何更要我相隨爲不義耶。我家食祿二百數十年。吾卽儉生。何以見祖宗於地下。諸君誠愛我者。幸早殺我。有德等以其語奏聞。然終不忍殺之。乃使振往招諭松山城守者。且謂之曰。降者當封王。以松山爲之食邑也。振行未至城里許。南向據地坐。語從官李祿曰。爲我至城下。語守將金公。我不幸敗。然各路援兵且至。努力堅守。不三日圍自解矣。祿至城下。如振言。敵兵乃執祿叱曰。使若諭降。反諭守耶。振大罵。遂殺之。並殺祿。振死無血。白氣縷縷自頸中出。松山人感其義。竟不下。越三日。圍解。振妻鍾氏求其尸。得之。面如生。鳥獸不敢近。李

祿亦然。身首既屬。始有血津津自口鼻間出。持而哭之。左目始瞑。逾月。弟某至。啓棺哭。右目始瞑。

國柱字廷石。國棟之少弟也。驍勇亦如振。生平矢不虛發。始與振相失。走之廣寧。廣寧衛前屯副將張洪謨。最號知兵。以爲練兵必先擇左右哨司。哨司與士卒親。哨司不賢。卽賢將無與成功。于是以國柱補前屯右哨把總。方是時。世家子多不屑爲把總。國柱獨肯就勒所部。整器械。習步伐。遠斥候。謹干撮。不肯以官卑廢法。敵小入殲之。以聞。大入則舉烽達帥府。命帥設伏。然後出。出未嘗不獲捷。洪謨益器之。頒其法軍中。先是軍中遷進罰贖。皆以首級計。國柱先後斬獲。悉讓以與軍吏之往議者。己獨不得進。久之始遷千總。又久之補守備。崇禎二年。敵大入薄京師。國柱與振皆從調勤王軍。在孫傳庭部下。振別守昌平。而國柱由三河門度白河。擊游兵之在瀛莫滄洛間者。有功。卒偕諸將復永平。道

化灤州遷安四城。由是二人者雖爲偏裨。皆名滿天下。已還前屯。擊他部之入犯者。殲之。論功進參將。俄擢前鋒鎮中營副將。是時敵兵在廣寧。與大壽所駐錦州隔河可望見。游騎一過河卽入前鋒中營汛地。偵者出輒爲敵所得。大壽以是莫敢遠窺。而營將多以失機得罪。國柱先度地設臺數十里外。塵起可瞭。又帥精騎直抵廣寧隘樹柵。使哨探者有所蔽。功最多。莊烈帝聞之。擢爲宣府總兵官。特命挂鎮朔將軍印。宣府左居庸右雲中。去京以不四百里。地險且狹。國柱至。增長各鎮邊浮圖箭嶺之戍。留茂山衛以護紫荊關。修李信堡以固兩衛。其東永寧諸城。西萬全諸衛。南之順聖。北之獨石中路葛峪諸堡。皆犄角布置。瞬息響應。流賊蹂躪徧秦晉。獨不敢窺雲中。國柱力也。是時宰相與權璫內外交搆。將帥人人不知所措。而國柱尤不爲閣臣所喜。解印罷其鎮事。國柱惘惘。率所養敢死士歸保安新衛。且屯且守。會宣大總督張鳳翼。創立懷標十營。

思得宿將訓練之聞。國柱罷大惋惜。即日拜疏。請國柱以右軍都督管懷標練兵事。國柱既至。自將領以至百十夫之長。咸與指畫。俾轉相統屬。合千萬人如一人。懷兵復強。會錦州圍急。督師洪承疇赴援。令國柱以銳卒前驅。敵設伏松山。待國柱過。突出圍之。數重。承疇在後。阻險不能進。國柱孤軍殊死戰。敵益增生力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謂其下曰。我家義不爲降將軍。以辱祖父。昔吾兄子振遇伏於此。今我不幸。又蹈焉。兩世頸血。皆濺此一塊土矣。嗚呼。語訖。躍馬復戰。面中三矢。身被六創。以沒。妻何氏盡籍所有軍資。獻以佐國。封一品夫人。蓋振死一年。而國柱繼之。又四年明亡。



虞初志補卷二

鄧水 姜泣羣編輯

飛劍將軍

王 韜

吳思演。江西之南豐縣人。富而任俠。武藝絕羣。尤精劍術。得異人傳授。一日有雲遊道士造門請見。吳知其非凡。卽拜之爲師。道士盡其所長授之。惟不及劍。謂之曰。吾生平絕技。悉授於人。無所隱也。顧能精於其道者。天下惟三人而已。君其一也。吾觀子神骨清徹。頗有道氣。法當尸解。雖工劍術。亦未足爲多。乃更授以吐納導引之術。曰。此內丹也。煉此雖金石水火。多無所畏。今天下亂離。盜賊蠭起。子當爲國家宣力。十二年之後。見我於無錫惠山之麓。其謹志之勿忘。吳後遊楚中。一日有老翁疎髻道服。貌甚清古。携一少女。造門請比劍術。吳延

虞 初 志 補

之入視其女。年僅十四五歲。髮尙垂髻。容豔若桃李。而神清如冰雪。異焉。問姓名不告。曰。第比劍耳。奚瑣屑問爲。相約於黃鶴樓前。訂期而去。及期而往。女已先在。捧劍而立。繡裳寬袖。非劍粧也。吳請更衣。曰。不必。語次。白光一閃。劍已及頂。吳急出劍敵之。一劍又起。飛舞空際。白光旋繞不定。但聞颯沓之聲。驟如風雨。女身隱躍光中。不能正視。鋒芒駭疾。不離吳之左右上下也。吳愈退。劍愈迫。時觀者千人。咸木立神悚。無敢出一語。吳大懼。奮身一躍。出八九步外。曰。神技也。止止無過。偈女乃止。視吳微笑曰。君能敵我。亦大不易。無怪師云爲門牆高足弟子也。吳異其言。詳詰來蹤。則授女術者。即此異人。吳之師也。常道吳能。故女來一較耳。吳因問女劍術之外。尙有何能。女不答。竟去。楚中大帥聞吳名。招致幕下。令在行伍立功。每殺賊。吳必以身先。白步外。取賊目首級。百無一失。賊中稱之爲飛劍將軍。吳有神術。能於鎗砲矛戟叢中。奮身獨進。而絕無所傷。偶

一有鉛丸墮吳營帳。吳所憑之几粉碎。而吳危坐自若。人皆驚以爲神。後隸張帥麾。下大營兵潰。張帥殉國難。吳隨衆軍退。至無錫駐營城外。方擬出戰。聞賊猝至。衆皆遁去。惟吳獨存。以爲賊距尙遠。必不能來。時吳服五品服。花翎晶頂。據鞍徐行。縱覽惠泉山色。賊之游騎已至。吳若不覺。一賊從後揮刀斫吳。殺之。馬下。越數日。吳之親丁來收其尸。納之棺中。載至蘇州鄉間。喚人昇於塚上。舉之覺甚輕。啓而視之。已無所有。惟留當日所用一劍而已。人以爲尸解云。此係豫章程君。親在營中目擊其事。謂非虛語。程君常與吳周旋。言其絕無異人處。惟夜多不寐。起必以寅初。口向東方噓吸舞蹈。約一時之久。雖盛寒暑不廢也。

壬子宮駝記

葉楚傖

索靖宮門。感懷荆棘。參軍賦筆。追慨蕪城。蓋一姓之興亡。亦萬古所憑弔。非特阿房楚火。紅啼蜀道之鶻。鍾阜繁霜。白染明陵之草已耳。秋間行次北京。遍覽

宮闕延秋蕭寂。中夜聞烏。太液渌。三秋折柳。斯亦齊雲摘星之遺蹟。玉儀御仗之遺徽乎。

虞 初 志 補

宣武門一稱順治門。卽曩日福臨竊帝位所自入。故名。崇文門一稱哈達門。胡語也。二門東西夾輔。中關御道。爲君主郊祈出入所由。其門曰大清門。近改大清門爲中華門。都中盛傳讖語。謂明亡於崇禎。清亡於宣統。崇文宣武二門。早啓明清結局之兆。而禁城東西二門。一曰東華。一曰西華。今改大清爲中華。又預合華夏昭蘇之符。瓊島在北海之北。爲清光緒養病之室。或謂光緒不憚於西后。后乃錮諸瓊島。諱言養病室。凡二三十楹。海中植芙渠。北地秋深。露蓋風柄。不復得見。瓊島遙對分科大學。昔大學造講室。岑樓已構。避竊覘宮禁嫌。竟致改築。天子聲威。炙手如此。

南海北海中海。有二三石梁可渡。梁側守河監一。善操京語者。可微探曩日宮

禁事。其一語余曰。君吳人。應識陸師傅。余頷之。監曰。師傅常來授萬歲書。月入宮數次。俸千金。讀書人究餓不死。若某王某王者。今且設白肉館。作狗屠生涯矣。

東華門常扁。出入以側戶。守門阿監。見西服者。拒之綦嚴。必大袍闊掛。且嫺京語者。乃得偶然放行。入門頽垣靡蕪。紅紫剝落。社屋未年。已若杜陵野老春日曲江之遊矣。清室典制。惟二物觸目無恙。卽阿監顛上。粲若朝霞之纓帽。與鬢鬢如篷之辮髮也。

煤山之巔。萬卉葱鬱。冬青霜冷。衰柳枝黃。一亭兀然。俯臨御街。乃思宗殉國地。亭凡二層。承以六柱。藁色慘綠。亭頂朱漆葫蘆。烟燦雲際。百年松翠。鳳子淒涼。一樹殘陽。鶻聲悲惋。山巔初許拾步遊眺。自汪精衛君炸彈案發。遂禁登覽。蓋山下御道。爲清攝政醇王所必由。橋下馬驚之警。猶未已也。

禁城殿閣。鮮有華樸適宜者。江南農舍。差勝燕北皇居。蓋棟榱之拙。丹碧之俗。惟此不識寸尺之天子。始居之彌安耳。自前門沿禁城而進。歷覽禁中諸殿。蝙蝠宵飛。棘荆風咽。所謂正大光明者。直闡若古剎。非特長林豐草。禽獸居之已也。

虞 初 志 補

有唐太監者。積貲鉅萬。設球房於東安市場。日與諸少年逐。其義子爲前某部郎官。照例值署以外。輟欵帽袒襟。絜叫天籠。從乃父遊。京師競稱之。小唐郎中。春間兵變。東安市場夷爲瓦礫。獨唐監球房。巋然未罹劫火。渠述宮禁事甚悉。余有絕句云。鳳屏春曉日遲遲。六院分飼哈叭兒。昨夜千秋亭子上。爲聽霓羽立多時。卽唐親述諸余者。

東安市場有女賣技者一。昔爲南皮張香濤家侍兒。舞雙刀如飛。幽燕健兒。歎爲未及。貌斌媚。雙瞳剪波。長眉擁黛。而英武之概。奕奕飛舞。自言北道健兒。滄

虞

初

志

補

洲爲著。他則未見有勝我者。渠嘗走嶺南。能打高馬。此派爲北方所無者。旗女非無髻者。祇以粉黛油脂。歷亂塗抹。遂現惡相。清亡以後。漸多易漢家裝束。然塗抹之習。冥頑未格。間有一二輕清流利者。則百嚙京談。雙跌光緻。在吳儂見之。殊不亞虎邱山塘間。香塵寶幃。奉帷一笑之妹也。

旗婦鮮十七八少女。屏角窺人態。浪行市集。涉足劇場。蒜葱淡芭菇氣。撲人欲嘔。而綠衣紅緣之飾。尤惡俗無極。曩日清慶王奕劻女。曾一至慶樂園。繡幃朱轂。儼然名姝。其上輿時。乃賴二濫縷可憎之寺人。挾之以入。則男女之別。誠有難言者矣。

十刹海楊柳四圍。芙蕖十畝。蕭然有江南村落致。初爲清主夏宮。後漸頽廢。南皮張香濤築讀書室於此。今改圖書館。臨水迴廊。倚城小築。文窗斐几。間幽寂可坐。最宜暑夜迎風。秋宵弄月。

虞

初

志

補

天壇在前門外。與先農壇相望。矮垣綿亙。周匝十里許。遍植松柏。幾數萬株。初禁閒雜。近稍稍有遊蹟。自側門入。行數十步。乃履御道。夾道長松。如羣龍擎天。夭矯欲飛。數百步至便殿。折而出。度礮石橋。一即遙見圓丘。丘圓形。歷階數十。均砌以礮石。驪首龍髯。琢工綦細。於萬松蒼翠中望之。如玉宇瓊台。仙人之居。圓丘前接御道。後望丹堯碧瓦。光奪朝曦者。爲祈年殿。殿中棟桷。金碧繡藻。窮精極細。而崇階文窗。尤至閎麗。殿側有九巨籠。爲郊天時列代君主之位。殿下東西配殿。殊頽廢矣。瞻彼傑築。與同遊陳止齋君慨然久之。

天壇遼廓。君跡旣熄。郊天之禮。當不再舉。故開放改建。事所應有。近農林內務教育三部。方逐鹿未已。農林部欲改農事試驗場。教育部欲改植物院。而內務部則欲闢公園於此。

昆明湖上。長堤精舍。映水生姿。而橋臥明波。柳蘸近黛之姿。致恰似明聖湖頭。

金謂姚雨平曰。此際惜無三五明月。不然蕩槳載酒。吹玉笛。歌秋水人之章。差勝莫愁湖招飲矣。上林花草。歲蕤殊甚。秋老風淒。自非楊柳芙蓉未映太液之比。沿途得長想思草一種。花色淺紫。葉如碧玉。掩映紅欄曲砌間。頗饒姿態。舊時依裙惹帶之卉。今乃露零月冷。記我游蹤。

石舟在昆明湖陰。築大理石爲礎。凡兩層。其上層。采裝五色玻璃。遊蹤至此。恆具小飲。惟必自携榼具。而湖中銀鱗雪翅。垂釣卽是。雖非尙方之供。頗似西湖酒家活水青魚也。舟首四眺。橋堤綿互。一角爲龍王廟。一角爲三潭印月。而龍王廟翼然湖中。以一長橋通東岸。尤多薄暮漁歌。中宵碧海之概。

湖中故有一艇。明波蓼岸間。櫓聲款乃。呼語相應。不復如北地名園。湖凡十餘里。湖上建築。悉依西湖。而西山塔影。倒映湖中。尤爲西湖所未有。

湖上迴廊。周匝十餘里。棟間俱詞人應制之作。今漸駁落破裂。如所謂張百熙

孫家鼐諸人。其字在鄙夫得之。引爲榮寵者。在此中視之。直不值一顧。戲臺在園東側。其額似爲陽和協律。不能詳憶。凡三層。構造係舊制。而軸轆帷幕之制。頗似滬上諸舞臺。劇中神將仙女之儔。則飾以彩雲。破空而下。幽魂故鬼。則出自台下。惟今則錦幕塵封。管絃零落。不復霓裳羽衣之觀矣。

後園頽敗彌甚。霜楓露荻。蕭瑟不春。惟牡丹一坪。每榦高四五尺許。凡二三百榦。幸而無恙。惜時值秋杪。不克睹魏紫姚黃之盛。倘花開時節。踏春訪之。應勝於太液夫容沉香芍藥也。

後園之西。有仿田舍家風景者數椽。臨水蓼莪。繞池荇蔞。頗有南畝喚耕。北邱叱犢之致。小溪之陽。有修樹數十。葉至繁茂。不待風動。葉葉自能作聲。淅淅與泉水相應。令人如讀歐陽子秋聲賦。余歷覽全園。雖金暉碧映。而適然可親者。無踰於此。惜非張茂先。竟不能名此異卉也。

後園聞毀於火。余初疑卽圓明舊址。據導者言。則圓明舊址。在後園外。榛莽益甚。然比近未聞有圓明而外。罹於劫灰之宮苑。或者園非圓明。同遭曩日之劫火者乎。

園中石刻。西后手筆爲最多。乾隆次之。萬壽山巔之碑。亦其手撰。而他如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亦間有題咏。然富貴中童騃之主。何能悉嫺詞翰。習聞曩日多有捉刀於一二詞臣者。則宜乎硃文鐵勒之御寶。多於敗麓殘箋矣。

頤和園外。舊有各部辦事處。華麗整潔。以外務部爲最。當日西后居園中。各部尙侍。例隨蹕至此。入值之外。雖居私第之時多。而隨扈門面。不可不設。但粉飾太平四字。爲前清君臣所優爲。名園歌舞。曾陪華黼於丹墀。春殿瓊筵。時頒御厨於戚里。而政治之諮詢。則直元之又元者。

海淀毗近頤和園。酒家有蓮花白一種。實爲十餘年酒腸得意之作。味醱而腴。

虞
直可瓦礫視玫瑰葡萄諸醴。嘗沽一樽於車中。引吭酣然。輪蹄尙未至頤和園。已傾一瓶許。饒酒之癖。行足自笑。而普天下酒人。幸而至海澱。實不可不繫楹以隨者。

初
京人忌罵。輿夫走卒之酬對。亦絕少。江南惡口頭。而尤惡辱及祖宗父母之謾辭。苟有犯者。立攘臂與鬥。甚且白刃相加。決諸生死。京東諸郡縣如之。殆亦燕趙烈士之遺風歟。嘗見兩御者。轂相擊於道。其一偶施惡口吻。立解控令車中人他適。奮搏不已。然此風獨鍾於市野間。彼高冠華蓋之倫。雖日唾其面。亦鮮有自省羞惡者。此屠狗之交。所以爲古人雋思不忘者乎。

補
詞曲中率常用一您字。如相思已是不能聞。又那有工夫恨您。都讀如你。其實您字應讀納應切。京語用之以稱所敬愛者。今漸攙入市井語中。因所加於人者異。意義亦漸變。余甚願存此風流雋永之意義。爲詞章家煊染筆墨之材也。

金台館爲小德張資本所設。爲清吏運動機關。駿骨不來。豺狼當道。顧念名義。可堪悲歎。

與程月貞離婚之張靜軒。卽前述之唐監。（友人沈龍聖語余如是）庚子之變。西后光緒倉卒奔秦。官禁弛解。張悉檢珍器以出。值數百萬。後后與光緒歸。廉得其狀。大怒。欲置之重典。張以所得珍器。遍賄內外。乃免。故今歲兵變。東安市場被毀。各鋪倉卒運遷。集賢球房在市場之尾。張度遷亦無幸。慨然曰。此身幸免於刑。失尺寸地。復何惜焉。竟不果遷。而火亦弗及。

舊時宮人。清亡以後。流落人間。多有淪爲倡家女者。但自諱甚深。非若八大胡同大張旗鼓者比。故最忌問姓氏。間有自述身世者。則感今念昔。不啻天寶宮人。談開元遺事。余詩云。自言歌舞胭脂巷。不及琳琅天子家。蓋有所見而云然。崇文門街華東飯店中。多宮中珍物。聞庚子時爲日人所携出者。華東固日人

業說或可信。其第六室中有漆鼎二。高三尺許。績藻絕精。舉之輕若紙製。較曼殊贈余之日本古漆盃尤堅緻。曼殊贈余之盃。黝表銀裏。內績茶花一。金葉紅蕊。灼然姣艷。曼云是日本前代物。今市肆中無復有此佳製。又八音匣一。巨大無匹。金色雙龍。脚珠匣蓋。洵異製也。

京內國恥紀念。爲巍然高峙於崇文門街之克林德碑。交民巷之大鐵門。星期日之車路取締。城上祇許西人涉足之特例。皆屬觸目傷心之事。惟有一事。差強人意。則北人伉爽。較滬上略少西崽性質耳。

馬神廟之大學。舊爲大公主府。公主爲乾隆愛女。故旁宮營建。俾親昕夕。梳粧樓上。金碧交映。凡七室。近花繞廊。遠山送黛。自宜爲玉人之居。今改爲藏書樓。計十餘萬卷。圖書集成而外。零編殘帙。歷落藏皮。彼司其事者。並經史子集之普通類別。亦不能識。可慨已。

京中婦人再醮之風。甚於南方。再醮時居然儀仗奕耀。鼓吹登堂。惟例不得日問迎娶。故中夜戌亥之交。遙聞樂作。則羣相告曰。某家婦作新嫁娘矣。傳聞此例。始於滿俗。漢族習之。遂成定例。讀吳梅邨大禮恭逢太后婚之詞。應知作俑者之爲大貴人矣。

萬牲園卽珊貝子園。人稱三貝子園者誤。吾友浦醒華居園中者日餘。有意難忘一闋云。天錦初裁。是五雲機上。仙子描來。青娥偷藥怨。玉杵搗霜才。花薄命。月成胎。簫管正琼台。知甚處。簾櫳風起。環珮魂回。倚闌人興豪。哉有楊枝艷曲。荷葉新杯。蟾光溶寶霧。蛾影剔殘灰。新舊恨。夢爲媒。往事未堪哀。聽十里。蘊花塘外。聲走輕雷。

清室祀祖宗之宇曰堂子。嘯亭雜錄記之甚詳。在吳人聞此名辭。頗可發噱。以一代祀典尊嚴之區。與江南歌伎樂倡爭此二字。亦一曲巷佳話。京師有東堂

子西堂子二胡同。宜卽依義於此。

虞 處
初 志
補

陶然亭一名黑窰廠。又名江亭。在宣武門外。去寓所僅數百步。斜陽啣山時。時一登眺。蘆荻釀秋。烟雲向晚。清曠殊甚。壁間題詠。絕少佳什。惟閩中林秋葉買坡塘一闋。慷慨悲抗。爲此亭生色不少。亭北爲香塚。或云某閩女埋玉處。有石碑一。銘云。浩浩愁。茫茫劫。鬱鬱孤墳。中有碧血。血亦有時盡。碧亦有時滅。此恨綿綿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旁爲鸚鵡塚。亦有碑一。銘文已不能悉憶。鸚鵡爲粵產。皎然雪白。後爲狸奴搏殺。其主人哀其死而葬此。嗟乎。以海南名羽。得一知己。便銘千古。而英俊義俠之士。侘傺無偶。泯然以沒者。又幾人哉。大清門外之前門。前清時。非帝后出入不關。有執青烏術者言。此門一關。必生兵燹。今歲凡關二次。一爲臨時政府代表汪蔡諸君之入京。一爲孫中山先生之入京。然第一次關。而京津兵變。第二次關。而通州兵又變。不虞之事。每假術士以

曲證亦異事也。

東安市場後有一扁食店。非稔者不能入。內凡精室三。壁間絹帙。都非人間所易置。且衣香鬢影。時蹀躞窗外。笑語可接。云是曩日怡王府中下堂妾所設。文君當爐。風流過之。而才人淪落之感。則此尤難堪矣。琉璃廠某書買。有宋板禮記一。計四冊。巷首有趙千里畫讀書像一。後爲明代洛中陳氏所得。亦效千里畫。已像於後。今書賈索價五千金。袁克定君擬以三千金購之。該賈尙執前價未允。曩日潘芝軒諸書迷之餘韻。不謂至今尙存。

采萃別墅在紅羅廠。爲良弼別墅。精舍畫棟。殊似時下新築。京中屋制。殊於南中。一院一隔。三明兩暗。已爲仁宦之居。院中花砌兩行。屏風一角。幾於千家一律。惟采萃別墅則遊廊疎簾。不啻江南制作。今爲陸軍學會編輯部。

北地婦女。多殺氣。醜劣可憎者無論矣。卽值嬌好。亦不過如小說家言花碧蓮。

鮑金蓮而止。求婀娜輕倩若飛燕合德者。實可謂絕無僅有。但天鍾精露。本無軒輕。今舉其修飾之徒。增厭惡者。一脂太紅。二黛太黑。三髻太高。四衣太寬。五腰太硬。有斯五事。已足生西子蒙不潔之慨。况更益以一尺脚圍。三尺耳環之殊飾乎。

東華門內之纓帽。尙爲居人常飾。驅車過之。觸目卽是。蓋居於是者。旗人爲多。而橫髻一尺。黃色半肩之服飾。亦時與粲然腥紅之帽。纓輝映道左。旗女喜眩粧。尤勝於漢族。室如懸磬。出必綾羅。余嘗戲謂旗女。寧忍腹饑。不可面黃。蓋脂粉之需。殊急於米鹽也。

自前門入。沿禁城而行。路政之不修。實甲於都中。禁城牆爲紅色。磚厚二寸許。縱尺許。橫六寸許。上覆黃色甍瓦。牆內殿閣之脊。時可望見。而禁城之麓。環而居者。皆繩戶甕牖之民。咫尺之間。尙隔聰明。况中原萬里。山遙水遙。民間疾苦。

宜乎其不聞矣。西山在西直門外。頤和園卽在其麓。山上有溫泉。醴泉泉水清
腴。昔供尙方。以之養茗。不啻金山下銅杓鐵綆中物。故京中亦以第一泉名之。
山多佳築。夕陽春風。時入詩人箋墨間。山下西廈駢接。爲禁衛軍營房。故頤和
園。近亦爲禁衛軍所管鑰。余儕之入頤和園。其管帶閩人忠君實導之。

八大胡同者。陝西巷韓家潭。大李紗帽。小李紗帽。石頭胭脂等。八大胡同也。曩在
南中。聞人述八大胡同。同意必崇樓華路。如海上福州諸路。孰意其逼仄屈曲。乃
大非余意中之八大胡同哉。

韓家潭中。頗多吳伎。大名鼎鼎之棲鳳園主。亦居於此。在幽燕間。自是足矜絕
艷。置諸金昌山塘側。庸庸無足稱矣。

京中胡同名。有極雅者。有極穢者。手帕胭脂等。自是香艷絕倫。而爛面豬血煤
楂諸名稱。實令人口吻不耐。

南味齋之酒。杏花村之魚。江南春之鼈。丞相胡同口之燒鴨。皆擅勝一時。而林家鹹瓜。尤在世俗鹹酸以外。

男女合演之習。於京爲盛。文明廣德諸園。皆雜聘女伶。孫一清金翠英輩。聲譽藉甚。孫貌頗艷。唱亦清脆可喜。故京中女伶。數孫第一。近日廣德樓之活劇。孫亦起釁之一。劇場聲價。於此可知矣。

京師無文章。封禪雄才。既寄懷於阿諛。長門賦藻。亦托興於買貧。其他前清翰詹之遺。則應制八韻。足策一篇。尤汨沒性靈不少。惟江叔海伍崇仁輩。尙存文士門面。頗能留意於古學。至於時下新人物。則尤鮮有此志者。

圖書館在十刹海。主之者卽江叔海。四庫館所有。現均移至圖書館。有唐經三千卷。爲明代雁宕僧某所手鈔。彌可寶貴。但余謂既爲京師圖書館。不應僅比於海內藏書家之惟古是寶。當遍羅中外應用各科學書。以建閱規。

余於九月十日入京。十月二十二日出京。歌殘水調。偶來花萼樓頭。紅到劫灰。不啻靈光殿畔矣。是爲記。

附書壬子宮駝記後

葉楚傖

玉帛開關動客師。一時漢上盡諸姬。千宮春殿新朝禮。萬壽桐棺故主尸。入洛才人能感舊。過江天子是痴兒。風流十代無遺愛。誰解西台痛哭詩。

游玄武湖記

闕 名

金陵城垣外東北隅有湖曰玄武湖。甚古。六朝時已甚著。元嘉中有黑龍見於湖中。因得今名。孝武大明時。復於是湖大閱水師。因又有昆明之稱。舊欲遊湖者。須出太平門。繞道甚。今則車馬可直抵豐潤門。豐潤門者。前清督端方所開。以便游人者也。出豐潤門。卽湖濱。循大埂。蜿蜒曲屈。可抵湖心亭。湖故有五洲。曰老洲。曰新洲。曰長洲。曰後洲。曰隣洲。而新洲爲最大。然游人叢集。則悉於老

洲卽湖心亭之所在也。亭凡兩級。上級可遠眺。當夏日當空。蟬聲四響。蓮葉門綠。鮮荷競紅。把茗縱談。覺湖海滄桑。不知幾經浩劫。萬古宇宙。如夢浮生。厚祿高官。金迷紙醉。轉瞬煙消雲歇。美人不再。豪傑蹉跎。晉代衣冠。吳宮花草。淒涼往事。感慨系之。已。亭之旁有西式屋。巍然矗立。爲陶公亭。亭爲八角式。白堊紅磚。與嵐色湖光互相輝映。湖山蒼翠。不假修飾。本具韶秀。然而西子淡抹。太真微醉。小小點綴。亦未始不爲湖山生色也。亭亦爲端氏所建。以絕好湖光。強成名。士生涯。着此點污。亦一感也。凡兩級。下級現爲務農小學校校舍。上級爲六烈士祠。吳樾熊成基諸君子俱在焉。試一登覽。全湖在望。其前雉堞牙撐。隔城見一塔高聳。蒼古幽蒨。爲北極閣。又有作園狀若城樓出沒隱現於雲表者。爲鼓樓岡。而國徽飄揚。遙翻五色。則又省議會鐘樓之所在也。湖之後爲鐘山。三面環抱。如大玉玦。天保城之新營舊壘。猶能髣髴見之。山泉下注。瀦而爲池。則

此湖所由濫觴。東起太平。西至神策。汪洋蓋千頃焉。遊湖時爲七月十一號。荷適盛開。幽香十里。扁舟款乃。入荷葉深處。恍如身入畫圖。飄然馭風。神仙不啻。迨夫落霞當空。晚笛數響。星火點點。出沒於蒼波翠渚間。尤足滌蕩塵襟。興侶漁伴樵之思也。已爰特記之。用誌弗忘。

圓明園記

黃退菴

圓明園在挂甲屯之北。距暢春園里許。園內爲門十八。南曰大宮門。曰左右門。曰東西夾門。曰東西如意門。曰福園門。曰西南門。曰水闌門。曰藻園門。東曰東樓門。曰鐵門。曰明春門。曰蕊珠宮門。曰隨牆門。正北曰北樓門。爲闌三。西南爲一空進水闌。東北爲五空出水闌。爲一空出水闌。大宮門五楹。門前左右朝門各五楹。其後東爲宗人府。內閣。吏部。禮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鑾儀衛。東四旗各衙門。直房。房夾道內爲銀庫。又東北爲南書房。東南

虞 初 志 補

爲檔案房。西爲戶部。刑部。工部。欽天監。內務府。光祿寺。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太常寺。御書處。上駟院。武備院。西四旗各衙門。直房。西夾道之西南。爲造辦處。又南爲藥房。大宮門內。爲出入賢良門。五楹。門左右爲直房。前跨石橋。度橋。東西朝房各五楹。西南爲茶膳房。再西爲繙書房。東南爲清茶房。爲軍機處。出入賢良門內。爲正大光明殿。七楹。東西配殿各五楹。後爲壽山殿。東爲洞明堂。正大光明殿。東。爲勤政親賢殿。五楹。殿東爲飛雲軒。靜鑑閣。其北爲懷清芬。又北爲秀木佳蔭。轉後爲生秋庭閣。東爲芳碧叢。後爲保和太和殿。三楹。又後爲富春樓。樓東爲竹林清響。正大光明殿後。曰前湖。湖北爲圓明園。殿五楹。後爲奉三無私殿。七楹。又後爲九州清晏殿。七楹。東爲天地一家春。西爲樂安和。又西爲清暉閣。閣前爲露香齋。左爲茹古堂。爲松雲樓。右爲涵德書屋。富春樓北。爲御蘭芬樓。後爲紀恩堂。鏤月開雲。原名牡丹臺。堂後有池。池西北方樓。爲天然。

圖畫樓。北爲朗吟閣。又北爲竹邇樓。東爲五福堂。五楹。堂後殿五楹。爲竹深荷
淨。其東南爲靜知春事佳。又東渡河。爲蘇隄春曉。由五福堂渡河而北。山阜旋
繞。內爲碧桐書院。前宇正殿後照殿各五楹。其西巖石上爲雲岑亭書院。西爲
慈雲普護。前殿南臨後湖三楹。爲歡喜佛場。其北樓三楹。上奉觀音大士。下奉
關莊繆。東偏爲龍王殿。祀園明園照福龍王。慈雲普護之西。臨湖有樓。上下各
三楹。爲上下天光。左右各有六方亭。後爲平安院。西折而南。度橋爲杏花村館。
西北爲春雨軒。軒西爲杏花村。村南爲欄壑餘清。春雨軒後。東爲鏡水齋。西北
室爲抑齋。又西爲翠微堂。杏花村館之西。度碧闌橋。爲坦坦蕩蕩三楹。前爲素
心堂。後爲光風霽月堂。東北爲知魚亭。又東北爲萃景齋。西北爲雙佳齋。坦坦
蕩蕩之南。爲茹古涵今。五楹南向。其後方殿。爲韶景軒。四面各五楹。軒東爲茂
育齋。西爲竹香齋。又北爲靜通齋。茹古涵今之南。爲長春仙館門三楹。正殿五

楹。後爲綠蔭軒。西廊後爲麗景軒。長春仙館之西。爲含碧堂五楹。後爲林虛桂靜。左爲古香齋。其東楹有閣。爲抑齋。爲墨池雲。後爲隨安室。由長春仙館西南門迤西。爲藻園。內爲曠然堂五楹。堂後爲貯清畫屋。堂東池上。爲夕佳書屋。稍北爲鏡瀾榭。東南爲凝眺樓。爲懷新館。西北爲湘碧軒。西南爲湛清華。杏花村館。西北爲萬方安和。建宇池中。形如卍字。萬方安和後度橋。折而東稍北石洞之南。爲武陵春色池。北軒爲壺中日月長。東爲天然佳妙。其南爲洞天日月多佳景。武陵春色之西。爲全璧堂。東南亭。爲小隱樓遲堂。後由山入口入東。爲清秀亭。西爲清會亭。北爲桃花塢。西爲清水濯纓室。又西稍北。爲桃源深處。塢東爲綰春軒。東北爲品詩堂。萬方安和西南。爲山高水長樓。西向九楹。後擁連岡。前帶河流。地勢平衍。凡數頃。山高水長之北。度橋。由山入口入梵剎一區。爲月地雲居殿五楹。前殿方式。四面各五楹。後樓上下各七楹。東爲法源樓。又東爲靜室。

西度橋折而北。爲劉猛將軍廟。月地雲居之後。循山徑入。爲鴻慈永祐安祐宮。前琉璃坊。坐南面額也。左右石華表各一。坊南及東西。復有三坊。環列其南。爲月河橋。又東南。爲政孚殿三楹。西向宮門五楹。南向爲安祐門。前白橋三坐。左右井亭各一。朝房各五楹。內重檐正殿九楹。爲安祐宮。內中龕敬奉聖祖仁皇帝御容。左龕敬奉世宗憲皇帝御容。右龕敬奉高宗純皇帝御容。左右配殿各五楹。碑亭各一。燎亭各一。鴻慈永祐殿後垣。西北爲紫碧山房。前宇爲橫雲堂。山房東巖洞中。爲石帆室。東南爲豐樂軒。北爲霽華樓。迤東爲景暉樓。橫雲堂西池上。爲澄素樓。西北爲引溪亭。東垣外徑連岡三重。度橋而東。則彙芳書院也。內宇爲抒藻軒。後爲涵遠齋。齋前西垣內。爲翠照樓。東垣內。爲倬雲樓。又東爲眉月軒。樓南稍東。爲隨安室。又東。敞宇三楹。爲問津逾西橋。有石坊。爲斷橋殘雪。彙芳書坊之東。爲日天琳宇。西前樓下之正宇也。其制有中前樓中後樓。

虞

初

志

補

上下各七楹。有西前樓。西後樓。上下各七楹。前後樓間穿堂各三楹。中前樓南有天橋。與樓相屬。天橋東南重檐。八方者爲燈亭。西前樓南爲東轉角樓。又西稍南。爲西轉角樓。中前樓之東垣。內八方亭。爲楞嚴壇。又東別院。爲瑞應宮。前爲仁應殿。中爲和感殿。後爲晏安殿。日天琳宇。迤東稍南。稻田彌望。河水周環。中有田字式殿。凡四門。東北面皆有樓。北樓正宇。爲澹汨甯靜。東爲曙光樓。殿之東門外。爲翠扶樓。西門外。別垣內宇。爲多稼軒。七楹。其東臨稻畦者。前爲觀稼軒。後爲怡情悅日。爲稻香亭。又東稍北。爲溪山不盡。爲蘭溪隱玉。多稼軒西池南。爲水精域。西偏爲靜香屋。爲招鶴磴池。後東北爲寸碧。西北爲引勝。正北爲互妙樓。澹汨甯靜。度河橋而西。爲映水蘭香。東南爲釣魚磯。北爲印月池。又北爲知耕織。爲濯鱗沼。西南爲貴織山堂。祀蠶神。映水蘭香東北。爲水木明瑟。其北稍西。爲文源閣。上下各六楹。閣西爲柳浪聞鶯。西北環池帶河。爲濂溪樂

處後爲雲香清勝。東爲芰荷深處。折而東北。爲香雪廊。廊東爲雲霞舒卷樓。爲臨泉亭。其南爲彙總春之廟。正殿爲蕃育羣芳。東北爲香遠益清樓。樓西爲樂天和。爲味真書屋。又西爲池水共星月同明。廟沿東山徑出。爲普濟橋。濂溪樂處。迤北對河外稻塍者。爲多稼如雲。前爲芰荷香。東南爲湛綠室。東北爲魚躍鳶飛。四面爲門。各五楹。爲東暢觀軒。西南爲鑄翠環流。樓南傳妙室。又南出山口。爲多子亭。其東禾疇彌望。河南北岸。仿農居村市者。曰北遠山村。北岸石垣。西爲蘭野。後爲繪雨精舍。其西南爲水村圖。又西有樓。前後相屬。前爲皆春閣。後爲稻涼樓。又西爲涉趣樓。右爲湛虛書屋。東北度橋。折而西。爲湛虛翠軒。又西爲耕雲堂。爲若帆閣。西南臨河。爲西峰秀色。河西爲小匡廬。東爲含韻齋。又東爲一堂和氣。又東南爲自得軒。後垣東爲嵐鏡舫。西爲花港觀魚。迤東東西船塢各二。北岸爲四宜書屋。安瀾園之正宇也。東南爲薜經館。又東南爲采芳

洲後爲飛睇亭。東北爲綠帷舫。西南爲無邊風月之閣。又西南爲涵秋堂。北爲烟月清真樓。樓西南爲遠秀山房。樓北度曲橋。爲染霞樓。四宜書屋之東。臨池樓宇。爲方壺勝境。南建二坊。其北爲曦鸞殿。爲瓊花樓。殿東爲藥珠宮。宮南船塢。西北爲三潭印月。度橋爲天宇空明。後爲澄景堂。東爲清曠樓。西爲華照樓。澡身浴德。在福海西南隅。卽澄宇樹正宇。南爲含清暉。北爲涵妙識。折而西向。爲靜香館。又西爲解慍書屋。西南爲曠然閣。北度河橋爲望瀛洲。其北爲深柳讀書堂。爲溪月松風。平湖秋月。在福海西北隅。正宇西。爲流水音。東北出山口。臨河爲花嶼蘭臯。折而東南度橋。爲兩峯插雲。又東南。爲山水樂。其北爲君子軒。爲藏密樓。蓬島瑤臺。在福海中央殿前。東爲暢襟樓。西爲神州三島。東偏爲隨安室。西偏爲日月平安報好音。東南度橋爲東島。有亭爲瀛海仙山。西北度橋爲北島。接秀山房。在福海東隅。正宇後。爲琴趣軒。其東方樓。爲尋雲。東南爲

澄練樓。樓後爲怡然書屋。稍東佛室爲安隱幢。南爲攬翠亭。別有洞天。在接秀山房之南。依山臨河。西曰納翠樓。西南曰水木清華之閣。稍東爲時賞齋。西爲夾鏡鳴琴。南爲聚遠樓。東爲廣育宮。前建坊。座後爲凝祥殿。宮南爲南屏晚鐘。又東度橋爲西山。入畫爲山容水態。西爲湖山在望。爲佳山水。爲洞裏長春。涵虛朗鑑。在福海東。卽雷峯夕照正宇。其北稍西。爲惠如春。又東北爲尋雲榭。又北爲貽蘭亭。爲會心不遠。其南爲臨衆芳。爲雲錦墅。爲菊秀松麩。爲萬景大。廓然大公。在平湖秋月之西。前爲雙鶴齋。西爲環秀山房。西北爲規月樓。爲臨湖樓。東北爲綺吟堂。又北爲采芝徑。徑巖洞而西。爲峭蒨居。西爲披雲徑。爲啓秀亭。爲韻石淙。爲芰荷深處。北垣門外。爲天真可佳樓。西垣外爲影山樓。坐石臨流。在水木明瑟東南。澹泊甯靜之東。麴院風荷。又在坐石臨流東南。碧桐書院正東。其西佛樓。爲洛伽勝境。其南跨池。東西橋九空。坊楔二。西爲金鰲。東爲

虞
初
志
補

玉鍊。金鰲西南河外室。爲四圍佳麗。玉鍊東亭。爲飲練長虹。又東南度橋。折而北。設城關。爲寧和鎮。其東南爲東樓門。其北爲同樂園。前後樓各五楹。前爲清音閣。東爲永日堂。中有南北長街。街西爲抱樸草堂。街北度雙橋。爲舍衛城。前樹坊楔三。城南面爲多寶閣。內爲山門正殿。爲壽國壽民。後爲仁慈殿。又爲普福宮。城北爲最勝閣。洞天深處。在如意館西。稍南前宇。乃諸皇子所居。爲四所。東西二街。南北一街。前爲福園門。四所之西。爲諸皇子肄業之所。前爲垂天。殿中爲中天景物。東宇爲斯文在茲。後爲後天不老。凡上所紀。僅其大概。脫漏之處。姑闕之以備考也。

遊焦山記

惘鵬

二年仲夏。遊於焦山。抵山麓。登岸。卽定慧寺也。門前有一聯云。『長江此天塹。中國有聖人。』入內。見壁上有『海不揚波』四字。向東進。乃定慧寺之山門。

也。門前乾隆御碑。並立左右。入寺升大雄寶殿。佛像羅列。規模宏大。殿東爲關帝殿。西乃客堂。堂之南曰華巖真境。內卽方丈。卽由此而進。曲折西南。乃登枕江之樓。憑窗四眺。目窮千里。斯樓斯景。真有令遊人徘徊不忍去者。下樓蜿蜒北行。入枯水堂。有僧名葦航者。相與接談。吐屬文雅。頗可敬愛。語繼卽出。前明楊文襄之玉帶。帶綴白玉百塊。皆圓形。斲鹿於面。故曰百鹿帶。又覩楊忠愍之眞蹟。雄勁挺秀。生氣勃勃。其後跋語甚多。自有明至今。約有數百餘家。堂之迤東曰松寥古塢。西置晉唐二代之幢各一。東有漢鼓一座。中設乾隆座。覽畢。復由舊道出寺東行。庵閣連綿。均有僧徒居之。內以自然庵爲最勝。文殊閣爲最高。而於自然庵中。僧徒復示余等以龍蛋。及明太祖遺像。因念動物界中未聞有龍。烏得有龍之蛋哉。是在有心人隨時考察耳。轉西而行。入焦公祠。登仰止軒。見楊公遺像。景仰之念。油然而發。軒上藏書樓也。出祠西行。曲折而上。乃

爲登山巔之路。巖石磔出。樹木森森。砲壘峙山巔之上。與南岸象山。控制江心。中流砥柱。京口屏藩。洵屬天險。其頂絕高處。曰觀音崖。亦有僧徒居之。又西曰聽濤書屋。山聲潺潺。憑高遠望。吐納萬景。江中之舟。江濱之屋。均與平地所見。異其形態。時已將暮。晚風四起。乃循古路下山。

吳慧卿

闕名

吳慧卿者。姑蘇人。薄有家資。父早卒。無昆季。孑然一身。與老母形影相隨。女幼時。卽延師課讀。女性慧。過目輒了。十四歲卽擅文詞。有女才人之目。旣長而姿容絕艷。風致娟然。窈窕身材。亭亭可愛。裾履少年。聞其名。爭欲一睹芳顏。而媒妁亦接踵至。女母擇壻甚嚴。每喟然曰。兒才華蓋世。學富五車。當擇一溫文爾雅者爲之壻。若爲達官貴人之妾媵。則人情鬼域。終有愛弛之日。藉使琴瑟永調。而東遷西播。余益煢煢。由是堅持成意。凡議婚者。悉被擯謝。遠近啣之。某

歲春其族兄名煥文者。以宴請某氏婦爲名。延女往陪。女雅不欲。密謂母曰。渠雖爲兒之堂兄。然吾家與彼。除喜喪事外。未嘗往還。且彼素無賴。爲鄉黨所不齒。今令兒至其家陪某氏婦。此非由衷之言。恐詭譎之計。兒甯死不往也。母笑曰。兒誠迂哉。汝兄招汝。出於至誠。今汝誣彼爲詐。何所見之不廣也。再三譬喻。女始首肯。淡粧素服。乘輿往。輿後隨有煥文之僕。所以引路也。至則妖姬四五出迎。笑眼迷離。携女入室。互道情懷。女視諸人皆俏麗恬靜。神彩飄揚。望若神仙。惟語言間微露輕薄。而煥文久不出。此間又似未曾至者。心頗訝之。俄有一老嫗自內出。笑謂女曰。姑娘蛾眉靡曼。玉質仙肌。今日賁臨。無任欽佩。從此枇杷門戶。又增一艷職矣。女聆言罔識所謂。堅叩以故。嫗曰。汝兄煥文。以資用乏絕。特售汝於吾院。吾旣出資。勢不得不取償於汝。汝若謹遵吾命。則艷福無窮。否則鞭笞之加。惟有速汝於死耳。女聞言淚落。默念種種景况。始悉爲兄所賣。

虞

初

志

補

惟處此逆境。寸心如割。從則墜節。不從則隕命。躊躇再四。竟無脫險之方。嫗立其旁。貌猶惡。手執木棒。作欲擊之勢。突有一六十餘齡之老叟。率健兒三人自外入。怒視嫗曰。光天化日中。汝竟使良家女墮藉勾欄。作皮肉生涯乎。此楚楚可憐者。卽吾之義女也。吾今出資贖伊還。保全名節。汝若不從。骨且粉矣。言既目矚諸人。諸人卽奪嫗手中之棒。將嫗痛擊。嫗不勝痛。伏地請命。於是叟將價如數給嫗。立焚其券。携女去。此時女芳心志恧。驚喜交逼。意謂叟旣出我於火坑。勢必有以慰我。惟不知伊緣何發此慈念耳。須臾至一處。女隨諸人入外堂。款坐寒暄畢。起伏地向叟泣謝。叟謂女曰。余非他。卽汝父生時之契友洛陽王臬也。幼歲從戎。賴汝父力累遷至千總。得有今日。今彼雖作古。而淪肌之情。猶印入余之腦際。冀圖報稱。終未得當。傾遊吳下。冀覩金閨風色。行裝甫卸。忽聞棧夥言。本邑吳某之女。倏遭不測。墮入青樓。余聞言色變。卽派人往探。歸言不

誣。卽率諸人往救汝也。女泣謝曰。微伯父力。兒永無再生日矣。雖然。煥文巨奸。窮黠。爪羽繁多。兒與老母。勢力孱弱。今雖幸免。異日終爲魚肉。伯父慈悲。肯憫兒之孤苦。爲謀久遠計乎。叟躊躇良久曰。余終當救汝。顧汝家何處。余可護汝歸。面汝母。俾伊得悉。種切也。女乃導叟至其家。則女母聞耗。已頽臥於地。神志昏瞶。逾時始蘇。抱女而泣。繼知遇救之故。始起羅拜。叟前。口頌萬福。叟乃縷陳一切。以女嫺靜。娟淑。認爲義女。女母於叟遊興怠倦之際。盡售產業。從叟往洛陽。比戶而居。薄置田產。終因冰人撮合。嫁女爲叟之次媳。佳人才子。伉儷情殷。人咸以爲奇緣。而余則謂王臬之俠義。爲不可及云。

蓋生

高太癡

蓋世英。字子杰。中州名孝廉也。遊幕四方。負才氣。胆識過人。而持論奇肆。輒與當道不合。甲申。法人擾安南。蓋生適在桂林。聞劉義之名。慨然曰。草澤英雄也。

虞 初 志 補

我當往助之。乃出鎮南關。逕投劉軍。長揖請見。劉與語。大異之。禮爲上客。置之帷幄。參贊戎機。出奇設伏。屢挫法人。由是聲威大振。然劉終以軍單勢孤。不能持久爲慮。生進曰。公雖倡大義。而順逆未分。無以收人心。而作士氣。今越王孱弱。衆所屬望在公。誠願爲公擬一表。乞中朝假名號。并助兵馬糧械。再爲檄文。告天下。庶義聲著。而衆望有所繫。幸而得志。南面稱孤。較之茫無建白。不亦愈乎。劉猶豫久之。曰。君第爲我屬草。草成。劉發檄。而表竟不敢進。無何和議敕定。朝廷遣使諭劉歸附。劉喜曰。功名富貴。在此行矣。乃盡散所部黑旗兵。其酋薛斯時。憤劉去。招其衆。留越。猶與法抗。劉瀕行。越父老攀轅而泣曰。將軍去。吾屬皆被髮左衽矣。生亦叩馬諫曰。中朝之所以忍棄越者。爲乏將才耳。公以百戰之餘。獨立特異。經營草昧。於茲二三十年。越之人倚公如長城。此天所以授公。而使效順於中朝也。奈何拱手而讓法。且龍之變化莫測者。恃雲霧耳。今部曲

皆患難敢死之衆。一旦解體。隻身內附。失計孰甚。公誠及此而抗表。卽亦未晚。不然。悔何及乎。劉曰。此君命安可違。生曰。夫爲將之道。君命有所不受。况公尙未有尺寸爵祿乎。且有大志者甯爲雞口。毋爲牛後。公此去自揣。將爲雞口。抑爲牛後也。劉曰。君休矣。我行安樂。與君共之。牛撫膺而歎曰。嗟乎。惜哉。時不再來。某望公不在侯伯之下。今已矣。不忍見公佩橐韃爲腐儒前驅也。乃辭去。堅留之。入關。竟道亡。劉旋任礪石鎮。移南澳鎮。而越遂屬於法矣。

太癡氏曰。以成敗論人者。非夫也。然智者燭機於先。洞若觀火。談言微中。固與幸災樂禍異矣。巍巍劉公。當守不守。不當守而守之。晚節末路。一誤再誤。嗚呼。蓋生。羈才無主。豈不惜哉。

鄭荷生

闕名

中州鄭荷生。富商雲楚子也。八歲時失怙恃。秉氣懦弱。無兄弟親。了然一身。其

虞 初 志 補

叔雲翹起而代持家政。翹固無賴者。當與雲楚析炊後。分得家資。日惟賭博。浪費不事生產。其妻牛氏亦悍妬成性。鄉隣多避之。未幾。錙銖告罄。屋徒四壁。時與雲楚借事生風。楚以骨肉關懷。與不較。且時時周恤之。至是雲楚謝世。荷生齒稚。四隣六親均畏雲翹及牛氏之暴戾。代庖諸事。均無人過問焉。故雲楚一切遺業。歸諸掌握。任其夫婦揮霍。惟對荷生則刻苦異常。稍拂其意。鞭箠立至。陽假教導訓誨之名。陰行摧殘絕蒂之意。弗令之讀。亦不令多與外人接談。幸牛氏尙未生子。獨於荷生飲食衣服。饑寒飽暖之間。不事過甚。未幾荷生漸長。牛氏以議婚他族。將來行動必生糾葛。故荷生將十二歲時。卽委禽蔓秀。蔓秀者牛氏胞弟之女也。生有麗質。性復明敏。荷生至十六而親迎焉。蔓秀在家時。隣某媪時往來荷生家。荷生困苦。媪悉知之。間與蔓秀戲言之。蔓秀常對鏡飲泣。隱爲荷生不平。恨來禍之方長。于歸後。夫婦甚洽。姑媳間。時生齟齬。牛氏漸

惡之。一日負氣謂蔓秀曰。而叔若媪辛苦數載。經紀遺產。今荷生雖長。然猶不諳世故。未忍遽爾謝責。若汝再不明大體。將決然去矣。此謂蓋欲激回蔓秀。使同聲氣。蔓秀卽正謂曰。翁姑經營苦心。路人皆知。我等何敢昧焉。至良人不練世故。翁何不設法教導。使就習之。不然終無閱歷通達之日。則翁姑豈亦無息肩之時乎。牛氏當時恍然曰。此語甚善。非不欲荷生出外就商。使紹父業。且資練習。但以爾係新婚。未忍使別。今旣言出爾口。後日當無悔詞。須俟商諸爾翁。卽時束裝可也。蓋同里有王二者。山東濟南人。十年前流亡中州。爲雲翹之賭友。雲翹代管家產。伊與謀焉。事後索酬不已。時時擾攘。雲翹夫婦亦無如之何。適值王二故態復作。雲翹乘機謂王二曰。君欲他往乎。如欲吾以五百金界之。使荷生與偕行。假同商之名。中途將荷生或殺或逸。憑君爲之所挾之金。君可獨得。但須遠遁他方。不可再來中州。以滅踪跡。王二志在得金。聞有五百金。喜

出望外。遂堅辭承認。計遂定。翌日。牛氏謂蔓秀曰。荷生有生以來。嬌養十餘載。未嘗足離戶庭。一旦孤行千里。跋涉山川。無論荷生所難。而翁若媪心亦有所不安。幸里中王二。今將貿易山東。渠之撲撲野馬。逐逐風塵者半世矣。途中風景。逆旅情況。與夫市塵消息。當無不了然胸中。使荷生合資同侶。將來商業保無虧本之慮。且不有踽踽他鄉。舉目無親之寂寥也。伊擬明日首途。爾可爲荷生速備行囊。俾勿失機。於是蔓秀預辦一切。至夜則離情縈網。相對欲泣。香夢未闌。金鷄已唱。次日。荷生隨王二匆匆而去。厥後朝發夕宿。或一舍卽止。或兼程而進。如是旬餘。抵山東界。唯荷生馳驅未慣。甫離里門。南北茫然。不但沿途山水。不知賞玩。而時受王二噤嚇。並跋涉疲勞。卽深閨麗人。早已置諸雲霄外。曾未一晤。諸夢寐中。荷生之命。不啻脫虎口而躡狼尾也。一日寄旅某鎮。信宿不發。荷生詢之。王二答以市貨。午後王二邀生外遊。穿衢達巷。曲折數轉。不見

王二卽返店。而神情恍惚。路徑滋迷。直至銀漢高懸。寶燭重燒時。始詢歸舊寓。至則囊物俱空。問之主人云。客已起程。約八九小時矣。荷生聞之。立時暈倒者再。後漸醒。主人徐徐聞之。始知顛末。主人憫其遇。止而宿焉。日惟冀能探得王二踪跡。以求雪忿。或有赴中州者。假資旋里。加倍籌償而已。初王二在途中默思。若殺荷生。將來奸情敗露。與已有性命之憂。不如遣以得金。卽有後患。罪不至死。然自得金遁逃後。竟取道濟南。意以歸里經紀小業。亦可作田舍翁矣。於是揚眉吐氣。優遊道路間。未匝月。忽逢盜數十。要路搶劫。所有行李。一掃而空。幸未搜檢全體。腰間十餘金。尙封固依然。由是則王二之富。等諸曇花春夢。依舊落魄天涯矣。未幾妙想天開。詭計復作。王二被劫後。自思吾去中州及路遺荷生。固因五百金耳。而雲翹夫婦。以五百金卽欲永却吾擾。攫享荷生產業。平心而論。此數亦少。况今蕩然無存。能不復辱舊穴。願甘墮其計中耶。於是復整

虞 初 志 補

殘裝。直向中州道發焉。蔓秀自荷生去後。離腸九迴。鴛夢難成。愁情萬緒。縈繞五衷。形神忽忽若失。久之漸安。日惟獨坐遐思。倚樓望雁已耳。牛氏竊以孤子已去。終必零漂他鄉。或埋尸大荒。若閨中人順吾意則留之。否則遣之。或以游詞浪語盪動春心。不難奪冰節而改醮焉。如此高枕之期。易如反掌。於是對於蔓秀辭色舉止之間。恆帶玩弄狎昵之氣。時而怒罵。時而親媚。蔓秀以荷生若歸。識見毅力。必不同於當初。則滿天重霧。自易冰息。醜態萬狀。任其日作而不理。一日蔓秀適受牛氏戲謔。伏枕隱泣。朦朧中忽聞戶外喧讓。並於童子聲中隱隱聞荷生歸矣。蔓秀躍起整粧出視。見牛氏在門。形狀驚怪異常。繼見數人扶柩前行。王二垂手於後。竟入大門。蔓秀知必凶耗。不願生死。直奔靈寢。首觸棺而大號。不意棺木甚薄。工作不牢。蔓秀數月鬱氣。一旦逆心事從天來。逐氣暴發。當其觸棺痛時。並不計著力之輕重。而棺之檔木隨觸落下。現出壞木巨

石各一。及敗灰數事而已。並不見有他物。此時觀者如堵。王二面如死灰。雲翹及牛氏亦愴恍莫知端倪。蔓秀雖不知其曲折。然逆度必於荷生不利。即時呼人縛王二趨邑鳴官。旋來差數名執王二及雲翹牛氏而去。迨審訊時。王二知無可匿。遂逐情詳訴。大至謂己欲歸中州。唯憂蔓秀追問。無辭措答。故行近里閭。因以却餘之金。除資斧外購簿棺一具。倩數人輿之。其立意以爲託以荷生體弱。不堪風霜。就道未久。卽染沉疴。誤爲一時感冒。不圖日見劇烈。至某處則氣息奄奄。不能徒行。卽稅居廷醫診治。醮禳並至。卒無效。竟於某月日而溘逝矣。殮後。檢點囊中物。耗將盡。時固不能投袂獨走。卽能亦不忍忘同侶之誼。拋其骨而負付託焉。如此則扶柩之勞。不徒可邀蔓秀之感激。而去釘之功。復能索雲翹之厚酬。若荷生生歸江東。予自可遠颺。則波濤橫起。不過苦雲翹牛氏已耳云云。官得供。將三人案律治罪有差。然究不知荷生之生死。邑宰雖允行

虞 初 志 補

文偵查。而公文延擱。遙遙無期。惟蔓秀獨處香閨。芳心不甯。時或求神問卜。聊以盡人事而聽諸天命也。至荷生久居無事。漸爲主人所厭。蓋荷生既不能苦作。復不善爲主人周旋客。主人後竟謾罵。荷生實不堪。無已日。唯乞食吳市。夜則仍假宿主人。如是者數月。適有赴中州者錢某。店主人詢知。卽以荷生事託錢某。呼近荷生。詳審門閥。始知爲雲楚子。慨然允之。蓋雲楚生時。因經商與錢某。係把臂交。及雲楚物故。音問遂間。故錢某稍事逗遛。卽摒擋一切。命荷生與同行焉。然荷生賦氣本弱。經此奔波驚駭。飢寒不時。早已精神疲弊。形容枯槁。及抵家。夫妻相晤。各道苦衷。悲哀之情。痛刺其心。未幾則臥榻不起。弗經旬而沒。蔓秀慟傷欲絕。爲鄧媪多方勸慰。始止。蔓秀自思荷生一身。益爲遺業所累。不然則荷生雖愚亦足自食其力。族人之毒。王二之貪。實無所施其計而行其術。於是厚葬荷生事竣。復以資分投於公益事業中。並厚恤鄰里。博施窮苦。鄉

里稱盛德焉。

苗喜鳳

闕名

桐廬縣有義賊苗喜鳳者。短小有力。能上五丈餘高牆。行城樓上。輕捷如猿。嘗行竊江南。過某村。月墮更殘。夢籟俱寂。聞小屋中有泣聲。陟屋窺之。見西廂內。殘燈尙炯。一女子跪庭中。注香瓦鼎。泣不可仰。聞細語曰。弟幼家貧。祇此老母相依。烏私未報。願減壽增母。然秀玉無力爲母市藥。請以臂肉和血。爲母起病。求神天鑒。佑言已出。小刀白如霜雪。喜鳳知爲孝女。哀而敬之。捷下中庭。女大驚欲號。喜搖手曰。無恐。我義賊某也。今來救卿。無惡意。探懷出銀授之曰。此約三十兩。可作醫藥資。數月後我當復來。割股傷身。不足云孝。幸勿輕舉也。言訖一躍而逝。女驚定。知遇俠客。望空再拜。乘夜延醫。而母竟不救。女哀毀不欲生。喪葬已有某戚。家亦務農者。憐女瑩獨。遣价來迎。女不可一燈慘淡。撫弟哭親。

虞 初 志 補
而大禍又起。數月後喜鳳來探。則破屋塵封。杳無人跡。問諸隣右。始悉顛末。先是女母傭城中某紳家。女亦時往助母操作。紳子豪猾也。涎女美。出金啗母。欲納爲小星。母以有夫辭。公子怒。欲強逼之。母訴於紳。始免。因返里以紡織度日。不復至紳家。公子銜恨未釋。比紳死。女母亦亡。公子乃授計家人。賺女至家。囚之密室。迨夜半。公子來。盡褫女衣。欲污之。女驚叫。則絮塞其口。問不容髮之際。喜鳳以探得女耗。恰至紳家。聞南樓有呼救聲。疾往覘之。大怒。破窗入。手刃公子。救女出。負女至野。謂女曰。卿弟何在。可同往吾家避禍。女告以弟所匿地。喜鳳往覓之。頃刻携至。次早僱船同返桐廬。女感激殊深。欲委身事喜。曰。我豈好色者。救卿復娶卿。人將謂我不義也。卒爲女擇一士人。備奩嫁之。女之弟依喜爲活。亦得成立云。

賣花翁

閩 駢

浙城有一老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孑然一身。不事生業。日唯貨花謀饗餐。故人皆以賣花翁呼之。所居編竹爲籬。疊茅作瓦。得錢亦不務貯積。日暮卽邁步酒家。箕坐鯨飲。一斗亦醉。一壺亦醉。醉則擊棹狂歌。時露佳句。旣瞑卽睡。月升乃足。或怪而詢之。則曰。滿園黯黯。花影無聊。欲捐此幽魂。慰彼岑寂。蓋不忍罡風一颺。我花姊姊心顛耳。泊夫月上清陰。與芳魄齊嬌。人生幾度此良宵。庸能草草過耶。有薛生者。名下士也。曾筆記其長歌一首。頗足諷詠。歌曰。

皎皎清輝月影移。披衣狂歌撚短髭。歌聲條條喜條條。其悲歡唯有鸚哥知。溯思總角依依時。椿萱無恙每弄癡。鼃牀一笑擲金璫。春日馳騁怒射麋。少年豪縱不知危。無何淚灑蓼莪詩。貧寒幾至缺青衿。頓足翻然起急追。讀書近城碧雞祠。碧鷄祠畔草離離。倚馬何嘗肯遜之。一朝脫穎拜丹墀。歸來鄰叟各嘻嘻。遙指阿哥挂紫綬。却爲宵人慣吹疵。慨然乞骨卸塵羈。桃花如錦柳

如絲生涯卅載寄疎籬。踽踽提籃逐新曦。一錢一朵不相欺。嗤煞人家寶玉環。儂家獨簪此花枝。得貲盡付葡萄匳。一盃亦足把愁麾。飄飄長嘯快淋漓。欲挾飛仙駕蟠螭。月殿一聆嫦娥姿。再向王母丐瓊芝。天半回頭五嶽卑。與酣踏霧舞風旗。人生至是償所期。何必更留頌德碑。

後數年不知所之。繫何人不得而知之矣。

吳處士傳

覺僧

明鼎既移。明之遺獻。率以恥於薙髮。齎恨以沒者甚夥。然亦有黃冠旋里。不衫不履。作逸民不聞理亂者。如河南修武之吳處士可稱焉。吳諱知機。以前明諸生。與餓夫彭了凡最友善。崇禎十五年。蓉城孫奇逢。以蓉近畿輔。滿清在關外。勢熾甚。恐被波及。率其子若姪徙居蘇門之夏峯村。吳素耳奇逢名。因彭了凡紹介。與談學問。雞鶩風雨廓如也。甲申變後。了凡走江皖。聯同志求恢復無功。

乃歸蘇門。與奇逢商殉難事。至夏峯。孫之齋舍見奇逢已薤髮。彭遂掉頭去。孫急追之。始終不作一語。遂餓斃於蘇門之石室中。處士聞之。聯同志爲彭修墳墓。迄今餓夫塚巋然獨存。吳生而聰穎絕倫。夙慕吳草廬爲人。設館以延四方學者。其弟子一遵草廬學規。彬彬乎程門立雪。又見諸山陽邑。遭明季流寇殘破蹂躪之餘。逃亡者十之九。吳以朝廷力不能靖匪。聯同志結鄉團以保衛地方。招徠戶口。墾田日益多。以方略捕獲盜魁。邑賴以稍甦。清鼎旣建。孫以其徒湯斌噓吹力。清聖祖兩次徵召。吳益自晦。湯恐以隆名爲清政府牽引。一靡風雨。倒鑿其戶。以絕友朋往來。雖其高足弟子。亦少有得窺顏色者。孫屢遣介至修邀吳。一共晨昏。卒不一往。及卒。邑人旌其閭曰吳處士廬。以陶靖節相况云。今邑城北門街尙有其遺址云。

紀費元謙

闕名

費公元謙。字子美。瓊仲之子也。兄弟三人。兩兄早夭。父母最愛憐。鼎革後。公痛失怙。適遭土賊爲患。奉母避難蘆川。猝遇賊。母被執。公泣曰。金在吾。執母奚爲。亟出囊金脫母。金盡。賊未厭。追要公。公墮水死。越三日得屍。解其衣出。父像於懷。臨大難。冒白刃。不忘其父。代母身死。至孝也。人盡哀之。稱爲費孝子。公妻錢氏。年二十有六。徒跣奔號。欲身殉。其姑力止之。遺孤五齡。辛勤撫育。家貧紡織。供姑甘旨。姑卒。盡哀盡禮。年五十九而終。嗟乎。人稟天地正氣以生。忠孝節廉。與生而俱。其爲子不盡孝。爲婦不盡節。天性乖離。彘倫滅絕者。皆戾氣也。若元謙之代母身殉。胸懷父像。錢氏之事姑。竭力苦節自甘。雖古之伏棺齧指。斷髮截耳者。又何以過。殆所謂死生常變。不易其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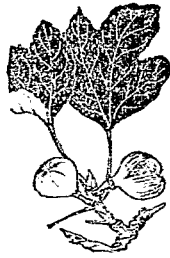
開闢家之湯克音

闕 名

湯克音者。清光緒初年山左諸生也。隨父貿易齊齊哈爾。父命歸里。途遇馬賊。

避從間道行。踰盡越澗。穿林而走。日暮無所止。星月晞微。略辨徑徑。見半山有村落。急趨就之。乃一古廟。四壁傾塌。棘荆滿地。惟精龕尙存。遂臥息其上。忽履聲蹙然。有虎而人立者。自身後至。湯駭極幾昏。彼虎而人立者。貌雖猙獰。察之殊無惡意。起與立談。不辨所言。惟以手作式。良久出麥餅授之。食甚甘。神定。方知爲獵者。迺從之行。山環路轉。不知所之。未數里豁然開朗。土野平曠。有數畝零星薄田。似有居人而不多者。復前行。水聲潺潺。小溪抱山麓流。沿溪結茅屋數椽。獵者讓之。入詢其地。乃哲里木盟杜爾伯特部嫩江東岸游牧地。雨潤土膏水草豐茂。牛羊茁壯。千百爲羣。日夕下來。其地向所未闢。其景亦良足娛也。克音思前路茫茫。靡有歸止。雅欲安此而稅駕焉。次日男婦盈集。不知客之從來。以爲奇觀。克音遂對諸陳說。此間頗樂。不復思歸。未審容以客籍而土著否。衆不識謂何。相與共笑之。有叟能漢語。一爲解釋。衆皆色喜。叟有弱息。年笄而

慧欲妻克音。許之。克音既留。習號漸久。爰集遠近牧衆。教以漢語。雜以漢俗。其婦亦能代克預教。居亡何。羣牧咸化。情感益洽。更教以開阡陌。講樹藝。建屋築場。大興農業。以發揮其地方。由是遊牧之民。一進而爲農圃。始知安居之樂。不復樂逐水草。輕遷徙也。數年之間。克音有田萬頃。富莫與京。蒙族愛戴。至買絲繡之。俄人廓爾洛斯。旅行至此。購克音像。價萬金云。



虞初志補卷三

鄭水 姜泣羣編輯

某女士略傳

王 韜

某女士吳門人。性氏不傳。與華鬢生少即同里閨。有文字因緣。四年如一日。猝
 遭亂離。鬱鬱以卒。美人厄於年命。可為古今來一大痛已。女士母姚氏。字綠姬。
 固側室也。生時夢古丈夫授以白菊一枝。顏色澄鮮。迥異凡卉。曰余陶仙也。以
 此為汝家女。但當以蘭為偶。配俗子壽必不永。及醒。不解所謂。九月籬菊正黃。
 而女生。六歲失恃。哀號如成人。依傅母以長。色潔白如玉。臉映日若芙蓉。年始
 十一。慧美無雙。書畫詩詞。俱能涉獵。時初識華鬢生。願執贄受學為女弟子。生
 乃授以唐詩。是夏華鬢生道暑于簷香精舍。蓋女士之別墅也。長夏無聊。教之

作詩。雪蘊調冰。詠諧間作。閨閣之事。雖有甚于畫眉。而卒以禮自持。不及於亂。自是無日不相見。繼而華鬢生去之海上。踪跡遂闕。酒闌燈灺。幾無一刻可以去懷。曾作眉珠盒憶語數十則。以紀當時情事。祕諸篋笥。不以示人。迨乎赭寇之亂。吳門淪陷。女士避兵村落中。轉徙倉皇。玉損花驚。無復曩時歡緒矣。庚申秋間。華鬢生以省故舊旋吳。曾一見之。木犀花底。小語移時。自此一面。遂成永訣。華鬢生弔之以詩四章。庶幾達諸九幽之下。其一云。欲從太上證靈脩。不忘鴻泥此小留。轉眼鶯花春似夢。當頭樓閣月如秋。青山有約空埋骨。紅豆前身早種愁。填海補天應亦易。相逢今世合休休。其二云。無端風雨困黃昏。獨替花愁早閉門。篋裏尙存新韻本。壺中已凝舊啼痕。生無可樂何辭死。情尙難忘况受恩。灑盡悲秋叢菊淚。荒江落窶臥楓根。其三云。玉色瑤情一瞬空。幾回搔首叩蒼穹。簾前語不聞雙燕。地下書難寄隻鴻。但有離魂來夢裏。徒懷同命各心

中燈昏酒冷誰消遣。強起襦毫賦惱公。其四云。惆悵詞成錦瑟篇。歌離弔夢總
淒然。一生恨事空花月。半夜哀音迸管絃。莽莽寒烟埋宿草。茫茫逝水送華年。
藥爐經卷無聊日。合寫楞嚴懺悔先。

眉珠龔憶語

華髮生

某女士。姓氏不傳。生少卽同里。閉然末由達微波。親芳澤也。猶憶冬杪春初。寒
梅始蕊。相見於茜紗窗底。女士伏几而笑。與予不作一語。几旁置畫一册。叢樹
寒鴉。墨跡澹秀。詢之則闈中手筆也。予爲題詩。有人在西風正惆悵。又吹落葉
上闌干之句。今此册尙爲女士所度藏。想當宵闈燈施時。展閱之而惘然也。
女士構別室。曲折通幽。小樓三椽。多供古佛。予於樓下讀書。每當日午。女士輒
至焚香。所設熏鑪茶具。靡不精好。時展縹緗。與予共讀。女士喜閱唐宋說部。以
及稗官雜曲。半皆余所指授。性絕慧警。每覽一過。輒不忘。今茲斗室精廬。久無

余跡。雜花細草。猶似前時否。追影憶塵。彌爲悵惘。

四五月間。予從錦里返。讀書小樓下。爲休夏計。女士爲予潔冰盃。供雪藕涼沁。肺腑。予以琉璃瓶盛清露饋之。一日女士新汲井水。雜以薑縷。和以梅汁。予索飲之。女士獨不許。曰恐因冷致疾耳。今予雖有消渴之疾。僻處於茲。無地可以消暑。欲求甘泉一勺。洗此胸膈間俗氛。不可得耳。

秋時赴試金陵。道過長江。山光送黛。浪花拍天。對此風景。獨增淒惻。願舟中人無可與語者。因念女士深處閨闈。不能同領壯觀。殊爲恨事。夜闌人靜。挑燈作書。并製寄懷詩四章。中有那有心情連日醉。祇餘雲夢昨宵歸。碧玉工愁偏此日。泥金寫帖是何年。數聯皆紀實也。

女士庭前多植鼠姑。春暮盛開。巡闌索笑。時携纖手。並立檐下。以情妙之語。互相詰問。女若愁若怨。宜喜宜嗔。意有得之於言外者。尙憶積雨初晴。燒燭夜讌。

虞 初 志 補

虞

初

志

補

花影歷亂。雩影蕭疏。幾不能辨。今美人無恙。花亦依然。而予不能一日相對也。思之腹痛。

女士能飲。尤嗜醴酒。能盡十餘罍不醉。有鬱金香者。仿京江之製。芳馨郁烈。味極甘醇。余購得二甕。以饋女士。值此闌藥。嫣紅。簷花。姹紫。洗杯相對。殊有佳趣。余意弗在酒。每不及釀。女士亦三爵而止。今日酒壚。盡飲。與屠沽爲伍。露醉失聲。不覺別有悵觸也。

女士以舊帕贈予。淚痕尙在。私謂予曰。勿爲外人道也。予以異香熏之。置諸枕函。每值酒闌夢醒。時出視之。覺點點盡是血也。

後爲室人夢蘅所見。笑詰予曰。此非彼妹之所贈耶。予亦笑而不答。迄今香埋地下。影隔天涯。兩處茫茫。俱成長恨。能勿黯然。女士年幼工愁。每有難言之隱。秉性嫻靜。善處於繼母寵婢之間。承事繼母。務得歡心。女士爲父所鍾愛。而人

持其短以譖之者。亦復不少。故輒背人飲泣。與予論及家事。則撚帶微哢。若有所感。否則嗚咽不語。近聞母亡。婢去。新姨見嬖。家庭之事。又一變矣。不知女士何以處此也。

虞 初 志 補

夏從錦溪返。道暑小樓。得與女士晨夕相聚。秋試報罷後。卽就館錦溪。數月僅得一見。女士與余。要非無情。料得日長倦繡。漏永挑燈之際。定必念及。惜以盈盈脈脈。未能達此微波耳。舊作錦溪寄懷詩。末首云。欲啼還止雙行咽。將別仍牽兩意同。曲桁簾波看瑟瑟。迴廊屐點聽弓弓。非愁非怨情猶昨。無據無憑夢未通。香墨粉箋和淚寫。囑誰好寄此詩筒。蓋指女士也。今予遠至滬上。四閱歲華。欲寄寒梅。苦無孤鴈。細字短緘。徒見墨跡淚痕之狼藉也。

予夏日羅巾微污。女士手爲洗濯。曝諸庭中。至夕忘收。囑其小婢携入房櫳。小婢曰。庭中之物頗多。豈懼一帕爲人所竊。女士聞小婢抵觸之詞。默不一語。啜

泣竟夜。是事爲他媼所述。余聞之惋嘆不已。始知女士之一往情深也。

余見女士。每於日間。至於夜深。未嘗一聚。猶憶歲闌時。夜漏已半。女士父他出。未歸。坐待殊寒。圍鑪團飲。女士薄醉。余亦微醺。女士呼婢小淪苦茗。藉以解醒。背鑪而坐。與予絮談。語及深際。輒俯而不答。否則怒之以目。此境此情。非外人所能領會。予得親歷者。三載有奇。至今神情掩斂。猶如昨也。寂寂旅窗。一鐙如豆。輒呼負負不置。

予舊作深鎖詩一律。暗紀夜見女士之事。今稿已散佚。僅記四句云。深鎖歲蕤隔幾重。淚痕已凝枕函濃。見偏掩斂如神合。日尙猜疑况夜逢。鎖魂盡在箇中矣。

女士與予共讀之時。日長多暇。戲搜古人書籍。於唐宋說部中。見事之涉於有情者。必手爲校錄。蠶眠細字。盈几滿篋。女士曰。他日若得成書。當名之爲剪愁。

瑣錄。又謂予曰。我兩人情事。不可不誌。爰成一集。出以廋詞。句甚瑰麗。凡闕闕之語言。離合之端委。纖悉備載。其後予應試白門。此事遂廢。今數卷尙存於破麓。觸撥前塵。不忍展閱。當西風起後。紅豆開時。啓緘細讀。淚從聲下也。

予曾著華胥實錄一書。純記夢中與女士相遇之事。頗涉狎昵。女士見之。始則頰微頰。繼而淚。終忽大慍。卽欲持白父母。以情婉求之。不可。方緩頰問。其父母俱從堂中出。予窘甚將逸。而女士已拭淚危坐。女士父母以其神色變異。問其故。則以天寒衣冷對。明日予至。卽以書納還袖中。予曰。昨日令人心膽俱裂。今請焚之以謝過。女士一笑而罷。近人題拾某記詩。有云。紅閨最怕人俱說。爲勸蕭郎莫著書。女士亦卽此意。

余思慕女士。勝於饑渴。別輒有夢。亦不知其所從也。夢裏綢繆。亦難自主。千回百折。別有深情。一夕。夢讀女士寄懷詩五首。情詞愴惻。余捧之而泣。晨雀喧簷。

遽然而覺。今別已久。不復作此佳夢。豈因緣已盡。并此夢境而亦斬之乎。女士不喜焚香。謂世俗所炷者。皆非珍品。着於衣袂。常帶烟火氣。每至冬月。獨於小熏爐中。雜以水沉香屑。不見烟篆。滿室中自覺芳馥。垂簾默坐。萬念俱寂。今余逐臭海濱。久不領略此味。迴憶棗花簾底。細撥鑪灰。絮談愁悵。此境幾疑爲天上也。

余家有蠟梅一株。花繁而艷。香徹齋室。余蚤起。必摘含蕊。以供女士晨粧。記得冬窗漏殘。嫩寒料峭。女士擁鑪未睡。以碧磁碗盛花數種。倩余細揀。貫以紅線。裝以銅絲。盤於鬢髻。長短相宜。女士慧心妙想。大率類此。

女士所居室宇。務極曲折。堂後折而東。爲書齋。齋之左折而南。繚以長廊。由廊而東。有精舍三楹。地極僻靜。庭中疊石成臺。多種薔葡。臺左芭蕉一株。新碧欲滴。夏雨初過。綠滿一室。窻明几淨。殊有幽趣。女士臨池作畫。常在於此。偶婢媼

不在側。余爲之調碧研朱。儻青配白。時泥金甚貴。里中無此品。女士輒市金葉。以指甲研之。亦復細潤可書。非女士細心體會。亦不到此。

精舍地勢卑下。牆宇甚峻。日光不至。故夏日殊涼。靜坐斗室中。幾不知有盛暑。然高樹叢篠。籠翳窗牖。晴亦疑雨。入之覺陰森之氣逼人。一日時方炎夏。天忽陡變。余訝此時。何得有秋意。女士曰。豈不聞諺云。預先十日作秋天耶。是非天公喜事。故作秋蓬鬆也。予因歎其敏慧。明日忽又酷熱。子笑謂曰。天公性情狡獪。任爾聰明。終猜不出矣。女士亦爲粲然。

補 志 初 虞

余與女士飲酒。不設觴政。間爲射覆。否則猜枚。負者擊腕爲罰。卽酒亦各隨其量。女士不喜拇戰。雖碁之不屑發聲。纖指青葱。弗肯輕露。余戲呼爲鈎弋夫人。紅燈影裏。角彩尋歡。每每繼以嘲謔。第不及亂耳。醉眼茸茸。偷攏薄鬢。此景已隔數年矣。日月如馳。所思不見。令人何堪回首。

殘春向盡。海棠初開。小雨霏微。薄寒如水。女士偶抱小恙。余自吳淞歸。與之相見。執手瞪視。不作一語。藥鐺狼藉。猶擁書數十卷。以爲消愁計。病稍起。小閣垂簾。雜弄翰墨。拈筆撚脂。偕余破寂。然腕殊弱。作百餘字遽止。女士填清平樂一闋。自紀其事。曰。悵悵如水。小閣簾垂地。料理藥爐人病起。乍暖乍寒天氣。春晴落在誰家。春風薄透窗紗。對鏡纔知容減。一春愁殺梨花。今冥想此境。不可復得。爲作一絕句云。鑪煙鬢影劇相思。簷蔔花開曉起遲。苦憶日長臨楔帖。水晶簾底界烏絲。

女士於余。愈曠而愈疎。於數人雜坐之際。聞余聲即匿而不出。稍發一語。紅暈於頰。昔時余至錦溪。往辭女士。女士必謂余曰。風尖寒峭。幸自珍重。至後相辭。祇微應曰。唯。不復更置一語。其情則萬種纏綿。其詞則一字吞吐。天荒地老。此恨綿綿。室遙途渺。永無見期。思之酸鼻。零涕弗止。恨不奮飛至彼。一傾肝鬲也。

虞
初
志
補

初余幼時。左臂有黑痣。及長如澹墨。略約可辨。女士把余臂。諦視再四。余曰。是未爲奇。因出右手。有文如王字。點畫明朗。女士笑云。與姓巧合。不殊。當日宋仲子也。乃言已腹之右。亦有赤痣。因覺羅襦以相眎。余視之。紅痕嫵然。纖纖一彎。狀若新月。嗟乎。女士於親故。每不甚酬應。而獨與余相昵。若此。其始有夙契也耶。何以雲散風流。一別不見乎。

女士一日晨起。雲鬢蓬鬆。流連小閣中。余適踵至。笑指屏上一姬曰。是臨鏡理粧者。丰神澹遠。酷肖卿耶。女曰。是爲羅氏所畫。筆致猶覺秀逸。閣中文窗。斐几。陳設殊雅。花枝姪姪。頗堪娛目。閣爲女士生母之閒房。其母早殞。閣遂閑置。女士每至其地。輒爲傷悼。余必曲意慰籍焉。

余於季夏。從錦溪歸。女士出見。秀影亭亭。殊勝于昔。薄暮設讌於小欄。干側。女士與余對坐。杯酒迴環。殷勤相勸。几側置唐詩一卷。字跡端媚。女士所手錄也。

女士爲余背盧仝月蝕詩。不爽一字。亦奇慧也。

邨中三月。農父多演劇賽神。女士畢集。女士約余乘舟往觀。余至殊早。女士晨粧未竟。髮香而細。雲髻初盤。眞覺娟秀如畫。余以扇障日。偶爲篙工所破。女士惋惜弗置。余曰。撕扇子。作千金一笑耳。女士不語良久。俯首微哂曰。君非寶玉。妾豈晴雯。何得以醜語詆人也。因爲累日不歡。越日余謂之曰。一昨失言。吾知過矣。女士則他顧而笑。此境此情。今追憶之不啻夢幻也。

女士於稗史中。酷嗜紅樓夢。茶餘飯罷。把玩不忍釋手。讀至黛玉焚詩。輒爲彈淚。謂余曰。此天下有情人也。余心誌之。而知女士亦深于情者。於傳奇中。則牡丹亭。西廂記。反覆流覽。研匣隨身。筆牀在手。小帙短編。拋滿繡榻。圖書叢裏。鬢影婆娑。亦佳話也。

女士修短適中。穠纖合度。將笄之年。靡曼寡儔。猶憶仲春時。予從鹿城應試歸。

饋以香串繡帕。女士堅不肯受。強之再四。乃納諸袖。後越旬日。女士忽謂余曰。曩君所贈之物。已分惠小婢矣。余曰。何爲卿誑予耶。女士曰。君意良厚。然是物實不欲藏諸笥篋。予錯愕不語。女士亦迴顧無言。其詞恍惚。是耶非耶。至今猶成疑竇也。

初 女士年稍長。卽不輕見予。避予若仇。然於深幄垂簾之地。猶共促膝私語。一日四顧無人。女士謂予曰。君與我異日當何如。余曰。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此心耿耿。終不敢忘。女士忽大慍。雙背熒然。盈盈欲涕。不語者久之。而不樂與予者數日。

志 女士雖不談禪。而微言雋論。往往有禪理。性不喜羣。碧窗寥闕。澹然獨坐。嘗謂予曰。佞佛者愚。闢佛者妄。精廬小憩。炷香誦經。可懺惡緒。若布施緇流。躬詣寺刹。以爲精虔敬禮。可冀往生福地。竊非所取。女士家風。酷言空王。其言蓋有所

指也。

女士於淡粧素抹時。更有丰度。吳俗卜葬。例於冬季。一日女士之母出櫓。縞衣如雪。鬢髮如雲。含淚秋波。益覺斌媚。是夕達曉不寐。鬢髮斜暎。倦態惺忪。渾似海棠春睡未足。古人云。具真美者。粗服亂頭。皆有意致。洵非虛話。

女士於食品。別有嗜好。火肉則喜食肥者。鷄鶩則以醋炙之。謂風味殊勝蟹黃魚白也。蓋女士之母。烹飪極精。女士習染其風。盡得奧祕。今護世城中。久不至矣。幕巢海上。所對者惟市脯。邨醪。每憶及之。食爲之減。

女士雖慕閒靜。尠歡笑。而良辰吉日。必設小讌。燒燭看花。隨流置罌。其時女士親串。有能歌者。爰招予同酌。長篴一聲。琵琶數弄。女士細聆其韻之抑揚。聲之宛轉。卽曰余得之矣。然不屑一效也。

女士製紅樓夢籥。以寶玉爲主。而黛玉寶釵副焉。其下則李紈王熙鳳。其餘諸

姊妹以次遞及。羣婢亦分數等。齒高爵尊者。例不入籌。其制略仿會籌。而小變其式。謂骰子自唐宮賜緋之後。以紅爲貴。故四合巧即可得寶玉。色勝者奪。且寶玉正宜奪也。呼盧賭采。猶不失爲閨閣韻事。每值放燈時節。逡巡戲擲。藉消餘閒。若蕭鼓喧闐。非所尙也。

女士於女紅。頗不留意。然偶有所作。亦時見慧心。剪紙爲花。窮極細巧。吳俗于上元夜。喜迎紫姑。女士每製繡履。峭如菱角。工麗罕匹。至於夜午。釵小鞋占。奇變百出。聞邇來從鍼孀學繡。定有所麗製。惜予橐筆瀛壖。不得覩迴紋十幅也。精舍以紆折取勢。迴廊屈曲。屏戶重障。圓竇如月。別有洞天。入之疑非塵境。隔墻多種紫竹。爽籟颯至。聲韻冷然如戛玉。夏日午後。女士必來納涼。每聞繡履弓弓。環釧微響。則知女士將至。小榻之旁。左圖右史。時與並坐。商榷古今。柔情婉戀。不復拘于形跡。及詣錦溪。嘗欲仿微之體。作雜憶數十首。不果成也。今日

思之渺如隔世。此世此生。終成恨事。寒夕坐愁。不覺鬢絲之如雪也。

錢東平別傳

大哀

往見某報載有錢江傳。係以曉窗春語所載爲藍本。其言不詳。閱者憾焉。錢被害處。在揚州之仙女廟。予生長彼都。慕其遺事。因諮詢故老。爲別傳一篇。蓋予所諮詢之人。固與錢爲舊交。而目擊其事者也。

作者識

錢江。字東平。浙之烏程人。家世讀書。江少任俠。負奇氣。六歲工屬對。出語驚其長老。年十二。應童子試。補博士弟子。不復事帖括。留心經世之學。旁及風角壬遁。靡所不通。自謂天下將大亂。以澄清爲己任。聞者目笑之。而江迥然不顧也。年二十出遊。周歷各都會。所至輒考其郡國利病。山川阨塞。以是學益進。久之。往遊揚州。揚郡以清高宗巡遊之後。繁富甲東南。鹺商擁巨金者。每好延接知名士。博愛才名。江旣至。當事者咸歡迎。其名望與石埭周太谷埭。顧太谷創大

虞

初

志

補

成教。欲以宗教之力。改革天下。景從者多。且忌江才。江往揚之初意。欲假饑賈巨金。有所建樹。顧其人率愚昧不足語。乃襪被舍去。入京師。與黃爵滋侍郎遇於逆旅。黃與話。大歎服。爲修札介紹。往投林文忠。於時林方以粵督赴任。遂携江行。居林幕府中。軍事一切。咸所指畫。江之在粵也。嘗於酒肆中遇馮雲山。馮雲山者。太平天國時之大將也。江奇其貌。呼與語。抵掌談天下事。遂定交。馮益介紹。引見洪楊諸人。與江相約。以逐胡爲務。衆乃舉楊任籌策。而江任募餉。蓋是時江方居粵督幕。日與粵之富商往來。思借其金錢。以大舉也。事甫有成。說而林已以開罪英人。遣成。江遂不能居粵。所密謀者不果行。未幾滿琦善代林督師至粵。後聞江名。遣人至他處物色之。乃復居琦幕。其時中英方有違言。琦力主和。而江不欲。以是不相能。林之在粵督任也。嘗有公款十餘萬。已認定而商未繳。江至是乃說琦。使予以催檄。則徧循各郡縣。十餘日。獲款強半。江既得

金立散之募勇於潮州。一呼而集者萬人。將出不意與英人戰。有忌江才者。以江謀走告琦。琦大驚。亟遣人偪江回省。褫其諸生籍。遣戍邊。且散其所招軍。和議始定。江素機變。精技擊。數十人不能當。於途間隻身以奇計脫。遞迹燕趙齊魯間。且之舊所。而洪楊已起義。舉兵入江南。江聞之。躍然起曰。此正丈夫効力時也。於是馳書上洪秀全。都萬餘言。其大旨主於慎外交。搗北京。洪善其說。欲召用江。楊秀清忌江才出己上。乃向洪齟齬。江之策又不果行。江不得已。舍之去。流轉江淮間。適雷以緘以太僕寺少卿養疴歸。次淮上。江往說以練兵禦寇。駐師揚州之萬福橋。以制洪軍。雷慮兵餉兩缺。江曰。是無憂。責在我。卽爲雷草疏具奏。時軍興以來。大臣多畏蒞不習戰事。清文宗得雷疏大喜。立進雷三品卿。以欽差幫辦揚州軍務。時有江之鄉人汪某。納粟得縣令。挾賞入都。謀得缺。適道梗。亦留滯淮上。江要其出金三千。佐雷軍。卽以其賞。刻多空白劄付。及捐

虞 初 志 補
補 志 初 虞

票。事既具。卽持以入裏下河一帶勸捐。凡出貨者。畀以捐票。其貨多者。則填充白筭付畀。以五六七品職銜。一時應者雲集。僅旬日而捐至數十萬。一面函札四出。山澤豪傑。聞風麇至。蓋江素好結納。是時淮泗間亡命。如馮金豹輩。皆與江舊識。至是各率其徒黨。以至前後應召者凡三萬人。又有皖人張某者。精拳勇。爲人保鏢。來往山東。與江尤莫逆。會客死於路。江爲經紀其喪。復資以千金。張之子佚其名。亦趨勇善戰。俗稱之爲張小虎。亦應召入雷營。授都司銜。時雷之糧台。駐於揚州之仙女廟。而以馮金豹將五十人。扼萬福橋。仙女廟者。舊名曰龍川。水陸交會。商賈繁盛。實東北諸州縣之咽喉。其獲免於兵者。人咸歸功雷。而不知江之力也。先是。義捐僅數數月之用。江謂雷曰。區區阿堵物。行且盡矣。事可一而不可再。其何以爲繼。雷束手無策。江乃爲定抽釐助餉之法。立釐卡章程。抽收往來貨捐。厥後天下之有釐捐。實自此始。曾胡卒賴之以募兵。奪

天下於漢人之手者。江爲之備也。然雷素庸於才。而性忌刻。江居衆好面折雷。雷不能堪。因是雷之遇江。貌恭謹而心實憤恨。會東台縣某紳。有喉人抵抗勸捐者。江欲處以軍法。雷執不可。二人乃大衝突。雷夙受制於江。積忿既久。乃決意殺江矣。時雷居仙女廟河北之大聖寺。江則恆居舟中。一日議事不合。江移棹將他去。雷急檄張小虎入營。諭之曰。公義與私恩孰重。張瞠目不能答。雷乃捏稱江謀反狀。張叩頭謝曰。願爲大帥誅叛賊。雷卽止張宿於寺。不令離左右。隔其部卒於外。翌晨遣幕僚四人登江舟。道雷返悔意。謂先生果枉駕者。當盡去已見。惟先生命是從。江坦然往。時爲五月十一。雷見江至。出迓甚恭。江仍傲不爲禮。徑上坐。仰首向天而嘆曰。駿豎子。今日亦服乃公耶。雷不答。趨床前。拔令箭。江知有變。亟離坐起。思走出門。健兒十餘輩。已由門外一擁而入。雷躍登几上。張亦自幕後掣雙刀出。侍雷旁。雷大呼曰。速縛此獠。江見事急。以所佩小

七首。左右擊人莫敢撻。江大步將及門。張恐其遁。急自後迅下刃。斷江左臂。江負痛仆地上。左支右拄。卒無人能縛江。羣刃交下。遂遇害。江死時年四十有二。有目覩其事者。謂江軀幹雄偉。目炯炯有神光。被害時所著白紡綢長衫。盡爲血污作赤色云。

龔半倫傳

大悲

龔半倫。仁和人。初名公囊。字孝拱。繼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號半倫。半倫者。言其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尙愛一妾故云。曰半倫。爲閩齋方伯孫定菴先生長子。生於上海道署中。先是携李三塔寺未建時。其前有潭。廣畝許。土人言其下爲亂穴。曩有高僧過其前。結壇潭側。誦經三晝夜。龍現於夢。乞恩。僧曰。汝能使潭水立涸。得建寺基。卽舍汝。龍領首去。明日潭果無水。因卽其地建三塔寺。定菴中年乏嗣。其夫婦皆好佛。乃詣寺求子。夫人入

虞 初 志 補

門。恍見一龍首人身者撲其身。驚而返。歸卽有妊。將產之夕。定菴適旅京。夢一龍入室。越日得家書。適於是日獲一子。知非凡品。初墮地。啼聲甚宏。有薄膜蒙其面。剝之。面目乃見。（以上本王韜筆記所述。王與龔爲至交。知其家世甚詳。語雖無徵。姑存其說。）定菴少好藏書。富甲江浙。多四庫未收本。半倫幼好學。天姿絕人。於所書無所不窺。爲學浩博。無涯涘。旣長。隨定菴入都。兼識滿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與色目人游。彎弓射馬。居然一胡兒矣。嘗入粟一應京兆試。不售。則大悲。由是棄興子業。居京師。日與靈石楊墨林善。楊素豪富。愛其才。所以奉之者無不至。日揮千金無吝色。楊死。半倫失所恃。又性冷僻。寬言語。儔人廣衆中。一坐卽去。顧好爲狎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爲活。旅居滬上。與粵人曾寄圃稔。是時英使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倫薦。威與語。大悅之。旅滬西人。由是呼半倫爲龔先生而不名。凡半倫

虞 初 志 補

所至輒飭捕者護衛之。月致萬金爲脩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坐是益爲人詬病。曾國藩督兩江。聞半倫才思羈縻爲己用。某歲入覲。道出海上。設盛宴邀半倫至。酒酣。國藩以言餽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國藩聞其語。噤不能聲。終席不復語。未幾威死。半倫益頽放。不自振。居恆好慢罵人。視時流無所許可。人亦畏而惡之。目爲怪物。往往避道行。舊所藏書畫古玩。斥買略盡。始納一姬。寵之專房。纔又購二姬。則其寵漸移。久之。二妾竟同遁去。居海上十數年。與妻未嘗一相見。有二子皆讀書自好。來滬省親。輒被斥逐。同母弟念匏。以縣令需次蘇省。亦不睦。庚申後。其家人在內地者。亦無敢與往也。年五十三。發狂疾死。瀕死。出其所愛帖。值千金者。碎翦之。無一字存。所著述甚多。有元志五

十卷。雁足燈考二卷。時文集四十卷。均散佚不傳。

羅虞卿事略

周人菊

羅公虞卿。諱維忠。潮州豐順人。少讀書。明大節。不求進取。年三十。未博一矜。怡然自得。改業商。尤純謹。異羣倫。性好讀。雖處市廛。逼塵囂。風雨一燈。詩書萬卷。恆至夜分不輟吟誦。願祇明大義。不重章句。生平尤好閱宋諸子性理書。取其明性道。砥品彜也。故道德日進。行日方。中年信崇耶教。甚篤。遂履其域。而作信徒。每星期禮拜演說真理。言至義盡。多有感悟者。公自信耶教後。慈善之念。遂熱。值歲饑。邑中米貴如珠。貧人多不得食。公惄然憂之。首請於富室。開倉平糶。一邑賴以活。以是邑人咸頌公之德。而景仰推重之者遂多。然而公謙抑如平日。且加甚焉。晚年復熱心教育事業。捐資創敦讓兩等小學。以惠邑後生。聞每校津貼學費至五百番尊。公不豐財。節飲食。衣服遊宴之費以充之。可謂明大

虞 初 志

補

義者矣。聞公素以禮自持。雖酷暑盛寒不改容。待客恭謹。禮貌不衰。老年持禮益恭。雖五尺之童不輕忽也。公友某富豪也。兄弟析居。家產纍纍。爭執不休。公馳書責之。有云。利之所在。害卽隨之。唯英雄豪傑能視之漠然。處之泰然。賢昆玉所得。不可謂不豐。而猶爭競計較。何其不讓而貪若此。况兄弟同根。親如手足。彼盈此絀。又何計焉。某得書愧甚。罷爭。此可見公之概節。並感人之深矣。壯時頗工吟咏。多不留稿。蓋以此。寥寥者。足以隳壯志。而不足以樹大德也。年七十以疾終。歿之日。邑人咸戚戚嘆失模範云。

衛將軍

閔生

衛將軍忘其名。洛陽人也。少有大志。出外就傅時。暇輒以五色箋摺疊成馬。幾數百匹。末復摺一猴。日排列於几上。作軍隊之戲。師見之怒。盡取之。投諸一燼。將軍心頗怏怏。尋以家計艱難。其父命棄書學賈。凡內地市場之爲學徒者。例

先爲師操作。自灑掃以至滌溺器。皆學徒爲之。將軍雅不欲。竟掉頭不顧而歸。歸則語人曰。彼人也。我亦人也。甯甘鬱鬱久居乎。親戚有非笑之者。將軍應之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若等戚處堂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會赭寇亂。將軍奮袂而起曰。此正英雄得志之秋。乃效請纓故事。投某公爲偏裨。轉戰大江南北。積功至提督。晉爵一等侯。初將軍之未遇也。讀書不成。去而學。學。又不成。於是父母詈之。親戚譏之。至是覩將軍腰垂金印。手掌兵符。出入煊赫。意氣無前。戚相與竊竊私語曰。有志者事竟成。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將軍聞之。不覺啞然失笑。嗚呼。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古今來不獨將軍如是。然將軍處此。意豁如也。余感於將軍之出處。而不能無觸於身世。泚筆記之。且以告世之青年。

嶺左賸觚(節錄)

葉楚傖

虞 初 志 補

南州古隸蠻荒。獠童之居。篳路縑縷。謫臣逋客。遐觸偶止。則輒遺蹟殘編。競相傳覽。蓋天遙海闊。距中原萬里。而又值生世。淒愴家國艱難之際。非特王仲宣登樓作客。賈長沙賦鷗。自己悼也。小子浪蹤。屢登海隅。佳人南國。拋殘紅豆之思。巨眼中原。惟有青山作伴。木棉花下。一聲啼鴉。白苧歌中。幾曲么鳳。是已足令孫綰擒華。方回製譜矣。矧先吾而生之仁人義士才子淑女。其可歌可泣可傳可誦之野史。一一如豐獄劍光所南。井史揚葩挹芬。以慰吾寂寥耶。職方之志。固未上諸史官。文物之觚。行自比於稗乘云耳。

梅江韓江爲嶺左道渠。江岸名城。爲潮州梅州。梅江下流。會韓江以入於海。而鎖鑰於汕頭。連山由南條分支。蜿蜒北走。瀕海揭潮陽諸山。尾閭於是。如神龍舒爪。左右拱繞。兩端兀峙。成馬嶼口。口外則雲飛波走。莽無涯涘矣。口內水深。且無沙線。故爲南方良港口。口內有崎嶇砲台。形勢頗利。近則漸廢。砲亦廬陋。

石磴苔荒。大旗風冷。守台老兵。種菜煨芋而外。惟寥落聽午夜鶉啼。南郊犢叱耳。

嶺左紅棉花。三四月盛開。粲若朝霞。與綠榕相間。尤擅絕艷。余一見之於崎嶇之商業學校。再見之於确石。惟絕少楊柳。靈和春深。白門秋老。在南中幾無可見。故當春風吹衣晴曦釀暖時。賴有棉花作彼鄉花事耳。

菊花至冬之仲季始盛。是亦地氣使然。藝漑之方。與吳地同。庚戌余度歲於駝江。筆事既休。買菊三四本。置座右電燈間。珊珊花影。如聞珮環。濁酒一杯。澆愁未歇。而六街臘鼓。已餞殘年。杜小陵茱萸之什。不期於除夕讀之。

潮俗婦人尙纖趾。矯揉造作。更甚於淮揚間。且有躡蹠過甚。扶杖蹒跚以行者。白頭人無論矣。中婦風華。乃亦由此。真不可解。而蟬翼鬢。蜻蜓髻。粉垢脂污。亦非嬌好之妝。

梅州婦女。髻式異制。髮分前後二縷。前後縮靈蛇髻。覆諸頂上。綴金銀簪。後以紅絨札二寸許。反縮諸髻。紅絨之端。分髮作蝴蝶形。雙垂頸際。綠雲香函。螭螭白靨。南中靚裝。以是爲最。故間或荆釵布裙。亦饒天然愛好之姿。

六寸膚圓。今未多見。吳下少婦之麗者。着綠峽蝶履。帕首素衣。挈榼隴頭。余嘗以爲奇艷真艷。不謂於南中一律返之。夕陽在山。半肩紅葉。出歌一闋。靡曼琳琅。陌上過之。殊笑白苧紅牙。俗不近雅。翠鈿金雀。華不成裝矣。

梅俗稱媳婦爲薪白。其意男子既娶。桑弧蓬矢。志在四方。卽走南洋。或國內讀書經紀。門以內仰事俯畜。悉付諸媳。故曰薪白。彌月既過。帕首入山。夜則擔樵以歸。燈下課子。堂前奉親。拮据畢日。靡有怨讟。卽富家亦復如是。比諸江浙佳人。錦圍翠繞。競尙新裝者。曾不啻太羹玄酒之尊也。

三河壩（潮梅交界處）以上兩岸青山如美人螺髻。夕陽欲下。漸聞歌聲。皆樵

婦晚唱也。歌聲靡曼動人。間多國風江漢之遺。梅州謝可齋有梅州竹枝詞數首。有云。紅葉半肩歸路險。聲聲猶唱爲郎歌。又有句詠樵歸云。自覺曉妝眞草草。棠梨花下再梳頭。絕世風情。却無一點閨閣脂粉氣。

嶺左女飾之於廣州。猶江浙之於蘇滬。其實廣州女飾。雖勝於潮。遠難及梅。比來梅縣知事盧耕圃君。強令梅屬婦人。悉改廣飾。實大煞風景。垂鬢高髻。漢裝之遺。絕世丰姿。何可湮滅。孔子刪詩。不廢鬢髮如雲之什。耕圃耕圃。云何其然。偷謂一髻之飾。足令俗近淫靡。則后妃未髡頂以儀人。廣州亦臻洧之名邑。耕圃多才。利用厚生。在在足以著績。何苦向婦人頭下着手耶。

梅州葉碧華夫人。詩才遙麗。弱冠卽蜚聲文閣。著有古香閣集。集中詩餘。尤逼眞樸園。記其慶春澤漫云。曲徑尋花。幽庭問柳。閒鷗有約。荷叢。條冥金鳥。葦蘆聲天風。阿沓倒瀉銀河水。雜雲環珮響丁東。把鴛鴦殘夢。前溪喚醒惺忪。波紋

畫檻納粧倚。看青錢萬疊。玉瀝珠融。分暈芭蕉。涼痕綠上梧桐。牡丹艷和琼簫咽。愛清聲淨洗塵胸。待宵來月上銀鈎。歸路煙籠。

虞
梅俗貿易有墟期。其貿易處曰墟場。其期以三六九二五八一四七爲率。每日墟期。賈人畢集。牛豕之類。分肆列市。十里內諸村落。羣秤籬聯翩以至。田花村髻。笑語琅琅。夕陽西歸。分道以去。亦南中殊俗之一。州治以東。松口丙村。墟市爲盛。

志
梅人多中原忠義之遺。文信國扶宋主南行。扈從之軍。多自中原隨輦以來。及宋祚不祀。信國被俘。軍士散伍。棲止於梅州者衆。漸爲土著。明季林氏揭竿。瓜蔓頗衆。及清中葉。乃有洪秀全崛起於客族。(梅屬五縣暨福建之上杭湖州之大埔等俱稱客族。蓋其人多於宋明之季。嬗遷以來)而梅人之攀龍附鳳。以起者。不勝僂指數。逮洪氏喪敗。左宗棠南撻。殉義之慘。尤甚於明季李氏之

補

獄。故其人民積憤抑恨。挺而入推倒君主之途者益衆。三月二十九日之饒可權林修民。槍斃孚琦之温生才。及他之陳敬嶽等。皆籍梅州。而建國淮上之戰。軍長姚雨平以下。如張我權林叔彗等。亦皆一時之良。是可知梅人數百年枕戈待旦之概矣。

石澳風土記

菩提

客言由簪箕灣。山行十餘里。至於海隅。有邨焉。背山而面水。邨人多瀕海而居。五方雜處。築石爲室。藉茅作瓦。編竹成籬。男婦老幼。悉棲息其中。人語鈎鞞。甚難言喻。日初出。則各具糗糧。結伴呼羣。持釣竿筐筥。遠出而游於海。傍晚罷釣歸。將魚換酒。雜妻孥輩團飲一室。佐以粗糲。醉飽後。跣足蒙頭。席藁而臥。來朝無米爲炊。勿問也。以水作田。無有豐歉。仰事俯畜。皆取給於海。晦則相與叩缶按股而歌。嗚嗚與桃花源裏避秦人。其樂處相彷彿。而人情狡詐則迥別。邨後

有山田數十畝。咸磽瘠不堪。故耕者少焉。女嫁男婚。亦皆及時。俗情稍尙詭異。當婚嫁之日。男家昇青油幕。肩輿往迎新婦。而以六人持紅布旗爲前導。此六人則擇少年。而兼囊橐稍充裕者爲之。皆穿綢跣足。持旗導輿前往。謂之替新郎。至則各女伴率娘子軍。將所謂替新郎者。因遭困阻笑。索青蚨四五千。始放行。謂之索青錢。日將晡。新婦升輿。歸夫家。隨有數女伴。曰新阿姨。與新婦肩衣箱。隨輿而至。新郎歡迎入室。預設一酒筵於房之臥榻旁。旋邀所謂替新郎者。招諸阿姨入房定席。相與鬯飲。諧謔嘲笑。罔有顧忌。二更盡。席撤。替新郎者。各鳥獸散。主人導新阿姨入宿別室。而夫婦始行合卺禮焉。其風俗陋劣不文。男婦皆喜跣足。自頂至踵。一無雅骨。女之未嫁者。則稱以姑娘。多登山薙艸采樵。或遇少壯男子。漫聲高唱淫辭。以相誘。遠方來者多鄙之。而不屑與語。而邨人則行歌互答。習俗相沿。殊不怪詫。或兩情相浹。卽以山林爲牀褥。

厥夫與伯叔知之亦不以理。噫。是真禽處而獸愛也。所謂互鄉者非歟。

奉天行宮游記

胡文田

行宮者。有清皇帝未入關前所建之宮也。屋宇不甚宏廓。規模亦簡。約百餘間。計四重四廂而已。一曰大清門。二曰崇政殿。三曰鳳凰樓。四曰清寧宮。大清門前有大圍牆。牆之東曰東華門。有額題曰文德坊。西曰西華門。額題武功坊。大清門後左曰飛龍閣。右曰翔鳳閣。崇政殿有左右二翼門。殿後左有師善齋。月華樓。右有霞倚樓。協中齋。再入卽鳳凰樓。樓凡三層。攝衣而上。萬家煙火。都列眼前。三省風雲。轉生腋下。匪特斯宮之最高。抑亦奉城之絕頂也。樓之東西廂。卽宮人所居。西有衍慶麟趾等名。東有永福關雎等名。餘屋大率僕隸馬廄之所。行宮所藏古物。皆在翔鳳飛龍二閣。翔鳳閣所藏。爲珠寶服飾之屬。飛龍閣爲皮羊鼎盤之屬。別有磁器庫。所藏皆古名磁。入翔鳳閣。見乾隆佩刀兩柄。約

虞 初 志 補

長尺許。柄以金剛石爲之。長四寸許。套以金著。光彩奪目。聞爲法國所贈。又朝珠一盒。計百八枚。大如圓核。係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造辦處所呈。又珍珠龍袍一。龍紋係以小珠貫串而成。爲乾隆帝遺物。又乾隆盃一。上有珠子織成滿文。又翡翠搬口瓶一。爲宮內養心殿之舊物。又有木櫃內雜物甚夥。有玉石洗筆池帽架。筆二。一玉管。一牙管。有烏玉牛紅玉馬等件。玉色潤。如水欲滴。又紫檀手卷冊頁盒一個。藏三層。第一層。兩端成三元形。藏古玉第二三層。四方形。有水晶筆洗一。作荷葉形。聞盒內各件。均乾隆帝平昔御用之物。又一木箱。藏乾隆大刀五柄。一柄白玉。飾以紅綠珠。三柄色青。一柄色白。皆精鋼。銳利無匹。又一案上列銅器四件。一天雞罇。有四輪。未注年代。又印鐘一。旁注倍夷則三字。乾隆八年製。倍夷則者。言其音。卽律呂之夷則也。又明末皇后之寶物二件。觀此慨然於闖賊之僣擾。而明政之不綱。又大榻一。上列木

箱六。內藏西清續鑑。摹古銅鏡形。大小方圓長短不一。共五十四幅。又帝王圖一冊。自太昊起至李後主止。都三十六人。各繫小史。思以照相鏡攝其影。監守人不許。又三希堂繡觀音像一軸。繡工妙絕。又無量佛一軸。歷一二百年。而顏色猶新。係乾隆丁亥製。蓋有乾隆御覽印。斯閣藏物甚多。游覽者真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所最增人興趣者。閣門一啓。奇香噴湧。數百年舊物。恍如新置也。已而入飛龍閣。正中有鹿角椅三張。左右熊皮標本各一。聞係乾隆手所獵得者。又木櫃十。藏商周漢唐鼎彝銅器數百件之多。器各鑄有鳥獸虫魚。大半傾欹破碎。塵灰其中。而蛛絲其外。數千年寶物。而頽圯至此。緬龜玉毀積之訓。爲之浩嘆。樓梯旁有一石灰池。內醃鎖甲子百三十副。噫。昔日服此而可避刀箭之傷者。今日曾不能禦一彈之微。物類進化之速度乎。抑造物之不仁乎。樓上以馬鞍十櫃。弓四十九件。箭二十一箱。蓋皆武器也。殆所謂以弧矢威天下者。

而今昔異情矣。又往磁器庫。有樓。上下約十櫃。樓下磁器。爲杯盤之屬。盤有呈暗龍形者。刻畫甚細。色分紅黃藍白。樓上磁器尤可貴。爲汝紬罇。爐。紬。花囊。爐。紬。雙管杏花瓶。吉慶瓶。五彩百鹿罇者五件。係乾隆年製。青磁天祿罇。雍正年製。白磁天祿罇。康熙年製。總之庫中所藏名磁。祇此三朝。而康熙磁爲多。以上三所。比較言之。磁器庫排列整齊。勝於翔鳳龍飛二閣。物之華貴。以翔鳳閣爲最。又有古書畫數百件。美不勝收。卒不能詳覽而記之。亦憾事也。

謝娟

大覺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貞姜不棄約以求生。宋女不因疾而改嫁。渤海夫人甘投督井。廬江小吏。並掛枯株。凡茲巾幗之賢。盡是香閨之則。泖濱女子謝娟。幼失所天。母亦良家女。通書史。娟生而婉孌。頗得乃母歡。芝凋庭宇。溘于無男。左家嬌女。亦當作李氏平陽觀也。家貧繡佛度厄。針神救荒。暇則母教之讀。故年未

及笄。卽解吟咏。工簪花格。每當烏啼月落。杼閨燈紅。輒爲人鈔佛經。或詩書。得資以供母。母由是愈愛之。思覓快婿。而擇配甚苛。不能卽就。銅雀春深。小喬未嫁。時華亭名士。裴子美者。玉樹臨風。父母頗鍾愛之。願爲佳兒求佳婦。聞桐葉詩中。方選侯生。乃遣人作伐。娟不作庸人之婦。俾事伯鸞。得爲才子之妻。願歸司馬。遂許焉。已而母沒。娟摒擋喪葬事。墓至。待終喪後。遂于歸。裴氏河梁匹鳥。能從枕上論詩。京兆雙蛾。每向鏡中得畫。蕙幄閒情。鄉里爭羨。未諳姑性。洗手調羹。故亦頗得舅姑愛。旣而子美忽疾抱河魚。竟成不起。娟悲慟幾絕。淚欲求花。卽是斷腸之草。魂能化樹。將爲連理之枝。舅姑垂淚相慰。娟乃稍止。明末四方多故。天狼並曜。參虎揚鉞。娟乃奉舅姑出奔。復於金戈鐵馬之間。得野菽村醪。以進翁姑。季女斯飢。殊多苦志。未幾。二老亦相繼卒。娟復百計得棺木。爲葬殮焉。一坏黃土。旅櫬長埋。幾點青燐。羈魂未化。林鳥繞樹。無枝可依。不得已乃

虞初志補

重歸故鄉。良霄門上。萎草猶新。王謝堂前。烏衣非舊。方欲重振式微門第。而滿清入關。遂被籍給象奴。娟斷指表潔。截髮長號。知終不免。乃給奴曰。故夫亡未久。骨肉猶溫。待我一祭。以慰其魂。否則長眠人必不安於夜臺。而爾我寧能獨安於陽臺乎。奴信之。娟乃至故夫墓前。撫碑慟曰。心雖通於一點。緣未了於三生。郎母悲焉。妾其來矣。遂潛至湘濱。環珮沈江。竟依彭咸之所居。奴怒出其屍。見面色如生。結索緊密。檢其衣。於衣帶中得一紙。上有詩一首云。不忍將身配象奴。自携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邊死。一劍清風滿帝都。嗟乎玄黃之際。士大夫每爲易志。乃有砥大節於書閨。扇芳風於珠閣。如謝娟者乎。糜軀不惜。視死如歸。較之宋玉臺畔。義不獨生。董相車前。居然抗節。豈惟追步。不啻聯鑣。載諸賢媛之條。可以式振頽風。勿使曹娥江上。但傳絲娟之辭。麗玉河畔。獨擅篋篋之曲。

胡月璘

大覺

虞 初 志 補

空林有鳥。尙傳並命之禽。絕壑多枝。猶說同生之木。何況翠鈿墮落。珠粉飄零。皓月夜長。鸞鏡冷彩。雲天遠。鳳樓空。好姻竟作惡姻。佳耦致同怨耦。人非太上。誰能忘情。青天碧海。竟無桂樹之期。白晝黃昏。又下蘂砧之淚矣。明季有胡月璘者。金陵儒家姝也。暖金鑄骨。寒玉凝膚。舉止嫺雅。愛淡粧。不御鉛華。當時咸以張麗華擬之。父名竹舟。作文字生涯。家貧。筆耕硯耘。奔走四方。年垂不惑。伯道無兒。惟幸李氏平陽。可作門楣。故愛月璘若掌上珠。七歲從父游四方。斜楊古驛。瘦馬羸童。暇則父教之詩書。月璘性聰穎。十歲卽解吟咏。代哦白燭。妙咏新粧。頗極臨池之樂。工左絃。每於秋宵春曉。松間石上。叩清徵於雲和。激流泉同綠綺。投楚窮士。聞之咸爲青衫之濕焉。年將及笄。縉紳大賈之問字者盈門。然月璘落落寡合。紅蕖未流。蓋嫁得王昌。挽鹿車以何勞。否則雖賈大夫之射。

雉。未足以歡娛其心也。某歲。從父游浙省。館嘉禾石翁家。翁有子一名支機。瑤環。瑜珥。真是佳兒。而鴻雁單影。鶻鴿孤飛。石氏庭階。惟茁此獨秀瓊樹耳。支機年逾舞象。未近乖龍。而雄於才。倚馬援筆。千言立就。亦鳳閣之英也。馬帳承風。牛女講義。二人邂逅一見。卽互作感木頹城之想。况秦錦寶釵。倉頡已作月下老人。而春風紅豆。早寄相思種子於無形之中。然月璘初到。己如陸機入洛。羣欲羅而致之。幸月璘矢志頗堅。謂非王郎不嫁。作伐者咸謂其目中無人。而不知其存有意中人在焉。支機聞而懼。恐他人先。因賦遊魚吸落花一章。私投書中。中有到口莫喜竿上餌。充腸聊伴腹中書。臨淵多少無情客。不惜花殘恰羨魚之句。

月璘理書得之。因嘆曰。支機不我知也。因亦賦游絲繫落花寄之。有句云。繞樹半消清露重。牽枝齊趁晚風揚。多情可奈毫無力。一度縈迴一斷腸。支機得而

喜知其意。然是時桐葉詩中。咸許侯生。桃花洞裏。爭邀劉郎。而支機固情有獨鍾。雖李白桃紅。亦不願作牽羊之客。翁怒曰。珠圍翠繞。繞素蕙芳。爾均不願。然則誰家蓮幕。可依碧雞。支機不語。翁又詢曰。某家姝。婉變淑良。他日可助井臼。某家姝。幽嫺貞靜。他日能稱中饋。某家姝。愛締素理絲簧。他日琴瑟。可以無乖。而支機皆不語。父又曰。然則若胡先生之女公子。月璘金相比映。玉德齊溫。可牽絲矣。支機笑而首肯。翁亦笑曰。小孩子亦好眼光也。巫山絲竹。翰苑金蓮。節屆中秋。翁乃備文酒之宴。款胡竹舟於庭中。玉沙千里。金液萬重。獻鏡食羹。逸興盪飛。酒酣。翁乃問竹舟曰。女子妙齡幾何矣。右族名門。惟此碧雞耶。未審曾結朱陳否。竹舟曰。小女今年已十五矣。胡氏三世。惟此小可慰情耳。雖作伐者盈門。而咸不屬其意。故至今未字焉。翁沉吟曰。小兒年亦成童矣。未知能入雀屏選否。惜敬升豚兒。有辱彈琴耳。竹舟曰。可則可耳。第賣犬之女。嫁涯水之麟。

虞

初

補

志

得毋遺誚翁癡乎。翁曰。莫作此語。我已思量久矣。毋再謙也。竹舟曰。翁既不嫌。老夫庸敢違。然此事必待小女允許。始訂鴛盟。竹舟乃出告女。月璘知此時無力已化爲有力矣。卽嫣然首肯。竹舟歸告翁。翁曰。今宵令節。且卽爲吳綵鸞初嫁文蕭之期。卽定以今夕爲納綵之日。何如。竹舟曰。可。惟小女裙布釵荆。兼葭倚玉。如謂求玉鏡之臺。問藍田之玉。則失本意矣。翁亦允。訂盟畢。各歸寢。經案握管。以頌椒花。隔帳吟詩。如詠柳絮。香蘭醉草之作。孫女之高才。堪誇雲垂海立之吟。杜郎之奇文。可賞。且靈女善作新聲。李郎雅擅絲竹。每於月白風清之夕。操絃隨歌。寫幽泉而吟寒水。器冷絃調。韻切山陽。梅花三弄。香飛駐電之魂。武夷一曲。雲穿石裂之聲。鄰里爭羨咸擬之爲弄玉簫史。云歌消臘酒。燭候春風。爆竹一聲。萬戶更新。竹舟海燕離巢。辭鄉日久。今值歲終。倦鳥投林。歸家思切。已借月璘束裝買棹。辭翁返里。一曲驪駒。數聲風笛。支機乃駕。鴛雅什。鸚鵡

奇杯。消魄橋邊。黯然賦別。霜清晨氣。雨息夜塵。不覺已至石頭城矣。既至家。老妻歡迎。携手入室。有酒盈樽。竹舟告以月璘訂婚事。各喜溢眉杪。笑語闋堂。然竹舟於途中。舟雪岸風。是夕卽覺體熱頭痛。遂成綿悞之疴。二豎施災。竟唱虞歌。月璘初見鶴雀之容。旋抱璧躡之悲。好事多磨。能不痛乎。老母哀過甚。亦得心疾。未及旬日。而樹已搖風。皋魚泣母。月璘血淚不乾。摒擋後事。綦至此。堯堯弱女。花留短命。朱絃彈絕。燭啼殘淚。紅豆拈來。誰唱新曲。然而春山春樹。魂那離翠杯之酒。桃葉桃根。情不斷蘇無之草。况竹舟臨終時。以月璘託其妻曰。我死之後。可速送往嘉禾。俾早諧花燭。母使長啼。雛鳥孤燈。燭守有誤。終生。繼又作書告石翁。自言病劇將死。死後卽送月璘來府云云。後母則託其弟李某。及喪事營理畢。月璘乃哭辭父母之靈。偕舅買棹往嘉禾。一蓬浙漈。睡重春江。忽見蘆葦中小船如蟻。每船各三四人。手執刀槍。飛棹而來。高喝落篷。捷如鷹。

虞 初 志 補

削。轉瞬已近。蓋錦帆徒也。各出鐵鈎鈎船。如鳧爭魚。均躍入舟中。箱籠物件。席捲一空。後見月璘姣艷。并掠以去。瞬息已杳。李呆若木雞。悵望於煙波江上。歎歎不已。遙見一舟來。中有一美少年。裙屐翩翩。見李之神色倉皇。怪問曰。君奚事如此。徬徨失措爲。李曰。遇盜言畢。嗚咽泣下。少年聞其操江寧音。若頗注意者。因命泊舟。復詢李曰。汝金陵人耶。李曰。然。然則奚事至此而被劫乎。李曰。余膺姊丈胡竹舟之託。少年亟止之曰。且慢。胡翁近日病狀如何矣。李曰。已死。少年忽泣然泣下。李曰。君何感之傷也。君識胡翁耶。何以知其病也。少年曰。余乃胡翁之門人石支機是也。李愕然曰。君非余姊丈之坦腹郎耶。何故而知此。支機曰。余得翁書云。將病死。死後卽送月璘來我家。家嚴謂尙弱女。踏沙行草。殊多不便。故令余艤舟來載耳。君言膺胡翁之託。所託何事。可得聞歟。李自思若實言之。則彼少年知玉環尙在。必入虎穴。以求金盃。且素聞香水瓶中。只此

鳳雛。伯仁而死。我殺無疑。一誤不可再誤。月璘已誤。支機不可再誤矣。况我年已半百。支機而知。必責我枉說老成人。不識時務。而使月璘遭此厄也。不如意言已死。使彼碧藕絲斷。偷他日蔡女。得歸破鏡重圓。不亦善乎。因卽答曰。姊丈託我送月璘來府。不意中途遭劫。月璘恐受牽臂之辱。已赴長流。葬身魚腹矣。支機聞言。大哭失聲。乃澆酒江中。揮淚而祝之曰。烟波千頃。葬此碩人。昔日送行此江中。今朝過來不見卿。鴛盟非緣。鸞毘實命。香與蕙消。影同梅盡。死者不可以再作。生者將何以爲情。劍合何時。環悲靡罄。祝畢。長慟而歸。石翁知亦爲之泣數行下。支機復爲立木主。奉之如結髮妻。而銘感埋香。潘邱獨宿。竟不復願作青宮之游。二人之情益深矣。月璘旣被劫。至一山林壑深幽。巨地峨峨。飛梁虹指。浮柱星懸。類皇家宮殿。中有一虬髯黑面之偉丈夫。月璘知入盜窟。一號幾絕。偉丈夫欲逼之。作紫鸞舞鏡。青衣行酒者。月璘宋王臺畔。甘賦烏鵲。董

虞

初

志

補

相車前。無心乞活。於是足飛鳳。願作投崖。偉丈夫知其不可強。乃囚之幽室。至則戶流螢。火門綴蛛絲。已先有二女在。亦良家女。被劫至此者。同病相憐。得其慰藉。稍遣幽愁。而素娥夜冷。孤影依梅梢之白月。青女曉寒。淚染楓林之紅葉。對疎簾之微雨。感飛錮雪落於今日。披曲檻之晚風。思玉環重現。兮何年。心傷紫巒。淚溼紅箋。未知何日重歸漢宮。留人守雨。能不悲哉。一日偶行至東廊。見壁上有破琴一張。磷觸其所好。於是重理舊絃。月透紗櫺。時奏一曲。松間風入。石上泉流。貞女爲之心酸。楚妃爲之淚落。而深山之猿啼。四壁之蟲吟。與琴聲相問答。蓋被拘衛女。曲奏思鄉。隔江商女。歌唱後庭。亦無聊之極思已耳。明末四方多故。羣盜如毛。後值張李之亂。嘉禾失守。石翁家亦波及。支機逸出。孑然一身。不得已。橐筆游四方。一日遇一偉丈夫。熟視支機久之。揖而言曰。子識字耶。支機曰。識。偉丈夫曰。我聞文字可致富貴。子既識字。則何以如此之潦倒。

耶。支機曰。賣字何能爲活。糞字未可撐腸。不識字不致如是也。偉丈夫曰。吾家缺一書記。子能任之乎。如能偕我歸。可免凍餒也。支機姑從之。隨之行。至江濱。卽前日澆酒祝月璘之江也。支機感楚姬于漸臺。對此蒼茫。不禁涕泗滂沱。偉丈夫不之覺。劃然長嘯。蘆荻叢中。櫓聲款乃。一少年棹舟出。偉丈夫卽登舟。支機從之。舟搖風飄。已入蘆花深處。未幾至一處。乃同登陸。行久之。忽見絕壁千仞。遙空孤峙。行半日。始至山巔。則樓臺高聳。殿閣星懸。斯何樓耶。卽前日白駒脫臂。月璘被羈處也。偉丈夫道之至一室。亦頗幽靜。及視其書札。則綠林豪客也。念與其浪落江湖。不如姑且安之。偉丈夫詢其姓氏。不實言。詐姓陳。故均以陳先生呼之。晝則稍出游息。亦不之禁。夜則卽宿於此室。一夕宵深。羣動盡息。風木悲鳴。明月滿天。四山清寂。蟲聲唧唧。絮繞荒階。螢火星星。亂黏秋草。苦憶美人黃土。再見無期。倚枕含悲。有夢難成。忽聞琴韻鏗鏘。歷歷伊王之字。淒淒

虞 初 志 補

寡女之絲。幾令人不忍聽。曲終。支機熟聽之。嘆曰。噫。異矣。促調操絃時。心閒手敏。大有月璘風調。抑高山流水之後。復有此飛鳥丁翔之聲耶。後忽轉調爲楚澤涵秋。塞門積雪之曲。黑蛟暫踊。白鶴旋飛。支機黯然曰。是矣。非月璘不能成此調焉。月璘。爾豈長眠夜臺。芳魂不泯。復來此作商陵別鶴聲耶。卿母悲焉。支機在此。可聆宋同之新引。乃出笛和之。月璘在樓。攬櫟擗之時。忽聞有朝霞之變聲。乃止琴而聽。龍吟烟水。鴈起雪雲。因思此非石郎鷓鴣之譜耶。豈知我在此。故特來虎穴耶。噫。郎誤矣。郎誤矣。甯不懼虎子不得。反膏其牙乎。妾死不足惜。郎謝家玉樹。一枝秀草。不念宗嗣之重。乃輕入鷹韝。亦太冒險矣。思至此。憂心悄悄。珠淚涔涔。彈而泣。泣而彈。不覺晨光欲動矣。明日月璘問一雛婢曰。昨夜曾聞笛聲否。可知誰作此聲否。婢曰。近日來一陳先生。善吹笛。昨夜諒必他。也。月璘冥想。母聞其是與否。且此青谿遺音。一見子瑀。亦可稍輟季鷹之

哭。復詢婢曰。大王今日宴客否。婢曰。宴。月璘曰。爾可往告大王。言我今日欲出侍酒。可否。婢出告。還言可。月璘乃隨婢出。至堂中。支機亦在座。見月璘珊珊自後堂出。鵝鬢懶掠。玉容憔悴。支機方執杯在手。不覺墮地。涕不能仰。偉丈夫曰。陳先生奚墜杯而泣耶。支機恐其覺。乃曰。吾惜此杯碎後。不能復合。是以泣耳。偉丈夫不深究。一笑而罷。月璘見支機不禁五內俱裂。愁腸欲斷。珠淚暗彈。然後恐謝笏劉頤。世間同貌者多。不敢造次。支機雖一見而慟。繼念環佩沉江。甯有郭家素貞重活之事乎。故二人縱我猶是我。卿猶是卿。而狐疑終未釋焉。月璘乃彈雙鳳離鸞之曲。支機吹思舊之賦。橫秋風。鳴遠水。音韻嗚咽中。似對離人而訴苦衷也。待至日落西山。而終不能通一語。不得已。各悵然而歸。又別參商。劉郎求仙。天台路斷。漁郎問渡。桃源津迷。雖繫念芳洲。縈思香草。亦空付五。月梅花之想耳。自後三四日。或五六日。必一會。而咫尺千里。暌同河漢。且豪奴

虞

初

志

補

悍婢。密鋼嚴稽。是以公子縱有情。而終不聽盜出紅綃也。如是者三四年。一日偉丈夫語支機曰。吾事將敗。爾無辜者。不必與難。可卽去。因贈以金。令遁他處。支機繫心月璘。不忍去。被逼不得已。乃揮淚而去。至森林中。忽聞奔遁迅爍。金戈鐵馬之聲。久之寂然。但見囚車無數。爲首者則卽偉丈夫也。俄而諸姬妾至。別皆披髮跣足。鞭驅以行。月璘亦在內。支機大哭失聲。後念珠已沉淵。安得再有月璘。然終不能忘情。復蛇行至山巔上。則紅牆數仞。猶巍然峙立於萬樹夕陽中。空山寂歷。幽鳥亂啼。入門闔無一人。後至一室。見壁上有詩一首云。器冷絃調曲不成。知是昭君出塞聲。此去死生悲異路。他年魂夢逐歸程。琵琶有怨嗟。鴛侶翡翠無溫聽。雁更。郎君可是石家子。黃金何日贖殘生。下款云。金陵胡月璘題。支機讀畢。心肝欲裂。以頭搶地。一慟幾絕。乃破指出血。錄詩於襟底。曰我觀此詩。猶面卿也。遂零涕空山而去。後至金陵。重遇月璘之舅李某。支機復

以此事詢之。李以實告。支機亦無可如何。但痛罵李老誤人而已。支機浪跡江湖十餘年。終生不娶。猶冀劍合。而胡笳蔡女。長離漢關。故樂昌之鏡。永無合日矣。此隨園所謂雖曲終不見江上峯青。綿邈含情。正在烟波不盡。究未免增人招悵耳。

楊娥傳

劉 鈞

楊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爲黔國公家武藝教習。娥之兄曰楊鵝頭。藝尤精。然與娥角輒負。娥貌美而矯捷過人。黔府護衛張小將者。美少年也。以勇健聞。鵝頭以妹妻之。娥年十六歸張氏。順治三年也。時黔國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冬。安南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奔楚。娥夫婦及鵝頭蹤至。從之而西。明年。流寇孫可望等入滇。天波奔滇西徼外。後永明王兵敗奔雲南。吳三桂追之。王與天波走緬甸。天波命娥夫婦衛王。時流寇四起。道路梗塞。娥與

虞

初

志

補

張奮力捍禦。無能當之者。王始得達緬。吳三桂索王急。緬人執以獻。天波與從臣數百人皆死之。娥聞之曰。吳三桂何人。彼獨非大明臣子耶。後永明爲三桂所殺。張悲憤成疾死。娥遂從兄歸昆明。賣酒平西王府。西日施脂粉。御金翠。靚裝艷服。自當壚。纖纖玉貌。見者疑爲天人。吳藩帳下紈袴子弟。聞麗人當壚。皆來肆中飲。飲既醉。游談謔語。稍稍侵娥。娥視其壯健者。提之如提孩童。置諸狗竇。沸湯澆之。羣驚起來。奪娥略以手揮之。皆倒地。負痛逸去。明日。聚惡少數十人。譟而來。娥出之街中。羣聚圍娥。娥聳身一躍。疾於鷹隼。自衆頭上飛出。立圍外。衆相顧驚愕。不敢動。視娥則神色不亂。意甚暇。衆遂散。娥亦不復賣酒矣。吳三桂聞之。欲納娥。娥忽中寒疾。疾亟。鵝頭往視之。時已深夜。入其房。一燈碧色。寒風颯然。牀頭設永明王與其夫張之靈。鵝頭呼妹不應。就視之。奄奄然。僅存一息。鵝頭撫之泣。娥忽躍起。推兄曰。汝亦健兒。何作女子態耶。遂啓其襟。豐然。

出一七首寒光射。人不可逼視。娥左手把兄袖。右手執七首。東向指曰。吳三桂逆賊。殺吾王。致吾夫死絕域。誓不與之共天地。故覓此報仇物以待之。計吾之貌與藝。足以動之。故忍恥自眩。冀老賊聞而納我。吾計成矣。不幸病死。此天不欲我爲國家報仇也。言訖。一慟而絕。猶握七首。東指云。

惠山遊記

萬叔豪

余旋里之明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乃偕二兄仲雄。遨遊於惠山之麓。噉茗於二泉之亭。怪石嵯峨。奇樹參天。池魚上下。泉流瀼瀼。亭當上山之衝。故遊人過此。每駐足焉。仰望天空。則圓穹一碧。傾耳林間。則好鳥飛鳴。懿歟休哉。吾儕有何幸福。而得飽餐此大好風景也。正欣喜間。茶博士告余曰。客亦知夫池魚乎。大雖盈尺而無肉。易水則不生。余恍然曰。我知之矣。蓋池中之水。純係石泉。非運河之濁流可比。夫久嬉於荒而不實其中。久處於清而不安於濁。此自然之

理也。何足怪哉。山在泉亭之西。峯巒秀麗。高可千仞。余乃循麓而上。有瀑泉焉。浪花四噴。落葉滿徑。環顧四周。闕其無人。惟有白雲相伴。既而造極。下視平蕪。則萬家歷歷。衆水環流。洵可樂也。追思疇昔。良朋高會。曾日月之幾何。而雲流星散。求一抵掌之樂而不可得。豈不悲哉。遠聞寺鐘。百感遂釋。飄飄乎如脫塵網。而登蓬瀛。若不復知有此幻軀也者。少焉下山。仍緩步而歸。是役也。東西奔馳十數里。而精力憊矣。寢息早於平時。夢一老翁。朱服修髯。神采英異。莞爾而言曰。名山之遊樂乎。何悲感爲。富貴貧賤榮華得失。皆幻景也。余輩觀之。不過一微塵裏鬥雞耳。余曰。怪哉。是何言歟。老翁曰。於諸元之中。而有諸天。於諸天之中。而有無量數。不可思議之星雲星團星氣。於無數量不可思議之星雲星團星氣中。而有日。於繞日衆遊星之中。而有此地。於此地中。而方有我身。豈不渺歟。子仍癡網密織。莫能解脫。是何異螻蛄巢中。咸來決鬥。蝸牛角裏。爭鬪戰。

場乎。子其有緣。當與偕養。余曰噫。頃之寺鐘。非老翁所鳴耶。何幽遠動人。若此。翁顧而笑。忽覺有人呼余名。余遂驚寤。張目四顧。則慈母在旁。促余起耳。余乃披衣下牀。濡筆誌之。

遊黃嶽記

南園舊稿

予心醉黃山久矣。而神遊目想之中。常在紫翠烟嵐之表。丙申季夏。決計一償夙願。遂約同學諸友偕行。抵行白沙嶺。少憩。下嶺見西海諸峯。削玉垂青。漸出雲表。若旗旄導前而相逐者。心目爲之頓爽。晚宿溪下。有小水注於大溪。溪從湯嶺下。卽吾邑灤溪之源也。立小橋望之。聖泉翠微迤邐。至九龍崗。列如屏嶂。橋後小坡。廠層樓。額曰挹翠橋。左竹柏數十株。壘石爲垣。溪聲汨汨。注大橋石洞中。耳洗目滌。蓋已不啻山陰道上也。徘徊橋上者久之。次日破霧行。紅日一輪。剛升翠微峯。如火樹銀花。穿峽而出。咫尺間。迷離莫辨。十里至伏牛嶺。嶺下

虞

初

志

補

山景頗藏。及踰嶺望之。湯嶺迴懸天表。澗水上接銀河。下達前山。瀉九地之下。兩岸石壁聳立。琢削紫玉。若行夔峽中。停午始見日月。界石百道。飛泉噴珠濺玉耳。無停響。余驚心動魄。歎非復人間世矣。飯釣橋畢。抵嶺口亭。怪石錯峙。如大士現身說法。如龍跳虎臥。皆迴巧獻伎於雲門之下。度迴龍橋至茅蓬山。桂千株。蓊鬱遮護。夕陽倒射紫石巖。已爲丹霞所隔。欲卽往湯泉。寺僧勸以飽食。方可酣浴。余頷之。寺楣間張南華學士額之曰。紫雲庵。本太守江恂書。今易以程棟八分書。筆法亦復蒼勁。飯畢。循石級下。松篁夾路。煙水空濛。至湯泉。一幅銀沙。半池明月。解衣盤礴。入水晶宮。暖珠百串。從沙底迸出。平生宿垢。淘滌俱盡。知醴泉華池。總屬荒幻。不若軒轅氏之瓊漿。果有實境也。薛雖大設盤斛。李敬方築堂以祀。禮亦宜之。返禪房。僧取□□□□温泉□□之□房謀臣□有立致。明發渡澗。見古祥符寺。寺在昔年爲遊客駐蹤之所。今茅蓬盛而祥符

衰雖棲一二緇徒。而空門寥寂矣。問白龍潭藥鑪藥銚。寺僧指其遺跡。而狎浪閣。桃源庵。則徒存廢址。余爲慨然者久之。因作詩曰。迷途曾說武陵人。縹緲仙源又問津。歲歲桃花滿山下。誰從此地認前身。飯後度迴龍橋。蜿蜒而上。憩得心亭。涼風颯然。濤聲訇磕可聽。三里至慈光寺。面寺仰矚。天都硃砂煉丹諸峯。並獻身層檐之上。鉢盂緊靠天都旁。而曰青鸞曰疊嶂曰紫石。排牙結陣。次第插天都左翼之下。寺僧廷入戒堂。飲茗畢。觀黃山圖。卽從寺僧覓逕。升大悲頂。頂上一松如蓋。余輩坐蓋下。炙酒飲之。體清心遠。不覺導吾神于九霞玉虛間。因戀湯泉。復下級返茅蓬。適有俗子自獅子林狼狽傾跌而至。貌困頓。口怨咨。云遭此險厄。不若受桁楊桎梏。同人聞雲梯蓮花溝之險。頗有懼色。寺僧又助作危語。言君等卽賈勇。不過至文殊院。斷不能越蓮花溝。同人遂欲自崖返。余笑曰。此輩荆棘盈胸。暗爲山靈之所擊。故但示之險。不示之奇。然亦已自彼而

虞

初

志

補

至此而吾乃不能自此至彼耶。遂安寢。越宿日出東隅。緣舊徑過慈光寺。不復入。翻左岡而下。溪澗略如湯嶺。而峯巒秀拔。則百倍過之。捫崖涉澗。皆傍硃砂峯。趾蛇盤而上。五里抵觀音崖。踞石小飲。壁上有小柏根。若盤虬。頂如竦鶴。此山多松而少柏。余翫之不忍去。里許燥渴。適有小僧擔紫花菘至。買嚼之。甜香盈齒。翹首見蒼顏台背者。立于紗帽石之旁。則老人峯也。隨從役夫雀躍前。余與同人以次捫蘿遞登。肩隨老人面立。追憶二十餘年所萃處者。皆食煙火人。今我曹得與此老晤對片時。不可謂非清福也。峯之右爲洪鐘。左爲剝瓜。剝瓜之左爲橫雲。跨此即天門峽也。出峽迤東北。行至半嶺。回視老人。面朝天都。背對蓮花。餐霞飲露。與太極相終始。斜睨而送余。余轉恨此身之不化石矣。轉身入雲巢洞。深二丈許。東南透天如井口。瞻觀音石。端立天都右峯。根手中楊枝。僅存其幹。前有石如香鑪。如幡幢。對面石壁。刻觀止二字。天都峯聳拔千丈。尊

嚴正大。面面如削。無壻可升。按此卽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都也。明一統志。何喬遠輿地記。汪循張公山記。皆以休寧之率山。當三天子都。恐不確。惟錢氏載新安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峯。曰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鄣。婺有三天子鄣。南鄣也。匡廬亦稱天子鄣。西鄣也。績溪有天鄣。東北鄣也。天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鄣。爲天子都之鄣。吳任臣以爲允錄。此姑俟有識者考之。由觀止石旁拾級上。如巴字三折。經一縷口者三度。仙人橋橋頭。石片巉削。矗起三小峯。厚以尺計。峯腰峯頭。妙松點綴。惟服其奇。莫名其狀。人目爲蓬萊島。亦恍惚形容之詞耳。以上更繚曲往復。洞裏乾坤。本屬深窅。而壺中日月。忽現空明。蓋自雲巢洞至此。凡十三折。折至頂。乃文殊院也。院寺甚庫陋。而門前環列。左獅右象。風景不乏。前爲文殊臺。登臺四望。左天都。右蓮花。硃砂落萬仞之下。而院後緊倚玉屏。夕陽欲下。紫翠一色。峯之膚理。似不勝指爪。未片刻姮娥東升。携酒杯向

臺前酌之。雖天柱山宮。鄉媪福地。何以加茲。宿院中。院境高寒。拂綿衾。尙嫌單薄。恍住廣寒宮。冰雪窟也。平明尋原路下。三里許。摹形繪相。嗟訝不已。回飯畢。院僧前導。經蓮花溝。鳥摩猿接。懸崖欲墜。然放膽猛進。至險而不知其險也。三里許。與同人飲蓮花右壁間。欲登峯。同伴悉退縮不敢上。余決然命從役導引。約渠輩坐以待。掉頭竟去。其逕當雲梯之頂。雖有微級。而絕壁陡削。不可旁視。級盡處有白沙甚溜。前阻六尺高石。疑路窮矣。因憶僧人曾爲余一一告語。迷途。僧以院來禮佛客。其徒突由中道呼之返。於是旋行旋囑。從役默識之。二人互掖翻石上。復有路。兩度懸梯。五穿洞窟。其險絕處。有天設石欄。無欄處。有奇松貫石橫出。遮蔽深谷。使不至膽掉。明有僧獨居峯厓。觀其廢址。兩壁插空。或有雲來。更無鳥度。轉身西南。凌空復上。壁鐫天海奇觀四大字。粘寸趾。陟數十步。則蓮花之絕頂矣。天都雖稍下。而意未肯降。其餘俯沈海底。都成蟻垤。東則

滄海茫茫。西則匡廬隱隱。齊雲九華。南北拱峙。余飲玉池水。四望而呼吸之。元氣渾淪。萬里一瞬。亦神矣哉。余閱記錄。登頂者有三吳。宋吳龍翰。明吳廷簡。近代吳詹泰。今余獨飛身踵其跡。興趣何減古人。下峯至雲梯頭。發步處。壁如夾城。中段如棧道。下段削空無倚。同人從鰲魚洞口仰睇之。俱爲膽落。余仍散步而下。如履平地。鰲魚首翹蓮花之背。欲探蓮頂而未能。洞口一松一柏。松號臥龍。柏亦繆蚺。可念。被樵夫侵戕而枯。殊堪髮指。穿洞上。北折至海子。海子本黃山之巔。而平衍寬敞。怯者亦安。綠縹席地。入夏毫無暑意。登煉丹臺諸峯。聳拔於海門之巔。日光銜之。皆作紫金色。一片雲激岩空。靈似欲引我上石牀。學陳圖南百日酣臥。惜天海庵光明藏俱墟。不得久留賞翫。過天平缸。飲石上。同人有酩酊意。余挾從役升光明頂。視天都蓮花若鼎峙。然目光所及。一如蓮頂。吾家肖黃山。從頂上望之。匍匐後海中。僅作鴨頭綠耳。麻川婁溪舒溪諸水。如掌

上螺紋了了可數。東探散花塢。怪石人立。英雄兒女。各具形態。從頂下北折入獅子林。寺門左有品字松。距品字數十武。有連理松兩枚。合併分枝。如五龍頂。正圓如十丈傘。蓋陰可庇百人。黃山松之最大者也。惜僅賸枯幹。皮盡禿。萎瘁久矣。惟得諸傳聞。付之想像已耳。僧延入茶飯罷。殘陽正挂西海門。有石如雞鳴寺小浮圖。腰露鋸痕。余按記目爲飛來峯。僧以爲不謬。飛來左右有奇峯夾之。僧目右峯爲石犀。西北峯腰一石僧。僧目爲達摩面壁。其神氣酷似。不嫌其口。林上添搆一新蘭若。額曰獅林精舍。與舊臥雲寺接壤。宿林上佛閣。大風震盪。萬松化虬龍。欲挾獅子拔地而起。濤聲撼天地。早起衝風行。塢中所見。若筆花若仙掌。若鐘鼓鼎彝。造化幻戲。人巧那得奪天工。上絕壁入始信峯。峯中斷處。跨以飛橋。橋左設石欄。右有松插橋頭。其枝橫出。亦堪扶危。今此松已不存。在越。是橋者愈兢兢焉。踰橋石片夾立。中僅容身。題曰淨土門。外有聚音松籠。

罩門口亦大而奇。轉身爲定空室。古僧一乘課經處也。志稱一乘課經此峯。課畢孤臥其中。風雨無間。後又有江麗田於此鼓琴。其侄孫太守江恂嘗訪之。二碑現存壁間。近鐘魚杳寂。人琴俱亡。俯仰低回。歎高僧高士之不可復見也。此處望後海較光明。頂尤顯。峯之左爲石筍。嵌空玲瓏。雕刻不到。昨院僧於桃花峯畔遙指之。目爲五百羅漢朝天台。今不能舉其似。姑從其號可也。他如丞相觀棋。美人對鏡。神氣如生。不可以俗名而廢之。由獅子林下嶺至松谷道上。鐘鼓鏗鉤。兔猿蹲舞。海子雲頭石。人皆倉皇祖餞。令人神牽目倦而不可止也。憩松谷庵下。望青龍黃龍諸潭。綠砂鋪底。雪浪飛虬。尤耐久觀。下芙蓉嶺至洞口。回首五城十二樓。森列天際。宜往年陳令題請觀二字於洞首也。過虎村至婁溪大橋。戴月而歸。不勝自賀。是役也。往還六七日。如天之福。纖雨不沾。余謂黃山眞寔中第一洞天。無石不靈。無松不秀。纖草微烟。皆有仙氣。可爲志切問。

虞初志補卷三
奇者道之。

虞初志補卷三終



毛對山
先生著

墨餘錄

餘墨偶譚

孫詩樵先生著

對山先生上海人也。乃前清咸同間之次文家。詩古文詞爲海內所宗仰。兼通醫術。精繪山水。壯年時。適當太平之役。避兵異地。隨遊名山巨川。足跡遍天下。晚年時。棲居對山書屋。杜門著述。於是書內容悉爲當時。先生親見目觀之實錄。兼及明末清初之異聞軼事也。皆未經載入他書。以補稗史家所未逮。而備修史者之搜討耳。其文筆之豐贍。趣味之濃郁。較洪氏兩學齋家聊齋諸志異書。有過之無不及。復經古文大家南樵朱兩蒼先生。遍加評語眉批。一字一珠。滿口珠璣。洵爲文藝界上特放異彩之傑作也。全書用四號活版字印訂。分爲四冊。外加錦套。裝潢古雅。校勘精良。猶其餘事焉。定價每部大洋八角。

燕京孫詩樵先生爲近代名宿。交盡天下著述等身。斯編爲生平最得意之作。星沙王逸吾先生。綴謂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遺也。述今則朝野僉載之體也。模山範水則風遊之圖也。乾嘉訂讀則御路之譯也。而吐屬風流詞華富雅。則隨園詩話。燕苑名言。不是過也。願世罕刊。版是繹。乃抄寫本於辛亥春。符之京師。勾章某鉅卿處。爰重行分訂。正續各八卷。函付之。鈐印以公。同好每部八冊。外加錦套。裝潢雅緻。印刷精良。完頁大洋一元二角。

虞
初
志
補
卷
四



3 0475 3717 4

857.28
759
12

虞初志補卷四

鄭水 姜泣羣編輯

巴塘八景

達人

巴塘爲邊務開化最早之處。氣候溫和。產物豐富。凡游邊藏者莫不停驂於此。幾若上海。故有內地蘇杭。關外巴塘之謠。然其實既無城郭。復無街道。漢蠻雜處。寥寥百餘戶而已。方之內地城邑。相去何啻天淵。然而竟得此美名何哉。蓋以其地當衝衢。百貨齊備。飲食衣服。備極奢華。而又有種種名勝之區。供人遊眺。得此名也亦宜。余上年因事出關。抵鑪卽耳其勝。及遨遊其地。數日之間。行蹤竟徧。見其山形地勢。水綠風青。宇宙胚胎。人力斷難至此。遊覽其間。心曠神怡。真有令人樂不思蜀之概。嗟夫。天之生此名勝於巴塘者。殆將以慰我戍邊

虞初志補 卷四

一

~~693-08095~~
212883

人士也。不然何其天造地設。若是之精潔耶。

巴山積雪 巴塘四面高山。勢若仰盂。山形奇峭。概屬不毛。終年積雪如銀。映日燦燦。光眩人目。山距巴塘。相去不過二里。巴塘異常炎熱。人盡衣葛。而四面之積雪依然。爲作七絕云。巴安美景任盱衡。四面高山聊作城。最好夕陽斜照裏。半峯積雪半峯晴。

煖石回陽 巴塘大營官寨側。有石一方。厚薄均丈餘。立於熟土中。土人呼爲火龍石。云於乾隆某年。由天墜下。而巴塘溫度。於是陡加數倍。并謂巴塘終年無雪。亦係此石所致。近年由巴塘糧台出示保護。俾垂久遠。漢人援其說。因命爲煖石回陽。爲作一絕云。巴安氣候本溫和。煖石回陽俗說訛。不信彼蒼眞怪異。火龍那得降天河。

二水交馳 小巴巴楚巴塘之二小河也。小巴發源于大朔山下。巴楚發源于

虞

初

志

補

啞吧廟側。一流於巴塘之東。一流於巴塘之西。而混合於清真寺下。不一里而
又各分東西。流入金河內江。土人異之。呼爲二水交馳。作一絕云。小巴巴楚各
西東。二水交馳在此中。間道來源非一處。中流形勢宛雙龍。

溫泉沐浴。距巴二里許。有一溫泉。熱度過低。夏日始能沐浴。水中含有硫磺
質。能去痛。光緒某年。巴塘糧員張仲牧君。捐資修建房屋數間。以便人民沐浴。
並定爲單日浴男。雙日浴女。俾免競爭。而識區別。去年巴塘被圍時。顧占文恐
其藏匪。因命人火之。近雖有人提議復建。然以款項無着。尙未實行。作一絕云。
巴安倚北一溫泉。烹沸清香實自然。剛日浴男柔浴女。蠻民禮義似爲先。

板橋垂釣。巴塘丁零寺外。卽金沙江正流。夷民以往來不便之故。因建木橋。
長八九丈。兩面置欄杆。漢族居巴者。因羨河中魚美。每於午後垂釣橋上。遂美
其名曰板橋垂釣。去年巴塘被圍時。顧占文君恐匪過橋。因命人拆之。事平後。

遂以一木架其上。行旅往來。多不甚便。爲作一絕云。板橋人跡印江干。水號金沙浪不寒。釣盡鯨鯢方罷手。行看邊藏慶安瀾。

柳林較射 巴塘清真寺下。有柳數百株。夷民於秋收後。往往移居林內。終日較射賭酒以爲樂。余辛亥駐巴時。八月既望。偶遊其地。見夷民數十人。支布爲鵠。於五十步外。以木箭射之。連中三次者。羣具酒飲之。惜其箭過笨。不若內地所造巧也。然連中三次者。亦頗不乏人。作一絕云。貧民較射最癡心。不借移家住柳林。三中紅心贏一啄。雖然遊戲也堪欽。

桃園賞花 距巴五里許。有一桃園。居金沙江岸上。對岸卽龍王廟。景致頗幽邃。漢族居巴者。每於桃花盛時。略備飲食。遠遊其間。水聲潺潺。風聲習習。洵足開拓胸襟而忘戍邊之苦也。巴安八景。尤當以此爲最。詩云。聞道桃源可避秦。而今翻作賞花人。金沙江上供遊眺。笑指邊陲世界新。

虞

古桑抱竹。巴塘大營官寨上首。有古桑一株。大幾盈抱。樹中藏一巨石。土人呼爲桑抱石。其地因以得名。詩云。礦植原來信不同。古桑抱石似天工。天涯地角無倫匹。要算巴山第一宗。

蓮香傳

闕名

蓮香者。湘之瀉甯人也。未及笄。卽與姊梅姐。以豔名聞於鄰。顧姊性佻。采蘭贈芍。不自諱匿。蓮香獨幽芳自賞。未可表玩。故好事者往往借梅姊以進。近輒不諧。於是傾其鄉。無敢以梅姊視蓮香者。一日。同里胡生。掠門首而過。竹籬茅舍間。隱約蓮香在焉。歸途與梅姊所歡某。徑造其廬。時則夕陽西下。薄寒中人。而伊人屹坐短垣深處。俯首刺繡。目不傍視。稍近之。慰以溫語。亦不甚迴顧。惟見天際晚霞。與兩鬢紅酥相間。玉立亭亭。嬌羞欲滴。因進謀諸梅姊。姊頗難之。及強通情愫。乃與嚮以嚴詞峻拒者。有以異焉。人竊異之。顧胡生困于比鄰。邏

補志

虞

初

志

補

者易測。日者偶乘間暮隱以入。梅姊復爲之周旋蹀躞其間。幸就歡迎。因曰。昨日之日。其徘徊道左。含情而盼睐者。其子也耶。胡生曰。唯唯。然悲喜之情。愈難見於顏色矣。生亟請之。不對。須臾。晨鍾琅琅。逗自窻隙。復強欲得其所由。蓮香乃握手凝睇。前致詞曰。亡奈何矣。吾子以衛玠之儀容。擅江淹之文藻。年少風流。何求不得。而幸過我。妾之願也。第花原易委。月不常圓。竊恐君子有見異思遷之心。賤妾有螿志以沒之恨。下懷顛倒。良不自持。惟吾子卒愛憐。幸甚。胡生因堅定後約以去。去後以事之燕。旋復出榆關。渡遼水。倏忽經年。音問斷絕。蓮香自守。時復過梅姊探訊。亦不得生蹤跡。既其父以蓮香字某氏。聞之驚倒。幸家移傍通衢。胡生歸程必經之地也。夏之日。冬之夜。輿者至。必竊伺之。幸其爲胡生。而生不至。自是芳容日悴。閨闈以內。微梅姊卽無可告語。姊亦恆設詞慰之。然抵死無怨言。惟春絲縷縷。淚瑩瑩濕枕席已耳。未幾婚期近。蓮香因堅以

病拒之。不得已。又固請。乃約與弱弟偕坐。臥病益篤。壻家乃命人舁之以歸。沈憂遂怨溢眉宇間。令人不忍逼視。蓮香性不嗜藥。爲不及見胡生嗜之。債纍纍山積。臨終復思爲梅姊告曰。倘及見胡生。吾庶幾不死。然胡生猝不得見。梅姊幸爲我告胡生。旣復出懷中小篋相示曰。是箋箋者。甯足愛惜。然一絲一縷。胥予含淚之所刺也。幸深藏之。以遺胡生。乃淚竭聲嘶而逝。明年胡生歸。哀情苦思。稍稍得之。急走詢梅姊。見卽淚隨聲咽。移時不能成一語。而遺篋又爲穿窬者。胣之以去。黃泉碧落。兩處茫茫。祇青青碧草。蕭蕭白楊。掩映荒坵。敗隴間。助人愁思而已。

張蘭芬

塞庵

張蘭芬。清初琴川妓也。貌昳麗。工詩詞。不屑伍駟儉。時山陰劉戒謀詩名藉甚。蘭芬得其集。愛不釋手。適泛舟姑蘇山塘。日麗風和。遊艇鱗集。忽睹鄰舟一少

年神宇蕭散。着白袷衣。持杯揮毫。旁若無人。頃刻數紙。心異之。倏風飛一紙入水。俯視之。有宛委山人字。宛委戒謀集名也。蘭芬疑是戒謀。遣小婢持素箋索書。有頃持歸。乃知真戒謀也。含睇凝盼。若不勝情。夕陽在山。悵悵返權。輒舉箏示其儔侶。呼戒謀爲詩瘦生。且賦繫裙腰一詞以寄意。詞云。夕陽花影並仙舟。心上客。眼前頭。垂楊夾岸浮殘月。無計衷猶喜。忽恨愛成愁。長日沈吟黃絹句。珠樣淚。落難收。那能化作花間蝶。豔冶風流過才子。讀書樓。詞旣出。江表傳爲佳話。江陰陳一泓太史寄戒謀詩曰。吳中近事君知否。香閣爭呼詩瘦生。武進秦龍光亦詠其事曰。瘦生曾記謫仙評。又見琴川雅意傾。几上卷開疑對影。江閒水閣似聞聲。宜興吳師石爲賦四絕。末首云。紫驢何處訪都知。想像春屏度小詞。欲寫不成還記憶。夢中潘玉倚闌時。

制軍夫人育才記

闕名

虞

初

志

補

前清鄉試。秀才非列等者。不得入闈。或必偕貢監就學台錄遺。亦可一體鄉試。定例然也。相傳某省宗師。錄科嚴刻。有意吝取。一時科生遇落甚夥。有兩生多方夤緣。終不得濟。甲曰。聞新陞制軍。威震寰區。得其柬送。無不錄收。乙曰。制軍現在京師。陛見。俟來則試已畢矣。奈何。甲曰。然探得眷屬不日先至。其夫人爲王候世族。權勢不減於制憲。曷迎於途求之。乙曰。善。遂衣冠持刺而往。時已八月七日矣。俄見灰塵蔽日。車馬如雲。輿中坐一麗人。服色容光。迥非常態。生知爲制府夫人也。雙跪輿旁。報名呈刺。夫人命停輿傳問。生白以秀才遺失科舉。欲乞夫人恩。以制府柬送宗師。補名入闈。夫人曰。何爲秀才。何爲科舉。又何爲入闈。旁有老僕稟曰。秀才卽咱門城裏攷試繙繹生。挑取筆帖式之類。入闈者。進場考試也。必得學臺取有名字。方準進場。叫做科舉。蓋旗人故如是云云也。夫人曰。既是秀才。又要進場何幹。僕曰。還想考中舉人。夫人曰。中舉後可不考。

虞 初 志 補

耶。僕曰。再考進士狀元。夫人笑曰。也就太累贅些。向聞科甲功名。卽此乎。僕曰。是。夫人曰。將來得了科甲。還理咱門否。二生卽高聲應曰。倘獲僥倖。制軍是老師。夫人是師母。終身皆傍門牆。以聽教訓。夫人大樂。謂僕曰。制軍將相多年。門生極衆。從未聞有舉人進士。門生得此兩人。也覺有趣。問何日考試。答曰。明日進場。夫人驚曰。此地至省。尙有百里。若再送學臺。從中轉折。豈不誤事。卽命二幹僕偕生飛往。分持兩柬。一柬送闈考試。一柬知會學臺。二生泥首而去。及至闈。已扃門矣。二生搥胸頓足。涕淚交揮。僕曰。無須如此。旣來。豈可空回。遂播門如鼓。守役禁之不得。內問何事。僕以制軍送人考試回。門官稟之監臨。監臨聞制軍名。先吃一驚。暗思送試者。必要緊人。不敢違阻。卽開門納入。待以優禮。試畢。取卷。加封遞送主司。懇其必錄。主司亦不敢塗抹。盲稱嗜讚。置之前列。至赴宴時。制軍已蒞任多日矣。主司監臨。自以爲有功制軍。而制軍絕不語及。主司

虞

初

志

補

以言挑之。制軍駭異。詢之家人。知係夫人所爲。然已無可如何。召二生至。責以冒濫。兩生方唯唯待罪。而夫人從中迴護。視如門生。二生無力北上。旅費行囊。悉出夫人所賜。後春闈屢黜。夫人出金。援例爲之捐納。俱至顯官云。吁。夫人亦人傑哉。扶植寒微。終始不倦。二生雖無鬱輪袍之絕技。而夫人之愛士。殆遠過於岐王矣。事不可以不傳。

三保洞記

闕名

爪哇三寶壠之三保洞者。開南洋殖民偉業之副使。王公景宏歸真處也。洞以三保名者。以公爲三保太監故也。我大明永樂宣德間。公與三保太監鄭公和。七銜朝命。使於西南兩洋。三擒蠻王。服三十餘國。上樹天威。外保商旅。轟烈之名。暴於海外。爲中華殖民史上。最光榮之偉人。宣德中葉。卒於三保洞。而精靈事業。累數百年。猶炳赫人間。迄今僑居壠川之漢族遺民。咸競相夸耀。朔望

虞

初

志

補

日馨香禱祝於其洞者。絡繹不絕。蓋崇拜其功德。抑不忘其本也。丙午歲。義胤任教於壠川。慕其名。敬其人。詣其洞而謁之者數次。左連淵海。右接崇山。灌木蒼鬱。蕉蔭夾道。奇花怪木。四時不絕。而山隴之玉帶環流。與巉崖古洞相激潑。尤足發舒吾人活潑之精神。叢綠之內有古洞焉。香煙繚繞中。隱現一模糊人形。服漢官儀而兀坐者。王公石像也。洞外有亭。上顏三保大人四字。匾額鱗次。古色斑斕。亭之右築石室。爲士女休憩所。石磴晶瑩。蒼藤蘿葛。蓋消夏勝處也。左行數武。有西歷千八百七十九年之魏碑。屹立樹陰下。紀公之遺型靈感。金字深麗。燦然可讀。瀏覽久之。徘徊不忍遽去。夫爲國開殖民之鴻業。留遺愛於南洋者。鄭公也。鄭公所以能於重洋絕島成此鉅功者。王公佐助之力也。而僑人修此亭。建此碑。護此洞。令予數百年得瞻其遺徽于萬餘里外。而油然而生今昔之感者。所以保王公之精靈。亦示以不忘鄭公也。

南雄陋俗記

菩提

虞

初

志

補

有遊於南雄州者。言該境有一陋俗。可爲捧腹。淫奔之事。爲風俗最醜惡之事。而該境人言之頗不諱。非但不諱也。遇有淫奔事。親屬從而捉奸。其奸夫窮無資者。則張聲勢。或言投諸海。或言削骨熬膠。卒之略無可獻。則施以擊撻之刑。或奸夫富有資者。稱家行罰。罰定。則奸夫若無事者焉。其款所入。歸諸祖祠。辦理豬牛。自行宰割。佐以雜品。資薄者。則采買豬牛等肉。并配以薯芋之類。其赴飲者。無論矜耆及淫婦之翁長。暨夫兄弟。皆侈然自得。名曰飲皮。詎顧名思義。而有此狂樂歟。夫族有淫奔。非盛事也。竟因之獵食。且若以爲有榮施者。斯亦奇矣。識者謂此赴飲者。與蕪陽陋俗。尙有天淵之隔。何者。蕪陽之赴飲者。尙以自貽者薄。奉身而退。至南雄之赴飲者。則竟施從外來。且無論是何親族。皆若以有事於宗廟爲榮也。此其可恥孰甚。蕪陽陋俗。該境紅白喜事。皆無餽禮物。

者。率饋洋銀。自一錢至七錢爲率。家主率酬以席。赴飲者衆。賓雜坐。無論所饋多寡。然例送一錢者。只准食一菜。一簋甫畢。堂隅卽鳴金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紛而退者若干人。至第碗畢。又鳴金曰。二錢之客請退。又紛紛而畢者若干人。例饋五錢者完席。七錢者加品。第至五簋已畢。雖不鳴金。而在座者亦已寥寥矣。然此猶不失爲賓席。視與南雄之飲皮者。其相去爲何如。

髻俠小史

胡蘊玉

髻俠。逸其姓名與里居。髻長尺許。操舟武昌。人呼爲美髻艚公。而行事多俠氣。又共稱爲髻俠。常操一舟往來吳越間。崇禎末。楚陳大巖者。有文名。新喪偶。鬱居無聊。因訪友金陵。以遣悶。賃髻舟。見其貌怪之。旣登舟。鼓棹如飛。行止隨意。不擇地。而泊荒村孤嶼。蘆葦蕭蕭。一望無際。大巖患之。髻笑曰。吾舟所至。何物蠢賊敢犯我也。君何怯焉。一日暮宿。見牛十餘頭浴於水。妨泊處。髻以左右手

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鼠然。數擲而盡。大巖在篷內見之。橋舌不能下。顧髯性爽直。頗知書。惡鬼神。每過寺廟。輒詬責詈罵。叱咤不休。一日大巖忽見舟尾。幔內有二女郎。嫺雅似仕族子。怪駭而不敢言。佯謂髯曰。而能爲我市酒乎。髯曰諾。卽索錢去。大巖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女。胡從髯遊。髯何人耶。汝試語我。我能脫汝。女泣然曰。妾杭人。從父官於粵西。宦歸經湘潭。盜夜劫舟。殺妾一家殆盡。欲掠妾去。俄頃。髯從他舟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乃殺盜者。汝父母讐已復矣。吾將訪爾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爲汝擇佳壻。吾義不污汝。勿怖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獨宿篷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入蛟宮。探虎穴。得虎蛟肉爲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知云何。但見哭笑無端。或登山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復大哭。妾不知其爲何人也。語畢。髯持酒至。大巖迎拜曰。吾始疑君。今聆彼女郎言。君真異。

虞 初 志 補

人也。吾幾失君矣。請納交可乎。遂相與共飲酒。酣。慷慨談天下事。聲淚俱下。髯曰。吾向以君爲文人。今乃知有心人也。難然有文無武。辜負此熱心腸矣。且金陵不久將有大亂。君往何爲。大巖曰。喪偶無聊。訪友消愁耳。髯默思良久。忽蹶然起曰。君喪偶耶。若然吾舟有女郎。可爲繼室。今日良吉。請爲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卺成禮。悉以前盜所劫千金歸焉。大巖旣婚。思歸。髯挽舟送至九江。辭曰。天下從此多事。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巖夫婦牽袂苦邀之。不可。絕袂而去。後有人自海歸。傳髯在海中。倡義旅有功。尋以事不如意。棄去入山。有見其披髮仗劍於武夷絕頂者。樸庵曰。吾讀水田居士集。得髯俠事甚奇。因點竄而潤色之。覺更奕奕有生氣。明季多奇士。如大鐵椎楚壯士輩。皆負絕人之勇。使秉國鈞者任之一旅以討賊。如摧枯拉朽耳。惟不見用。老死草野。而建旄秉鉞者。半黃口豎子。天下事尙可問耳。而髯俠事尤奇。觀其笑哭無

虞

初

志

補

端。登山觀象。其志豈在小哉。倡義海外。弗克入山。英雄退步。卽神仙。若髯俠者。眞可謂之大英雄。非功名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至其謂有文無武。辜負熱心。吾更願今之志士。投筆奮袂而起。毋使髯俠議我輩無用也。

陳蛻庵事別錄

傅鈍根

余與陳蛻庵論交。蛻庵鬢已斑白。相視忘年也。今蛻庵死矣。蛻庵事狀。有汪文溥所爲文言之頗詳。其末路又得大顛記之。而柳亞廬且將爲之傳。余復何言。顧念蛻庵所以視余而厚。卽兩年離別以來。從蛻庵處至者。必道蛻庵於朋輩。獨念余殷勤無與比。而蛻庵居湘日。稔其事者。又莫余若。則余安可不言。第言之不文。則非余過矣。因作陳蛻庵事別錄。以告知蛻庵者。陳蛻庵之來醴陵也。在丁戊之間。其來也以就醴陵令汪文溥故。汪籍陽湖。爲蛻庵女弟壻。頗結納時士。故一時體人咸以趨事汪者重蛻。非眞知蛻庵爲何如人也。顧蛻庵亦深

虞

初

志

補

自韜晦。與人無深言。汪旣去醴。蛻庵益貧無依。乃移寓南華宮。時以文事自遣。間或與劉今希諸人相倡和。其佳句亦稍稍流傳矣。己酉春。余在長沙。聞人言蛻庵。謂其人甚奇。云是革命黨。曾作官江西。旋以蘇報入獄。出獄後。其家蕩然無存。汪令其戚。昔受其粟以入官者也。與之言。詢其往事。皆不甚了了。殆如夢初覺。人或與更言他事。一引其緒。則語語玄妙入微。否則微笑而已。閒居耐苦思。嘗謂一尋常俗語。皆有至理。有索其贈詩者。輒累百數十言。能肖其人。不待起草。逕書之賤扇。又嘗趣劉今希諸人爲文生祭之。聞醴陵有紅拂墓。在西山。則偕諸人往弔賦詩。臨去泣然曰。我死當於此乞一坏土。且丐諸人爲斯墓築亭。護惜古艷。余私揣其人。殆若有隱痛者焉。以爲鄭所南之流也。乃爲詩柬之。蛻庵欣然答余。余之交蛻庵自此始。是年六月。余自長沙歸醴。與蛻庵相見。初若漠然。稍久始益親。羅滌衫謂余曰。蛻庵送客。創例也。非君無以當。顧余視蛻

庵。非故慢人者。然是時汪令去體已久。體人之以汪重蛻者。相率引去。蛻每留余坐至更深。往復上下。其議論道古今成敗。論事當否。旁及文章軌則。騷雅之所留遺。風人之所諷詠。相與欣賞歎息。尋索探討。時具神思。若將可以終身者。不自知其窮而將老也。蛻庵既益不自聊。時復有所眷遇之頗殷。會以事中梗去之長沙。主於汪之寓園。携其次女相伴。時余欲爲高天梅求蛻庵。苦不得蹤跡。劉今希以書告。余乃就其寓訪之。見則示余以感懷之作。語至悽惋。且余以相見恨晚。君安在。一往情深。我遊何之句。自是余日夕必至其居。以所爲詩詞相質。計與蛻庵相晤。此一月爲多。然觀蛻庵狀至蕭瑟。若不得已而處此者。於以知其遇之窮也。時余友寧太一以洞庭波雜誌事。觸虜廷忌。禁錮獄中。洞庭波者。當丙午萍醴起義之歲。余與寧陳創之海上者也。蛻庵既來湘。則日就太一獄中。飲酒賦詩以爲樂。悲其被害之同。而文人之厄也。故每與余言太一至

虞

初

志

補

爲流涕。會重九後二日。余與今希約蛻庵偕登麓山。並訪黃龔方諸人於高等學校。因相與作長日遊。遍覽名勝。各採山中雜花贈之。最後得一寒蝶。蛻庵喜甚。謂其化身。諸人歡笑競作。固不知其言之悲也。及飯。蛻庵猶戀蝶。起視則蝶已死。爲之輟食不樂。重增太息。各賦詞記之。有賈生服鳥之感。孰知其爲今日讖耶。嗚呼。淒涼身世。末路增悲。蛻庵以首倡言論。謀光復。至傾其家。錮其身。喪其愛子。生窮於清。而復死窮於民國。功狗爛羊。觸目皆是。稽勳之及。恠此一老。至於死無以斂。賢者不負天下。而天下負賢者。其不然歟。自蛻庵離汪氏寓園後。數月不見。庚戌九月。乃復遇於長沙。時以病足故。居旅次。與日醫鄰。一身外無長物。賴友人時遣僕來慰問而已。一日以病足示余。刀痕長可尺許。云患腳氣。須剖理始効也。余問覺痛苦否。答謂云何不痛。又笑謂何不以身爲外物。曰苟能以身爲外物。則疾將任之。無治爲也。因以足疾詩見示。猶記其當日未曾

生使獨。後來終信德非孤之句。以爲爾我共喻之言也。旋復返汪寓。余贈以大
乘起信論。越數日復余。謂其意趣多與平日所見合也。余與榭園訪之。坐榻上
不能行。積稿數寸。皆就榻前短几書者。有雜文有史評。有詩有詞。今不復憶。蛻
庵於文老而彌篤。頗作身後想。尙冀人間能傳之。余曾介之入南社。嘗謂余君
少年才力可自致。吾老益衰。胸中古義寢失。又屢丁憂病。恐不久人世。念名與
身滅。漸用自疚。使更假我數年者。或當老而有成。今自視不能矣。將如之何。顧
人海中如蛻者。又何可勝道也。抑吾且身之弗恤。家之弗恤。而尙復眷眷於身
後名。豈非大愚。無亦念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視。文學之寄。不絕如縷。更十年
種且變矣。誰與斯責。君其任之。君少年才力可自致。在好爲之耳。蛻庵作是語
時。淚熒熒承睫。及今追述之。媿對故人地下矣。歲辛亥。蛻庵再至醴。六月余於
何春艦師處迹其居址。往訪之。入門把袂視余。不作一語。久之乃問頃從何來。

何久不見。有詩否。則示以近作。欣然擊節。援筆賦五古二章贈余。復示余以壁間自篆一聯。集定庵各悔高名動寥廓。側身天地我蹉跎之句。旁識小字。謂久不見吾鈍公。留此書壁間贈之。恐蛻庵遂死。鈍竟不來。辜此一場凝竚也。因各大笑。遂亦索余贈聯。余爲易書各悔高名動寥廓。更何方法遣今生之句。相與太息久之。是年余從鄭叔容學作五古。因論及湘綺詩。蛻庵謂湘綺與其家有世交。集中寄二陳詩。其一號懷庭者。卽其先人。余始審知蛻庵籍衡山。非陽湖。陽湖特以先世宦蘇寄籍耳。然其平時從未言家世。有問之者。唯唯而已。余知其含悲。亦不問也。是日。大市酒饌款余。殷勤速余食。談論甚歡。而余已大醉臥榻上。逾時始醒。醒則蛻庵尙酌酒相待。曰。君其爲我飲此一杯。前一醉了。今世再飲。結來生未了。因也。余以此老好作寐語辭之。而蛻庵固相屬。持不可。孰知此會以後。遂與蛻庵成永別耶。顧蛻庵於此若前知。是又不可解也。未幾余返

鄉。遂作滬上行。八月革命事起。旋往蘇。主大漢報。十一月返滬。而蛻庵適以是時棄湘。桂聯軍參軍事來蘇。訪余滄浪亭畔。而余已先行矣。賦詩所謂到處酒帘招客飲。却愁醉後獨詩成者也。蛻庵故屢爲余道蘇浙名勝。約共遊賞。至是竟不相期會。後海上擬寄余詩。謂如何一爲別。去住兩難依。固知此老之相念深也。自是以還。得其海上一詩。因見余臚錄中錄其詩而作者。又北京一書。則刊諸民主報。未寫寄余。嗚呼。余與蛻庵交誼。自己酉六月至辛亥間。西瓜東鱗。不可殫述。酒邊一別。遽爾千年。今後十方三界中。更何處尋蛻庵蹤跡也。以上所述。皆余與蛻庵私交。然可概知其平生矣。計蛻庵自作官。以至辦報。至入獄出獄。至來湘。賞賤苦樂。更迭爲之。及來湘後。乃自號蛻庵。其居湘之數年間。斷爲蛻庵末路時代可也。蛻庵不必藉文采方足自見。蘇報之出。革命之濫觴。而其受創苦且逾甚。雖口不言功。後世亦自有能道之者。初不屑如餘杭文人之

虞 初 志 補

藉得邊使一官。勳位一級。自創民國。授柄於人。而轉以前功乞其揚權也。况蛻庵之詩。尤足以昌其身後乎。蛻庵詩集。最初有映雪初吟。庚庚集。寄舫偶存。皆存其長女榭芬處。凡三集。次東歸行卷。滄波聽雨集。瓣心吟。皆存施心泉處。亦三集。次殘宵梵誦一集。及是集。前兩三年碎稿。則皆存吾醴人史采崖處。今尙能得之。又其僑醴陵日。爲詩頗多。嘗欲衷爲捲簾集。次諸殘宵梵誦。其稿亦多歸史采崖。補輯尙易。綜計凡八集也。殘宵梵誦。爲長沙病足時作。余之知其各集目。蓋于此集自序中得之。並有自跋。頗寓身世之感。語至可悲。謂文人之厄。末路之窮。以古方今。於斯爲極也。此集曾借寄柳亞盧觀之。並乞其題記。旋又錄其大半於長沙日報。及勝錄中。今茲南社所刻。略不出此。至其近日寓滬時之作。定爲何集。則社中諸人。多有能道之者矣。蛻庵名彛範。字叔柔。或作叔疇。又字夢坡。別號瑤天。中已丑乙科式。出知江西鉛山縣事。以不得於上司。投

劾去。遂創蘇報海上。具如汪文溥所爲事略云。今擬刻蛻庵書集之法。應由海上發起徵集。以一人綜其事。存醴陵者。余任採輯。存擷芬及施心泉處者。當由汪幼安採輯。北京任民主報時所作。當由京中社友採輯。海上諸作。則由亞廬。或其他社友採輯。總其事者。當歸之亞廬。刊資則由社中伙助。亦易集事。如不能輯其全。則存醴之稿。後日余當集資爲之單刊。其文集則除徵集見存雜文外。如與友人書簡。及當時刊人蘇報之作。其尤佳者。尙可搜採。亞廬今世之能以網羅文獻自任者。海上文彥薈萃。贖財易舉。若天梅石子吹萬去病楚儉太一諸社友。皆可共謀。而幼安君。尤與蛻庵有骨肉親。擷芬女士。又一時豪俊。中郎有女。孟堅有妹。遺書之出。且無俟余輩爲之喋喋代謀矣。斯則視蛻庵身後之福命爲何如耳。嗚呼。

自傳

薪膽室主人

虞 初 志 補

主人以室名。室名薪膽。乃主人自題。所以明其志者也。主人性沉默。有大志。讀書不多。能解大義。與人交。落落寡合。雖渺然七尺。而心雄萬夫。常人未之識也。主人不善屬文。與會一至。則淋漓滿紙。讀之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然以窮困。故爲文乃多淒楚之音。主人嘗曰。文章須自性靈中流出。斯爲天地中不可磨滅之眞文。見夫學校課藝之士。恆困敝于闡墨時文間。摸挲冀得一當。深惡痛絕。見諸辭色。以爲此一孔之士。有病于國。無功于民。至于醉心功名之徒。尤大聲疾呼。指道其迷。然人皆不悟也。主人家素茹苦。以是恆應於窮蹙之境。人以爲難。而主人不爲意。與陳子適吾生相友善。適吾生亦孤介士。與主人論道。輒合。以是爲患難交。適吾生能知主人。主人亦能知適吾生。主人喜著書。有集神州國學大成之志。以爲此立國之命脈。萬世之業也。故主人見解不流於世俗庸腐。特立見地。期有以發揮而光大之。非徒欲抱殘守闕已也。以是爲學能取精。

粹不落凡近。然主人竊欲大有爲於斯世。拯民救國。有建設志。蓋未嘗樂以著書終也。居恆讀書。輒掩卷興起。慨然曰。好男兒安可目覩生民之塗炭。而不一加援手耶。然主人過持重。以是所謀輒不就。友戒之。嘆曰。謀不審。計不密。敗事之媒也。予豈畏怯哉。識者恆多其言。主人研究生物學。於物擇之義。頗有所得。曾著物擇論二十六篇。了然於種族競爭之義。其說若行。當世學說當爲之一變。然蹉跎迄今。稿尙存而未刊也。然而主人畢生宏願。猶不在此。慨然於史學之失傳。念末流之慘禍。欲舉上下五千年民族立國活動之記載。重鑄國史。發揚幽光。震興國魂。以爲祖國再造張本。現主人雖學未充。且未博。未能卽時成此巨製。而國史之大體固已粗具也。其分部厥有六。曰記年之史。曰記制之史。曰記政之史。曰記學之史。曰記人之史。蓋已知史氏之能事矣。而猶以未爲備。遂復列四書冠於前。六志載於後。曰種族書。曰倫理書。曰宗教書。曰禮俗書。曰

虞 初 志 補

外交志曰戰事志曰天文志曰國土志曰國產志曰圖書志主人曰予其法仲尼乎龍門吾友也嗚呼可以知主人矣當主人之在學校時也集力國學而於術數之道輒不能進曰予志在國學耳豈欲以博聞乎以是其所成就者另有在同曹或誹笑之不顧也及畢業而程蹟亦不劣欲晉省覆試主人乃推病不起曰幸毋污我予固欲全予清白身立天地間也重違予心予寧死耳賴父賢始克遂其志於是譽之者有人毀之者亦有人而主人獨求其真罔以爲念遂益自克苦勵志力行口城事敗悲憤欲絕終因是而患失血悶悶不自得竊嘆天行人事相逼酷也予與主人神交二十年知之深而又恐其不克終遂其志也因作斯傳以勵之主人或不以憂患自損乎予旦夕祝也

山東武義士興學始末記

闕名

武義士小傳 武七堂邑人家貧乞食村落間長而有力常爲人轉磨負繩作

牛馬走。以己不識字。每伺兒童入學。輒隨其後。羣兒爭厭侮之。於是設願欲廣立義學。以教貧人子弟。行乞所得錢。積不用。數年得二百餘串。有黠者爲謀曰。汝蓄錢。無生發。何勿放母生子。他日不可勝用也。武難其人。黠者願爲代謀。武盡以予之。仍作苦自食。不用一錢。黠者以其樸拙。從而乾沒之。武屢索不得。憤極而病。同邑歲貢生楊樹坊。哀其誠。謂曰。義學非可赤手辦。汝後有錢。我爲代存。決不負汝。母聽匪人言。一再誤也。武大喜。日行乞。且爲人傭。又數年。積錢數百千。悉付楊。兼收子母。其數日增多。楊勸令娶婦。爲嗣續計。武不可。曰。吾所志未一刻忘。今將以此錢設義學也。楊議令設於本莊。武莊距柳林尙隔數里。武嫌本莊涉於私。且慮奸人侵蝕。不如柳林大莊。乃購腴田若干畝。建置學屋。近莊聞其義舉。皆捐助。儲蓄既富。租粒出納。俱爲定章。次第設經蒙二席。蒙童延諸生訓之。經席則請孝廉主講。薪脩豐隆。禮待尤優異。入學日。武先爲塾師。叩

頭次徧拜諸生童。具盛饌。請邑紳陪塾師飲。自立門外。屏息以俟。讌罷。而後啜其餘。自以乞人不敢與塾師抗席也。開館後。武來往塾中。一日見塾師晝寢。武長跪床前。久之塾師醒。見武驚起。自是不復晝寢。或遇學生嬉戲。亦向長跪。學生遂相戒不敢出位。人有樂施。無多寡必叩頭謝。口喃喃爲祝詞。俚而有韻。蓋天籟也。邑令聞而義之。呼至署。問之不言。與之食。不食而去。余同年聊城張廣文玉榮。言其人頭蓄髮一握。蓄左則去右。蓄右則去左。貌寢身肥。蠢蠢然鄉愚也。行乞。與之蒸餅。則食碎者。留其整賣之。以助學費。延之入坐。不可。或命至明倫堂小憩。從之。俯仰四顧。逡巡而出。所設義學。始於柳林。次臨清館陶。凡四所。遠近皆呼爲武善人。年五十餘而卒。邑人感其義。爲立祠於柳林以祀之。余初聞張君言。旣晤楊貢生。所言皆同。庚子四月。又晤余門人堂邑學博李鴻基。所言尤詳。遂集所聞爲之傳。武七名訓。

贊曰。武訓之所爲。夔乎不可及矣。然訓子然一乞人。能積質萬餘緡。興數州縣之學。左右之者。實楊貢生樹坊也。富人厚自居積。聞公益之事。往往避之。唯恐不速。楊貢生爲之經紀。歷數十年不懈。竟以成其美。然則楊貢生亦賢矣哉。宜賓陳代卿撰。

武善士訓墓誌銘。噫吁嚱。異乎罕哉。春秋華袞之榮。竟以乞人得之也哉。夫堅持乎求榮之業。而能致已於榮者。天所不得不榮之者也。順天者也。廣闢乎求榮之途。而能致人於樂者。天又不忍不榮之者也。勝天者也。然後歎天之報施善人。果不爽也。蒙正武善士。山東堂邑縣人也。少孤。兄二人。事母以孝聞。家徒壁立。衣食維艱。出作傭工。屢遭呵譴。事不如意。幾成瘋癲。剪髮垢面。如醉如痴。一袋一勺。沿門求食。輒詡詡大言曰。吾願創建義學數處。歲請名師。俾十數邑生童咸來肄業。學優待仕。斯時也。聞者嗤之。見者侮之。概以其言爲不足信。

虞 初 志 補

然而其志不移。其氣不挫。凡碾磨耕耨。作媒傳信。以及至苦至鄙。可以出己力得錢者。無所不爲。宿無定所。晝赴城市。語皆成套。非歌卽詩。總以創建學堂爲辭。人以此多樂與錢者。而食必粗。衣必敝。不顧家。不受室。除甘旨奉母外。視錢如命。毫不妄費。銖積寸累。每至十餘貫。必跪求善良富厚之家。代權子母。以備創建義學之用。如是者殆三十年餘。始則館陶武進士崇山婁公。生息之力居多。後則堂邑歲進士模民楊公。籌畫之勞尤巨。堂邑好義成風。一聞創修有期。卽鄰邑之助錢者亦甚夥。惟子香郭公。監生官雲穆公。助地各一區。遂卜築於柳林鎮東門。鳩工飭材。閱五六月而崇賢義學乃成。義學在館陶者。創修在前。義學在臨清者。繼修在後。一時道路傳頌。嘖嘖不衰。上至州縣府道御河運糧之員。往往捐俸助工。接以禮貌。可不謂榮乎。知堂邑事郭公。將義學中良田。一百九十餘畝。據稟申詳。捐免銀米。上憲奏明批准。銀米悉由官捐。永以爲例。且

蒙旨旌以樂善好施匾額。褒爲善士。今者堂邑忠義祠。兼許援例入焉。海異數也。可不謂至榮乎。嗚呼異矣。古今來有幾人哉。光緒二十二年。年五十九歲。卒於臨清義學。葬於堂邑崇賢義學東壁外。肆業諸生沐其澤。憫其志。且恐其事之泯沒也。議銘貞珉。以垂不朽。翕然索叙於余。余甘陵人也。自乙未主講於斯。究以未覩其事爲憾。辭不獲已。姑就塾中碑記匾銘。與得諸傳聞者。約略以爲之叙。銘曰。創成非常之業。多屬才智之人。獨武善士。旣痴且貧。貧能立志。愈痴愈真。多方蓄積。歷盡艱苦。義不私己。孝祇奉親。傾囊建塾。美奐美輪。濟濟多士。永荷陶甄。煌煌綸綍。旌表其身。祠入忠義。正直爲神。願合殫瘁。積勞一州兩縣。所創建。陰爲呵護。以常新。清河賈品重撰。

山東羅提學詳袁撫文。爲詳請事案。查學務處舊卷。載有光緒二十九年。臨清直隸州知州莊洪烈。堂邑縣知縣王福曾。館陶縣知縣向植等。稟堂邑縣人

虞

初

志

補

武訓乞食積資。設立該州縣義塾三所。舉請轉呈奏。表揚一案。擋冊具存。披讀起敬。本署司復於派員查學時。博加搜訪。以輿論之流傳。證之公牘所紀。載事關教育。固異尋常善舉之爲。出之乞人。尤非紳富樂輸之比。伏查光緒十四年。業經奏給樂善好施字樣。光緒廿三年。復准附祀忠孝節義祠。既蒙褒予於生前。更沐馨香於身後。雖旌表未逾常格。而姓氏已達朝廷。在武訓本無求名之心。原不必更爲瀆請。而本署司有不能已於言者。誠以武訓本鄉曲細民。自幼即以未嘗識字爲恨。興學於未廢科舉之時。粵稽史傳。純德懿行。存心及物者亦多。而武訓獨以一乞人。興三州縣之學。積資萬餘緡。而不以一錢奉己。茹苦四十載。而不以一息懈志。迹其宏願孤懷。憔悴專一行爲。摺紳所難能。事實古今所罕見。信乎爲仁由己。善不賤迹者矣。夫表彰殊節。化導所必先。敦崇名德。激揚之上務。方今東省各郡邑。官學粗具規模。私塾未能推廣。弦誦寥寂。義

聲弗聞。亟宜顯殊異之操。藉以啓慕善之念。如將武訓平生行誼。昭於人人心目之中。必能激勵頹風。振發公德。本署司職任攸關。倡導乏術。合開列武訓興學事實。詳請憲台分別奏咨。倘蒙天語。特予褒揚。宣付國史館立傳。庶幾貞志奇軌。不僅以獨行傳名。懦立頑廉。咸得以聞風興起。似於學界前途。不無裨益。除將武訓事實備錄清冊呈送外。理合詳請憲台鑒核施行。

武訓遺像記 光緒丁亥。洪烈改官山左。聞堂邑乞人積錢設學。爲前撫軍張勤果公所激賞。心竊慕之。壬寅春。權守清源。朝廷改制建學之命下。洪烈履行各塾。州城西南。有武訓義塾者。卽乞人所募建。而州人以其名名之者也。耆老言武訓籍堂邑。晝行乞。夜績麻。得一錢。則積之。三十年如一日。堂邑柳林館陶雅莊。均設學一處。宅舍經費惟備。堂邑用京錢九千餘串。館陶用京錢五千餘串。規模宏敞。校課精勤。師生有惰者。武訓卽長跪其前。靡不敬憚。成就巨多。已

虞 初 志 補

而至臨。復募得三千餘串。立塾於史巷。二十二年四月。病歿於臨。年五十九矣。歿後不肖涎產爭訟。經王杜兩州斷結。始絃誦如常。當爲整其課程。一律改爲蒙學。今遵查廟產。蒙學改良。該塾蒙師。收入師範畢業。洪烈復履行其地。壁有畫軸。視之則武訓遺像也。鷄衣百結。如苦行頭陀。夫武訓傭乞者也。無訓士之責。無教民之權。而乃不費一錢。不私一飯。銖積寸累三十年。一乞人而教行三州縣。可不謂豪傑之士歟。今天子下明詔定學章。欲使三代學校之盛。重見於今。大中丞建德尙書。復編示勸學。誠千載一時也。然如烈也者。競競兩載。僅立校士館。中學堂。蒙學。雖開辦有期。而師範尙未卒業。以視武君。何足爲其役哉。筆而記之。誌愧也。勸學也。陽湖莊洪烈撰。

武善士興學碑記 自來利之所在。人爭趨之。而爲己爲人有必辨。聖賢已飢已溺。民胞物與。皆共其心。以示天下。而無一毫之私。是以俎豆千秋。馨香萬世。

反是者。惟利是圖。工剝削以爲能。飽谿壑而無饜。美聲色。饒貨財。自謂天下之利。悉聚於己。非不暫爲暢適。而卒之敗亡。不旋踵也。理固然也。至此而始悔。不利乎人。終不利乎己。亦已後矣。堂邑武善士者。邑西北鄉柳林集武家莊農家者流。家惟壁立。未嘗讀書。年五十。不受室。事母以孝聞。處兄弟以友愛稱。平時茹苦含辛。銖積寸累。得微資奉親外。慨然以振興文學自任。丁亥歲。於集之東郊。創義塾。屋數楹。延壽張崔孝廉隼。設帳其中。附近寒素。有志讀書者。咸肄業也。卽以貧郭田所獲。供終歲膏火。有不給。仍匄募足之。一時家絃戶誦。蒸然古風。過其地者。至目爲仁里。嗟乎。以艱難之身。捐妻妾宮室之奉。寒暑不懈。其志榮辱不撓。其心一意刻己。專求利人。此卽求之士大夫中。亦不數數覩。而乃出之乞人。吁亦僅矣。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又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以是知古今不朽之業。盡人皆可建立。不必以貧富貴賤囿也。使由此推之。

虞 初 志 補

將在上者輕乎利。舉凡有功世道人心之事。踴躍焉。期底於成。而四方之典型在是矣。在下者薄乎利。舉凡卑污苟且之端。洗滌焉。去之若浼。而黎民之於變在是矣。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卽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化。不難於日暮期之。自非然者。殺身之禍。肇於攘奪。訟獄之滋。起於擾鋤。何莫非專於利己。不求利人者階之厲也。觀於此。而人心之邪正。學術之真僞。胥判然矣。春煦平梁下士。髫年僅博一衿。尋以四郊多壘。家計中落。投筆從戎。洊膺牧令。而扶翼名教。培植人才之志。恆纏綿固結於懷。迄今猶未之逮。歲戊子。來權是邑。求治之暇。諮詢善良。因識武善士之爲人。嗟夫。興起文教。加意儒林。士大夫之責也。觀於武善士之所爲。吾滋惡矣。爰聞於大府。書其事以勒之碑。用誌吾愧。並以勸當世之心乎利人者。光緒十四年戊子十月。堂邑知縣平梁郭春煦撰。

阿媿

大覺

吳越間當鑪女。嵯峨三角。窄袖輕衫。低眉一笑。行酒數行。所謂青娥待酒。樽中醞醖。亦爲增色。令座客多飲一盃也。有阿婕者。娟妙無匹。濃粧淡抹。靡不相宜。小草閑花。隨意簪之。皆堪入畫。諸女效之。百不一逮。蓋個中翹楚也。阿婕姓顧。父亦以麴蘖作生涯。故春色難關。一枝紅杏。遂出牆頭。而亦略捲雙鬢。高擎鸚鵡盃矣。阿婕深恥之。但處境已然。欲免不得耳。阿婕之居臨河。隔岸蓋某御史府也。御史有一公子。翩翩美少年。善屬文。從父客京師。已而金殿高魁。衣錦榮歸。阿婕一見。心竊慕焉。自是啼笑無端。動靜失常態。奄奄成疾。竟在床第間討生活。一枝穠艷。遂作斷腸花矣。母驚以告父。父詢之不言。與之食。亦不食。顧固無子。夫婦愛女若掌上珠。百計誘之。言阿婕自念。惟一死耳。因洩瀾曰。天生我貌。復少假之慧。當生我名族中。縱不得作顯者婦。不失爲士人妻。今不幸父賤業。以類爲偶。逆計他日所適。不出一屠沽賣漿耳。父曰。然則兒何欲。阿婕曰。兒

虞

初

志

補

不言死。言亦死。兒欲得事人如隔岸某公子品貌科第。父曰。痴妮子毋妄想。彼赫奕若此。豈尙無婦耶。繼未有婦。肯婚我家耶。痴妮子毋妄想。阿媿曰。兒甯不自揣。第得爲小星。死瞑目矣。父搔首曰。兒休矣。此事却不能諧。當別作計。兒母固執。女竟不言不食如故。父大憂。乃商諸其舅張某。張固常奔走於御史府內者。因笑而請見甥女。顧導之入。張謂阿媿曰。兒母自苦。我當爲汝設法。倘有天緣。幸而成不可知。宜自愛。勿使顛顛。阿媿遽起謝。翌日。張卽入御史府。遇公子。熟視公子而笑。公子問。不答。笑如故。公子怒。張曰。公子勿怒。奴見公子。不覺觸一事。殊可笑耳。公子問何事。張故不敢言。公子固問。曰。然則言矣。公子勿責。隔河酒家女阿媿。欲言復止者再。公子曰。阿媿奈何。曰。曩見公子玉貌並耳熱。公子少年科第。才學超羣。阿媿亦自負素有姿且慧。誓得人如公子者始嫁之。雖爲妾不辭。又度勢萬不能將絕食死。奴哀其志。悲其遇。而又嗤其妄也。故笑耳。

公子驚曰。天下安有女子而憐才若此者歟。情不可負也。今爾可告彼。明日準備鵝黃。我偕而往。令彼抱甕而前。果合我意。吾微作首肯狀。以定情。富曲成之。不可則速已。張走語阿媿。阿媿喜甚。自信吾事必諧。明晨卽理鬢縮髻。投炭燃爐。俄而公子偕張至。阿媿含羞而前。白墮低斟。爲郎憔悴。雖已遜平日之瓊麩玉蕊。而公子一見病西施。己不酒而醉。不覺首肯者三。公子歸後。張問曰。若何。公子曰。可則可矣。但夫人恐不吾見。猶憐耳。當入商之。夫人曰。此有志女也。吾爲若娶之。成而志。並以成彼志。何如。公子大喜。出語張。張則往告阿媿。遂擇日歌秣馬焉。卻扇之夕。公子入房。阿媿卻曰。妾願執箕箒。今得事公子。何幸如之。何敢非分。公子應宿夫人所。妾不敢當夕。公子愛其有禮。勿強也。乃歸告夫人。夫人喜。令復往。卻如初。夫人乃親秉燭送公子入房。曰。妹意甚善。我已悉。今夕佳夕。毋負吉期。此吾命也。阿媿乃從。媿事公子夫人。如婦事舅姑。夫人或問之。

則曰。舉止本來羞澀。慣大方何敢學夫人。時人豔羨之。今則杜康家無處無赤脚婢。但不知春風醉鄉。綠雲矮墮間。誰是阿嬖耳。

宋園春遊記

醒 癡

學校之舉行遠足。亦校外教育之一端也。以髫齡之學童。智識甫開。僅恃教師平日之標本教授。恐不足以收實效。故吾儕學校每遇春秋佳日。必率學生遠足郊外。流覽一切風景。俾得實地觀察。以增長其見識。法至良也。今歲暮春時。經直隸路。務本小學校。校長朱錫田君。發起學生遠足隊。聯合求實振新志新益智新民學校。(校址從略)選擇年齡稍長之兒童。結一大隊。以宋園爲目的地。定期四月念五號(卽星期六)舉行。下午一時。各由本校出發。集於滬寧車站之隙地。是日到者共計百有餘人。少憩片時。卽整隊進行。領隊者爲朱君錫田。手執小旗一。上署(學生遠足隊)之字樣。前列有國旗二。以軀幹雄偉之學

生二人持之。迤邐往北行不數武。出市場。縱目四顧。但見兩岸。麥隴蔬畦。一碧無際。道旁夾以雜樹。千紅萬紫。色色宜人。胸襟爲之一曠。每行里許。相間一村。各教師就目前所見。一一指示。行行重行。約五里許。經一村。村臨路口。驟聞吾儕唱歌之聲。遂相率出視。於是順道問詢。經村人指告曰。是名奚家宅。厥橋曰。斐家橋。隔岸有村曰翔儀港。港之前曰宋園。卽宋教仁先生之墓也。吾等辭村人復前行數百步。果見墨色竹籬。環抱四野。作一大圈。知其爲宋園也。遂循門入。當由各校長教員率全隊學生至宋先生墓前。同唱追悼先烈歌。歌聲淒楚。聽者慘然。唱歌既畢。各校長復令學生行三鞠躬禮。蓋企仰先生之道德文章久矣。是時余徘徊園內。見一片平疇。大可百餘畝。四週徧栽花木。惜尙在幼稚。不甚可玩。墓在園之北。占地約十分之三四。四圍砌以石欄。高可仞餘。墓以白石爲之。形若覆鐘。晶瑩無比。頂爲一巨鷹。振翼欲飛。旁有石凳二。中有石桌一。

前有石碑一。題曰嗚呼宋教仁先生之墓。爲于君右任之手筆。墓之南有池。灣如新月。墓之北有阜。狀若小山。墓之東西草地。砌以共和二字。誌不忘也。余等瀏覽一週。卽令學生散隊。席地休憩。卽就坐之次序。排作共和二字形。由職員輪流演講。共和真諦。略過片時。復起立唱歌。由朱錫田君教以種種之遊戲。二時許。乃列隊而歸。

王仲瞿逸事

陳匪石

王仲瞿以掌心雷之說。廢棄終身。世人無不知之。有譚仲瞿逸事者。謂仲瞿工劍術。鍊青鋒二。納之鼻中。顧不輕示人。當時和坤當國。權傾中外。有炙手可熱之勢。仲瞿資盛名。坤嘗籠絡之。仲瞿亦與往來焉。一日和坤生日。張筵爲壽。士大夫咸在堂之上。杯浮蠶綠。歌擲牙紅。堂之下。魚衍龍曼。鳳噉鸞鏘。和坤揚揚然有驕色。仲瞿忽離席起。言於坤曰。中堂耳目之娛備矣。然某以爲猶有憾。公

孫大娘之技。此鮮傳者。如有之。亦千古佳話也。琿曰。誰可者。仲瞿曰。非日能之。然願獻末技爲中堂壽。不識府中亦有干將莫邪否。琿顧左右取劍。劍至。仲瞿手折爲二。曰。廢鐵耳。連易數劍。皆如之。琿驚顧左右。往吾臥室中。見有錦袱重裹寶匣固鑄者。其取以來。及開篋視之。則一倭刀也。光燦如新發矟。見者咸謂寶物。和琿亦自謂必可邀仲瞿青眼。仲瞿睨視良久。曰。較美矣。然……言未竟。已曲之成環形。琿失色。仲瞿曰。中堂惜之耶。捧而直之如初。轉以授侍者。琿顧謂無好劍將如何。仲瞿曰。若然。則某固有隨身者在。俯首大噓。有白光二道。從鼻孔出。盤旋飛舞。寒光射人。並仲瞿之形。亦不可見。劍閃爍。不可逼視。忽有一白光飛向席上。砰然一聲。光遽收。色遽斂。仲瞿亦渺不知所在。衆方驚詫。只見和琿呆若木鷄。立於案側。顧其案則劃然中分。剖而爲二。良久。和琿神色稍定。顧衆朝士曰。孺子將不利於我。我有以處置之。乃密奏清高宗。謂妖人王曇行

虞

初

志

補

刺未成。高宗密諭九門提督步軍統領嚴緝王曇勿使逸。比戶大索。雞犬皆驚。而所謂王曇者。鴻飛冥冥。弋人竟不可得。將十日矣。清高宗視朝。忽見御座之旁。墨瀋淋漓。筆勢飛舞。諦視之。則詩一首也。詩曰。黑衣隊本衛旋宮。灶輿而今竟不同。翻手爲雲都化瘴。秦頭壓日正方中。金輸瓜子韓王府。車走雷聲巫女峯。請得上方三尺劍。幾人妙手笑空空。下有款識曰。妖人王曇。高宗閱罷。大驚失色。和坤侍側。面色灰死。遽伏地請付刑部治罪。蓋仲瞿筆跡。坤能辨之也。高宗令坤起。顧值殿宮監侍衛。問有人私入宮禁否。僉曰無之。高宗謂坤曰。宮庭邃密。渠竟能來。我亦無奈何矣。坤出。授意九門提督步軍統領王曇。事不必嚴究。然仲瞿一擊不中。遽變姓名。南下江浙。虎邱山窰室誌中。所謂張祿變名。辛文改姓者。卽此時事也。及嘉慶四年。清高宗卽世。仁宗親政。普諭軍機。有若王曇來京會試。朕欲親見其人。之語。說者謂府中舞劍。殿壁題詩。清仁宗實備聞。

之。故於既誅和珅之後。有此諭云。

古樹有神記

菩提

集僊宮。吾邑之勝跡也。燬於庚申。長髮軍一役。僅一片敗垣。瓦礫矣。唯階前有古銀杏樹二株。大幾二十圍。高百餘尺。廣蔭一畦。蓋數百年物也。相傳有樹神所居。值風雨晦冥之夕。恍若有人影出現。燈光之下。依稀臨滅。而遠近之好樓居者。不敢啓牖以窺也。聞當淮軍駐城之日。有欲折以爲薪者。刀鋸甫加。傾跌旋繼。見者無不咋舌。而有神之說。乃益信。去歲北軍自滬開赴至邑。晨間天晴日麗。忽有霧氣迷濛。籠罩其上。午後若濃煙四出。近諦之。則樹杪之翠葉青枝。蓊鬱如故。莫敢損之。但見照壁十數弓。殘碑三五道。而此古樹兩株。則至今猶歸然常青云。斯亦奇已。

蘭亭遊記

漱巖

十五臨池學楔帖。神遊蘭亭。思一踐其地。夢寐間時或遇之。二十囊筆走江淮。與故鄉山川。渺焉日遠。今春僑杭州。西泠印社諸子。以歲逢癸丑。舉蘭亭大會於西湖。予病未與。無何有事剡中。取道山陰。欲游又不果。越五月來越城。同邑徐聘耕駐軍於此。公暇陪予往游。買舫載酒。由水偏門西南行三十里。抵婁宮舍舟登陸。時方亭午。秋陽暴人。相與解衣磅礴。穿林越澗。躑躅近十里。予脚力疲。未知蘭亭究在何處。鼓力前行。流曲如帶。山圍作屏。竹樹叢中。露亭一角。心竊喜。願同遊鄒膾庵章小口而戲曰。此得毋蘭亭也耶。問諸隔水樵者。答曰。然。當門有橋。爲山洪所壞。梁頽於水。水逢秋枯。淺纔沒脛。命僕夫而涉。入門有屋三楹。壁畫龍虎。泥痕狼籍。內爲鵝池。淺荷零落。稻梗填波。度小橋。折而左。修篁夾徑。雨陂隆起。若口角然。循陂而上。有古碑。書蘭亭二字。迤東卽流觴亭。前有泉。涓涓欲活。石砌使曲。如往而復。殆所謂流觴曲水者此也。亭後去數十武。歸

然中起。背枕峭壁。面揖羣峯。左挽瀛瀆。右控石蕩。則蘭亭在焉。檐牙半折。闌檻欲歛。天風不來。鈴鐸無語。中樹一碑。長三丈。廣八尺。碑陽刻清帝康熙書蘭亭集序。其字徑三寸許。碑陰刻乾隆七律詩一章。西北隅有竹半畝。中築矮屋。顏曰竹裏行廚。乃右軍舊旬也。亭東有祠祀右軍。壁間石刻甚夥。吳門石韞玉集樑文。尤見傑出。是影天乙閣神龍本鈎勒上石者。巡廊却視。歛歛者再。神龕漏雨。香火久湮。墨池積淤。口爽皆溼。榜額墜而補門。楹帖拾以當几。名人筆墨。掃地已盡。范仲淹氏曰。洛陽園林。關天下盛衰。蘭亭爲會稽名勝地。一任池臺荒蔓若此。卒無人焉。葺而新之。足覘社會人心之墜落矣。晉人清談。爲世詬病。方今求清談已不易得。毋怪山水間。觴詠寡其儔焉。醉筆書此。以告後之攬者。

桃花潭水記

姜可生

江南芳草。天半鷓鴣。辛苦平生。一簫一劍。窮愁永日。半醉半吟。雲出無心。沉浮

虞

初

志

補

而昏。躍鶯召有意。浙瀝兮笙簧。節逢三月。春去七分。酒罄千鍾。愁添萬斛。扁舟海上。勞人送別之情。斜月簾櫳。征婦離魂之候。豈能解脫。是用綵繡。石爛海枯。精衛不死。天荒地老。杜宇空啼。披髮蹈東海之濱。散骨埋南山之麓。命嗟冬蠅。識陋夏虫。幾見夫子胥乞食。漸離擊筑。屠狗朔方。駕虹河上。奇傑氣千古。紅顏壽百年。時機幸遭。且夕苟存。塊磊成雲。飄忽無迹。笑啼不假。隱約留痕。嗚呼噫嘻。夢耶醒耶。情也性也。斯篇作。其休其休。仲春既望。離海上職。赴胎石輿化之召。乘滬甯快車。抵丹陽。小住三日。里閭依然。高堂無恙。日與一莊。指膺劇飲。飲輒大醉。醉則狂發。廿日抵京口。寓江邊萬全樓。逢故人張翼雲。翼雲佳士。懷爽不羈。豪於飲。相偕嶺南春。同座唐曼公。老同志也。翼雲知余爲失意人。暢訴衷曲。盡十大觥。不覺玉山頹矣。翌晨乘小輪過江。履鴻溪。舅家居焉。十載重來。景象一變。兒時過從諸子。或病死。或流亡。尤感想百先。英雄千古。撫髀沉吟。無限

虞

初

志

補

如此江山之感。卑鄙諸徒。熟面冰腸。令人欲嘔。下榻東齋。蒞寒表兄招待甚殷。春風十斛。煮酒食河魚。聊以排遣積鬱。暇則與劍秋調琴。蓄意遊圖山未果。惆悵至今。一日冒雨偕劍秋。瓜周雇小車遊靈鷲下院。〔名昭隆寺〕寺隱衆山中。萬樹森森。鐘聲入耳。望不可及。忽舉首而寺在眼前。攝衣登廟舍。古毀無足瞻視。寺倚山爲屏嶂。雨後徑滑。插足匪易。多爲僧人墓。雲氣葱蘢。形勢峻削。低徊不忍去。笑謂劍秋曰。百年瞬息。我輩得埋骨於此足矣。歸途繞山道。車行如飛。狀絕險。胆怯者股慄。余則置死生度外。以爲葬骨荒郊。未是非福。狂笑四顧。樂甚。手折碧桃一枝。擲杏子。懷中十年不見。昔是今非。望美人兮天一方。思公子兮未敢言。造化小兒。弄人若是。肝膽俱碎矣。廿八日挈隨僕並爪周返京口。翌日翼雲復來。酩酊竟日。遂不成行。晤吳梅孫。陳雄洲兩友。梅孫近代詞人。與葉紅漁。丁秀夫。齊名鐵甕。三十日抵揚州。天色昏黑。未果出遊。二分明月。萬點梅。

花。豈不容過史公墓。一揮傷時之淚。出遊關天。命信耶。初一日買棹赴邵伯。時猶早。登岸入茶肆。壁懸玉器。入椀。隨自檢點一牌。不解所謂。詢之土人。蓋好古者。每以漢玉浸灌茶中。鍊精吐穢。猶有古風存焉。是夜泊荒村。兩岸吠聲。一篝漁火。淒涼萬狀。越日抵興化。興化環水而居。港汊曲折。澤國也。征裝甫卸。病魔作祟。纏綿藥榻。客中苦况也。初五日晨起稍爽。舊同學鑄民氏至。偕遊桃李園。園本張宋二公祠。背南城。築小圃。精舍敞楹。登亭一望。全城風景在目。於此中得少佳趣。興化風氣閉塞。民情敦樸。崇神拜佛。迷信至深。廟宇櫛比。爐煙迷日。泥鬼猙獰。無足供人遊賞者。街道逼窄。天雨則泥濘難行。官衙舊習。間有一二劣紳惡吏。魚肉鄉民。聞前知事李某。臨去席捲萬金。邑人士莫如之何。良可嘆也。淫風甚熾。諺有生無結髮妻。死無厝身地之謠。城中河道迂塞。污穢不堪。屋舍林立。幾無隙地。邊城四周。墟墓所在。酒家處處。板橋詩云。十家三酒店。五里

虞

初

志

補

一書生板橋興邑人也。三月飛雪。寒貶肌膚。義山詩云。從知澤國年光晚。已過清明尚淺寒。古人爲詩。務求實在。於此可見。清明日。天色清明。偕鄉友三五出衙散步。遊人如蟻。爭說踏青。而墓草黃花。殆少野興。所謂春花娘子。傅粉若聖。施朱如醬。首蓬蓬。足纖纖。倚門而嬉。疑是母藥。又背北城。築拱極台。上有屈子祠。臨閣一聯。余頗愛其曠寂。句云。六七月間無暑氣。二三更後有漁歌。是日行城隍會。最可笑者。縣長官執節隨班祭祀。祀畢。城隍前行。縣老爺隨後。說者謂陰陽二氣溝通。此其例耶。

梭羅降王錄

闕名

梭羅爲土酋舊治。爪哇首都。地居島之中央。名義上仍屬土酋管轄。實權則概歸荷人。境內道塗坦平。十里長隄。綠雲翳天。酋宮所居。危樓傑閣。千門萬戶。崇階砌玉。華座髹金。綺閣裝臺。陸離光怪。傳國古器。羅列几筵。而弓刀盾干等尤

夥。類皆古色斑駁。千年物也。

酋長尊如帝皇。聲色之奉。比於陳隋末帝。恆選民間美姝百輩充後陳。皆被綾曳縠。凌波微步。風縵婀娜。宮中定例。凡美姬非得幸而徵蘭兆者。寢不以牀。惟席地臥起。宮中諸人日給俸若干。各自執爨。宮內設闌闔。儼如塵市。以供需要。侍臣見必肉袒蛇行。酋有問則拱手以對。不啻天威咫尺也。

初 虞 志 補

凡酋之御用物。出入必以金傘覆之。以示尊嚴。宮中素不許中國人入內。雖府門外教場。中國人亦不許高車馳馬以過。違者有常刑。自前清派楊士琦至梭羅。酋聞之。延入府。脫寶刀以贈。清廷亦賜寶星以答其盛。明年酋聞梭埠華僑興辦學堂。頗有成效。乃延全體華僑學生入府。盛設茶點。且恣學生游觀。然酋外雖尊嚴。實如累囚。環王之宮。荷人築砲臺以鎮之。（如京師東郊民巷）巡酋之關。荷兵荷槍以守之。酋之函。荷官檢查之。酋之出。在十里以內。荷知事約

束之十里以外。爪哇總督主之。荷未經荷官允許而擅自出入。則褫其王號。曾多卜出以夜。乘駟馬。披生花纓絡。綵衣珠履。傳粉畫眉。盡態極妍。狀如好女。後車數十乘。車轡馬蕭。衣香鬢影。皆國中殊色。荷馬隊前後簇擁。遙遙卽聞呵殿聲。名曰耀武。實則監視耳。

每年荷女王誕日。酋必至荷府知事衙。捧觴祝荷王壽。仗儀奕赫。前鋒執戈擁盾。左右兩翼。弓矢斯張。塗面作夜叉狀。侍臣宮女。各執傳國寶器以從。其大僚則峨冠錦衣。曳長裙。惟皆跣足。鄙野殊甚。每僚一人執金傘以隨。傘徑五尺。約數百具。望之黃雲耀日。洵奇觀也。酋坐金輦。服元帥服甚都。駕八駿。吼奔如龍。步兵數百爲殿。酋之歌姬舞女。昇諸肩輿。以備娛賓。輿製與北京騾車同。惟略寬可坐四五人。彫楹刻角。若神龕焉。道傍旗幟飄搖。銅鈺聒耳。羣曰。今朝爾許煊赫。執梃作降王長去矣。

查氏七烈

闕名

虞 初 志 補

余避兵來滬之明年。與查君景綏遇。蔚然儒秀。神交既久。傾倒可知。一日出其先烈遺事傳若詩。泛覽之餘。不勝於邑。回憶庚年之變。更欲擱筆矣。慈谿姜宸英西溟所爲傳曰。查氏與姬同姓。至唐而盛。散處江以南。歷宋元明而西江最著。天行高王父聿秀公諱秀。由臨川客於京。曾大父永忠公諱忠。前明萬歷己酉副榜。二子長振寰公諱國英。次明寰公諱國才。一女四姑。適孟春黃公。振寰公爲貢士。有聲場屋。天行之大父也。聘周氏太君。溫恭淑慎。生二子。當明之末。奉母命葺莊楡堡。往居之。女一二姑。明寰公倜儻不羣。聘張母太君。性柔嘉。端容止。凡事悉請命於周太君。二女長三姑。與二姑同歲。俱極靜婉。能奉母訓。嫻通內則。咸稱爲淑女。時明寰公無嗣。娶妻廉氏。其母亦依焉。忘其本氏。家人稱爲廉母云。當是時。振寰公妹以寡。率其女三姑依兄居。三姑與查氏二姑三姑

爲中表女昆弟。閨中最相契。得年亦等。周太君愛之如己女云。嗚呼。查氏一門。能束身儉約。俾男女內外。各事其事。各修其業。雍雍和順。長幼有序。凡姻黨戚屬。無不奉爲圭臬。閱明世二百七十年。閨範皆謹嚴端肅。查氏一門。可云盛矣。居無幾。當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賊陷京師。剽掠焚燬。殺傷殆盡。而子女受污者亦不少。甚可憤痛。當是時。京城老少棄其女妻。盡皆潰散。而堅貞不畏死者鮮矣。嗚呼。查氏一門足稱焉。十七日夜。周太君厲聲曰。查氏至京三世矣。吾門甯忍爲賊所污耶。語畢。大慟。張太君言曰。氏早有此志。未得姆言。尙逡巡耳。甯畏死耶。時家人皆亡匿。惟老者守門。二姑三姑黃氏老姑其女三姑廉母并妾廉氏暨太君幼女甫十二。皆從容前曰。太君就義。某亦當從地下耳。周太君點首笑曰。我查氏不亡矣。拜手中堂。引繩於室。弱女爭先。周太君笑曰。理吾當先耳。遂投纆。復甦曰。死甚易。母畏也。遂以次縊。嗚呼痛矣烈矣。時周太君年四

虞

初

志

補

十四。張太君年三十六。廉母黃氏老姑年四十六。二姑三姑黃氏女三姑俱年十六。妾廉氏年二十。黎明賊引衆至。啓其室。顏色如生。抽刀審視。盡掠其家財而去。死一日。二繩忽截。妾廉氏張太君幼女復甦。後廉氏剃度爲尼。縊者九人。死者七人。幼女至今存焉。嗚呼。士大夫身受國恩。當國亡之日。不能捍一城。斬一賊。而苟延旦夕之命。以僥倖於不死。今以七女子之弱。而見義必爲。雍容揖讓。視死如歸如此。彼負丈夫之名者。反不如七女子之所爲。亦可愧矣。黃岡釋明潛昭然所爲詩曰。憶昔先師作郡侯。耻隨魏黨棄官修。當時意氣何人在。只有明寰莫逆儔。(先師碧岑老人與明寰居士同在太學。最爲交好。後先師出守及奉命入京時。魏黨方熾。迫脅從逆。不與其謀。幾致死。地當時親友無一人存問者。惟居士極力爲之排解。得以身免。卽日入山修道。前後與居士爲三十年。知己往來書札甚多。據老人所述。大概如是。國初草菴被焚。不可考矣。) 癸

未秋冬妖氛纏。京城早已兆烽烟。徒薪一語曾投札。見事如何不在先。（先師
在山中貽書居士力勸離城避難居士以鄉中多寇恐一遷去先遭搶劫以此
遲疑未果）果然賊衆破京城。（甲申三月十八日黎明賊衆攻破平則門先
師於初七還山不然亦在數內矣）錦繡江山一旦傾。大宅朱門倖賊盡。紅顏
飄泊總吞聲。獨有查門世澤長。閨中七烈盡懸梁。可憐民望皆遺臭。（先師嘗
云國將變時朝中諸卿尹相約盡難侃侃鑿鑿皆負重望之人也及流寇入降
者十有八九死節者皆非平日談忠談孝之人先師因誦始吾於人一節爲之
涕泣者再臨老猶不置口）從此芳名千載香。亂餘攜杖往山莊。相對匡床淚
萬行。（先師在山中聞賊破京毅皇晏駕哀毀痛哭數日不食不得死復欲自
縊諸人晝夜環視又不能死遂浩歎曰我惟有一死而已不過遲幾日耳適先
師叔祖至諭以老人一脈惟爾爲宗爾死不兩盡也勸進勺水羸病百餘日至

虞

初

志

補

八月中始平復如舊。急入京訪明寔。千椽廣廈。惟存瓦礫。不可踪跡。至城外詢馮道明居士。知爲遷往。空楡莊所隨策。蹇到莊。始得把晤。別僅數月。國破家亡。一變至此。相與慟哭者累日。積善豈應遭大變。個中消息費端詳。師言此事實難知。劫數須歸前定時。美玉明珠無玷缺。便爲福報不差池。死後明寔夢七人來辭曰。我輩已註入仙籍矣。居士仙游師已逝。回頭七十有餘年。沙彌亦到龍鍾日。灑淚重看七烈篇。先師存日常言。天下有不可解事。如明寔之慷慨好義。竟以不祀。是亦數也。衲自入山。旣久。懶於出山。半村係予。故交始而喜其來京。繼則惜其罹網。因是得識心穀。查君後承寄賞菊詩。屬和觀其學問。知其爲人。必彬彬君子。擬兩君破壁後。可同入山。一爲聚首。終未慰我饑渴也。今秋承寄七烈傳索詩。方知心穀卽明寔之曾姪孫。而當日死節時事。始得詳細更詢。及明寔猶有繼子。而朽全未識。荆也。意傳雖特爲七烈。然明寔一生人。

品學問亦可籍是而俱傳矣。今而後朽與心穀更宜親密。使先老人與明寔居士冥冥中知吾後人猶相往來。未必不爲快事耳。人生一死重輕懸。秦岱鴻毛在眼前。〔時有東城名家二女。父母命之死。竟不死。後爲賊虜。去旋被砍殺。噫此真鴻毛矣。〕難得七人同烈性。兩閒正氣稟來全。一門忠孝人間有。盡室捐軀世上無。我欲題詩發潛德。老年心力已先枯。〔朽自去秋後有數月。擱筆緣吟咏。時心內嘈雜。夜不能寐。醫者謂心力已枯。宜戒之。〕亂臣賊子同歸夢。烈婦忠臣土一邱。世遠人亡公道在。編氓猶且話難休。〔京城內外無有不知七烈同日而殉節者。〕

虞初志補卷五

鄮水 姜泣羣編輯

方君仁裕行狀

克諸子

崖山覆舟。西台痛哭。此孤臣遺老。所以竭忠於君國也。易水歌寒。夷門矢節。此奇男俠子。所以酬恩於知己也。汨羅投石。湘水懷沙。此逐客遺臣。所以離憂憤懣。無可卜之志。有難言之隱。而決然與世相忘也。克諸子曰。士之死也。有幸有不幸焉。不能以一死報家國。復不能以死報知己。而徒鬱鬱寡歡。佯狂放浪。痛哭流涕。淒愴呼號。感國步之艱難。哀人生之須臾。又以才之不容也。忠之不諒也。因不惜毅然自裁。以乘意氣。當世或哀焉。或談笑而道焉。後世或傳焉。或不傳焉。豈不大可悲哉。潘子之蹈海。適歸自東瀛耳。楊篤生之赴義。適留學英倫。

耳。豈非以激刺多迫脅其生。而辱不若死而安乎。吾友方君之死。雖未嘗明言其志。然予覩其生平。多慷慨激昂。惟抵美後。多牢騷不平語。與人書。則輒言其境遇之艱。與人言。則又念念於家國不置。其不幸而死也。要亦潘楊之儔耳。嗟乎。士有鬱結於中。而不能言者。卽言之。人亦不省。又何必明言其志乎。君諱仁裕。字笛江。又字滌江。松之青浦人。弱冠入邑庠。誠以樸。倜儻以直。少年多讀書。超然有匡濟之略。不惜爲佔畢章句之學。因是文名噪甚。督學使某公嘉其優行。調入南菁書院肄業。南菁書院爲昔日東南文獻之所從出。君肆力於古文。遂逼似常州。逾年。滬上南洋公學招選俊士。君慨然曰。文所以彰身也。藝所以植身也。士須重實學。然後有益於民生。彼徒以文學自誇。詞章自鳴者。非少年憂國之志也。因赴考獲售。入學肄業。學爲東南人文淵藪。類多知名之士。每一課藝出。佳卷林列。意思新穎。雖不能與太學東林相頡頏。然流風所扇。學術爲

變。蓋幾幾乎清談於江左矣。君於此時。嶄然露頭角。稱文壇健將。嗟乎。彼時與滌江同講學者。或以義節重當世矣。或以學術取功名矣。或亦小用於時。稍展其才矣。而滌江獨困頓不遇。憂死異域。視彼舊交同學者。其感情爲何如耶。予以甲辰秋入南洋公學。獲交於君。讀君所作某史事論。劃策明敏。根諸輿地之形勝。蓋數百年下。錫山顧氏之同音也。又讀其宋高宗南渡論。淒涼悲慨。若不勝小朝廷之差。歌舞臨安。亦空掬中原之淚耳。今其遺稿都散佚不可得。然滌江有經世之才。以言自見。未用於時。不幸孰甚。予以攻西學餘暇。亦稍稍習爲文詞。觀滌江諸作。實未嘗不心折。君又素長科學算術。每小試輒列前茅。而攻讀亦殊勤懇。旋習鐵道工程專科。頗饒心得。又以性情敦厚。氣質溫和。同學數百人。無不知有滌江也。芝加角爲中美名區。商賈幅湊之所。華僑居留于彼者約數千。君嘗欲考查華僑成蹟。及中國物品之運消於美者。奈無人援助。徒存

虞 初 志 補

其言。不知他日能繼方君之志者。又在何人耶。君於理化頗有所得。又嘗留心政治。及中美外交之事。於美國民黨共和黨。視待我國情形。言之甚悉。暇或一人獨步游公園。或棹舟泅水。遇外人頗恭遜。然有以非禮加之者。君輒怒目而向。或以惡聲待之。外人終退讓不遑也。蓋君之於芝城。所見者大。而所感者亦深。痛乎國勢之阽危。外交之變幻。亞風墨雨。澎湃而至。在他人當之者。亦且鬱鬱不樂。况滌江以多病之身。爲離羣之侶。憂能傷人。其何以堪。今年夏。至梅荻生城避暑。兼讀有機化學乙科。愛湖山之盛。每棹小艇。游於烟波夕陽間。或臨湖泅水。矯捷異常。因笑謂予曰。滌江非若昔之怠易矣。

予方幸滌江且豪放。且活潑。卽胸中有積不能解者。當不難捐捨之。六月中旬。美大觀報登有某美人著述。論中國來日之無望。（其言已譯爲華文曰。外論乙斑）君淒然不悅。鬱即欲作英文論與之辯說。而君之鬱鬱難排遣者。至是

遂更甚矣。與人言。其詞愈激。神思亦盪亂。輒以我國來日爲憂。嘗曰。余無能爲矣。獨恨虛糜國家養士之金。未能一報也。閏六月十一日晨。君遂遽飲鉅衰水。卒於化學院。搜其室。無絕筆。痛哉。夫滌江遠適異國。離鄉背井。固不無家室之思。而國勢陵夷。彼碧眼虬鬚。亦時有譏彈之語。我醒衆醉。同志舍人。負笈他鄉。名心猶熱。古人之所以吟澤畔而賦鵬鳥者。夫亦猶斯志耳。然則方君之死。蓋亦有大不得已存於其中也。已酉歲由游美學務處派來者共四十七人。庚辛兩歲派來者亦共百五十人。吾儕勉竭愚忱。孳孳求學。尙未能有益於家國。而顏回短命。公瑾早夭。儕吾安敢不承方君之志。以無負方君之心。庶幾方君之死。其所裨益於吾儕與家國者。至無量也。凡在美洲游學之同志。亦望共體此意耳。滌江卒時年二十一歲。余嘗與方君同學。知爲君素。到美後。又當交游。屬在大義。謹爲之縷述。行狀如左。

蝮蛇考

元冲

蝮蛇西名爲 *Boa Constrictor*。大者達十餘丈。圍可八九尺。爲蛇中之最大者。故又名王蛇。屬動物學蛇類中之關口類。 *colubrifera* *Ophidia*。其部分之構造。頭部以下。軀幹及尾。無顯然之判別。皮膚中含有色素。成特有之體色。外皮半脫數次。謂之蛇脫。此係蛇類之特別機關。因蛇類外皮無生長之力。故苟軀幹增大。勢必脫去之也。心臟具二心耳。一心室。故生理學上之清化作用欠缺。而血行遲緩。其所以成冷血動物者此也。此蛇腹部之下。尙存有後足遺跡。由動物學之歷史考之。可知其蛻變之迹。現多產熱帶諸地。嶺南亦著。昔夙以爲貢品。如唐書地理志所謂。廣州土貢。鼈甲蝮蛇是也。常棲樹上。雖無毒齒。而筋肉強大。能絞殺人畜。候麀鹿過者。吸而吞之。至已溶化。卽纏束大樹。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土人每伺而殺之。其所以能吞較己大之動物者。則以此蛇無胸骨。

而體中筋肉可任意張縮也。金樓子有楚詞云：（蛇有吞象。其大如何）之句。或謂指巴蛇。或云。卽指此也。埤雅曰：（蝮蛇尾圓無鱗。身有班紋。故如暗錦。顯似鼉行地。常俯其首。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蝮蛇肉。俗謂食之辟蠱毒。其牙長六七寸。土人曰。利遠行。辟不祥。每枚直牛數頭。其說亦見於括地志。然最貴者爲膽。能療疾。唐時勅令桂賀泉廣四州。輪次以進。段公路亦云：（廣州南海縣。每年端午日。常取其膽供進。蛇則諸郡採送。錄事參親看出之。）鄭重如此。實則由兵中具一種特別之液體。利去風濕諸疾。其皮性堅韌。可鞣鼓。今潮州亦有爲之者。其聲絕類象皮鼓。蓋蝮蛇全體。殆無一非有用材也。故叔夜養生論云：（蝮蛇珍於越士）而南裔異物志亦曰：蝮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駿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食。是豆是觴。皆美之也。特晉中興書所云：（顏含嫂病困。須蝮蛇膽。不能得。含憂嘆累日。忽一童

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胆也。則說近誕不足信。故特舉信而有徵者。爲次第之如此。若云考定。以俟賢哲。

附考 德清陳尙古簪雲樓雜記。載有沈公某。其鄉人也。明萬歷間。巡撫滇南。初至文武來謁。有參將安貌甚醜怪。厥首僅存白骨。絕無額準輔頰。唯目光燦燦騰注。公大驚。獨留問故。自言茲地蝮蛇。千歲以上者高數丈。巨四五里。或七八里。恆宵遊。遇豺虎諸獸。則吸而吞之。其於人亦然。某曾夜歸。覺爲風攝去。蹶趨如坐丹爐中。萬火齊發。腥穢且逼人。某疑入蝮蛇腹矣。亟抽刀剖之。約厚五六寸。任此蛇撼天搶地。奔躍數十里外。經時纔出。而此蛇已死。某通體殷紅。頰上皮肉俱盡。倦而寢。及寤始疼。閱半載方愈。此蛇約長五里。山中人競取脂燃燈。鱗大如笠云。(下略)

捕象法

胡蘊玉

象爲印度之特產。捕而馴之。可役使。捕象者或以阱。陷象如陷虎。此外更有一法焉。設圍欄於山麓。林中欄以巨偉之堅木。爲之欄。分三重。有二門開闔之樞機。於欄之頂。凡野象之出。必以羣。多則三四十頭。少則七八頭。而羣象之出。必有雄象一二先行以爲導。若作偵探者。雄象來捕者。乃縱其最馴之母象以誘之。雄見雌者。則隨之行。母象乃引之近欄。亦恐野象之見欄而逃也。卽自鼻中噴出沙塵。灑漫若大霧。野象一時不辨迷路。不得已隨母象逕入欄。野象入似或反身出。誘者一引之前。不回顧。一以背負欄門阻其出。野象知不得出。則又從前欄行。已而至欄門之第二重。象人從欄頂用力攀樞機。馴象出而野象圍矣。野象以鼻力援欄。欄堅不能動。或象力過猛。欄毀。然毀一重門。力已稍殺。第二重不復能毀。於是象人役使馴象。以爲野象之榜樣。七日不與野象飲食。此七日中野象輒自鳴求食。象人逆料野象性稍馴也。則手執鋼鈎。鈎鋒殊銳。踞

坐第一門上。一人啓門。野象出。饑餓殆不能步。及欄。象人卽乘勢跨其上。象覺有人。卽以長鼻反擊。象人以鈎鈎之。象知不敵。乃止。象人又以鋼鈎曳其耳。使之左。左使之右。右象一一聽命。然後徐與之食。食不令飽。如是三旬。而野象馴矣。一一惟象人之命令是聽矣。每象之價約值千金。而母象倍之。

鐵頭佛傳

范承演

補 志 初 虞

張君盤銘。字新三。號新僧。又號俠僧。別號鐵頭佛。河南修武人。少倜儻。有大志。性俠義。善劍術。幼與鄰兒戲。恆作冠軍。行伍森嚴。寓有兵法。及長。受臚卿先生業。乃大發揚。臚卿張鴻聲。河北巨儒也。學宗大同。於哲理名家。莫不探其奧。而挈其領。一時學風大盛。知名士咸集其門。君齒方冲。未與聽講列。然齷穎秀出。天才特達。凡先生所述。皆默而識之。每考驗羣生所不知者。君輒津津道。衆大驚訝。共目爲天下才。君父月亭。亦名儒也。性闊達。有大度。常集客於堂。見諸兒。

教以進退節。君每語。悉奧雅奇偉。莫不驚之。羣指曰。此君家之孫仲謀也。弱冠入呂庠。時科舉方停。學校初立。風氣未大開。君卽慨然偕同邑程君毅。王君月波諸人。渡黃河入大梁。肄高等學校業。既至汴。所交皆一時知名士。俠義天授。每遇不平事。輒披髮救之。以是磊落非常之士。益樂與之交。嘗謂膽不大者。皆由於識不宏。中州士氣古稱豪俠。今遇事輒畏。意退縮不敢前何也。暗於世界大勢。而未能真知利害之所在也。遂慨然以開通民智爲己任。與友人某。在省垣各要衝。設宣講所。闢報社。課稍暇。卽趨爲演說。每登壇。坐下千百人。皆眉飛色舞。聚精會神。銜枚無嘩。傾耳悚息以敬聽。每演至激昂慷慨。聲淚俱下。坐下鼓掌如雷。有大呼痛哭者。中州從古閉塞。近數年。民氣稍張。強半得君之力。故有警鐘之呼。蓋至誠熱血。磅礴鬱積於腔子裏。一觸卽發。非有所爲而爲之。蓋非如是。則無以爲歡也。自是君之辨才。遂雄於世。及敏修先生監督優級師範。

學校。特拔君與張季理、張宗周等。又過班先生。蓋深知君具有爲之資。欲儲之以爲教育健將。庶幾中州腐敗爲之一掃。

然君具幹事之才。大刀闊斧。故於細針密縷事。輒忽之。常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呂端大事不糊塗。解雄才大略曰：才之雄者。不過大略而已。深疾夫宋儒之誤人。故其講學。脫落不羈如此。丁未冬。蘇杭甬鐵路借外債問題出。蘇杭甬人抗之激。政府將移其債於信浦鐵路。驚電傳至河南。先生長者咸昧其關係之重且大。君獨大聲疾呼。奔走道路。痛哭流涕。憤不欲生。吾豫士子。遂羣起響應。函電交馳。同聲一氣。河南路政之有今日。亦受君之賜居多。每於清風涼夜。星移月落之時。輒歎曰：大丈夫既生亂世。不能掃除腥膻。立功建業。造將來之太平世界。尙覩人間耶。歛歔慷慨。聞者悲昂。逾時不遇事。卽勵聲曰：久無所作。吾髀肉又生矣。凡事到棘手。人皆面相覷。君則曰：事待人謀耳。若

輩皆欲不謀而成耶。抑欲束手待斃也。一經君判。無論其題難若何。掣肘若何。無不是非立辨。黑白井然。與友人談國事。輒徹夜不交睫。閱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句。則擊節而歌。其聲哀楚。其處事之魄力。愈挫愈勵。百折不回。堅忍毅耐。大得力於是處。凡公益舉。咸爭先恐後。如中州旬報。中州女子師範。牧畜公司。天足會等。多爲君所擘畫。與海內諸豪俠相接納。往來書札。率皆憂時語。每讀六君子傳。及各烈士遺書。則憤勵發揚。恨不一覩其人。每演說至舞手蹈足之際。則擊楫起舞之概。輒流露於眉宇。嘗書其庭楹以自勵曰。博浪一椎真愛國。橫渠兩銘大合羣之句。人謂其志在子房。橫渠合而爲一人者也。宣統己酉夏。旣畢師範業。乃偕三五素心朋。南游滬漢。北抵京津。與燕趙吳楚江浙間豪俊游。胸襟大拓。清世之心益急。見羣雄逐逐。爭擴其勢力範圍。危在旦夕。而政府國民。方沉醉未醒。乃大哭失聲曰。茫茫禹甸。今日竟無一片乾淨土。

吾同志宜如何粹勵。如何發奮。以待恢復於異日耶。

冬監學許昌中校。許昌士氣爲之大振。旋光州學務風潮起。素稱難治。近日尤加甚。凡監督是土。咸不能京兆五日。以故數月間。更迭十數次。卒不獲治。學使大窘。敏脩曰。有胆有識。敢作敢爲。皆莫新三若。乃遣君往。風潮頓息。方欲大有所整。卒以水土不宜。多病不果。庚戌秋。尋監督項城中校。該校爲袁氏立。袁族有無行者。與慰亭宮保爲兄弟。行。素頑固。信堪輿說。屢欲毀學堂。君至。遇之善。迄無慮。然亦不能大行其志。暇則課僕讀水滸傳。或從僕習拳棒而已。每風日清美。常從僕負鎗劍。馳馬出西郊。仰射飛鳥。俯逐狡兔。每一發。輒得之。拾而擲諸地上。曰。吾安得驅殺國仇。有如是也。遂躍馬數百里。縱橫陳蔡之野。慨然想見古聖賢困阨之地。曰。聖如仲尼。猶遭困屯。矧在吾輩。敢不勉乎。是時福公司交涉起。久不決。部臣作外人傀儡。於是豫人舉杜君友梅。王君搏沙。赴京談判。

王君月波王君仲劉亦返自日本。交涉數次。迄無頭緒。乃電邀君往。君曰。福公司方洵。豈可以區區口舌勝也。遂不應。臘初旋里。到處聯絡青年敢死之徒百餘人。曉以愛國保名合羣之大義。結爲兄弟。同心努力。共濟國難。更擬於辛亥正月廿日。借畢業開賀。鋪張宏大。集衆演劇。鄉人皆笑其誇。然君之真意。則雖至親厚友。莫之或洩也。正月初六日夜分。方振筆與暴君直夫作書。忽病不語。肝胆欲裂。嘔血斗餘而死。後三日。家人於君衣袋中得書一通。卽與暴君書而未竟者。淚痕斑斑。洋溢紙上。略曰。僕之開賀。豈效流俗人之所爲。徒以誇耀於鄉黨僚友爲榮耶。蓋將於同胞畢集之日。登壇演說。竭畢業之精神。激昂淋漓。以苦勸我同胞。礦非自探。不能挽利權。人非敢死。不足以求餘生。倘其各表同情。投股踴躍。則後此之局。將以三寸花舌頭。爲福公司交涉之先鋒。以百餘健男兒。作福公司交涉之後援。縱橫馳騁。左右莫當。鐵礦煤礦。未知落之誰手。

虞 初 志

補

偷其目的可達。則中州之幸。亦中國之幸也。偷激之不動。鞭之不起。呼之不應。叩之不答。則是中國人心盡死。永無救濟矣。吾至此山窮水盡之時。將拔劍起舞。解衣自刺。以一死激我同胞之繼其後者。讀其書者。莫不哀之。以爲苟天假之年。使再生期年了。此夙願。功當卓然著於社會矣。惜乎皇天之不仁也。君死越七日。葬之村南。鄉里婦孺。哭聲震天地。俠風所致也。君子一方十齡。貌奇偉。頗具父風。昆仲二。鼎銘鑄九。其伯也。卒年廿有九。

余與新三。總角交也。出入相偕。遇事相助。同游梁園。相處數年。更爲莫逆。君體素不健。然遇事。雄氣輒却十萬軍。自以爲天下事無能阻其志而掣其肘者。嗚呼。君不常云乎。人定勝天。而今竟何如者。猶憶月之初四日。同車赴北郭。接暴君直夫。途次戒我奢侈。戒我流蕩。勉我勤學。勉我獨立者。無微不至。而孰意勉我獨立者。竟離我而獨逝乎。嗚呼。傷哉。又曰。我死後。我傳託若作。我子託若撫。

余答以年幼才絀。既受知己托。敢不加勉。至於筆墨艱難。素不能文。作傳尤非所能任。然不幸其言驗矣。敢不竭力以報命。君之真精神。本面目。原不能彷彿於萬一。借管窺豹。僅見一斑可耳。是爲傳。

林孝子別傳

闕名

林孝子。閩人也。父母俱亡。事後母至孝。賣柴爲生。一妻二幼子。日僅一食。惟母三餐無缺。母稍不悅。必得歡心。母病癱多年不起。凡大小便。必待孝子妻。妻絕不怨。一日林入市賣柴。聞鄰家火起。棄柴奔歸。而火已及臥室矣。趨入負母。不勝。呼妻與之而出。復入救兒。火塞戶不得入。夫妻望火哀號。迴視諸椽。盡成灰炭。遍覓兒骨。寸骸無存。泣至血出。痛不欲生。母勸稍解。所有柴資。盡爲燬去。無力葺居。遂爲古窰棲焉。夫妻丐食以供母。母疾篤。遂斃。林悲痛幾絕。死而復蘇。埋母於父側。歸謂妻曰。我之累卿。飢寒久矣。甘心乞丐。而不爲人傭者。以母在

故也。今母已逝。曷分力爲人傭。姑延性命。勝於坐斃窰中。妻然之。妻役於尼庵。林往山中。爲人採樵。辛苦五年。積五六十金。暗思常年業。此終非了局。反復籌畫。計無所之。忽夢一老嫗告曰。盍往某市。設錢案兌換。權其子母。由小而大。較此爲善。林乃決意下山。謀之妻。妻曰。予亦有三十貫。可佐經營。林往市擺設錢案。甫年餘。計利已獲四百金。購屋歸妻。經營生業。氣象日增。然林衣食雖豐。終以乏嗣爲憾。抑鬱幾至成疾。夢繼母告曰。買糕婦人來。須善視之。先是每夜計數。恆虧十錢。林怪之。次晨有一中年婦人。持十文買糕。林視錢無少異。又有數與虧數相符。另置之。夜視悉紙灰也。戒同人勿洩。婦復買糕去。林尾之。踰峯迴路轉。婦形頓滅。徘徊四顧。絕非人境。唯山根有穴。恍聞穴中有笑語聲。入探之。兩兒一大一小。手持糕啖。旁僅乾草一堆。林携出穴。囑妻飯之。問父母何人。緣何至穴。小兒不解。大兒曰。姓氏年歲都不記憶。覺五六歲時。有老奶奶擒兒往

穴。置至於今。每日或羹一盂。或糕一包而已。問老奶奶何人。兒曰。聞說是祖母周太太。昨日阿弟啼泣。奶奶曰。勿哭。明日爾便歸去。夫妻驚愕。林母亦氏。周林曰。吾兒得無未死耶。妻曰。吾小兒左足有三大痣。大兒十指皆箕。驗之果然。夫妻抱兒痛哭。始知當年火中。祖母護孫不死。焚香叩謝。問兒穴中陰氣甚重。獨不冷乎。兒曰。此穴冬溫夏涼。問何故。兒曰。聞奶奶說。下有寶氣。問何寶。兒曰。聞說是兒等之物。不知何寶。林密起視。黃金四甕。頃刻巨富。延師課兒。後俱入庠。林思繼母飢殞。窻中草草槁葬。限於力薄。寸心如割。急出金購櫬。延師擇地。改葬佳城。樹木封塋。規模一新。林夫妻年逾八旬。親見曾孫授室方卒。報應之說。或不爽也。

丘倉海詩集敘

黃錫銓

三十年來中華境內。最先登見之共和國。北則黑龍江之什都喀。其總統爲林

虞 初 志 補

超南則福建之臺灣。其總統爲唐景崧丘逢甲之三子者。愴念神州。將淪異域。挺然思啓。圖脫羈絆。雖其國命如泡影曇花。俄焉消散。而人思獨立。政尙共和。實爲中華民國之先兆。可不謂人傑也歟哉。逢甲自號倉海君。其先粵之鎮平人。君生於臺。以甲科觀政工部。臺亡復歸粵。以詩鳴海內。人亦奉之爲詩人。抑知實君之緒餘也。清政凌夷。版圖日蹙。憂憤之士。類多竄伏海濱。秘密結社。謀所以傾覆之。力格勢禁。而於建設之預備。元氣之培養。蓋未遑焉。君則與溫慕柳輩。孜孜于興學校。謀教育普及。以爲遠圖。處鮑浦羊城交通地。朝政之得失。禁網之張弛。軍民之離合。財賦之盈虛。靡不洞察而周知。豪紳巨賈。海客樵夫。靡不交游結納。推心而通誠。藏劍於匣。弗作不平之鳴。郵筒走五洲。閉門而集天下之大勢。然其周旋壇坫。馳騁縱橫。固無所異於古之詩人也。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役。君時居憂。聞志士摧殘。雖哀憐而氣不餒。武漢事起。粵中大吏。

既受黨力之脅迫。又憚清廷之譴責。招君密商。自議局昌言反正。咨官廳執行。君慮其翻覆。笑拒之。逮時機已熟。君即走白大吏。請以完全之廣東還我廣東人。弗可遁。大吏諾之。且指天日爲誓。九月十八日。市民集議局。推張鳴岐爲都督。詰朝上印綬。乃入夜而城吏盡逃。張亦不克踐言。大廈竟傾。柱楹寸斷。廣東恢復秩序之難。清吏之罪也。君自憾不能保全危局。傷粵元氣。憂鬱無狀。胡漢民至粵。任君司教育。旋膺代表。赴南京會議。民國建設事宜。陳炯明代都督。復任參議院議員。君斯時病且歸。至家旬日而卒。君弟輯甫。搜集詩稿付梓。屬余爲叙。痛君年未五十。弗克効忠民國。大展厥志也。吾尤惜君以橫絕八表之才。力而僅以詩傳也。然讀其詩。蓋亦可想見其人已。

沈子敦先生傳略

闕名

先生名家本。浙江吳興人。髫年畢羣經。於周官尤多神悟。後閱鄧氏周宣古文。

虞 初 志 補

奇字一篇。知多舛誤。銳意糾正。成周官書名考古一卷。咸豐己未其父某由御史出守黔中。時苗氛正惡。道路艱阻。黔垣戒嚴。先生間關省父。屢瀕於危。庚申客遊閩嶠。居潘方伯霽署中。得觀閩本四庫書纂跋後一卷。同治甲子。援例以郎中分刑部。肆力於經學小學及掌故考據。都下得書易。精心玩索。故所纂述。以是時爲最多。光緒癸未成進士。補官後充主稿兼秋審處。自此遂專心於法律之學。纂有讀律校勘記五卷。秋讞須知十卷。輯有刑案匯覽一百卷。刺字集二卷。復病近人治律之陋。乃搜討典籍。考訂漢晉唐宋歷代律令。期成一家之學。癸己後歷守天津保定。公餘纂述。曾不少輟。癸卯秋開館修訂法律。綿歷十載。日延接中外法家。研究各國法律。窮其堂奧。先後訂成民律刑律商律民刑訴訟律及其他附屬法。共數十種。稿本盈屋。每本眉批簽注。動累萬字。同館少年皆歎服。創辦法律學校。育才逾千人。其尤異者。獎成倍切。教習學員。有所質

疑爲文以答。娓娓千言。少暇仍事著述。纂有歷代刑法攷若干卷。歷代刑官攷二卷。奇穆文存二卷。又二編二卷。平日除從公外。卽靜坐室中。手一卷。漏深燈燧。了無倦容。庚戌秋兼任資政院副議長。值法律館纂訂各稿將告成。日與館員逐條細究。議院事又須兼顧。四閱月終會期。除循例休息。無一日缺席。任刑部侍郎最久。暨丙午修官制改大理院正卿。旋調任法部侍郎。洊升法部大臣。清廷遜位。先生乞病。遜位詔未副署。先期請假。及改爲法部正首領。並未到署。杜門謝客。一意著書。項城以司法總長商說。先生作書婉謝之。項城謂此係南京政府之意。如不列名單內。恐失人望。乃於寄去閣員名單內。列先生名。而注明以病堅辭。此第一次內閣事也。第二次組織內閣。項城復請其出任司法。先生乃薦章宗祥自代。參議院未通過。歿年七十四歲。臨歿前四日。尙伏案著書。前十日尙寫日記。好學不倦。敬愛文士。布衣蔬食。除購書外。別無他好。近兩年

中杜門謝客。董理舊作。編定枕碧樓詩稿六卷。枕碧樓偶存稿八卷。日南隨筆八卷。日南讀書記十八卷。說文引經異同攷八卷。文選註引書目若干卷。三國志瑣言四卷。三國志校勘記八卷。古書目三卷。又刊枕碧樓叢書十二種。親自校勘。皆梓行。

附沈家本碑文

袁世凱

吾國號禮治國。歷代沿襲之律。未必悉中於今日之用。清德宗有鑒於此。特於光緒二十八年二月。詔舉嫻習中外律例者。編纂法典。於是直隸兩江湖廣總督。首薦法部左侍郎沈君家本於朝。越二年四月。君於京師開修訂法律館。廣延各國法學名家。及吾國之習東西法與老於秋曹者爲之佐。未逾時。譯成法俄德日各法律書數十編。則犁然知異同之原。與改革緩急之計。乃請先去舊律之過當者。曰凌遲。曰梟首。曰戮屍。曰緣坐。曰刺字。俾天下咸

曉然於緩刑之意。又請設法律學堂以課吏士。使它日有所取材。又請廢大清律。改頒現行律各條。以濟新陳遞嬗之窮。而新律粲焉粗備。綱舉目張。循序斯進。刪繁補漏。鎔舊鑄新。於光緒三十三年八月成新刑律總則十七章。十一月成新刑律分則三十六章。宣統二年十二月成民事訴訟律四編。刑事訴訟律六編。當時一孔之儒。非議叢起。或疑祖宗成法不當變。或恐法寬不足以防奸。或恐與中國習俗齟齬。君反覆討論。究之以精心。而持之以毅力。蓋有百變而不渝者。當清之末季。所興作者衆矣。上下交替。卒泄沓無所就。惟君之制作。歷層累曲折而終底於成。其後君雖解任去。然後之人猶得循君所制掇拾而賡續之。迨國體粹更。凡百草創。而至繁至重之典。法司日夕所承用者。大抵仍君之舊。烏虜君之有造於吾國。豈淺尠哉。君於宣統三年冬爲法部大臣。贊成共和。民國成立。爲法部正首領。旋引退。民國二年五

月以疾卒於家。乃下所司議所以報功者。僉曰君之修訂法律。革歷朝之秕制。而主輕刑。采列國之成規。以斬合轍。實伯夷降典以來所未有。不可以湮沒勿彰。夫革秕制而主輕刑。則可以生死屬絕。使感化寓乎懲戒。而發展其人民保障之能。民之福也。采成規以斬合轍。則可以一道同風。使法權宏及版圖。而帙張其國勢。平均之漸。邦之榮也。有斯二者。可以刊石紀功。垂諸不朽矣。君爲官治績甚著。所著書凡數十類。皆見於家。乘不具書。書其尤重要者。以示來世。

花情花理花姻緣

闕名

是篇錄自北京民立報。蠹書蟲軼聞。假托神仙。深參情諦。而詞意瞻麗。亦如花間仙女。徒倚以興。楚儉誌。

何素君。南陽人。年二十餘。才貌雋逸。能飲性嗜花。每酒必酌花下。居南有媚花

虞

初

志

補

小圃。廣袤數百步。結構幽勝。名花冶草。靡不畢植。一夕獨飲微酣。見花影婀娜。散漫於綠茵繡浪之間。因戲吟曰。深閨蝶夢怕人驚。何處瑤姬帶雨行。飛上曲欄。渾不見。明朝相憶覓卿卿。時值暮春。二漏已下。疎星數點。皎月如鏡。忽一女。子徙倚花旁。年可十八九。顏色不甚可辨。但覺釵光鬢影。與花月爭妍。生知其仙也。迎前揖曰。天上麗人。幸辱芳趾。祇恐園林寂寞。弗快仙遊。風露淒涼。少侵玉骨耳。備有小酌。請憩幽亭。女低鬟微笑。與生共步。舉酒共酌。生避席起曰。山居俗子。鹿豕儕蹤。何意仙馭遙臨。願聞清貫。女曰。妾瓊宮花史也。未嘗一至人間。今以君愛花成癖。故上啓夫人。下辭女伴。與君相見。快論終宵。從此結天人深緣。妾之願也。生曰。書生所愛。例在花月。某之愛花。亦至微耳。安足鍾緣仙籍乎。女曰。大凡造化之理。皆順乎情。情之所至。緣卽生焉。蓋情爲緣之本。而緣乃情之報也。情之薄者。緣不爲動。情之厚者。緣及數世。策名情籙。待日月旣敷。方

虞

初

志

補

解脫耳。苦夫情之至者。其緣可以結高厚。纜古今。噓吸風雲。召致雷雨。當其遇合之時。天人不能間。鬼神不能議。河岳不能搖。幽冥不能隔。玉女爲之鼓歌。金童爲之起舞。鸞鶴爲之停驂。烏猿爲之息唳。巫陽增翠羽之臺。漢曲解明珠之珮。幽都剎國。聞嘉會而同瞻。孽幃魔關。觸休風而盡偃。然則緣之結也。蒿衡無以喻其固。江海莫得比其深。自非區區固執之氓。所能窺其萬一者也。且天地之氣。日月星辰而外。散爲奇麗者有七。在上者爲雲霞。在下者爲人物。靜而峙者爲山。動而流者爲水。至綺靡芬靈之極致。則爲花草樹木。而才子美人共之。故花亦惟才子美人能愛之。蓋同氣之相感然也。同氣相感爲之情。情愈深而緣愈厚。此造彼因。適遘自然之數。雖欲却之。惡得而却之。

生曰。雖然。世之愛花者衆矣。宜亦同情。情旣同而緣不宜異。何嗇彼豐此而衷於某女笑曰。世人愛花。愛其名耳。內無珍惜之心。外慕風雅之目。甚至殘英折

蕊。劇幹幡枝。或屑之以爲膏。或封之而作釀。戕生敗性。莫此爲甚。未膺罪譴。何有於緣。惟君之愛花也。達旦終朝。相對不倦。珍若瓊瑤。癖同詩酒。色雖替而益憐。艷稍傷而滋戚。流鶯啞葉。每慮身狂。蛺蝶攢香。猶嗔性刻。甯王金鈴之護。元微星幡之設。靡不爲之備具。保厥芳姿。豈可與世俗之情同年而語哉。言訖。生舉罍謝曰。敬聆妙緒。逾與逾新。如啓丹函。如披玉笈。但謬許過當。愧而滋深。謹奉斯觴。爲消渴吻。女接觴飲訖。酌酒酬生。復相對清談。詞旨超逸。雞唱後。女起辭別。生固留不可。送至亭外。忽不見。生自是神情恍惚。夢寐常在珠奩翠箔間。是歲殘臘。向盡。忽染重病。昏昧之際。見女至。笑謂曰。賀君仙矣。曩者妾反瓊宮。見夫人備陳君之雅趣。夫人大悅。故復遣妹相迎。嘉命難却。卽請偕行。生遜謝再三。問見召何爲。女曰。有微勞借重於君。差樂不苦。君至當自知之。無須問也。趣生並轡而行。行數里許。遙見殿閣玲瓏。碧瓦朱甍。半迷煙霧。女指曰。卽瓊宮。

也。俄覺香氣襲人。衣袂飄舉。纖塵不染。神骨爽然。復前數十步。見一池湛然碧。水池畔立石。鐫曰浣花池。復有門曰訊春門。生問何義。女曰。天下之花。聚於瓊宮。每歲一現人間。皆由訊春門而出。及其返也。有就世人污蟻者。則就池中濯之。非是則不能復入此門。生聞言太息良久。女驅車疾行。入門而西。迤邐一街。望見宮門。女先入報。乃有諸美出迎。客分列道旁。皆殊艷韶秀。各手一枝。芬馥奪鼻。生乃悟向者香氣皆由此而來也。少頃女復出。又一女偕至。年十五六。姿態雅淡。生問何人。女曰。花姑黃令微也。問諸女曰。花神也。所執之花。卽其所司者也。於是二人導生入。及內殿。夫人降階而迎。生拜階下。夫人命侍兒掖起。答拜賜坐。謂生曰。聞子鍾情有日。名列仙班。今以春信將臨。羣芳欲動。花之稟氣。於是始焉。明日乃餞花之辰。欲得一文士。總司香譜。使不得違候爭奇。至遭天抑。願塵寰污濁。未易其人。惟子擅幽貞之德。懷曠逸之才。爰遣花史相迎。幸辱

臨顧植物之福。亦造化之資也。生起謝曰。草澤寒螿。餐風吸露。自分永守邱園。終安枳棘。頓膺仙旨。跼躄奚如。倘能錄及庸愚。採茲葑菲。螿身屑體。曷足爲辭。誠恐片慮不周。率多背妄。致辜明命。用玷瓊芳。越俎干隅。橫生羣謗。縱蒙優待。罔敢自寬。夫人曰。子勿謙。吾知子才久矣。遂命開宴。列長筵。宣諸美。悉來陪飲。以次而坐。已而笑語間關。盃盤雜沓。金盞玉膾。靡不具陳。酒未及半。一侍女踉蹌報曰。芙蓉城主來矣。夫人急出迎之。生亦竚階相俟。須臾城主入。年三十餘。風韻瀟灑。與夫人叙寒溫畢。生就謁之。城主顧而歎曰。真神仙侶也。天壤之大。勿謂無人。乃卽席豪飲。盡數十杯。夫人命諸女子爲翹袖迴鸞之舞。卽有數美人起。至庭前百花之下。蓮步輕躡。迴旋空際。交紅倚翠。變態百端。舞罷還座。香露遍體。復命歌。又有數女。轉喉發聲。音調朗鬯。城主贊賞不已。生亦爲之擊節。宴罷。城主辭去。生醉微倦。夫人命侍兒引至外廂安寢。晨起再請命爲司花內

虞 初 志 補

史賜華擎繡衣。生辭不獲。乃拜謝而出。及門。則已有羽葆旌幟。導之而行。抵外殿甫坐。花史捧一冊至。標以玉籤。題曰春譜。生啓視之。內貯五冊。以五錦爲衣。上列諸花名目。香色形狀。開放早遲。注之甚悉。多與世間花譜異。生固疑違候爭奇之言。至此方知其有以也。問花史曰。花之體貌姿格。開發早遲。皆係天宮所定。托椒人世。自應不昧本原。今觀所譜。與所見多殊。此何故也。花史曰。李唐以來。人尙詐飾。技術之士。變幻百端。每以天地生物。爲炫耀之所資。故一跗一萼。必欲奪天工。矜人事。或副削其枝幹。或顛倒其後先。遂使原質失散。生性盡絕。今種類之未變者。十之五六而已。易紫爲朱。移寒作暖。殊可恨也。夫人久欲正之。今所以煩君者。正謂此耳。生愜快許時。乃召衆花神至前。令將花之失實違時者。一一陳上。卽按譜正定。使各求真種。布散人間。復援筆作誠令一通。誠諸神勿得違誤。書罷。命懸諸宮外。夫人聞之喜甚。集諸女聚觀。亦皆欣服。晨膳

後。花姑報曰。散花之期至矣。夫人命內史率領諸神。皆祇候道左。香魂盈載。載望旆臨。生應命而出。遂至訊春門外。數百人各以花片向風而颺。登時爛漫彌空。霧張錦絢。久之四散落去。事畢還宮。夫人慰勞甚厚。生以倉猝來此。未告家人。欲歸視之。乃上書請假。情詞懇摯。夫人憫其意。給假半年。卽命儀從送還。及里門。夫人太息謂素聞君已死。生大驚異。急至家。果見妻子環尸而泣。蓋死而體未冰者。已二日矣。生乃以首觸尸。忽然僵仆。一食頃。漸次醒豁。遂從床上躍起。大笑曰。吾方快仙游。而汝曹悲鬼籙耶。自是放棄人事。唯終日兀坐花下。親朋過從皆不答。閱半歲。謂其妻曰。吾曩在瓊宮。實由乞假而歸。今限期已迫。行與子長別矣。向之所以不子告者。恐子傷悲耳。婦聞言大慟。徐謂曰。君雖仙去。其奈此亡人何。不知穢室殘燈。亦能作劉安雞犬乎。生曰。子勿憂。但能清慮寡欲。保其氣。則南陽女兒之後。可嗣踪矣。次日黎明。生方寤。聞空中音樂縹緲。卽

起沐浴。更衣謂妻曰。子勉之。夫人召吾。吾去矣。遂匡坐而瞑。妻後亦謝絕家政。閉戶守貞。生嘗授以潛神攝氣之方。日夜煉持。年六十餘。顏色如處子。忽一日。有小鬟自外至。叩首曰。司花內史。使侍妾敬迓夫人。車輿已在門矣。妻卽召諸子至。慰示數語。遂出門登車而去。及追視之。已杳矣。相傳其妻蓋烏氏云。

二僕

胡蘊玉

王氏之僕。李闖陷華陰。得邑人王氏之僕李亮。闖見其偉幹多力。欲留充前鋒。亮大罵不從。被礮死。

武懷之僕。武懷受僞職。索吉服。僕泣諫曰。聖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懷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錮。不聽我言。必有後悔。李賊貪淫無道。天怒人怨。勢必不久。吾不忍見主人之身名兼喪也。不食而卒。

補 志 初 處

處

初

志

補

梁生之僕。新嘗簡風興者。家貧。自鬻于梁生。梁生以不薙髮將見誅。簡請以身代。梁生泣曰。爾代我死。誠義。然亦有所欲乎。答曰。無所欲也。我蒙主人衣食數十年。今以死報何憾。惟貸某人百錢未償。主若爲我償之。卽瞑目矣。遂死。樸庵曰。之數人者。非特無民社之責。並名義之所不及。固可以不死。而竟死。彼高官大爵。稽首於輿王馬前者。何人哉。平時食其祿。臨時避其難。甚且賣主求榮焉。此數人之所以甘于一瞑而不視也。慷慨激烈之舉。往往出於隸御之輩。而天下事又非此輩所能辦。欲明社之不屋。烏可得耶。

遊美國塔虎脫農場記

穆湘瑤

北美洲南部塔克衰司市府之極南。離墨西哥海灣約二十里之遙。有塔虎脫農場焉。以科學之學識。策農事之進行。以故聲名藉甚。而獲利亦厚。余於去夏畢業。渡往南部。研究花果。聞其名。心竊羨之。遂登車而往。凡寢食於是場者。越

三星期。自總理葛林君。植棉部長愛爾槐君。卽前塔克衰司農工專修學校。治田學校。教授牧牛部長。湯林孫君。及各部長司事。暨機匠傭工。無不詳加詢問。考其究竟。自問有所得。不敢自祕。歸而記之。以饗吾國人。且以資吾國大實業家之借鏡焉。

初 虛
補 志
當餘千八百七十年間。有企業家三人。自中美而至南部。抵墨西哥海灣間而止。當是時平沙無垠。人跡罕見。遂向美政府領得田三四十萬畝。運牛數千頭。而牧養於其間。名曰哥爾門福爾登牧場。惟交通不便。且諸企業家志雖有餘。而才力財力均不足以濟之。又無科學之農業知識及整理法。忽忽二十年間。未能大展厥志。是時有秦豐君者。銀行大家也。雄於資。亦擬謀實業於南部。遂與其婿塔虎脫君。卽前美總統之介弟。及律師葛林君。合資購哥爾門福爾登牧場。而仍從事於牧牛。是時雖交通已便。而三君皆遠在東方。經營本業。且採

用隨墾隨賣主義。雖獲利頗豐。而於農業物質之改良。尙未暇顧及焉。自秦豐君物故後。其遺產均傳授於其獨養女任受。當一千九百年之間。約計股分塔虎脫及其夫人占七十四分。葛林君占二十分。餘四分皆現屬之零星附股。而牧場之區域。僅存十萬英畝而已。塔葛二君。以隨墾隨賣主義。不足以言振興實業也。遂定植棉及工商業發展之政策。於是塔君在東力任經濟。葛君棄律師業。親駐牧場。總理其事。聘牧牛專家湯林孫君。掌理牧牛部。內分兩小部。一爲傳種牛。一爲肉牛。其牛種有二。一爲短角牛。一爲歐福種。兼用土著牛。逐漸改良其肉質。牧羊部亦暫由湯林孫君兼理。嗣逐漸擴充。遂聘勃郎君爲牧豬部長。密勒君爲乳酪部長。治田學專家愛爾槐君爲植棉部長。綿花出數較旺。子花轉運。甚不合算。於是自設軋花廠。由勞伯次君主任之。兼收軋隣近農家之子花。工人居民漸夥。而附近墨西哥海灣之地方。名曰考伯克力司梯。作爲

虞 初 志 補

避暑地位。往來者甚衆。於是設電燈廠以助其長夜。設自來水廠以濟其灌溉。市口繁盛。肉食昂貴。於是設宰牲場。又以儲藏肉料。不可無冰也。設製冰廠。又花核數千墩。轉運費鉅也。設榨油廠。鍊油廠。運油。又嫌費昂也。於是以牛油及花核油製成一種參用物。如日用之白他油。裝貯錫罐。銷售全國。當余調查時。正農事極忙之際。其農場面積十萬英畝。內分植棉一萬四百畝。植玉蜀黍及菽粟等約三千六百畝。牛一萬五千頭。羊五千頭。馬驢豬各千頭。乳牛三百頭。雇工五千人。其場綿長二十六英里。分四車站。曰秦登。曰塔虎脫。曰葛來各來。曰拋脫倫。當八九月間。自秦登至拋脫倫站。第見雪白之棉花。及蠕蠕之牲畜而已。此皆十年以來塔葛二君及諸部長所苦心經營之成績也。自葛君總理以來。並未提息。歷年所得盈餘。均充擴充營業資本。余約略計算之。不動產每畝平均六十元。則田價得六百萬元。廠屋棧房汽機市房電線自來水管及牲

畜等約得四百萬。總共約得千萬左右。近更逐漸推廣。植棉場擬展至五萬畝而止。並籌畫紡織染布等廠。大約明歲即可從事展拓。惟此場地。位於極南。美邦人士。以前鮮有知之者。自三四年前。美總統塔虎脫氏蒞臨。後名始大著。近年又頻受實業界鉅子之研求。靡不讚揚其發達之神速。且有採用其整理法。而作實業學校教科資料者。然美國農場牧場。大此十倍者尚多。今舍彼而述此者何哉。余詳加究察。得其致富之道九焉。爰縷述如下。以供吾國人之參考。

一計謀深遠也。當葛君任事之始。以擴充植棉場爲起點。其後各場亦因時制宜。次第建設。往往一場內之設置。必計畫於數年之前。而每星期復會議數次。研求發展事業之方法。整頓各部之程序。謀定後舉。故其建設也無虛耗。獲利也愈豐厚。

二用人得當也。各場之主任部長。皆係畢業專門人才。出其所學。各司其事。爲事擇人。無覆鼎尸位之譏。有措置咸宜之象。故成效速。

三勤職守也。每晨八時至下午五時。各場部長往來巡視。遇辦事之勤奮者獎之。怠忽者戒之。戒之而不悛者。退之。賞罰嚴明。無敢或懈。卽作全夜工者。按時更替。將莫敢或遲。其工作也。進退有定時。故工人咸以嬉戲曠職爲大戒。

四和衷共濟也。各司其事。則事權專而不相侵越。同事和藹如兄弟。卽各部長密商時亦推誠布公。各抒所見。平時交相推許。交相勉勵。無傾軋虛詐之習。

五簿記清晰也。各部收支。均以部長簽字爲憑。各部簿記分門別類。不容紊混。卽植棉部。或八百畝爲一段。或一千二百畝爲一段之帳籍。亦由各段長主管。一律條分縷晰。故至年終結帳。不惟全部之盈絀一望而知。卽分部分段之盈絀亦一目了然。

六連帶貿易也。各部辦事之聯絡固無待言。而各部所出之貨。設互相消納之法。不僅不假手於人。耗回扣及轉運之費。且無廢棄之物。是爲該場一大特色。譬如植棉部。售花於軋廠。軋廠以花衣售於紗廠。花核售於油廠。油廠除運消出口。或製造參用物外。以花子穀售於植棉部。花子餅售於牧牛部。宰牲場收買本場之豬牛羊。除牛羊皮他售外。其血骨及臟腑等均製爲肥料。售之植棉部。他部大都類此。其交易均依市價計算。既無低昂爭論之弊。復無外溢之利。廢棄之物。竹頭木屑。皆爲有用。此吾國人所最宜注意者也。

七助長周備也。該場助長事業。除電燈及自來水外。有醫院以療治疾病。有學堂以啓迪愚蒙。有教堂以維繫道德。有銀行以周轉金融。有郵電局以便利交通。至段客棧雜貨店等。有裨日用者。無不畢備。皆由農場派人主持。故二十六英里之農場。儼若一小國焉。農產物歲有羨餘。不依人以生活。居家傭工。咸有

樂不思蜀之概。

八學識充足也。各部廠均由專門人才主任。故其布置均臻完善。各種機器均係最新而精良者。以科學的知識。機警的腦力。敏捷的手段。整理全場事務。宜其勃興也。

虞 初 志 補

九堅忍不撓也。以上八者。雖該場致富之根本法。然苟乏堅忍不撓之氣。亦安克臻此。溯其創辦之始。挫折頗夥。乃葛等以君爲辦大事者。挫折事所恆有。是以專心致志。一意進行。不爲所屈。凡遇挫折。必研究其致挫之由。去其不善。以至於善。始克轉危爲安。轉敗爲勝。以有今日。人第知其獲利。而不知其耗心血。絞腦汁。慘淡經營。孜孜不倦者。蓋已十餘稔矣。

余述竟。於是知皮相的振興實業。不足與有爲也。塔虎脫農場獲利之原因。除農學的知識。固無可勉強外。餘皆吾國人所素知。且曾昌言者也。而吾國之實

業數年以來。仍無進步者何哉。蓋僅言之而尙未施之實行。或行之而不力之故也。以人例我。空言無補。瞻念吾國。能無慨然。余自離祖國。倏已六年。自國體經此大改革後。社會經濟。必起絕大之恐慌。此余所敢斷言者。欲回復國民之生活力。舍振興實業。其道末由。而外人成績昭著。良足爲吾國導師。尤章章如是。吾實業家其亦可以興矣。

高麗七奇

飛來

高麗一國。雖處東隅。然與中國僅隔一鴨綠江。爲我國東方屏障。現屬日本。良可惜也。其土地人民。不殊中國。而東方靈秀所鍾。奇境每多可愛。據曾至其國者云。該國有七奇焉。一曰溫泉。泉在金山頭地方。四時常煖。且浴之能令人却病。故患癩疥之疾者。多至該泉沐浴而愈。二曰甘泉。泉在井中。凡二相距頗遙。井泉清冽異常。掬而飲之。甘甜如蜜。有汲而煎物者。可以代糖。且兩泉互爲消

虞

初

志

補

長。此泉涸則彼泉盈。此泉盈則彼泉涸。此加一分。則彼減一分。有若一氣相連。互爲挹注者。亦奇矣。三曰寒風洞。洞在三谷中。陰森異常。而洞內時有旋風。蓋風由洞中生。不必借馮夷之力也。盛夏重裘入洞。亦莫能禦。且其風着人。侵肌貶骨。卽甚壯者。亦不能當。其寒威可想見矣。四曰長生樹。樹之扶疏拱蔭。本異尋常。然四時青葱。曾無凋落。其尤奇者。則樹枝或經攀折。不轉瞬已復生如故。卽將其樹株鋸去。亦不旋踵而生。甚卽連根拔之。頃刻間枝葉龍葱。依然如故。較前竟無稍異。按佛國有樹名如何。亘古常存。長生不枯。是豈其苗裔耶。五曰浮石。石甚巨。兀立地中。其重不知幾千萬斤。然以兩人牽一繩。執其兩端。貼地從石下拽過。毫無阻礙。有若巖石。與地不相連屬者。此與中國匡廬之香爐峯同一異矣。六曰溫石。石常溫。和卽近石處。亦覺和氣。盎然。現就石邊建一屋。有房室甚多。以爲遠人駐足之所。無論盛夏隆冬。入其室者。常如春三月時。蓋石

之力也。然則楊太真之溫玉。卽其類與。七曰佛汗地。地方約二丈有奇。相傳當日有佛滴汗於此。地之四面皆植草木。獨其地則寸草不生。試以諸卉植之。亦不能活。卽野獸等道經其地。亦必紆道避之。甚而飛鳥亦不敢翱翔其上。實不知其所以然。現就該地之傍。建有廟宇。居民慕其靈迹。膜拜者頗多云。

義獅記

鈍癡

恩卓克者。羅馬某富翁奴也。主人役之苦。恩忍之。後主人遇之益苛。鞭朴炮烙無不至。恩乃自計曰。長此以往。吾必死。鞭朴矣。若奔而見獲。其罪亦死。死均也。則逃猶有冀於萬一乎。因決計逃。

次夕。恩伺隙隻身出走。大山中。奴輩固窮。衣著外無長物也。當時羅馬富家。有蓄奴俗。奴之生死。主人掌之。其有受虐不堪而奔者。主人得鳴之官。官爲盡力偵緝。得奴還之主人。主人懲之。剖腹斲脛。無所不至。或有送官判罰者。則非以

飼虎。卽以飼狼。謂奴背主上而逃。其罪無異於叛。故必以此刑科之。其有勇而善鬥者。則與虎狼搏。羣聚而觀之。勝則釋奴。不勝則見噬於獸。然而勝者蓋寡。故今日恩之逃亡山中。實亦逃死之不二法門也。

恩初入山。不嫻途徑。且山路崎嶇。不知所往。盤桓數四。後乃得一山窟。口隘而中暢。匍匐可入。且絕壁爲障。叢棘四繞。密不見人。卽有蹤跡至者。亦必不遽疑。是中爲遁逃藪。恩久奔而憊。且喜洞之靜也。則獸行而入焉。是時恩之不食已數日矣。旣懼追師。而飢腸更作轆轤轉。困乏之極。踞地而臥。未幾卽漸入黑酣鄉矣。

俄獅吼一聲。風起雀散。谷應山鳴。恩亦自夢中驚醒。急起四顧。見一獅當洞口。立駭絕欲奔。恍忽中乃自忘其出路之已爲敵據者。

恩於失望中。萬念都灰。思今日必果獅腹。旣無可避。卽閉目以待之。有頃。獅竟

不前。恩奇之。因昂首矚獅。無怒容。且向己低鳴。一若老馬在槽。見主人而求食者。恩至是亦遂不懼。且向前以觀其異。及近獅。則一爪浮腫。病不能步。舉視之。則鐵蒺藜大如卵。深入掌中。恩悟獅意。爲拔出之。並刀按傷處。液出如膿。獅立愈。如釋重縛。迴旋矯捷如龍。然感恩之治創也。則帖耳搖尾。引身近恩而靡擦之。馴習乃如家犬。更出舌舐恩臂及足。大類印人見長者而行禮者。恩旣與獅狎。則愛好似家人。日間獅出獵。以餉恩。夜則臥以衛之。人獸之間。兄弟莫踰也。恩至此是非不知。黜陟不聞。苦役不加。日足食。夜足寐。雖日與猛獸爲伍。實高出於奴隸味。况萬萬矣。

恩處窟者數月。不敢輕出。及久以爲主人必且忘懷。當不至更事偵緝。且山深谷險。人跡罕至。卽有蹤跡者。避匿亦易。乃漸出無憚。一日恩散步谷中。方徙倚間。忽背後大聲呼曰。汝在是耶。吾爲汝芒鞋踏破矣。恩知不妙。急回視。則皂吏

十餘輩。手繩械環而進。且及矣。欲逃則深谷前阻。欲鬥則彼衆我寡。一剎那間。楚歌四面。突如其來。惟束手就縛耳。

獅歸大號以尋之。彼固不知其最親愛之醫生。已捉將官裡去也。後獅爲人獲。獻之官。然無人知恩與獅之故事也。

富人得奴即送官聽治。官判曰。奴犯恩卓克氏。避主而奔。罪當飼獅。以官適得獅也。如能搏獅勝之。釋如法。

虞 初 志 補

羅馬人尙武。尤好觀慘事。官判既出。通城盡知。某地某時有奴犯鬥獅事。貧者卽於其地築高臺茅棚以供觀者。屆時羅馬人空城往。富人多居高臺中。啜茗嘯噉爲樂。次者入棚。又次者沿柵立。人人注目。惟在一囚一獅。

有頃。吏言時至。自囚中引出恩卓克。亦自鐵籠中釋出一獅。獅久囚。忽得出柵。則豎尾奮爪。猶自作威。是時觀者閃閃萬目。視線合而爲一。同注此獸之身。

以爲是必一捕恩卓而克吞之矣。乃獅自柵出。初尙作怒容。及近恩。審視者。則變猶爲順。卽恩而親之。恩亦撫之備極親愛。觀者皆大愕。法官遣吏詢恩。當衆說前事。觀者皆大呼曰奇事奇事。有感激泣下者。乃同請於官而釋之。官亦允許。惟恩不欲再往主人家。因携獅入山以居。後有於山中見恩及獅者。則二人燕好如兄弟云。

葛將軍妾

姚駕雛

道光辛丑。英師定寇浙海。山陰葛將軍雲飛。率師拒之。力戰三晝夜。援軍不至。遂戰死於東嶽宮。將軍有妾。容止閑雅。富有膽略。聞將軍死。集其侍妾及殘卒百人。乘夜入莫壘。奪將軍尸歸葬之。時人比之明季沈雲英。孝廉汪芙生。爲製葛將軍妾歌云。舟山潮與東溟接。戰血模糊留雉堞。廢壘猶傳諸葛營。行人尙說張巡妾。共道名姝越國生。苧蘿村畔早知名。自從嫁得浮雲壻。到處相隨

虞 初 志 補

卻月營。清油幕底紅燈下。緩帶輕裘人雋雅。月明細奔喜論兵。日暖長林看走馬。一朝開府海門東。歌舞聲傳畫角中。不問孤軍懸渤海。但思長劍倚蠻峒。新聲休□□□□。金盒牙旗多內助。虎幄方吹少女風。鯨波忽起蚩尤霧。一軍如雪陣雲高。獨鑿兇門入怒濤。誰使孝侯空按劍。可憐光弼竟抽刀。淒涼東嶽宮前路。消息傳來淚如注。三千鐵甲盡蒼黃。十二金釵齊縞素。繡旂素鉞雪紛紛。報主從來豈顧勳。已誓此身拚一死。頓教作氣動三軍。馬上濕透胭脂血。戰苦綠沉鎗欲折。歸元先軫面如生。殺賊龐娥心似鐵。壺從巾幗戰場行。雌霓翻成貫日明。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也知兵。歸來腸斷軍門柳。犀鎧龍旗亦何有。不作孤城李侃妻。尙留遺恨韓家婦。還鄉着取舊時裳。粉黛弓刀盡可傷。風雨曹娥江上住。夜深還夢舊沙場。按將軍諡壯節。妾亦山陰人。惜其姓氏。已不可考矣。

滌華

秋 墨

滌華巫姓。其先爲金壇望族。世居邑之西偏。垂髫時。純孝篤愛。踰於常人。長而
鬢髮如雲。眉揚色皙。薄施淡掃。固覺嬌娜。蠹服亂頭。亦饒蘊藉。見者驚爲胡帝
胡天。竊竊私議曰。若個美女兒。未識誰是傅粉何郎。消受此玉人也。無何。靈萱
秋冷。大樹先飄。銅雀春深。小喬未嫁。里閭求婚者。日踵於門。其父不願也。曰。悲
痛鼓盆。所慰我岑寂者。尙幸中郎有可人之女。實不欲以此掌中珠。輕輕付窶
人子。抱恨終天。不有顯宦達官。富家翁。紈袴子。願諸君毋再効豐干之饒舌。眉
宇盛怒。其鋒莫可撓。自是以後。執柯冰人。竟絕跡於巫女之門。女父薄有家產。
宦興勃發。與女計曰。吾殊不耐朝夕。與若輩絮晤。此間不可久居。將摒擋家業。
部署行裝。納粟博一官。異日旌旄導前。旗卒擁後。可以耀閭里光前人。爲吾計
爲兒計。莫優於此。他日交游廣遠。當爲汝覓乘龍客。博誥封。女性至孝。不敢拂

虞 初 志 補

厥父心。惟嘖嘖語。乃父曰。宦途嶮巖。匪泯滅天真。宅心尖刻者。不克稱能員。不能稱富有。朝政窳敗。人民苦虐。政高尙之士。方絕裾而去。邇時養晦之弗遑。阿爸何遽墮彼濁流。躬冒惡名。父固執不從。於是變值其家產。納捐佐貳。携子女赴鄂聽鼓矣。滌華自抵鄂後。深院日遲。小窗人靜。咿哦吟咏。能解寂寥。女性慧。又得乃兄養儂之指導。學業乃日就月將。幾於咳唾成珠。有懷皆玉。閨閻妮友。刮目相看矣。辛亥義職舉。政界人物。逃遁無蹤。女父全眷亦旋里。雖未如朱簷吞紙充飢。亦猶房彥謙之以官貧耳。瓜恆學種。書不辭傭。滌華安之若素。而豈知禍起蕭牆。變生不測。不出一年。滌華竟解脫歸天乎。蓋女父聽鼓鄂垣。愁似鰥魚。業已重續鸞膠矣。女事繼母如生母。慇懃懇摯。惟恐不能博其歡。初頗相得。歸田以後。惡感日生。我國家庭。往往因晚妻釀成大變。兩不相下。造成黑心符之故事。繼母視滌華爲眼中釘。去之惟恐不速。父雖鍾愛弱女。無如嚴闈之

哭訴千言。不敵枕邊之溫存。一控鍾愛之心。日就枯亡。滌華處斯逆境。悲憤填膺。日惟眼淚洗面而已。時有王生白者。年甫佩鞶。倚馬千言。績學青箱。美如冠玉。鄉居避亂。蟄伏韜光。爲南洋陸軍中學高才生。與女家世誼。時造養儂。研席砥礪。風情非着意。花事不關心。養儂憐其才。爲之請于老父。指爲坦腹壻。先示其意于滌華曰。吾妹年笄矣。生爲無母之孤兒。擘畫家政。整理家業。吾與父實德之。不虞禍患之來。遭人白眼。手足之情。傷何能已。姻媾爲一身重事。當及早圖之。生白沉默寡言。眼高于頂。必有雄飛之一日。妹苟屬意。兄當請于嚴君。庶可脫離此黑暗家庭。非然者。中心結轆。惹起病魔。妹縱不惜此七尺軀。寧忍令亡母九原不瞑耶。滌華雙輔緋紅。期期以爲不可。曰。翠鈿墮落。珠粉飄零。實命不猶。夫復何憾。以後一切。願阿兄商之。老父。妹殊不敢擅作主張。腹地僻壤。風氣閉塞。妹畏人之多言也。但妹命簿於紗。就使能拋如意珠。命途乖舛。亦必有

虞 初 志 補

無限阻礙。養儂察言觀色。諒無不愜意。即以此事具白乃父。且爲之揚厲鋪張焉。父曰。兒女婚姻。不可如此草草。必從長計議。而後可。閱日。告養儂曰。王生白一窶人子耳。生不讀聖賢書。乃染得一身新學。叫囂習。汝與之結朱陳之好。祖考典型。一旦爲汝淪棄。兒何憤憤。乃爾。養儂無可轉圜。明知爲人讒間。亦惟有爲乃妹呼負負而已。滌華知婚事不諧。復遭家庭羣雌粥粥。咸以此事爲彼輩下酒之品。嗟乎。滌華苦矣。深閨曲院。闌無人聲。鳥語嘲啾。飛躍於窗前紅梅枝上。一若驚訝窗內之美人。今日何猶不理曉粧者。滌華春眠不覺曉耶。抑春色鬧人。慳慳難起耶。嗚呼。滌華病矣。已於牀第間討生活矣。女父意此不過探薪憂耳。不久當可霍然。不甚介意。惟乃兄深知病之所由。憂形於色。垂涕以告滌華曰。妹病深矣。幸妹珍攝。家無僮僕。送暖人。宜念泉臺亡母。生前鍾愛之心。思所以慰藉之者。女聞其語。涕泗滂沱。伏枕泣不可仰。嗚咽對兄曰。生爲無母之

孤兒。死作夜臺之餓鬼。一棺附身。萬事都已。以平時之遭際。昔日之境遇。早知有死之一日。克享大年。本不過欺人語耳。惟戚戚五內者。五秩衰父。阿兄當善待之。三尺孤墳。阿兄宜爲妹營之。言已。神志瞑眩。不勝其言者。蓋女早存死念。一意孤行。十分躑躅。病狀日危篤。女父乃延醫療治。無如弱症已成。病將不起。雖延醫祈禱。亦難奏厥功。女父乃令養儂携至無錫。輾轉入於庸醫之手。藥石與其病背馳。自是以後。病勢彌篤。神志愈昏。勺水不入口者三日矣。骨瘦於柴。面如槁木。益以咳嗽頻頻。自知不起。呼養儂緊搦其手曰。阿兄………妹將與阿兄永別矣。憶自髫齡失恃。侍老父。支門庭。自信可告無罪於巫氏。初意苦盡甘回。或可逃出家庭之重重黑幕。而今已矣。夫復何言。花好月圓人壽。今生亦不作此想。茶煙琴韻書聲。三年前曾嘗此味。鄂旋以後。憂鬱頻來。冀異日或可償夙願。今已矣。夜月樓臺。歸天解脫。一身清白。無可戀戀。兄愛妹至深。縱不忍

令妹長逝。寤忍令妹居斯地獄耶。清明寒食。阿兄肯以一陌紙錢。一盂麥飯。招妹魂來食者。泉壤亡妹亦瞑目矣。嚴君衰老。此門庭賴阿兄維持。生白無恙耶。恨海滔滔。愛河滾滾。將於來世相見矣。言畢氣息如縷。溘然長逝。時甲寅二月初六丑刻也。養儂手足情傷。悽愴不已。星夜過程返里。歸殯於茅山之麓。殯之日。執紼繞靈輜。哭泣者數百人。其遺愛在人。有如此者。

蠻女咬兒

葉楚儉

桂林西鄙。峒蠻十七八女子。披如雲鬢髮。繫紅絲纒。垂雙金珥。跣跣玉映。袒臂酥凝。跳走笑歌。意態皎如也。歌蠻音。婉變靡曼。誰家女郎。以歌名。則光寵遍親族。其父母恆以是驕人。不啻中土人生。女作蔡琰。謝道韞焉。鳳凰峒主女咬兒。年十三四。峒民羣稱以聖仙姑子。聖仙姑子者。峒中最美之女神也。峒主喜女美。遍徵鄰峒歌者。爲之姆若婢。日令曼聲唱新曲於女側。冀女聞而習之。願女

殊弗喜。好雜養鸚鵡。杜鵑諸禽。恆指以譏歌者曰。此翠羽。翡翠翎者。叱花罵蝶。妙響歌。噉勝若儕多矣。歌者以告主。主婉責之曰。生女不能歌。如得玉弗琢。聖仙姑子日來視兒。在雲中記兒勤惰。兒苟弗歌者。姑子且怒而父。降災於而父矣。顧女猶弗省。一夕忽一婢歌曰。同眠轉覺繡衾寒。那識秋深午夢寒。最是小窗鴛枕畔。紅腮無計避郎看。驚問何辭。逼一再歌不已。因詢誰家輕簿兒。謝此惱人歌。婢言傳聞江南才子作。今唱遍諸峒矣。女自是髮之香雲低垂者。編而髻矣。衣之素肌半徹者。襲而衫矣。鳳頭之鞋。錦襪一雙。明月之璫。珍珠三絡。午粧就鏡臺。嫣然自顧其影曰。個女郎。生燕趙佳人鄉。合令飛燕玉環諸婢子羞煞。而峒中人輒訾爲痴。恆舉女以警其女兒曰。勿似峒主女。作爾許粧。將來應沒個狀郎。願妻此咬兒也。峒主憐女痴。曲導之女。乃泫然曰。與其稱蠻中貴人。寧作中原才子婢。爺苟愛女者。從女志可已。峒主不能強。憐而聽之。女遂郵致諸

籍。漢唐以後詩文靡不備於室。乃盡斥諸唱者。闢精室以讀。良夜月明。蠻花移影中。時聞洞簫聲。和曼吟以起。聞之者每笑相語曰。此痴女郎咬兒之室。室中人豈真欲向中朝考女狀元耶。逾年。諸峒亂作。黠者以威挾鳳凰峒主以峒應。清廷命岑氏督桂。平蠻亂。數月。盡繫諸桀。乃按行各洞。至鳳凰。見女所居。玉籤檀架。居然海內藏書之府。驚曰。撞獠之窟。乃有此耶。執峒民間之。云是女讀書處。乃出女父於縲綬。備詢女事。時女匿保姆家。有見女者。每顧而唾曰。誕此不祥物。宜敗乃父事。及聞岑氏索女。保姆疑有禍。甚且依藏。匿反叛例治己。乃急踵戟門以獻。岑揮姆而招女。見山花寶髻。石竹羅衣。丰度嫺媚。中土殆無其匹。霽容謂之曰。而是蠻女咬兒耶。何服非其俗也。女低鬟稱是。檢袵乞貸。乃父罪。岑置不答。問女曰。而能讀乎。女曰。能。岑命試誦。女悽然誦曹娥之碑。音節悲鬱。雙淚洶瀾。咽不成聲。更命之作韻語。女泣辭曰。阿爺在縲綬。身爲人女。方寸如

焚。雖被鈞命。鬻女不能應也。岑肅容而起。慨然曰。不圖鬻方。生此人瑞。令孃父雖有罪。予當爲令孃釋之。女三檢祗以謝。容止朗然。岑命弁送女歸。出女父於縲紲。謂之曰。爾女鬻方之瑞。依法叛者族誅。今因爾女宥爾。他日好令峒民樹良模焉。女父崩角以謝。翼日。岑氏書天南文瑞之額。命弁鼓吹送女所。峒民驚愕相告曰。昔日痴女郎。今作峒中生佛矣。吾儕悔不令兒女讀。不然岑大人爾許恩榮。不入咬兒家矣。後峒主挈女之京師。有見者。謂女娟好嫺雅。好衣素裳。翩然閨中之秀。惟語時鉤轉磔格。稍異中產云。

珊瑚

闕名

珊珊者。鐵文清公之女公子也。姿色奇絕。性最穎慧。好讀書。能詩文。舉止大方。有丈夫氣。文清公甚奇愛之。字同。邑文耀清之次子震寰。耀清官鄂二十餘年。性情乖僻。貪心尤重。媚上罔下。無惡不作。而蓄積尤不可以數計。其子震寰碌

虞 初 志 補

碌無所短長。年未及冠。每隨耀清吸食鴉片。積久生癮。耀清既恃其富。又溺於愛。遂令震寰吃食鴉片。毫不之禁。且代置煙具。華麗異常。以博其歡。震寰年少無知。見其父任其吸煙。亦不悉煙中之利害。於是通宵達旦。噴雲吐霧。除此無所事事。珊珊聞之。羞不能言。懊喪無比。文清公屢叩其故。不得。珊珊每於焦悶時。輒咏詩以自解。文清公漸悟其意。提議與文家退姻。珊珊堅持不許。文清公強之。珊珊泣然曰。從一而終。爲婦之道。今女既以身見許。婚雖未完。心已相映。遽爾棄絕。人其誣我。名譽果汚。生亦何趣。如父再強。請以死從。文清公乃寢其事。數年後。文家要求完婚。意甚決。文清公却之者累累。珊珊自思年已及笄。理應適人。如再不適。難免物議。况男願有家。女願有室。人情之常。意雖暴露。齒難遽啓。有日文家來人求婚。語涉激烈。文清公雷霆大動。誓不與文家通往來。強索聘金甚巨。珊珊飲泣於旁。不發一語。文清公大爲所動。還而問之曰。女意如

何珊珊見事不速決。感情愈傷。作默認狀以示其意。文清公迫於愛女。不忍過拒。貿然許之。於是擇吉完婚。盛極一時。珊珊到文家後。仍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凜夫婦相敬如賓之訓。震寔艷珊珊才色。甚傾愛之。時與戲謔。珊珊拒而詈之。震寔甚以爲苦。而其心仍不懈於愛。某日震寔橫臥於榻。正在過癮。珊珊厲聲詰之曰。吃此何味。震寔呆聲答之曰。此味足於卿之味矣。珊珊大怒。指而罵之曰。怪哉蠢物。侮我何爲。我志如金石。行如日月。非禮不動。非禮不視。非禮不言。與聖爲儔。與賢爲友。身雖巾幗。氣是鬚眉。苟如蠢物所爲。生亦何補。言已淚歎歎然下。震寔大爲感解。悔悟頓生。低聲語曰。暫安勿躁。吾父官至藩道。富達百萬。任何所求。無求不有。任何所欲。無欲不遂。卿之遇我。卿之福也。揚揚然自鳴得意。珊珊莞爾而笑曰。爾自以爲富。吾謂窮之極矣。古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爾家之財。徒益過耳。餘無所補。雖多亦奚以爲。古云。國無

虞

初

志

補

賢才。則國空虛。若家無賢子孫。空虛尤甚。語云。不願金玉重重貴。但愿兒孫個個賢。足見家子富。富於賢子孫。家之貧。貧於無賢子孫。如影隨形。昭然不爽。爾家子孫。奢侈以外。無他事。鴉片之外。無他業。以藏書爲羞。以讀書爲忌。積不義財。搜分外物。結仇結怨。沉禍叢伏。離德離心。家道坐墜。名雖雄富。實則貧窮。爾以爲榮。吾甚以爲慮也。言罷。掉頭不顧。憂形於色。震寔呆然。若有所失。移時大聲呼珊珊曰。卿家田。不過數畝。錢不及數百。廣置詩籍。好延名師。一貧如洗。反不絕誦聲。莫繼饗殮。反不問學業。卿父官至尙書。家無一錢。徒博空名。於身何益。樂如鴉片。則嚴爲禁止。快如美女。則堅爲拒絕。貧愚如此。何責人爲。自慮不知慮我。何必言止。拋煙具於地。當作碎聲。耀清聞而問之。震寔具以實告。耀清喚珊珊責之曰。珊珊汝何不知足之甚也。向衣粗衣。今則綢紈。向吃菜飯。今則魚肉。向居陋室。今則高樓大廈。台榭無數。向親服務。今則女婢男僕。一呼百諾。

以今視昔。登天奚啻。如再不悟。卽予離婚。另選才人。作我兒伴。珊珊形單影隻。衆寡不敵。兼凜庭訓。不傲翁姑。見耀清如此暴橫。震寔如此頑梗。不欲千金重體。長與牛馬爲伍。乃自縊死。明其志。後越數年。乃有居氏之事。居氏出身甚微。賤。負色名。珊珊卒。震寔因娶以爲續絃。幸愛倍於從前。而居氏亦以獻媚爭寵。爲能事。二人相得。懽甚。耀清亦誇愛之。未幾。震寔烟癮旣深。耗精日酷。漁色兼以傷神。竟以癰疽致死。居氏淫性素大。廉恥罔知。震寔一死。不但不知悼惜。反堅心外向。以娛其心。耀清勸諭者久之。皆不聽。一日有美貌流氓。閑遊於門。居氏愛而私之。往來甚祕。未數月。該流氓乃誘拐以去。逃居上海。後金錢用罄。售與某班爲娼。耀清居家日久。焦灼萬狀。遂遊上海。一日偕友到某班。撞見居氏。耀清趨避不及。居然覲面。居氏以回家爲求。耀清唾罵不休。乃止。世人皆以爲貪官污吏之報也。

孝丐

闕名

虞 初 志 補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於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筒篋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遣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疏。一敝舟繫於柳陰下。舟故敝頗潔。有老嫗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跪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居孟淵者。哀而與之食。且少周之。丐甯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王丹麓重作傳。並論曰。世衰道微。人子所矚愛。讌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爲壽。偃樓馨拆。每伺其顏色。以爲喜懼。至於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於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虞初志補卷五終

虞初志補卷六

鄧水 姜泣羣編輯

義俠博客

闕名

畢師萬販布爲生。家不甚裕。性嗜博。博亦甚精。每獲賭資。陰濟貧而外。悉供飲需。絕不分文留橐。以爲非分之財。當非分揮之。附近鄉鄰。咸賴資助。一日去近鄉。貨布驟遇大雨。旁無村落。惟山頂茅茨兩間。急往奔避。內有一叟。四少年聚賭。視畢至。頷之。不復周旋。畢見堆盤盈几者。俱是黃白物。精瑩耀目。畢思區區鄉僻。何得有此。不覺見獵心喜。束手旁觀。內一少年。衣冠襪履。賭資無多。動則輒負。頃刻兩手空空。向左右屢貸屢負。同場似不願再與交手。少年苦乞再四。衆亦勉強應酬。一擲俱負。從此竟無人相顧。少年退出廬外。涕泗滂沱。狀不欲

虞 初 志 補

生。畢尾而問之。答曰。我竊母舅黃金二封。又給人會票銀二千兩。尙欠同場八九百金。共輸五千金矣。今無資翻本。生不如死。畢曰。汝如此襍褻。命註貧苦。何得生此妄想。少年曰。後悔無及。奈何。畢曰。既相遇。姑爲汝謀之。少年喜。邀入室中。坐以已位。畢出腰間數金。一博便勝。從此每喝必盧。衆心不服。爭以孤注餌之。畢舉手卽獲。不一時。秦庭璧仍返趙矣。叟謂衆曰。此是在行朋友。贏他不得。不如暫歇。衆收局。畢計所得。已八千餘金。悉歸少年。少年取五千金。仍以三千金酬畢。畢笑曰。予豈爲區區者哉。特憐汝情急耳。速將去。雨止各散。後五年。有公子韓某。聞畢名。慕其俠。託友延至。尊爲上賓。凡一切艱鉅事。人不能理者。委畢任之。無不妥協。邑宰某貪而好色。聞公子室有美婢。心好之。始以情求。繼以勢劫。公子怒。詬及來使。宰由是銜之。終無策可中。吏察宰意曰。此何難哉。附耳私語。宰躍然曰。此諸葛妙計也。次日午堂。取獄中盜訊供。究及窩家盜。曰。韓公

子歷年所得。悉與韓分。問何事分韓。盜曰。以酬當年周濟耳。今之劫奪。皆韓指使。宰立會營。弁親圍韓室。械韓至。獨不見婦與婢。拷撻奴僕。稱適有畢師萬。自市奔歸。告盜誣主人。官兵將至。以車載主婦及婢而遁。問所之。曰。不知。宰愈怒。吏曰。得畢師萬。自有婦婢下落。宰卽行文捕畢。藉誣以與盜同謀。縣接文捕畢。僅拘畢婦及老嫗而已。鄰族白畢多年未歸。妻嫗旋釋。而畢已資產蕩然無存矣。韓於獄中託友上控。終不得伸。宰因他案賊敗。發遣廣西。家亦藉沒。而私蓄尙多。潛攜以往。新宰詢知韓冤。屠吏戮盜。以歸韓。然韓產已盡矣。飢寒交迫。無顏見人。乞丐他鄉。因避雨於澧州之破廟。有兩女丐盤踞於內。韓問之。知一爲畢婦。一爲畢奴。各訴冤腸。相對痛哭。問婦何羈於此。婦曰。自縣中放歸。僅餘敝廬一椽。無計謀生。只得離鄉遠乞。昨夢神示曰。汝往陽朔縣。定有好處。今將行乞桂林。韓約同往。恐于路不便。認婦爲嫂。嗣後婦嫗之食。皆韓丐以供之。行至

陽朔。仍棲古廟。韓一日出丐。遇買布者。視之。卽畢師萬也。相見大慟。各訴離蹤。畢於廟見婦嫗。哭聲震耳。攜韓歸寓。韓見妻婢。亦痛苦欲絕。問何到此。妻曰。攜婢登車。行未咫尺。遇一藥商。將往陽朔。與畢素好。畢以實告。商攜至此。因家焉。承贈二百金。食用及本銀。俱仰給於此。韓延畢上坐。叩首以謝。畢亦感韓送眷之義。拜不欲起。忽有少年扣扉而入。畢視之。不相識也。少年強挽畢出。至酒肆沽食。食畢問姓氏。少年曰。且隨我來。走至荒郊林翳中。少年曰。某宰充發後。已雷斃其身。火焚其穴矣。余趁勢攝得伊金三萬兩。以報爾德。畢曰。我何德。爾何人。却不受。少年曰。爾忘贈八千金之博友乎。畢恍悟。叩其名。曰。我鬼也。忽不見。畢潛運金歸。後稱巨富。與韓共居。不分畛域。兩姓世爲婚姻。

賣花女兒

之子

賣花女兒。有老母病癰。跛廢不能興。長撫女之背而歎曰。兒譽冠姑蘇。偷念垂

死之母得一估客婿。當不失甘旨。奈何必欲得才士而偶之耶。女每泣然曰。自顧鏡中。尙不致如竈下蓬頭婢。姑蘇人才藪。兒意天必能佑兒。三年苟仍山塘。金昌間作賣花女兒者。當不復與阿母忤矣。自是仍日以茉莉梔子等。走金昌諸里間。吳下名姬。丰度都麗。時比屋居。黛橋左右。有謝姬者。色藝與儕輩冠。梁溪周生。於禁烟前三日。擲千金大會諸姬於謝家。仿秦淮王微故事。意固屬謝。忽睹女衣淺青苧衫。垂雙股瓣。牽帷一笑。問買花未。神光乍接。羣花無言。瑞香寶氣。映澈一室。生翼然曰。十餘年老蕩子。嬌紅姹紫。悉經評量。而一曲珊瑚網。尙留西子於浣紗耶。竟草草畢讌以去。自是金昌間無不知賣花女兒。女兒喜瓣裝。而金昌諸姬無不瓣。女兒喜淺青衣。而金昌諸姬無不淺青衣。客之至曲中者。必問女兒賣花來也未。未則輒作劇談以待。一花之值。貴至數金。間有結蝴蝶壽字諸式者。則值更倍蓰之。女兒之母。昔之促其作估客婦。冀得甘旨者。

至是則惟懼其有婿矣。有某媪欲以千金致女。應客徵召。母利多金。將許之。女笑曰。士夫之尊在。如游龍翔鳳。高不可致耳。一有所屬。則一纖豎股掌狎之。儂豈其儔哉。遂賣花如故。繼告其母曰。功名中無骨格人。文章中無樸素人。商賈中無淵雅人。雉皋雪苑。風華蓋世。秦淮歌舞。豔跡未湮。無已其於十二坊中求之乎。自是稍稍與諸姬交。一夕忽於燈下以茉莉綴作雙鴛鴦。毀而復綴者再。母迫之寢不應。微視其態。殆賣花數年。未經縝密着意如此夕者。旣而綴事畢。澄水於琉璃盃。隔白紗。置茉莉鴛鴦於盃中。嫣然曰。久不作夜。偶爲之。頸間腋且折矣。遂解衣寢。星迴月轉。燈燄綻蕊。母猶聞女轉側聲。默識枕上綺懷之尙亂夢思焉。翼日爲榴花誕辰。香車畫舫。自方基繞山塘。以至虎邱。及某園者。兩岸如錦。有少年携家使據陳家舫。泊真娘墓前。笙管十番。繁聲急響。奏長生殿。偷曲之歌。兩岸游人佇望。嘖嘖歎爲神仙中人。每盡一段。少年輒浮一大白。音

節偶誤。則以觥罰錯者。已按節以正之。忽樂歇歌輟。少年木視一垂楊下。觀者色然相顧。則賣花女姍姍方來。少年排至鷓首。扶椅以笑曰。來乎。女兒明波流睽。翩然挽筐以登。顧少年笑曰。曼歌遏雲。新妝照水山塘。一段榴花風。爲郎占盡矣。言次。迴波遍審諸妓笑曰。家姬盡東南之妙。翻走北里。日逐官妓遊。此足覘郎志趣矣。少年笑曰。初受太真籙。便咄咄逼人。他日令人呪欲死者。非卿其誰乎。女頹然不能答。一轉瞬間。而茉莉雙鴛。已雪瑩香馥。綴少年襟上。笙管復作。畫航漸離岸去。榴花如錦中。款乃劃碧水。漸向遙山黛色間去。佇立兩岸者。猶陰覩女雙瓣間之紅絨繩也。端陽以後。金昌十二坊間。遂不復見賣花女兒。賣花女兒之花圃。初僅春風秋雨。亂疊繁枝者。至是已淺碧欄干。絳紅小閣。粲然爲石季倫之別居矣。春秋良夜。時聞樓中簫聲琴韻相聞。或一女耶歌眠香紡翠諸曲。一人倚拍以利時。或一雙美眷。涉靈巖支礪諸勝。有見者謂賣花

女容光煥發。益無其偶。惟仍垂雙瓣。著淺青衣耳。聞少年姓葉非之子也。

喬鶯小傳

周實

喬鶯者東越某氏婢也。壬寅無盡讀書某氏書屋。得識婢。婢年十四五。容采麗都。詞令嫻熟。每低眉一笑。能得上下驩。春秋期夕。婢奉太夫人命。持果餌來餉。無盡則殷殷探詢飢渴。若不勝其誠懇者。無盡既嘉婢之靈慧。而重惜其置身泥中也。酒酣道及。或爲淚下。主人乃以婢之顛末告無盡曰。當甲午春夏之秋。徐海黔黎。困於饑饉。相率而南遷。中途力竭。往往鬻其子女。以延旦夕之命。余時寓清江浦。去徐海頗近。一日見老嫗持幼女泣路隅。詢之則沐湯產也。願以十千畝售其女。而苦無問價者。余傷之。如數給以值。將挈女以歸。母女依依不忍別。皆痛哭失聲。哀動陌路。余惻然曰。畀汝以金。而以女返。何如。嫗曰。感貴人恩甚。吾豈忍須臾舍吾女而去哉。第女隨我。終恐凍餒耳。語訖。母女復痛哭久。

之。婢既至吾家。舉家皆愛之。適徙居。因命名曰喬鶯。歲月如流。忽忽七載矣。無盡聞主人言。竊爲喬鶯頌得所。斯又不幸中之幸也。明年無盡去某氏。至秋九月。有自某氏來者。言喬鶯以疾殤矣。無盡爲之悽楚者累日。以爲人生之可悲。未有若喬鶯之甚者也。乃爲之傳。

論曰。夫人之至親。無逾骨肉。非至灰心絕望。萬無生理之時。嚙忍以掌上珠。付之不知誰何之人。一去而不可復合耶。吾獨怪夫荇紳閥閱之家。幸而生得其地。則率其妻妾子女。相與驕侈。放佚揉羅綺。飫膏粱。堂上一呼。階下百應。頤指氣使。猶若有所不快。彼烏知天下亦有伶仃孤苦。憔悴夭折如喬鶯其人者哉。嗚呼。此天下之所以不治也。

常無咎

葉楚傖

廣陵常無咎。十年前曾躡舟琵琶亭下。時方爲江西撫軍某公參軍。紫髯廣頤。

虞 初 志 補

錦鞞。綠紵巾。顧盼偉如也。時方洪王稱制金陵。吳頭楚尾。戰氛殊惡。小池口一役以後。商賈稍稍通於江上。凡吳越之僑寄蜀楚者。聯翩東下。時值夕陽欲下。江上寥寂。刁斗之聲。隔江相聞。常值微醉。立鷁首臨風以歎曰。五十餘歲老書生。僅了解詩云子曰事。上馬殺賊。下馬作賢相臣。如岳忠武掃宋諸陵。豎子惡乎能。顧今乃建大將牙。督江上諸軍。跳跟叫囂。庸有濟耶。某苟得節符。揮一師自宛洛出荆襄。踞長江上流。以一師駐江北岸。扼壽陽之衝。自率勁旅。逼石頭以陣。中原庸有堅壘耶。言次。喟然長歎。鄰舟一婢。方爲其主傾盥水。見常凝注殊切。蹀躞數顧。翩然竟入。微聞細咤曰。個丈夫奇姿哉。是殆足韻。顏劉文靜坐看李家阿郎者矣。未繼雙窗豁然。一長鬣奴叩常曰。夫人邀郎君過舟。敬有所白。生素豪邁。裼裘便行。

甫登鷁首。有雛婢奉帷迎曰。夫人敬遲郎君。常入艙。異香氤氳。海紅軟簾。斜上

不鈎。一華服命婦。歡然肅常曰。郎君國器。何緣留滯江漢。頃聞豪響。知日星鸞。鳳終成命世。用辱芳躅。敢訂姻好。常惘不知所答。唯唯而已。既入中艙。見行飾華綵。頃傾水婢斜倚窗上。見夫人偕常入。眉目軒爽。微爲常禮。常念是何寵姬。而倨傲至是。夫人坐常於錦裯。享常以龍舌。略展邦族。知爲濟南劉氏。隴上鎮將之眷。將軍移鎮直隸。夫人挈臧獲。泝江東下。謀卜寓滬。濱傾盥水婢明慧絕倫。夫人女視之。故起居殊於他婢。常曰。某以浪子。值世離亂。天下既無執拂女。識藥師於稠人中。行自向山林。求了半生。聞聲之慕。既愧知己。姻好之說。益所不解。願夫人爲某白之。夫人顧婢曰。是兒名小鳳。善風鑑。嘗識今川帥恩公於行伍。京兆尹張公於賣錫。渠賭郎君。謂豐隆偉岸。曩所未見。今日船頭長歎。他日當開府大邦。十年不字。原欲得賢者事之。今遇郎君。私心竊慰。然臧南帆北。轉瞬卽逝。故不嫌冒昧。以相要結耳。

虞 初 志 補

常斜睨婢。朗麗澄映。英英華發。天人之姿也。慨然曰。既承嘉惠。便當如命。惟同在客中。急既征人行。行李大累。細弱。緩又艤南帆。北再合無期。夫人曰。即艤成禮。詰旦君自挈眷去。瑣瑣兒女態。非妾所期於郎君者。常諾之過舟。解雙玉環爲聘。卽夕於舟中成禮。鴛夢未回。榜聲晨起。夫人已掛帆而東矣。小鳳詢常所向。常語以將依江西撫軍。小鳳曰。撫軍好虛聲。非郎佳主。妾數海內人才。無過經略左公者。假其聲威。豐我羽翼。三年可獨成一局。爲郎君計。宜以書辭撫軍。急挾策走浙。半月以內。金衢戰氣正急。左公必督師出援。此絕好機會也。常大喜曰。壯哉。易釵以弁卿。中原無餘子矣。遂泛鄱陽。自廣信入浙。謁左公於軍中。上規略浙東之策。左大喜。留諸幕中。一日左出。小鳳間窺之。夜謂常曰。傾見左公。顛高穎窄。是有堅卓之能而不能下人者。其幕中恆畜不如己者。懼權落也。郎君急請以一營復嚴屬。則羈輓脫而局面成矣。

常以請左。左顧而笑曰。而能軍耶。常曰。馭衆以恩。有戰必先。師其濟乎。左微笑不語。亦無後命。常歸以告小鳳。小鳳曰。十年湖海。一雙眸子。猶勸不破尺。尺間耶。左公之治兵嚴。刑賞在手。深居高拱。以驅士卒於戰。幾經見縛袴仗劍。親蒞陣地乎。君言違其所好。宜乎微笑不語矣。明日試如妾指以語渠。事無不諧。常恍然大悟。翼晨進白左公曰。昨殊憤憤。驅人以戰。先制其必死。司命之道。非嚴不武。倘得假偏師。某敢執鞭箠督其後。爲公分浙東之憂矣。左大喜。授以三營。命徇嚴屬。常挾小鳳以行。每戰必諏於鳳。鳳擘畫籌度。百無一失。間亦繡衣錦帕。指揮旗門中。掩映睹紅妝將軍也。浙既平。常累功授鎮軍。小鳳苦念夫人。請一親自存問。常留不可。選忠慎衛卒四人。並一婢護之赴滬。小鳳臨別若有所憂。旣而泣然謂常曰。自妾佐君。以一幕客躋通顯。以君雄達。自足取富貴。顧闕房微末之助。有心人當能長記不忘。但有一語。不得不陳諸君者。君眸流而不

凝。蹤翔而多歛。荷遇新歡。將棄舊侶。妾行以後。願郎好爲妾地。母令陸務觀有沈園之感也。常慰之彌殷。鳳乃含淚以行。未半載。常竟娶八閩某妓於外室。事微聞於鳳。鳳歎曰。輕薄相。今果然矣。遂投常一絕云。天涯結鴛牒。百戰建高牙。憐取當時意。名園有落花。遂終不歸常。

薛茗華

高太癡

薛茗華者。宦家女也。母亦名門產。青年居孀。無子。撫孤女。課詩書。教鍼黹。以母兼師。茗華年稍長。幽閒貞靜。自痛失怙。早家貧。門祚衰薄。盡孝事母。母子二人更相爲命。始其家居蘇城北隅。里有豪族。瞰女美。欲賸之。啗其母數百金。母笑曰。富而賤不如貧而貴也。却之。益以千金。且終其老。又弗許。豪族怒。謀承間劫奪之。母懼。挈女避居虎阜山下。其地有小橋流水。槿花籬落。夾岸垂楊數十株。秋風起。蘋波瑟瑟。人蹟杳然。翠禽成羣。鳴和相會。僻壤也。而母女相慶以爲樂。

士然生計愈窮。仰活十指。常患不足。茗華故弱多病。冬日代母漂。肌膚纖柔。入冰雪中。逡巡血出。足復伶仃。一行數蹶。不勝其瘁。而未嘗見於詞色。村人憐之。勸其母擇壻。有媒說者。母悉辭卻。竊悲曰。苦我嬌女。如不逢其偶。何。女泣曰。兒願爲北宮嬰子。不忍去膝下。因相持而泣。女嘗漂於溪上。病久矣。不樂梳洗。俯水鑿影。不覺自感曰。茗之華。芸其黃矣。反復吟歎。忽聞有人在後曰。嗟乎。何憂思之深也。回顧則一小秀才。容儀嶄爽。癡立溪頭。心異之。不顧。漂竟而歸。秀才獨未去。時炎熱。適暴雨。女歸甫及門。秀才亦踵至。揖曰。小生余姓。字素娛。家城中。遊山到此。猝然遇雨。望小娘子暫庇簷下。女欲白母。母已望見。便曰。家無三尺男。義不留賓客。然避雨無不可。况郎君恂恂儒雅者。生入拜母。母喜曰。老身山居。久不睹文士蹤。今日亦天假緣也。拭榻置茗。款洽良久。生時年十八。未有偶。意眷注於女。因問箇是令媛否。母曰。然。生曰。頃在溪頭。聞令媛吟茗華之章。

虞 初 志 補

斯何意也。母嘆曰：渠小字茗華，頗識字。惜賦命不辰，有生十六年，展眉無幾日。意其災厄，皆繇識字所致。頃者吟詩，殆有感於懷乎？女方俛首製履，至是淚承睫，轉面偷搵之。生視室中，繩床瓦竈，雜以書囊繡譜，案頭一卷曰倚竹吟，取覽之。翻得二章云：自感今生命不辰，髻齡失怙最傷神。嘔飢彩鳳難餬口，返哺雛鴉敢惜身。厭俗嗟無丹換骨，買山喜與竹爲鄰。顰顏椎髻村中女，也倚春風學笑人。久處蓬門不解妝，年來總未弄鉛黃。翠釵已典空燒券，鸞鏡生塵漸揜光。汲水誰憐晨露滑，湔裳更怯晚天涼。病魔底事常縈繞，瘦影亭亭暗自傷。誦讀一過，女瞥覩，遽奪去。母笑曰：爾平日論詩，獨尊李杜，自謂壓倒元白，唾棄蘇黃，大言不慚。今亦數魏收，藏拙耶？復顧生曰：郎君敏捷，肯辱和珠玉，以慰小女之意否？生卽援筆次其韻。詩成，母女歎賞。時雨歇日暮，遂辭去。母曰：郎君清才望族，表表一時。他日老身尙有重託，母爲空谷足音也。生歸，擬白父母，遣媒聘之。

會秋試赴白門。俄報罷。鬱悶匝月。始復造訪。天已寒。至則茗華母女相對瑟縮。方紉蘆絮。將以代棉。問寒衣若何。母嘆曰。今春妮子病幾死。醫藥無措。已悉以付質矣。生慨然出金索券爲贖。母辭曰。我家雖貧。固宦裔也。况與君文字交。惡得以不義物。作非禮施。唐突我母子哉。生動容謝曰。僕本寒士。非有多金爲陌上挑者。茈茈數。乃紫陽精舍膏火貲。母取之。殆亦無傷於廉乎。母始從之。是時女病瘖。生去日益劇。每盼生至。見則無一語。惟有哽咽。慰之少解。未幾生爲大僚所辟。相距益遠。旬餘再往。則女殞兩日矣。猶未殮。母見生至。哭曰。辱郎君高誼。久欲以小女奉箕帚。今已矣。復無言。生入撫女尸。貌如仙。號慟欲絕。夜伴宿。夢女曰。妾命薄。以老母累知己。生歸告父母。以妻禮舁棺葬家墓。并迎其母而養焉。

太癡氏曰。天之厄才色。若是其酷乎。以絕代佳人。而丁之以鞠凶。寄之以畸零。

虞 初 志 補

加之以強暴。困之以饑寒。使銷燦其韶顏。辛勞其弱體。折磨其綺思。搖蕩其愁魂。卒釀爲痼疾。以夭厥天年。不知才與色果何負於天。而忍以山川靈秀。花月精神。鄭重所託付者。委之若此。豈不痛哉。然秉奇才絕色者。未嘗怨天也。拮据冰雪之中。顛頓泥塗之下。猶復茹其深情。吐其逸韻。以攄其幽居空谷。不遇於時之慨。如茗華者。非知命安分女子歟。願世有茗華。安所得余生而遇之。古云。得一知己。死可不恨。嗚呼茗華。可以死矣。

伴娘

葉楚儉

吳趨里間衛伴娘。居昌亭東郭。自言六七年來。捧袖扶粧。侍人家新嫁娘。艷稱一里者十數。皆未許已若。而里之美人。苟睹衛伴娘。亦赧然自以爲不如。華閨世族。爲子弟議姍好。輟詢諸媒。曰。若家女公子。得弗似衛伴娘。媒雖詔。未嘗敢以較衛尤麗爲辭也。伴娘每出。玄裳羅衣。挈青藤梅紋籃。歸則名繡鮮花。粲然

虞

初

志

補

盈篋。多鬪中色。香貴婦名媛之貽也。吳俗嫁女。必選妙伴娘。捧青盧以去。女子父母若曰。嬌女入郎家。三日暖房。弱不禁諶。得一麗伴娘。俾輕薄暖房人。自有睽睽伴娘。口有調調伴娘。庶足解嬌女洞房之圍乎。以故衛伴娘之侍新嫁娘者。殆無虛日。麗名既噪。里中有嫁娶事。賓必先詢伴新娘者。得無媚媚此多否。苟然者。則賓之稱質。以至者必倍蓰。甚且歡然譽主人敬客之佳貺。而主人亦遂舉伴娘爲娛樂嘉賓之幟矣。伴娘有夫。未婚而卒。故服恆縞素。人稱此瑩玉之肌。映雪之質。原合向青女素娥。同入月中霜裏。鬥天上清姿。殊不念宵深人靜。半床衾冷時之伴娘。無時不向此縞素衣裳。偷彈淚珠百琲耳。南陽公子就嫵姑蘇。女家爲吳郡三百年來簪纓之首。嘉禮旣成。暖房筵起。有拳以出者。覺容止明治。映澈一室。心香浮動。四座不諠。裙佩嫵嫵。向公子檢衽稱姑爺萬福。公子神魂飛越。欲扶以手。翩然已離坐畔。但微睇左右。嫣然一笑。稱新小姐囑。

虞 初 志 補

婢子侍良主賓宴。願多福多壽。多飲喜酒幾杯。客皆歡然應。遂捧銀鏤壺。溫合歡釀。遍斟坐客。客罔不起。肅然稱頌。代謝新賞人。梁溪狂士謝元侯。忽浮白起。呼曰。娶妻當如衛伴娘。謝元侯今夕登仙矣。一座駭詫。伴娘殊無忤。捧壺至。謝曰。郎君原從仙境來。裴郎有船。玉女無藥。且盡此一杯者。乃以大斗酌謝。謝長跽飲之。賓主大笑。伴娘似有所感。雙渦醅然。欲扶不敢。翩然牽帷以入。隔帷微聞笑聲曰。謝秀才皎如玉樹。但這一段風狂態。亦忒煞可憎。客有稔伴娘者。都異伴娘語。謂個美人嘗向人作冰霜色。今何不類。而元侯此時。已頹然醉矣。元侯本公子故人。公子父尤愛重之。有人倫之表之譽。時公子父撫某省。以事方爲彈官所劾。朝旨殊嚴。新婚之翼晨。元侯排闥叩洞房。說有要事請公子急見。公子疑父被劾消息。披衣出問。元侯笑曰。某昨夕得一策。欲乞伴娘耳。公子笑曰。書癡醉猶未醒耶。元侯正色曰。某何嘗醉。此生可捐。此志不可奪。允否之權。

原在公子。但爲公子計。贈伴娘與某。俾老大人息青蠅之謗。居今職如磐石。未嘗不利於公子。公子以爲戲。漫應之。元侯舞忭而出。曰。金闈國士之知。戟門故人之感。謝元侯今日一舉報之矣。遂上京師。擊大司馬門鼓。稱諸生謝某呈平捻十策。雄健踔厲。凡數萬言。大司馬毗陵某公。奇其人。要與語。元侯慨然曰。大兵初弭。中原萬餘里。民無安室。宰臣不撫之以恩。而令晉豫諸軍。日尾匪後。以要功。不出數年。稱戈以起。如任柱。張總。愚者當以十計。獨南陽中丞。斂兵清野。遷河南北數十萬戶於豫洛。至今謳歌遍野。廷臣出京五十步。便不知人世。事徒以私意。朋比彈劾。河南北數十萬衆。聞南陽被劾去位。莫不疾首蹙額。說朝廷憤憤。此事一舉。關以東非朝廷有矣。毗陵肅然曰。微客言。幾以一彈案。棄河洛千餘里。遂密罷此案。將留元侯於幕。元侯謝曰。斲弛之才。未嘗不一日千里。倘施羈勒。非野性所能馴矣。遂辭歸吳門。時公子方彌月。元侯忽至。執公子在

虞 笑曰。老大人。事已了。今須索向公子要伴娘矣。公子不知所指。元侯備述之。且曰。一朝然諾。畢生不渝。公子毋作假惺惺態也。伴娘自睹元侯。頗怪其狂。顧此可憎狂態。時縈寐寤。公子房中語。苟及元侯者。聞之。輒低徊避去。後凡公子一顧一盼。輒疑得毋爲謝郎來。垂首暈紅。若不勝情。公子覺之。大笑曰。不意狂生。覩此知己。謝元侯僥倖哉。遂密謀諸新婦。爲二人作曹邱。伴娘辭以三年爲未婚終喪。元侯嘆曰。書生視大司馬如傀儡。內不能屈一女子耶。雖然。吾其舛此三年也。

書鉅盜周綠事

闕名

補 同治年間。京師巨盜周綠者。積案甚多。屢捕未獲。其室懸巨鏡。鏡前設榻。周嘗坐臥焉。一日捕至。周方假寐。捕就趨傳。周躍身入鏡中去。而鏡自若。蓋鏡有機。首觸之。可轉出鏡後也。捕尾之。周自度不得脫。乃與俱行。至刑部署。悉承種

種案不少隱。遂下獄。死有日矣。周令召妻子來。囑付一切畢。乃曰。吾尙有一事未了。既而曰已矣。汝等歸休。周則遍向獄中囚。各詢罪狀。大言曰。若者固應死。若一人實不應死。獄吏聞言。身瑟縮戰。而防之愈嚴。當時刑部官吏。方相慶慰。以爲幸獲周。今必死。除一患矣。無何獄吏忽汗且喘。奔告曰。周緣逃矣。又挾二囚俱逃矣。部中人皆相顧失色。不知所措。既無可如何。姑懸重賞緝購。然以爲難冀再獲矣。忽一日。一人與周俱來。自稱獲得者。部中皆狂喜。不暇評詰其獲狀。卽給賞金使去。而周以死。方周之逃也。非真逃也。周有友人某。嘗德於周。周無以報。在獄中使其妻先與之約。某日會於某茶肆。至期。周越獄往。則其人先在。周謂曰。朝廷方懸賞購我。汝與我去。可得賞。蓋其語妻子。尙有事未了者。卽此。又其所挾之二囚。卽周所謂罪不應死者也。夫周之事奇矣。而使其友得賞金之舉爲尤奇。此與項王以頭顱贈故人無異。是亦人所難能哉。

斯巴達王鬪獸記

鬪名

補 志 初 虞

斯巴達古尙武之國也。有國王焉。驍悍善戰。智勇絕倫。一日深宮高拱。異想天開。乃徵國民。貢猛獸。擬創鬪獸之舉。闢曠地作鬪獸場。環以鐵欄。高十餘丈。設門於東西。以便羣獸出入。置座於南北。一任萬民縱觀。部署既定。列獸檻於欄外。屆時啓欄與檻。縱獸於中。而扃其鑰。別備牛羊數十頭。使之爭食而鬪。其鬪也。始令羣獸中之同類者自鬪。繼則令異類者相鬪。當其令同類自鬪也。先之以兩巨獅。一獅蹲於東。一獅蹲於西。彼覩牛羊之畢集。各思朶頤以果其腹。東獅先往撲牛。或羊。西獅怒起而奪之。東獅遂舍牛羊而與之鬪。兩獅相搏。再接再厲。未幾東獅大勝。狂吼一聲。竟據牛羊而飽啖之。王以東獅之勝也。於是復縱檻中猛虎之足。與東獅相抗者。使與東獅鬪。久之若能若羆若虎若豹。或俯首帖耳。不敢與較。東獅將一一撲殺之。王怒乃盡縱所有使之共鬪一獅。彼東

獅奔竄跳躍。應接不暇。卒以衆寡不敵。幾爲羣獸所窘。王乃再縱西獅入以爲東獅臂助。吾知兩獅於此。必合力以禦羣獸。而孰知有不然者。東獅覩西獅復至。輕棄羣獸不之鬪。而惟西獅是圖。於東獅鬪敗。西獅亦傷。彼羣獸遂得起而圍攻之。王至是驅東西獅及羣獸各歸檻中。而鬪獸之舉。因之告竣。臨行顧謂國民曰。甚矣羣之不可不合也。夫東西兩獅。惟不知合羣之理。自相殘殺。幾致同歸於盡。彼羣獸類雖不一。爲能合縱連橫。以拒兩獅。徐待其自疲。以坐收其功。甚矣羣之不可不合也。國民乎。國民乎。盍借鏡於鬪獸之舉。而爲之研究乎。

泣羣氏曰。借題發揮。警醒透關。說得合羣之理。異樣精彩。獸猶如此。人何以堪。

碧玉小傳

闕名

金陵名妓劉碧玉。鹽邑人。同產姊妹二。碧居季。劉家世寒微。迨女少長。延名曲

虞 初 志 補

師教歌舞。居以奇貨。邑人爲之諺曰。劉氏三鳳。少者無倫。適金陵娼。赴鹽採訪。佳麗。見劉氏姊妹。出重資。購爲錢樹子。迺入籍秦淮。艷名噪甚。冶遊者趨之若鶩。後長姊歸常鎮道。生二子。由側而正。惟不安於室。其夫不能禁。穢德聞鄰境。碧玉常拊髀嘆曰。生不幸入勾欄。覩然向人。以一顰一笑。博纏頭資。供鴛母揮霍。勢在必然。既擇人而事。當一洗前垢。爲吾界爭輝。庶儼薄兒無所藉口耳。其姊聞之。不以爲可。敗檢如故。而碧玉遂弗與通音問矣。碧玉少長。略識之。無遇文學士。嘗執經問難。喜讀列女傳。與督幕許某有嚙臂盟。許固富於文學者。碧嘗曰。吾他日苟幸爲君小星。當北面受業稱弟子。願母吝教。許頷之。許曠碧甚。欲出金爲脫樂籍。有成約。歸而謀諸婦。婦固世家女。通達時事。恐碧有姊風。迺委宛譬其夫曰。女子一入青樓。以倚門賣笑爲生活。不知名節爲何物。今君年逾強仕。欲置之金屋。弗克有終。徒滋笑柄。以妾愚意。當求良家子。庶乎可耳。且

妾非妬婦者流。君雖置金釵十二。誓必不爭夕。盍姑舍此。妾當代爲物色佳麗也。許聞之。憬然有悟。遂悔成約。與碧情漸疏。久之。碧微覺許意。枕席間。時有淚痕。然未嘗現諸形色也。一日。碧聞許讌客於秦淮舟次。乃艷裝往。秀鬢含歡。略無戚容。許不虞其驟至。且恐其應他客之招也。於是亦未通款曲。此時碧忽當筵而立。呼許曰。儂荷君青盼。不以賤質見棄。欲置諸小星列。竊喜身有所歸。足以自慰。今無端捐棄。亦將有說乎。許默默無以應。碧復曰。君聽讌疏妾。妾舍君他求。未嘗無人。然妾每以事人不終爲恥。故矢不復他有所託。請就君目前所見。以洗吾冤。使後世知吾青樓中有烈婦也。碧玉碧玉。汝不識人。汝目盲矣。言既畢。擁身一擲。條隨波浪而逝。許驚駭特甚。幾暈絕。座客咸呼速援。有善水者。爭赴水探索。竟不獲。碧旣死。許臨河號泣。若喪考妣。座客強挽之回寓。其妻聞之。亦悔失言。爲碧置木主爲之嗣焉。

雛玉

踐卓翁

虞 初 志 補

郝雲士者揚州儀真人也。乾隆之季。官吏部郎中。詔事和珅。凡選人經其關說者。和得厚賂。郝舐其餘瀝。家日以富。一子蠢然如木人。妻李氏生二女。長曰璫。玉次曰雛玉。璫玉嫁廣東藩司劉文波子。雛玉年十五。玉肌花貌。望之如仙。郝至愛重。將留以嫁貴人。郝生平長於子平之術。祥符呂鳳臺官給諫。郝頗與友善。泥呂出其甲子爲之推算。則官一品。其子亦貴。乃請見其子。呂子名笙。字晉齋。年十七。美如冠玉。能作褚河南書。已入邑庠。呂欲得佳婦。姑久久未論婚。郝遂通以媒介。願以女字笙。呂亦素聞雛玉美允之。聘禮既行。兩家過往甚密。呂座主爲高郵王懷祖先生。以經學名海內。呂師事高郵。一日論和珅悞國。上菴期。益傾信和言。先生將具疏論列。呂曰。門生欲彈之久矣。已拾得和之大罪二十四。署稿已就。明日將薰沐上之。王大驚曰。爾乃具此胆力耶。老夫之疏亦且

繼上。呂歸。夤夜繕摺。明日甫上。已得旨下詔獄。呂笙大哭。求援於郝。郝笑曰。若翁大蠢蠢。致齋相國。何仇於若翁。乃拾街談巷議。發此狂言。今朝廷怒不可測。得遣戍爲幸。吾亦何能爲力。且當日之婚事。余但憑命理。謂若翁可得貴仕。乃吾術未精。今復何言。語已嘿然。笙告歸。尋得劉諸城爲之緩頰。戍烏魯木齊。呂自兵部質對後。遣發。笙哭送於道。請同戍。鳳台怒曰。我爲直諫。自分必膏齊斧。天恩高厚。得荷戈遠行。汝何爲者。善事爾母。讀書勵行。吾卽死邊。亦無所憾。笙嗚咽。遂至城外。鳳台力斥之歸。自是家遂落。河南咫尺。乃不能歸。日爲人傭書。夜則研讀。金台館課。屢冠其軍。得膏伙贍母。於是二年。而郝漸萌悔婚之心。一日召笙至私宅。以溫言撫慰之。曰。若翁近無耗。關外非善地。恐不能歸。賜環無期。吾甚爲若翁憂之。笙應聲哭。襟袖淋漓。悲不自勝。郝又言曰。爾家穡稭不能具。焉能留吾愛女。老夫非悔婚。顧以貴家女。令其處貧薄家。室必莫安。於吾子

虞 初 志 補

亦無所利。今請以五百金爲老嫂壽。子亦可得饘粥。以離婚書數行見賜足矣。笙喟然曰。呂家世無棄婦之人。今先生意決。笙不敢弗諾。年來傭書。並得館課。膏貨頗足自給。老母水菽亦不乏。先生可勿揮此重金。願侍者筆墨安在。郝顏色慚赧。然已無如何。卽令侍者出紙筆。笙方作數行。忽聞背後有纖履聲。疾近其前。指白如玉。力取離婚之書。顧笙曰。我何罪於呂氏。而敢逐我。和氏以賄震天下。皇帝倦勤。吾翁彈之是也。楊椒山死柴市。朝貴尙有以女字其子者。吾翁大節甯媿椒山。汝今逐我。不如應箕應尾遠矣。力碎其紙。大哭不止。家衆震駭。郝夫人亦出曰。呂氏子非久賤長貧者。奈何不情如是。雲士羞憤遂反目。笙一笑告行。歸語其母。母泣曰。郝雲士媚和珅。聞不日且內禪。皇帝居潛邸。甯不知雲士所爲。禍不遠矣。獨惜吾賢婦身陷其中。恐不卽脫。奈何。語未竟。聞有車聲。停於門外。侍者入言。郝小姐至矣。母女大驚。出視。雖玉。慨然以布衣入見母。卽

拜曰。兒未成禮。然呂家人也。請越禮稱新婦。新婦不孝。不得老父之歡。今見逐矣。願生爲呂氏之人。死卽呂氏之鬼。呂氏尸。煩爾呂家收也。明知不行親迎。遽爾登門。於新婦爲無狀。於呂氏爲慘人。願姑賢而翁忠。新婦心曲。或能見諒於堂上。今日之事。去留由母。即不見收。新婦已挾白刃來。誓自剄於此。不更歸矣。母曰。賢哉吾兒。兒貞淑如此。老身暮年。乃享奇福。請與老身同處。明日具禮矣。懷祖先生聞之。令人以百金餉呂笙。明日親賓亦稍至矣。雖玉三日以後。卽蒞廚次。羹糜烝餅。匪所不能。顧家居時。未見其躬自操作也。笙畏敬如天人。是年高宗升遐。新皇御極。王懷祖疏上。彈和珅。立禡和職下獄。論死。呂鳳台赦歸。任太常少卿。逾年補侍郎。而郝氏籍矣。雲士以罪戍鳳台故地。妻絮其蠶。子歸儀。眞。雖玉泣送之城外。母曰。爾能識人。吾觀呂甥。偉器也。後此幸無忘若母。雖玉涕不可仰。是時呂笙以第二人捷北闈。連捷入詞苑。鳳台亦陞尙書。果如郝雲

士所言。

泣羣氏曰。雖玉爲權貴家子。臨機就義。足可針砭薄俗。

繩妓

闕名

走繩之技。行於中國。而盛於歐州。其爲技也。少異於中國。以數百丈之長繩。繫於危樓高塔之兩端。演者躍身其上。若履坦途。往者日耳曼有二法人。一名哥利。一名波斯利。技皆超然。嘗於賽會時。試演其技。躍行繩上。其捷如風。孫升高塔。鼓掌俯瞰。意甚得也。哥利回時。甫及半程。適逢波斯利闊步而來。兩相值。繩闊僅駢兩指許。無地可避。時觀者雲集。皆爲之心寒股栗。相顧失色。手足罔措。哥利從旁語之曰。俯波斯利。遂超越之。自是以絕技聞於時。後數年。有都爾邁者。法女子也。其技更精乎二人。都爾邁之父。捕魚爲業。都五歲時。會往觀繩技。心羨焉。歸而一志效習。務極其能。初以其母洒衣之繩。繫於兩椅間。試行之。身

重椅輕立。仆繼取魚索試之。亦斷。最後得一巨纜於舟子。喜曰。是可立我足矣。遂繫兩端於二樹間。以杖拄地而行其上。久之身輕足健。視懸纜之駕空。無異平橋之在望。由是名益著。歐洲之演是技者。無敢與之頡頏。都爾邁挾其所長。雲游列國。觀者爭輸金錢。獲利無算。其在米利堅演藝一事。尤爲膾炙人口。米利堅北境。與英吉利屬地分界處。有一大江。名尼押格爾拉。是江上流高於下流。奔騰澎湃。狀如瀑布。聲聞百里。駭人耳目。江之下流。兩岸石塘。頗爲高廣。都爾邁於對江兩岸。繫一長繩。離水約二十餘尺。陵空特起。遙望如天末長虹。都爾邁行於繩上。手執一杖。盤旋戲舞。忽坐忽眠。如在平地。時有輪舶一艘。泊於江中。以防其墜。都爾邁取繩於囊。垂至船中。船主以酒一瓶。繫於繩端。都爾邁收繩得瓶。飲酒既罄。擲瓶於江。迤邐而去。竟過彼岸。是日遠近觀者不下數萬人。圍如堵牆。靡不嘖嘖稱奇。逾時復回此岸。問岸上有人願至彼岸者。能負之。

而過。三呼卒無應者。然都爾邁猶以爲未竭其長。因負木棉一包。渡河而過。既抵。復推小車一乘而回。是時觀者莫不目注神凝。屏聲息氣。嘆以爲從未曾有。都爾邁名著歐米二洲。同治初年。曾到香港遊行。西人無不樂觀其技。咸嘆爲世界上之絕藝云。

柳珊

秋心

補 志 初 虞

李生。廣陵人。早孤。家貧不能具脩脯。從母學。穎悟絕倫。能爲詩古文詞。年十六。冠童子軍。十七領鄉薦。議婚者踵接於戶。母曰。是兒也。尙幼。當令橐筆走四方。以求自立。何遽欲言嫁娶。其明春。生遂得座師荐。入某撫軍幕。行之前。母戒之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悅耳之聲。娛目之色。伐性之斧。腐腸之藥也。小子勉旃。生再拜敬受教。既之幕。撫公雅好聲色。蓄伎三十六。俱絕世姝麗。然老矣。故當夕者不逾三數輩。會生來。撫公深器之。常令參與機密。親如家人。每當夜闌。輒置

酒招入內室與飲。羣姬環侍。不爲忤。生故狡好如弱女子。復以才華爲撫公所激賞。署中無男女老幼。咸心目注之。羣姬尤甚。撫公知生未論婚。嘗慨然語其夫人曰。恨吾二人無掌珠。若生者館以甥禮。丈人峯必將爲之生色。夫人亦太息相報。越半載。撫公奉廷命移鎮東南。仍邀生與俱。生乞乘間先一歸省。撫公諾。並約生會於任所。且置酒爲生祖餞。席半。撫公興酣。命羣姬奏樂。復顧姬中一紫衣者。令前爲生壽。紫衣者逡巡左右顧。低頭理裾帶。徐出羅巾掩口。珊珊提壺來。生目逆之。國色也。隔數武。已覺香澤襲人。遂急起立。撫公止使坐。謂姬曰。視杯中冷未。姬赧然取餘漈乾之。生益惶愧。比酒至。忽失措。誤觸姬腕。姬佯不覺。斂手而退。盈盈却立。然雙波已三接生矣。生俯首飲。中心蕩甚。立念母訓。則又汗如雨下。因以不勝酒力辭。撫公笑不許。第言殘暑未盡。故苦熱。申命姬進爲生揮扇。生固謝。極陳鄉心急。凌晨待發。夜已闌。顧得少歸憩。撫公曰。然則

當。袁。茗。略。爲。清。談。遂。命。撤。席。揮。羣。姬。退。獨。留。紫。衣。者。侍。坐。生。微。窺。之。粉。頰。流。霞。珠。瑩。玉。臂。如。見。薄。蟬。紗。裏。香。汗。亦。半。溼。羅。襦。也。有。頃。撫。公。正。襟。危。坐。指。姬。而。謂。生。曰。是。兒。名。柳。珊。謝。其。姓。吳。產。也。來。吾。家。且。三。年。今。十。八。歲。矣。吾。深。知。其。爲。清白。裔。別。院。居。之。將。以。有。待。幸。稍。解。文。墨。願。得。使。奉。君。子。備。筵。室。之。列。姬。聞。言。羞。欲。遁。撫。公。不。聽。復。促。生。苟。見。答。即。令。治。裝。隨。君。子。歸。一。謁。太。夫。人。今。夕。先。賦。定。情。曲。也。時。姬。已。垂。首。至。臆。面。壁。弄。帶。又。聞。窗。外。隱。約。有。吃。吃。笑。聲。則。羣。姬。之。屬。耳。者。生。愜。然。有。問。起。揖。撫。公。言。不。敢。辱。才。女。書。生。福。薄。得。一。婦。已。足。撫。公。笑。曰。然。則。柳。珊。爲。吾。義。女。矣。使。奉。箕。帚。儻。亦。君。子。所。許。願。得。一。言。爲。定。生。以。稟。命。爲。辭。撫。公。屢。勸。之。堅。不。應。撫。公。作。色。怒。曰。先。生。何。太。拘。舜。不。告。而。娶。聖。人。未。嘗。以。爲。非。先。生。休。矣。生。亦。盛。氣。報。之。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無。母。之。訓。不。敢。聞。命。遂。辭。出。明。晨。早。發。撫。公。出。送。和。好。如。初。不。復。提。姬。事。生。反。爲。之。不。安。悒。悒。

竟日。時念及姬。輒自悔孟浪。將置美人何地。不審昨宵枕上流却幾許紅冰也。是夕宿于旅店。南念老母。北憶柳珊。轉側不能成寐。明晨聞鷄卽起。復首途行。數日換舟下運河。舟行頗遲。因出林間眺。藉以解悶。兩岸人烟稀少。林樹蕭條。頗有秋思。舟人之女。扣舷而歌。歌猥靡不堪入耳。益念撫署中羣姬嬌喉不置。薄暮泊一小村落。旁舟人登岸沽飲。生偶北望。見相隔數十武外。更泊一舟。略小船首立四五人。方偶語。審厥狀。殆盜也。生駭甚。念歸囊中所攜。且不下二千金。祇一老僕自隨。手無縛雞力。脫遇劫。必無救。計惟前遁。則俟舟人反。立命解維。舟人問故。生具以告。舟人欣然從之。老僕自艙中出力陳夜行險惡。不如泊此。便。猶幸後舟或非盜。卽盜。傍村落。或無慮。生執不聽。行數十里。日落。水上皆黑如漆。益懷戒心。舟人之女忽復歌。隱隱聞有和者。舟立止。生急呼僕。舟人已提刀持索入艙。反剪生。僕奔救。受刃而仆。亦就縛。尙欲求救。爲舟人塞其口以

布不得聲。卽有十餘輩登舟。絳帕裹首。執刀而前者。卽薄暮小村落旁。偶語船首者也。生始悟舟人實盜。其歌招黨也。因閉目待死。苦念老母。以及亡父。罔極之恩。未報。而座師之憐才。撫公之知遇。亦將俟諸來生。脚結獨憶柳珊。幸前夕決然捨去。不則累之作未亡人造孽深矣。時盜則共發生篋。盡搜所有。舟人之女持酒食出後艙。衆共飲啖甚樂。女益歌以爲侑。生悲愴不能自己。以撫公座上客。忽落盜窟。面縛作階下囚。輒自悔不聽老僕之言。而今已無及也。既諸盜議所以處生。主僕者。羣呼了之耳。盜首獨言可賜之全屍。卽有一人進捉老僕足。倒提出艙去。老僕瞪目視生。流淚被額。生悲憤極。大聲語盜曰。公等之所欲者。吾財物也。今則既得之矣。何必致吾主僕於死。盜不應。益來拽生。生大罵不絕口。卒聞艙外水聲。殆僕之沉也。忽白光一道。穿蓬入。羣盜先後身首異處。血肉四飛。生驚暈。迨醒。則已臥一內河砲艘中。蠟炬熒然。榻前立一武夫。糾糾有

虎氣。笑謂先生受驚。僕援遲。幸勿罪。尊紀無恙。盜盡殲矣。生錯愕。推枕起。武夫自言爲武弁周姓。泊師距生被難處二十里。燈下觀兵書。風動窗開。一人仗劍飛身入。擲書於几。翩然鳥逝。取閱之。知狀。則亟馳至。果盡如所言。因上生書。寥寥二十三字。曰。汴撫幕李君被劫。盜已盡血吾刃。速往護送之。揚南陽大俠。生賊極。不解其爲誰何。周弁復言必爲飛仙劍俠。惜來去至迅。審諦未真。第憶其粉面長髯。通身上下衣黑耳。生遂納書於袖。呼僕至。洵以被捉出艙後事。則奪僕置船首而蹴盜落波心者。亦卽粉面長髯之黑衣人也。因共嘆詫久之。周弁則更搜所掠生財物。檢之無少缺。復理琴書。獨少詩稿一冊。數日舟抵維揚。周弁辭去。生厚遺之。不受。生遂挈老僕返家。舉客中狀告母。母嚴坐靜聽。無一語。旣畢。迺笑而起。曰。兒不達。此去當執子壻禮事撫公。並述爲吾意也。生唯唯退。無何假期且盡。生母力促生行。諄諄以柳珊囑。生見撫公。果悉如母教。撫公大

虞

初

志

補

喜。授生意挽幕中某君執柯。消吉成禮。却扇之夕。生於燭下平視柳珊。丰度端凝。嬌羞萬狀。儼然繡閣千金也。其明日。銀盆洗手。雲髻新蟠。生顧洞房中無人。戲捉其腕曰。昨夜守宮砂。分明腥紅如血。今安在。柳珊橫波一顧。正色曰。不意郎爲輕薄子。生悟失言。遂長揖以謝。妝罷。並肩往朝撫公夫婦。署中歡讌三日。笙歌徹夜。履寫交錯。然羣姬至是。則皆敬遇生。莫或復來色授魂與。而遺帕擲果以相逗。如嚙囊也。生迺益嘆撫公內教之善。發乎情。止乎禮。可以風矣。居久之。柳珊漸詢生以吟詠之道。生爲潛心口講指畫。燭三見跋。勿懈。柳珊旋出一冊授生。乞臧否。生受而翻閱。則即運河舟中被盜失去之稿本。珠鈎墨點。字跡模糊。其邀青盼於美人。匪伊朝夕矣。始悟南陽大俠。卽爲柳珊之僑裝。因急搜篋得周弁所上書。挑燈共閱。柳珊大笑。尋迺慘然爲生盡言。幼受教於天台山尼。絕壁飛行。刺猿揉如捫虱。父征西將軍。爲仇家搆陷。瘐死詔獄。母旋嘔血卒。

賣身撫署。亦以仇爲洛產。就近圖報易也。半月前。幸遂志。此生終老巖穴。不復預人間事矣。生更窮詰。當時知已被難故。柳珊曰。無他。特是夕心動耳。惟實未爲第二人覺。今卽終祕之矣。生復愧謝前此却婚。自投無數。柳珊則噴之以鼻。謂正惟疇昔力駁撫公。以見郎之氣骨。不若是。妾亦何願與吟茸之流伍耶。越半月。請於生。偕歸拜母。會亂起。遂奉母入山。撫公亦掛冠去。後二十年有遇之。峨嵋峯頂者。撫公前導。生夫婦扶母以登。尙問揚州明月。洛下名園。果如昨日否也。

重遊開元寺記

樸園

出岱安門三里許。有寺曰開元。舊名開化。爲唐代所建。辛亥春暮。偕友人往遊。擬著遊記未果。是年七月二十二日。邀崑山吳子選。閑重遊。乘薄笨車。經千佛山麓。野花滿地。寒蝶相逐。景物殊清麗。時秋雨初霽。水自絕壑順流下。石且磴

确。遂步行峯迴路轉。曲折達寺門。回顧來處。嶺樹重遮。徑旋繞作螺形。得句云。但覺白雲生脚底。不知身已置山中。紀實也。寺中花木。視春略悴。而鳳仙玉簪盛開。掩映籬落間。如媚客者。秋棠池爲寺中勝處。池傍石壁。泉自石罅滲出。點滴入池。池上有秋海棠。故名。猶憶暮春來遊。棠葉甫萌。今則花朶嫵媚。葉扶疎覆水面。在秋棠孤芳自賞。謝絕塵俗。好遊如余兩人。竟能不負此花。倘亦花之知遇。而時序之更變。身世之蒼涼。吳子當與余有同情。余兩人能知花。而並世之能知余兩人。如余兩人之知花者。其又何人邪。傍池有亭。額曰靜虛。袁茗清談。花香泉聲。塵襟頓滌。去亭不數武。室三楹。爲避人憩息所。壁間舊題詩無恙。(余曾題壁云佛自無言花自笑滿庭春影紫丁香)紫丁香則綠葉辭柯。無復滿庭春影。低迴久之。始出寺門。吳子興未艾。復拾級盤旋上。奇峯四合。平曠處田廬井然。惜力瘁不獲造極。一窮其勝。夕陽在山。迺尋歸路。樵夫牧豎。互相問

答。吳子別有會心。過農事試驗場。荒蕪滿目。間有蔬果松柏之屬。亦委頓無向榮象。相與太息。有治人無治法之非虛語。余益傷吳子留心實業。不能一輸其所蘊。而坐視地有遺利也。兩人且語且行。薄暮抵舍館。挑燈記之。以示吳子。

康君季琴墓誌銘

劉申叔

君諱壽桐。字季琴。陝西城固人。清初名將。有諡壯勇者。君其五世孫也。祖錫慶。本生祖衢。父濟年。本生父澤年。奕世載德。般洵居君。貞度心知訓。迪德弼和。少邁愍凶。久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罔敢勸憲。遂乃咨諏故實。通敏邦法。化財推行。學而入政。勦治雍梁。俊德鋪聞。以納粟注名銓。曹選授四川順慶府經歷。總督丁寶楨留充督轅巡捕官。巡捕綜司關白。夙以憇人宅事。惟貨惟賂。政不蠲蒸。君以吉士。勵相良勳。列牘震厲。乘剛諷讓。左右便便。悉從。曾郤鹽商三十萬賄金。或以發狀請君。曰。檄智訐直。吾弗爲也。歲終稽比。揚庥其優。以知縣留川補。

虞

初

志

補

用檄署布政使廣濟庫庫使。時庫吏私典藏。竊金廿七萬。君克棹知若柯瀨。簡孚。衆吏服輸。請期半載。君諭吏曰。爾无不信。予率肆矜。爲寶楨免之。吏欽君誠。輸弗佻時。寶楨休焉。疏請候補知縣。後後以同知直隸州用。檄署簡州知州。州民靡廡。亂獄滋豐。疑案十年弗決。連逮證案數百人。君既蒞治。廷設催案牌。民欲通吏。使揭其事。而聽之以獄。訟麗刑則書其誠。小過勿增。大過勿壘。明察單詞。治罔不中。期月有成。境無苑獄。民或兄弟詰產。則泣警曰。弗念鞠子哀。若爾先人何。訟者怍悔。州有公莊田。君以地比正之。興鋤利氓。以待凶荒。其救患革失。皆此類也。母憂行服。泣血三年。旣除喪。寶楨適卒。代者劉秉璋。檄署梓潼縣知縣。縣俗吸援。民興敵仇。胥戕胥虐。辜罔恆獲。君設立三費局。重治豪滑。某某。綿州吏役橫行徑踰。蒞州白狀。并杖犯禁者以徇。時蜀政峻促。稠斂用義。君以邑隘民瘠。力不同科。量期計徒。庸力從時。斂貢均賦。舊貫是仁。籲損雜捐巨。

萬政弗洪。茶民說無彊。終事而退。檄充成都讞局委員。命政折獄。啓處不惶。馳驅咨度。從事獨賢。三載考績。題補彭山縣知縣。縣夙患盜。鴟儀狡攘。大首詹煥。臣周軍庭衆千數。防軍預焉。君思叡聽聰。首請罷軍四屯。擒煥臣雅州。截獲周黨半邊街。卒俘軍庭嘉定。餘黨慕襲城。君出征有嘉。執賊安妥。百里雷震。莫不振疊。縣北通濟堰。制設堰長若而人。田卒汗萊。川衡不匡。君堰剏田。同理孫地。防以滄均水。溝漱防厥。啓閉從時。糞田瀕萬頃。邑以大穰。越七年調署什邡縣。知縣在職旬月。紅燈教徒驛騷州邑。君謀度戒虞。慎鑰繕墉。戎車孔繹。不吳不鷺。賓筵秩秩。奏樂孔和。賊知有備。戒弗履域。式遏寇虐。藏用不知。賊次彭山。毒鋪西教。數室而潛。西叫責金億數。總督岑春煊檄君反任。至則閭衍言鋒。以四萬結要。歲適凶穰。田穀不登。凡再貸帑金。一縑新捐。散利薄征。輸積貸予。猶復巡野調阨。先勞無勞。比居簡稽。施實德於民。日成月要。書懸門閭。吏弗侵崙。甦

虞

初

志

補

者三萬人。惠德有孚。富而后教。褒建儒宮。梳置異典。髦士攸宜。苞蒙以文。邑有絃歌。民無唵呶。若夫正要致事。遵美逆惡。惠可底行。利足和義。展愷悌以式四方。揚柔嘉以導黎和。浩乎若膏雨之長百谷。飄風之偃庶草也。用是奸獄生塵。遺秉栖隴畝。君子謹禮。小人醜力。少長安懷。不肅教成。前後十二年。幾至無訟。然剛建竺實。不爲利回。當官而行。愠斯羣小。先是眉州知州庇役。君上其狀。或以危怵。君曰。用康保民。令長職也。屹不爲動。嗣華陽縣胥刼執彭山民王海庭。君再牒爭。知縣某愆君。蜚言彭山役橫盜。購盜誣援。盜莫爲用。時趙爾豐署總督。忤者詭狀中傷。尋番僭言。膚受其行。劾君去官。以府經歷縣丞降用。縣民感嗟。行夫謳喩。商休於廛。農置其耜。遐邇携負。飲餞充衢。君進退可度。道拂則隱。考詳元吉。燕居申申。福履未緩。天天是加。年六十有三。以清宣統三年二月四日卒於成都寓室。嗚呼哀哉。夫人唐氏。繼室毛氏。均無子。庶出子四。寶忠。寶

恕。寶志。寶恩。以民國二年四月三日葬君漢中府許家嶺之原。邦人諸友。思樂
暮憲。以君百行純備。夙夜虔恭。出身加民。發適見遠。每所臨向。職思其憂。有功
不德。厚之至也。得情哀鰥。仁之經也。悉心必力。用綏匡民以生。治庸弗讎。奚昭
來許。寶忠等撰狀。丐銘。銘曰。

於維惠君。清風穆神。高朗殷秋。相彼青黎。或耘或耔。藝我嶠嶠。介斯禾黍。有冽
晷泉。培克爲雄。療我瘴人。譚告其通。俾張鷟鷟。是夷是訓。矇眊奏功。童蒙順慈。
犗牛孔皤。文翰知溫。桓夷底功。犁儀於蕃。時順物成。欽哉刑恤。山不柝槎。川無
滯越。江獻沱歌。士女祈祈。不有君子。胡綏我黎。古亦有言。小人難保。君曰不然。
惟時怙冒。日居月諸。遠格邇懷。旣貽我勸。如何勿思。

蕭提督妻周夫人墓誌銘

王闔連

夫人湘潭周氏。諱澤益。字曰佩雲。蓋濂溪宗裔也。父諱先鶴。以軍功授游擊。爲

虞 初 志 補

國干城。母同縣吳氏。清門淑媛。姆範維嚴。夫人毓德韜仁。嫻儀習度。葛覃中谷。令問嗒嗒。年及笄。來歸于蕭。夫諱陞高。字榮階。皇清記名提督揚勇巴圖魯。魯州鎮總兵官也。時君姑在堂。家計且薄。成婚未久。應募從戎。夫人燕爾食貧。送巡鹽饋。承歡觀志。肅穆婉容。既而君子有光。對於王命。軍書待夜。馳美譽于漳江。脫珥供糈。侈美談于京國。是以僕厘介福。受祉藩嫻。爾乃南飛孔雀。西峙高樓。同穴之哀。誓其皎日。斷杼之教。厲以熊丸。損己濟貧。卹周黜。貴而爾儉。老且彌恭。鄉族睦姻。固靡得而縷已。方謂膺受蕃祉。永綏多福。仁而中壽。粵以壬子十月己酉。方澣之際。奄終庭霽。婦嬰惶駭。號攀無措。春秋五十有九。孤子孝璿。謹以其年十月一日。奉葬湘鄉五都四畝坤莊之原。丁山癸向。宜也。臨引之日。隣黨並赴。老幼追送。哀感觀人。樹德有徵。曷其無述。其銘曰。

宋有共姬。中春與秋。仍世邦壺。德被于蕭。夫人稟秀。亦來自周。光顯二姓。非爵

而脩。爰初作嬪。克媚君姑。以孝以敬。遂昌其家。樛木之惠。福祿所綏。豈弟君子。翟服是宜。敬姜績縷。聖妣澣衣。豈曰好勞。儉恭爾儀。烏石巖巖。川原隱秀。用卜幽居。清連之右。泉扃固安。風塵弗垢。碩人之邁。式佑我後。

義婢記

閔 生

甲申。余年十有七。隨侍先人至京。一日偶以事至前門。道經揚梅竹斜街。覩一老翁。一少女。行乞於市。老翁年約耳順。而少女韶華二八。饒有丰姿。其裝束不類北地。聆其音。似產於江淮間時者。余有一奚僮隨之行。亦南方人。向老人詢問。據老人謂。老夫冒其姓。本世家江蘇如臯人。隨行者。余家所蓄婢。現余年六十餘矣。自捷南宮。官部曹。越二十稔。家中所有。多爲一官匏繫。消耗殆盡。內無輿援。浮沈宦海。從未陞擢。遷延以迄於斯時。屢致饕餮不給。而况賦性迂拘。時宜不合。是以所如輒阻。當今之世。費郎得志。野有遺賢。蠅營狗苟。舉世波靡。此

虞 初 志 補

老夫所以見屏於世而終當汝汝以歿也。抱窮不失志之宗旨。不得已。拚棄頭銜。行乞於市。暫作吹簫之客。以視世之依草附木者。猶爲彼善於此。是婢頗有志節。願隨侍左右。不甘作富貴姬妾。回憶老夫由弟子員而賢書。而南宮。吾妻若妾。咸竊自喜。以爲自此榮華可與共矣。而就知大失所望。見老夫若此。相與下堂求去。以是婢較之。其賢不肖爲何如耶。不甯惟是。老夫棄家。非一日矣。春間曾抱病於破廟中。是婢侍奉維謹。雖已出。恐亦未必能如是云云。余聞其言。感老人之身世。而深嘉是婢之義。命奚僮持銀十兩畀之。且歸而爲之記。嗚呼。忽忽三十餘年來。政界之情形。每况愈下。使老人處此。當更不知若何牢騷也。

小鴉兒

闕名

道光季年。山左羣盜甚劇。有小鴉兒。年十八。矯健尤甚。其魁善馭衆。勒其部。半使爲盜。半藏匿鄉曲。以時更代。故來去飄忽。官不易治。而小鴉兒獨恆以剽掠。

爲事。魁數止之。弗聽。魁曰。汝累牘如山。新太守捕汝急。不速歸。禍旋踵矣。小鴉兒怒曰。咄。何許狗太守。我當有以報之。時太守嘉禾沈公名某。良吏也。有愛才之癖。自東昌調濟南。素聞小鴉兒名。及其魁約束嚴明狀。以爲艸澤中人。其才必有可用者。擬招之。使自効。故懸重金募小鴉兒。會郡試。出駐校士館。是夕鼓三下。公有愛女。方在內衙挑燈獨繡。覺簾衣微動。有人闖覘。因問誰。數問無響應。者突一壯夫。掀簾入。徧體衣黑。手利刃銛於霜。大言曰。身卽小鴉兒。特來會汝官。却不遇。煩寄語。若欲奈何我。不日復來。管取首領也。環堵四顧。有小篋置層箱上。聳身舉刀挑下之曰。我非利汝物。但取此爲信耳。發篋。僅補掛朝珠各一事。挈以出。一躍升屋。轉瞬已渺。女公子始大號。侍從驚集。闔衙沸騰。勇者登屋奮追。竟不能及。於是小鴉兒卽持二物往見魁。魁恨曰。汝果從府衙來耶。既若此。歷下不可以復留。速歸。非奉我召。弗自來。小鴉兒不得已乃歸。時沈公捕之。

虞

初

志

補

益急。隸役皆受比。不數日。忽有人縛小鴉兒來獻。公喜。卽親鞫之。初距郭數十里。有集甚繁靡。土倡雜居。某土倡家。新逆一客。揮金如土。不類常人。倡疑之。顧客語甚闕。一夕客大醉。因宛轉詰之。客笑曰。何事絮絮。我非他實某也。浪迹江湖。素戒酒色。今行且歸。故暫破戒圖驩樂。然翼晨當發。感汝多情。明以相告。幸弗洩。倡大驚。然陽爲愛敬。待其寢。潛出告于衆。坊保並集。繞舍三匝。數健兒操挺入幃。先一挺擊客中右臂。客負痛躍起欲遁。足甫垂及地。牀下已伏有人。抱之甚堅。而左臂復中一挺。客度不能脫。乃慨然曰。合休合休。諸君弗爾。可相將到官去。衆知客卽小鴉兒。不敢忽。洞其脇。貫以鉄索。牽之行。然神色自若。途中稱說生平。强悍之氣如故。小鴉兒旣被逮。見沈公所犯具服不諱。惟黨與備五毒不肯吐。公義之。命繫獄。冀久而貸之。閱歲許。始召出獄。問汝勇功比昔頗減否。答曰。誠減矣。假如庭前石蹲獅。向可挾其一。躍登東郭門。今不能矣。然使當

門懸一長絙者。則猶可附麗而上也。公曰勉之。明日我當試汝。能若是。我宥汝罪。且破格用汝。明日小鴉兒承公命。脫桎梏。挾石蹲獅步至東郭門。見懸絙。麾監者使退。遂躍登。及半幾墮。藉絙力復躍。乃登。公率僚屬觀於城下。方共駭歎。小鴉兒既上城。俯雉堞。徐置石蹲獅。向公聲喏曰。蒙公見釋。我便去矣。却再相會。語畢。返身疾逃。一躍已落城外。時萬口騰喧。公不爲動。麾衆鳴金。金未絕。而小鴉兒已爲兵役所執。蓋公慮有失。先設伏城外。約埃鳴金起而截捕。故小鴉兒終不得脫。公以其野心不可制。乃白大吏殺之。是時先子尙幼。隨侍先大父在沈公墓中。目覩其事。故述之甚詳。

太癡氏曰。甚矣少年盛氣之不可恃也。夫勇如小鴉兒。雖失身綠林。強梁不軌。然得賢太守殷殷玉成。開其覺路。予以自新。洵可謂風塵知己。曠世難逢者矣。而顧漠不知感。魯莽滅裂。終以抵禍。烏虜悔何及乎。從知酒色之害。雖爲盜賊。

猶當戒之。彼陷溺不悟者。曷亦借鑑於斯。

紀鄧閣臣

葉玉森

虞 初 志 補

鄧君金泉。荊州沙市人。與余同校擔講席。課餘偶述其祖閣臣先生遺事云。邑有吳曉哥者。工符籙。王遁之術。先生從之游。閱數年。學成。祕不示人。先生之母頗薄術士。且欲試先生術。一夕。導先生入小室中。背縛於椅上。鑷門及窗。而先生從外來。啓戶視之。繩委地。若蟬蛻。乃大奇之。有戲指熾炭盆。促先生火遁者。先生擾身入。忽不見。又或於朋舊坐談時。先生乍起立。忽不見。某日。家人道及漢口餛飩佳。先生含笑出。旋携之歸。蒸氣猶騰騰。上有見之者。謂先生渡江時。擲一方帕於水。踏其上。忽不見。蓋遁術也。先生學成時。其師曉哥携一友來訪。友見先生一鞠躬。先生疾飛一足。掠友額。友斂手去。先生急入室。曰。袴裂矣。幸未中渠毒手。察之果然。先生以符呪醫疑難雜症。有神効。其醫痞也。則使病者

袒胸。先生以指於胸際畫一環形。色赤若火。病者目注環。怯寒且戰。先生飲酒不之顧。酒盡環隱。則病除矣。先生雖祕其術。而鄉人則無不知。閣臣三太爺者。先生蓋行三也。後曉哥垂死。先生適往視。曉哥手一銅盃。唾腥痰充其中。曰閣臣汝飲之。先生顰蹙作遲回狀。乃轉授其子。其子傾之地。曉哥太息曰。閣臣終與我無緣。蓋先生於五遁中缺其一。因是卒不能成。先生卒年五十一。其術不傳。符籙書數十冊。尙存。金泉之兄功甫暗誦習之。卒無効。所謂雖小道非口授。則不神歟。先生之友有汪廉兒。亦工斯術。某日與其友立山巔。見一木籊。橫漢江來。友戲之曰。君言工定身術。能使之膠耶。曰能。乃戟指喃喃。木籊旋不動。籊商多湘人。有工辰州符咒術者。知有異。乃易舟登岸。遍訪得廉兒。屈膝求解。廉兒笑應之。復戟指喃喃。木籊旋動。籊商臨行時。以手微拂廉兒額。曰。汝好。廉兒急馳歸。促其妻於灶上備巨鍋。滿注水。上置大木甌。自踞其中。令覆蓋。且燒薪。

勿絕火。俟二日後啓視。妻諾之。至二日。妻誤揭之。廉兒躍起曰。命矣夫。視其額。嵌一大鐵釘。出肉約三寸許。力拔不脫。卽箝商報之者。翌日廉兒死。瀕死時。囑妻臥其尸於蘆蓆上。且哭且抽蘆片務盡。妻如其言。後聞木箝行至某處。忽自散。工辰州術之某箝商。猶溺斃。其復仇亦奇矣。

紅翁曰。符籙壬遁之術。乃神怪學之一種。有奇妙不可思議者。惟聞受術時。必先設誓。故學者亦不敢輕用其術。廉兒以術自炫。卒獲惡果。彼天下之以權術凌厲一世者。又安知不蹈廉兒之覆轍也。

虎報

闕名

鞏義。澗之台州人。少無賴。孔武有力。每遇不平。奮身爭鬥。鄉曲咸憚之。初有近縣某寡嫗。携女瑞兒。寄居鄰右。數爲人所陵。賴鞏護持始安。嫗德之。字以女。女美而亢爽。略識字。值鞏鬥。衆莫能解。女出一言而止。人咸呼爲鞏娘子。所居村

在萬山中。山多虎。鞏嘗應召往捕。獲一虎。白額斑斕。將殪之。以女生肖屬虎。惻然動念。釋之。虎領首若會意。跳而去。歸告女。女曰。癡哉耶也。愛我乃及物乎。雖然。彼何知。縱之爲害。鞏笑曰。卿猶虎也。雌而雄。我狎之久。不惟不畏。愈覺其愛。物亦猶人耳。無不可以情感。彼有知行。將厚報我。居無何歲。凶鞏復貧。不能謀食。嫗困苦難堪。日加絮聒。一日。值鞏怒。嫗聒益甚。鞏突起欲毆之。嫗大號。女出浣衣。聞聲至。鞏已釋手。餘怒猶盛。少頃。鞏去。恩遽復來。訣女曰。我本志在四方。以卿故常戀。今去矣。一揖返身出門。女追呼曰。郎且止。妾有一言。而去已遠矣。時紅巾起。各路募兵。鞏遂入伍。轉調至粵。尋爲賊擄。以驍勇授僞將。不數年。擾閩浙。無何。陷台州。乃馳馬入村。訪尋故劍。至則屋宇零落。人烟已空。莫知瑞兒踪跡。返轡懊喪。日暮。又遇雪。昏窳間。念山坳有尼菴可避。急奔之。舉策搥門。隱約有人。篝火來窺。已而掩入。噪叫良久。竟不復出。怒甚。毀戶進。闔其無人。抵

虞 初 志 補

後院見一奇鬼。面深墨。目灼灼。披髮操刃直前。便叱鬼物敢爾。一足起。刃已墮地。卽拔佩劍斫鬼。鬼忽呼曰。鞏郎莫斫我。我瑞兒也。鞏詫而審視曰。何物瑞兒。人耶鬼耶。乃作此態。鬼曰。我非鬼。乃真瑞兒。恐爲賊污。毀妝懷刃。冀倉猝自全。頃在門隙。闕君疑爲賊也。故不敢遽應耳。乃卽自攬其髮。而拭其面。則嬌容依然也。鞏始大悟。因共抱持。喜極而涕。女曰。君奈何爲賊。鞏曰。我不得已耳。卿奈何爲尼。女曰。我亦不得已也。因述所遭。初鞏去。嫗遍託村鄰。急欲贖女。而女已有身。嫗謀墮之。女不肯。日受詈罵。旣產一男。嫗曰。虎種也。必殺之。女泣請棄隘巷。從之。乃書片梯繫兒項。書某氏子。某年月日生。付嫗抱去。尋思母意巨測。強起躡其後。以覘之。嫗出村。逕入後山。過松林。棄兒澗中。纔轉步。林薄竄出兩虎。一撲嫗倒。銜之疾奔。一跳澗底。又銜兒去。女遙睹此狀。仆地昏暈。踰刻始甦。自念跼天踏地。無可置身。悲痛長號。意將覓死。距此百武。卽到此菴。菴內老尼。方

夜誦經。聞聲出視。尋至林外。以曾化布施。識鞏娘子。詢所來。因勸令懺悔。故女皈依於此。是時女爲鞏述。哽咽者再。旣而怨曰。君曩縱虎。謂將厚報。今此可爲厚報乎。鞏曰。勿復言。我亦恨之矣。女旋設蔬具餐。並出芻秣。及味爽。鞏促疊騎偕行。忽憶老尼何往。女嘆曰。圓寂多日矣。去數里許。入山漸深。夾爽松風。陡雜虎嘯。駐馬望之。嶺頭立兩虎。眈眈視女。呼且指曰。銜我母者。卽此白額蟲。鞏曰。咄。是我所縱者。忿氣填膺。便離鞍。騰躍直上。則兩虎俱失。惟一裸體兒嬉戲於前。項栳猶懸。而字識漫漶矣。私念得非棄子抱之兒。殊欣然。下嶺付女。驗之良是。鞏喜曰。曩謂虎將厚報。今非耶。女撫兒而慟曰。孽障有爾。使我無母。今爾幸有母也。而我遂無母矣。鞏曰。勿悲。安知而母不並存焉。無已。我當再往。女曰。不可。君好勇。猶爾。何終不虞冒險也。遂挈兒行。不數武。虎嘯復作。兒亦唬然。應之。聲震岩谷。回顧虎在嶺半遙望。若有戀兒之意。問兒。兒未通人言。然聞父母

語亦漸能效之。既歸。未幾。鞏從女之勸。詣官軍降。洊擢至副將。任玉環都司。女思母久不衰。嘗率衆徧搜山麓。竟不可得。忽聞隔嶺虎嘯。兒又應之。女問何意。兒曰。虎父母欲見我。我云恐驚生母。但遙叩起居。謝乳哺恩而已。兒長。力過其父。亦以武功至專閩。

太癡氏曰。鄙語云。虎毒不食子。曾是人母也。而不令共女有子乎。雖然。虎蠢物。豈可繼。徒以一往癡情。遂獲穀於菟之報。吾愛鞏君糾糾云乎哉。

某縣令甲科出身。優于文而吏治非所習。咸取決於夫人。同僚戲曰。昨聞一笑談。牛與虎爭長。虎不服。牛曰。曷從吾行于市。苟人皆畏避吾焉。吾爲長。虎未信。尾其後以伺之。衆望見牛後有虎。殊大駭。竄牛回顧曰。何如。虎乃敬服。不知牛假虎之威也。闔座大笑。蓋令乙丑生。夫人丙寅生也。

王先生君行狀

談善吾

虞

初

志

補

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卽陰歷十一月二十六日。王君鍾麒以疾卒於上海。臨終前三日。以一生行事屬友人談善吾紀述。以其知之最詳。而交亦最切也。善吾既經紀其喪。更謀歸其櫬及妻子於揚州。事已。撰君行事狀。君素多病。平時恆語善吾。謂死後必以作傳屬之謝無量。墓銘屬之馬一浮。於願足矣。今成君志。以狀乞志傳於馬謝二君。並使後之傳文苑者有述焉。君諱鍾麒。字毓仁。一字无生。天僂其別字也。世出徽之歙縣。改遷蘇州。洪楊之變。父均奉祖開棹避兵揚州。遂爲江都人。兵事少定。兩淮鹽運使整齋治。君父以文無害。應召佐鹽政。年四十生君。清潤潔白。頗異凡兒。從歲次庚辰。故小名龍。年數歲。卽能識字。已而入塾。受業倍常童。又性不好弄。玩物入手。少視輒毀去。於是論者或疑其不才。或異其志遠大也。八九歲。學爲文。卽能成篇。年十二。治今文。父均爲延兩師。一課以應試諸藝。一則授駢散文。兼及詩詞。於是學業大進。論婚者踵

虞

初

志

補

錯於門。父均輒以非偶辭。君尤弗願。草草年十八。有中表簡氏長女慧珍。少君二歲。美而賢。有爲媒者。遂婚焉。時君文益古澤。蓋得於文選者至深。詩詞亦峭厲沈厚。不屑作一淺語。迨戊戌後。新學創興。君乃肄習日本文字。博覽東方典籍。而識益超遠。上律古今。橫攬世界。深以清政窳敗爲憾。力思有以新之。庚子亂已。感憤尤深。每著爲文。以表其意。至是名益彰。而文字之禍。亦屢瀕於危。一時名流。均樂與之交。尤以浙江馬一浮。四川謝无量。最相友善。君體羸多病。恆患失眠。年廿四。君父令以監生應省試。未竣事。以疾歸。自是絕意進取。專肆力就學。越明年。君母夏歿。是年秋。善吾創商務日報於鎮江。延君主言論。定忘形交焉。乙巳。君歸揚州。丙午。善吾將去鎮江之安徽。專往訪君。留信宿珍重而別。未幾。君走上海。申報館慕君名。延主撰述。既以英吉利人辦電車。君持論力陳其弊。英人銜之。幾輿大獄。丁未。陝西于右任與安徽汪瘦岑。汪允宗諸君。剽神

州日報。極重君。延入社。與湖南楊篤生尤契合。後民呼民吁。民立各報。一再興廢。君皆終始其事。而名益顯於世。時善吾亦來上海賣文。與君恆共事。戊申。君父以疾卒。喪中體益羸備。辛亥革命。君移家居上海。臨時政府震君名。聘爲總統府祕書。任事十餘日。感時傷事。廢然而返。仍假報紙發舒所見。以警當世。壬子夏。更就東大陸報社聘。嗣感黨爭日亟。國事轉棘。乃自剗獨立週報。冀以正言讜論。挽時弊。一時文人碩彥。網羅殆遍。善吾亦贊其事。癸丑春。失眠疾加劇。幾殆。先是君自知年不能永。動輒致疾。疾且以死自疑。知好中每訕笑之。弗恤也。至是謂善吾曰。吾死後。營喪葬。恤妻子。責在吾子。毋庸多屬。所最要者。以墓銘屬一浮。作傳屬无量。散漫諸稿。子必爲吾輯之。他無憾矣。蓋君舊有孟晉山房文稿。雞鳴集詩稿。紅禪祠。奢摩懺悔詞各稿。辛亥移家時。頗有散失。僅孟晉山房稿獨存。至近年所著之駢散文。及詩詞傳奇小說諸稿。至夥。均未編次也。

善吾漫應之。亦以君好作此等語。弗之異。已而病稍可。入夏兵事起。尤恹僚無聊。繼以週報糾纏。遂患心疾。素所最親愛者。輒生疑忌。十月返揚州。知病不起。卽預書遺囑。十二月。復來上海。心疾漸已。偶以夜起感寒。遂致喘嗽。不數日。竟不治。臨終前三日。屬善吾爲撰傳略。及代草長別知好書。復親自改易數語。精神完好。幾如平時。明日。漸不能語。再明日。奄然而逝。時方偕眷屬旅寄。獨立週報社也。距生於前清光緒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年三十有四歲。君一生瘁力於學。世僅知其工駢散文及詩詞等。殊未知其於輿地之疆域。歐美之哲理。釋氏之淨土宗。道家之修養術。雖所詣淺深不同。而鮮不有所得。性情則肫摯。而尤能解脫。與人接物。片言之諾。耿不去心。一語之褒。道不置口。其於飲食服御。無專好。雖至愛者。亦不吝予人。常語家人曰。我死後。我身且非我有。違恤其他。聞者憂其有死之心也久矣。君生一子。名灝。甫三齡。民國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乃

陰歷歲除夕。友人談善吾謹狀。

附江都王君墓志

馬 浮

君諱鍾麒。字毓仁。更字先生。揚州江都人也。王氏之先。出於周胤。歷祀縣嘏。枝庶繁分。爰及清世。自歛居吳。君祖開焯。父均。遭咸豐之亂。是遷江都。世譜闕散。莫能詳其舊望焉。君姿性敦敏。神采秀澈。耽玩文藝。早善辭筆。時人高其才豔。而君棄其幼志。既喪二親。遂斷干祿。於是俗化陵夷。誹議有作。君本其惻怛。形爲諷諭。哀蒸民以儆有位。語小不害其大。處和不忘其介。雖以仲長發憤於理亂。徐幹流歎於譴交。比物殊量。義均納約。然非君之所尙也。夫其秉心溫慤。篤慕純德。見過能訟。聞善斯服。將以求反躬之不遠。循前聖之彜則。故朝夕之誦。誦之終身。冰淵之懼。猶存啓足。秀而不實。其命也夫。年三十有四。昭陽赤奮若之歲。仲冬月在畢。遘疾隕露。素蘊未知。叡音永絕。近執

摧慍。遠識咨嗟。原君志行。莫不悲之。娶簡氏。婉婉同心。君之良匹。有子曰灝。方在襁褓。以明年中春。葬君小茅山之陰。趙家莊之原。斂形復土。順其終始。古之制也。其友馬浮。式尋遺占。敬述斯志。俟諸百世。考迹懷仁。毋壞其宮。因埋石劾文。垂信幽壤。

輓王先生聯

名論足千秋。誰謂文人不壽。奇才弱一个。那堪吾道太孤。興化沈崇恩

人事太乖張。最難堪。屈子離愁。血淚千行。洒徧大江南北。雲 孫

天心亦狡獪。竟忍令長卿病死。精魂一縷。飛過邗水東西。

洋洋輿論。來者何人。當茲東亞方興。又摧折一枝史筆。

落落交游。誰歟教我。從此西州再過。能招回五夜詩魂。新 亞

痛爾長眠。最難堪。羸妻弱子。悲予垂忍。老重看剩稿遺文。外舅簡耀如

奚奴背

出 版 預 告

南 通 張 樾 侯 輯

內 容 計 分 十 類

青衫捧硯圖題詞 樾侯輯

晚翠廬詩 樾侯著

南通芮逸 厂先生輯 四花吟

上海周問 天先生輯 落花詩

揚州王 齋先生著 廬雲窩落花詩

扶郎上馬圖題詞 樾侯輯

四春吟 樾侯輯

四張圖題詞 樾侯翠厂合輯

四海酬唱集 樾侯輯

南通周新泉 先生遺著 悼亡詩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英 界 新 闢 路 聚 慶 里

四 百 零 八 號

光 華 編 輯 社

光華編輯社書目

名 人 稗 乘

海 珍 珠 船

△支雲珊瑚閣編
△古今野史類鈔
△(明)李遠事二葉鄉終章

四冊一函

付刊中
大洋五角

第一集 民國野史 每冊大洋五角 泣筆編

第二集 勝國名人軼事 張述侯編

第三集 情天綺語 李真 趙誠 合評 泣筆編

第四集 名閨奇媛集 趙誠 泣筆編

第五集 豪俠魂 亞維評 泣筆編

第六集 劍俠駭聞 鐵樓評 金樓編

第七集 清季詩人小傳 鄒方坤撰

第八集 名更審判筆記

第九集 滿清外交秘史 張繼侯編

第十集 清初四朝野記

△滑稽古文 (嘉善戴澄孝先生手編)
△滑稽新語
△近代名人說符

校訂中
編述中
編述中

發 行 所 上 海 聚 慶 路 新 開 路
光 華 社 里 門 牌 八 零 百 四



冥初廣志



歐俗求婚圖



3 0475 3662 2

857.28

759

虞初志補卷七

鄧水 姜泣羣編輯

鍾小妹傳 并詩

宣 鼎

東陽宗公海帆。風流倜儻。登進士。好讀嗜飲。夏日避暑邑東郭氏園。園有魅。無
 敢居者。公携家藏鍾馗像懸于壁。綠袍紅帶。于思于思。左右兩鬼。一捧笏。一執
 酒壺。蘆進士佩劍側帽。舉兕首尊。作欲飲狀。公固嗜飲者。每開缸面。輒揖而祝
 曰。大前輩。杯中物想已竭矣。下官癯亞劉伶。情殷文舉。山斗在座。獨酌鮮歡。如
 蒙賜教。當不為公吝杖頭費也。久之亦無他異。遂恃鍾靈爽。而歌嘯無恐焉。薄
 晚雨霽。銀蟾東升。樹影滿地。如沒骨畫。公携僕臥東廊胡床。忽室內有聲甚厲。
 驚視之。則鍾已携鬼躍几上。略一徘徊。脫帽露雲鬢。解衣舒皓腕。褪靴削蓮舄。

虞初志補卷七

一

00693

212884

#08095

虞 初 志 補

去醜龐如虎邱假面具。鬼亦化爲婢。均婉麗妹秀。人世無雙。相將入東院。坐月臺上。美人支頤看月。艷更絕倫。一婢曰。姑晨飲梨花雪。酣睡竟日。若非居停狂嘯驚醒。幾辜負姮娥請飲也。昨樊夫人遣鹿奴。送霞髓醞一瓶來。何不斟來。爲姑姑解醒。一婢曰。此所謂酒醉酒來醫。女亦解頤。旋有滌器者。安座者。紛紛不一。公見聞詫絕。入室視袍帽靴笏。俱飛上紙。惟少酒尊壺蘆耳。急呼僮具衣冠往。僮曰。不可。老饕善變。近之不祥。公曰。此老維摩現天女身之故智耳。何害。卒衣冠往。遙拜曰。翁翁清興不淺哉。女曰。敬踐高賢之約。新秋涼夕。風月最美。婢子已煮酒待矣。遂負月傾談。公曰。翁髻戟齒劍。咤叱風雲。何忽作此態。曰。此家兄耳。公曰。仙姑其俗所謂鍾小妹耶。曰。然。曰。聞姑下嫁于吾家蓉郡宗仙人。今舍仙山入塵寰。可得聞其說與。女顧婢微笑。久之。檢衽前曰。勸君更飲一杯。當爲縷述。公縱飲。覺酒味芳冽。沁入心脾。頓覺神朗。女曰。家兄唐時。示夢李家三

郎。吳道子以意畫像。已不似真。後世日趨日下。幾畫作鬼物。猶惡不情。家兄文采風流。本美男子。登進士後。得上清不死訣。名列仙曹。然嫉惡如仇。遇鬼物輒劍下死。自詡功德利民。偶隨張道陵過海。經靈壁。見人家畫作惡狀粘門楣。作門外漢。兒戲視之。且由唐迄今。從無建祠宇結香火緣者。憤怒歸第。移家海外。遣愁山。種秫造酒。與香山靖節輩作世外交。張道陵三致手書曰。僕子孫式微。法力淺薄。魍魎橫行。始則墟墓。繼則市塵。近則冠裳。隨處有之。先生不出。如蒼生何。家兄見書。掀髯一笑。惟書各行其志四字答之而已。妾侍兄有年。稍知勅勒。于歸蓉郡。事屬子虛。河伯娶婦。織女私奔。皆文人鑿空語。妾蒿目下界。盜斬鬼劍。偕婢潛行。越兩載。已殲滅鬼衆十萬有零。大慙未就縛。縱跡至此。遍布網羅。偶見君家所懸阿兄像。尙不俗。遂憑依焉。惟婢附鬼體。稍屈耳。婢曰。隨姑姑大辛苦。何嘗以好面目相假。女與公俱大笑。公曰。月中人曾相識否。女曰。結

虞 初 志 補

璘妃子與妾姊妹行。同隸王母駕前侍從。臣廣寒宮近亦凋敝。玉屑丹砂。時有妖物攫取。賴姜防護之一婢曰。姑姑好性氣。曾乞渠天香一株。尙吝不與。直任蝦蟆精來吞却方解。低首向人曰。婢子道人短處。寒乞相兩婢往來。給奉殷勤。稍拂卽叱令跪。無惰容。公悉爲之緩頰曰。泥中婢可錫嘉名乎。曰。渠等小字。久在人間。黃衣者紅線。綠褲褶者聶隱娘。時公已沉醺。兢惕與辭。女曰。聖神仙佛皆一家。暇卽過從。幸勿以幽明見疑。公諾而退。而女亦挈婢。婢各挈具歸。紙上颺然有聲。次日公焚香拜。無從睹。明日復然。偶飲月下。女忽自至。曰。明夜準與賊戰于雪齒岡。公能登樓作壁上觀乎。公曰善。僕當濡墨作凱歌。露布獻軍門。何如。女笑置之。遂不見。次日公縱飲壯胆。遂寤。臥比寤。漏已三下矣。匆匆開北窗遠矚。而女已錦旗繡繖。士卒如雲。整師凱旋。低吹畫角。下馬坐前軒。婢佩劍左右侍階下。紛紛獻俘馘。論賞有差。旋出胸前繡荷囊。叉口若吸氣狀。兵悉化

爲赤豆升許。歸囊中。公下樓稱賀。女頰蹙曰。賊首又逃奈何。不滅此誓不還也。錯愕間有小鬼頭投書階下。曰。阿姑累人。尋欲死。大郎望姑姑回。乃在此耶。女折簡與公同閱。書曰。小妹足下。夫戰勝丈夫事也。吾妹輕舉妄動。其不遺笑海內者幾希。若輩惡運方熾。狡獪非常。豈兒女子所能滅。兄何難一鼓作氣。手縛渠魁。特時未至。姑不與較耳。手足之情。時縈夢寐。甕酒甚富。歸爲卒歲之謀。山中花開。四時爛熳如火。書到即起程。毋使阿兄抱燃鬚之痛也。盼切不宣。九首道人啓。女曰。嘻。此等面目。本不足以嚇鬼。不如歸休。旋見綵雲縷縷。鳳立于庭。鶴二。鹿一。公再拜請贈言。女曰。且勤職報君王。且積德貽子孫。劫將至。歸蓬島。公方有所諮白。而女已跨鳳。婢跨鶴。小鬼頭策鹿。得隨諸後。聞女在空中曰。我順路訪嫦娥。爲君家子孫乞智慧也。須臾桂旗舉。絳節飛。香風四流。笙簧遠引。飈忽遂散。神駭目眩。公後司牧閩中。卒于官。鍾進士像亦烏有。十餘年後。紅

巾賊至。遍地瓦礫。郭氏園成廢墟矣。友有告夫宣子者。宣子怪奇士也。再拜作
小妹斬鬼曲以頌之。曲曰。

不信羅刹國。乃有娘子軍。芙蓉劍。石榴裙。鍾家小妹勃然起。山魃木魅方縱橫。
衆鬼啾啾啼鬼窟。白晝人寰攫人食。奪我胭脂山。婦女無顏色。錦旗繡繖海上
來。環珮珊珊雜戈戟。人謂小妹勇。吾爲小妹癡。陰山之亭。一萬八千丈。鬼如恆
河沙衆。不可以數稽。卿女子耳。奚能一一食其肉而寢其皮。卿不見鬼子母。摩
登女。細柳淡生姿。遠山畫眉嫵。有溺之者。乃得肆其角鬻鬻。口呀呀。膏血淋漓。
殺人如麻。干卿何事。而冥搜窮討。躑躅天涯。天涯海角。東西南北。上九天。下窮
谷。大雷書來何速。功不成。仰天哭。不櫛進士真健兒。何不鬚眉而巾幗。噫。噓。啼。
鬚眉巾幗。此時多小妹。小妹奈若何。

書胡烈女事

楊心齋

胡烈女套姐。天津城內櫛工芳德女也。幼字厨人子牛。大女年已十六。牛廚忽詣芳德曰。某子不肖。日事游蕩。無人理。幸未娶。請別嫁女。勿俱累。芳德不肯。牛辭益堅。所居僅兩楹。外室語女已盡聞。牛去。芳德以爲憂。女乃喟然曰。改適非所願。兒自有可以解親憂者。家人方快悵。頗不以爲意。已而芳德失薙刀一。徧索不得。異之。而不解女所爲也。女自匿刀後。以父母弟妹在室。不得閒。越二日。芳德待詔出。母以事亦他適。女乃給弟妹使俱去。市果餌。乘閒遂自刎。弟妹歸。驚叫鄰里。覓芳德夫婦歸。喉已穿不及救也。殮之日。面如生。鄰里之知之者。咸驚其烈而悲其遇。有泣下者。遣使報於牛。牛廚知。哭曰。本恐累兒。乃害兒也。時咸豐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金粉佛曰。女子配偶。親命是遵者。孝也。從一而終者。貞也。夫死身殉者。烈也。若胡套姐者。身未婚而夫不肖。翁既有另嫁之命。從則不貞。違亦不孝。輾轉難安。

惟有以死自了。果決之性。出於天生。烈耶貞耶孝耶。當必有輕重於其間者。縷僊評曰。叙次簡潔。不蔓不支。而視死如歸之志。已躍露於字裏行間。至論斷數語。尤屬名論不刊。

汪貞女傳

闕名

汪貞女。漱芳者名。藝。皖之桐城人。父某。官廣西思管巡檢。生貞女。三歲而歿。隨母歸里。稍長。從族兄讀。甚慧。母亦旋歿。乃依於舅氏。丁君循齋。官江甯府檢校。與同里姚大令某交甚厚。聞丁氏女甥幼而賢。且多才。乃爲子本誠聘之。貞女年十四。長本誠一歲。大令憐貞女無依。商之丁君。徇俗以童養媳迎歸。入門後。婉遵姑訓。凡女紅之事。無不工。翁姑則大喜。未幾。本誠遘瘵疾。夭。貞女以及笄之年。遭毀容之戚。絕食擬以死殉。翁與姑咸慰諭女。曉以大義。乃不死。同治紀元。大令繼溫公權六合令。時金陵悍賊逆破。皖之官兵皆渡江而西。大令督團

守禦。力瘁告殂。貞女時隨姑寓淮上。聞變失聲。大令居官廉。歿後囊無餘蓄。藉貞女鍼黹所入。以供甘旨。不給則以所繪之花卉出市。人爭購之。大令既鮮期親。而妾所生子女又幼弱。貞女籌思異地飄流非久計。乃決意奉翁柩及姑叔與小姑歸里。一門細小。皆賴貞女調護之。又來訪舅氏於浙江。蓋丁君已遷爲杭府知事矣。貞女之畫最工。其尤絕者。或畫或字。皆以絨。驟觀者疑脫去筆墨痕。久視之。乃知其繡也。貞女秉性仁孝。幼遭親喪。哀毀如成人。讀書明大義。不苟笑言。咸豐元年守貞。今二十餘年如一日云。

野史氏曰。未婚而守節。謂之貞。旌而表之。視爲異數。所以順人情也。至童養媳。已入門。則固翁之姑之矣。一旦使去。而儕之途人。得母非人情乎。而旌表率鮮者何也。蓋搢紳閥閱之家。素明節義。鄉曲偏氓。未可概論。童養者多出於小家。而仕族無有也。今貞女雖宦裔。以零丁而膺艱苦。爲姚氏之孝子慈孫。并無所

爲而爲。夫豈以旌表而動其歆羨哉。然苟不旌而表之。恐無是天理。亦無是人情矣。

遊龍泉觀觀梅花記

譚尚忠

丁未之冬。歲聿云暮。簿書檢校。竟天氣增寒。五華太華之上。微雪霏霏。占者曰。此農祥也。滇得薄雪爲宜。不貴厚。時余正以屢豐之故。繫心來歲。聞此言甚慰。有告者曰。龍泉觀梅花放矣。於是方伯王蘭泉。約永雨村楊養齋恩東郊三觀察。邀余與制軍富方厓先生往觀之。方厓先生語余曰。龍泉梅。曩代物也。可乘暇一觀。且距會城二十餘里。藉所經歷。察莊農亦便。乃出東郭。易步輿。命約正從指點村。徑方五里許。正告曰。此金華庵莊民祝年祈穀地也。曾荒廢矣。康熙戊子歲。有王中丞修復之。又北行三里許。有橋跨盤龍江。上曰霖雨。亦有庵曰等貴。正復告曰。此橋昔圯。時遇江水漲發。商民病涉。康熙庚寅。有貝制軍郭中

丞共謀修之。利賴至今。旁有石缸貯茶飲行旅。故關帝廟俗稱爲茶葦也。余聞而歎曰。信矣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苟利物便民。無小大。盡人樂爲之也。所過村落。或百十戶。或數十戶。門前場圃。儲總。稽如培塿者。家四五積。六七積不等。視往歲有加。其貧而無土者。拾稽穗供炊爨。亦門積五六總。七八總不等。蓋稻多則稽多。稽多則遺穗亦多。或云連歲豐登。至今年而益盛者。不謬也。迤邐行。見前山坡下。溝水靜流。清澈見底。詢之。卽黑龍潭之水。漫溢從溝出。西北一帶。田疇賴以灌溉。未幾抵潭。所有亭翼然臨潭上。曰混混亭。潭水澄黝。儵魚洋洋然游泳其中。投以飯顆食物。則仰首張口來食。竟輒去。前巡撫劉竹軒先生有句云。潭裏千魚躍。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誠化育流行之妙也。東有小池。亭其上。池底泉泡。迸湧如珠。方厓先生曰。是亭也。竹軒先生作之。以覆斯泉者也。夷考當年昆明諸生薛爾望。傷兵亂。一家五人。守義捐生於此。至今俯原泉望潭東。

虞 初 志 補

山觀音閣後。薛生義骨所藏。猶懍懍有生氣焉。潭西北爲山。山腰建太極亭。有李欽齋節相古梅記石刻。前撫斐午橋先生跋。至今懸之亭後。爲荷花池。池上卽龍泉觀。額曰紫極元都。至第五楹三清殿前。而古梅在。是梅也。秉清華之氣。得日月之精。連蜷攫拏。備極古態。滇之人無賢否貴賤。莫不珍異愛惜之。矧余輩乎哉。特此梅之生。自唐訖今。經千百歲矣。清幽自守。貞固獨成。天地故深其雨露。沃其土膏。以維持而培養之。是以老而彌勁。花先爛發。益具精神。然卒未嘗離人獨立。自矜孤介。而其不磷不淄之質。入軒冕通途。而獨存梗概。無他。其品高。其本固。其位置得地。而其閱歷又深且久也。方厓先生愛賞不置。舉酒笑謂余曰。芳馨襲襲。與余輩氣味相投。暢以酬之。庶不負此。余曰。然。乃與方厓先生暨諸君酌飲盡懽。余亦不自知其醺然而醉也。竟歸。仍歷金華等貴諸村。父子弟。倚蓬門環立聚觀。各持短炬照前後。諸使者輿從行。熙熙攘攘。有親而

忘尊之意。余顧而樂之。謂方厓先生曰。是豐樂象也。不可以不記。然究於觀梅得之。因題之曰龍泉觀觀梅記。

弢園老民自傳

王 韜

老民姓王氏。素居蘇州城外長洲之甫里村。卽唐陸天隨所隱處也。老民以道光八年十月四日生。初名利賓。十八歲以第一入縣學。督學使者爲秦中張筱坡侍郎。稱老民文有奇氣。旋易名瀚。字懶今。遭難後避粵。乃更名韜。字仲弢。一字子潛。自號天南遯叟。五十後。又曰弢園老民。老民世系本出崑山王氏。有明時巨族也。族中多有位於朝。明末兵事起。吾家闔門殉國難。始祖必憲。甫在垂髫。逸出存一線。自此至晉侯。詒孫載颺。居崑凡四世。並讀書習儒業。有聲庠序間。載颺諱鵬翀。品端學博。尤爲士林所推重。以早世。子尙幼。戚串中有覬覦者。乃遷甫里。大父諱科進。字敬齋。習端木術。篤厚慎默。見義勇赴。鄉里稱善人。父

虞 初 志 補

韓昌桂。字肯堂。一字雲亭。著籍學官。遂於經學。九歲盡十三經。背誦如流。有神童之譽。家貧刻苦自勵。教授生徒。足跡不入城市。老民上有三兄。十日間俱以痘殤。禱於武林。遂生老民。老民幼時屢夢浮屠佛像。魂自能從泥丸宮出入。十餘歲後始止。自少性情曠逸。不樂仕進。尤不喜帖括。雖勉爲之。亦豪放不中繩墨。既孤。家益落。以衣食計。不得已橐筆滬上。時西人久通市我國。文士漸與往還。老民欲窺其象緯輿圖諸學。遂往適館授書焉。顧荏苒至一十有三年。則非其志也。滬上雖爲全吳盡境。而當南北要衝。四方冠蓋。往來無虛日。名流碩彥。接跡來遊。老民俱與之修士相見禮。投縞贈紵。無不以國士目之。中如姚梅伯。張嘯山。周弢甫。龔孝拱。其交尤密。西館中時則有海甯李壬叔。寶山蔣劍人。江甯管小異。華亭郭友松。並負才名。皆與老民爲莫逆交。惟是時事日艱。寇氛益迫。老民蒿目傷心。無可下手。每酒酣耳熱。抵掌雄談。往往聲震四壁。或慷慨激

昂泣數行下。不知者笑爲狂生弗顧也。金陵旣陷爲賊窟。而滬上亦以閩粵會匪起。戕官據城。老民思出奇計以復之。卒不能發憤抑鬱。患咯血疾幾殆。咸豐八年。徐君青中丞開府吳中。與老民固有文字之契。老民以和戎防海弭盜三大端進言。前後上書十數通。皆蒙優答。十年金陵大營潰。賊竄吾吳。常鎮蘇太同時俱陷。東南半壁至此糜爛。四郡村鄉亦蹂躪無完土。老民於是志愈孤。心彌苦。方捧上官檄。督辦諸鄉團練。老民知其貪詐畏怯。萬不可恃。屢上書當事。代畫方略。言過切直。當事外優異。而內忌嫉之。顧所言頗見施行。能多見効。其最要者。以西人爲領隊官。教授火器。名曰洋鎗隊。後行之益廣。卒以此收復江南。然用其言。而仍棄其人。并欲從而中傷之。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長往而不顧者也。維時賊於蘇鄉。遍設僞官立董事。皆土著人。暴斂橫征。僞卡林立。老民固素識諸董事。密相結納。說以反正言。曾帥善用兵。祇以方剿上

虞 初 志 補

游。未遑兼顧。今安慶已復。援軍旦夕必至。不可不自爲計。因激以忠義。勉以功名。令諸董事入賊中說頭目結內應。皆有成說。其黠者亦從而徘徊觀望。老民密縱反間。使賊黨互相猜貳。自翦羽翼。諸內應者多急欲見功。勢頗可乘。而當事者遽以通賊疑老民。禍且不測。聞者氣沮。老民急還滬上。猶思面爲析辨。顧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粵。旋居香海。自此毆門削跡。壹意治經。著有毛詩集釋。專主毛氏。後見陳碩甫毛氏傳。胡墨莊毛詩後箋。遂廢不作。同治二三年間。李宮保方次第克復吳中郡縣。老民代粵人某上書宮保。陳善後事宜。并言諷遠情。師長技。自致富強之術。頗蒙采納。六年冬。西儒理君雅各。招往泰西。佐譯經籍。遂得遍遊域外諸國。覽其山川之詭異。察其民俗之醜瀆。識其國勢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強弱。道經法都。得瞻其宮室之壯麗。士女之便娟。塵市之駢闐。財物之殷阜。與英之倫敦。並峙稱雄。同爲歐洲巨擘焉。既至英土。居蘇格

蘭之西境。其地近北極。少燠而多寒。春夏之交。徹夜有光。而山水清淑。巖壑禿美。遊履所至。殊足娛情適志。九年二月還粵。此三年中。老民以孤身往還數萬里。嘗登舵樓以眺望。決目極天。蕩胸無際。波濤消其壯志。風雨破其奇懷。未嘗不感愴身世。悲憫天人。擊碎唾壺。淚涔涔墮也。老民既還自泰西。當事頗有知其冤者。或貽書勸其出山。或欲託人招致幕下。老民俱謝不往。豐順丁公。一代偉人也。尤賞識老民。謂當今通達時務。熟稔外情。莫若老民。爲之揄揚於南北諸大僚。於是諸大僚。始稍稍知有老民者。嗚呼。此老民生平第一知己也。老民固極思感激馳驅。以報知己。而憂患以來。精氣消亡。才華零腐。既不能上馬殺賊。下馬草檄。又不能雕琢文字。刻畫金石。以稱頌功德。徒爲聖朝之棄物。盛世之廢民而已。辛未秋。普法戰事起。七閱月而後定。老民綜其前後事實。作普法戰紀。是書雖僅載二國之事。而他國之合縱締交。情僞變幻。無不畢具。於是談

虞 初 志 補

秦西掌故者。可以此爲鑑。惟倉卒秉筆。或患冗蕪。尙有待於異日之重輯。而老民自知其必傳於後無疑已。癸酉香海諸同人。醵貲設印局。剞行日報。延老民總司厥事。老民著述。乃得次第排印。光緒五年己卯。老民作東瀛之遊。藉以養宿疴。滌煩慮。取道滬瀆。放櫂金閶。得重見故鄉風景。闊別二十年矣。眞覺城郭則是。人民則非。有丁令威化鶴歸來。情況及身。而重閱滄桑。生還粉梓。固老民初念所未及料者也。既至日東。遍歷崎陽神戶。浪華西京諸名勝。居江戶者十旬。遍交其賢士大夫。一時執贄請受業者。戶外屢滿。壺觸之會。壇坫之開。無日無之。唱和諸作。頗有豪氣。中又爲日光山之游。遍覽諸瀑布。窮其幽邃。老民將歸之日。賢士大夫。餞別於中村酒樓。星使參贊以下。至者百有餘人。日人謂自開國數千年來所未有也。老民久居粵東。意鬱鬱不歡。恆思歸耕故鄉。卜居於莫釐鄧尉之間。築三椽之屋。拓五畝之園。藏書數萬卷。買田一二頃。徜徉誦讀。

其中優游卒歲。以沒吾齒。顧是願卒未能遂。豈非天耶。嗚呼。老民雖流徙遐裔。僻處菰蘆。而睠懷家國。未嘗一日忘。嘗言此十數年中。時局一變。髮捻回苗。悉數蕩平。左帥用兵新疆。擴地數萬里。功震寰中。威行徼外。赫然見中興盛烈。然而泰西大小諸邦。叩關互市。輒以兵力佐其商力。所至各埠。設官置戍。艤舫相望。每挾其所長。從而凌侮我。求必應。請必遂。一旦齟齬。環而伺我者數十國。腹心肘腋間。遍布森列。幾於國不可爲國矣。嗟乎。此蓋誤於羈縻之說。而駕馭未得其宜也。近者日併琉球。俄據伊犁。我國家並持節往問。而時虞失利。勢且岌岌。老民外感於時勢之艱難。內憤於措施之顛倒。舊疾陡發。誠使祈死得死。亦復何憾。老民有弟曰利貞。字叔亨。一字諮卿。讀書未成名而卒。年僅二十有七。有姊曰嫫。字伯芬。嫁吳村周氏。癸酉六月。先老民而逝。老民妻楊氏夢蘅。名保艾。字臺芳。娶僅四年。沒於滬。續娶林氏。名琳。字懷蘅。一字洽洽。經歷患難中。與

虞 初 志 補

老民同甘苦。老民無子有女二。長曰婉。字茗仙。歸吳興茂。才錢微。早殞。次曰嫻。字樺仙。生不能言。嗚呼老民。既無子矣。而復奪其女。不解造物者所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自始祖必憲。至今二百四十餘年。七葉相承。五代單傳。僅得男子十有五人。老民以下。有從姪三人。相繼夭沒。於是自明以來。巍然碩果。僅存老民一人而已。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不獨厄老民。而或將并以毒王氏也。恐王氏一線之延。至老民而斬矣。噫嘻。不大可痛歟。尤可異者。曾王父娶於沙氏。大父娶於李氏。父娶於朱氏。其家並無後。老民弟娶於夏氏。髻鬣俱亡。老民先娶於楊氏。危乎不絕如縷。繼娶於林氏。亦已不祀。祖姑嫁於汪。伯姑嫁於曹。宗祧並絕。老民族黨無存。密親蓋寡。側身天地。形影相弔。豈天之生是。使獨歟。老民每一念及。未嘗不拔劍斫地。呵壁問天也。老民少承庭訓。自九歲迄成童。畢讀羣經。旁涉諸史雜說。無不賅貫。一生學業。悉基於此。自後奔走四方。無暇潛

心默識矣。父在。未嘗盡一日養。奉母居滬上。扁舟道路。甘旨缺如。而母氏絕無不豫色。但勗以忠義節廉而已。老民母固知書識大體。四五歲時。字義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納涼。率爲述古人節烈事。老民聽至艱苦處。輒哭失聲。因是八九歲。即通說部。吳門旣亂。母氏憂形夢寐。逮老民遭罹奇禍。母氏竟以憂殞其生。老民以此積慘終身。痛欲剗心。贖難糜體。雖仍偷息人世。不可復爲人矣。老民於詩文。無所師承。喜卽爲之。下筆輒不能自休。生平未嘗屬藁。恆揮毫對客。滂淳千言。忌者或訾其出之太易。至於身遭讒謗。目擊亂離。懷古傷今。憂離弔逝。往往歌哭無端。悲愉易狀。天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老民邇來潦倒頽唐。百事俱廢。去冬咯血。至今未愈。日在藥爐火邊作生活。深懼一旦溘然。平生著述。必爲人拉雜摧燒。因先將詩錄八卷。檢付手民。其餘藏於行篋者尙多。不足供餽窗覆瓿。因病得閒。聊自料理。所著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春秋朔閏考三

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皇清經解札記二十四卷。瀛壖雜誌六卷。臺事竊憤錄三卷。普法戰紀十四卷。四溟補乘三十六卷。法志八卷。俄志八卷。美志八卷。西事凡十六卷。藝牖餘談十二卷。火器說略三卷。乘桴漫記一卷。扶桑游記三卷。海陬冶游錄七卷。花國劇談二卷。老饕贅語十六卷。遯窟瀾言十二卷。淞隱漫錄十六卷。弢園文錄八卷。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蘅華館詩錄八卷。弢園尺牘十二卷。弢園尺牘續鈔四卷。都二十有六種。生而作傳。非古也。老民蓋懼沒世無聞。特自叙梗概如此。

先室楊碩人小傳

王 韜

碩人楊氏。名保艾。字臺芳。後余爲更其字曰夢蘅。苕汀先生諱雋第三女。醒適茂才名引傳之胞妹也。早失怙恃。育於叔氏。少即敏慧。代嬸持家事。操井臼。飭簞簋。靡不具有條理。雖不知書。而於兒童塾中課本。琅琅成誦。嫻靜寡語。能識

大體。諸姑伯姊間。和氣相尙。務得其歡。丁未正月。碩人年二十有一歸余。時余假舍錦溪。結禱旬日。惘然就道。初不知兒女子別離之苦也。寒宵酒醒。長夜雨闌。時時念及。既而先君子橐筆滬城。余遂授徒於家。碩人性嗜酒。自至于舍。口不近杯杓。每值花香入牖。月影侵簾。間與小飲。顧而樂之。是冬育一女。字曰茗仙。明年夏。先君子見背。家日益落。予遂傭書來斯。久相隔絕。明明圓月。耿耿良宵。寤寐懷人。輾轉反側。臘底旋里。聚不過十日。冒雪解維。匆匆遽去。黯然魂銷。惟別而已。春間卜宅城闔。衡門三板。得奉高堂教弱弟。時與碩人籌米鹽瑣屑焉。詎料巢幕之燕。甫得枝棲。而訛言蠶起。又復分飛耶。迨至中秋重聚。茲土。時碩人已久勞患病。携藥餌數十裹來。擲諸篋底。不肯遽服。未十日遽遭慘變。嗟乎。苟逆知其如此。何忍一日離之而他適哉。猶憶戊申七夕。中庭乞巧。碩人小病初起。憑闌望河漢。忽謂予曰。星士推余命。謂壽弗永。若得在君家生一子而

死。雖九京亦所瞑目。不意昔之調言。竟作今之讖語。言猶在耳。思之刺心。余雖處城市。彌思山澤。李衡伉儷。高柔倡隨。畝川作室。而今已矣。尙何言哉。碩人體魄。尙厝於龍潭。傭書事畢。思墳先壟以葬焉。追念疇曩。宛如夢幻。宵闌月黑。溽暑逼人。和淚研墨。略志梗概。以備他日乞言於文學之君子。

潘孺人傳略

王 韜

嗚呼。我友管君秋初。蓋世之深於情者也。秋初之室潘孺人。賢而慧。娶僅四年而逝。逾五六年。而哀不能忘。此尋常人之所難能也。秋初遍徵海內諸名士賦詩悼亡。積數百首。將付劄鬪氏。冀有以不朽之乞傳於予。三年未有以應。時余往還於吳山粵水間。秋初覲面。必申前請。予知孺人平日之德容才藝。必有大過乎人。而足以傳者。不然。何以繫於秋初之心。若是其專且久也。余與孺人同里閭。潘氏又屬世交。忝附戚誼末。知孺人莫余若。特余久旅天南。與故鄉聞問。

隔絕。間有書來。述瑣屑事。謂閨閣中女子。既慧且賢。既賢且孝。莫如潘氏妹。旋聞適我友管君秋初。竊幸其得所歸也。方謂瑤質瓊姿。互相輝映。乃不意玉折蘭摧。不轉瞬間。已作輕塵墜雨耶。宜乎秋初之歎息弗置也。孺人姓潘氏。名珠。一名媚蘭。字素五。甫里人。爲煥卿先生第五女。恕齋解元從妹。少出詩禮之家。一門羣從。俱嫻翰墨。孺人尤靜好幽閒。慧中秀外。靈警異常。六七歲卽不肯與諸女伴嬉戲。弄筆硯。親文字。見碑帖。輒欲摹仿。必求其肖而後已。嘗執卷問字於兄。一二遍後。卽已琅琅上口。於唐宋詩詞。尤若素所誦習。時參異解。別有會心。諸兄咸歎其敏慧。使充其學力。何難繼響蕙芬。而追縱謝鮑也哉。於是里中有女博士名。咸稱爲慧女子。庚申赭寇之亂。隨父母避居鄉落。孺人年甫九歲。已如成人。茅簷蔭屋。安之若素。泊如也。閒則習女紅。刺繡織組。無不工。佐母持家政。井然有條理。臧獲輩。不知其出自孺人也。避寇同居者咸羨之。謂生女如

虞 初 志 補

潘家娃。可無憾矣。事親能先意承志。以是尤得母氏憐。無何髮逆搜及村僻。長兄葵生少尉。以拒賊死。昆弟姊妹相繼夭亡。父母以鄉落不可居。仍還里中。然積蓄以是一空。辛酉初夏。母氏患瘍。勢頻於危。晝夜呼號。孺人侍湯藥。問醫卜。焚香禱天。願減己算以益母壽。支持內外。足無停趾。身無甯息。如是者兩閱月。而母竟沒。既傷兄難。復痛母喪。哀毀逾常。骨立形消。里中咸稱之爲孝女。孺人生平無疾言遽色。憂喜不見於面。端婉謹慎。能識大體。家中人有涉於爭者。必曲意排解之。曰。門庭有福。惟和氣乃能致之也。嫂氏不能善事翁。携子隔戶別炊。煥卿先生衰年多病。服食起居。悉孺人爲之調護。外綜家政。內侍嚴親。更周旋於姑嫂之間。其事彌勞。其心獨苦。里中人咸嘖嘖稱孺人爲賢。顧家益貧。賴孺人十指以供菽水。世家名族。知孺人者。爭求婚焉。孺人願效嬰兒子故事。撒環瑱以養父。以是至年二十有五。猶待字也。我友管君秋初。方求嘉耦。素聞孺

人賢。曰得婦如此足矣。遂以玉鏡臺行聘。光緒二年九月。籬菊花開。嘉禮乃成。儒人奉姑以敬。相夫以順。處妯娌以和。一家中上下無間言。秋初家貧。慕游以餽其口。春秋佳日。始得一歸。孺人時援大義以相箴勉。每曰。人子遠遊。使老母倚閭。非所以爲孝也。若得布衣蔬菜食。樂道安貧。卜居於近城佳山水處。半村半郭。宜讀宜耕。潔甘旨以奉高堂。課詩書以教門下士。斯亦可盡天倫之樂事矣。何必疎定省。曠晨昏。而僕僕爲飢驅哉。管君雖韙其言。而終不能共挽鹿車。歸隱於衡門泌水。則境爲之也。孺人不慕富貴。而淡於榮利。不已高於人一等哉。孺人故知書識字。自歸管君。中饋操勞。未暇時親筆墨。然當月夕花晨。尙與管君鬪題角勝。或作一二絕句。以寫當前清景。亦復斐然可誦。惜隨手棄置。繡篋中未嘗存稿也。丁丑季秋。忽患目疾。右目視物不甚了。每延醫。輒不許曰。久必自痊。何煩乞靈於藥石哉。是冬舉一子。僅兩月。得驚疾。癘。己卯春。又舉一子。

虞 初 志 補

逾月又殞。蘭夢兩徵方共歡。慶乃不意。玉碎珠沉。不得一全。以此鬱荃懷蕙。抱卒至於不起哉。孺人既以殤子得疾。數謁名醫。終罔見效。病未劇。猶明粧淨服。強自起坐。卒之前一日。泣然執秋初手而告之曰。余病殆不能生矣。堂上年高。幸勿遠離。缺於侍奉。君尙無嗣。望孫綦切。我死。其早續琴絃。毋拘小節。雖在九原。亦所瞑目。秋初涕不能仰。越夕竟逝。得年僅二十有八。時光緒己卯六月三日也。以上皆秋初過余。淞北寄廬酒闌茗罷。爲余縷述如此。適當暮春二月。花落鳥啼。宵深風雨。簷溜滴瀝。與秋初傷離歎逝之聲相應。嗚呼。我固知秋初深於情者也。雖然。奉倩神傷。黃門腸斷。自古閨闈篤志。伉儷同心者。無不如是。以潘孺人之清麗能文。婉嫻可念。固世所難得者。乃竟使之憔悴抑鬱。致不永年。亦足悲已。余竊歎天何厄之甚也。余亦二十三歲。早賦悼亡。楊碩人夢蘅年蓋亦僅二十有四。與秋初有同悲焉。今爲潘孺人作傳。追念前事。重觸老懷。

哽咽摧殘不能自已。急迫寫錄以付秋初。母再使余淚涔涔墮也。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季夏三月下澣。余方還自粵東。小住春申。浦上養疴杜門。頗有餘閒。因秋初力索。援筆而爲此傳。

袁觀察保慶傳

王 韜

袁君保慶。河南陳州府人。以孝廉從軍。積功至鹽運使銜。幼時伉爽有大志。讀先儒書。能融貫大義。身體力行。咸豐年間。髮捻交訌。陳州爲四戰之區。袁君練集民團。講習拳勇技擊之法。捍衛里閭。衆咸信服。袁君甲三。其叔父也。統兵臨淮。自成一軍。因隨之至營。其時正值餉竭兵疲。危殆萬狀。能以忠信固結飢軍。遠近震懾。聲名遂駸駸起矣。旋調辦理團練。專在穎陳一帶。統領各軍。往來南陽汝光各州縣。親冒鋒鏑。戰功著焉。迭由郎中洊擢道員。袁君胆識俱優。臨陣輒身先士卒。能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爲之用。前後兩江督臣。倚之如左右。

手蓋其性情懇摯。器識沈毅。不隨流俗爲轉移。故見許於上官。如出一口。卒以積勞病沒。遠近無不惜之。時袁甲三母尙在堂。年九十有七。而神明不衰。袁君彌留之際。以不及終事爲憾。從戎十有餘年。清芬亮節。炳耀人耳目間。亦非常人哉。

法國儒蓮傳

王 韜

儒蓮先生。通中西之學。今之碩儒名彥也。生於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卒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壽七十有五。歐洲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無不同聲悼惜。以爲山斗之望。自此而傾矣。歐洲學人。又弱一个。承學之士。將何所問津耶。按先生世系。本出自猶太。而隸法國籍。世居京師巴黎。父某。精製造機器。有名於藝苑間。先生少卽嗜學。於各國語言文字。深所篤好。天資警敏。學無不通。希利尼古文語。不由授受而能。人皆驚爲聖童。復出。及長。文名噪於國中。當軸者。以重幣徵

聘延爲法京藏書樓副監督。繼又爲法國翰林院掌院學士。翰林院者羣儒薈萃之所在。其中講德修業者也。凡聞望之士始得預焉。歐洲惟法國有此名院。中藏書三萬卷。皆中國典籍也。別國之書。幾於連楹充棟。先生於華文有癖嗜。旣入院。窮晝夜之力。研摩考索。不一年。遂造其奧。於是手握鉛槧。日事繙譯。先著臘頂字孟子。繼譯灰闌記。趙氏孤兒記。白蛇精記。雖皆曲院小說。而抉剔入微。明暢通達。人見之一覽卽解。旋譯太上感應篇。蠶桑輯要。老子道德經。景德鎮陶錄。鈎疑抉要。孽績條分。駸駸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咸豐癸甲以來。潛心內典。考證禪宗。所譯則有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師傳。大唐西域記。精深詳博。殆罕比倫。於書中所載諸地。咸能細參梵語。證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非今之緇流衲子所能道其萬一也。他若漢學指南等書。乃撰以訓導後學者。具有精意。以是四方負笈從遊者。自遠畢集。戶外屢滿。皆以得出先生門下爲榮。先

生誘掖獎勵。亶亶不倦。其訓誨有序。指授有方。因材施教。各有專科。從不躐等而進。凡經先生誨示者。率成名而去。先生既造就人材。樂育後進。爲國家儲才待用。而又謙德自持。虛懷能受。人有一材一技之長者。必爲揄揚。恐後。譽之弗容口。愛賢下士。有可知已。先生軀幹肥碩。精力充裕。自少迄老。無一日釋書不觀。雖年逾古稀。而丰神矍鑠。步履如恆人。無子止一女。知書媚學。以不櫛才人稱於時。先生愛之不啻掌上珍。同治七年。以微疾遽殞。年僅十有六齡。先生哭之。逾年而哀。妻年亦相若。白首齊眉。有倡隨之樂。家雖中貲。而服御飲食。務以儉嗇。普圍城時。先生幸得無恙。至是以壽終里舍。余耳先生名久矣。至英土後。乃以書札通問訊。承先生獎譽過甚。時以文字相折衷。言旋時。道出巴黎。始得一挹丰采。方謂重晤有期。不謂先生遽歸道山。嗚呼。先生足跡雖未至中國。而在其國中譯習我邦之語言文字。將四十年。於經史子集。靡不窮搜徧覽。討流

泝源。豈近今所得哉。特拾摭其生平行誼。略述梗概如此。如先生者。謂非窮經嗜古之儒哉。

英醫合信氏傳

王 韜

西醫合信氏。英之倫敦人。明於醫理。於十三科。咸所精究。而尤能以新意變通。在英倫醫院。考列超等。後欲行其道於中土。遂至粵東。設院於羊城西關外金利埠。曰惠愛醫館。捨藥施醫。至者甚衆。無不應手奏效而去。求醫者幾於其門如市。戶限爲穿。於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粵東人士之口。在粵時。著有博物新編。詞簡意盡。明白曉暢。講格致之學者。必當由此入門。奉爲圭臬。以中國向有銅人明堂圖。辨竅穴之方位。證脈絡之流通。華醫家皆以此爲金科玉律。合信嫌其語焉不詳。掛漏殊多。未足爲法。乃別撰全體新論一書。外而筋骸節幹。內而腑臟絡包。無不精詳賅備。洞見要處。潘君仕成。特爲之刊入海山仙館叢書中。

虞 初 志 補

一時膾炙人口。咸豐六年。中外交涉事起。西關之人。喜於生釁。選事者集衆。舉火遽焚其館。醫書圖畫。繪於石版者。悉成灰燼。合信避兵至上海。公餘之暇。著書自娛。時金陵管君小異。方旅寄鄧尉。西士艾約瑟。偶遊其地。一見悅之。載之至滬。借合信繙繹各書。兩年間。著有西醫略論。專講瘡瘍外科之正宗也。其次有婦嬰新說。內科新說。於後附以西國藥石。亦泰西本草之別行本也。合信自至中國二十餘年。活人無算。藝術之精。近日罕捋。其爲人謙遜和藹。謹默肫篤。有古君子風。以咸豐九年春。言旋梓里。遊橐中所蓄無贏貲。家居况味蕭然。門可羅雀。旋患牙風。幾毀其半面。而自以藥石治之始愈。顧其腦受病已深。每遇事。若有所忘。或無端獨自笑語。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家。壽六十有四。噫。合信氏。雖寂寞於當時。必顯揚於身後。其所著五書。今已風行海內。不脛而走。沒世之稱。可爲操券也已。

英人栗味敦傳

王 韜

栗味敦。英之蘇格蘭人。祖讀書好學。有名學校中。所與交遊。皆一時俊彥。性耿介。事上接下。詔讀弗形。時人多仰慕之。父亦置身庠序。樸愿自守。悃幅無華。中歲棄儒習賈。設肆於哈美頓城。以權子母。不善居積。時有折閱。因此家業漸落。娶名家女。婚禮一從節儉。一千八百十七年生味敦。湯餅筵開。幾無以酬酢賓客。君生而敏慧。至性過人。知父習賈遷術。不足供事畜。幼學之年。即爲傭力作。助薪水貲。弗辭勞瘁。罔有怨。父以其聰穎異常。兒使入塾。讀誦不輟。一見於目。便了於心。人咸器重。譽之爲神童。雖前人之斷鼠獄。識鷄碑。無以踰焉。英國書塾。例夏苦熱。給假避暑。秋涼乃復受讀。君於炎夏。從事工作。焚膏繼晷。致力於章句。以是學驟進。幼有大志。恆以啓覺顓蒙。振發聾瞶爲己任。務欲使物皆康阜。人盡賢良。而後夙志償焉。弱冠代教學師。宣傳道德。登堂說法。口講手畫。聞

者多有感泣受教者。逮壯思傳道於阿非利加洲。慨然自念大丈夫。生而屈身
草野。處莫尊而出莫貴。終不能秉鈞贊理樞機。然亦當活國活人。庶不負此賦
畀耳。遂請受業於名醫屈羅。列於門牆。爲高足弟子。久之心領神會。不特察脉
辨證能得其真。而亦已深入闢奧矣。一千八百三十八年。試列前茅。將應選出
游。既而不果。請命國君傳道阿洲南境。憫其誠許焉。君於是跋履道路。衝涉波
濤。閱時始抵其地。時當夏初。天氣清朗。初至之邑曰拿單。四周皆巉巖也。與土
人交。言詞和藹。土人見其道範可親。悅之。爭欲識面爲快。近地有宿儒毛佛者。
名噪一時。見君如舊相識。遂訂莫逆交。旋以女妻之。居處十稔。凡阿洲山川之
名勝。江海之源流。測覽殆遍。又能熟操土音。環歷內地。故於風會轉移。人情向
背。習俗好尚。咸洞識於胸中。一千八百五十五年。英王特賜金牌以獎之。牌中
詳誌所由之地。以示弗諼。明年歸故國。父以不祿終牖下。君哭泣盡哀。臨葬之

日。賓客不期而赴弔者千餘人。服闋。應察閱輿圖。會人之聘。延爲上客。無貴賤老幼。敬若神明。君遊阿洲。已十六稔。所歷數萬里而遙。不特英人足跡所未經。卽歐洲闔境之人。亦履齒所不到焉。精秣算。所至凡山河險阻。土產宜忌。地脈腴瘠。人情良楛。一見卽辨識。何埠通商。賈何地宜種植。言之悉驗。稔悉情形。可作鄉導。曲徑岐途。備知其詳。曾致書英京日報。縷析述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復手撰成書。追錄見聞。偉論宏議。洋洋萬言。遊歷阿洲者。爭奉爲祕笈焉。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復遠阿洲。欲窮考尼祿河源事。聞英王簡數員往從之。功垂成。而君沒。惜哉。使此舉果成。實開後人不世之利。乃天不假年。遽爾長逝。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言志

王 韜

歲序將闌。酒邊無事。戲與二三良友。各言己志。淞北玉鮓生日。余於帖括一道。

虞

初

志

補

素非所嗜。功名之念。久如槁木死灰矣。思欲學道。竊未能焉。生平有頗頗奢。欲償未得。然所願與人不同。請爲略陳之。娶一舊家女郎。容不必豔。而自有一種。斌媚不勝。顧影自憐之態。性情尤須和婉明慧。柔順而不妒。居家無疾言遽色。女工細巧。烹飪精潔。倘能作詩作字。更佳。薄能飲酒。釡解音律。每值花晨月夕。啜茗相對。茶香入牖。爐篆縈簾。時與鬢影簫疏相間。是亦閨中之樂事。而人生之一快也。若夫搽脂抹粉者流。非余所好。窮措大擁一黃臉婆子。自稱好色。亦堪笑死。余雖在城市。而性好山居。嘗有結廬西湖。卜宅鄧尉之想。搆清涼瓦屋十餘椽。中疊太湖石。隨室爲高下。旁俱圍以闌干。曲折通幽。恍若層樓複閣。其境無窮。庭中雜植花卉竹木。花時香雪霏几榻。以三椽作書舍。樓上藏書數萬卷。足供深覽。三椽作精室。爲諷經啜茗下棋飲酒之所。兩椽作臥室。窗明几淨。絕無纖塵。兩椽爲閨人小坐清談。閒憩刺繡之所。一椽爲茗寮。旁設藥竈茶爐。

酒具。無不精妙。以一婢一童。專掌是役。其餘庖厨。溷溷。率尙雅潔。令人之者。疑非凡境。屋後隙地數百弓。專命園丁飼魚種竹。藝菊灌蔬。令有籬落間意。就下鑿池。引注活水。夏間盡栽蓮花。清香遠徹。優游此中。亦足云樂已。煎熬燔炙。濃重之味。足以傷生。麟脯鳳髓。乃天上珍品。非人間所有也。至若啖牛炙。瞰猪肝。雖屬佳話。竊所不取。入韋廚而采頤。重屠門而大嚼。是老饕之所爲耳。插園蔬。可以供客。剝山果。可以自娛。採秋蓴。可以調羹。釣河魚。可以作膾。釀白朮酒。煮青精飯。果腹嬉遊。不啻羲皇上人。食肉者。詎有此樂哉。荷裳芰衣。隱者之服。黃冠草履。田夫之服。余雖好之。而未能愛古以悖今。敝裘貫酒。綈袍典錢。雖清節可風。而章身無具。其何以爲卒歲計乎。春服既成。短長適體。以遨以遊。豈不樂哉。夏則着葛衣以遁暑。冬則披短褐以禦寒。至若奇溫之服。價值千金。貧士所不能購。抑亦不欲購。不衷之誚。知免矣夫。此四者。皆人生所不可無。如此清福。

幾生修到。然而熱中人。斷不能解也。則坐有俗骨耳。嗟乎。世人墮於名利障中。如繭自縛。如膏自煎。膠膠擾擾。忙迫一場。便休。甯不可悲哉。言既竟。座客側聽歎歎。若有所感。起視中庭。冷月當空。霜華遍地。歸而援筆記之。聊明吾意。

耍刀妓

髑髏

胡秀芝者。楚之漢鎮人也。女子年十四矣。頎頎植立。秀目慧中。長身而纏足。著氍屐可五寸許。能穩立。著粉紅花繡犢鼻。頭戴西洋絨製打鳥帽。腰前後置囊。後囊貯金錢棍三。而前囊貯刀九。所謂九把飛刀者也。從侍者一。持樂器隨之。女子斜挂小鼓。乃楚人所謂花鼓者也。女子亦能唱花鼓。其長約與成年之童等。而腰圍殊不瘦小。蓋南方之碩人也。髑髏有諱日。方望祭而歛福。中有所懷。已半醉矣。女子擊鼓而過市。甥夔笑曰。此耍刀者。當呼之來。奏伎可侑酒也。遽呼入。立院中。以鼓付侍者。而自手持兩刀。請命。髑髏驟見之。始知其女子也。曰

此殆山東人也。女子曰非也。女子湖北人也。以刀九口。置橙上。斜立而舞之。刀長可一尺。初以兩手各持一刀。一刀飛起。空中刀下。適以柄承手中。其左手一刀。忽作環繞形。旋拋起一刀。隨左手刀上下。當刀拋起時。以右手疾向橙上持一刀。向空中繼起。比刀起而前刀方下。承手中矣。如是者久之。其左手刀又作諸態度。隨空中刀舞。然不相磕。惟見刀光迷離而已。繼而左手刀亦起。亦以左手向橙上。疾持一刀。拋起。前刀落手中。亦如右手然。既而又乘間換橙上一刀。以手中刀擲地下。如是者久之。九刀既盡。以次擲地下。乃歛身立。稱奏技畢。當舞刀時。空中常有一刀或兩刀三刀。後者方起。前者已落。觀者應接不暇。而女子殊從容。其手中常有兩刀。又能乘間取刀換刀。或擲刀地下。觀者但聞刀柄與兩手肉薄聲。他無所聞也。神乎技矣。舞刀既畢。亭亭面內。自言尙有鑱刀頭及金錢棍諸伎。曰價值幾何矣。女子笑言。願廉售。甥夔斬之。曰三吊可耳。女子

虞 初 志 補

曰。多予我。我當爲唱。且鐮刀頭金錢棍。皆歌者技也。乃舞鐮刀。其起空中亦如舞刀然。惟鐮刀曲柄。又刃形亦灣如刈麥之器。刀頭各繫一鈴。較飛刀似稍稍難矣。鐮刀頭旣罷。乃從侍者乞花鼓。斜挂肩頭。當右腰間。手弄金錢棍三。爲十二月相思之歌。其聲嬌婉似南曲。而略帶清剛。鬻髻聽之。髣髴聽湘中女兒聲也。惟唱處處飛作去去飛。念哥兒作二。知其果鄂產也。凡金錢棍三。長八寸許。棍穿三眼。以小鐵柱貫眼中。中置銅錢三四枚。弄時空中手際。琤琮作響。而女子能口唱歌。目上下注空中棍。棍承右手者。必伺隙以棍擊鼓。爲歌之節奏。三技都畢。鬻髻進而問之曰。子鄂人。生何邑里。歌幾年矣。曰。九歲至今五年。問有名乎。余當爲子作傳。女子笑顧侍者曰。去矣。勿復言也。甥夔曰。將爲子作傳。且諛子及其藝。何疑之耶。女子乃言小字秀芝。姓胡氏。且曰。余古月胡也。余曰。適歌十二月相思者。名何曲也。曰。小媳婦住娘家。余并告子。金錢棍爲唱花鼓用。

耳。髑髏爲言。頃年自南方來。聽湘中女子花鼓久矣。余固未忘秀芝之言。余頃所唱。與南省不甚遠殊。髑髏領之。女子遂辭去。

失花落魄記

菩提

曹某舊家子也。幼聰穎。喜讀書。及冠。娶於同郡某邑之張氏。張固名家女。頗有姿色。于歸後。與曹伉儷甚篤。比翼鸚鵡。於飛燕燕。未忍頃刻離也。曹忽患目疾。藥爐茗碗。張雖不辭勞瘁。然終不能立。卽霍然爲憂。一日有知交議及西醫之術。神效無比。曹心動。意欲就醫。到滬。遂商之張。張憇憇之。及稟父母。父母曰。爾此去千里。又無葭李親。可作居停者。子身在外。我二人心何以安。張請從夫往。計始決。至某埠。將所携數千金。盡買洋藥。以炫於此物之可利市十倍。且以爲有業可託。不致虛耗旅費。一則交易往來。亦可藉訪名醫。客歲買舟抵滬。寄寓某處。有蘇某者。過其居。見張風致嫣然。遂百計與曹交。曹故謹厚。亦不之疑。日

虞 初 志 補

夕盤桓。并忘爾。我會曹疾日甚。醫家以夫婦同房爲戒。乃異室焉。蘇因以游語挑之。張竟無投梭之拒。以致終日纏綿。不覺柳絮因風。桃花逐水。而曹方以藉養精神。失於防閑。詎知閫以內山盟海誓。共訂鴛鴦。月夕花晨。樂爲蜂蝶。其情形已不堪設想矣。久之蘇謂張曰。爾我往來。兩情合好。倘爾夫微有知覺。天台山未必許劉郎再到。奈何。張聞之。大慚。蘇更以危言竦之曰。爾夫目盲。一時難療。以卿麗質。從瞽者終。殊屬名花落溷。矧我不日回里。前此姻緣。唯有期諸異日。張哭曰。奴待郎恩情不薄。捨之而去。忍乎。蘇曰。我之所以遲遲吾行者。正爲此故。不然則歸帆已早挂矣。有一策與汝商。汝不從吾謀則已。汝從吾謀。此其時矣。汝夫出外。必數炊許。汝我將所有衣物。捲藏而遁。至他省另立門戶。白頭同守。汝意云何。張惑之。以爲可。某日蘇至。携錢票數紙。謂曹曰。此友託買君土者。君可持此往兌。曹出門後。蘇與張遂盡室偕行。去如黃鶴矣。曹因票係贗鼎。

無從收取。急歸。見重門虛掩。燕去巢空。衣笥無存。鏡奩不在。况顧此空囊。逆旅之資。何出。奈茲病體。扶持之任。誰爲。此時此際。真有憤不欲生者。徧訪諸鄰家。始悉蘇張平時往來顛末。遂以一紙控諸官。并及蘇之店夥。與友陳某等。官乃簽差密拿。着店夥與陳某交出蘇某。乃蘇已遠颺。無從蹤跡。後店夥等。偵知時已寄跡漢上。不分曉夜。將蘇等押回滬上。報縣備質。初蘇之在漢也。與張密籌。曰。事脫敗露。汝只以夫逼良爲娼。供官。必將汝另配。我拚費金錢。無愁不續。舊絃。張信以爲然。到案審斷。卽如其教。乃邑尊明鏡高懸。深知鬼蜮。將蘇立卽收禁。張亦良心忽露。具吐其實。並云。一時誤聽奸謀。致故夫流落他鄉。悔已莫及。且所携去物。半存漢上。請官追繳。作我夫婦回鄉之計。官乃行文咨取。遂定案焉。噫。曹則明珠復得。好再賡偕去之詩。張則覆水重收。莫再作踰牆之策。若蘇某者。求歡無幾。受辱何堪。回首當時。噬臍何及哉。

俠妓記

閩 生

四十六

閩諸生蔣維城。豪傑士也。少以文章知名。年甫成童。卽食餼高等。變法之後。遂潛心研究新學。兼習東西文字。曾充省中高等學堂教員。性好遊。所至盡交當世名流。無論新舊學子。咸願與之結納。會皖撫被刺事起。蔣適在皖。平日雖與徐烈士等相過從。而未與其謀。因是被牽連下獄。時皖有名妓黃菊奴者。勾鬪中之翹楚也。色藝冠絕一時。彼都走馬王孫。墜鞭公子。咸欲爲之梳櫛。而黃則不肯假借。獨與生有嚙臂盟。生亦引黃爲知己。生家固富於資。揮霍不甚吝。交遊旣廣。而所眷之妓。亦不少。顧獨鍾情於黃。同時以正言相規諫。生亦無不樂從。生在皖數年。甚相得也。值生被執後。凡向之與生號爲莫逆友。及所眷之妓。胥絕不一顧。惟黃則私輦多金。向當道爲生開脫其罪。且時至獄中視生。獄吏及卒等。以金錢故。待生較他犯爲獨優。未幾。生寃白出獄。感黃情。遂納爲繼室。

生妻本大家女。素以賢淑著稱。與黃意氣相投。生於此際。左擁右抱。頗極家庭樂事。人多歆慕焉。同里賴生。與生爲友。家亦巨富。而一妻一妾。亦與生相同。妻爲人極懦弱無能。而妾則寵擅專房。時時凌辱大婦。賴生雖明知之。而亦無如何也。幾至大婦一舉一動。盡爲彼所監督。大婦轉畏如虎。不敢與較。妾固有外遇。恆以礙於大婦。不得暢所欲爲。屢思鋤而去之。以便其私圖。一日。賴之妻黨有饋食物者。妾偵知之。遂效驪姬故智。賄僕購毒物。置食物中。賴與大婦初不覺也。是夕。賴生與妻妾會食。大婦之婢。捧所饋食進。妾私以足蹴賴生。相與離座。至無人處。告以食物中有毒。賴詰之曰。汝何由知之。妾語幾塞。沈吟半晌曰。伊婢目擊彼爲之。蓋欲置奴於死地也。賴終不之信。復返座。賴生方欲舉箸。妾起立。力止之曰。食自外來。內必有毒。君如不見信。盍先以飼犬。賴生如其言。命人牽一犬至。犬食之果斃。賴生於是怒甚。嚴詰大婦。大婦至是。雖百喙無以自

辯。賴生乃召妻黨。告以故。并以婢作證。擬將妻休歸母家。不知婢曾爲妾賄囑也。大婦日惟飲泣。悲呼昊蒼而已。黃聞其事。不平。乃於夜分。懷利劍束裝。至顧家門首。時時計已報三點。黃一躍登屋。聞隱隱有哭聲。循牆而走。尋聲所至。知下爲大婦室。乃躍下。排闥入。大婦駭甚。黃戒弗聲張。告以來救之故。問妾在何處。遂入內。拔劍斬之於榻上。是夕也。賴生適以事外出未返。故黃得施其枝。事畢挾大婦仍登屋越牆而出。次日。黃持妾首。自陳於官。官義而釋之。

黃山遊記

陳德星

小引

黃山爲皖南名勝。背宣面歛。山勢嶙峋。採藥遊峯者。絡繹不絕。我邑居黃山之下。常見峯巒六六。列若畫屏。小子德星。客居滬瀆。十載回里。始離繁華之境。獲遊清淨之鄉。於是有黃山之遊。且按日作記焉。余適染疾。不克偕行。心

滋戚矣。今見此記。不啻親臨。故揭諸報端。微特供玩水娛山者之一助。抑亦俟後來之修志者有所采耳。陳之翰默甯氏識。

黃山居太平之南。約可三四十里。怪石奇峯。代有學士文人。遨遊其間者。癸丑春。余省親還鄉。始乘輿而一遊焉。

三月朔戊午。乘輿向望仙鄉之輔村進發。既抵輔村。行數十里。見輿人面有飢容。遂命午膳。余詢土人。以此處到山。其道里尙有幾許。答曰。由此南行。僅二十餘里。惟山路崎嶇。肩輿難至。余聞此言。卽命一輿人先歸。一輿人隨侍。遂偕輿人行。至芙蓉嶺。出亭四望。輿人瞥指諸峯語余。時近薄暮。無暇窮源。遂去疾趨數里。止宿獅子峯僧舍。

明日己未。晨起謁寺神。寺貌高閼。儼然幽致。緣以道里之難。僅齋瓣香爲獻。繞寺巡行。無往蹟可紀。回寺飯罷。正欲遊山。時天色忽乍開乍合。然可決其不雨。

虞 初 志 補

余與隨侍輿人曰。今日正可登峯。輿人曰。然當由寺右取道南折而上。有送余者。爲一小僧。名慧。頗解事。藉爲前導。沿途先遊石筍諸峯。秀削非常。並見道旁有蒼松古柏。幹老猶龍。其鬚則旋轉如盤。密能禦雨。小則能鋤植庭盆。足供清玩。由此上溯。則寒威逼人。能使六月無暑。余却之未敢進。行至里許。卽登桃花峯。其峯下則有桃花源。桃花溪。花落流入湯泉溪。溪旁並有歛隱士別墅往跡。此皆慧逐一指點。余頷之而頓生尙友心。予生也晚。緬隱士而不見。惟往蹟之獨存。良可慨也。

斯時夕陽方西。慧曰下山。隨侍輿人亦曰下山。余思上遊他峯。恐日不我待。遂如所請。隨二人下。行之有頃。卽登硃砂峯。是峯之形式。如削半壁。有硃砂巖。中有硃砂人。望之畢肖而不能逮。遊覽一週。仍呼慧以導其先路。返寺時。天色已暮。余於晚餐後。就夢禪榻。深山無酒。倦疲如醉。一剎那頃。已身入睡鄉矣。

明日宿霧障天。似欲雨者然。余不甘枯坐。仍由寺前取道而行。囑慧一人往先之。有奇則以聞。良久反命曰。靡奇。乃已。方行至蓮花峯。天復向霽。其峯狀如蓮花。有洞有源。其水則與桃花溪合流。蓋此桃花溪。卽昨日所到之桃花峯是也。時而忽起大風。吹人欲墜。身如輕葉。有頃乃下。風亦旋止。坐坡側少憩。復謀登他峯。余以慧爲目。慧高亦高。慧下亦下。詎慧至此。途逕迷疎。直導前路。山行一二里。漸少水聲。潺潺不能容武。余頗疑之。幸見道左山巖之下。有取石衣者數人。命慧往叩之。始知引誤。隨返故道。蜿蜒回溯。又遇取野朮者。請以爲指南。而取野朮者。則囁嚅不答。給之錢。則歛手不停。素知野朮爲清貴之品。得此則豪千金一刻。雅不願與遊人遊也。觀夫石衣之爲物也。生此山而日取不窮。輸出境而歲數百擔。輸出既多。入款益鉅。永遠利藪。社會多賴。誠可謂徽甯一郡之天然妙產也。余於此侯取野朮者畢。再三叩之而始導。遂得西過雲際峯而

虞

初

志

補

至浮邱峯。是峯舊有浮邱廟。浮邱觀。歲旱禱雨有應。下有五雲源。浮邱溪。相傳有龍潛焉。凡兩郡之有旱災者。皆乞水於此。其色則純碧。其味則刺舌。其水源由東南流入曹公溪。相去三丈許。有一怪松橫跨巨壑。長逾數十丈。廣約數尺。下臨萬仞。望之則胆怯。其旁立石。鐫有放胆直行四字。余竟飄然徑度。慧等從之。如過天然橋狀。至余度此峯。天色忽慘變。濃雲如墨。溼霧濛濛。疾趨返。未及寺而大雨。

明日又雨。余靜坐寂寞。時呼老僧談如來往事。及共和國新社會。慧聆於前。隨侍輿人笑於後。僧童輩皆默然無聲。既而呼小僧炊飯作供。及其設席也。山肴野蔌。雜然前陳。飯後解渴。則掇得山中茶。奠以巖間泉水。飲之沁人心脾。浣去俗塵三斗矣。

明日雨少止。霧晦如故。余決計前進。奉裳而行。尋登峯路。沿途宿霧不收。對面

不相見。如容成軒轅上昇等峯。皆難覓路而達。於是踞盤石憩蒼松間。良久復前。山巔微露。知霧已漸收矣。行約里許。而登仙都峯。慧曰。此下有源有觀。相傳爲神仙所遊之地。經此復登石門峯。是峯下有石門。兩山能相通。山之半壁有大石橫架其上。又有大石塔。端圓如月。其下則有猿猴巖。狼豹洞。並觸眼簾。足爲各峯之第一勝。一時流連歎賞。樂而忘返。及至遊興少倦。憩木蔭中。延頸東望。幽幽芳草。斜對夕陽。始知時已日曛。急循舊境而還。是夕念念作日出想。難以成寐。夜半聞啼禽聲。若鶯簧調。若鸚鵡歌。詢之老僧曰。此某峯某洞之鳥也。深夜聞之。亦足發人猛省矣。

明日東方未白。卽披衣起。甫出戶。望衆峯歷歷。巍石巖巖。知天已大霽矣。急呼隨侍與人戒裝。於是整衣飽食。仍取寺右故道而上。幽草野花。春光點綴。稍前卽登碁石峯。是峯頂有石碁局。佈子分明。余意仍欲覽此峯旁勝。屢日慧。慧謝

虞
初
志
補

無有。良久曰。無已。則趨之以下。由少徑繞道而達石柱峯。其峯形式如柱。高約數十丈。舍此則無奇秀可觀。未幾轉登雲門峯。是峯有兩峯相並。彷彿如門。雲氣出焉。又去峯數尺。石隙有古松多株。拙禿如畫。余與慧並坐觀之。未始不歎其奇也。時日方亭午。復接屨而趨。至布水峯。週覽平平。遂環繞而下。返寺晚餐。不久就寢。

明日晨起觀石牀峯。是峯頂有石牀一具。長約丈許。遊者莫不稱奇。旋由慧導觀丹霞峯。暨雲外峯。是時萋萋荒草。藤樹交蔭。無論遠近。皆森森一片。往尋難得勝跡。遂西下而繞登松林峯。是峯多產古松。有奇特可誌者四。曰大夫。曰羅漢。曰龍頭。曰子抱母。此松較石筍峯之松。益覺歲年老大。今尚結實纍纍。萬綠無恙。松哉松哉。何其奇而不朽也。觀止矣。遂去。余與慧輩自上下。有童叟二人。自下上。邂逅於樹林翳蒼間。寒暄數語。知二人常往來採藥。山勢了然。余因叩

其所勝。遂登山坡。一指點而下其手。曰：此某洞某洞也。又下其手。曰：此某巖某巖也。復四面下其手。曰：此周遭大小之某某山。雲松樓也。慈光寺也。飛來鐘也。當時恍惚良久。二人別去。余等亦歸。麗春陳德星。明日甲子飯罷。山寺西上。溯先登煉丹峯。峯下則有洗藥溪。煉丹源。人咸謂昔浮邱公煉丹於此。然相傳至今。某年某月。無暇考据。時值陰晴相戰。峯迴路轉。疾趨前行。乃思登天都峯。甫至峯下。目有一泉。慧曰：此香泉也。適渴甚。掬水飲之。果清香異常。始知慧言不謬。是峯之高。則爲諸峯冠。又有石壁間。諸賢人留詩刻石。惟風霜剝蝕。字蹟模糊。難識作者姓氏。欲步原韻而未能。吟興因是益倦。憶自昨日所指各形勝。并云峯下小境。或可通幽。至此遙瞻。前去之鳥道如線。恨難飛鳥。誠不敢以身許之。故未償宿願。仍取舊徑而返。明日高臥僧舍。稍息勞生。正擬束裝言歸。展覽圖徑。由此十五里。可達文殊院。其以明日往。既至明日。遂挈侍輿人就道。

虞 初 志 補
老僧命慧等來送。余悉謝去。沿途參觀龍潭多處。其水清碧。徹人心魂。名之者何。曰九龍。曰五龍。曰鐵線。形之者何。深也。黝也。圓也。殆不可名狀也。稍前來一小僧。立於道傍。急詢之。答曰。吾乃文殊院迎客僧也。知將到。既到。由迎客僧導入。先至休憩堂。小頃。則以茶點進。余等食畢。時尙未晚。出戶。徧索無餘勝。僅有怪石奇松。不可歷數。遂原歸就寢。明日丙午。擬在此小住一天。嗣因自顧衣履。山行忤觸。苟欲更去。非沐浴前。滌垢無從。衣潔反穢也。於是行二十里。赴湯池。蓋此沐浴。厥勝湯盤。然余終未得一試。既到此。脫冠去履。解衣就浴。初臨水面。水性微溫。一時神骨高寒。頗覺戰栗。稍進之。則溫。再進更溫。前寒頓消。而復暖。非身到其誰信之。昔人云。黃山有冬暖夏涼之泉。今此池庶足以當之矣。由是覓歸途。風景如昨。因抵家後。人事又乘。不遑記矣。

晏公河捕鱷記

距緬甸正埠五里。有地名晏公河者。綠水灣環。風景清絕。埠中富家兒。於清和節候。類多臨河而居。以消長夏。又或買棹河干。容與中流。相約爲水嬉之樂。誠勝概也。某年四月。該埠富家女郎名滑靈祿者。係一舊王族也。日暮約女友閒遊河畔。將解纜。抵對岸市菱茨。甫下埔。突爲鱷魚所捕。時則波浪翻騰。江聲大震。蓋鱷魚潛伏岸邊。以伺人。一如貓之捕鼠。旣得人。卽鼓浪出河口而去。諸女友駭甚。歸報其家。言鱷魚巨甚。長逾十丈。必葬魚腹矣。女郎固有父。精催眠術。聞耗悲甚。旣而忿然曰。必報是仇。且必速行我術。或冀鱷魚以女郎爲戲物。尙未膏魚吻也。遂奔抵河干。戟指怒詈。瞪目視河口。逾一小時。已而亟取岸上蕉葉。其大可覆人身。復在衣袋上。出紅索。紮葉作十字形。爲時極疾。口中喃喃。又不知作何語。旣畢。放葉於河。手揮之曰去。去時正水落。蕉葉卽逆流而上。直出河口。其行如電。轉瞬不見。彼則跌坐河畔。垂眉閉目。若老僧之入定然。

來觀者咸屏息以窮其異。久之遠見河口波浪掀天而起。似有一鉅物挾濤而至。逆視之。鱷魚也。鱷固有足。及岸沿步而上。蠢蠢伏沙灘。不少動。若失其知覺者。又頃之蕉葉上紅索。則纏繞於鱷魚之吻及其身。衆人視線方集於鱷魚。俄回顧間。瞥見一女。時則正伏在於一蕉葉。衆諦視之。卽被鱷所捕之女尸也。女已溺斃。父哭之痛。少焉。父手白刃。加於鱷魚之項。而瀝血以奠其女焉。術亦神矣。

盜孝子賊孝子

闕名

吳中吳某。清初夤緣爲秦中令。偶富戶犯法。令故重入其罪。其人百計祈哀。初亦佯許。卒殺之。止一子。十餘歲。并沒爲奴。翌年以貪墨罷歸。厥後有戚開府東都。時吳已巨富。且逾古稀矣。輦金詣戚。爲起復計。富民子已長大。孔武有力。而貌特恭。指使無不當意。極愛之。令首途。中道不辭而去。衆疑爲逃也。一夕解鞍。

甫息。其人率壯士三十餘輩。皆以絳帕抹額。斬關入。叱令跪。面數其殺父之罪。吳叩頭乞憐。諸奴亦環伏號泣。願以所輦之金進。殊不願。揮刃斷其頸。以首掛鞍。并截四肢。呼嘯上馬而去。餘僕載屍踰踰歸。家人結草爲首以斂之。同時又有賊孝子事。

賊孝子。亦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操舂篋之業。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於有司。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老僧。寺中痛飲。伺其醉。舁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僧尙酣臥也。賊大叫叩頭乞免。僧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無如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道非曰。載籍稱孝子多矣。類皆彬彬禮法。舉動中節。無有減槩作慙。墮於被邪。如二子者也。然二子爲盜爲賊。爲其親屈也。其行彌慝。其心彌苦。脫使二子無

戴天之仇。竄貧之厄。揭揭乎將優入賢哲域矣。故世之貌似彬彬禮法而行實相反者。吾唾之。吾甯取盜賊。况二子至性過人者乎。

魯監國后妃傳

沈 礪

道非曰。國丁喪亂之際。天潢玉葉。宛轉就死溝壑。倉猝而膏白刃者。隨在都有。况椒房蘭掖。盈盈弱質。烽燧匝地。非復邀寵承明之時。故便嫗淖約。瞬息而玉碎香消。顧其間深明大節。義不受污。挺身當熊。礪鋒刺虎。蓋亦屢見不一見矣。予惜明季諸藩宮闈事。書缺有間。乃就翁洲老民所述者。稍爲詮次。附以臆斷。作魯監國后妃傳。

妃某氏。王爲世子時所納。崇禎五年。清兵破兗州。兄魯王以派殉難。王被執。詭稱牧兒。見清兵掠王邸。皆忽流淚。怪之。或告清將曰。此王介弟也。刃之。三擊不中。駭曰。汝有大福。我不汝害。前有一女子甚麗。知是汝妻。犯之不從。死於墻下。

汝其埋之。王因是得脫。紹興監國。諡曰烈妃。

元妃周氏。濟甯人。王以崇禎十七年二月。襲封魯王妃。入宮已年餘矣。遂進元妃。甫逾月。而京師陷。王避兵南下。妃時臥病不起。王強之。妃泣曰。王速行。勿以妾故爲王累。王不忍。妃乃手碎磁盤。勒喉而死。紹興監國。諡曰義妃。

元妃張氏。蕭山人。乙酉七月。王至紹興。行監國事。册立爲元妃。父國俊。得封伯爵。內結闈臣客鳳儀李國輔。外倚悍將方國安王之仁。頗通賄擅事。諸臣相繼進諫。土不聽。侍郎錢肅樂特疏糾之。留中。國俊遂引降。臣謝三賓直東閣。以擠肅樂。肅樂遂去。明年六月。江上師潰。王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于舟山。適叛將張國柱來攻。爲水營將阮駿所敗。國柱僅以身免。遂擄妃去。不知所終。

元妃陳氏。鄞縣人。丙戌春入宮。爲宮人。張妃既爲亂兵所擄。在副舟中。急令舟

虞 初 志 補

人鼓棹特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漂泊至舟山。王已入閩。徬徨無所歸。尙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王見之流涕。進冊爲元妃。在海上三年。生子。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國俊頗預事。擅威福。妃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勛戚。而尙欲爾爾乎。至是族親有至者。悉遣之。辛卯。北兵三道入海。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舟師。搗吳淞。以牽其勢。蕩胡伯阮進居守。敗死。清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宮眷出海。然後背城一戰。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螻蟻難鯨背之間。懼爲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妃整冠服。北向拜謝。投井死。貴嬪張氏及義陽王妃杜氏從焉。錦衣指揮王朝。內官監太監劉朝。共舁巨石填井。平之。卽自刎其旁而死。至乙未年。英義伯阮駿再下舟山。得妃死狀。表言於王。加謚貞妃。道非曰。從來氣節。每見諸板蕩之秋。明亡之也。匹夫匹婦。亦知引節自裁。不爲

虜辱。况居璇宮珮瑜玉者乎。烈義二妃殺身于前。貞妃殺身于後。一魯宮中。已足繫人無窮之哀思。爲巾幗增氣者不少者。思文永歷二帝。以及諸藩宮掖間。成仁取義之后。妃嬪嬙。當亦稱是。惜無文獻之足徵。是寧非青史氏之罪也歟。

鄧道士傳

胡寄塵

趙宋之時。中國人有創自來水者。道士鄧守安是也。是烏可以不傳。鄧守安。羅浮山道士也。廣州城瀕海。水苦鹹。城北有蒲澗泉。味清冽。然去城遠。人家何由得守。安嘗與東坡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蒲澗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爾。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沫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菲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時東坡貶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王敏仲鎮

撫廣州。東坡以守安言告敏仲。爲之竹管引蒲澗水。城中人咸賴之。胡子曰。守安之法。與今日自來水。精粗不同。然理一也。此事余見之嶺海賸。清康熙時南海人林輝。字青門。著林謂見東坡惠州全集。余因節其言。爲鄧守安傳。以行於世云。

虞初志補卷八

鄧水 姜泣羣選輯

沉江李夫人佚事

李協丞

夫人姓曹。爲江西新建望族。生有智慧。性爽直。少受家庭教育。喜讀書。通書翰。隨手取辦。都能達意。年二十四。嫁李氏。亦臨川望族。夫蘊華。梅菴先生之族弟也。僑寓江蘇清河。生一女。未幾殤去。三十夫卒。痛不欲生。願姑年高。乃嘆曰。當侍堂上。終餘年後。始行吾志耳。自是奉教老親。治理家事。以賢能爲戚族所稱。道家境至寒。夫弟悉幼穉。夫人始以縫紉得資贍家口。繼因徙家金陵。得隨黃瓊仙女士在中西醫院肄習醫學。於醫理頗窺門徑。復因姑病。歸侍湯藥。由是家事牽率。迄未能擺脫。逾年。赴清河寄寓。茹苦累稔。屢思自裁。爲家人所覺識。

虞

初

志

補

施救得蘇。去年秋末。民軍起義。遠近響應。但各地傳聞。易滋擾亂。清河爲南北衝衢。軍隊在途。絡繹不絕。居民驚愕。多爲遷徙計。夫人先期託衰姑及老幼於戚姓在僻遠之鄉者。已獨與女僕一留家中。置刀一柄。不離左右。以護家室。鄰人感其孝義。傳播於外。無敢侵犯。及冬十二月。又戒嚴。老親力欲徙寓南中。適梅菴先生於此厭棄世事。改黃冠爲道士。棲遲滬上。鬻書畫以自活。遂奉以來。今年九月九日。夫弟某來迎返清江。登舟行未久。夫人卽投身黃浦江。身盡之日。年四十有四。夜分落水。家人呼救不及。僅獲屍殮焉。厝柩於吳淞江西會館。先是夫人僦居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北王氏宅。今年夏。余偕內子張紹南。覓寓來王家。經夫人門右。紹南以夫人操南京語。向前通姓氏。甫接數語。卽相契合。移家後。與夫人連衡接宇。情誼歡洽。如姊妹行。入秋紹南患溼溫證。臥床月餘。熱重至百零四度。中西醫藥雜進。勢甚危險。夫人日來視疾。檢點藥物。無倦

色。紹南愈後。夫人時來慰其岑寂。且邀偕其二小姑瑞貞女士。頻頻結伴出遊。換取新鮮空氣。三人親愛尤篤。夫人臨去之日。揮涕執別。語紹南曰。予心境悲苦。一無生趣。此去無復有相見期。如逾廿日不得予之音耗。即不必盼予之來書。向索通訊地址。亦未以告。夫人去後。紹南苦思之。寢食間。都如夫人在近側。今日以急欲知其所在。走詢梅菴先生。始知己死數日矣。紹南驟聞戰慄。繼哭失聲。余爲動容。向之詢得夫人平日所自述者。而得其大概。姑次之如此。世之能文者。即余之說而潤色之。庶夫人佚事。遂賴以存。或亦民國女史之一助也。

范生宗城小傳

金鶴望

余建同川小學校。以迪鄉之後進。學子之以文藝蹕出於儕輩者。無慮十數人。而吾友范君蘭畹愛子宗城。獨以樸實著。范君故以重差夕桀之術名。其家尤銳精於理化博物。生之實科。遂爲羣兒冠。九歲與其兄宗堪。負笈來校。拙訥寡

言。而長於闇記。每教師以聖筆書旁證數十百言。他生伏几振腕。瑟瑟書滿紙。生凝坐不錄。叩其義舉要無滯難。十一歲畢初等業。歲晚迎其兄於海上。其舅氏呂。故執業於電政局。生往觀焉。知點綫之按法。電流之理。乘汽車。知蒸汽之力。槓杆輪軌推進之用。於是見河湖。按諸鄉土志。知爲青洋港及陽城湖也。欲從兄於滬校。家人不之許。明年升同川高等。受博物科。則畜金魚以玩。尾若鬚之作用。漉喇斗以驗腮若肺之變態。採蝶蛹以察成蟲之次第。遊於野。見一卉一花之奇。拾之歸。而充園藝。其家固餽蠶。閱蠶書能辨繭之雄雌。而闇記力益強。受無機化學。能背諷方程式及成分。同學怖服。教員皆驚詫其才。歲庚戌。鄉農不靖。省派淺水兵輪至鎮。學生結隊往參觀。歸而能狀機輪之構造及退管速射砲之式。市有舂米機。一見於力學大進。凡生於數理化博物。皆嘔心搢腎。而不以爲額。秉諸家學。抑亦天性然也。願拙於文學。其文字頗闇談。近質家言。

書法亦欹斜不中。九宮平居。不苟談笑。飲啖粗糲。家庭所賞。棗餌之錢。未嘗妄耗。而學生倡籌還國債會。則大書慷慨無吝容。歲時食斗酒不醉。長讀衛生。生乃痛戒涓滴。不以入口。其自治力之強。雖成人不足比也。同川之校。訓爲崇敬禮。戒誑語。惟生能實踐皎然。不欺其心。使天永其年。謂其能爲祖國效力。不可知。若艱苦卓絕。成一言行相顧之君子。則有餘矣。今年歲十五。爲四學年生。自數理化博物外。英語尤純熟。四月廿一日。校中舉臨時考。次日遂病。病中取醫方自檢本草。驗脈搏數呼吸。強自振勵。猶時時遣人問攷績殿最。已得報曰。汝地理第一。生理第二。修身第三。則大喜迷惘中。猶自語曰。一二三。一二三。已復背前年所課物理書。不掛一字。母與姊止之不得也。臨絕前數分時。忽嚙語曰。此文不佳。此文略。乃以手向空中捫摸。姊問何故。曰。筆安在。取筆何用。曰。鈔鈔。而目光猛射。母知其將厥也。以爪輕搯其唇。噉然而號。遂絕。絕後數時。蘭晚與

宗堪自海上來。撫尸大慟。余方遷蘇垣聞耗。亦流淚不已。乃索狀於蘭畹。參以校中事實而傳之。蘭畹曰。此子生平。其胸中只有學之一字。他非知也。亮哉。生子衛道。號振中。其生紀元前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卒。元年四月廿八日。存年十五。實十三歲。又六月云。贊曰。自世晚俗薄。而人心媮。古道之泯於世焉久矣。以世之需材。故育材者之方。循是術以求天下士。而受性偏勝者。厥病乃瘳。顯幹練者其質剽。嫻雅者其志頹。樸實者其行鄙。三者均也。然欲求信道之篤。則樸實者之成就。實較二者爲宏。以范生之刊落聲華。使之獻身於實業。材與器相得益彰。其間接以効力於祖國者。功亦不細矣。然而竟夭年。則命爲之也。悲夫。(民國紀元稿)

夢謁母墳圖題記

黃季剛

乘撥逆斬水而上。可百三十里。谿水清洌。平潭彌望。有水自東來會。是爲白水。

其右有市。名曰包茅。對谿孤山。巖然高舉。峭不可上。則螭堆也。山麓精廬。云洗心閣。寒泉步倚。所在深窈。渡此以上。隄綿半里。松檜琴映。中有豫章。繚以周垣。扶疏四布。榦可十圍。與谿西一樹相直。悉是三百年物。隄內廣扶。陂渠滿中。小渚二三。雜植槐柳。循池東走。得黃氏祠墓。前直螭堆。若樹重表。黃氏始自江西。占籍斯地。有信甫者。是其初祖。鄉人謠俗。以人表地。及其自署。乃云螭堆黃氏。蓋山水清邃。錯以腴壤。良宜聚族而居者矣。先人相宅。在山之陰。前有三丘。駢駢相屬。右爲章丘。亡母周孺人墓在焉。面西背東。水出其北。白石爲瑩。碑崇三尺。隴首長松。高可二丈。下覆冢光。有如弱蓋。升虛反望。便見吾家。墓下田舍。庫隘。藉以守冢。山田數畝。有圃有池。其前谿袤十里。璇環可觀。狹谿遠阜。青蒼擗天。臨谿一面。重巘峻削。與螭堆齊。自爾向下。隄皆樹柳。墓前單椒。斗入谿齋。隄則盡矣。先時卜葬。神靈聽從。意母之潛魂。睠懷舊地。熒熒孤子。可以朝夕顧守。

斯墳。曾不幾時。違患遠游。既流竄東夷。恐遂不得反鄉里。上先人冢墓。一旦溘死。復不能依母泉下。宵中魂夢。恆來是丘。既寤悲傷。至於昃日。因請沙門曼公。繪爲是圖。粗存較略。藉用寄思。但望之匪遙。遠則萬里。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每念斯言。所以零涕霑衣者也。黃侃題記。

附書黃侃夢謁母墳圖題記後

章太炎

蘄州黃侃。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尤善音韻。文辭澹雅。上法晉宋。雖以師禮事余。轉相啓發者多矣。頗好大乘。而性少繩檢。故尤樂道莊周。昔阮籍不循禮教。而居喪有至性。一慟失血數升。侃之念母。若與阮公同符焉。錄是以見士行不齊。取其近真者是。若其清通練要之學。幼眇安雅之辭。並世固難得其比。方恐世人忘其閎美。而以繩墨之論格之。則斯人或無以自解也。老子云。嘗善救人。故無棄人。余每以是風侃。亦願世之君子。共喻斯言。章絳記。

記異僧普濤

闕名

王蘭臯籍江寧。少游山左。值謝遷亂。避長山之醴泉寺。與王院亭西樵昆仲相友善。時阮亭未弱冠。詩才已清妙。蘭臯嘆異之。寺有異僧曰普濤。自黃山文殊院來。茹葷酒。性伉爽。蔑視大衆。於阮亭獨敬禮有加。一日。普濤與蘭臯携酒登長白峯。縱飲。仰見羣雀翔飛。舉手向彈數雀。隕地。蘭臯問何神術。亦不答。醉坐盤石。倚大樹。方仰天發嘯。忽神色變易。抖袖向空。見白光起。如匹練。遂騰身躍地。風冷然。觸人作噤。己不知所在。蘭臯駭甚。急返寺寢。夜半。推扉入。手皮囊。滴血涔涔。懼而匿走。普濤啞然曰。子勿畏。我去救一方塗炭耳。指囊曰。坐中貯巨寇首級。子盍一觀。出懷中小匣。取黑丸一。投囊。囊洞然聲裂。洩水斗餘。蹶然縮。越日果有人來山。言賊犯淄川。將肆屠殺。若有神兵鼓風而至。賊首皆斷。餘衆紛竄。又得官兵追殲。新城等處。已圍解矣。始信其有神術。密叩之。答謂余即世

所傳劍俠也。今值太平。身當隱。與君有緣。故爾周旋。幸勿語阮亭。渠貴人。且爲當世詩學正宗。不願使形諸歌咏。致留後人口實。然子亦當貴。我有祕字留贈。不有急難。勿輕啓。出紅紙裹封甚緊。蘭臯受而藏之。尋別去。後蘭臯任兩浙鹽政。閩耿精忠開藩。檄取鹽課助軍。時浙中被兵。庫儲不繼。遲未應命。耿怒。劾逮來閩。將加不利。正惶懼間。憶及異僧所授祕字。夜露禱於空。發其封。乃黃紙符二。旁書焚嚙之。乃焚一吞其灰。頓覺體足輕舉。似有人提之空中。有風御之行。直達耿藩寢室。抽壁上劍。飛舞帳前。耿藩偕其妾。裸跪牀下。戰慄惕息。蘭臯斷其鬚寸許。擲劍而去。仍飛行至寓。案上燈熒熒。疑爲夢境。翌日。耿傳帖令王旋任。即乞休。移家紹興。尙存一符。亦無所用之。

記甘鳳池

闕名

吳下拳勇。首推甘鳳池。游遍天下。未遇敵手。或曰尙係第七手也。第一手乃僧。

日食人腦三枚。第二手係呂晚村之女。年十六七。而身輕如燕。江寧藩庫門戶不啓。忽失銀二百萬。將軍等大驚。冥搜無跡。或告曰。必呂女盜也。訪之果然。不得已。軟語求還。女曰。諾。於某日。扃庫。我當送來。衆於是日重兵守庫。覘其何以運至。忽若有鳥飛入。亦不之覺。旣而杳然。開庫視之。銀堆貯如故。不知何術致此。第十手名白太觀。藝不及人。而能騰蹕空中。一躍數十丈。九人因和尙淫凶已極。一方受其塗毒。官不能制。思除其害。約日共往。和尙亦不懼。持大鐵杖。重三四百斤。運動如飛。衆悉力接戰。鬪酣之際。不防白太觀從空飛下。直劈其首。自頂至項。已分兩半。猶苦鬥半時。呂女以鎗戳其心。始倒。真奇勇也。甘鳳池晚年曾寓太倉張氏。時梅花盛開。衆酌酒讌賞。並求獻技。甘曰。諸君皆文士。奚用武爲。無已。作落梅之戲。何如。使人諳誌花朶。索絛花一團。摘少許。圓如鈕。大立百步外。擲之。梅朶朶墜。無少差者。棉花至輕之物。而用如彈丸。亦奇矣。又嘗游

濟寧有李公子者。其地之豪族。且係高手。知甘至。盛筵招飲。初見面。彼此一揖。甘方折腰時。李雖揖還。而借其低首。一足由其頭上閃過。試其知否。甘如不覺。周旋而退。李謂此公徒負虛名耳。方自詡間。甘遣人送一紙裹至。開見寸許大。青白綢兩小塊。不知何意。再四思索。忽悟己所穿夾棍。是此顏色。急視之。檔中對穿一洞。蓋舉足際。甘已手撮其檔矣。李固迅疾。而甘更神速。李遂款留而請受業焉。

邵得魯先生軼事

闕名

邵以質。字得魯。餘姚人。門材最盛。少與兄以發齊名。性狷潔。遭饑饉。倡設義倉。桑梓德之。己國難大作。幾欲死。以母在不得。遂髡髮爲頭陀狀。走入雲竇山中。妙高台僧道巖者。故勤學官張廷賓也。亦姚產。乃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尋以省母返故居。時黃尊素李子名宗會者。志節夙著。來同居其潭上園中。相與

夜讀謝皋羽遊錄。輒慕之曰。方今虎豹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楊。當使峯峯有吾二人屐齒。於是遍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二人者冠服奇古。躑躅其間。頻遭詰難。不爲苦。一日忽入絕谷。罔知所嚮。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鷄犬聲。就之祇一家。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止二人宿曰。是名有屋山。僕爲陳從之。嘗監故大學士孫公嘉績軍。公死海上。吾無所依。故來此耳。因相顧嗟嘆曰。是真姚源矣。宗會嘗語人曰。得魯自甲申後。頰輔間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笑口者。則遊山耳。未幾宗會卒。孑然無所響。遂棄家投四明山中。時尙有一妾。不忍判。亦自爲尼。偕隱山中之楊菴。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外此雖茗粥不相通。久之並卒。

莊烈婦傳

羅西布衣

烈婦姓陳氏。妓也。而歸武進莊。受彩爲繼室。性明敏而行果決。莊遊官溫州。偕烈婦來。俸薄不自瞻。烈婦躬紡織。佐家計。勿倦。歲庚子。溫郡飢。穀昂民變。毀衙署。莊因掛吏議。貧益甚。留滯溫州。勿克歸。而烈婦尤以女紅經營家事。晏如也。尋莊竟以貧死。易簣之夕。告烈婦曰。我嘗遊仙岩。岩山水佳。我死必歸骨於此。庶其無憾。及莊卒。烈婦乃集莊之僚吏議。且告以莊志。殮竟。閉戶自經以殉。並無子。其僚吏爲之集資合厝於仙岩。并置墓田。使人掌守之。歲時勿替云。

羅西布衣曰。離余居不數武。有莊烈婦墓。余里門之烈婦碑亭。歸然新也。每爲之低徊不忍去。碑記烈婦殉夫事甚詳。獨不及其初之爲妓。庚戌客杭州。武進程中禾與余言之。

前見東甌日報載羅西布衣莊烈婦傳。誤烈婦初爲妓。茲有閩人傅君藹棠。玉森辯正一則。將原文錄之如左。本年正月二十二號。東甌日報載莊烈婦

傳。稱碑記載烈婦殉夫事甚詳。獨不及其初爲妓等語。記爲鄭廣文一夔譔文。徐徵君象巖書丹傳處士光篆額。爲妓一語。殊失實。余與莊氏多雅故。詢之。綦詳。烈婦越中小家女。實非妓也。就義之日。是所目擊。交遊經理喪葬。亦均預焉。卜地仙岩。正在躊躇間。忽途逢莊友竺君曰。卽托其購地。雙榭停莊公祠。就窆。未三日。祠燬於火。同鄉具牒請旌。倩王君屬草。稍愆期。烈魂附王篋。速之。余嘗語人三異。聞者詫以爲神。余自甲辰秋離溫。昨冬重來。正欲躬視其墓。適見布衣此傳。若待余之更正者。又增一異矣。妓也何害。非妓亟宜正之。以慰節烈。而光泉壤云。

印度頂羯羅君碑

章太炎

君姓頂羯羅氏。諱某。印度榜葛勅人也。家世蟬嫣。牒有闕文。少實柔惠。叟若致遠。西極之戎。曰不列顛。獮祭獺食。噬我天府。自君未生。僅逮一世。國以崩隳。方

策其泯。民忘舊德。從之如水。中間義夫。銛斯蹕起。有師不功。仍瘼夔創。戎心益饗。培克溢尤。蓋藏二十。賦以十三。籍民爲兵。不得大官。以越南紀。膠杜蘭斯哇。廣地廣員。功不商疇。國人始怨。耆髦相咨。厲以光復。五年。參會者四十萬人。君以成人。游不列顛大學。高材越足。士女所歸。故不列顛印度太守韋利。專爲龜繇。浚民如犂。退作中將。杜其王庭。民怒未醜。欲有發舒。君肄版曠間。兼務彈注。抗臬扇鷓。方以八寸。距步三十。發必洞呂。遭其燕游。疇旅相狎。秉械暫射。遂僵其軀。祝大憇之命。成高墉之功。厥民萌之怨。懲仇國之志。遂見收錄。對薄不橈。辭成考竟。繫於獄室。年二十七。時佛陀降生二千四百六十四年也。雖天祿不融。而遺烈追遠。惟匹士致死。故邦人摩厲。悞夫之平。十室清明。期乎甲朝。銘曰。昆崙之部。南有賢豆。漢之右髑。聖哲不常。鮮卑以往。西戎陸梁。視民如蔽。挖其冠帶。箕斂而稅。駿民旣興。震電有馮。旃裘是懲。至於九有。維無父母。視此死友。

蘄黃母銘

章太炎

余違難在日本。識蘄黃侃。遭亂世。六藝放絕。而侃數稱道毛詩傳說文解字。自言受父四川按察使黃君雲鵠。爲兒時書答誦之。以更千字文云。時憔悴病清血。余爲和黃土湯。最後與理中丸。如梧桐子大。病良已。以母病歸。時時騰書道貧窶。無以供湯藥。頃之以狀來赴。言母棄養。其較略曰。侃生母周。先世江西吉安人。後遷四川成都。適考按察君。生侃。及妹延壽。侃十三歲孤。諸翼繼歿。蘄俗輕庶孽。母壹意教侃。忍詢不校。羣從或邕侃令弗就學。母鬻田給侃事師之費。養師必有酒肉。自啗糲飯醬豉耳矣。侃就師夜誦。學塾在大門外。同室者常閉距侃。母持燧火待塾外。將侃遂後山叢薄間。自後戶入。比臥。常以夜半。其尉薦侃如此。自侃之生。母病手足拘攣。久之益篤。家貧。侃遠遊不能具薪水。今歲二月。侃自日本歸。母病痰飲喘欬。既三十日。侍疾無狀。以六月十六日日昃卒於

燕寢年四十五。日月有時。將殤矣。侃摧心願爲浮屠。懼終墮母名。余素知侃勤學好問。承其父學。視狀亦其母煦嫗成之。夫勞形忍詬以顧鬻子。學旣通利。不與其名。悖矣。不可諉也。乃爲之辭曰。

尉律不課周鼎淪。廉吏有子常負薪。左處側室獨匪人。蓬頭繭足爲子勤。總角說經方鏗鏗。晝拾芋栗龔尊親。家無勺藥牡桂菌。人生誰如磐石堅。棄出腹子隨轉羣。歲陽著雍陰涪灘。我書立石陳芳棻。

紀趙爾豐卒與婢事

康遂著

癯居子曰。一代興亡之頃。不問其君爲仁與暴也。人雖悍戾。必有所親。所親者。視其戾悍。戾猶和靄也。故雖昏主。當其招亡。必有以死自貞者。豈均沾沾於身後名歟。受恩已重。所感已深。故不暇計其賢否。計其利害。有所犯者。惟以死撐拒之耳。齊襄無道。猶有嬖人爲之死者。感深之所至也。胡元入主中國。其種則

腥膻也。其政則淫昏也。朱明既興。漢族之民。猶有殉者。識者雖譏其昧於春秋之義。視日莫依違以幸全者。已定足稱。清運既衰。民思故國。百日而禹域底定。蜀實首發其端。趙爾豐既受督川命。怵於爭鐵道者之勢。初則因循。繼而違法。拘捕議長。民大怨。未幾而武昌起義。爾豐大恐。出議長。讓爲都督。是時清室遜位。詔未下。爾豐既不與於起義。宜當死守。乃釀亂。畏死。轉以求生。揆以君臣之義。爾豐已不得爲清室忠臣。既負國民。又負其主。爾豐死不足以蔽辜也。爾豐負其主如是。乃猶有甘爲爾豐死者。豈非所謂感深所至者乎。初議長蒲殿俊代之。爾豐爲都督也。十日而軍士譁潰。蒲倉皇走。尹昌衡乃撫集新軍。代蒲爲督。成都稍定。爾豐時尙有軍數千。居成都。成都人僉謂不斬爾豐。難猶未已。昌衡乃馳諭爾豐軍。使勿助惡。爾豐軍皆釋兵待命。十一月三日辰。昌衡遣材官陶某往執爾豐。入重門。無拒者。直走爾豐寢。爾豐方臥起。短衣沐焉。覩材官色。

變。問所從來。對曰。奉都督命來執公。爾豐環顧左右。惟二婢侍。二婢各以手鎗。昇爾豐。爾豐戰慄。不能發。一婢奪之。連發傷數人。衆擁入。砍婢死。一婢奔入。取爾豐祕文牘。將付之火。材官以鎗斃之。爾豐遂被執。至都督署。爾豐視昌衡曰。奈何執我。昌衡曰。汝誤國殃民。罪當誅死。爾豐俛首無語。乃斬於纛下。昌衡持爾豐首。徇於市。至走馬街。突有鎗發。自樓上斃昌衡馬。及弁某。昌衡步行還。大索刺客。旬日得之。凡二。爾豐衛卒也。不少諱。僞爲爾豐復仇。昌衡太息曰。義士也。殺之不祥。禮而遣之。又以爾豐婢死爲義。厚其葬。親致祭焉。識者多許尹氏有量矣。癭居子曰。爾豐上貧清帝。下苦蜀民。死無足責。然其兄弟皆常建牙開府。散金養士。不知幾許。及當危難。相報者。獨卒與婢而已。與爾豐最親者。莫若妻子。難之將發。已自匿遁。獨此婢與卒。一則捍衛於危時。一則圖報於事後。視豫讓衆人國士之論。相越遠矣。烏乎。諸夏衰微。道德淪滑。竊利竊功。且並其聖

智之法而亦竊之。至於孤懷獨行之士。則往往湮沒不彰。豈不大可哀乎。爰述其所聞如此。百世下卓識之君子。或亦哀矜其志。發其幽光。非有望於今之大人先生也。婢一名青鸞。一名綉鳳。不知其姓氏。卒趙氏。兄弟行。山東人。

書章大力事

闕名

章君。名中。字受庸。幼負奇稟。體格魁偉。初讀書。鄙舉子業。意殊不屑。塾師強之。則憤而走。因學將略。鈴策。酷嗜不倦。年十七。卽善騎射。兩臂能負重三百斤。鄉人咸以章大力呼之。蓋雖關外健兒。不是過也。爲人精細果勁。結束支架。無不驍駿。年十九。補邑庠武生。明年應試武闈。較藝圍場中。采聲如雷。知與不知。爭一覩顏色。榜發。竟爲有力者。運動以去。省下爲之大譁。越五載。乃舉於鄉。尤善控悍馬。嘗騎入市。忽奔逸人仆。君攬韁逸過。力稍猛顛。旋從尻尾躍而登。時馬騁颯迅。見者羣驚爲神。然卒坐是傷臂。屢延醫治療。創口竟不合。逾歲而卒。聞

虞 初 志 補

者惜之。君外雖勇武。而仁孝性成。早失恃。四時節日。必哭其母。十餘年如一日。事父尤謹。卽抱疴經年。執人子禮益恭。父偶值微疾。必強起作奉湯藥。父諭之曰。汝儻甚。勿爾也。君不爲勞倦。及病革。家人欲延僧道。爲之祈禱。君曰。死生有命。何禱爲。嗚呼。此非明於義利邪正之辨。豈易及此。以視世之名爲士大夫。而惑於禍福死生。佞佛乞靈者。其智愚賢不肖。相去爲何如也。予與君同里。幼時猶及見君。知之特詳。因爲書其大略於此。

潘節士力田先生遺詩叙

柳亞子

余自束髮受書。卽有志里中文獻。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義士佚民遺老之書。蓋當宇宙羶腥。華夷混合。而能艱貞蒙難。舍命不渝。其孤忠亮節。其非人人所能幾及者。非徒以文字爲粉榆重也。稍長從陳子巢南遊。搜討益力。巢南旣輯吳長興伯及赤溟節士遺集。刊行於世。而余亦獲長興客問十三篇。結習所

關輒詫爲奇遇矣。然當是時。義旗屢仆。胡燏猶張。名士新亭。自悲身世。一讀其書。每爲低徊往復。至於泣下沾襟。不能自己。此中耿耿。誠有未易爲流俗人道者。及去秋武昌發難。滬上亦義軍特起。余爲寓公斯土。方閉戶吟虞山秋興諸詩。以代饒吹。而錢子叔度從故鄉來。出潘節士力田先生遺詩二冊見示。云其尊兄仲雷。新得諸故家者。余受而讀之。未盡數章。輒拍案叫絕。有以信天人心事之冥合而無間也。越歲仲冬。仲雷昆季將以書付梓人。徵余一言。余維珠申一代文字之禍。烈於焚坑。隕身赤族。所在都有。力田節士。旣株連莊史之獄。磔死武林。遺書零落。懸禁綦嚴。二百年來。幾與智井鐵函同歸泯滅矣。乃曾幾何時。而日月重光。河山還我。單於失位。王庭丘墟。灸手之威。而今安在。獨節士之詩。儼然發越於秦灰魯壁之餘。殘編斷簡。光燄猶新。嗚呼。不重可念歟。余旣感仲雷昆季之慕義。而復聞烈士所著今樂府一書。方爲巢南所獲。流冀其急起。

而刊布之。則吾鄉文獻爲不朽矣。至於節士生平。犖犖大端。無不與赤溟同科。一代文意。千秋仁義。史家合備。常以亭林之詩爲定論。不復贅云。時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十有四日。邑子柳棄疾謹敘。

登樓外樓記

胡儀鄒

虞 初 志 補

滬上英租界南京路旁。有樓外樓焉。樓之高逾尋常數倍。巋然矗峙於五達之交。游人翹矚之者。帽幾落。入門投以資。循梯而上。梯盡而折。復登別梯。如是者凡六。游人足爲之疲。或嫌其疲也。則有機以升降之。而嘗乘之而上。機動頃刻。達其巔。至則入一室。甚宏敞。列座百數。游者啜茗於其中。茶餘或餅餌。或大餐。咄嗟可辦。室前爲曠場。平鋪沙礫。點綴花石。此所謂屋頂花園。步其上。鼓吹之聲。沸於足底。以其下爲舞臺也。中央有池。植以噴水機。有水上出。下注於池。水清澈見底。金魚數尾。游泳其中。園四周圍石欄。憑欄而望。互市之場。盡歸一覽。

塵肆歷。歷密若蜂。房衢路交。通儼之狹。巷圍東南。偶亦茶室也。與前一室者相對。夜則林步青之灘簧。天勝娘之幻術。卽在此二室中。西南隅有亭翼然。入其中。四圍皆鏡。或凹。或凸。光學家所謂折光鏡也。人對鏡立。或面長而狹。易一鏡。則短不及三寸。而闊倍之。又易則肥大若瓠。或上豐下銳。或上銳下豐。殊形詭狀。見之者無不啞然。故名之曰哈哈亭。流覽至此。而樓上之觀盡矣。是樓也。建築頗壯。點綴略異。以故游人雜沓。樓主人遂恃此爲利藪焉。然以今日之世界論之。文明大進。建築之壯者。當不止乎是。設置此樓於歐洲。與西人之居較量。高大。不啻小巫之見大巫矣。吾國人見此。色色然詫爲奇觀。何胸襟之不廣也。因感而記之。

廖氏苦節記

闕名

西人魯濱孫飄流孤島事。世所豔稱。顧其事出小說家言。虛實未可知。且魯本

虞 初 志 補

探險家。船破漂流。固意中事。若夫以一弱女子。結廬人境。而實子身孤立。與人
世隔絕四十年。而卒獲一家聚首。且夫婦偕老。三十餘年而後考終。此其所遇。
視魯濱孫抑更奇矣。而世之人竟無知之者。甚矣我國人之貴遠而賤近也。廖
氏者。陝西襄城縣民。戚成勛妻也。世居縣城中。務農爲業。明末張獻忠之亂。關
輔諸郡縣。惟漢中被蹂躪最烈。成勛年甫弱冠。結婚才月餘。賊至。邑人倉皇逃
竄。廖纖弱不能從。成勛戀婦不肯去。廖促之曰。君尙未有子。宗祧所在。烏可效
匹夫小諒。致陷不孝。君但速行。妾早決一死。倘天幸獲免。未必無相見期也。成
勛不得已。委之去。廖堅扃重門。獨居一小樓。倉中薪穀。足資數年。賊至。忽忽去。
竟不知其中有人也。賊雖去而城已虛。親戚鄰里。無一家幸存者。亦遂安之。數
年後。流亡漸復。然門內外荆棘叢生。高逾垣。過之者第知爲戚氏屋而已。亦無
人入而一視也。積穀漸罄。幸樓外有隙地數畝。乃種穀其中。竣其熟而穫之。歲

以爲常。衣服皆朽敗。乃績草爲衣以蔽體。如是者四十年。成勛出門後。間關老林中。幸未遇賊。乃流寓鄂之勛陽郡界。別娶一婦。生子二。勤儉家居。積小康矣。年六十餘。老而思鄉里。會里人有歸途過勛者。因偕之行。抵縣中。居於戚家。其西鄰也。詢妻耗。無能言者。以爲久亡矣。是時六合初定。生聚未蕃。土滿人稀。廬舍半沒。人跡罕到。固不獨戚氏一家然也。居數日。乃浼戚里。持斧斤。斲菁伐木。如啓山林。兩日後。始稍稍廓清。入門。則見有苗蔚然。畦畛青葱。望小樓。時有炊煙縷縷自牖中出。大異之。方疑慮間。一老婦人從樓上呼曰。汝輩誰何。胡擅入此。成勛惶怖。疑爲異物。抗聲答曰。我此宅主人戚成勛。汝何人。人耶。鬼耶。廖審視久。覺聲音顏貌。彷彿其夫。而數人者。悉裝束詭異。從來所未見。亦疑非人。蓋清室定鼎。海內皆薙髮結辮。廖未與人聞交通。故見而不識也。良久審無他異。始泣曰。君果夫君耶。吾廖氏也。可將衣襌擲樓上。與我蔽體。始可出門相見耳。

成勛如其言。有頃。廖自樓下。而目黎黑。首如蓬葆。殆不類人形矣。相見悲喜。不可言狀。相偕之鄰人家。徐往勛攜妻子還。年各九十餘始終。

樂師王玉峯傳

陳去病

王玉峯。字正如。漢軍正黃旗人。生而目盲。九歲喪父。隨母爲人傭。以廢視無所得食。年十三學於術士張治平。治平工歌曲。善胡琴。玉峯從治平十四年。盡得其術。既成藝。以彈唱自給。會庚子之變。洋兵聞歌者。輒翫之。遂不復歌。而專力於三絃。冥心渺慮。體物肖聲。自曲本雜劇。饒歌軍樂。下至男女嫖褻之辭。皆心摹手追。運指應節。名伶譚鑫培。龔雲甫等。每登臺度曲。必往聽焉。時或躑躅營門。聽步伐口號。及行軍布陣之曲。歸而譜之。不爽纒黍。閉門獨立。則手援三絃。凡小兒聲。婦女聲。行人車馬聲。與夫禽獸飛鳴。候蟲振羽。一切音聲。之不可以口舌傳者。莫不揣其性情。窮其微妙。意有所會。悉於絃間傳之。聽之者忘其爲

三絃也。乙巳丙午間。玉峯之名始起。王公貴人。爭相招致。然自矜重。不輕徇人。京師貴游。喜爲里巷淫冶之聲。以強玉峯。詭曰。洋二簧。玉峯雖應之。而心弗善也。那桐當國時。嘗以母壽召玉峯。彈風流。嚙口。玉峯不肯。曰。不祥之詞。奈何。壽太夫人乎。那桐瞿然曰。微子言。吾念不及此。玉峯出謂人曰。那中堂不孝人也。母壽而樂聞不祥之聲。自是雖召不復往。載澧奔勛聞玉峯名。輒招之。玉峯固謝。謂載澧喜近小人。奔勛排斥異己。皆非正道。其對王公貴人多類此。戊申國卹定制。民間不得演劇。諸伶請於警廳。願延玉峯以所入助貧兒院。警廳許焉。於是自治會閱報社戒烟公所等。皆援例以請。玉峯樂其有益於人。而不費也。則竭精斂神以應之。先後助義舉。不可勝計。或累日不息。手指盡腫。治平聞之。歎曰。可以止矣。玉峯事師謹。所言無不聽者。至是爲之少休。玉峯雖以技稱。而喜書史。又留心時務。暇則令人誦書說報以爲樂。聞及國事。輒慨然太息。辛亥

虞

初

志

補

之變。痛哭不食者累日。治平語以優待條件。謂自古亡國無如此者。意乃稍解。未幾以上海商人招。遂奉母往。且挈妻女戚屬十餘人以從。上海之人聞玉峯至。奔走若狂。主計者三倍其直。猶無容足地。名流投贈以爲萬寶。常李龜年不能過也。居久之。積資數千金。而戚屬之從行者。蕩費殆盡。迨玉峯售技時。治平爲定例。直故繁其目。玉峯意不欲曰。多財多累。何以多取爲。及是所入什百於舊。而貧乏如故。乃喟然嘆曰。吾固知多財之爲累也。雖然。吾母之來。爲我故也。徒手而反。何以慰吾母乎。乃至無錫出蘇州。會蘇州歲災。玉峯登場奏技。爲淒涼激楚之聲。一座感動。因散其直賑饑民。而取其餘爲北反之資。及還京。則聞大清門匾額已易。驚曰。信乎。此真亡國矣。其歸也。以喪資故。鬱鬱不自得。又感時事。遂得疾。癸丑七月六日卒。年四十有一。玉峯爲人謹小節。審禮義。凡寡婦之家。以及不孝不廉聞。皆不往。人以是咸重之。性好音律。箏琵琶管之屬。無不

精妙。而三絃尤工。故世稱三絃者。必曰王玉峯。

逸史氏曰。余與玉峯未嘗數數見。玉峯既卒之明日。余過其門。鄰人有以留聲器奏玉峯三絃者。物是而人非。不自知其涕泗之何從也。世之人老死無聞者衆矣。而玉峯獨以技名。非所謂專精厲意者與。觀其生平行事。縉紳先生。殆不有能及者。嗚呼。是可傳也已。

鄒君家傳

周同愈

君名德基。字公覆。而其習於人口者。則曰二癡。二癡者。以君行二。而其爲人有似於癡之故。君幼絕聰穎。爲其父迪光所鍾愛。迪光以進士累官至湖廣提學副使。解組後。築室慧山之麓。聲伎觴詠。極一時盛。海內稱爲愚公先生者也。君既爲父所鍾愛。好爲驚絕之行。迪光固巨富。君擅取藏金三萬。赴揚州。令家僮數輩。日以索貫錢。長可二丈許。繫竿頭。雜人叢中。斷其索。急走散於地。呼市人

虞 初 志

補

拾之以爲樂。閱三月金盡。則載筆濡墨。鬻書於市。蓋君書固卓越人寔者也。平居每爲人言。大丈夫三十不封侯。惟有縱酒以速其死。萬歷末年。東事棘。神宗以熊廷弼經略遼陽。君奮起從戎。旣軍出。墜於崖。喪氣而歸。益縱酒。連日夜不休。迪光雖禁之而不能也。一日天大雨雪。獨酌意不自聊。顧叱家僮爲我覓酒人來。俄拉一肩賈者至。對酌甚歡。臨去以一黃金杯與之。迪光旣沒之四年。君爲盜所殺。或曰由其讎閩人陳法瞻者爲之也。

論曰。君年十二補諸生。所居地曰西宅。去予居才數里。其爲人予聞之者詳。然今所記之事。爲皆取資於辛陞手錄之文。以陞曾假館其家故也。陞字克羽。號逋翁。無錫上舍人。明諸生。明亡不再應試。爲并著之。

記余先生逸事

周同愈

同治七年。巡撫丁公日昌檄其所屬曰。無錫縣人余治。煦仁子義。迹近不軌。其

捕以來。治卽先生名也。先生字翼庭。號蓮村。其爲人大類墨子。日以天下之溺與飢。屢於懷。奔走之。而惟恐後。又嘗擒劇盜王錦標等於壽興州江畔。沙民往往藐視官長。而帖服於先生之一言。丁公之欲捕。先其原因。蓋由於此。先生自得檄立赴轅門。將所持刺付閹者以待命。丁公壯其膽。延入以客禮見之。語移時。丁公起謝曰。予爲讒所中。開罪實多。君真可謂善人者矣。蓋先生其時年已六十。而余善人之稱。則固久著於大江南北也。先生以任卹功。由諸生得保縣學訓導。卒時年六十有六。

周同愈曰。予覽吳師澄所爲年譜。於先生之懿行次之者詳。獨於丁公檄屬之事不之及。豈故爲之諱歟。予謂丁公能吏也。先生魁士也。非丁公不敢以法繩先生。非先生不能以德折丁公。彼爲之諱者。淺之乎測兩賢矣。

記吳氏兒

周同愈

虞 初 志 補

予讀元史至王恂傳。恂生三歲。家人視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予始疑其妄。今以吳氏兒觀之。其信。兒乳名曰金。爲長洲縣之烏鵲橋人。以光緒癸卯年閏五月生。生二十有三月。其父壽芝。持以游散里門。兒見店鋪所懸之牌。爲疊誦之。曰。此某也。彼某也。自是喧然有神童之目。今年仲夏。予聞急偕同人訪之。視以蠡字灑字。兒隨口對無誤。更視以正草隸篆四體書數十字。亦隨口對無誤。或以習見者視之。則厲聲曰。不識。繼而曰。是不過某與某聯屬之某字耳。身瘦弱。而頭角崢嶸。孔子世家所謂首上圩頂者。不圖於此覲之。試字畢。壽芝適自外入。因與作別而歸。

周同愈曰。二十有三月。卽俗所稱之三歲也。等此三歲。而吳氏兒之穎悟。較之恂而尤過之。天假之年。其所就。豈出恂下哉。或曰。佛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是兒之前世。其殆沉酣經籍之巨儒歟。此說雖有理。然予卒無術以剖決之。

記守備梁君事

周同愈

咸豐十年。粵匪乘勢南下。吳之軍吏捨命奔逃。而梁君守備。特起於義團。累戰皆捷。其後爲人構陷以死。至今人猶冤之。予故爲記其事。君姓梁。名國泰。爲山東肥城縣人。吾邑楊公延俊令肥城。因寇警募丁壯爲防禦。君與焉。時年十八。爲人天性沉鷲。軀雖短。而極精悍。公奇其勇。留諸署中。公在任暴卒。喪還。君隨至錫。凡十許年。泯然無所試。粵匪既起。公之家屬移居北鄉。訛言一日數驚。思所以遠避之。君曰。賊至吾殺之。何避爲。於是起而號召得農家子千餘人。設義團局於斗山。以白布裹頭。所謂白頭者是也。君常駐局辦事。一日賊猝至。君設伏菁葦中。殺數人。佯北。賊追之。既賊見一白頭。風馳而至。知不敵。投包件於地。以圖脫。君曰。此誑我也。宜勿顧。必盡殺而後取之。乃壹意窮追。斬首數百級。所獲財幣。悉與衆人。君一無所染。是時江陰王元昌練兵竹塘鎮。善戰。與君等會。

虞

初

志

補

江陰守城。賊傾巢搗竹塘。勢張甚。元昌悉力搏之。君率衆赴援。斷其歸路。賊死。昨不得遯。有悍賊匿屋脊旁。君躍上手刃之。賊皆伏地不敢動。君一一斬訖。是役也。殺賊二千餘人。生擒數百人。奪還被擄之民千餘人。一時人多頌君之功。而君之禍作矣。先是攝常州府周沐潤。爲君請獎得六品銜。並戴藍翎。至是又加守備銜。戴花翎。而夫己氏以主持局務。亦得保四品銜。衆人置酒賀君。僉謂君功高。力延上座。夫己氏次之。夫己氏不悅。乘醉辱罵君。并誣以謀反。君因與絕。率其屬數十人。至甘露。而甘露人信夫己氏之言。盲詰反狀爲所害。年三十有一。

論曰。甚哉將才之不易覯也。如君之膽略過人。得善將將者操而縱之。何渠不若。平吳之劉黃諸將。以區區一事之隙。致不得其死。死且被以不韙之名。彼夫己氏固儼然縉紳徒也。而其量之隘。乃如此。而其心之不可問。乃如此。

此文故實。得自鄉先生侯君。侯君身經粵匪之亂。其言當不謬也。文既脫稿。檢吾鄉新脩縣志。與江陰志所叙戰功。較此爲詳。而於夫己氏構陷守備之事。不一及。信史之難。自古歎之。於今人之志書。尙何尤焉。自記

沈小鸞傳用禽名成文

閔 生

沈小鸞。朱雀橋邊人也。母固鵠。小鸞方在雛年。頭綰鴉髻。卽楚楚動人。稍長能歌。聲類黃鸝百轉。又善吹鳳簫。兼能鼓琴。嘗彈求凰落雁數曲。雖琴師亦歎莫及。凡鬪雞臂鷹之少年。咸思問津。而小鸞聲價自高。從未肯與之結鴛盟。性雅潔。而體輕如飛燕。以故艷名噪一時。有舍鶴臯者。鸞江人。本湖海落拓士。自號閒鴻。才名雀起。王公倒屣相迎。而鶴皋掉頭不顧。曾至石頭城。尋芳獵艷。燕燕鶯鶯。無當意者。一聞小鸞名。往訪之。一見如舊。而小鸞亦傾心。居久之。爲鵠所厭。小鸞乃與私訂鳳交。生死相約。比翼之鳥。信誓不渝。無如鶴皋爲窮措大。不

名一錢。因之防嚴尤密。兩人莫得而久聚。間或鶴皋往。輒遭鵠之白眼。鶴皋遂絕跡焉。於是小鸞思鶴情切。甚至淚染鵠紅。未幾竟以病死。鶴皋重訪訪至。則枇杷門掩。巷無居人。詢諸鄰右。僉云化爲冤禽。鶴皋悲憤。棄家入鷺峯爲僧。

馬義士

闕名

補 志 初 虞

山海關險甲天下。明置重鎮。連接長城。海砲壘。牙城相望。當拳匪事變時。聯軍以巴蛇逐象。蒼鷹博兔。勢。鐵騎所到。日色無光。是時山海關保甲局長馬某。審天下大勢。將瓦解不可收拾。念祖宗發祥地。及附近畿輔。爲八國軍蹂躪。鶴唳風聲。流離失所。乃嘔噓涕泣。邀衆拔劍誓曰。馬某官雖卑。亦忝爲斯城之保甲局長。平時以維持人民安寧秩序爲己職。際此地覆天翻。竊欲拼一死易城中。二萬人命。聞知縣俞良臣欲遁。急止之。歸家集妻子家族。戒之曰。士君子居職死職。固其分也。今兩宮安否。尙未可知。國家前途。未可豫測。除此孤城落日。勝

負之數已決。徒欲以全城膏血。義憤鳴天下。非處變之道也。吾固知其必敗。白骨暴曠野。於國家無補。既智者之所不爲。然以堅城雄關。委諸敵手。日覩其掠劫摧殘。又仁者所不忍也。吾將馳赴列國軍營。與之協議。事成則闔城人民之生命財產可全。事不成。死已耳。今夕六句鐘。予如不歸。汝等當自裁。毋遺敵辱。言辭悲壯。家人泣不能仰。殘魂揮去馬之鞭。敗壘吊孤臣之淚。海雲撲朔。荒草迷離。人影鞭絲。倏忽不見。家人互抱涕泣。惟禱祝其成功。然而長眉有蔽目之僧。救苦無慈悲之佛。天缺西北。地傾東南。時一刻一刻。死生之解決。點漸次迫近。此時家人心中之苦痛。雖普天下熱血男兒。錦綉才子。以生花筆和淚作墨。亦不能詳爲道之。悲壯淒慘。孰有過於此時者乎。馬氏隻身到秦皇島。遇聯合軍先鋒。卽下馬陳衷曲。口舌所未達。以手畫筆書。繼以涕泣。聯合軍之司令官。始雖威嚇之。輕侮之。嘲弄之。固執之。後終爲馬氏熱誠感動。許其請。遂出令

曰。凡有軍馬屯南西城門外。毋得擅入城內。擾居民。害安業。違者重罰不赦。馬氏驚喜。急回馬城首。入告知縣。然後回家。時暮雲點點。夜氣沉沉。馬氏入門。見一家均已殉節。無一人留。撫屍痛哭。旋喜慰曰。一家就義。全城藉以無恙。馬氏亦何憾乎。聞馬歸家時。僅後一小時云。

異史氏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馬氏其從容就義乎。西人重責任。馬氏不獨能重。抑且能完之也。觀其一門之內。能逾時殉節。不少顧却。雖古之烈士。何以加之。吾聞燕趙悲歌。慷慨之士。多不在士大夫。而在屠狗。讀馬某烈事。益歎當時士大夫之無能爲也。嗚呼。

柳影憐

闕名

柳芳娘。號影憐。爲秦淮名妓。明季大兵破北燕。福王立於南京。復社諸君子抱亡國之痛者多至。秦淮陶遣。李香君與侯朝宗之情話。大爲秦淮姊妹所豔稱。

柳獨非笑之曰。文采風流。如侯郎者。美矣。然我所欲託以終身者。則非詞華之流。而氣節之士也。適楊文聰棄官歸里。隱於教坊。爲授曲師。一日。柳觀其畫梅。柔媚中有剛勁氣。知非寒士。因請奉箕帚。時柳之名藉甚。富貴子弟擲千金。恆不得其一盼。而楊年已耄。又飄流無家室。柳忽以身事之。姊妹多非笑者。柳亦置不辨。未幾清兵南下。史閣部死於揚州。南京旋破。柳謂楊曰。此君之死所也。楊曰諾。然倉卒安所得死。柳乃出一籐匣。中貯刀繩各一。笑謂楊曰。君知妾相從之意乎。妾幼讀書。尙氣節。默觀世變。知明祚已盡。他族行將代興。而舉世昏昏。醉生夢死。求一氣節之士。杳不可得。彼曩日姊妹。所物色者。詞華之士耳。行將作貳臣爲萬世羞。妾恐後世謂吾輩無一人能物色英雄者。故欲附託於君。以傳耳。楊乃起。取索欲自縊。柳止之曰。君爲明朝臣子。寧可不具衣冠而死。爰爲之沐浴更衣。而後縊焉。楊死後。柳乃莞然曰。吾願畢矣。亦引頸就刃而殉。

奇童

闕名

虞初志補
初 志 補

練塘某邑之一鎮也。一日有一異僧至其地。手托鐵鉢。大若斗。重數百斤。往來各店舖。強求佈施。數皆由僧自定。以店之大小而異。得卽置鉢中。若不與。或不能如其所欲。僧卽置鉢櫃上而坐其旁。以槌叩鉢而號。必如數以與之。始肯他適。以故各店皆畏之。一日僧偶過某典舖。持鉢而入。乞化百金。當中人駭而勿與。僧乃置鉢於其櫃上而叩之。聲震耳鼓。當中人殊惡之。然知力不敵。皆相視不敢與較。乃與之十金。令去。僧不顧。叩鉢號如故。已增至五十金。僧仍不爲動。必償所欲。乃肯去。於是當中人乃大窘。已而有童子自內出。年約十四五。相貌殊不惡。而二目閃爍。露英銳氣。童子魯人。蓋當中學徒也。居此方踰年耳。童出見僧坐櫃前。擊鉢而號。如誦經咒。庭前觀者如堵。復視當中人。則皆面面相覷。不知所措。童子大奇之。不解其故。陰詢其伴。其伴以告。且曰。僧自云有能舉彼

鉢者。彼不敢更求金。當立去。否則必得百金。乃止。不與弗去也。夫以如此大鉢。重踰百斤。而又實之以錢。誰復能舉之者。終當與彼百金。方可使之他適耳。童聞言無語。至僧立處。以一手提鉢。立擲之。鉢墮於石。碎然一聲。火星爆出。鉢碎爲二。錢乃四散。人皆大驚。而僧爲尤甚。初童在當中。溫雅若處子。遇事不多言。事上循循有禮。以故人皆愛之。而不知其竟有此神力也。及見其擲鉢。乃大奇之。自愧無目。乃不能於事前識之。時僧見童碎鉢。目注之者再。已乃合掌而言曰。郎君如此年紀。乃有爾許神力。貧僧甘拜下風矣。若不嫌棄。請至敝刹一遊。貧僧敬富奉陪。童聞不答。但微叱之曰。速去。毋多言。僧曰。既不枉駕。僧亦不敢相強。明年今日。當拜君之賜。言畢。拾其碎鉢。懷之而去。於是觀者盡散。莫不驚童之勇。而典舖中人。則尤喜懼各半。喜者喜僧之已去。而懼者懼明年今日。僧將來此復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激戰之下。難免不遺累他人也。因勸童急歸。

虞 初 志 補

童恐不敵。亦以其言爲然。乃束裝而行。方治裝時。衆見有小囊一。中累累然皆鏢也。童竟取而懸之腰間。衆問童曰。亦善此否。童曰。學之而未精也。聊以備非常耳。衆請試之。童初不允。衆固請始諾。乃立的於數十步外。童取鏢擲之。三發而三中的。衆皆稱善曰。有此長技。何懼彼僧哉。僧若至此。正當一鏢殺之耳。童曰。未易言也。彼僧殊非善類。恐正不易勝耳。歸時。尙當格外小心。庶不爲彼僧所算。言已。衆復稱善。童乃復取軟鞭一條束之腰間。遂別衆而行。於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於路辛苦。自不待言。既抵山東境。童以爲遂無事矣。防備之心稍懈。一日。因貪趕路程。遂致錯過宿頭。四顧荒野。無處可歇。仰視天日。則夕陽西下。羣鳥歸巢。蓋將晚矣。童心慌。自悔鹵莽。不早宿。乃有此厄。不得已。仍向前行。已而至一樹林。巨橡千百。臃腫無度。虬枝怒擎。如龍之舒臂。童行至此。頗有戒心。時日已下山。天色昏暗。是於月色朦朧中。隱約見樹林中有人行動。知必有

異。乃以手撫囊。緩步而前。去林數十步。忽聞唿哨一聲。林中突出十餘人。皆長大漢子也。其爲首一人。卽昔日托鉢求化之僧。手執利刃。兇概凜然。童一見卽識之。而童之相貌。僧亦已繪之腦海。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睜。僧一見童。卽怒罵曰。爾今遇我。當不外無死法矣。爾昔日碎我鐵鉢。辱我於大庭廣衆之中。我方欲得汝而甘心。今乃自來送死乎。可速跪求。或只赦爾一命。否則來時有路。去時無門矣。言已。揮衆直前執童。童知不免。遂不發一語。取鏢向僧擲之。僧見鏢來。急避。遂中其旁騎。倒地而斃。僧見之愈怒。奮躍而前。童取第二鏢擲之。僧急格之以刃。鏢墮於地。而三鏢繼至。其疾如飛。僧急側首避之。鏢中其耳。鮮血淋漓。滴滴下墜。時童見三鏢俱不中僧。心乃大慌。然事已至此。退亦無路。乃取其鞭迎之。僧揮衆俱上。童力戰衆人。漸覺不敵。方欲遁逃。忽見僧阿呀一聲。仰面跌倒。童乘勢擊之。遂殺僧。然竟不知其何由倒也。僧旣死。衆遂大奔。童亦不

虞 初 志 補

追。細察僧屍。見其胸前青腫。知爲彈丸所傷。於是童始悟僧之所以大叫而倒也。乃四顧尋覓。冀得救已者而謝之。而四顧寂寥。竟不見有一毫踪影。童復大呼。請相見。亦竟莫有應者。童心大疑。竟不知救之者爲何人也。已而見是處荒野。不可露宿。遂復向前行。至於旅邸而止焉。踰三日。遂抵舍。至則父母已俱亡故。家中僅一姊存耳。釋裝而後。童乃告其姊以歸家之故。且語以所遇。弟不得一彈之助者。今世當不復與姊相見矣。然竟不知救弟爲誰。弟心蓋至今猶悶悶也。其姊問之曰。爾遇險在何時何處。童具告之。其姊聽之。若有所觸。已而微顛其首曰。其殆是乎。童詰之曰。姊殆知救弟之人乎。其姊笑而不答。童曰。弟知姊素善彈弓。救弟者。其卽姊乎。其姊曰否。是烏能者。余不出門。何能救弟。救弟者。自有人在。非姊也。童曰。然則救弟者果爲何人。姊必當知之。其姊曰。然少頃當告汝。童固叩之。其姊始曰。是或汝姊夫所爲耳。童驚曰。姊豈已嫁乎。何

弟竟不之知也。姊於何時嫁得姊夫。姊夫爲何如人。今又何往請得相見乎。姊答曰。此事甚長。非一言所能罄。少頃當盡以告弟。至於姊夫爲何如人者。弟見當自辨之。童因復問相救事。其姊曰。此事余亦未能確定。不過妄測耳。彼自云於某日某處見一童爲羣盜所圍。危迫殊甚。因發一彈以死其魁。遂出之於險云云。余按其所言時日地方爲弟所言者相合。或彼所救者卽弟耳。頃之顛頭微笑。卽爲此也。言時忽有一人自外入。手執野昧。身荷彈弓。精彩奔弄。望而知爲好身手也。其姊見之。卽指謂童曰。此卽汝之姊夫也。復指謂其夫曰。此卽我之弟某也。嚮在某處爲學徒。今始歸耳。童與其姊夫相見畢。卽叩以某日某處以彈彈盜事。且曰。弟不得姊夫一臂之助者。今已魂歸地府。與先父母共處矣。其姊夫聞言訝曰。是日爲羣盜所圍者。乃卽弟耶。幸有兄在。否則弟亦危矣。童復起謝。已而復叩其姊以嫁事。其姊赧然答曰。予自父母俱沒後。獨居一室。殊

虞 初 志 補

覺淒涼。一日偶至郊外射鳥。見汝姊夫以彈彈鳥。應弦而落。發無不中。心殊愛之。因與較藝。爲所敗。遂以身許之。成婚方及一月耳。弟若早至一月者。猶及見婚禮之舉行也。言已。復曰。吾弟遠道來此。腹當飢矣。貪與弟談。遂至忘却。今當爲吾弟治餐。言已。遂取其夫所得之野味而入。於是置酒陳肴。相與歡飲。既皆醉飽。遂各入室而寢。至夜半。屋後忽起火起。童醒見火大駭。亟呼其姊。遂各披衣而起。嗅之。有硫磺氣。知必係小人放火。遂分道逐之。已而童與其姊夫各執一人歸。詢之。卽惡僧之徒黨也。初衆見僧爲童所殺。蛇無頭而不行。遂各四散奔逸。及見童行。乃陰隨之。欲於路下手。又恐不敵。反爲所殺。故徑隨之至此。及童歸。乃陰集其衆。思乘夜縱火。悉焚殺之。以爲其首領報仇。火起。又爲童所覺。起而逐之。遂至被執。且謂僧黨甚衆。皆將爲之復仇。云言畢。因乞赦。童姊曰。是豺狼也。不可縱。縱之必爲人害。不如殺之。以絕後患。遂以刃殊之。取其屍投諸水。

乃相與謀曰。是處已不可居。何不棄而之他。遂取其物之未被焚者。徙至山中。後竟不知所終云。

同命鴛鴦

孫靜齋

翠翠姓劉氏。會稽民家女也。生而穎悟。通文墨。父母不奪其志。令就里塾。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定揚。與之同歲。亦聰慧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爲夫婦。二人亦私自許。稍長。尤工於針黹。性柔順。事親能先意承志。以是雙親愛之。若掌珍。女心旣慈婉。而容尤妍媚。雪膚花貌。艷絕人寰。里中人無不嘖嘖羨之。已而年旣長。翠翠不復至學。父母爲其議婚。輒悲泣不食。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西家金生。兒已許之矣。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家門也。父母不得已而聽焉。然則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門戶甚不相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貧辭。慚媿不敢當。媒曰。劉家女。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貧辭。是違背其誠意。

虞 初 志 補

而錯過此一段好姻緣也。今當語之曰。寒家有子。夔知詩書。貴宅見求。敢不從命。但篋門圭竇之人。安於貧賤久矣。若責其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之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論財嫌貧。非道也。吾知擇壻而已。不計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至彼。必不能堪。莫若贅其子入門可也。遂卜日結婚。凡幣帛之類。羔雁之屬。皆女家自備。迎壻入門。二人相得之樂。雖翡翠之在赤霄。鴛鴦之遊綠水。未足喻也。未及一載。洪楊之難作。江浙諸郡盡陷。女父母挈之倉皇出避。女以足纖不任行。金生左右扶持之。猝遇寇至。不及逃。被劫而去。從此如逝水桃花。杳然無跡。及寇去。里巷中人聞其事者。莫不嗟嘆。數年。道途始通。行李無阻。金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願求其妻。誓不相見。則不復還也。金生往來江湖。備經險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然而此心終不少阻。草行露宿。丐乞於人。至江南。聞翠翠已爲學使者某所得。乃

佇立門牆。躊躇窺伺。將進而未能。欲言而未敢。闔者怪而問焉。生曰。僕浙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署。今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耳。非有他也。闔者曰。然則汝何名姓。妹年貌若干。吾得一聞以審其虛實。生曰。僕姓劉名金定。妹名翠。識字能詩。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闔者聞之曰。署中果有劉姨。亦浙人也。年二十餘。識字。性又慧巧。主入已寵之專房矣。汝言信不虛也。吾將告之於內。汝且止此而待。遂奔走入告。須臾。令生入。學使坐於廳上。生拜而起。具述其由。學使信而不疑。卽命僕暨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一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不能措一詞。但悲傷嗔咽而已。學使曰。汝旣遠來。道途疲倦。可且于署內休息。吾當徐爲之所。卽出新衣一襲。令其服之。并以幃帳衾席之屬。設於廳左小館。令生居焉。翌日。謂生曰。汝妹旣能識字。汝亦通書乎。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爲業。以書爲本。凡

虞

初

志

補

六經羣史諸子百家。涉獵盡矣。又何疑焉。學使曰。吾書啓盈案。乏人裁答。汝便處此充一記室可也。生明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處於署內。益自檢束。應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學使以爲得人。待之甚厚。然生之來也。本爲求訪其妻。而自廳前一見。不可再得。闔閣深遠。內外頗嚴。思欲一達其意。而終無間可乘。荏苒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夕起。白露爲霜。生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題於片紙。折布衣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告之曰。天道已寒。吾衣甚薄。望持入付吾妹。命其拆而縫之。將以禦寒。小豎如言持入。翠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爲一詩。亦縫於衣領之內。付出還生。生得詩。有生不相從死亦從之句。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但愈加抑鬱。遂感沉疾。翠翠聞之。請於學使。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而逝。學使憐之。葬於某山之

麓。翠翠送殯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衾席。將及一月。一日告學使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郡。舉眼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病必不起。死後乞埋骨兄側。使黃泉之下。庶有依託。不至作他鄉孤鬼也。言盡而卒。學使不違其志。竟附葬於生墳左。宛然東西丘焉。

黃陶菴先生軼事

孫靜齋

黃陶菴先生少有盛名。館於同里侯氏。以道義相切劘。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意旨。侯力爲勸駕。黃意不悅。強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黃。黃詢唱者爲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

試點筆焉。陶菴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孟陽曰。此何傷。我亦偕諸君子和之矣。陶菴曰。先生耆年碩德。與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諸君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清耀則斷乎不可。孟陽慚退。先是先生曾館某撫軍幕府。有邑令聞先生在署。橐數百金賂先生父。令致書俾爲之左右。先生復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尙何以養父乎。其自命剛正如此。忠孝大節。豈臨時激於意氣者所能爲乎。

陳將軍畫像記

闕名

公諱化成。福建同安人。由行伍官至金門鎮總兵。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內犯。朝廷特調公江南提督。守吳淞口一年。夷艘遊弋海口不敢進。時議以夷目就撫。廣東將撤防。公猶笑曰。犬羊有信哉。留本鎮兵弗去。冬雪盛。數日夜積平地數尺。海壖嚴寒。公時棹小舟。往來海濱風浪中。或踏雪行營。撫士卒。軀煦如家人。

軍中呼陳老佛。而是時定海再陷。賊進據鎮海。總兵謝朝恩欽差大臣裕謙相繼死。吳淞左右民恃公在。獨晏然。明年夷陷乍浦。江南始震。大府集各路兵至。夷窺內洋。我師却之。番舶盛來。橫海袤十餘里。於是公與參將周世榮守西砲台。徐州溧陽安徽河南各路兵分守教場及城東北川沙營。參將崔吉瑞守東砲台。公夜與周世榮語曰。吾兩人福皆不薄。周慳然。公笑曰。詰朝功成。吾與汝受上賞。不然。吾兩人亦俱不朽矣。豈非幸哉。明日夷船排江進。公督戰。自明至日將中。擊夷船五。又二火輪。賊不得進。望見城內大府駐軍旗纛。舉砲擊之。徐州總兵王志元先走。教場兵西奔城東北。及東砲台亦全軍遁。賊併力攻公急。周世榮欲奔。公拔劍將斬之。周逸。賊登岸。槍銃雨集。中公顛復起。猶手自然巨砲。傷重噴血暈而死。同殉者把總許印福守備龔齡增。以下八十餘人。嘉定令練廷璜募公尸。獲積葦中。命工繪像二。一吳淞民留祠之。一歸練君。今此本乃

自練君所摹出者。公之鄉人。陳君金城出以命記。公死十日。練君始得公尸。面色如生。故令摹狀。其鄉人識公者見之。皆雪涕云。公之卒。誌狀闕如。陳公既爲公神道碑。而其事不詳。嗚呼。自英吉利內犯。連兵海上數年。吳淞之役。凡江南北人。皆謂陳將軍一軍猛勇。可得捷而竟敗死。吳淞敗而江南幾危。於是東南海疆。夷舶所經。披猖幾盡。朝廷始慨然而用撫矣。今瞻公像。慘然悲之。乃據吳淞士人所謂公表忠傳而參之傳聞。以記其事。

咸安橋記

張鈞衡

距南潯西北十里許。近荻塘北塘間。有河焉。南北橫貫。沿河而居者。村落以十數。河之北口。有橋曰河泥。載在邑乘。由來舊矣。宣統初。橋圯。村父老謀新之。奔走勸募。款終弗集。會村人有傭於余家者。問爲先室徐夫人道其事。夫人慨然曰。甚矣人之不知務也。夫橋所以便交通。非若塔寺庵觀之建。實其興廢無與

於人事者比也。今僧尼募化。人輒百方以應其求。而於關係重要之橋梁。則任其傾圮。莫之或顧。崇虛而昧實。甚矣其不知務也。爰請於予將罄儲蓄。斥簪珥以營之。予聽其言。亟贊成焉。翌日。召村之首事者至。詢所需。則以千二百金對。夫人告之曰。若嗣今無屑屑他募。橋工雖鉅。予獨任之可也。皆大喜而去。於是鳩工伐石。經之營之。址仍其舊。而工堅於初。平石三澗。高亦視昔有加。經始於宣統二年八月。翌年十月工竣。乃橋成而夫人已前卒。村人感嘆。謂斯橋微。夫入之力無繇成。擬易以夫人之名。以示弗諼。余固辭。遂定今名。卽所稱咸安橋也。夫先王之政。徒杠輿梁。歲有常經。爲上者旣設官以專理之。故其民亦皆能急公好義。趨事赴功。不勞督勸。自王迹息。而人心日卽於苟。且以爲事關公衆。無庸一人爲之汲汲焉。遂相率觀望。而不知人與已卒交蒙其害。人誠公其心以處世。歲節其無謂之費。而費之於此。將見靡川不梁。尙何徒涉之爲病哉。予

既幸斯橋之成。又傷夫世之廢而不舉。有類斯橋之初無人焉。肯力任其難者。蓋不知凡幾也。然則余於夫人之逝。能弗彌致其悲悼也乎。爰記之以諭世之談公益者。

蒲君作英墓志銘

沈汝瑾

浙西山水區。士多以才藝聞達於四方。而蒲君獨落拓不得志。以客死。君諱華。號作英。秀水。人性簡易。無所不可。善畫及草書。尤喜畫竹。諱老。不蓄鬚。問其年。常以五十對。寓滬上。與妓鄰。妓每多從學者。君誨之諄諄。如嚴師。少爲諸生。無資貢成均。遇歲試。一題作二篇。不耐楷錄。願代者。分與之。其書自謂效呂洞賓白玉蟾神仙筆也。君與浙中吳倉石秋農及何熙伯交最密。廿年前。君携倉石書歲莫來訪。遂下榻。風雪蕭寥。晨起遊山。夜歸。然兩巨燭作畫。解衣盤礴。頃刻數十紙。復草紀遊詩。強予和。漏三下不休去。仍止滬上。約復來。卒不果。辛亥夏。

倉石言君已卒。君素無疾。前一蹶。幾隕。旋健如初。一夕醉歸。寢不起。羣走視。氣已絕矣。蓋年老齒豁。用泰西法補之。所補牙鯁於喉。格格不得出入。竟以溘逝奇矣。先是秋農卒。君書來深嗟悼之。而不意君亦卒。哀哉。倉石又言。幼時卽聞君名。交君垂四十年。計其壽殆八十餘。初有妻。化去。無子女。一族姪扶櫬歸。葬某鄉之某阡。倉石與何君輩經紀其喪。屬予爲之銘。銘曰。

平生畫竹與可師。歲寒傲雪凌雲姿。年臻耄耋心嬰兒。醉眠忽賦游仙詩。鴛鴦湖上土一抔。魂遊歛浦其來歸。魑魅罔兩安敢窺。籜龍盤盤護風雷。

紀洪北江先生視學黔中事

阮崇德

先生諱亮吉。陽湖人。乾隆五十七年冬。視學貴州。終日坐堂皇。試士。評鷺甲乙。弊絕風清。試各府。拔高等生。調入貴陽書院肄業。歲捐俸金助膏火。購經史子集諸有用之書。俾資誦習。歸省則自課之間。延入署。飲饌教誨。示宏獎焉。甲寅

虞 初 志 補

乙卯兩科。院生中式至五十餘人。內如胡吏部萬清。花給諫杰。黃大令鶴。何編修應杰。強工部本枝。邱編修焯。翟編修錦觀。徐進士時英。蘇大令廷葵。焦進士承煒。劉進士煜兄弟。賀進士世清。其尤著者也。自餘則領鄉薦。登拔萃科。五六年間。無仍爲諸生者。先生謂黔中巨川數十。皆見于漢書續漢志。山經水經注。嘗病唐宋以後。沒于苗蠻。徇土俗以承譌陋。卽郭子章黔記。田雯黔書。亦皆不尋源流。其失與方志之俚鄙等。迺討證昔聞。加之目驗。箸貴州水道攷三卷。得紀游詩。及雜文百五十餘篇。又以貴陽官署各居一山。而學使署在平地。且狹隘。乃增署後屋舍。卽今廳事。西紅香館。聽雨篷。曉讀書齋。千葉連臺。是也。至古州。與總兵彭廷棟。同知孫鑑。游五榕山。入諸葛洞。時方仲春。百卉齊放。田中菜甲亦作花。彌望一二十里。如黃金。沿路諸苗寨。合隊出迎。男衣黑襜褕。插雉翎。吹蘆管之笙。女五文衣。錦緣斑斕。繫百褶裙。銀環飾頸。晚至驛亭。必東西列亭。

下。聯袂踏歌。先生以繡荷囊。及白金犢之。乃去。先生嘗云。江南無此春景也。其紀事詩。有歌管初停舞袖忙。燭花紅處勸飛觴。前身合是梁間燕。猶著烏衣入畫堂之句。黎平府以歲科並試。留四十日。乃行。歷游南泉山。少儕洞。獅子崖。諸勝。奇麗皆目所未睹。先生幸有紀游詩。文在其集中。

追和祁瓊孃絕句

番禺女士梁靄

東莞詩人簡東洲。少日讀書邑之盂山。曉起散步林莽間。見有斷磚書二絕句云。幾株山樹露盈盈。總是愁人淚滴成。試把愁心問明月。今宵明月爲誰明。對妝鸞鏡舞山花。暮倚長松樹作家。風伯不知愁思苦。山頭夜夜起悲笳。末署祁瓊孃題。一時和者甚衆。居梅生先生。今夕庵集中。有追和二首云。墨痕黯黯淚盈盈。欲擬愁心賦不成。偏是離人眼中樹。露寒月冷最分明。游人爭踏野棠花。花底難尋紫玉家。分得清愁無着處。年年替汝怨悲笳。

演遊仙

居 巢

虞

初

志

補

里有女覲。自言隸役神仙官府。每三月餘一值役。至期扃室僵臥。三日夜。所隸所司。戒不得洩。但云上界不異人間。嘗見高明達尊。壺觴清燕。亦復追慕古昔。慨嗟今前。謂運會升降。純漓樸澆。不復可返。唏噓久之。又云神仙亦有家人。生理嗔喜瑣屑事。惟服食輕清。則非人間所有。而人間物產精華。亦復羅列。獻進餽遺。亦必珍重。蓋亦異矣。覲年少貌美。好修健談。獨嗜杯杓。予既悅其婉變。又喜聞幽怪恠恍之事。輒謀酒就之。每得新創。記以韻語。言非一時。紀非一事。故拉雜無次。彼言不馴。此實耳食之言。而文演之。故謂之演遊仙云。虛無縹緲。妄言妄聽。或無罪焉耳。詩云。造物爭于卓。異知極窮雕鏤。付生機。天官着意求祥瑞。混沌杳如麟鳳稀。員嶠宮中待撰銘。臨軒刻暑較修文。不愁五色迷衡鑒。試聽雲階擲地聲。來年金母鬢微霜。醉看麻姑黑髮方。却累青鸞雙翮羽。朝朝南

虞 初 志 補

海窺蒼陽。仙山樓閣浪淘沙。滄海橫流實可嗟。莫謗葛洪營兔脫。遠求句漏爲丹砂。蓬島浮來左股馴。浪龍啞虎擁羣靈。洞天誰占朱明好。不管人間有陸沈。神君宛若兩眉青。耳畔垂簪學上真。莫漫人間兒女子。手揮雷與踏星辰。巽女如珠百事乖。玉皇擎去復擎來。年來弱腕勝刀尺。紫鳳天吳恣剪裁。官府羣真位業真。百司環拱擁句陳。舊時輔弼人間選。魏宋姚張記得親。十真女玉想輕軀。時向屏風習步虛。試躡蝶翎飛得起。控來喚作玉腰駒。瓊樓玉宇五雲端。修到神仙特苦寒。共說人間羨天上。不知天上憶人間。敕拔長鯨海上牙。風曹雷部徹霄譁。天廚近少屠鯨手。判抵龍王食料蝦。人間不少地行仙。祕籙靈符有別傳。赤口當空賣雷雨。還山償得酒家錢。舊圖新樣亂如麻。天圃司花別有術。妙手都如殷七七。能教頃刻樹開花。釀雲鍊露總新鮮。氣質雖殊一味甜。豈但不知煙火氣。也無辛苦與鹹酸。

虞初志補卷八

虞初志補卷八終

虞初志補卷九

鄧水 姜泣羣編輯

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薛福成

同治八年夏四月。福成自江南如保定。道出山東。時余弟福保在巡撫宮保平遠丁公墓府。福成就謁公。公留之宿。與語天下事。逾二旬不倦。將別。公歎曰。方今兩宮垂簾。朝政清明。內外大臣。各職其職。中興之隆。軼唐邁宋。惟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往歲恭親王去議政權。頗爲所中。近日士大夫漸有湊其門者。當奈何。有間復言曰。吾聞安得海將往廣東。必過山東境。過則執而殺之。以其罪奏聞。何如。福成與福保同對曰。審如是。不世之業也。其難如平一劇寇。功尤高。然布置欲豫。審幾欲密欲斷。否則不惟賈禍。亦恐轉益其燄而貽天下患。公頷

虞 初 志 補

之。其秋。安得海果出都。公卽奏聞。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安得海矯旨出都。舟過德州。僭擬無度。招搖煽惑。聲勢赫然。著直隸山東江蘇總督巡撫迅遴幹員。嚴密擒捕。捕得卽就地正法。毋許輕縱。而丁公初具疏時。聞安得海已南下。亟檄知東昌府程繩武追之。繩武躬簪屨。馳騎烈日中。踵其後三日。不敢動。復檄總兵王正起發兵追之。及泰安。圍而守之。送至濟南。當是時。朝旨尙未到。而安得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織辦龍衣。廣東汝等自速戾耳。官吏讐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論殺之。雖獲重譴。無憾。知泰安縣何毓福長跪力諫。請少待之。會朝旨亦至。乃以八月丙午夜。棄安得海於市。支黨死者二十餘人。籍其輜重。得駿馬三十餘匹。黃金珠玉珍寶稱是。皆輸內務府。方丁公奏上朝廷也。皇太后問恭親王及軍機大臣法當如何。皆叩頭言。祖制太監不得出都門。擅出者死無赦。請令就地誅之。醇親王亦以爲言。命既下。天下交口稱頌。伯相合肥李

公閱邸鈔。矍然起。傳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公語福成曰。吾日疾已數月。聞是事。積翳爲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烏虜。自古宦寺起細微。干朝政。憂時者或出死力與之角。角而不勝。身撻其毒者。相隨屬也。或至罪盈惡積。神人交憤。僅而去之。而天下旋受其敝。又或權力足以相勝。濡忍不斷。以釀大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丁公獨擿巨懸於萌芽之時。易如反掌。其忠與智勇。可謂兼之矣。然嚮非列聖家法之嚴。皇太后之明聖。與諸王大臣之匡弼。其安能若是神速哉。福成故謹書之。以俟後世之安天下國家者取則焉。

季懷弟云。敘述得體。文亦深得古意。造詣不在漢唐以下。

太監安得海伏法（庸盒筆記一則）

薛福成

予前有太監安得海伏法書事一篇。已選入庸盒文續編矣。茲再輯其崖略。補記於此。先是丁文誠公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密屬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

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新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爲丁公所怒。欲顯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撻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丁公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及丁公疏既上。兩宮皇太后召軍機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留中兩日未下。醇親王復諍之。同治八年七月某日。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盤二隻。聲勢烜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旗幟。帶男女多人。并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拏間。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山東江蘇直隸

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等人。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卽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儻有疎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既在濟南伏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顆。眞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歷城縣令爲安得海購地葬之。營一小墳。越數年。歷城鄉人有病者。忽爲鬼所壻。聆其口音京腔也。衆怪病者素不習京腔。環集問之。鬼自言安姓南皮人。在北京內廷供職多年。有要差赴廣東。留滯於此。寓屋數間。久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難住。煩諸君爲我稍加補葺。衆問到此後。曾回京否。答曰。吾曾回京兩次。宮中景象不異。曩時守宮之金甲神。因昔時習見吾面。不吾禦也。惟黃河難渡。往反不易。故僅行兩

次耳。衆往視其墳。果有兩洞。爲拾泥土補之。明日鬼復來埒病者。謝曰。煩諸君厚意。屋爲我葺。可勿漏矣。拱手而別。

處士崔君家傳

薛福成

咸豐之世。粵賊踞金陵。土寇蠶起。劫敗。宜興荆溪縣當賊衝。多峻山鉅谷。温台諸郡流民就墾其中。尤貧無籍者。乘間出沒。助寇作聲勢。縣令患之。謀請兵大府。盡逐客民。旣成議矣。處士崔君鄉居聞之。驚曰。是以一莠基百良也。彼雖非土著。皆客此數世。茹澹力作。爲子孫計良苦。一旦奪其田宅。此不殿之歸賊。卽逋嘯爲盜耳。與其兩弟謁縣令。力尼之。且請行保甲法。俾客民自察其奇袤者。縣遂無事。薛福成曰。自古患端起於至微。知之者隱忍不言。其禍卒至一發不可遏。今吉林長白山金匪。江西封禁山教黨。始皆設厲禁。空其地弗居。然愚民趨利。禁之不能絕也。不能禁而用虛文爲治。其地其民。且委諸法令之外。蘊姦

數。慝。爲。患。滋。巨。智。者。慮。患。之。未。然。壹。切。以。厚。民。生。爲。本。而。禁。惡。之。法。陰。行。於。其。中。此。與。民。同。利。之。術。也。崔。君。可。謂。勇。言。大。計。者。哉。君。性。樂。易。果。於。行。善。與。人。交。不。立。畦。畛。然。常。面。折。人。過。鄉。里。倚。勢。侮。弱。者。必。力。抗。之。其。尤。卑。賤。者。益。右。之。精。醫。術。時。出。神。奇。以。濟。病。者。值。歲。水。旱。設。廠。賑。饑。民。未。嘗。不。以。身。倡。勞。瑣。事。無。所。避。居。濱。湖。湖。口。有。蘭。山。進。出。水。際。里。許。行。舟。觸。伏。石。立。碎。昏。夜。尤。險。絕。君。謀。諸。里。黨。築。樓。樹。鐙。其。巔。山。下。有。小。港。二。鳩。傭。分。溶。俾。避。風。者。艤。之。港。純。石。爲。底。工。多。至。鬻。私。田。以。償。費。自。是。傍。山。行。舟。者。無。沈。溺。患。咸。豐。十。年。賊。陷。縣。城。縱。兵。掠。四。境。君。投。水。不。死。因。避。警。遠。徙。憂。憤。發。病。歸。遂。卒。年。六。十。一。子。徵。彥。與。福。成。同。年。友。善。福。成。每。從。問。崔。氏。先。德。於。是。歎。荆。溪。風。俗。之。近。古。與。君。好。善。之。篤。也。君。諱。書。冕。字。芝。青。荆。溪。縣。歲。貢。生。弟。書。黼。書。黻。皆。以。文。行。著。前。後。舉。於。鄉。兄。弟。三。人。自。爲。師。友。鄉。人。敬。信。縣。有。大。事。必。會。議。可。不。可。斬。便。民。而。已。雖。與。縣。令。意。相。

左不爲撓。令亦無以易之也。至今縣人稱其鄉族之公廉能任事者。必曰崔氏云。

書方烈婦事

薛福成

虞初志補

國子監生陽湖方恮。襄事畿輔通志局。以劬學溫文。爲同輩所賓異。遽遭疾卒。既歸其喪。其妻趙氏以烈殉。總督直隸伯相合肥李公爲奏聞於朝。旌表如例矣。而烈婦之父前知易州直隸州趙烈文。惠甫。甚悲其女。復貽書請記其事。惠甫世居陽湖。今僑寓常熟。烈婦其長女也。歸方氏。刻苦持家。慕禮義。如不及。一子長。綬甫六歲。而恮旅沒之音至。其父迎歸。徐告之。烈婦慟絕。良久乃能哭。以頭觸戶。將死。時方娠。其父戒勿辟踊。冀育次子。泣應曰。諾。遂不復言死。然平居與兄妻及妹言。皆身後事。密購毒藥。藏之枕篋。家人搜得。潛棄之。亦佯不省。如是者再。親故來勸勉者。亦不與深言。既生一女。衆咸不怡。微睨之。無戚容。曰。生

女亦善。使我無繫戀心。一日。乘家人熟睡。潛起趨後舍自經死。距聞赴百三十有二日。距免身八日。實光緒四年九月四日也。夫孝子刲股。烈婦殉夫。不可爲天下訓。以其事難責之人人也。然至性鬱結。一瞑不視。則其得於天者獨厚焉。行雖過中。不得謂之不賢也。嗟哉烈婦。奮身從夫。舉人世之事。無足以易其慮。此其中必有不如是而不自得者。惠甫於是爲有女矣。余故略加論次以塞其悲。亦以暴烈婦之志云。

登泰山記

薛福成

必置身高明之域。然後心與目不蔽於邇。有以發吾胸中閎廓俊邁之趣。所居彌峻。所涵彌遠。昔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非謂人之目力能窮夫天下之大。蓋以天下瑰竄之境。莫逾泰山。至此而襟懷超曠。與天無窮。雖極天下之大。不足以搜吾慮也。同治四年。福成參督師侯相曾公幕府事於徐州。公之道甚崇閎。

而不阻人以難陟也。其望則海內之所宗仰也。明年移駐濟甯。以巡閱河防。紆道泰安。觀形勢。遂登泰山。余與李榕中甫。黎庶昌。蒞齋。方宗誠存之。王定安。鼎丞皆從。四月既望。乘山轎。出郡北門三里入山。盤曲上躋。將四十里。經名蹟尤著者十數。皆縱覽徘徊始去。越南天門。折而東行。有碧霞宮。東嶽廟。又北上爲岱頂。即天柱峯也。山之大勢。桐城姚姬傳先生嘗記之。凡今登山。皆姚先生所循道也。僻不當道者俱不往。所歷未逮茲山百一。然其景之淑。氣之靈。各擅勝概。意象迥殊。則狀之不可勝狀也。余故弗著。方余未至南天門時。級道陡聳。巍矗天半。仰睇巖隙。白雲孤翹。歷階可升。不知所極。俯視則一線危磴。窈深莫測。目眩神駭。趨起却顧。屏息釋慮。鼓勇復前。俄登天門。道忽坦夷。異境頓闢。覩所未覩。方自幸嚮之不遽止也。迺趨岱頂。極目四眺。諸峯起伏環列。相背相倚。若拱若躡。皆如培塿。汶水東來。蜿蜒似帶。徂徠傑峙其上。高出羣岫。其巔髣髴可

及山半而郡城踞原野。殆如方罫。遙睇穹碧。渺若無外。俯視雲煙。瞬息變滅。然後知不登泰山之巔。不知衆山之非高也。人之自立。何獨不然。出埃壙之表。掃拘墟之見。斯萬物不能爲吾蔽。而物之殊形詭趣。莫遁於吾之所矚。蓋有形之高。不能常居。無形之高。不可斯須去也。是夕宿碧霞宮。四更後與蒨齋鼎丞趨岱頂東之日觀峯。候日出。風雨驟至。寒甚。良久雨止。極東紅光一縷。橫亙凝雲之下。俄而璀璨耀目。日輪晃漾。若自地面湧出。體不甚圓。色正赤。可逼視。其上明霞五色。如數百匹錦。顧視女牆。日景甚微。忽又不見。俟相以陰雨竟夕。未觀日出。笑曰。君等識之。天下事未閱歷者不可以臆測。稍艱難者不可以中阻也。越三日。馳還濟甯。遂爲之記。

方存之云。此題若仿尋常遊記。叙景雖工。譬之摹繪天地。難免挂一漏萬。必從登字著意。斯謂避寬就緊。然有姚先生登泰山記一篇。專美於前。益令後

人攔筆。熟玩此文。於姚記之外。別有發揮。寄旨深遠。壹切浮辭。刊落殆盡。惟其簡切。所以不磨。作文要訣。不過如是。

書涿州獄

薛福成

道光季年。涿州有富家婦謀殺其夫者。實用木器壓其喉。氣闕而殞。乃以組繫項。作自磔狀以聞於官。官馳往驗。謂洗冤錄凡自縊者。血廕直入髮際。八字不交。今此尸喉間有勒痕。與自縊者殊。疑有別故。既廉得姦夫主名。繫鞫之。具伏其平日與婦有私。及合謀殺夫狀。遂以絞勒定讞。論罪如律。是時刑部郎中滿洲耆齡公總理秋審處事。詳閱尸格。謂絞勒者八字必交。今究厥傷痕。明與絞死者殊。疑其有枉。欲以平反爲能。囚自知罪可逭。亦遂抵死不承。重賂宗親長老。連控於都察院。均保此婦行貞潔。力請直其謾。刑部彙覈奏上。是時宣宗恤庶獄尤劬。又懲治道馮。思一掃刮振勵之。特賞耆齡花翎。記名以道府簡用。

天語褒獎。且勉刑部司員。盡當法者齡。凡初讞是獄者。譴謫有差。並以良家節婦。橫遭誣讎。特敕有司。建坊旌表。於是者齡折獄明允之名。聞天下。不數年。涿人始共傳言。被旌之婦。已與姦夫自配爲夫婦。盡踞富家田宅有之矣。其婢僕亦稍稍出言。其舊主死狀。有流涕者。於是天下復知初斷是獄者之不誤也。然以案經欽定。罔敢有言者。齡旋出守廣信。未及十年。超擢兩廣總督。改福州將軍。而涿州所建之坊。至今巋然尙存。夫讞獄誠不易。而讞人命尤難。彼木器磕死之痕。謂爲自縊。與絞勒者。同一失實。然因姦謀殺。則原讞爲近之。聖人在上。仁心仁聞。彌綸寰宇。爲臣下者。未能承流宣化。俾底刑措。稍有疑竇。又不能盡心推究。轉令巨憝稽誅。以貽人口實。有司者之咎也。儻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邪。烏虜治獄之官。豈容稍有偏倚。意在深文。固失其平。意在平反。亦失其平。光緒二年。餘杭舉人楊乃武之獄。當時浙士在都者。議論洶洶。必盡翻前案。

虞 初 志 補

始嫌侯相左文襄公。嘗述涿州獄以語座客。其是非至今亦疑莫能明也。自後浙江州縣逆倫之案。上官鑒前事。皆以輾轉駁詰爲宕延計。兇徒無一伏法。而無辜證佐。往往十餘年不得釋。羈死囹圄者頗衆。竊謂事之不平。至逆倫之案而極。賴執法者先平其心。乃能劑不平者而使之平。若研之未審而遽欲平反。彼自謂平者。乃至不平也。葢至不平之事。復以至不平之心助之。充其極。不至釀至不平之禍。如近日浙江事不止。然平反者之初意。亦豈料其流極至此不平邪。彼其用心。不過幾微失其平而不自知也。是以古之善治獄者之宅其心。必曰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方存之云。此爲浙江楊乃武一案而發。作者在浙東。深鑒其流弊。暢切言之。殆與空談時務。及僅據傳聞。作文記事者不同矣。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薛福成

英倫四面環海。水氣和而得中。無嚴寒亦無盛暑。然邦人士之貴富者。咸以避寒暑遠徙。一歲中恆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涼之後。當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曠。去邑適野。舍業以遊。西士名之曰換氣。蓋都會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宣之。則氣清體健而百病卻。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癸巳七月之杪。余從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爲巨紳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氣養人軀體。尤善於郊坰清氣也。白雷登在倫敦西南三百餘里。乘火輪車約熟五斗米頃。卽至。邦人士營此勝區。罔惜財力。歲異月新。有穹林以翳炎陽。有幽園以栽名花。有陡入海中之新舊二隄。以待遊者涵濡海氣。岸高也。則有升車以省紆繞。波平也。則有小舟以恣蕩漾。海岸上中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可納涼焉。余初來此。神氣灑然。如鳥脫樊籠而翔雲霄之表。所居高樓。俯瞰海濤。夜臥人靜。洪濤訇感。震耳盪

虞 初 志 補

胸滌我塵慮。少焉風止日出。波瀾不驚。西望遼。想像亞墨利加大洲。如在雲煙杳靄中。未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於是攜侶扶筇。任意所之。見有駛電氣車者。夷然登之。風馳雲邁。一瞬千步。製造之巧。愈於火輪。數百年後。其將行之我中國乎。俄而下車步往長隄。聽西人奏樂。披襟以當海風。或遙睇水滸。而羨鷗鳥之忘機。或旁眄釣徒。而憫衆魚之貪餌。於斯之際。蠲煩滌囂。心曠神怡。竊意世間所稱神仙者之樂。不是過也。晷移意倦。浩歌以歸。歸而倚枕高臥。亦得佳趣。夢中如遊蓬古之世。既覺。偶晞窗外。海景奇麗。皜曜萬里。恍覩金碧世界。蓋日將西匿。倒景入海也。無何。暝色已至。秉燈朗誦杜子美詩十餘首。以暢余氣。如是者旬餘始返。其所訪諸名蹟。尙多不盡記。余自春初期滿未歸。羈懷惘惘。悄焉寡懽。今而知天與人以自得之趣。隨地可以領會。初無遐邇之別也。夫誠默體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將焉往而不樂哉。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記。

書江西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薛福成

虞 初 志 補

昔者中興將相之崛起。楚淮諸君之驅除勅寇。如風掃籬。如山壓卵。其間偶以中材邂逅從軍。依末光而躡青雲者。何可勝道。若楚淮諸賢。未得志以前。力扼要衝。百戰以摧寇讎。俾不得縱橫四出。其威名尤著者。莫如向忠武公榮。張忠武公國梁。次則忠勇公吉爾杭阿。亦復樸勁奇偉。奮志滅賊。數公英略。不亞楚淮諸賢。相繼撐持危局者。殆七八年。祇以風氣乍開。天時未至。不幸中道淪喪。所部將士。前後覆沒。靡有孑遺者。近十萬人。忠義智略之士。未竟厥施。躬冒大難。斷脰決腹。一瞑不視。而湮沒不彰者。豈少也哉。如余所知江西候補同知祝君。亦其一也。君諱錫勳。字襄輻。世居無錫。生有孳性。事親孝。輕財好施。亦喜談兵。咸豐五年。援例以通判赴江西候補。道出鎮江。適巡撫吉爾杭阿公駐師九華山。君獻策和門。且輸礮彈五萬斤。吉公檄領健勇營。旋隸總統張忠武公部。

虞 初 志 補

下兼領武奮營。從克丹陽。旬容等城。叙功以同知卽補。八年七月。率所部二百人。聯絡民團。駐守漂水。賊不得逞。九月。總兵虎嵩林兵潰。賊衆大至。君巷戰。不勝。死之。賊焚其尸。年僅三十二耳。越十有三年。縣局采訪忠義。達諸行省大吏。以聞於朝。始獲卹廕如例。嗟夫。奇傑之士。思乘時建樹一也。或憑藉有基。勳業爛然。或運會不諧。功敗身殉。遭逢旣已懸絕。傳不傳尙未可知。名之顯晦。獨非命邪。雖然。祝君事猶幸見訪於縣局。而褒卹及之。其諸爲褒卹所不逮者。雖欲攷其姓名末由也。爰揭祝君以例其餘。爲彼懷奇負異而沈泯無聞者弔焉。抑又思士之履危蹈忠。瀕氣常留。其得於天地者獨厚。豈果以名之顯晦爲重輕哉。則雖沈泯無聞。謂之有聞可也。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甯事

薛福成

兵部尙書總督兩江沔陽陸建瀛。字立夫。以道光季年。由監司致大用。頗英銳。

任事。好談經濟。有蹇然當官之稱。亦稍結納賢士大夫。一時名流。如澈浦嚴正。基仙舫。邵陽魏源。默深。上元梅曾亮。伯言。元和陳奐。碩甫等。皆爲所羅致。又謹事當路諸公。得其驩心。諸公既驚歎其能。爭爲揄揚。由是聲望蹕起。眷倚日隆。天下有大政。益埤之。咸豐二年。粵賊出嶺。越洞庭湖而北。勢張甚。陸帥時在豐工。督辦南河合龍事宜。嘗從容語幕客。羣盜弄兵。無堅不摧。然實眇遠略。當今苦無任事者耳。因屬草疏。擬戰守事四條以上。文宗嘉之。諭令察度軍情。如必親往扼要調度。可卽酌量籌辦。不爲遙制。及令分飭文武大員於水陸要衝。節節嚴防。毋稍疏虞。陸帥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在小孤山設防。不如在上游黃蘄等處設防。上授爲欽差大臣。並賞還頭品頂戴。命江蘇巡撫楊文定馳守江甯。冬十月。陸帥由豐工還江甯。與將軍巡撫等會籌防務。調兵募勇。倉猝未集。上游羽書狎至。寇警日棘。乃以十二月庚寅。祀蠡出師。奏稱東西梁山。

及荻港。各需兵千人防守。請由江蘇安徽巡撫如數酌撥。從之。先是陸帥派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至是遴壽春鎮總兵恩長爲翼長。以濟師。俾率松江提標兵二千先行。陸帥自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員弁幕客乘舟溯江。倍道前進。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賊去武昌。盡銳東趨。俘男女數十萬。舳艫十萬。中江而下。新舊賊循兩岸。夾江分馳。當是時。海內承平久。武備日弛。綠營兵尤積疲不可用。陸帥兩次所遣進防老鼠峽之兵。皆畸零湊集。兵將不習。分數不明。既到防。檣舟江岸。並不度地爲營自固。綠營兵於濬濠築壘。亦本非所諳。偶或登岸操演。飾虛藝以炫衆。見者皆目笑之。聞賊將至。膽寒氣索。船已漸稀矣。乙酉夜。恩長與賊遇。麾兵進戰。中礮墮江死。師潰。陸帥先以十二月乙巳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已知賊棄武昌而東。乃命移舟上駛。逢潰卒。白恩長敗狀。從兵聞之。兇懼。返棹順流疾行。蓋距九江未遠也。今紀載家謂陸帥以丙辰

日抵廣濟之龍坪。不知龍坪在九江上游百餘里。賊於甲寅日已陷九江。豈有安行兩日。不遇一賊之理。此殆奏牘鋪飾之辭。非事實也。江西巡撫張芾駐守九江。亦引軍退。賊居九江五日。九江已空無人。賊無可戀。悉衆進躡安慶。陸帥連小舟。夜過小孤山。是時有標兵數百。駐營山椒。安徽按察使張熙宇督礮船泊山趾。名爲防守。衆固知其不足恃也。然小孤山兀峙江中。巋然爲東南屏障。其峯斜對南岸彭郎磯。南寬里許。北寬半里。兩岸縱礮。均及中流。彭郎磯背倚江濱。尤宜置堅臺巨礮。若使豫爲措注。憑要害。以格勅寇長驅之勢。即可徐籌戰守。相機截擊。而乘其敝。惟築臺製礮。非經營數年。不爲功。且必有精練陸軍及水師。互相聯絡。方收實用。無論當事者未見及此。即使知之甚明。復有其事。權才力。而賊勢如潮涌。如風雨之驟至。亦斷不暇辦此。則亦不能盡爲不辦者咎也。陸帥徑越小孤。不敢留標兵礮船。一夕不知所往。自是賊直躡瀕江數千

里如入無人境矣。陸帥乘肩輿過安慶城外。巡撫蔣文慶登陣問戰事。陸帥憑軾搖手曰。賊勢浩大。萬不可敵。蔣公邀入城同守。不聽。壬戌。賊陷安慶。蔣公殉焉。甲子。陸帥至江甯。隨行僅十七人。並兩舟而已。蓋自九江以下。水陸兼行。凡七晝夜而達會城。並撤蕪湖荻港板子磯防兵。歸東西梁山。聲言將親督廣艇暨舳板船。進防東西梁山。未及行。師船已不戰而退。將軍等致書趣令仍赴上游迎剿。不答。請結營城外爲掎角。亦不答。將軍等詣商戰守事。稱疾不出。凡閉閣謝客者三日。楊文定稱總督已歸。卽日拜疏。移守鎮江。於是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阿。副都統霍隆武。布政使祁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避寇狀。有詔陸建瀛前已革職。著交祥厚鞫問。委員解刑部治罪。楊文定革職留任。率同文武防守鎮江。祥厚兼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然驛程相距二千里。比奉詔旨。已在城將陷時矣。賊居安慶三日。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

去。仍留賊守安慶。丙寅。陷太平。庚午。陷蕪湖。辛未。福山鎮總兵陳勝光以水師迎戰蕪湖。衆潰。勝光中礮墮江死。壬申。賊前隊薄江甯。周視城外形勢。城上槍礮齊發。賊斂軍不動。甲戌。大隊悉到。聯營二十四座。賊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里洲。齎集蠶萃。莫紀其數。明日衆賊傳於城下。攜具仰攻。晨夜不息。兵民協力固守。聚寶門外米商自募練勇殺賊。賊將敗矣。城上開礮助威。誤中數人。練勇駭散。祁宿藻望見。憤甚。嘔血死。賊在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實火藥其中。二月乙酉日。震聲訇然。地雷發。城墮。賊驟登。第二雷又發。殪賊數百。官兵驩踊。獻馘領賞。守陣兵轉寡。賊大至。因調西北隅防兵。北響堵禦。相持正急。別隊賊門於水西門。噉嚙衝入。官兵潰。祥厚等退保內城。旗營男女登陣守禦。內城又陷。死者四萬餘人。忠勇公祥厚。果毅公霍隆武。壯敏公福珠洪阿。皆力戰死之。知上元縣劉同纓。公服坐堂皇罵賊。死之前。廣西巡撫鄒鳴鶴

虞

初

志

補

隨辦團防。亦死焉。前定海鎮總兵湯貽汾。浩休僑寓。從容賦絕命詩自縊。官民被驅脅屠戮者無算。陸帥乘小輿往謁將軍。還至十廟前。遇賊。叢刃斫之死。上命賞還籍沒家產。給卹典贈諡。御史方俊疏論之。乃撤卹贈。仍還總督銜。江南士庶追怨陸帥不能禦賊。浮議籍籍。謂陸帥實已降賊。建陽守備汪大臣稟報大帥向忠武公。謂望見陸帥首裹黃巾。與官軍接仗。向公訪城中逸出兵民。陸帥實於城陷時被殺。劾大臣誣讒上官。抵罪遣戍。賊既陷江甯。踞爲僞都。益縱悍黨四出。大江南北十餘行省皆爲之震撼。前後用兵凡十二年而始克之。嗚呼。何其失之易而復之難也。夫數百年一逢之浩劫。若有數焉存乎其間。或非人力所能挽回。當道咸之際。民不知兵。強寇竊發嶺外。其勢焱忽震蕩。是時楚軍淮軍風氣未開。臺臣武臣。但倚疲瘵。渙散傭丐充數之營兵。當彼黠悍方張之寇。譬若驅羣羊。咋餒虎。掇稿葦以燎於洪爐。至則靡耳。此由吏治軍政。錮習

積弊。釀於百年之間。其咎不在一人。亦非一手足所能爲力。即使中興諸賢。驟值此變。亦將束手。陸帥總督四布政司。權力最廣。受人責備亦最嚴。然總督之權。統轄綠營耳。彼闔境營兵。按其籍當不下十萬。而虛額頂冒去其半。守汛及武員私役。再各去其半。所以徵調半年。僅得數千人而止。此數千人者。皆未習戰陣。遇敵輒北。不啻竟無一兵。是總督亦徒手耳。以徒手之人。責其扞蔽江東西全境。庸有濟乎。嗟夫。膺天下之威柄者。負天下之指摘者也。陸帥狃於承平之時。憑藉國家寵靈。令肅風流。無嚮不濟。不悟兵事之難。須實有歷練。更非河工諸事可比。乃欲藉出境禦寇。塗飾庸衆耳目。上希寵眷。邀取軍符以爲榮。貿然一行。茫無布置。固無不僨事之理。向使陸帥於賊未出嶺之時。豫籌巨款。甄拔良將。募練一二萬人爲生力軍。以備迎剿。最爲上著。然此等深識遠慮。未可以責之陸帥。且賊蹤剽疾。亦實措手不及。其次則專駐江甯。就所有之兵與餉。

虞 初 志 補

力保會城。並在采石磯東西梁山相機堵遏。但能固守一月。待向帥大軍一到。可以不陷。乃計不出此。挈數千疲弱之師。進守鄰疆。不必守之地。而於部勒之規。控扼之方。策應之機。愷然不知爲何事。躬未到防。輒已敗潰。又復倉皇退避。窮日夜力狂奔。以爲民望。至使沿江上下將吏兵民。聞風逃徙。無一堅城。稍阻賊勢。既返會城。自慚喪敗。不與將軍等會議防務。以致城中無所適從。坐失事機。此其誤國殃民之大者也。蓋總督不出則已。既出而九江失守。惟有駐守小孤山爲死所。均之一死。較之死於江甯爲愈矣。陸帥不善自爲計。及既遁逃。失勢。威望埽地。官民交譏。殆無一事可爲。而其始則尤誤於遠出也。然則人生不幸。丁多事之秋。都崇高之位。苟無閱識以慮之。毅力以居之。其不至誤全局而自蹈僇辱者幾希。

往讀左氏春秋傳。暨司馬公資治通鑑。皆善惡並書。功罪互見。所以示後人。

法戒也。近世國史立傳。及私家誌銘之屬。意主揄揚其賢者。而擯絕其不肖者。由是關繫絕大之事。後人但有所取法。無所取戒。余謂戒先於法。雖有志之士。抗希曩哲。力補時艱。必有所戒。乃能有所法也。卽如沔陽陸帥之失陷江甯。昆明何帥之失陷蘇常。皆關繫時局之大者。措注一誤。萬事瓦裂。貽悔無窮。後之任大事者。皆當取以爲戒。然無甄敍其大凡者。再數十年。則湮沒無傳矣。初抵英倫。使務稍閒。輒追憶舊聞。旁稽雜記。纂厥要最。以備遺忘而資考鏡焉。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薛福成

兵部尙書總督兩江昆明何桂清。字根雲。家世微甚。弱冠入翰林。循資入選。而至待郎。督學江蘇。值粵寇擾江南北。頗屬幕客草疏陳兵事。糾劾疆吏之退縮僨事者。持論多侃侃。文宗奇其才氣。改官浙江巡撫。年未四十也。撫浙數年。

虞

初

志

補

通判徐徵。伎其同官王有齡之驟遷道員。訐告巡撫。獎薦不公。何帥奏陳顛末。語稍亢激。天子責之。引疾罷歸。已首塗矣。適闕兩江總督。上詢軍機大臣。此官以籌餉爲命脈。孰能勝任者。大學士彭蘊章奏稱。何桂清在浙江。餉徽州全軍。數萬人。未嘗闕乏。上韙其言。授兩江總督。彭相故與何帥同年進士。何帥頗謹事之。彭相亦傾心推轂。以謂夷難濟變。英傑者儔也。何帥復力薦王有齡。籌餉精敏。擢江蘇布政使。由是總督藩司。呼吸一氣。攬巡撫徵餉察吏之柄。有齡愈益發舒。巡撫趙德輒不能事事。移疾去。未幾。幫辦軍務提督張忠武公國樑。攻克鎮江。何帥以籌餉功。加太子少保。咸豐十年春正月。張公總統諸軍。攻克九江。何帥又以籌餉功。加太子太保。當是時。何帥渥承眷倚。慷慨談兵。訐謨輻湊。聲譽翔洽。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天下稱何胡兩宮保云。張公既克九江。進克上關下關。遂與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忠壯公和春濬濠築壘。

爲長圍以困金陵。賊渠洪秀全告急於江北皖南諸巨酋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李秀成等。秀成慄慄不如諸賊。最後起。頗狡黠。欲披官軍之勢。與其黨謀曰。官軍精銳。悉萃金陵。其餉源在蘇杭。今金陵城外長濠已成。官軍內圍外禦。張國樑又嗜曠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金陵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救之。我礪大營虛弱。還軍急擊。躡破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悍賊千餘。襲破涇縣防軍。遂陷旌德。二月。戊戌。進陷廣德。攻陷四安防營。總兵李定泰跳遁。賊由安吉武康直犯杭州。諸路同時告警。上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分大營兵勇五之二以畀之。玉良過蘇州。布政使王有齡留之二日。俾閱城垣。壬戌。賊陷杭州。將軍瑞昌等退保子城。三月。丁卯。玉良軍至杭州。與瑞昌內外夾擊。賊黨寥寥不耐戰。遂宵遁。官軍追復臨安孝豐安吉等城。何帥奏稱玉良受有齡密

虞 初 志 補

計。攻復杭州。上擢有齡巡撫浙江。已卯。和帥遣總兵熊天喜會秉忠率水陸軍。攻復長興。賊謂知大營。留兵愈單。由浙境風馳而西。陳李楊諸酋各挾全部。先後麀至。大會於東壩。乙酉。攻建平及東壩。皆陷之。進陷溧陽。圍金壇。先是金陵大營兵勇七八萬人。月支餉銀五十萬兩。皆取辦於蘇松常太及浙江之杭嘉湖甯紹諸郡。兩江總督駐常州。專主餉事。未嘗闕乏。故能撐持八年之久。及和張二帥益募壯勇。增築長圍。需餉有加。浙江告警。大營分兵馳救。驟加行費。浙江自顧不遑。餉亦不繼。糧臺收款驟絀。月短浙三十萬金。何帥馳書告和張二帥。請自後閱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頓兵日久。將卒雖習戰事。實已驕佚。酗酒狎妓。酣嬉無度。月支足餉。尙不敷用。及驟聞減餉事。則恨恨如有失。翼長提督王浚爲和帥所倚。把持軍政。藉勢侵剋。衆情蓄憾。互相傳播。賊若來攻。吾輩堅勿出戰。任大帥與翼長自爲之。賊欲圖大營。詭若將嚮蘇常者。以糜官軍。遣

別隊由溧陽逼宜與。進躡武進之夏溪隍里埠。烽火去常州四十里。王有齡將之杭州。己丑。如常州。議兵餉事。何帥奏令會辦軍務。庚寅。有齡調駐蘇之威武。振軍一千人至。辛卯。副將周天孚由浙江率數營至。大營新募潮勇數千。亦至自浙江。和帥先後調防守揚州之總兵馬德昭。及援浙之參將羅希賢。各以兵三千。往援金壇。何帥檄令德昭等援常州。遣天孚及潮勇往金壇。賊遽退出武進界。盡趨金壇。閏三月。丁酉。攻陷句容。自是大營後路斷矣。戊戌。張玉良全軍至常州。中途疊接和帥檄。調援大營。及抵常州。和帥連馳羽書。令箭調之。何帥曰。彼不知我欲守常州耶。留不遣。和帥復調馬德昭往援。亦不許。己亥。羅希賢一軍自宜興至。庚子。熊天喜一軍自廣德至。前後到郡兵勇二萬數千人。王有齡莅官浙江。何帥如失左右手。有齡由駟日發一書。爲何帥規畫甚備。戒勿離常州一步。且曰。艱難之秋。萬目睽睽。瞻大帥爲進退。一搖足。則衆心瓦解。事不

虞 初 志 補

可爲矣。有齡蓋洞見何帥癡結而鍼砭之也。是時常州無賊。何帥飛章報捷。奏陳常鎮軍情。凡常州宜興鎮江丹陽金壇爲路五。共需兵若干。統歸張玉良節制。自任力保蘇常。辭氣甚壯。何帥意在擁衆自衛。蓋已置金陵大營於度外矣。辛丑。羣賊悉詣金陵城外。進矚大營。大半多空壘。羣賊環攻橫突。死咋不退。副帥張公激勵將士。搏戰七晝夜。賊來益衆。餉又不繼。外無援應。諸軍能戰者多。留駐常州。九檄而不至。戊申。甚雨。雷電以風。大雪厚尺餘。寒甚。人多僵凍。兵勇連日譟至王浚帳下。索餉不得。則肆掠通衢。將吏不能詰。己酉夜。諸營火起。王浚部下先遁。和帥部下繼之。全軍遂潰。和帥及幫辦軍務光祿寺卿許乃釗。翼長王浚等。狼狽走鎮江。委棄餉銀鍋帳軍械無算。張公部衆尙未動。聞大帥已退。張公頓足曰。八年心力。墮於一日。憤激欲自裁。部將苦止之。明日。乃自殿其師。徐退至鎮江。賊不敢逼。何帥恐和張劾已也。亟致書慰勞。請移守丹陽。和帥

先至丹陽。遣熊天喜進營白塊。張公招集潰衆。越二日。統一萬三千人抵丹陽。俾總兵馮子材以萬二千人守鎮江。張玉良自常州城西南五里。袤至西北。結二十營。何帥奏稱丹陽以上軍務。和春張國樑主之。常州軍務。臣與張玉良主之。俟布置稍定。進圖漂陽。實皆空言也。何帥趣和張進援金壇。新敗之後。士氣不振。未及休養。賊已由金壇之珥村。繞出丹陽南路。馬德昭迎剿於奔牛。賊趨呂城。隔絕常州丹陽大道。熊天喜軍潰於白塊。自殺。癸亥。李秀成率賊十萬至丹陽。憚張公威名。未敢輕進。步步爲營。以造城下。張公開南門出戰。秀成望見徽志。人馬辟易。既潰。復集之軍。因連日索鍋帳軍械於常州。不能得。復大潰。賊按兵未動。張公揮親軍奮馳鑿之。潰卒塞塗。蔽隔不得前。賊溷入潰卒中。狙擊張公。創甚。猶手刃數賊。躍馬入尹公橋下。死。明日。和許二帥以十二騎奔常州。何帥聞丹陽失守。大驚。總理糧臺前按察使查文經希何帥意。挈諸司道薛

虞 初 志 補

煥王朝綸英祿聯銜稟請退保蘇州。何帥得稟牘大喜。卽拜疏言和春已至常州。軍務仍歸督辦。臣卽駐蘇州。籌餉接濟。紳民耆老數百人。卽夕執香赴轅門。跪請留常。文經諭之不散。執鞭之士出扶之。猶不退。何帥怒。遽令開洋槍縱擊。死者十九人。先是何帥密遣親軍護送其父及兩妾至通州。特張榜禁遷徙。並派兵嚴查諸門。紳民曰。彼置吾輩死地。自示不走。無非便其獨走之私。毋甯留之。俾與吾輩同死。夏四月乙丑朔。紳民復相聚遮留。聲勢益洶洶。何帥懼。微服由間道脫走。步行出東門。上馬。遇知府平翰。在城外巡徼。疑其追已也。手洋槍疑翰以嚇之。翰退避。乃怒馬絕塵馳去。從者待十里外。檣舟運河之壘。遂率親兵五百赴蘇州。查文經以護運餉銀爲辭。先一日登舟去。城中文武皆奔散。惟通判諾穆歡布兀坐危城中。諸軍聞總督已走。宵燿悉奔蘇杭。縱火劫殺。爲賊前導。惟張玉良尙在城外。爲守禦計。先燔附城民屋。軍士因肆剽掠。丹陽潰兵

繼之。賊隊踵至。丁卯。玉良赴西路。輅賊接戰。賊分隊由間道來襲城。守營兵叛。應賊。玉良率餘兵。退營無錫之高橋。城外民屋被焚者。既無可居。皆入城助守。糧臺尙存銀七十四萬兩。米鹽薪油雜貨稱是。紳士中一舉人一醫士倡議。擁通判爲城主。苦守數日。庚午。常州陷。通判及二紳死之。紳民遭屠戮者尤衆。以何帥禁遷徙故也。何帥至蘇州。巡撫徐莊愨公有壬不納。下令從總督者。毋許一人入城。遂劾何帥棄城喪師。暨親兵在道焚掠狀。奉旨革職。拏解來京。審訊。何帥次於濬墅關。和帥亦由常州奔至。自殺。何帥走常熟。紳民遞稟牘。謂常熟小邑。不足煩督府親駐。請免稅駕以召寇。何帥告以親兵乏餉。紳民致餉銀千兩。贖儀二百兩。約毋逗遛。檣舟三日。宣言當借洋兵。遂之上海。甲戌。張玉良禦賊於高橋。會合宜興守將劉季三退來之兵。苦戰一晝夜。兵敗復振。賊由間道繞出九龍山之西。襲陷無錫。玉良前後受敵。收餘衆退至蘇州。蘇州兵餉皆被

何帥徵集常州。稍有留存者。王有齡又挾以赴浙。徐公以撫標兵不可用。俾玉良入城助守。潰兵復爲內應。丁丑。蘇州陷。徐公死之。遺疏劾何帥蹙國殄民。玉良奔杭州。何帥奏稱和春溘逝。兵勇解體。大局搖動。非臣書生所能支持。得旨。平時侈談彼短。一旦決裂。不知認罪。猶以書生自居。可歎可恨。殊有愧書生二字。何帥簡任兩江也。軍機大臣長洲影相力薦之。金陵大營旣律。上慮蘇常必危。彭相輒奏云。何桂清駐常州。籌畫精詳。又有張國樑。張玉良。驍健絕倫之將。文武協力。戰守有餘。寇奚能爲。不數日。警報狎至。則蘇常相繼陷矣。上訝彭相言不讎。且無知人鑒。解彭相軍機大臣。尋自陳衰病。請致仕。許之。賊旣據蘇常。分黨長驅。數月間。連陷太倉。松江。嘉興。諸州郡。及杭州屬縣。惟鎮江。上海兩城。孤懸賊中。越一年。浙江全境遂淪於賊矣。夫粵賊長技。在批亢抵巇。多方誤我。善應之者。當厚集兵力。攻所必救。稍遣偏師能戰者。與彼別隊相角逐。稍久則

彼情見勢絀。狡謀自敗矣。且兵家之忌。莫患乎爲人所致。彼聲東則我分兵以東趨。彼擊西則我悉師而西驚。銳氣耗竭。根本空虛。倉卒之間。爲寇所乘。向和二帥圍攻金陵。皆坐此以致潰退。然當和張二帥徵兵之時。使何帥不撓其權。亟令張玉良馬德昭等能戰之師。倍趨兼行。併力掎角。相機運奇。遙張聲援。廣庀餉械。源源接濟。則勅寇可卻。大營可全。蘇常亦可保也。乃無事則籌略紛紜。臨變已張皇失措。一聞賊至。心隕膽破。明知大營萬分危急。稽留勁軍。置之無用之地。是誠何心。卒至老營勢孤。援絕。賢將精卒。併命同殉。悍夫驕兵。乘機鼓譟。大軍旣覆。常州遂危。輒復率先倡逃。不能爲一日之守。曩者被留之勁旅。轉瞬悉化爲潰卒。羣賊踵而驅之。勢如黃河奔流。一瀉千里。遂令東南都會。財賦輿區。爲豺虎窟宅者五年。荼毒生靈。全局震岌。誰之咎也。君子於是平情衡量。謂何帥之罪。浮於陸帥多矣。至若陷紳民以規自脫。殪父老以拒攀留。斯又陸

帥所不屑爲者。釁盈罪積。中外共棄。無地措身。爲天下僇。雖由護何帥者。欲爲解免。夫孰得而解諸。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薛福成

虞 初 志 補

總督何桂清棄常州也。巡撫徐莊愷公有壬嚴劾之。上命褫職逮問。乃由常熟奔上海。屢以激團練。購內應。謀復蘇州爲名。遷戲兩年。竟不就逮。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皆桂清舊時屬吏。夙所薦達者也。頗力庇桂清。合疏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後效以贖前罪。詔不許。薛煥奏稱嘉興軍營將士。請桂清馳往督剿。俟克復蘇州。再赴京伏罪。亦不許。言路論劾不已。給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寶第兩疏。尤懇摯明切。海內交口傳誦。同治元年夏四月。逮入刑部獄。是時蘇常紳民憾桂清尤甚。總辦秋審處刑部直隸司郎中余光倬。常州人也。實司定讞。引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斬監候秋後處決律。謂桂清擊殺執香跪留父老十

九人。忍心害理。罪當加重。擬斬立決。爰書既定。詔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議皆如刑部讞。諭旨復以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慎。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於是上疏申救桂清者十七人。大學士銜禮部尙書祁文端公。爲藻爲之首。疏引仁宗睿皇帝諭旨。刑部議獄。不得有加重字樣爲辭。不知此特就承平時尋常罪名言之。若身爲大帥。失陷封疆千餘里。則不當援此爲例也。又有工部尙書萬青藜。通政使王拯。順天府尹石贊清。府丞林壽圖。九卿彭祖賢。倪杰。給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祜。陳廷經。許其光。李培祜等。或一人自爲一疏。或數人合具一疏。其五人則余忘之矣。王拯。林壽圖之疏。最悞橫無理。祁公之疏。尤令人不敢指駁。御史卞寶第疏糾之。大旨謂道光年間提督余步雲。咸豐年間。巡撫青麇。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彼時祁篤藻爲軍機大臣。不聞有言。何獨於何桂清護惜若此。聞者頗以爲快。當是時天下無貴賤賢愚。莫不謂桂清

死有餘辜。卽十七人在廷會議。初無異言。自朝廷下慎刑之諭。輒思乘間翻案。然都中輿論。皆謂與桂清頗有深交者也。不則爲人本在下中。無是非之鑒者也。不則自謂與桂清同隸邊籍。篤守方隅之見者也。獨祁公與王拯石贊清以文章操守。雅負時望。乃亦蔽於阿黨之私。力戰公論。則君子不能無病焉。適會李文清公棠階以耆舊起用。爲太常卿。密疏言刑賞大政。不可爲謬悠之議所撓。今欲平賊而先庇逃帥。何以作中輿將士之氣。於是上意始決。李公亦遂遷侍郎。入政府。丰采隱然。爲中外所歸仰矣。桂清對簿。自辯所以至蘇州者。從江蘇司道之請。欲保餉源重地也。因引薛煥等四人稟牘爲左證。廷旨下曾文正公查覈。文正疏言蘇常失陷。卷宗無存。司道請移之稟。無庸深究。疆吏以城守爲大節。不宜以僚屬一言爲進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狀。不必以公稟有無爲權衡。而貴州虞貢生黎庶昌伏闕上書。亦頗論及桂清。遂以是冬棄市。余光倬爲

虞

初

志

補

桂清黨所嫉。旋撫他案劾之。撤銷記名御史。暨京察一等。竟廢不復用。

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薛福成

同治五年冬。捻賊僞魯王任柱。僞遵王賴汝光。僞荆王牛洪。僞衛王李允等。糾合馬步精銳。由河南趨湖北。緣道驅脅衆逾十萬。盤旋德安安陸之間。謀以一枝越襄河。躡蜀疆。一枝屯湖北爲聲援。一枝闖武關。聯西捻張總愚。十二月辛卯。松軍統領提督郭松林被圍於沙岡集。受傷突走。其衆大潰。丙午。樹軍統領總兵張樹珊戰死於楊家河。是時賊騎數萬。雲翔風馳。勁疾慄悍。常以前隊挑戰。別選健騎。繞出官軍後路以輅之。官軍畏避其鋒。輒馮村堡自固。罔敢與遷。遷之勢不挫者。賊勢張甚。連陷應城雲夢天門。旋棄城去。屯鋸白口。尹隆河以關安陸。於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鮑武襄公超。總統霆軍二十二營。合萬六千人。今福建臺灣巡撫前直隸提督劉公銘。傳總統銘軍二十營。合萬人。皆從南陽。

虞 初 志 補

南下。銘軍由隨棗。霆軍由襄樊。分路進剿。迭有斬挫。當是時陝西回黨四擾。官軍又敗於西捻。二寇交訐。鮑公疊奉廷諭。及大帥臺吏急檄。趣令師以西援關中。然因楚軍敗績。東捻死咋不休。霆軍遂爲所絆。不得西。賊將北趨。遇霆軍。折而南遁。復踞白口。六年春正月。霆軍銘軍會於安陸。賊走踞楊家垱尹隆河等處。於是霆軍駐白口。銘軍駐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進軍夾擊。先是鮑劉二公意氣不相下。鮑公自謂宿將。殲勅寇功最多。劉公後起。戰績不如霆軍遠甚。乃亦比肩爲總統。意稍輕之。劉公謂鮑公勇而無謀。僅一戰將才耳。願聞其威名。出已上。尤邑邑不怡。然此時鮑公志在協力剿賊。無他意也。劉公召諸將謀曰。度我軍之力。可以破賊。若會合霆軍而獲捷。霆軍必居首功。人且謂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時出師。俟翦此寇。使彼來觀。亦當服我銘軍之能戰也。乃於庚午日卯刻。秣馬蓐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賊隊盡在隔岸。劉公分五營留護輜

重。躬率馬步十五營。渡河鑿之。任柱以馬隊撲左軍。牛洪撲右軍。賴汝光李允合撲中軍。左軍劉成藻五營先遇賊騎。不能支。敗退渡河。任柱來攻中軍甚急。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來援中軍。中軍亦已敗退矣。羣賊萃於右軍。唐殿魁及其營官吳維章田履安等力戰。死之。殿魁銘軍之良也。師大奔。賊益縱。渡河追擊。銘軍崩潰。適霆軍以辰刻踐期而來。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賊。酣戰良久。呼聲震十餘里。大敗賊衆。剗燬楊家埯拖船埠尹隆河賊館數百。生擒賊八千有奇。殺賊萬餘。奪獲騾馬五千餘匹。救拔劉公。及劉成藻等於重圍之中。暨銘軍將士二千人。奪還銘軍所失洋槍四百桿。號衣數千件。一切輜重軍械。及劉公之紅頂花翎。俱於次晨送還劉公營中。是役也。銘軍不先期出師。則不敗。既敗。無霆軍救之。則必全軍盡沒。鮑公彊自抑。若無幾微德色。劉公內慚。不可。以言。自以訾警霆軍久。邂逅擊賊。一敗一勝。慮爲霆軍所笑。益恚。不能自釋。謀

虞 初 志 補

之主文案者。具牘報大帥合肥李公。大旨謂霆軍既約黎明擊賊。未能應時會。錫銘軍孤進。初獲小勝。忽後路驚傳有賊。隊伍稍動。不知實霆軍也。我軍抽五營過河。還保輜重。賊覘瑕來撲。以致大敗。我軍復奮與相持。會合霆軍迎擊。遂獲全勝。李公據以入告者如此。蓋歸咎他營。歸功本營。固咸同間用兵以來數十年之積習。不獨銘軍爲然。李公之右銘軍。左霆軍。亦事勢所必至。李公新握兵符。亦頗慮鮑公不秉節度。鮑公疏陳獲勝狀。並據實咨報李公。李公已先入劉公言。幕府執筆者又稍有揚抑。軍機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謂鮑超虛張戰功。言盡不讎。彼既愆期貽誤。又驚動銘軍。以至大敗。若科以失機與掩飾之罪。鮑超可斬也。先是左文襄公嘗密疏言鮑超驕橫。已面折之。左公方將入關。剿回寇。屢請廷旨趣霆軍入關。其意蓋欲朝廷稍摧折之。然後羅爲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權略。頗篤信其辭。又不知鮑公實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

否。此次持議獨堅。且云不一懲艾。不足儆驕將。同列均以爲疑。乃僅擬嚴旨責之。鮑公自敗賊於尹隆河後。次日卽拔隊窮追。連蹙之於直河。於豐樂河。於襄河邊。殺賊一萬數千。生擒四千。解散脅從萬餘。拔出難民二萬。繫任柱。賴汶光。李九之妻。追至棗陽唐縣界。鮑公自念破彊賊。救銘軍出險。功高。冀邀褒獎。爲榮。塗次忽奉嚴飭。方悟銘軍之歸咎也。會湖北巡撫盛毅伯曾公奏報軍情。誤謂銘軍所剿者任柱。霆軍所剿者賴汶光。故霆軍勝而銘軍敗。是時賊勢任彊。賴弱。其言與鮑公自奏之疏。又頗牴牾。鮑公憤鬱成疾。引發舊傷。日益危篤。奏請罷歸調理。曾文正公已解兵符。還令兩江總督聞之。馳書慰解。檄召總兵婁雲慶。乘輪船駛往。接統霆軍。並派員攜遼東人蔭。往問鮑公疾。大帥李公旋奏稱鮑公功高。請加獎護。威毅伯亦奏推鮑公之功。蓋二公皆已得文正手書也。於是溫旨稠疊。頒賞人蔭。并令俟疾愈後。留剿東捻。暫緩入關。調治數月。疾未

虞 初 志 補

廖曾公乃爲奏請解浙江提督。遣撤霆軍十八營。留十四營改爲霆峻軍。隨同淮軍剿賊。曾公稔知鮑公與淮將不能相下。若不令歸休。恐遂一病不起。鮑公既歸。則霆軍未必能得力。儻竟檄令西征。則金口之變。前鑒不遠。環顧大局。兼權統籌。不能不如是措注也。是年冬。汪公薨於位。曾文正公語幕賓曰。嘯庵在樞府。未聞有謦然當官之聲。獨於鮑春霆事。斷斷露鋒穎。彼於將之賢否。事之曲直。不能體察。以至顛倒黑白。得非將死而耄及之與。蓋曾公心不平之。故見於辭氣者若此。嘯庵汪公字也。鮑公既養疴家居。十年不出。曾文正公別遣大將劉忠壯公松山率萬人入關。馳剿回捻二寇。戰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關隴新疆。得忠壯一軍之力爲多。銘軍雖敗。卹死撫傷。簡卒補伍。峙糧救械。休養半年而後用之。李公之滅東西捻也。銘軍功最。蓋古之將帥。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然余遇銘軍將士。及隨從劉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戰。

一敗塗地。總統營官與幕僚等俱脫冠服。坐地待死。霆軍拯救之功。實不可忘。議者於是嘆劉公始終不肯讓人。其氣盛不撓。固不可及。而以怨報德爲已甚。

書陳玉成苗沛霖一賊伏誅事

薛福成

粵賊據金陵。控長江。垂十二年。自楊秀清死。賊所仗以力抗官軍者。惟陳玉成。李秀成最強。玉成黠猾。與秀成頡頏。而鷲勇慄銳。則過之。海內稱爲四眼狗者。也。嘗攻李忠武公續賓於三河鎮。覆其軍。與張忠武公國樑相持江上。迭有勝負。大敗德興阿勝保二帥之師。縱橫死咋。所陷城殺將爲最多。胡文忠公在上游。與曾文正公協謀。以安慶玉成分地。其父母妻子皆在焉。進規安慶。以致玉成。玉成果悉銳西上。是時大帥則曾胡二公。左文襄公與今伯相合肥李公。皆在幕府。合多隆阿忠勇公。鮑武襄公。超諸將之力。苦戰累月。初不利。後乃大創之。玉成反旆而南。攻陷金陵大營。張忠武公死之。蘇常諸郡皆陷。於是道員今

威毅伯宮保曾公以兵萬人急圍安慶。多公率萬人圍桐城。禦援賊。李勇毅公續宜以萬人駐青草塢。爲兩軍援。鮑公以萬人爲游軍。東西馳剿。水師將楊公岳斌扼駐濱江要隘。并助守圍軍內外長濠。集厚力。張遠勢以待敵。玉成自江南掃境而至。與多公李公鏖戰於挂車河。大敗。進薄圍軍。不克。玉成私念湖北江西。楚軍根本。衝其腹心。必撤圍自救。乃從英霍間道入犯湖北。連陷黃州德安隨州。武漢襄樊皆大震。嗾悍酋李世賢黃文金各挾其全部。輜徽饒信三府。李秀成糾賊十餘萬圍撫州。改建昌。進陷吉安瑞州。以逼南昌九江。皆援安慶也。曾公胡公分遣諸軍。且防且戰。竟不撤圍軍。玉成乃分黨踞所陷城。自率悍賊東援安慶。多公邀擊於練潭。於高河鋪。於挂車河。皆大敗之。玉成之黨入自集賢關。築壘菱湖赤岡嶺以圍我圍軍。曾公憑濠拒賊。與鮑公軍夾擊。破賊四壘。賊將劉瑄林跳而逸。水師捨礮之。復展外濠。環賊十八壘於圍內。俘斬無脫。

者。瑋林。玉成部下驍將也。既失之。軍勢遂不振。告急金陵。金陵賊益縱。玉成復率楊輔清等三僞王分援安慶桐城。晝夜疾鬪。屢進屢北。賊衆崩潰。其江西援賊。則左文襄公以一軍特起。鮑公亦以全軍馳往。連與賊還。大敗之於樂平。於景德鎮。於豐城。於河口。羣賊失勢東遁。官軍遂拔安慶桐城。徇瀕江郡縣。皆下之。李公由青草壩回援湖北。悉復所陷城。玉成退入廬州拒守。同治元年夏四月。多公軍克廬州。玉成以皖鄂脅從數萬人。奔苗沛霖於下蔡。欲與同拒官軍。苗沛霖者。以諸生爲團練長。劫其衆以叛。大帥勝保招降之。猶持兩端。意巨測。受官於朝。不肯冠帶。使其下呼己爲苗先生。攻巡撫翁同書於壽州。陷之。殺豪族之不附己者。有詔褫沛霖布政使銜。川北兵備道將進兵討之。沛霖乃復求撫於勝保。亦陰通款玉成。玉成僞封爲平北王。累書招玉成。謂鳳穎二府形勝可踞。諸鄉寨練丁。皆習戰守。足備徵調。玉成信之。既去廬州。多公以勁騎蹂其

虞 初 志 補

後脅從敗散略盡。惟餘親兵三千人。沛霖出城迎玉成。執禮甚恭。見其親兵皆百戰精銳。欲奪有之。乃給玉成駐衆城外。僅以百餘人入城。沛霖分兵防守諸門。多具酒食。陰令部卒引玉成從者入帳酣飲。而以盛饌饗玉成。伏兵齊起。遂槩之。送勝保軍中。勝保欲降之。不屈。因述勝保敗狀以爲誚。檻送京師。行至延津。有詔磔死。玉成既死。親兵三千皆降於沛霖。爲致死力。沛霖以是益橫。明年科爾沁忠親王追剿擒酋張洛行於潁北。沛霖引兵擒其後。設伏守隘。而洛行就禽。自謂連立大功。當受上賞。顧以前罪削籍。三年未復。鞅鞅不平。進據壽州。懷遠。斷臨淮大營饜道。南畏楚軍之威。欲北趨中原。號召羣捻。而蒙城扼其衝。乃悉起練衆攻圍之。連營百餘里。勢張甚。將軍富明阿。總兵王萬青。詹啓綸等引軍赴援。皆堅壁不敢戰。俄而科爾沁親王督大軍南下。以總兵陳國瑞爲先鋒。王之誅張洛行也。彌雍積寇無遺種。淮甸之民。震其餘威。聞王將至。則已心

膽欲碎。竊竊私語。謂苗先生陷我於死也。陳國瑞以數千人先至。連日夜攻擊。破沛霖數壘。沛霖之黨皆夜驚曰。王爺率大軍數十萬至矣。今其先鋒軍威尙如此。况王爺親至。我輩其能免乎。親兵三千人相與謀曰。我輩故英王舊部也。苗先生肆其詐。誘殺我英王。復以威劫我。使爲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輩何苦爲之盡力。卒令自就死地。孰與報讎雪恥。以邀爵賞而紓死乎。一夕。沛霖登營牆。有所指揮。親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舂之殞。報詹啓綸。啓綸不信。拒之。遲明。報王萬青。萬青往驗之。信。剗其首。迎獻於王。淮南北練黨聞沛霖死。數百里間皆啓城寨降。王嘉王萬青之功。奏賞黃馬褂。萬青恭二親兵之分其功也。瘞之以滅口。還至高郵。暴病以卒。人謂二親兵爲崇也。

伯兄撫屏云。曾胡之謀安慶。與陳玉成之救安慶。一勝一負。往往掣動天下大局。當時聚精會神。賢才輻湊。而將士之精練。亦恰到好處。用能擒此劇賊。

玉成既擒。而粵賊之平。可計日待矣。至曾公圍安慶。而玉成之黨復圍我圍軍。曾公又與鮑公夾擊。以圍圍我圍軍之賊。兵勢變幻。不可名狀。文勢亦適與之相稱。苗需霖本無大伎倆。而玉成之擒。乃在其手。厥後爲其下所戕。則由於黨衆之驚惶。後段紱練黨之驚。親兵之謀。洵係傳神之筆。此篇不立閒架。祇隨事曲折敘去。自覺光燄熊熊。鴻文無範。獨關町畦。傳世何疑。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

咸豐同治之間。科爾沁忠親王視師山東。初戰不利。久之。始削平教黨。及諸土寇。乘勝南征。擒張洛行於宿州。殲苗沛霖於下蔡。淮潁以北。揭竿烏合之徒。掃刮無遺。種威聲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撚寇於光黃汝鄧之間。多山谷沮洳。騎不得騁。累中賊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克金等。王益憤。日夜連一二百里。宿不入館。衣不解帶。席地而寢。天未明。傳響畢。士皆褰糗糒。王手一鞭。上馬竄馳。

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賊十餘萬夾水而軍。賊久怖追軍。無所掠食。步賊足皆腫裂。不能行。會薄暮。未測我軍虛實。願就撫。總兵陳國瑞爲之關說。已有成言矣。賊先遣二渠來謁王。王見賊渠。怒甚。語未半。趣命斬之。賊衆大驚。皆散走。迸入山東境。王益疾追。當是時。官軍與賊皆重趼羸餓。環寒暑不能休息。勢且俱蹙。賊揚言王少寬我。卽降。同治四年夏四月己丑。王督陳國瑞。郭寶昌。成保。何建。鰲等軍。與賊戰於曹南。敗。退入空堡。賊圍之數重。且欲掘長濠以困之。官軍糧草俱乏。逮夜。洶洶欲潰。諸將咸啓王請突圍出。不許。固請。乃許之。王部分諸將。自與成保馬隊。俱使降賊。桂三率數百騎爲前驅。王飲酒至醉。上馬。馬蹶逸不肯行。乃易馬以出。時已二更矣。天星昏黑。桂三有異志。旣出堡。卽反走。突衝我軍。賊乘之。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餘軍與賊不相辨識。長驅並驚於昏黑中。遲明。見道旁小圩。收隊入保。不如王所

在俄有賊首戴三眼花翎紅頂。揚揚過圩去。官軍望見慟哭曰。嘻。吾王死矣。比賊去。跡至麥塍中。見王已遇害。身受數傷。旁一僮同死焉。乃以騎載王尸。告有司斂之。總兵何建鰲。內閣學士全順。皆死於陣。王前後督師逾十載。斥私財數十百萬以充軍實。自恆齡舒通額戰沒。常懷必死之志。性友愛。王弟至營。與同寢處。將別。忽引上坐拜之。告無生還意。戒善事太妃。卒無他語。王子來省。王中塗有司館之。王子固辭未能卻。王聞大怒。將殺之。僚屬爲請。猶罰跪良久。且役以勞賤事。困苦之。王每安營。定展馬鞍帳外。獨坐飲酒。一卒奏炙肉於前。諸騎卒環而乞肉。王徧啖以片脯。乞者踵至。至盡一蒸豚。日以爲常。王薨之夕。京師中皆聞怪風自南起。鬼聲數千啾隨之。須臾向北去。蓋忠靈不泯云。

黎蒞齋云。摹寫生色。有暗噫叱咤之氣。是從項羽本紀後段脫胎者。

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薛福成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啓發迹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敬悚。余嘗病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摭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然倜儻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以招之。其父貽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爲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父得釋。僞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俾屬僞將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如左右手。妻以女。甥高氏。今尙書威毅伯曾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南大舉來援。累爲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分其悍黨授公。俾出駐城外爲犄角。公私忖圖賊數年。迄未得間。今其時矣。遂以其衆降官軍。日呼賊黨出降。賊窘且慍。膊公妻子於城上。公率降衆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衆殲焉。曾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

虞 初 志 補

用也。會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既巡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凡三卻悍賊。而公之功爲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漸令增募其衆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三千人與俱。進逼蘇州。公批亢蹈危。力公要害。稍翦城外賊壘。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聞警赴救。累戰皆敗。當是時。李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酋。與我軍鏖戰無錫境上。喪其衆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滬至蘇。督軍破婁門外石壘長城。燬賊營略盡。公亦盡奪蠡口黃埭潯墅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傅城。賊衆兇懼。是時秀成之黨。惟僞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每戰猶致死。自僞納王郅雲官以下。皆有貳志。副將鄭國魁與雲官有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爲介

紹於公。公與國魁及戈登以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賊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公與雲官等約爲兄弟。俾斬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請圖紹洸。公與諸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匿愾不告。必死於礮。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輸誠。有渝此盟。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旣而秀成察雲官等戰不力。覺有變。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軍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屬紹洸。執手泣別曰。好爲之。無幾相見。遂率死黨及其孥。賄乘舟宵走。官軍以西洋炸礮攻城。賊益不支。越三日。紹洸召雲官等焚香設誓。雲官使其從者刺殺紹洸。遂據紹洸僞府。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時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賊獻紹洸首。公親入城撫視。精壯猶逾十萬。降酋列名者八人。曰僞納王鄧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啓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方畝。血誓死生。乞公請於李公。求授總兵。

虞

初

志

補

副將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閭門。胥門。盤門。齊門。雲官猶未薙髮。公欲無許。恐有變。乃姑許之。而密白李公。請誅之。李公謂殺降不祥。恐嘉興常州賊黨聞之。堅守不下。公固爭之曰。今賊衆能戰者十倍於我。粟支五年。卽令憑城拒守。我軍攻之。非數年不下。徒多殺士卒。與脅從之民無爲也。僂八人而全數百萬生靈之命。不亦可乎。人責鬼譴。某自當之。公不從某言。請公自爲之。某不敢與聞軍事矣。李公曰。旣若此。任汝爲之。母償吾事。公乃復入城。與雲官等要約。以李公命盡許所請。勸令出城行參謁禮。明日。日方中。李公臨公營。雲官等詣營。請李公受謁。公分軍守婁門。且陰遣營遮其歸路。李公見八人者。慰勞周至。漸引其從者宴於外。肅八人者設宴帳中。稱有公事。遽歸大營。俄而礮聲舉。營門閉。婁門軍亦舉礮應之。八人者相視色動。回顧從者皆不在旁。欲出不得。忽聞大呼殺賊。蒼頭卒百餘人挺矛直入。八人者驚起止之曰。願見撫軍。惟命是

聽。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將死。皆頓足曰。乃爲程某所賣。公自婁門馳入雲官僞府。以雲官之令召賊酋桀黠者數百人。皆誅之。俾賊衆盡繳軍器。賊衆皆懼伏聽命。明日。李公整部入城。傳令誅止其魁。籍其老弱及丁壯願歸農者。資遣歸鄉里。能戰者編入營伍。得其貲財積粟以贍軍。蘇城大定。李公由是遣軍分道攻拔常州嘉興。以蹙上下游之賊。賊備多力分。而杭州金陵相繼恢復。論者謂不克蘇州。則金陵杭州不能遽拔。微公設計招降。則蘇城不下。下蘇城而羣酋不誅。則後事未可知。而淮軍亦不能盡銳出征。迭擢堅城也。夫始約而終背之。其事譎而不正。無以服羣酋之心。然公亦若願當其禍而設誓者。公所謂不有其躬以徇功名者邪。卒之大局轉旋。生民蒙福。公之成功甚偉。而忠孝之忱。亦於是盡矣。公之進薄嘉興也。涉自浮橋。麾衆登城。死傷甚衆。城上發礮。飛鉛貫公左腦。暈絕。昇歸營。部下將士奮攻入城。遂殲賊衆。而公創甚歸蘇。溫詔

詢公傷狀。賞資稠疊。李公日夕往問候。及將出視師。公猶爲李公籌軍事。流涕執別。創漸合。留敗骨爲梗。醫言不可去。公自拔之。血涌不止。傷腦及喉舌。不能食飲。遂以同治三年三月庚戌卒。將卒之數日。口中唵呶。皆蘇城降酋事。時奮拳作格鬪狀。忽瞋目叱曰。汝等敢從我乎。或曰。公平日意之所注。疾革神瞽。以至此也。公廉於財。馭軍紀律嚴。所過肅然。目不甚知書。而行軍披覽地圖。指搃不爽銖寸。或以事怒將吏。旋覺其誤。立起自責。往謝不敏。故得人死力。每遇敵。登高望之。卽知其彊弱堅瑕。偏正分合。隨宜應之。臨機果斷。赴敵迅疾。每爭一隘。必斷賊援師。絕糧道。動中窾要。其將略殆天授也。戈登初與公爲昆弟交。每戰必偕。及誅降酋。戈登詈公誓不相見。聞其卒。乃哭之。乞於李公。以公督戰時。二長旂。攜歸國爲念。其爲遠人推服如此。

蕭敬甫云。此篇詳敘下蘇城事。而克安慶事次之。以其爲公奇績所在。亦卽

平定粵賊全局所繫也。近見各書於此事或不甚詳。或雖詳而未能挈其綱領。無以感發人意。及讀此篇。吾無間然。始知偉人偉事。必有偉筆以達之。乃可傳之不朽。

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驩事

薛福成

伯相遼陽文恭公官文總督湖廣時。宮保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文忠才氣卓犖。以一行省之力。經綸天下事。文恭拱手以聽。遂成大功。海內兩賢之。然二公離合之始末。議者或未之知也。咸豐五六年間。粵賊陷踞武昌漢陽。蔓及旁郡。蹂躪數千里。是時文恭由荊州將軍改總督。凡上游荆宜襄鄖諸郡兵事。饌事悉主之。文忠駐軍金口。進規武昌。凡下游武漢黃德諸郡兵事。饌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勅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餉。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

虞 初 志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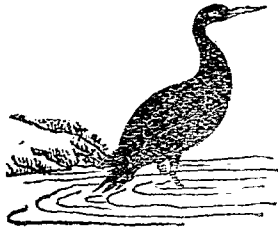
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爲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邪。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爲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結納。謝不敏焉。文恭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問無虛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於是察吏籌餉。選將練兵。孳孳不少倦。文公畫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每遇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文忠輒陰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爲欽差大臣。寵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量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

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訐謔所定。志行計從。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旣而文忠違太夫人喪。得旨賞假百日。營葬後卽起視師。駐軍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歸文恭主持。文恭聽已革總兵樊燮之訴。奏劾湖南巡撫慕賓。今侯相左公。左公爲文忠同學友。文忠常薦其才可大用者也。旣被嚴劾。文忠慍不言。貽書曾文正公。密解其獄。且薦左公襄辦江南軍務。文恭有門丁頗爲姦利。奔競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訾省。不足則提用軍餉。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朝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臺。兼運帷幄籌。往謁文忠。請問言事。文忠屏入。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如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據實糾參。恐誤封置事。爲朝廷憂。吾子以爲奚若。閻公對曰。公誤矣。

虞 初 志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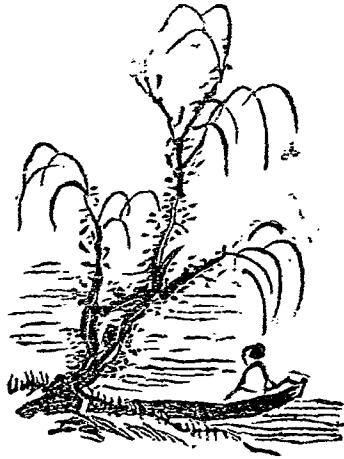
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連轉移。亦聖明大公無私。剗刮畦畛。不稍歧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衝。爲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輪未必能勝。就使獲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邪。而公能復劾之邪。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顯己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意。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朝廷所倚杖。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於軍事饒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即歲捐十數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迕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邪。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真經濟才也。微子言。吾

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驩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迨文忠薨於位。未幾而文恭劾巡撫嚴公澍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從此多事。其閔整富強之績亦稍墮矣。後人於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爲美談云。



虞初志補卷九終

虞初志補卷九



（筆）（贅）（鄉）（尊）

明末清初之遺事

是書為清初順康間華亭名士董閱石先生之原本。當時明社宗墟。海內鼎沸。先生奔走四方。三入京洛。既而棲遲里門。自少迄老。取耳目所及者。筆之於書。其間異聞逸事。或得之邸報。或得之日擊。或得之交遊。要皆確有根據者。奇奇怪怪。足令閱者拍案叫絕。書凡四卷。都十萬言。裝訂四冊。首冠繪圖十六幀。外加錦套。定價大洋五角。外埠寄費免加。郵票以九五折計算。

總發行所上海新開慶里四百八十八號

光華編輯社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虞初廣志

越侯
張





3 0475 3666 3

85728
759
4

虞初志補卷十

書金寶圩團練禦賊事

鄮水 姜泣羣選輯

薛福成

古於用兵扼要設守之處。大者曰城曰關。小者曰堡曰戍。又曰圍。江淮間水高於田。築隄捍水曰圩。圩與圍音相轉。今人於南方衛田之隄。北方禦寇之堡。通呼之曰圍。而文則皆從圩云。金寶圩在宣城當塗蕪湖數縣之間。延袤百餘里。地饒沃。阻固。城石白等湖。及旬溪水。陽江為固。有水數重。名曰水套。圩長丁。翥諸生也。好讀書。磊落多奇氣。咸豐六年。創辦團練。率士民完守備。賊始來。圩民禦之。敗。賊遂長驅掠民舟。連越水套而進。圩民或伏叢莽中。以鳥槍擊一賊。殪之。賊驚為伏兵也。皆反走。圩民競起逐之。賊還趨舟。或已撤之矣。倉卒阻水。

虞初志補卷十

一

~~00693~~ # ~~08095~~
212885

虞 初 志 補

不能渡。皆棄械乞命。圩民氣益奮。乘勢縱擊。斬溺萬餘人。奪獲財物軍器無算。金寶圩之名。遂聞於大江南北。既而人人習戰。雖婦孺亦能鳴金助威聲。賊累進累北。皖南殷富士民避寇者趨之如歸。圩長益定章程。斂財爲團練費。又往往截奪賊所虜資糧。屹立賊中者六七年。久之。健兒皆挾厚賞。酣嬉自得。或耽酒嗜煙。不復思戰。會官軍已克太平蕪湖甯國。圩民恃援兵且至。不設備。僞侍王李世賢率悍賊十萬餘。將援金陵。皖南郡縣被兵久。民物凋殘。賊無所得食。睨金寶圩之完且富也。遂用鎖圍法。漸逼漸進。每越一水。則圩民內徙避之。勢益蹙。遂無鬪志。賊以同治元年十二月丁酉破圩入。男女死者九萬有奇。丁燾力戰死之。是時水陸官軍。皆爲勁寇所縻。不能赴援。再遲一月。則勢可相及而圍解矣。乃事機不諧。致使忠盡之士。與子遺之民。同及於難。豈非天哉。嗟夫。天下事未有不成於憂懼。敗於逸豫者也。當賊之方熾。守圩者皆不有其生。萬衆

一心故能驟勝。迨見狂氣已衰。衆志稍懈。而變生倉卒。則雖欲振奮。其可得乎。夫一圩之存亡。繫九萬人之生死。或疑其中有定數焉。然竟謂不由人事不可也。惜哉惜哉。賊旣退。兵部侍郎衡陽彭公燭賞購地爲大塚。勒石誌之。曾文正公奏聞於朝。旌卹如例。

書欒城唐公祠

薛福成

咸豐二年。粵賊北犯畿輔。以九月乙巳攻陷欒城。知縣唐盛死之。先一日。有公車兩舉子南還。道出欒城。聞警避入成。以知縣有循聲。且同鄉也。偕往謁之。知縣謂此非避寇地。宜速去。詰日。親送出城。行未及三十里。回望煙塵大起。居民扶老攜幼。踉蹌踵至。皆曰城破矣。知縣降賊矣。乃引車走避村中。數日。賊退。始詢城破顛末。知縣之送行還署也。有一監生邀於道者曰。賊已至矣。請入敝廬一飯。然後登陴。庀守具。旣入室。則以微服進之。曰。好官不可徒死。言未畢而賊

至。監生衣縣令衣。出罵賊。賊刃之。死。知縣出曰。我縣令也。何傷彼爲。賊欲降之。乃與約曰。依我一事。請止殺。勿傷一民。賊許之。又謂賊曰。止殺所以救民也。今閉城無食。民且饑死。請開門。令出謀食。賊又許之。知縣自出呼於道。使伏匿者盡出。城中虛無人。知縣乃服朝服。坐堂皇。大罵不屈。賊殺之而去。欒城之民。相與建唐公祠。以監生配於戲。知縣能使監生願以身代。則其平日居官賢可知。藁爾孤城。無兵無餉。巨寇猝至。不能責之以必守。但可責之以必死。唐公不忍闔城之民同死於賊。設計以盡出之。然後朝服一罵。尤足信其前此之非畏死矣。雖以中庸之道繩之。其僞降若不可訓。世之好議者亦疑焉。爲唐公可謂智仁勇三者兼之矣。

黎蕤齋云。敘事簡覈。接筆無一平處。可藥庸庸之病。

書劇寇石達開就禽事

薛福成

粵賊石達開。與洪秀全楊秀清同起潯州之金田。僞稱翼王。踰嶺涉湖。乘勝循江而下。攻陷金陵。旋叛秀全不與通。糾黨踞江西八府。與曾文正公相持連年。既乃突入浙江。由福建江西以擾湖南。聲勢震盪。巡撫花縣駱文忠公多調宿將。與力角於洞庭衡山以南。僅驅出境。達開乃還騎廣西諸郡。仍繞湖南北。徑窺四川邊境。退入滇黔之交。奔突萬餘里。蹂躪數百城。厥性慣走邊地。避實蹈瑕。每爲官軍所蹙。則踰伏山中。倏伺形便。飄然遠颺。自謂生長嶺嶠。善陟奇險。躡幽徑。恣其出沒。使官軍震眩失措。莫之能防。然亦卒以此禽滅。同治二年三月。由雲南犯四川。使其先鋒賴裕新率賊萬餘。由甯遠冒險深入。裕新敗死。餘衆窮日夜力兼行。飄忽如風雨。闖入陝西。欲引官軍追之北上。俾南路空虛。達開遂自率大隊渡金沙江。將北窺大渡河。大渡河爲西南巨壑。賊由越嶲冕甯大小兩路而來。必走安慶壩及萬工汛。緣河二百餘里。有渡口十三處。若西繞

土司轄境皆仄徑。可北越松林小河。由上游瀘定橋及化坪林徑渡。入薄天全雅州。是時駱文忠公總督四川。長沙劉蓉爲布政使。綜理營務。贊畫軍謀。偵知松林地諸土司受賊賂。將讓路。駱公乃調總兵唐友耕一軍。專防安慶壩。至萬工汛。檄知府蔡步鐘率雅州勁勇馳往助之。檄諸軍陸續馳扼雅州榮經及化坪林。以張聲援。檄松林地土千戶王應元率所部土兵。駐守松林小河。檄印部土司嶺承恩統夷兵截斷越嶲大路。逼賊使入土司境。伺賊入險。卽鈔其後路。使不得退。先重賚嶺承恩王應元夷兵土兵。並許獲賊財物悉賞之。布置既定。達開率衆可四萬。繞越嶲冕甯前進。知越嶲諸要隘嚴兵以待。果由小徑趨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其旁兩山壁立。隘口險仄。易進難退。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漩河。達開以土司之其納賊也。夷然信之。長驅入險。是時大渡河北岸尙無官兵。達開使其下造船筏速渡。渡者已萬餘人。會日暮。忽傳令撤。

還南岸。謂其下曰。我生平行軍謹慎。今師渡未及半。儻官軍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畢渡。遲明遣賊探視。忽見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數丈。達開謂山水暴發。一二日可平也。當少俟之。越二日水勢稍平。忽見禽軍已到北岸。用槍礮隔水擊賊。有死者。達開欲退出險。遣其黨回視隘口。則土司已斷千年古木六大榦。偃於地以塞路。且有夷兵把守。欲索兩旁小徑。則皆千仞絕壁。無可攀躋。賊衆遊弋大渡河松林河南岸。晝夜伺閒衝突。皆被官軍土兵擊退。死亡者萬餘人。嶺承恩復由後路鈔入。攻奪馬鞍山賊營。絕其糧道。夷兵或三五爲輩。伏險狙擊。或自山巔墮木石殺賊。官兵亦不時渡河雕剿。達開進退無路。約書於矢。隔河射入王應元營。啗以重利。求讓路。應元不應。復以利誘嶺承恩。承恩攻之益急。達開徇於衆曰。吾起兵以來十四年矣。跋險阻。濟江湖。如履平地。雖遭時艱難。亦常寔而復奮。轉敗爲功。若有天祐。今不幸受土司迂。陷入絕地。重

虞 初 志 補

煩諸君血戰出險。母徒束手受縛。爲天下笑。則諸君之賜厚矣。因泣稽顙。衆皆泣稽顙。剋日加造竹筏。誓於死中求生。夏四月。癸巳夜。達開盡斬嚮導二百餘人。祭旂。悉衆分撲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擋牌蔽身。皆披髮銜刃。挺矛植立。衆筏同時齊奮。爲官兵士兵槍礮所擊。悉隨驚湍飄沒。浮尸如羣。驚蔽流而下。達開在圍中匝月。糗糧既罄。殺馬而食。繼啖桑葉草根。皆盡。官軍與承恩應元四面兜剿。直入紫打地。盡燬賊巢。達開喪其輜重。率餘黨七八千人。奔至老鴉漩。復爲夷兵所阻。妻妾五人攜其二子。自沈於河。達開望見官軍。豎投誠免死大旂。乃攜一子及僞宰輔等三人。與其餘黨呼曰。石達開降。嶺承恩等羈之營中。訊其餘黨之旄倪及脅從者。逾四千人。分塗遣散。其積年老賊二千餘人。唐友耕派營分駐彈壓。五月。丙午朔。達開等五人過河。至唐友耕營中。越二日。解送成都。明日。官軍夜以火箭爲號。會合夷兵。圍擊僞官二百餘人。

悍賊二千餘人殲焉。達開到成都對簿。有司訊其前後抗官軍事甚悉。口如懸河。應答不窮。自稱年三十三。於當世諸將負盛名者。皆加貶辭。惟謂曾文正公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覩也。乙卯。礫達開於成都市。是役也。達開不自入絕地。則不得滅。卽入絕地而無夷兵四面扼剿。亦不得滅。然使諸土司中始無得賄縱賊之人。以達開之審於行軍。亦決不肯竟入絕地也。知土司之隱情而善用之。則視乎當事者之籌略矣。至賊衆臨渡而山水忽發。又似天意滅賊云。

按達開初到大渡河邊。北岸實尙無官兵。而駱文忠公奏疏謂唐友耕一軍已駐北岸。似爲將士請獎張本。不得不聲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數日以遷就之。當時外省軍報。大都如此。亦量吏與將帥不得已之辦法也。達開之衆半渡撤回。係唐友耕親告余弟季懷者。余追憶而書之。其他月日與地名。

名。則仍攷駱公奏疏。以免譌舛云。自識。

蕭敬甫云。作者本以經世議論之作爲最長。然觀以上九篇。記事尤極精美。令人百讀不厭。固知能者無所不可。是真以史漢之筆法。敘一代之要事者。連日把玩。智慧爲之一增。茅塞爲之一關。亟錄一冊。以當枕中之祕。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歎其技之奇妙。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蓋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法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間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

追者。開槍者。燃礮者。擎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煙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僵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觀。仰視天。則明月斜挂。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卽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晝也。皆幻也。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喪氣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迹。而其事信而有徵。然則此畫果眞邪。幻邪。幻者而同於眞邪。眞者而託於幻邪。斯二者蓋皆有之。

馬貞女傳

薛福成

同治壬夏五月十六日。金匱縣民馬廷燦之女。以守貞不污。被殺於其舅氏子范金。縣令張君佑璧詣驗得實。乃命善爲殯斂。躬自拜奠。觀者無不歎息。隕涕。

虞 初 志 補

者。既定讞如律。遂以達於行省大吏。而爲貞女請旌於朝。於是縣中交口述馬貞女事。馬貞女之節。著於近遠云。初。貞女之母范氏早卒。王父廷燦貧而愿。恆居市廛。女依其從母施媪。事之如母。年十八。字包文煒。嫁有日矣。舅子范金素無行。每往來施氏。介施媪遺女服飾。女立毀之。無完者。金爲氣沮。久之。金父有疾。施媪往問之。欲與女偕。女辭不往。媪誅以危語。乃勉從之。夜常不解衣而寢。每登閣。必捐其階。已而金果攀緣狙伏。徑前劫女。女奮身抵拒。且號。金以衾蒙其口。闔遂絕。明日。范氏使赴於廷燦。且誣以蜚語。廷燦果怒不往視。乃亟殮而殯之。厚賄漆工。戒勿聲。漆工倦而假寐。忽見貞女被髮立於前。既歸。復見之。出以告人。會金之從叔范慶。醉而罵金。具洩其事。衆乃大譴。廷燦偕包氏首於縣。時金已逸。出門三日。惘惘無所之。歸坐縣署旁之茶樓。自訴其事。吏役異而詰之。忽作女子音曰。我死甚苦。遂執之一訊。卽服。復執訊施媪。媪自縊。金父疾已

虞

初

志

補

篤聞之亦死。貞女死凡十日而其窀大雪。明年范金伏法於蘇州。葬貞女錫山之麓。表其上曰馬貞女之墓。

蕭敬甫云。起結處皆具春秋筆法。敘事亦簡暢可誦。

書過善人事

薛福成

嘉慶十九年。淮南州縣旱饑。含山濱江之鄉。有銅城閘鎮者。歲比有秋。鄰縣饑民扶老繼幼。就食者數千人。鄉人大驚。爲闔戶罷市。自門隙矚之。衆無所得食。益洶洶。處士過實圃先生。恐有變。亟出慰之曰。諸君饑求食。當謀所以食爾。請與諸父老議之。明日集里中好善者。富出財。貧輸力。自倡巨貲。綢繆經紀。張席隙地以居之。老羸婦孺。計口賦食。傭其壯者於四鄉農戶。俾自食其力。寒有襦。病有藥。沒有棺。孕且育者厚賜之。給以曠壤。課蒔蔬菜。儲水具。警火災。其冬山鄉得雨。遣丁壯以所得傭值歸而種麥。麥熟。乃各挈婦子歸。歡聲徹衢巷。呼曰。

虞 初 志 補

善人善人。由是四方至者。皆知有過善人云。余同年友竹潭孝廉先生孫也。光緒五年正月。竹潭手一冊。請余書其事。且述先生訓曰。吾家僅萬金產。以賑饑耗其半。次年歲大穰。糶穀獲倍蓰利。遂復其初。人何憚而不爲善哉。余謂此先生勉子孫爲善之言耳。若豫存獲報之心。則計較得失。必不能破產以求仁。卽勉爲之。而報非可必得。將遂不振人之急乎。彼其時但以活人爲心耳。雖盡耗其產何慮。惟然故仁術無不周。而澤之被人者宏。卒受天祐。其產可復。而其後必昌。報施之理然也。嗟夫。方饑民索食洵洵。人以引避爲智。相率閉拒。則彼計無復之勢。將剽歛一鄉。被其患。而過氏無獨全之理。先生挺然以一身肩其任。弭變之智。與卹難之仁兼至。究亦無損於其家。故知存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失。去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得。通是義也。雖任天下事可也。過先生諱華。字曙初。號實圃。他行多可述者。非大誼所存。故不著。

雜記

薛福成

虞 初 志 補

余嘗以盛夏過揚州。天旱。艤舟穹隄下。忽見密雲。蟲南面。耕甿走相告曰。龍見矣。須臾。天四圍如墨。有二龍皆長數丈。垂雲端。天矯蟠紆。乍有乍無。俄大雨驟至。雷風隨之。二龍去。余舟益邇。暴長餘十丈。屈伸良久始杳。龍之前。白雲擁護之。故不見其首。云。明日。渡江。復有三龍。錯見如前狀。已而遇雨。噫。龍之澤足以潤物。其智足以待時。時未至則潛伏深淵。其與螻蟻何以異。一旦乘雲氣。薄青冥。神彩驚人。而膏澤被乎寰區。彼固感時而動也。天之澤物有其時。不能不假靈於龍。豈特龍之待時與。龍之靈。時亦待之矣。

階前兩蟻穴。東西相望。天將雨。蟻背穴而鬪。西蟻數羸。什五。東蟻敗。乘勢蹙之。將傳壘矣。東蟻紛奔告急。遽出穴如潮涌。濟師可三倍。逆諸礎下。相齟者相禽者。勝相嗾者。敗相救者。相持僵斃不動者。杳然眩目。西蟻伏戶滿階。且戰且卻。

又有蟻自穴中出。嚮東蟻若偶語者。蓋求和也。東蟻稍稍引退。西蟻亦分道收。尸。明日視之。則西蟻徙穴益西。無敢東首者矣。夫蟻智相若。力相等。兩陣交鋒。數多者勝。蟻似能用其衆者。然倏忽之間。而勝負異焉。則一勝烏足恃哉。余以是知天道好還。而盛衰之不常也。

余院中畜兩雞。其一赤羽高足。其一白羽朱冠。每晨起爭食。鼓翼怒目。蹲相嚮者良久。俄聞蕭然有聲。方丈之內。風起揚塵。騰蹴奔啄。皆血淋漓染翮。距猶不退。然白羽氣少憊矣。余懼其兩斃也。呼僮執之。分繫於庭之槐。一日。鄰雞啄食其旁。赤羽餘怒未浚。乘間自斷其繫。與鄰雞鬪。疾力。負重傷。損一目。創半月。不愈。余命并釋白羽。自是赤羽遇敵即逃。而白羽竟稱雄院中。食必鑿所欲。乃已。異哉。赤羽一挫其威。至令弱敵增氣。可爲好鬪者戒也。然使白羽不獲鄰雞之力。則無以雄其儕。吁。蘄勝敵者可無助乎哉。

虞

初

志

補

窗外有棗林。雛雀習飛其下。貓蔽身林間。突噬雀母。其雛四五噪而逐貓。每進益怒。貓奮攫之不勝。反奔入室。雀母死。其雛繞室啁啾。飛入室者三。越數日。猶望室而噪也。哀哉。貓一搏而奪四五雛之哺。人雖不及救。未有不惻焉。概於中者。而貓且耽耽然惟恐不盡其類焉。烏虜。何其性之獨忍於人哉。物與物相殘。人且惡之。乃有憑權位。張爪牙。殘民以自肥者何也。

呂豐呂遜

踐卓翁

豐遜非兄弟也。有歐翁者。生二女。各適一人。而僚婿均呂姓。而豐遜又同年生。雖爲姨表。猶兄弟耳。且狀貌各肖其母。母又姊妹相肖。不知者以其同姓。又面龐如一。恆以孿生目之。顧豐黠而遜馴。豐惰於讀而遜精勤。能文章。二呂於此定優劣焉。二呂均甯國之南陵人。各喪其父。家亦少康。二母相謂。娶婦亦必取婦家之同姓者。鄰縣旌德有謝姓者。爲邑庠。妻妾各誕一女。妻所誕者奇醜。妾

女則婉變多姿。能詩而工繡。豐母爲豐聘焉。遜之所定。亦適爲謝姓業。齏女亦白皙可人。時二呂均十七。故未論娶。明年豐以事至旌德。旌德方社。縣人大集。豐友蘇玉泉。李合齋。年少跳盪。邀豐往遊。時豐妻微病不出。而醜姊靚妝出遊。錦繡偃裹。醜乃愈甚。顛預臃腫。行過豐前。合齋故語玉泉。吃吃作笑聲。使豐聞之。豐愕問。玉泉故爲怒目。斥合齋止其勿笑。豐愈疑。力徧玉泉。趣言所以。玉泉故囁嚅其辭。曰。命也。豐知旨。即曰。此猶醜之人。詎爲謝女耶。合齋僞駭曰。何由知之。豐曰。但觀二兄詭笑。且爲我歎命。以理揣之。殆我聘妻。二人皆僞失色。挽之令歸。酒歸後。怏怏不自聊。母問故。不答。再三詰。始言旌德人作春社。匆匆見醜女。蘇李二友。譏爲豐之聘妻。夫以生人。偶羅刹。不如死。言次。泣然。未幾。遂病而遜之。姑丈錢南雲。方開藩於陝西。以書招遜往遊。遜母遂遷家近豐爲鄰。有門通焉。兩家僕媪。恆往來爲樂。有徐媪者。旌德人。識謝齏家。往往盛道遜妻之。

美。豐病中聞之。益歎命窮。越月。有人自陝歸。訛傳遜病。遜母大悲。屏飲食。癯不能起。而豐病漸愈。忽定奇謀。告母曰。阿姨病篤。不卽省人事。而遜之生死不可知。旌德又異縣。不如兒僞爲遜。母僞爲姨。潛娶謝氏之女。遜而死也。謝齷得生。婿必不承其死。婿。遜幸不死。則吾以醜婦予之。縱輿訟。官亦不能奪吾婦。而與遜。即遜亦何取此。已失身之女兒。得免醜婦之偶。計亦良得。母始不可。旣而以溺愛之故。亦浸許之。於是賄謝媼。且徧賄其臧獲。僞爲遜求女於謝齷。齷許之。二呂同居。遜母幽閉病榻。一不之聞。而豐母宣言。貧不具禮。乃以夜合。親賓寥寥。聞有知者。悉兩家必且搆訟。顧亦不之言。謝齷無學。見婿一面。嘗以豐爲遜也。久之。有人告謝秀才。秀才怒。計豐奸黠如此。決非佳婿。聞遜通文而馴謹。豐旣僞爲遜。不爲吾婿。吾且取遜。轉爲其翁。乃匆匆作書赴陝。述豐詭謀。背己女。而潛娶君婦。顧鄙人女亦非醜。且能文。不如卽以奉君子箕帚。兩家同爲呂姓。

虞 初 志 補
又同爲謝姓。互易鴛鴦之牒。人亦不疑。時遜病起。且謀婦。忽得謝秀才書大駭。持示南雲先生。先生曰。世事有詭變至此。真老夫所不料。君母旣與呂姨爲女兄弟。萬無興訟之理。卽訟而直。爾能以己失身之故。婦爲偶乎。老夫之意。不如婿謝秀才爲佳。贖遜三百金遣歸。遜歸而母見遜。疾亦漸瘳。遜祕不言豐事。卽以呂豐之舊媒。通於謝秀才。諷吉成禮。豐匿笑。亦不令其妻面遜。卽遜亦不願見也。逅謝女至。姣好如天人。豐視其妻。彌不如。則拊心咎悔己之孟浪。遜母得美婦。乃大喜過望。亦終不知其姊子之陰謀。及其姊之給己也。豐母固內媿。而遜母則渾噩一不之知。妯娌相見。雖含意不伸。然豐妻見豐不事生產。頗悒悒不自聊賴。已而遜入邑庠。捷秋闈。豐仍落漠不偶。家亦浸落。復遭母喪。豐母臨終。執遜母之手無言。但呼負負而已。

玉奴

天馬

曩者秦淮水榭間。每有能道玉奴事者。其言曰。玉奴其姓金。毗陵小家女也。庚申粵匪之役。避居歇浦。時也初開商埠。乍啓繁華。福州路閒猶爲唱書所集。以故四馬路之名。遠邇無不知者。殊不若今日之污且穢逼且隘也。玉奴父母固鄉間良愚。且初履洋場。輒携妻女爲三日之游。而後始安其宅。一日於紫電初明銀燈未上時。失玉奴於衆人叢裏。時年已十四矣。明眸皓齒。丰裁玉立。而不逞之徒。遂以生心。玉奴既失。厥父若母遍覓不得。嗒然而歸。自是戒幼子不許越門限一步。初玉奴入惡人手。猶不解事。殆猶是一駿癡小女子。任其狂弄。未幾有孕。會惡人爲夷官所擊。惡人之友又從而妻之。未久售其所生子。又未久並玉奴而質之。於搗。自經屢次遷轉。始恍然如有所悟。而頓增夙慧。搗益愛之。視爲奇貨可居。居以華裯。教之歌舞。旋者金陵奏凱。駢列簪纓。北里笙歌。先百業而恢復之。搗乃偕玉奴僦居於桃葉渡頭。時聲價已如鶻起。而初至又輕於

虞 初 志 補

見人畫舫之泊於其欄干下者。每一聞見。按拍無不神魂飛越。有老湘軍中某提督者。年猶強壯。本出書生。以軍功迭洊。今職英雄之氣。固未全掩兒女之情也。一日排闥芳閨。堅欲求見。以訴其傾倒之衷。鵝故婉詞靳之。百般需索。久而後可。鵝乃延之上座。先見其姊妹行者十餘人。戲令提軍揀選。而預猜之時。則明豔綽約。燕媚鶯嬌。而皆不當提軍意。堅言中固無此多也。鵝始導入粧閣。值姬更衣而出。黛影流渡。紅潮暈頰。秀媚中露羞澀態。含詞蓄殆意。欲消魂。鵝曰。是猶嬌好之處子。老身將待善價。提軍知其非可強合。不能盡歡而返。然未嘗不心焉繫之也。大抵北里常調。對於好之也深者。必持之也力。又有某鎮軍年且五十。是曾飽歷仕途者。知提軍之於玉奴也。思有以拌合之。爰置酒其家。獨款提軍。酒間曰。是區區者。大人甯戀戀耶。果爾。則沐恩將以月下。老人自任。願大人有以教之。提喜逾望。而貌爲遜謝不遑者。然鎮軍已以重資賂鵝。遂於是

夕定情。已爾知其非完璧。設在他人。則鮮不重遭白眼。提軍若不置意者。明日鎮軍至。適玉奴曉粧初罷。偃提軍坐。翠歛雙眉。若深怨鎮軍之作合者。鎮軍曰。不吾感而吾怨。當罰之以一曲清歌。良久始應。於是擅槽乍撥。清韻繼興。重圓流利。爲之擊節弗置。顧而樂之。在他凡豔。必將深幸得貴人寵。而玉奴則愁眉益歛。珠喉漸促。聲漸悲咽。如泣如訴。鎮軍異而詢之。玉奴淚下如雨。咸詫以爲不倫。而爭欲一知其故。時則如桃花之浥春雨。芙蓉之對秋風。一縷珠喉。幾欲使金石迸裂。絲竹爲之錚然。無端哀怨。在有有心人。固知其別有因也。玉奴乃命箏人暫輟絃管。而以身伏提軍懷抱。所持鮫絹手帕。一若初浣溪紗。芳淚盈盈。令人悽惻。提軍曰。汝何願。吾必爲爾償之。儻卿不以爲信。可倩鎮軍爲余作保可乎。玉奴曰。言之無益。徒增愁緒。提軍再三促之。始含淚述其前塵。座人無不爲之隕涕。玉奴又曰。假母遇我固厚。而本生二老。別後多年。不知其生死如何。

顧頻頻入夢。未敢卜其休咎也。自是提軍往來其室。而聲譽日重。情誼益隆。數日不見。則寢食頓減。鵠窺其隱。謂提軍曰。大人宜頻過。勿令玉兒瘦削。以致成疾。悶損老身也。提軍笑諾。自是月夕花晨。風蕭雨晦。提軍必在玉奴處。而金屋之貯。會有成議矣。乃回疆事亟。左侯督師出關。而三湘子弟多在調遣之列。提軍一軍。竟亦與焉。萬里長征。羽書星火。匆匆賦別。別後玉奴閉門謝客。靜俟凱旋。其時至粧閣者。鎮軍一人而已。一日鎮軍持一祇電報示鵠曰。勿使玉奴知之。玉奴隔戶微聞。及見鎮軍歡笑逾常。久之。突曰。電報何不相示。吾輩送往迎來。甯如世俗之貞節烈女。苦持從一之義。提督卽果不幸。曷不令我知之。鎮軍大憤曰。提軍待汝不薄。汝乃如是。青樓中人。眞多薄倖哉。出電報於袖中。擲而示之。拂衣而起。不辭而去。鵠也大恐。再三謝罪。強不使行。玉奴則從容閱電曰。南京制台鈞鑒。月日某軍門積勞病故。已蒙卹旨。飾終頗厚。特以奉聞云。玉奴

闕畢。笑容可掬。曰。今後名傳千古。實勝貴高一時矣。鎮軍不懌而去。鵝遂意爲無他。方將料理使迎他客。詰旦起視。則室空無人。心知有異。遍索不得。次日鎮軍衷懷不暢。宴客花船。紙醉金迷。聊爲排解。忽榜人大譁。曰。有浮尸。傍船不去。推去旋來。蓋秦淮俗例。一遇浮尸。羣爲畏懼。因不逞之徒。往往藉此敲詐架訟也。時正十五。好月方圓。鎮軍出而視之。則於月色水光蕩漾之中。載沉載浮。固儼然一好女子也。遠望模糊。似曾相識。佇立良久。頓足太息。曰。是非他人。舍玉奴其誰哉。撈而視其面目。信矣。玉奴時投水將一晝夜矣。一時爭喧其事。鎮軍復至香閣。搜得提軍遺衣數事。爲玉奴市良材。以提軍衣冠合葬雨花台下。方鎮軍後至。於奩底得小詞二闕。簪花好格。旖旎新聲。蓋初定情時。玉奴所倚聲也。一爲調寄長相思。惜年芳。懶自妝。鎮日如醒坐繡房。思君春晝長。背燈光。炷爐香。衾枕間留慣。半床。更闌夢醒忙。一爲調寄如夢令。用坡仙韻。曰。前度郎。

何歸驟。近日妾如病酒。怕聽懊儂歌。小妹嬌憨依舊。知否。知鏡裏容兒較瘦。而玉奴生前無人知其識字者。居常亦不把卷擲管。或云提軍代作未知孰是。嗚呼。天下所難者情緣耳。提軍與姬深於情而慳於緣。能不令千萬世英雄兒女同爲一哭哉。宜乎今之聞軼事者爲之低徊太息也。

天馬書玉奴事既竟。適紙有餘白。再以所聞附而錄之。曰。後三十年金闈曲部亦有名玉奴其人者。鍾情一方伯公子。方伯雅尙宋儒之學。教子頗嚴。未幾公子蹈海死。玉奴畏禍自經。好事者考其先後年數。恰相符合。遂疑爲後之公子與玉奴。實前之玉奴與提軍之後身也。

翠英

綺秋

今之紅袖。多有塵氛。走馬銅街。少當意者。疇昔之夜。造訪紅仙。忽一麗人來。渺渺橫波。媿媿扶月。桃花訝其嬌艷。芷蘭推其芬香。顧盼有姿。言笑多巧。其號爲

翠英。姓王。名金瑚。字曰仲瑜。又號白孃。與紅仙同盟。媚飛燕之結珮。羞韓椽之飄香。倚妝學書。停琴問字。行雨成夢。相偶欲仙。紅粉憐才。殊可感也。後三載重到青溪。飛箋招翠英。小玉笑曰。北徵神女於瑤臺。南要仙娥於湘渚。美則美矣。其能昇天而降地乎。蓋先二年梳櫛。以情人被辱而投水者也。聞之悼惜。挽以詩曰。白下重來已掩門。沈香樓畔弔芳魂。惟餘一片桃花水。疑是當年別淚痕。小玉評其詩。以爲香而冷。艷而幽。非唐以後詩也。花命之薄。自古皆然。余嘗有論。紅顏不薄命。不得謂之紅顏。十五至十七三年之間。白同李而爭豔。紅與桃而競穠。過此衰謝。不足媚人矣。豈知花好。風嫉雨妒。飄之搖之。落不及時。每當清風。輒對明月。歎鏡臺之零粉。泣薰鑪之餘煙。雖笑香如聞。而纖影不見。平浦暫別。且銷魂也。况劍閣龍飛。琴堂鶴去。無不聽幽絃。以興思。臨深淵。以動懷。言尋綠珠。枉過金谷。悲芳草之已萎。望美人而不來。窈窕人天。長離別矣。填河之

期不可再矣。散花邱隴傷也如何。小玉見之。因倒和前韻。詩曰。寒煙溪水遠。香魂。枉染青衫血。淚痕。崔護多情尋碧玉。落花芳草閉重門。此緣情之作。誠悽艷欲絕。愧不及焉。尤令人增慨。然翠英之死。勝紅仙之生。能赴清流。不浮苦海。豈芬香自深。恥蒙當世之塵埃歟。

許秀英

闕名

直隸唐縣女許秀英。家城北山南莊。年十三時。嘗與妹嬉戲。父自外携數空米囊入。散置於地。女覩父他去。藉囊而臥。時方盛夏。戶敞風來。便乘涼也。已而女與小妹聒。父適至。妹泣訴焉。父故善怒。賭狀痛訶女。女驚起。父拾囊而出。貸車鄰家。入城糶糧。莊距城才五里。日近午。父歸。見女蜷伏床上。似甚憊。未及問。母謂父曰。英兒疑著涼。適大吐。父問餐否。母曰未。因問女欲何食。女言思葡萄甜水。摘數綴。尙生澀。和密水噉之而甘。自是日二三咽。或一咽。皆如此。不思他物。

數月後且屏絕不食矣。時或作噉。喉際若有痰。亦不見唾。常感寒致疾不樂。尋愈。絕食後二年。曾以無病時受醫診。醫謂當有異於人者。然既診之。脈息息至。竟無以異於常人。而雲鬢霧鬢。見者咤爲天仙。姿容澤腴。初無人知其身負異疴也。後女母染疫死。有兄一。已娶妻別居。妹一。已適人。弟一。則少。女十有八歲。父時出外爲小本經紀。弟勤於農稼。爲人莊而和敏。而寬。蓋一秉姊之教也。而縫紉炊爨之役。則女自執之。井臼機布。曾無暇時。尤無倦色。且更善織。能爲異花奇色。日一匹。無隔三日不市。然荆釵裙布。樸素不華。而整潔過人。其接鄰嫗村女輩。寓明理守德之意。於殷勤和藹之中。鄉婦口角。得女一言立解。里中狹邪艷其色。驚其異。而不敢以非禮犯之。路遇輒避。而內慚。因是以改邪務正者。不乏其人。於是無知俗愚。爭視之以爲神。或曰是固菩薩化身。不然何以絕粒食若是之久耶。女亦安之。不爲怪也。惟聞有議婚者。則輒怒形於色。父亦莫能

強之間與儕輩中新嫁者相謔。諧詼入妙。亦頗似解事者。或叩以故。則正其顏色。若惡其多事者。然詰以不食之故。笑而不答。年雖四十。猶姣好若處女。是固天地間之罕遘事也。

荳嬌

天馬

張荳嬌。閩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而小字荳嬌。因取以自號。曰紅橋。敏慧善屬文。垂髫時吟詠。一一斷句。輒令名宿老儒爲之咋舌。矚目。長益妍好。容色驚人。父母固無子。而家稱富有者。因奉女若天神。家人上下無敢忤者。而女性和婉明慧。亦從無人忍欺者。更無人敢欺者。而亦無人不交口稱譽其美好。一時富家子弟。爭欲委禽其室。父母幾爲所動。女則堅執不願。父母以愛女者深。故亦不忍重違其意。後無事日。父母以言窺其意。指女侃侃陳於親前。曰。紈袴兒多不才子。人無才者必無情。無情者不可偶也。偶無情者如與豺虎友。終於

殆而已。且如吾家。尚不至覆釜無食。又何必以富爲兒。願得一懷才而有行者。天之若狎狹者流。雖才逾青蓮。學高白傅。兒終不之善也。於是操觚之士。爭以五七字詩爲媒。灼紛紛投簡於張氏之門。若委贄名師者然。女亦從而別其高下。定湘東三等之管。而勒帛者多。加圈者少。初無當意之卷。可中射雀之選者。邑子王恭。負時重名。執一邑騷壇之牛耳。自度以擅場之才。必可膺冠軍之試。遲之又久。攷之再三。呈其藝於張女。僅一盼而未定其臧否。父母以爲有意也。左右稍稍洩之。恭聞益自負。喜出望外。又爲梅花詩三十律以進。女笑謂父母曰。若爾人亦太輕薄相。竟濫用其才思。爲再三之瀆。可知其中無所有。不能徒自持以藻纘從事。不知詩寫性情焉。可獮祭。若是若再以詩來却之也可。兒不願見也。且固先已言有才無行者。斷不可委身事之。寄語狂生休矣。勿再妄想。長樂王僂。賃居東鄰。幼曾同塾。兩小撕摩。頗饒情至。旣長內外之分。已嚴。遂不

相見。而稱已有室。且甚和好。會稱妻死。稱之父母意欲與張締姻好。葑嬌之父。母亦將首肯。而葑嬌則堅欲一窺其著作。一日稱啓樓窗。適見女至。女時睡起。更衣。以數年不值。稱雖識女。女則久忘稱矣。相視逾時。稱以爲有意也。微作笑。色。女大怒。然無可如何也。顧稱猶不之知。因隨意拈成小詩。命小婢暗中相遞。女益怒。因囑婢曰。致語郎君。十年期許。請自今絕。稱聞悒悒者累日。會其父母知事不諧。遂舍而他議。稱之友福清林鴻過稱室。無意於樓際。覩女輒掩面去。稱曰。是女大惡。君甯恐褻之耶。彼日自擇夫。見汝猶不羞忤。汝何不伊若耶。林退無意成詩。命鄰媪代投之。張葑嬌捧詩爲之啓齒。援筆和答。命媪立卽持還。媪賀鴻曰。張娘子案頭詩卷堆積如山。曾不屑爲一顧。今屬和君詩。誠爲希有。鴻大喜過望。使媪陳詞葑嬌父母。月餘獲命。鴻時有期功之服。遂舍其外室。俟服之闋。以成大禮。自是倡和推敲。情好日篤。而父母以張赤寒。期以試售始許。

完姻。久之遂越禮。會爲僭知。因訪鴻求一見。莊嬌。莊嬌益自匿。僭密賄侍兒。瞰鴻與莊狎。作乳酥雲髻二詩調之。張愈怒。僭知其意。乃挽鴻游山。越數日。鴻歸。夜至所居。莊嬌方倚紅橋而望。鴻賦一絕句。張倚和焉。明年鴻冠秋試。旣成禮。越一年。鴻有金陵之遊。嚴裝待發。離緒如何。臨岐洒淚。各賦大江東去一闋。留連惜別之情。匪一語所可包括。又明年。鴻自金陵寄摸魚兒詞一闋。七言絕句十首。莊嬌自鴻去後。獨坐小樓。顧影欲絕。及見鴻寄詩詞。感念成疾。侵尋醫藥。痊可難期。曾不移時。香消玉殞。迨鴻游興旣闌。歸來故里。入其室。不見人。號啕之際。忽見牀頭玉佩。間懸結一緘。拆之。有蝶戀花詞及七言絕句一百首。病中憶遠之作也。鴻則哀怨不勝。賦哀詞酬而祭之。後過紅橋。懷人感舊。流水無情。臨波照影。一慟而暝。

宛若

秋 墨

宛若王姓。產於金壇。寄居鄂省。少卽楚楚可人。年二七。見者稱爲非凡艷。昭陽飛燕。掌上輕盈。芝生麗娟。風前縹緲。不是過也。女父納粟一佐職。羈跡鄂省。省垣廿餘年。女無昆季。雙老視之若掌珠。女慧敏。受業於乃父。深解吟咏。尤善歌詞。世家爭委禽。而父母不願也。且曰。吾家不櫛進士。任渠自覓乘龍佳婿。吾老且憊。桑榆晚景。伯道無兒。雅不欲媒妁調侃其間。佳耦成爲怨耦。墮吾兒於苦海。乃令就省垣某女學肄業。女天生慧性。益以新知識之灌溉。學業乃大進。無何義旗起矣。女父携眷避地至漢皋。以爲租界福地。固無妨也。初不料南北劇戰。漢皋適當其衝。燕地敗卒。肆行焚掠。女母中火死。女父十數年宦橐。爲之一空。自此女與父幾等於乞人。幸遭慈善家之沾惠。始能勉強歸田。父女兩人。幾不足以蔽風雨。復告貸于里之富豪。得一椽棲身。然釜底生塵。饗殮不繼。四壁蕭瑟。無以爲生。矧田無十雙。食纔半菽。半世儲積。一旦失去。言念及此。何以爲

情而宛若自失。慈母痛不欲生。恐傷乃父心。亦惟有吞聲飲泣而已。謂其父曰。事已如斯。徒呼負負。於事奚濟。兒自信十指尙可度日。母虞餓殍也。由是停辛佇苦。盡力以養其父。玉漏更殘。猶見其纖纖女手。縫織羅衫也。女有中表名馮挺青。初自北都歸里。卜居女宅之右。挺青年與宛若相掙。少年瀟灑。皎如玉樹臨風。馮母與女固姨也。甥者篤愛宛若。饋遺頻頻。挺青之蹤跡亦日以密。與宛若儼然閨中昵友也。耳鬢斯磨。心心相印。婚姻之事。雖未形諸口。兩人固信誓旦旦。未可食言而肥也。一日父謂女曰。予家道中落。今非昔比。挺青學業超羣。宅心敦厚。渠且卒業中學校。迴非世俗青年叫囂墮突者可擬倫。他日斷非池中物。兒年已及笄。婚姻事。予雖不加強迫。亦當早爲畫策。世態炎涼。雪中送炭。疇肯顧及我輩者。女聞父言。默不發一語。惟含羞弄帶。唯唯而已。女父又曰。吾兒與挺青學問年齡。洵相匹敵。汝果屬意。吾當爲汝謀焉。言未終而挺青至。謂

虞 初 志 補
女父曰。姨丈近日健飯否。兒曰。昨日自甯校歸。校中放寒假。故得抽暇一歸。省視戚串。今日都中友人寄可口食物數珍。嚴父堅請姨丈駕蓬篲一叙。兼嘗北地風味。若姨丈辭却。歸慮遭譴責。阿姊何在。詎往鄰家習女紅耶。女父曰。中饋乏人。去作竈下婢耳。尊翁盛意。當往應召。寒舍湫溢。甥如不以爲惡。在此與阿姊共飯。作半日盤桓。挺青允諾。女父整衣往。宛若出見挺青。詳睇良久。呐呐焉不可出諸口。挺青曰。來此良久。阿姊何事匆促。慳此一面。微姨丈留。予固不能相晤也。吾至時。吾姊與姨丈傾談正濃。悔不應打斷。不然。何見外之甚也。宛若曰。適言家業衰落。門前債主雁行立。急景凋年。西風料峭。途窮日暮。未知何以爲計。子何窮詰。乃爾學校放假。以當溫理舊業。光陰荏苒。一去不回。慎毋負此青年也。挺青曰。弟固手不釋卷。第刻不忘阿姊。一日不見。輒覺胸懷繚亂。以獲是益殊尠。宛若曰。予何與若事。歸去休。不然。學業荒蕪。予殊不能代汝受過。挺青

曰去則去耳。阿姊何遽下逐客令。宛若曰。膳已備具。適言願勿介懷。爲吾弟學業計。不覺言之操切也。乃相與俱飯。羹水啜茗。縱談世事。如數家珍。杳不知日落崦嵫也。挺青去後。宛若危坐斗室。私衷忐忑。心如轆轤。自念果如日間老父所云。則有情人。都成眷屬。于胥樂矣。但恐姻緣簿。非我如意珠。復念老母死于異地。不能目擊。吾二人結褵之恩。未答。終天抱恨。曷其有極。瞻前慮後。不知紅冰之濕透羅襦也。俄而女父歸矣。女曰。父往姨家饌酒食。其味度可口。兒在家饑涎欲滴矣。父曰。姨念汝甚。汝婚事。姨丈亦言及。已央伍世伯作伐。諒不致有中變。蓋伍爲馮王世誼。深愛挺青。自受馮父託。奔走其間。玉成其事。名士傾城。天然嘉耦。伍亦樂爲之。同里有石姆者。與王家有夙怨。深知此事之底蘊。百計思中傷之。另以陳女之說進。力言其女之婉好嫻靜。粧奩豐厚。且百計短宛若。馮父爲其所惑。馮性執拗。迷信於星術。乃卜之于星士。星士曰。王命主傷。

虞

初

志

補

夫恐遭不測。陳命主貴夫。大有軒輊。慎擇焉可耳。馮父利陳女之多金。而憎王女之貧且凶也。乃謝絕王姓。而與陳結秦晉之好焉。先是挺青自宛若處歸。其母泄其事于挺青。且曰。吾兒好自爲之。刻苦青燈。書中自有如玉也。挺青曰。毋誑兒。王家姊如斯艷質。詎肯于歸。愚魯如兒者。嘗聞王姊言。里閨多輕薄。紈褲子。兒以此事不足徵。兒尙須理舊學。適問王家姊尙敦矚。聞此事。五中繚亂。無定向。他日學業拋棄。不將爲王家姊齒冷也。母曰。王姨丈以坦腹在床者。即吾兒。丈人峯深愛汝。吾兒與王家姊相處久。諒無不愜意。若不信。會看合卺同牢。定情之夕。果否。王家姊也。於是挺青深信不疑。而宛若亦以羅敷有夫。已償夙願。青廬交拜。白臂相要。指顧間事耳。挺青以此事萬劫不變。往來宛若處。日以密。宛見之輒雙輔緋紅。如海棠出水。相晤不交一言。惟聞互相呼阿姊阿弟而已。無何馮父惑於星士語。宛若事已不諧。女亦微有所聞。始而疑中有舛誤。

或不吾礙也。繼傳之真矣。里巷喧傳矣。馮父謝絕之書來矣。陳姓與挺青結褵有日矣。父謂女曰。姨丈利陳姓奩厚。汝曹事已爲石姆破壞。兒母介介。卜鳳常諧。是有定也。女聞父言。神志瞽亂。浸淫粉黛。情淚已承兩睫矣。謂父曰。阿爺勿以兒爲念。兒殊弗願離阿爺。天寒夜涼。父其安矣。自此宛若雖不以婚事不諧形諸面。而靈犀繚繞。未嘗不嗟命之不猶也。會土匪蠢動。里中逃亡者過半。宛若貧且不能自給。安有旅費。匪涎女艷。殺其父。掠之而去。宛若以一弱女子。焉能相格鬥。姑從之去。匪欲淫之。女不可。乃幽居斗室中。長夜悠悠。朔風凜凜。自念命途乖舛。一至於斯。老父畢命於暴兵。慈母物化於異地。寒泉遺歎。蓼莪餘音。伶俜偏孤。備嘗艱苦。境况如此。婚事如此。造物忌我何至於此。今又爲匪所劫。生死尙不可逆計。從亦死。不從亦死。等死耳。與其死於匪刃。毋甯自裁之爲愈。一燈如豆。萬種淒涼。於是平宛若懸樑矣。畢命矣。一縷芳魂。已隨滾滾愛河。

去矣。嗚呼。

自由戰中女傑史

闕名

歐洲人士恆回憶百年前之一千八百十有三年時代者。因其爲歐羅巴脫離法國之奴隸及拿破崙壓制自由大戰之時代也。當大軍在來伯劑革作大戰爭時。有一雄武之女子。實親此浴血大戰。女姓浦婁車斯哈氏。名厄婁蘿勒。生於一千七百八十五年三月十一日。駐波資日之一下士女兒也。當時父既爲國赴戰。母亦不能多顧。其姊妹四人。於是遂將此女留養於波資日之軍人後裔孤兒院中。嗣後長成。屢在波資日之望族家充當使女。因其性質良善。所遇亦皆視之如眷屬。蓋其體格既高大。而其容顏又如初破之菌菖也。此軍人之女。既生於普魯斯衰落時代。而又值一敗塗地。殘毀不全。筋疲力盡之普魯斯。因戰敗爲恥。復振精神。未及數年。而竟起自由戰爭。當國王大聲疾呼時。法

人尙佔據其國。義聲一張。未逾數日。各處志願兵。乃澎湃如潮湧。於是波資且中。遂絕彼女之踪影矣。衆方驚駭間。彼十五歲之弱弟。忽接一信曰。余嘗獲有女友二人之信。謂我膽怯。不敢決赴。此次榮耀之戰爭。偕同爭鬪云云。茲者我於心中。證示我之靈魂。不作惡。不輕舉。而無論何人。不得阻絕我意者。蓋赴西班牙梯婁爾兩地。查見該地所待妻女如何也。賢弟其善自珍重。勿以愚姊爲念。至我榮耀則歸來。否則爾終莫得我見矣。由是彼女遂赴埃爾濱之山島。稟見普魯斯少尉奧谷斯特倫次。派在呂趨夫自由軍之獵隊下。以其體有六尺之大。充當軍人。頗可勝任。故第二次復致書於其弟曰。余之所甚幸者。迄今全無一人讖我。而余不能獨得宿票一紙。因而平素十五歲之小小阿偶得氏。遂成余之同僚矣。若在露營。余則時常帶有床鋪一付。惟因余之聲音不免使彼等戲弄。茲余指出一裁縫。亦能有一細音。且亦有堅確之證據使爾也。父也以

及嘸婁里內也。不惡我。不罪我。而以此思想以壯我行。勇敢果斷。以赴戰場。倘余幸而得回也。賢弟乎。爾後則余之快樂必巨。倘余不得生還也。賢弟乎。我則告汝。此次信中話別爲最後次。而爾永遠無恙。則余尤所亟盼。嗣於八月十七十八等日。彼即參與老恩堡之戰事。而於一千八百十三年九月十六日。遂在桂得列入戰線矣。

虞 初 志 補

法國上將達喔斯特氏率領三萬人駐在特拉維者。嘗派三千人至埃爾濱左岸。搜索一切。而九月十六日。遂與瓦爾莫敦將軍之軍旅遇而突擊。於是呂趨夫之自由軍亦在其中焉。沈毅勇猛。擊退法軍之前哨。並捕擄法之砲隊。而獵士奧谷斯特倫次及浦婁車斯哈氏。曾侵得法國敗後號兵之鼓。復繼續鋒衝進擊矣。於是彼乃欣然歡呼曰。波資且之軍人乎。不可不探。呼聲甫畢。遂有五六十人之一羣。接踵而起。斯時也有法國砲兵一隊。正欲砲擊普魯斯馬兵。因

此敗北。氏迺大呼萬歲。直衝上山。是時法軍雖連珠射擊。不容其上。而氏毫不顧及。依然衝鋒前進。詎意突來霰彈一枚。直落其身。遂不得不應彈而倒。至是乃捉住立於身旁。促戰之少尉費斯得氏。外套衣角以求救曰。少尉乎。我乃一女子也。但此時少尉仍令其鬆放。率領其人奪取砲臺。而第一次戰勝之快樂。獵士倫次氏。又呼中彈而倒矣。當有人急赴其地。適見有醫士顧氏。詎知又來霰彈一枚。炸裂其大腿。是時之女英雄。非特不言痛苦。且笑容可掬。大有義務於無意中得盡之概。是晚將氏搭往丹恩貝錫。大受痛苦以後。泊夫十一月六日。方溘然長逝。十一月七日。在聖安恩墓地。以軍人榮譽爲之殯葬。噫。其有光於史紀也。爲何如哉。

馮彩苞

昭文馮氏。世族也。有二女。長彩苞。次彩縷。俱有殊色。幼與同里夏仰高。吳應周。

虞

初

志

補

嬉戲相愛。吳曰。我必娶彩縷。夏曰。若然。我娶彩苞。已而通媒。馮母邱氏繼室也。以苞非所出。異視之。時夏父爲高州總鎮。列戟建牙。聲勢方盛。吳父則以吏員起家。私計門第。乃以彩苞字吳。彩縷字夏。兩家俱失望。然以貌相若。亦遂不苛求。後吳父以丞簿陞知縣。聚斂致富。被劾。削籍還鄉。置良田美屋。役奴婢。其子入邑庠。而夏公出師陣歿。家復被火。夫人以憂卒。仰高日益饗。貨屋假帳。課徒自給。性落拓不羈。嗜酒好吟咏。人咸目爲狂生。邱氏竊自悔。縷時怨其母。而苞殊自若。居數年。吳父將爲子完姻。氏不得已。爲彩苞盛治粧奩。惟恐貽吳笑。仰高聞之。慨然曰。彼能娶。我獨不能娶耶。有友助百金。乃擬與吳同日娶。娶之日。吳僕從如雲。異常煇赫。夏惟備青廬鼓樂而已。登堂謁岳。並會諸親。覺笑語寒暄。都與吳別。而觀者亦皆羨苞而笑縷。縷悲啼不食已數日。兩目盡腫。至是不肯粧。彩苞獨施芳澤。正蛾眉。設筭珥。已而勸曰。婚嫁父母所主。貧富命也。戚

戚何爲。縷哭益哀。邱氏心若芒刺。怒曰。賤婢汝自得意。不念妹子苦。苞曰。此渠自願。幼時多受巾扇脂粉。便謂仰高哥愛我。我必嫁之。今彼亦不惡。但貧耳。輒作此態。我生平曾一較短長哉。母愈怒曰。使汝改嫁措大。願之乎。苞笑曰。誠母命如此。兒有何不可。母曰。汝戲言。苞曰。終身事。安得戲言。如其不信。請擊掌。縷始破涕爲笑。對鏡理粧。迨屆吉。竟易嫁焉。夏生既娶歸。揭巾端相。正意中人也。驚喜如在夢寐。夜靜就枕。私問卿非彩苞妹乎。何得至此。女笑曰。以世態骯髒不堪。欲爲君聊一吐氣耳。因述其故。生女喜曰。天下佳人。乃有憐我如卿者乎。然惟恐吳或啓訟端。女曰。實告君。淫婢已私於應周矣。彼求之不得。又何訟乎。翌日。女妝竟。料理家務。見四壁塵封。器物不整。歎曰。惰若此。無怪君之貧也。生曰。今而後。我悉以委子。女曰。可。君第爲我讀。生笑曰。我十三經廿四史諸子百家。無不闕者。多讀何益。女曰。讀此等書。何時發跡。有高頭講章在。請從事於此。

虞 初 志 補

卽不敢過望。得一矜。免爲應周笑可也。生日。是何難。自是下幃攻書。吟咏都廢。但好飲。女與約。成一藝。給酒一斗。就正師友。得佳者。女喜。輒呷酒。哺之。生意其可賺。謬自評點。久之。女不信。閱其文。曰。我固不解此。然玩之。亦常構耳。何密圈。乃爾。生笑曰。慧黠兒。墮吾術中。速哺我酒。女泣然以悲。曰。妾視君。非長貧賤者。故不辭艱苦。以相從。今若此。使我何以自解。且君之膏火。皆妾之釵環。行將告罄。我其何以爲繼乎。生爲感動。益奮勵。逾年。提學案臨。赴試。竟被黜。自思無顏。可歸。號於堂下。學使召問。具以對。乃檢其落卷。覆勘之。歎曰。此豈小試文哉。幸遇本院破格錄取。秋闈在邇。負吾小。負閨中人大也。生拜謝而歸。戲謂女曰。一矜已獲。卿願足矣。女曰。未也。我豈作秀才娘子者。便作夫人。寧不稱耶。生日。得隴望蜀。卿之謂也。相與嘔笑。先是彩縷改適於吳。喜出望外。而吳本不能文。所作皆倩捉刀。日惟淫博。置別院。蓄姬妾。賭負輒盜家資。彩縷善妒。房中又數失。

物訴於翁。姑殊不得直意鬱鬱然。終恃勢驕其姊。會祝母壽。炷粧盛服而往。見彩苞荆釵布裙。便肆譏誚。舉腕拍其肩。金條脫鏘然。復掩口而笑曰。與若白衣酸婿偕來乎。苞曰。莫小覷我壻。近頗刻苦。衣頂尙有分也。母曰。儘自刻苦。終是白衣耳。苞慍曰。母何苛量之甚。安知我壻不得成名。母嗤以鼻曰。苟若夫而成名也。抉吾眸子。縷曰不然。以我代母。苞飲泣而歸。由是與母妹絕。無何。彩縷翁姑繼死。應周益蕩。狎妓縱博。家日以落。諫之不聽。反遭毆詈。當夏生科。試遊庠。適吳以犯諱褫革。且受夏楚。是年棘闈。夏又獲雋。彩縷懊恨莫洩。售得師巫術。日咒詛。半年餘。忽夢一金甲神。持利匕首叱曰。汝自無福。忌人成名。輒施邪術。本取汝命。念有代母之言。今夏生高發矣。但取汝眸子以示小報也。言訖。遽抉其目。呼號而醒。方自駭異。忽聞鑼聲鏗鏗。則夏家人來報喜。蓋仰高已聯捷。除館職矣。忿火益燒。覺眶中奇痛。拭之浮腫。無異嫁時。宛轉淹煎。數日頓瞽。當夏

生舉於鄉。邱氏卽遣輿迎苞。苞對從人曰。歸覆我母。酸壻幸釋白衣。待着青袍。便當相見。併告吾妹。約期看挾眸子也。及生入詞林。邱氏親來接女。爲之理髻插花。整冠易服。向之待縷者。悉移以待苞。苞聞彩縷兩目已瞽。亦爲嗟呀久之。於是始復歸甯焉。

太癡氏曰。炎涼世之常態。何足怪。獨至見於至戚骨肉之間。斯遭之者志愈悲。心愈痛矣。恨不能驅造物一一顛倒而播弄之。使舉世黑心符。笑怒間作。愛惡不遑也。然異母出猶可解。乃有一胞。而其毒尤甚。於此豈不大奇。安得佳人盡如彩苞。俾勢利場中。少無數汗顏男子。偉哉彩苞。買絲以繡之。鑄金以事之。歟。

一 二女爭寵記

菩 提

春生姓林氏。七齡喪父母。其叔博徒也。以春生之姿首娟妍。貨之於曲院。教以

彈唱。有如夙學。稍長登場。佐酒。艷壓當筵。迄乎碧玉瓜年。綠珠花貌。則名列教坊第一部矣。春生聲價雖重。而性情和婉。無五角六張態。艷遊狹宴。以春生在座爲榮。有郭某者。以衛玠乘車風貌。當陸機作賦年華。薄飲青樓。偶逢紅玉。暗謂迎送場中。乃有此尤物。足徵無地無才。而春生以某才貌兩全。推爲心上人。定情之夕。卽含涕訴生平恨緒。某悉其顛末。擬作火坑青蓮。乃謂春生曰。僕竊欲以一片婆心。造無量寶筏。普濟沉淪。卿其有意。誕登彼岸否。春生謂得以青衣侍巾櫛。夫何敢辭。然而鵠性殊貪。方倚我爲錢樹。使非大費郭家金穴。未必由媚娘作未老徐娘。先脫風塵苦况。某曰。得卿完聚。則破產不足言。况其未必爾乎。春生乃露意於鵠。堅求脫籍。假母以某巨家子。乃大張饞吻。卒以萬金削籍。詎春生甫脫泥塗。旋投湯火。蓋其嫡氏妬甚。知夫婿納妓。遂作綿裏金針伎倆。謂某曰。聞得曲中人爲愛寵。顧乃置之巫雲深處。不容我見耶。某曰。非也。以

彼小家子。出身不雅。恐觸妝臺之怒。故未敢唐突。氏曰。君以爲愛。誰敢以爲嫌。某謂卿既具河海之量。不擇細流。當使即歸拜謁。翌日以春生歸。見氏。氏貌爲愛憐。餽之同居。春生賦性直。未燭其奸。且不敢抗也。於是殼中。然氏城府極深。私揣其夫。方以春生爲命。若驟聞之。必自露其底裏。且不能用武。必先以法淡其寵。然後可施以羈勒。顧安所得此法乎。嗣母家有婢名麗娟。奉氏母命以奩具來呈。某見其柳眉蓮靨。偶羨之。氏觸動機殼。遂作增敵自衛之法。乃言此吾母心腹也。母已有命。畀吾家作小星。冀免麗娟坐受夫人城之困。然恐君不屑納也。某曰。泰水果有是美意。當成其美舉。誠以在卿宇下。自可繼母夫人愛憐麗娟之意。此亦順親之一道也。氏曰。君自有欲炙之色。而乃佯爲他人療飢。不慮手法太高耶。某失笑。氏遂爲展佈。不逾月。麗娟遂隸其宇下。蓋恃母愛。乞麗爲妾以自衛。其母故以麗爲之羽翼也。某得麗頗有憐新之意。氏乃使麗讒春

生。或以退爲進。或寓貶於褒。皆出氏方略。不半載而春生之寵。果爲所移。而氏仍毫不動色。或某有厭春生之言。氏反爲排解。故某墮其籠絡中而不知。春生見某自得麗娟後。視己如贅。遂有移寵之慮。嗣見嫡愛己。比前有加無已。遂深悟麗娟之納。乃嫡樹黨圖己。其貌爲憐愛者。乃欲掩其跡耳。旣而某果有厭春生之意。春生自知爲人所中傷。然孤掌難鳴。且某不假以詞色。無從置喙。乃自傷薄命。脫陷無由。遺書自叙。因讒顛末。旋作投繯之舉。爲家人所覺。救之獲免。某追思疇昔。未免有情。旣而得遺書。始悟妻麗兩人機局。乃亦設一兩全之法。陽以發遣春生。而陰異其居。以所謀暗告春生。春生言消息一漏。恐比前加厲。君宜審思。某曰。得卿離虎口。則事機蹤洩。在彼亦無如何。遂謀於氏。氏言遺妾恐聲名不雅。某曰。人去不可留。况其有死志乎。是不如遣之爲愈。氏允乃陽遣而陰聳之。不圖反墮某彀中。所謂盡其機械變詐。而轉爲人所用者。竟瞻前而

忘後也。噫。

書葛秉珩

闕名

虞 初 志 補

葛秉珩。常州武進人。幼有神童之目。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會清咸豐中。葉粵匪擾常州。擄其母及妹以去。秉珩卽馳赴賊營。曰。吾父年高。倘必奪我母與妹。則我父將不保。賊曰。得百金贖之。秉珩竭蹶求得五十金。賊止還其母。乃與妹訣曰。我去汝卽死。賊聞之。遂遮道不放。欲並留爲書記。且曰。汝能勸妹順我。當惟汝所欲。秉珩大罵不從。賊攢刀剗殺之。於是百計誘脅其妹。其妹義不受辱。大罵求死。賊悅其色。猶不忍加誅。割髮裂衣以恐之。其妹略不動色。仍罵不已。遂被殺。時年祇十七耳。其父收屍瘞之。聞其事者。咸爲痛悼云。

記者曰。士大夫號稱砥行立名節者。睨其跬步間。遇小利則疾趨。小害則卻足。甚至汨沒天性。陷父母於危。而自圖逸樂者。比比也。秉珩乃以保全父母之故。

舍身以爭。又不欲屈節從賊。以貽親羞。遂至於死。此其行事。固古人之所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耶。卽其妹。以及笄之年。亦能深明大義。守節不屈。良足嘉尙。嗚呼。一兄一妹。後先濟美。輝映里閭。斯誠葛氏之光也。

遼陽海神傳

蔡羽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賞。商於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寞。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糊口。二人仰屋而居。仰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

故閉戶入室。卽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罽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闐。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豔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眞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獨。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匱。或擎如意。或舉穀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窗皆扃。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

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道乎。且彼既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萬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睹。纔一舉筋。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孽所醞。奈何。概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餈。而爽滑異甚。略不黏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卮。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

虞 初 志 補

門亦尙扁。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閒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縮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纔合。丹流浹席。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眞處子也。程旣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儻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恆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眞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飛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鷄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

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妝。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甯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蓆。依然如舊。向之魂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閤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膚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日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其室中忽

虞 初 志 補

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卽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腆如昨。歡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覩錦裯。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鷄再鳴。復起妝沐而去。自後人定卽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况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聞已見數。鸚鵡飛舞於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

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鷄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豔燦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歆豔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筋挾食前肉一臠。擲程面。問曰。此肉可黏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黏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取禍耳。吾安思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已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值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

虞 初 志 補

諍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躡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段者。途間遭濕熱蒸。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遂亦喪去。爲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於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踴。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尙存簷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值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旣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

曰。眞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眞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勿錄。每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輕重。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眞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者。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神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詔耳。所謂神不歆非類。

虞

初

志

補

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旣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况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况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屈伸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程生平所疑。皆爲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旣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旣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皆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旣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

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接應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丰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歛噓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肴。追敘往昔。每吐一言。必汎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於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

虞 初 志 補

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甯頻復。至于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嚀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卽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聾矣。兄旣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丰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仇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俾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

言卽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曠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狂狴憂。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言備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舵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即頓息。俄而黑雲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

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原委。且年已六秩。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評曰。此文敘事。按合當時事實。宸濠之變。訛言恐動。情形可知。大同張文錦被戕事。史在世宗紀三年八月癸巳。是年正爲甲申。小說出文士之手。不憑空作脂粉塗澤態也。行文有歷史意味。較有統系。觀此尙見法則。

又按蔡羽。見明史文苑。附文徵明傳內。傳言吳中自吳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沈周祝允明輩。與並馳騁。文風極盛。徵明及蔡羽黃省曾袁秩皇甫冲兄弟稍後出。而徵明主風雅數十年。又云。蔡羽字九遠。由國子生授南京翰林孔目。自號林屋山人。有林屋南館二集。自負甚高。文法先秦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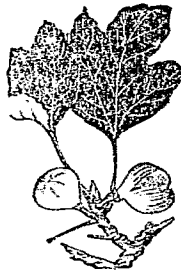
漢。或謂其詩似李賀。羽曰。吾詩求出魏晉上。今乃爲李賀耶。其不肯屈抑如此。

書晏孝子

陳伯巖

晏孝子德安人。母思食豕肝。貧不能具。迺走江上。割曰肝。裹創歸。烹而食。母未幾死。縣令驚歎。上其事於官。旌之。陳三立曰。忠孝之行。貞於其心。繁出百變而將之。古今割臂股及肝療母事。尙矣。類皆百計無復之。不惜殺身以存其親。猶曰傷道而不可訓焉。晏孝子何如哉。是時母非瀕危。而幸奚拯其死也。豕肝微易致其口多矣。充晏孝子之義而效之。貧子之父母。必務忍飢寒。絕嗜慾。日伺察子之有無。贏乏以相保持。否則一口腹之故。一指使之間。皆殺其子之具。而有餘也。是天下之爲父母亦危矣哉。彼晏孝子之爲人。蓋必捐忿疾。貧騷怨。不平之氣。滿衍於中。而不樂其生。偶以母之所須。動其積憤。起而相激。遂以自懟。

而取逞於俄頃者也。悲夫。又余街人黃文岸者。母年七十矣。文岸爲人傭。以食母。歲饑無所得。傭母瞽而病。思食肉糜。日夜語文岸。趣具食。文岸負手繞階。仰天而悲。夜半剖肉淋漓。提釜中。明日創裂死。因並書之。以知王澤竭。教化衰。俗流失。蚩蚩之氓。謂之何哉。



虞初志補卷十一

鄧水 姜泣羣編輯

過墟志并序跋及心史先生考證

墅西逸叟

序

昌黎傳圻者王承福述其言曰。吾入富貴之家。有一至者。又往過。則為墟。有再至三至者。又往過。則為墟。蓋豐悴去來。盈虛倚伏。是乃天道。又况積不善之家。尤招禍速。而報不爽哉。余祖塋在七浦塘。歲時祭掃。舟行過大橋。見黃氏所居。周遭皆石砌。屹如堅城。岑樓鬥角。邃室鈎心。遠望有葱蔚氣象。不數年而化為焦土。又數年而為勢家塋兆地。今且松籟如怒濤聲矣。余與圻者相隔七八百年。而過墟生感此情。若合一契。歲癸丑。張媪以年老北歸。余側室吳與張為中

虞 初 志 補

表姊妹。張時過余舍。爲縷述黃顛末。且舉其手錄一冊示余曰。此劉母女兄弟。平日往來筆札稿也。於是摺摭舊聞。綴以張媪所述。敷繹成文。名曰過墟志。嗟乎。今之趨利如鶩者。亦可爲殷鑒也已。然亮不撫七。則劉不擄。亮不妻劉。則七不至。此中有天道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非一朝一夕之故。彼三秀者。天特假其才貌。以變置黃氏資財耳。厥基旣覆。旋擢儲嬪。卒且慶毓螽斯。寵榮錫命。又曷嘗以妖冶傾人之國也哉。康熙歲次丙辰仲秋望。墅西逸叟書於坐忘軒。

此序以作者所以得其顛末爲緣起。頗得古意。卽近譚西國小說蹊徑。亦多類是。

以過墟志名書。其意在指黃氏之爲富不仁。卒之家財移於他姓。豔妻嬪於異族。爲世炯戒耳。至某王邸中事。乃故意鋪張。且據北來老媪之言。非所目覩。又當時滿人驕侈之醜。一軍官已不可嚮邇。不必果爲親王。讀者以其所

敘豪貴之態。而疑爲豫王或端重王。是未詳稽其時日之過也。

任陽爲虞邑之極東南境。地窪民貧。而黃氏獨以資財雄鄉里。居大橋。世謂之大橋黃家。余及見者曰黃亮功。自伊父積資起家。不置田產。專以權子母爲業。蓋見中原多故。增餉增役累也。亮仍家法。尤樂不疲。歲囤粟以千計。豆麥花布稱是。崇禎間吳中水旱頻仍。米價騰貴。亮邀取重利。朱提成錠。窖藏之青蚨成貫。櫃藏之零星者。必鎔成錠。積成貫。概貯藏而乃快。爰是積資鉅萬。而家益富。亮爲人陰柔。外若溫厚無稜角。中實機深多詐。性尤吝。處置家事。節縮若寒士。層屑謀朝夕。其父嘗令亮循輸粟例。爲護身符。亮蹙額曰。爹直欲兒作枵腹監生耶。每用一錢。輒沉吟良久得已。仍貯之囊。其素性也。家多權量。式同而用異。視出入而盈縮之。未嘗用銀錢。凡與人貿易。盡以折色昂其價。但有厘毫利卽喜。邑中牙儉陳氏婦喪夫。欲他適。亮聞其挾重貲欲娶之。父曰。贅也。里中請婚。

虞 初 志 補

者多。何必是亮。曰。彼以賄遷。是足欲也。遂娶之。得貲五百金。已而變其房產。又得四百金。陳善操家。勤紡織。亮得其飲助。家業日熾。已二十餘年。終嫌其貌不揚。心常怏怏。間加惡聲。陳有弟。歲時或備果榼來視姊。亮疑曰。是欲希我津貼也。因語陳曰。汝弟至戚。時來視汝。意固善。但我昨至左廂。見其與某婢戲。此何理也。吾家範素謹。而容此輕薄子乎。陳心知且誣。而微會其意。遂屬弟勿再至。自是親串中無一人告貸于黃者。後陳病瘵死。亮薄葬之。蓋吝已財而陋彼貌也。時亮年四十餘。謀繼娶。於是有議姻劉氏一事。而造物變置之巧機伏矣。劉氏者。亦居任陽去黃三里。而近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其伯曰賡。虞邑諸生。守正不阿。端人也。其仲曰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有季妹。生之夕。其母見紫氣繞室。經時不散。六歲母死。卽自粧束。能修容。父教之書。過目了了。捉筆作楷。秀雅可人。學爲筆札。亦朗朗成章。十歲父又死。倚兩嫂以居。雖處女而摒擋家政如

健夫持門戶也。性高抗，不肯作佞佞。覩態遇難處事，一言立斷，動中情理。兩兄亦善視之。甫垂髻，嬌艷驚人。面方正，潔白如脂，微紅勻碧。若含露桃花，鳳目曼耳，眉疏秀而長，額光可鑑。方頰微鵲，通體長短停勻。襪履不盈四寸，蹀躞容與。眞國色也。亮之父執曰：郁士英者，繩劉於亮，亮心艷之，謂郁曰：果字我，禮金多寡不計，事成當厚以報媒者。郁乃言之於劉。仲曰：吾兄素迂闊，萬無從意。此事我能曲成，但我非媒妁，而杯酒不沾唇，得無於心不甘乎？郁述之於亮，欲以二百金爲聘，四十金爲仲壽。仲大喜，乘間言於伯曰：三秀（小字）妹，行年十四矣。凡求婚者，非生庚不合。卽卜兆不從意者，良緣自有在焉。頃郁髻來云：黃某與讎，偶語及內助事，問吾妹可乎？不可。伯默然。頃又言於伯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吾母彌留時，執妹手，顧吾父及吾兄弟而言曰：此女吾所愛，俟其長，務擇家事勝吾家者嫁之。無與寒士。寒士能自奮青雲爲妻孥福者，世有幾人。但

願其安享素封。不至朝夕碌碌井臼傍。吾日暝矣。今吾母雖終。言猶在耳。吾兄弟豈忍忘於心。前所云黃某者。積資數萬。倉庾如櫛。棟宇連雲。欲得妹爲內主。母若在。必諾無疑也。伯作色曰。不然。吾母若在一聞是言。必唾其面。彼之先陳氏奴也。本性王。背主而逃。易王爲黃。居於崑之石浦。至彼祖曰元甫者。復歸虞家塘市。元母爲邑勢宦乳媪。宦田三千畝。在吾鄉。以媪故。委元課租。元恃主威。禾未登場。輒駕帳船。叫囂鄉里。鷄犬不安。農人苦之。衆議畝出斗粟。勞之名曰脚步錢。元於主人正犒外。復蝕其十之三。詭言農欠以充已橐。遂以殷實起家。彼之積資累萬者。非由躬稼。親服賈。勤苦中得。乃敲人骨。吸人髓。斂怨兩世而積也。彼父洪。尤凶暴。恃其拳勇。酗酒漁色。鄉人目爲黃二。傷司謂觸之禍立至也。常悅一佃女。假其父錢而不責償。閱三年。權其子母。已逾倍蓰。乃攫其女爲妾。不久而愛弛。轉鬻於粵商。得白鏹二十金。有成言矣。女聞而縊。莫敢誰何。

此固鄉里中所共知共聞。莫能掩其醜惡者也。洪雖富甲塘市。而市之衣冠中人。從未與接一揖交一談。洪自知不容於士類。乃大營宅地於吾鄉。爲夜郎自大計。沒主田數畝爲基址。高閤厚垣。樓房盤亘。其廳亭壯麗。擬嚴文靖相國家規制。役佃民爲傭作。經年落成。一鄉苦之。至今過其地。望其居者。莫不切齒寒心。比之鄙鳩。勢宦死。子弟皆紈袴。不問生產。田皆四分五裂。盡授他姓。洪欺其無主。昂其價。侵匿其半。所獲復不貲。自是始不與課租事。鮮衣華履。出入隨童僕。爲鄉里中鉅富翁。席必首座。稱必丈人行。識者見而恥之。廢紳某。欲釀千金。謀復官。遣門客致洪。適同會者。皆邑中鉅老。聞之譁然。乃還洪銀。擯弗與同列。吾同學友汝南周氏。作醜奴兒令一闋譏之。有何物催頭。持了精鏐。便想烏紗隊裏遊。句一時傳笑。以爲美談。此又合邑中所共見共聞。莫能掩其醜惡者也。今亮之爲人。比之祖父。稍爲斂跡。然計升斗。權分毫。刻剝窮民。專圖利己。祖孫

父子是真一氣。虎兒狼種。豈我族類。若貪其富。而降我門楣。與彼婚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昔王源嫁女於富陽滿氏。東海王源嫁女于滿氏。沈約作彈章奏之事。見昭明文選。貽臭千古。奈何踵其故轍哉。况妹年十四。彼已四十有餘。獨不爲妹計乎。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無乃爲鄉黨所笑。仲知言不能入。爲之意索者累日。亮偵知事不諧。屢邀郁與謀。往返數四。仲亦無以應。無何伯應募徵往山左。中途寄仲書。言至維揚。見婚嫁者絡繹道路。詢其故。緣訛傳朝廷遣中使至江浙採民間女。此信至吳中。亦必擾擾。然訛言耳。萬無此事。不可輕信。妹終身事。慎勿因此輕率與人。仲得書大喜曰。四十金入吾囊中矣。因招郁令謂黃曰。姻事吾能主之。須無食前言。乃可。黃卽諾。擇日納采。乃縮其二百之數而半之。復折其二。縮其四十之數。而半之。復折其四。且命郁剖而中分之。曰。柯儀固總函也。仲慍甚。心知爲亮所賣。而口不敢言。先是仲得兄書。詭答云。兄書

虞

初

志

補

虞

初

志

補

未到。吾邑已盛傳中使採女之事。里人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忽來家索錢不遂。竟將妹年貌登册。欲告之官。不得已仍諾黃請矣。此貧家女。爲富翁妻。未爲不得其所。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謀。亦無我責也。伯得書撫膺頓足。浩然長歎。復作書寄仲。痛加諄讓。書未至。而黃已委禽。日蒞婚期矣。婚之夕。亮頭眩暈者二。踉蹌不能成禮。廟見日。木主先傾倒仆地。家人咸驚異。而亮一見劉貌心醉。迷迷然若陳思之遇宓妃於夢寐間也。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名珍。珍五六歲間。劉延熊耳山人爲推五行。熊耳山人善談星。所言極驗。人爭致之。號半仙。而山人行蹤詭秘。時姓趙。時姓呂。或言其初從流賊。爲賊推成敗奇驗。旣而亡命江湖。至是挾術遊虞山。劉聞以重禮延之。座抱珍於膝。坐簾內聽之。山人推之。稱好者再。是能富夫貴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己生庚令推。山人沈吟良久。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人而坐台。

虞 初 志 補

垣有執政王家氣象。惜犯披靡。貪狼兩煞。然福星坐照。彼兩煞特爲之用耳。鄉
邨婦安得有是。必給我也。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即貴。劉大喜。已而推
亮。則搖首曰。苦命耳。腰纏十萬。不能享用一錢。如病膈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
欲啖卽嘔。非苦何。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之。爾時舉坐闐然。謂其言何
背謬若是。而劉聞命中無子。一言心動。猶以爲己命或宜有。而亮素性鏗刻。爲
無子相也。於是有母養祿產。意蓄而未露。有張媪者。乳劉者也。寡而無子。依劉
以居。劉以爲心腹。私與語曰。癡老子。不知何了局。年將半百。止一女。但兀兀持
籌握算。度朝夕。竟不思身後倚託者爲誰。媪曰。俗有引子之說。謂先取他姓子
養爲己子。爲之兆而引之。往往如所願。是亦何不可爲者。劉領之。而向所蓄意
於是益決。時亮一切家政。皆聽命於劉。某處窖金若干。某櫃節錢若干。皆委之
劉。米粟出入。契券存發。及日記冊簿。皆經劉手。劉才固敏。遇事無不咄嗟立辦。

亮奉之如神明。劉櫛嘗爲捉髮。溷浴嘗爲拭體。又嘗坐劉床。畔爲劉翦爪。劉寢而起。爲之傳襪納履。而劉嘗傭奴其夫。呼爲老牛。少不當意。輒批其頰。亮睨而受之。微曰。好言之。何怒爲。以故。凡劉意所欲。無不傾聽。任指揮。一日亮從近里收債歸。見劉擁珍坐燈下。乃撥撩其耳上金環。戲曰。珍且入塾矣。而汝不復孕何也。劉叱之。正色曰。火燒頭尙作此狂態。吾適有言。欲喚醒汝。俟少間言也。乃入房閉寢。門於枕畔。醜縷移時。次日亮夫婦早起。命庖治盛饌。邀二劉讌會。時伯已回家。五六年足未嘗一至黃所。劉恐伯之固却也。私遣張媪致書曰。兄固愛妹。妹豈不知。但妹旣歸此家。凡此家前事。姑含忍之。兄妹自有天倫。義固無可絕也。今聊具杯酒。爲戚一申款洽。兄來。則妹愈有光。否則置顏無地矣。伯不得已。偕仲往。姑與亮相見。語間。輒呼亮字。而仲則如其所應稱。宴旣畢。伯入辭。劉若爲無意也者。謂伯曰。珍將就學。苦無伴。兄第三子金印官來。此依我。與珍

虞

初

志

補

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遽曰：吾兒七舍可來也。劉默未有以應。而仲卽於明日攜其子七舍至。依劉以居。劉之爲亮謀也。意在伯之子。以其弱不好弄。且因是爲修好地。仲則其素所心鄙。絕無撫其子意。亮見伯落落難合。而仲突梯易籠。絡劉因七至。意大拂。而亮反憇患之。七生而駿。性暴戾。比長與珍戲。珍怒白之劉。劉撻之。自是宿之外舍。食不令同席。時來時去。一任其意。而七遂與羣惡少遊。無何劉字珍於直塘錢氏。籍婁東。徙於虞。富而能仁。鄉里稱之。夫人陸好善。年五十所生一子。溫文厚重。錢翁課子嚴。必俟入士籍。乃與婚娶。故弱冠而未聘室。時吾虞初隸新朝。邑中作粧點太平景象。夏之五月。盛爲競渡之會。錢氏子侍其母往觀。而鄰舫則劉與珍。兩家通問。知爲近里眷屬。各過舫款語良久。錢母歸語翁曰：劉固倩麗。異表耀人目。艷於少艾。但少涉輕露。其女則嫺雅淑婉也。於是從翁遣人請爲婚。而劉亦以親見錢氏子。知爲

佳壻。遂諾之。

按虞隸新朝。妝點太平。五月盛爲競渡。此必在順治三年。蓋南都被破二年五月。至六月乃下蘇垣。七月初屠嘉定。是年五月虞未隸清。且尤無太平景象可言也。

七忽作靈言曰。姑以珍字我。故撫我于家。今乃背約奪我妻。則以字人。將焉置我。劉聞怒甚。邀兩兄呼七至而痛笞之。且詰之。珍字汝何據。七無辭。旣而謂仲曰。七不過激我爲其娶妻耳。然直言何害。乃出此橫語。奚以百金爲七娶妻。復置莊房一所。令居之。且以已所得奄田三十畝畀之。曰。劉產仍歸劉氏。吾無取若家毫末也。七好博。日與羣邪狎。未逾年而田產盡賣。妻無所歸。溺死。仲惡其無賴。屏弗子。寄身博場。錢氏子游婁庠。翁謀娶婦。擇吉遣媒往。而劉不允。曰。吾女穉。隔簾且羞見人。奈何。楚楚與彼家上下相見。無已。則令婿來贅。乃可。亮恐

虞 初 志 補

壻來。而糜酒食也。又恐其久居於此。食指漸繁。而苦於供給也。且恐其覩見我多藏。而尅扣其萬一也。遂不主娶。主贅。劉媪爲之不妝不食。服粗服。坐於床。呼亮至。詈之曰。汝知珍爲我性命。乃必取之懷中。而逼之遠去。設是心者。狗彘不食其餘。亮恐。急扶之起。好言曰。汝欲贅則贅耳。何自苦爲。劉始下床治家事。而錢氏子。得贅於黃焉。劉令張媪設臥具於珍寢所之學窓。凡夜間有所聞。輒報之。婚次日。早起入劉寢所。至床前耳語。劉訝曰。燈下嚴粧獨坐。珍竟未之寢耶。何孩氣乃爾。又次日。媪復耳語如前。劉蹙眉曰。苦我兒。又次日。媪復耳語久之。劉喜形於色曰。伉儷固宜如是。自是以珍故。於壻特愛之甚。凡衣服之需。盤飧之奉。惟恐不獲。當意於錢。致不獲。當意於珍。旣彌月。錢翁迎其子婦。從師課讀。劉謂珍曰。時眉（錢生字）未來。無寢處新室也。於是遷珍於己寢之左。令張媪作伴。時七爲敗類。苦飢寒。敝衣破帽。蹣跚牆垣間。頻向劉索衣食。一日忽又至。

適珍坐寢所束足。七窺之良久。珍起見之。厲其色不交一語。七乃戲曰。珍姊向者我問爾幾時招婿。輒怒罵我。前日白面書生何人耶。珍不答。又曰。姊夫未歸而姊獨寢。得母寂寞。珍又不答。而從劉於曝麥場。是夜珍就寢。聞床下款款有聲。急呼有賊。亮持挺至。見賊之足於床下。痛擊其脛。賊大號。視之則七也。劉忿極。引剪刀搨其股。血流盈地。亮縛其手足。閉之室。劉擁珍曰。驚我兒。珍泣。劉亦泣。天明珍起。失其小履。劉於七懷中搜得之。撻之無算。須臾仲至。欲投之河。劉縱之歸家。仲乃銀鐙困之。仲之妻有舐犢愛。復陰脫之。而七仍與諸惡少爲伍。且聚謀欲甘心於劉有日矣。時亮已六十有餘。嗜利益甚。見奴婢衆。慮其坐食。乃多畜雞豕。每奴委豕幾口。婢雞幾隻。日課其利。彘子若干。售錢若干。繒雞蛋若干。售錢若干。繒。凡諸自奉。益加裁損。但菽乳一方。日爲常味而已。歲丁亥十月。亮早起。手持一簿。欲劉登記。蓋隔宵曾與鄉民權子母錢。斷斷爭之不已。如

其欲乃已。至是早起。欲登諸簿。及寢門。忽仆地不起。劉驚。急與珍扶至寢處。手若有所指。而口不能言其處。須臾形神離矣。

虞
初
志
補

按此處明點亮死在丁亥十月。丁亥乃順治四年。時江浙皆下。據東華錄多鐸。早於二年十月還京。博洛亦於四年四月凱旋矣。此後安得尙有留鎮江甯之事。

亮死。鄉里中無一弔唁者。劉於倉卒悲哀之時。瞥見七突入緯帳中。憑棺呼爹。似爲號泣狀。旣而呼劉曰。娘取衰來。劉心知其意。遽作色曰。死者無子。安用斬衰。七曰。吾固子也。劉乃厲聲曰。死者姓黃。汝乃姓劉。何涉。七曰。幼撫我。長授我室。兼畀房屋。獨忘之乎。劉曰。如是則待汝不薄矣。汝復欲何爲。七曰。欲分遺貲耳。劉曰。有之。今分汝。乃令僕婦中之有力者。捧而扶之。七臥地輾轉號呼。口出惡言。劉愈忿。取白杵痛擊之。曰。此吾初次分汝貲也。七不勝楚。負痛而走。大呼

曰。吾必有以報吾仇。劉於是。有戒心。呼童僕至前。各給鉦一具。戒之曰。每暮夜。分布四野。伺有所聞。輒相應。未幾。果有盜四人。自簷而下。劉急令媪啓小門。於宅後鳴鉦。四野鉦聲齊起。而盜驚逸。家人咸相慶。劉曰。未也。更備之。乃坎室側。各行道轉處。以爲阱。穴其壁數處。貯石灰於裏間。而以風車承其後。越數日。盜十餘人。艤舟於宅後之水門。夜半潛入圍牆中。始各執炬。斬後垣門而入。將近內寢。前道者遇坑而陷。餘盜方倉皇失措。俄間。壁穴中石灰亂颺。目不能開。乃各棄械而竄。視陷阱則七也。墨其面。率惡黨。刦姑家。劉曰。吾固知此獸所爲。俟其父至。共鳴之官耳。珍諫母曰。事大罪非輕。恐傷舅氏心。縱之若何。劉乃縱之逃。自是里中二十餘日。不見七縱影。劉連被七驚慮。七相仇不已。心常悶悶。百計沈思。忽言。吾且安死者。乃葬亮於虞泖湖之祖塋。祭畢。謂其壻錢生曰。此處不可居。吾欲倚汝終身矣。於是先舉什器之粗重者。傭二百餘人。運至直塘。五

虞 初 志 補

日始盡。先遣珍歸。手持一冊付珍曰。凡汝房內箱櫃。是汝故物。今汝隨身攜挈。未曾開冊。此冊所開列者。白米百二十囊。黃米二百囊。每囊元寶二。又大衣箱十餘隻。每箱衣服下貯銀若干。中衣箱十餘隻。每箱衣服下貯銀若干。櫃二十有七。貯錢皆滿。中有某某字號者亦銀也。以上諸件。皆緊要列諸冊。我發汝收。悉照此冊。可無疏漏。至四日而銀錢衣服等物。亦已運盡。劉乃殺雞宰豕。遍召鄉里。貧農得二百餘人。飫以酒肉。呼至前。舉其積年價券。盡爲燒之。曰。吾欲爲死者資冥福也。衆大喜。復開倉廩。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斤。菽五升。衆益大喜。不覺羅拜。皆曰。黃母施恩於我等。并爲窮人折券而償債。凡經渠手。每不苛刻。今復行此大度事。將何以報。劉曰。吾非望報。欲煩爾等者。有米二千餘石。能爲我運至直塘。醕酒肥肉。儘汝飽啖也。衆皆如命。經四日而運畢。時值歲飢。鄉間富家囤米者。往往爲窮民攘奪。劉反用窮民力。竟無攘者。凡黃三世蓄積。

不下數十萬。一朝盡輸他姓。造物變置之機。亦巧矣哉。已而錢生來邀劉至其居。行有日矣。視歷乃不宜遷徙。遲三日乃吉。越兩日。夜半而難作。李總戎成棟者。於宏光時降新朝。所過城邑。輒爲殘破。掠婦女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半。及羅店鎮。誓必掠取吳中美姝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畜姬妾於其中而居之。旋奉命征粵。則囑其弟奉母居守。而令心腹將帥。旗兵千人保松江。實爲室家計也。七之黨有爲守將標下汛卒者。當七爲盜而逃。卽走之松江。謂汛卒曰。得營兵百人。銀錢米粟。可捆載而至。卒曰。此險道。不若首之主將。儻重獲。則爾有功。非得官卽邀厚賞耳。七撫掌大喜曰。吾將得官。於是首之主將。謂劉擁資百萬。如乳虎噬人。一鄉恨入骨髓。得大軍除民害。取百萬資充軍餉。計甚便。守將以爲然。乃令偏裨某帥千人。由劉河經崑山。至七浦塘而進。時劉方封鎖樓房。誠居守者碌碌。竟日至夜。復與張媪整頓細事。素服淡粧。坐而

待日。爲起行之計。俄而門外砲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千人。一擁而入。啓其廩。廩空。啓其窖。窖空。搜其箱櫃。衣服什器等。無一存者。裨將恚甚。見七與數人擁劉至。方欲責問。而于炬光中。望見劉貌。注視良久。忽曰。賴有此。不然將何以復旗主。遂擄劉而去。張媪從之。是時旗兵廳人。勞而無獲。各忿忿不待將命。亂刀刺七身。乃縱火焚黃居。亭閣樓房。倉庾廚庫。頃刻悉遭一炬。衆乃投七尸於烈焰中。掠近村數十家。稍取資糧而歸。珍聞變。驚絕。號泣無晝夜。時已舉子乳冲。錢翁患之。乃令子往松探問。以慰其念母心。至松則成棟親屬被收。凡所掠婦女。皆歸旂安置會城。(南京)

按劉之被掠赴松江。在李成棟未歸明以前。其赴江甯。以李甫歸明。隨李家屬被收。李歸明在順治五年。東華錄及逆臣傳皆可證。而風倒梧桐記又載其月日。五年四月初二。爲侍妾所激。至初十而往迎桂王。消息傳至江甯。必

在四五月之間矣

虞

初

志

補

錢生歸邀劉仲偕往江甯。至都統署。見有遵奉令條開一應逆棟所攜婦女。俱許親人領回等諭。錢劉皆大喜。急欲入告。而未有路。適有武弁自署出。錢揖而問。令條內語果信否。弁曰。昨已領回三人矣。錢遂告以情。弁曰。汝音似吳人。我亦吳人而投旂者。同鄉之誼。敢不實告。乃攜錢手至無人處語之曰。王爺令條內固云爾。但黑都統司此事者。非阿堵兒不可。錢生云。所欲幾何。弁曰。視婦女之年貌爲多寡。極美而年少者一百金。錢生曰。適不及持來。奈何。弁曰。速歸取五六日事可成也。錢遂偕仲歸取贖。珍罄已所蓄。令生偕仲復往。囑生曰。誠得吾母歸。雖千計萬計。無虞缺也。於是持千金復至會城。尋向所識武弁。而告以物色已具。復許事成。耐金五十。弁喜謂錢生曰。取年貌籍貫來。又云署內有掌家婆二太者。照管諸婦女。每百兩例予十金。否者必留難勒措。錢生曰。無不

虞 初 志 補

待日。爲起行之計。俄而門外砲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千人。一擁而入。啓其廩。廩空。啓其窖。窖空。搜其箱櫃衣服什器等。無一存者。裨將恚甚。見七與數人擁劉至。方欲責問。而于炬光中。望見劉貌。注視良久。忽曰。賴有此。不然將何以復旗主。遂擄劉而去。張媪從之。是時旗兵廳人。勞而無獲。各忿忿不待將命。亂刀刺七身。乃縱火焚黃居。亭閣樓房。倉庾廚庫。頃刻悉遭一炬。衆乃投七尸於烈焰中。掠近村數十家。稍取賞糧而歸。珍聞變。驚絕。號泣無晝夜。時已舉子乳冲。錢翁患之。乃令子往松探問。以慰其念母心。至松則成棟親屬被收。凡所掠婦女。皆歸旂安置會城。(南京)

按劉之被掠赴松江。在李成棟未歸明以前。其赴江甯。以李甫歸明。隨李家屬被收。李歸明在順治五年。東華錄及逆臣傳皆可證。而風倒梧桐記又載其月日。五年四月初二。爲侍妾所激。至初十而往迎桂王。消息傳至江甯。必

在四五月之間矣。

虞

初

志

補

錢生歸邀劉仲偕往江甯。至都統署。見有遵奉令條開一應逆棟所攜婦女。俱許親人領回等諭。錢劉皆大喜。急欲入告。而未有路。適有武弁自署出。錢揖而問。令條內語果信否。弁曰。昨已領回三人矣。錢遂告以情。弁曰。汝音似吳人。我亦吳人而投旂者。同鄉之誼。敢不實告。乃攜錢手至無人處語之曰。王爺令條內固云爾。但黑都統司此事者。非阿堵兒不可。錢生云。所欲幾何。弁曰。視婦女之年貌爲多寡。極美而年少者一百金。錢生曰。適不及持來。奈何。弁曰。速歸取五六日事可成也。錢遂偕仲歸取贖。珍罄已所蓄。令生偕仲復往。囑生曰。誠得吾母歸。雖千計萬計。無虞缺也。於是持千金復至會城。尋向所識武弁。而告以物色。已具。復許事成。酌金五十。弁喜謂錢生曰。取年貌籍貫來。又云。署內有掌家婆二太者。照管諸婦女。每百兩例予十金。否者必留難勒。錢生曰。無不

如命。弁卽取劉之年貌籍貫。入署付二太查驗。遲久而出。亟搖手謂錢劉二人曰。無其人奈何。錢生皇遽曰。某月某日。某將至某鄉擄去。生親蒞松訪。確知某將獻入某總戎宅內。何乃無之。弁曰。吾豈惡孔方而過給爾者。適據二太回報云。實於三百餘婦女中。偏詢之。竟無有。爾得無誤耶。錢泣謂仲曰。甥壻此番歸去。女甥必死。女甥死。甥壻誓不獨生。乃大哭。仲謂錢生曰。哭無益也。不若仍求是人。或知一果否確據。錢生於是前執弁裾泣曰。祈台臺示一果否確據。當有以報。遂舉所許五十金予之。弁躊躇良久。計無所出。忽欣然曰。得之矣。乃疾趨而入。頃之袖一冊至。謂二人曰。此果否確據也。非我不能取出。然幸爲我祕之。無洩之他人。我頭尙思啖飯幾年也。錢劉急揭冊細閱。至末頁。則果有黃劉氏及張媪二名。而朱圈標其上。注於傍云。選入王府。弁曰。何如此間果無有。吾終不爾誑也。錢涕泣不知所爲。劉仲曰。事無可奈何且歸。於是返處。不數日而劉

書至。先是劉被擄至松入李宅。李之母見而悅之曰。若固名家女耶。何妍麗至是。盍母事我。依我寢處。行將送汝還故鄉耳。未幾成棟以粵東叛。母與弟皆械送京。姬妾等俱聽本旂發遣。悉置之南京。劉亦入籍中。爲黑都統承管。關內署後馬廐。傍坐地居之。婦女三百餘。羣聚席棚。幾于露處。又馬尿薰人。不能刻居。皆號泣不欲生。越一日夜。而滿洲太太來矣。滿洲太太者。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白顏頰。髻圓而扁髻。簪花。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皆跪迎。其管家婆二太者。叩首鞠躬。導引至蓆中。遍望。作漢語曰。君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也。不知誰是有福者。乃側身入婦人隊。擇富意者。拽其裾而行。得三十餘人。令至別所。各擺例子前。上下睨視久之。乃指而別曰。彼太長。此略短。而三十人中。復去其半。留十餘人。令至前諦視其髮及手掌臂指。復隔衣捫其乳。則又去七。僅存者五。乃令五婦列坐。待以茶。殷勤問訊。而細審其

虞 初 志 補

音俟其答語。則耳屬之。中有一婦女音微窳。（音與惡也）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且安坐。吾欲一觀履式耳。乃揭其裙。叉兩指量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僅得四人。而劉與焉。滿媪向劉作滿語。塞楞塞楞者。再四。塞楞者。言最好也。復漢語謂四人曰。有侍婢乎。任隨爾行。回顧二太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至王府。劉持張媪痛哭曰。入此間萬無與珍相見日期。吾命亦休矣。媪亦相抱而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媪誠四婦曰。至前各叩首俯伏。命汝等起。乃起。愼毋哭泣。致王怒。以取鞭扑。已而三婦皆如所誠。膝行匍匐。叩首畢。伏地不起。屏息莫敢作聲。劉則冉冉而來。倚柱而立。向左壁側。其面目不盼。燈下額光煜煜射人目。泪睫暈微紅。倍添嬌艷。王異之。問何籍。劉不應。問年幾。何不應。問有夫否。又不應。忽自號泣曰。我民間寡婦。被韃兵虜。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與吾女永隔。尙安

用生爲。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乃撞其首於柱。滿嫗卽抱持。且踊且號。鬢髻爲解。髮委地丈餘。王見而益異之。遂有憐愛心。諭滿嫗曰。善護持。無令悲損。嫗爲巧言百端。引劉入已寢以安之。朝夕進棧米果餌。粥糜熬黍稠。疊几案間。而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媪憂甚。私語滿嫗曰。劉痛念其女故。悲毀至此。前在松江傳聞李兵歸。復掠直塘一帶。今及三旬。而女之存亡。音耗寂寂。計得一當通問於其女。以慰其心。或可少進飲食。滿嫗然之。爲啓王。王曰。速令寫書。可遣捷足往。滿嫗告劉。劉霽顏曰。汝累日所言。吾俱不欲聞。惟此言差強人意。乃作書寄珍曰。我生不辰。疊罹險難。向日送汝河干。竟成長別。痛何可言。自七獸肆毒。擄我往松。幸叨假母慈覆。寢食相依。且許送我歸虞。令我母子完聚。不期望名眷籍。候遣省中。忽又送入掖庭。廁身窮袴。竟如墜崖之人。不能奮飛。嗟乎珍兒。汝母至此。尙能隱忍以求活哉。所以苟延殘喘。累遭窘折而不

虞 初 志 補

死者嘗與張媪言。汝是我一點血脈。若不相聞問。而泯泯以死。使汝抱無涯之戚也。前在松江。驚聞直塘一帶村落。盡被兵燹。想七獸未遂所欲。故又發縱指使。以勢而揣汝家。亦爲破巢之卵。然究竟是眞是假。尙不免將信將疑。今吾書至。而汝有手書來。則吾知汝之幸。不死於七獸也。吾書至。而汝若無手書來。則吾知汝之不幸。而竟死於七獸也。其生其死。決於片楮。專睇歸鴻。慰我愁思。若夫熒熒嫠婦。給事掖庭。凡所自計。皆所素審。彼若辱我下陳。使以鞭箠。非口唾其面。卽頭撞其胸。雖粉吾骨不辭也。吾秉性高抗。不肯下人。拚卻一死。彼且奈我何。珍兒珍兒。無爲我慮云云。卽緘書付滿嫗。嫗啓王命標將發捷足。限兩日夜到虞。兩日夜返省。珍接書泣曰。不意今日始見慈親手書。錢生讀竟泣曰。何愛女情切也。回顧珍曰。事已至此。臨大義。則妻不得二其夫。論至情。則女不得死其母。此際殊難措詞。汝回書須斟酌出之。時劉仲適至。仲展書玩之。再四忽

蹙眉曰。汝母執拗。不顧利害。王非他。當今王爺也。入關時。爲從龍第一功臣。至江南降宏光。平兩浙。貴戚而功高。威重莫比。乃欲唾面撞胸。徒以性命劇虎牙。萬一激發雷霆。吾與若俱無噍類。事已無可奈何。回書宜勸之。婉從。珍曰。女無勸母失節之理。第本心則不欲其死。餘非所知。乃作書始慰以無恙。後云。母生則兒亦生。母死則兒亦死。情殊戀慕。而無激勸語。錢生寓書于劉。則以曹大家勉慰。亦兩無所礙。而仲則私自爲書。不令錢生夫婦知。書中盛言王厚恩。選其寒微。不遺荆布。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匹婦小諒。宜所不爲。又云。當思熊耳山人言。此番作合。或妹命中宜膺奇福。末則告以房屋皆燬。縱使全節而歸。棲身何所。女婿外人。終難倚託。何如自發根枝。使我兩兄亦叨庇蔭。乃署伯名於書尾。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感之。始飲糜粥。及回書至。亟開函。知珍無恙。不覺色喜。已而細味錢夫婦書中。立言微意。又不覺潄潄淚下。繼閱兩兄書。沈

思久之。則又怒形於色。曰：非出伯兄之言。乃劉二所爲。四十金不獲如願。乃更欲賣我于旂下爲婢妾乎。令張媪火之。

按劉仲所言王之聲勢。讀者以是疑爲豫王多鐸。多鐸歿於順治六年。與後文情事不合。故跋語斷爲貝勒。後封端重親王之博洛。其實博洛亦歿於九年三月丁亥。與後文亦不合也。

居無何。忽喇氏薨於京邸。訃至。爲位於中堂。凡本旂寵婦女。皆得臨哭。其在外者。穿素衣而已。蓋國制也。滿媪語張媪曰：王妃薨。凡在府中婦女。哭臨日三至。宜凜遵無違。媪以告劉。劉曰：吾固啖此間飯者。敢違此間大典。乃葛髮縞衣。練裙素履而出。素艷幽姿。見者無不神魂飛越。王忽於中雷遇之。遽問曰：此婦得非髮長委地者耶。爲目送久之。密語滿媪曰：此婦骨格不凡。可善視之。無使與羣婢伍。自是滿媪見劉輒跪。叩聽使令。惟恐不當其意。未幾王使雜沓而至。漢

粧衣服一箱。滿粧衣服一箱。滿嫗跪而進曰。王爺賜也。劉弗視。旋又賜襪十斤。東珠百顆。滿嫗跪而進曰。王爺賜也。劉又弗視。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把。手帕二條。荷包四副。銀錠金錠各一盤。滿嫗羅列案前。又跪而告曰。皆王爺賜。劉又弗視。嫗乃曰。王賜宜面叩申謝。劉忽倒臥於床不起。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且泣曰。果也。欲婢妾畜我。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邪。王聞乃已。滿嫗私問張媪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以殊禮。凡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承應。又賞給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之用意。不爲不厚。今忽喇氏薨。尙無子。羣婢中絕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而必自多齟齬何耶。如以孀婦自嫌。我旂下夫死。輒嫁。以廣丁男。向著爲令。何嫌之有。媪曰。彼性高抗。在家喜南面坐。凡諸婢僕。皆屏息聽指揮。一旦欲卑躬屈膝於王前。宜其甯死不願也。滿嫗微會意。越數日。王賜劉金鳳冠一品命服。媪語

劉曰。蒙尊禮至此。宜若可從。天生爾貌。決不令其落莫以終也。劉不言。而手受其冠服。滿嫗從屏隙中窺之。知其意轉。乃遍張燈懸綵鼓樂。令劉聞之。乘間更至劉前。附言曰。朝廷有定例。凡正室不孕。側室有子者。許奏聞册立爲妃。今之服止一品夫人服耳。後且更有貴于此者。至夜王以御賜蠟炬導劉入寢。劉呼滿嫗曰。獨忘拜謝天恩乎。王乃命移炬至中堂中立。劉立王後而居左側。齊行九叩禮。至王寢室。劉卸金鳳冠。易命服。向王三拜三叩而起。王喜其知大體。有淑嬪風範。是夜劉遂侍寢。次日王悅甚。賞滿嫗錢六十緡。嫗率府中男婦三百餘人。至劉前叩首稱賀。劉乃出白金四百兩。第其等而輕重犒之。闔府中皆大悅。王命陳劉二監聽劉使令。二監者先朝內臣。年皆七十餘。劉乃作書命二監往虞寄珍曰。汝母命衰。失身叱利。孽非自作。叫天何辜。我生平不作短氣語。今且欲出諸口。不勝忸怩。而不得不爲汝言之者。母子本是一體。又汝是黃氏一

脈責無可辭。故爲汝聊白吾意。汝父生前實未嘗與我有一語忤。夫婦之私有逾常格。無言息媿。不禁懷舊而暗自傷心。餒矣。若赦諒亦賚恨。而難于瞑目。今爲之計。如訪立本宗爲嗣。分受萬金。綿其血食。一以盡生者之心。一以安死者之魄。善體吾衷。是誠望汝。又二監乃先朝內臣歸旂者。須加禮款待。別時將我所存元寶二錠贖之。亦使此輩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兒帽飾。京樣手鐲一副。欲汝佩之。如見汝母耳。兩舅氏暨夫壻。余情耿耿。不及細訴。非不欲訴。言之醜也。吁嗟珍兒。而今而後。吾不能依汝以居矣。夫復何言。二監奉書。錢生已偕二劉先啓行來江甯矣。時王以浙西民叛。奉命往撫。劉見三人至。不交一語。但兩手提壻臂。目視兩兄而泣。劉仲曰。今骨肉相聚。亦大幸事。妹縱有苦情。可徐述。且無悲。旣而滿壻奉茶至。皆跪而進。稱二劉曰舅爺。錢曰姑爺。始知劉已爲蔡文姬矣。遂不問入王府後事。珍奉母冬夏衣各十襲。小菜十瓶。

虞 初 志 補

客點廿種。灸雞糟鴨等物數盒。皆手交內監挈至。二監備言珍款待加禮贖贈多金。遍告同列。同列爲之嘖嘖贊揚。劉乃大悅。方劉伯之將至也。于其妹改節事。尚在疑信間。乃私問之。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罵妹。付仲轉達。拂衣先歸。仲接書曰。腐儒語。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旣而錢告歸。劉私語之曰。吾欲爲汝圖功名。但旂王英察。汝且勿復見我。我在南在北。尙未可知。爲語珍音書弗絕可也。仲盤桓府中。獨無旋里想。遂與劉監結爲同宗。而共處於值房。未幾王歸自浙。乃仲謁見。問劉汝兄才乎。對曰。小有才。乃命仲辦理薪水事。按此處言王往浙西。未幾歸自浙。跋語以博洛平浙。遂附會之。博洛平浙在二年六月。與蘇松同時而下。今所敘乃五年以後。事不相蒙也。居無河內。召還京師。至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輒嘔。王乃駐行旌。檄中丞遍召良醫治病。皆云水土不調。宜用下利之劑。以瀉其溼。劉視方皆碎而焚之。謾罵

曰蠻牛。王不解何意。似艷然。劉強起。擁被坐。牽王袖。令坐於所臥榻。手撫王背。附耳而告曰。吾病是妊耳。乃欲以下利殺我耶。王聞。喜慰之至。如錦之添花也。越數日。劉體漸安。乃就道抵京。陛見皇帝。問年四十。何尙無子。王對臣在江南。得本旂婦劉。已有身。上喜曰。男也。則函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之。賜人棧百斤。皇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乃遵例上請。册立劉氏爲妃。仲以失節。婦。貴在皇后之下。一品夫人之上。乃傾側摧挫于難婦宮婢中而得之。噫。奇矣。皇太后萬壽節。劉以王例。得率福晉等。〈鎮國奉國將軍妻俱稱福晉〉入宮慶賀。皇太后見劉。卽問曰。聞某王妻艷極。此其是乎。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不減少女容也。又問何籍及進身由。劉具以實對。太后悅之。慶賀畢。目逆而送之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尤物。翌日。賜見錦瑕百端。糖菓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以獎異之。

按此處小注明曰鎮國奉國將軍妻俱稱福晉。則劉之夫當卽鎮國等將軍。特宗室有爵者。其先世或爵高於將軍。滿漢又隔閡。但視其豪侈之態。誤以王呼之耳。

是時朝廷重科場。秋闈屆期。命王監國。學官錄科試牘呈邸。內官送至劉所。劉偶閱姓氏。則其壻錢生與焉。蓋錢固以拔萃生入京肄業者。守劉前所誠。絕不入見。劉乃視其籍貫。校其筆跡。皆無訛。及侍王寢語之曰。日間國子監各官呈諸生錄科。卷中有錢某名沈莖者。乃吾壻也。王默然。是科錢果以經魁獲雋。明年錢試禮部。中乙榜。未幾膺部曹之選。皆劉隱成之也。一日錢以公事詣王第。王命各官皆退。獨召錢進見。謂錢曰。若欲更見一人乎。遂延之入內。令劉出見。則已滿粧矣。黃錦袍銀鼠套。蒙首以紫貂。珠珥盈頭。如明星燦爛於髮鬢間。易屨以靴。纖窄如波凌微步。見錢至。喜形於色。曰。思吾珍久矣。近爲置宅一所。欲

令汝告假歸。挈妻孥至京居之。又仲兄患消渴。恐不測。汝可偕之還鄉。于是偕仲歸。仲中途死。錢護其喪歸殯之。而挈珍來京師。劉見珍相抱而泣。已而歡樂如初。或過珍寓。則又漢粧。坐魚軒。女從百餘人。圍以步障而行。至則猶爲珍處置家事。年四十餘。尙有少容。凡一花一服。著其體輒倍增妍。復姪生一子。

按王內召劉生子。册爲妃。至早必在順治六七年間。至八年始逢鄉試。九年會試。劉壻之登第得官。至早在九年。劉以三十五歲入宮。奏對已在順治六年。至四十餘復生子。則必在順治十餘年矣。博洛沒於九年三月。故決爲非博洛事。

嘗倦寢。夢處故居。簿書契券。堆積案間。宛然黃氏盛時。覺而于心戚戚。適錢來候起居。爰問曰。吾前與珍書。囑其訪黃氏本宗。立爲後嗣。今得其人否。錢曰。黃自塘市遷任陽。二世單傳。別無支派。又其人先自虞而崑。復自崑而虞。統系皆

無考。吾前遍訪故老。顯示求後意。竟無出而應者。劉歎曰。吾欲延彼一線。如此奈何。乃出百金遣紀綱至泖湖。爲黃氏修墓。且置墓田爲歲祀計。令兩僕守塚。至則墓木已刊。一望皆原隰。黃氏兆域。無由別識。或云去年爲開濬者挖其墓。兆域爲河身矣。乃坏土爲三封而還。時珍舉三子。劉語之曰。次甥可姓黃。爲黃氏後。俟其長。可於黃故居遺址營第。使奉汝祖父祀。珍諾。不二年而次子死。乃命其季。季又殤。而黃氏遂絕。

按順治二年。豫王等陸續班師。是年十一月命甲喇章京巴山海勒章京康喀賴爲左右翼。同洪承疇駐防江甯。後又以巴山爲昂邦章京。卽將軍也。五年在甯納劉者。當是巴山輩耳。

評曰。文情婉約濃摯。以一失節婦而描寫作矜貴之態。使人亦頗重之。文人之狡獪。乃爾。黃氏之積戾。從劉伯口中敘出。實卽作者不平之鳴。穿插入妙。

令人益增其聳戒。末至并敘其絕嗣。過墟之義乃足。全篇純爲黃氏而作。寫劉實以弄筆墨之巧耳。或題爲孀妹殊遇。豈非爲逸叟所弄耶。讀者悟此。可發神智。

蓬池山人跋。

嘉慶丙辰。從友人處見錫山錢嘯樓亦欲編彙鈔所見。聞有任陽紀事四葉。略載黃劉顛末。因假閱未終。而嘯樓遽來取去。今歲夏五月。晤梅菴吳丈。譚及曩所見過墟志。載黃亮功及記直塘錢氏事。於康熙戊子冬。太倉錢寶通海寇餘孽。奉爲永興年號。糾合諸人。錢某與焉。事敗。錢某同一念和尚遁入海。至高聲。而直塘錢姓。以叛黨籍沒矣。記憶未能了了。今第見上卷鈔本。而分爲二卷。非全書也。天暮未繼燭。不及細詢。并假閱也。心殊耿耿。九月二十八日。過冰玉居士書齋。得覩是冊。因假閱旬餘。始知嘯樓所鈔多遺漏。有大

同小異者。而劉氏在亮功家。已有一女二子。蓋傳聞異詞。至於歸旂後事。又不若是冊之詳悉也。第二十葉首兩行。闕數字。閱東華錄參校。乃貝勒博洛也。滿洲貝勒子。在王公上。故塞思黑封貝子。已稱九王爺。順治二年。豫王下江南。奏令貝勒博洛平兩浙。降潞王。四年。復命博洛爲征南大將軍。討浙閩。卽是冊所云浙西民叛時也。時豫王早已班師入京輔政。旋以痘症薨。年三十有六。而博洛有六年。掛定西印。從睿王討姜瓖。晉爵端重親王。志云內召。當在是歲前。劉氏年三十五。以序所云。張媪南歸。在於康熙癸丑。證之想劉至是始薨。年六十矣。至於墊租之脚米。食物之糟鴨瑣屑。備資考證。皆嘯樓鈔本所闕也。若錢沈塹已登仕籍。或其族人從逆而株連。或竟如石門無黨。皆未可知。容再訪諸博雅者。果泉氏偶識。

按原跋如右。近見香艷叢書亦闕此篇。題曰過墟志感。後無此跋。而有一附

志云錢氏以一念和尚逆案株連籍沒。而黃氏產亦盡入官。見沙溪妖亂志。摩西附志云。則尚有沙溪妖亂志一書。紀一念和尚事。余前考朱三太子事。與一念和尚相涉。而未得其詳。若訪得沙溪妖亂志證之。又可詳其始末矣。原跋亦言錢氏通海寇餘孽。奉以永興年號。錢保見朱三太子案爲錢保。朱三太子有永興年號。前考未及。當以此補之。

又按。跋語稱博洛於順治四年爲征南大將軍討浙閩。檢東華並無其事。名博洛爲征南大將軍。征浙江福建。在二年二月丙午前。於二年六月已奉多鐸命往浙。及是乃再奉特命。蓋爲肅江浙東及閩疆也。四年四月凱旋。而劉氏之夫黃亮功。方於是年十月病歿。至五年夏。李成棟叛。耗至金陵。收李家屬由松江至甯。劉乃入旂。事與博洛無涉明矣。原跋知世傳爲多鐸事之誤。而以博洛當之。固仍未審也。心史識。

吳朝霞

胡无悶女士

虞 初 志 補

昔長安李娃。鍾情滎陽。不忘故劍。激勵其夫。以成就功名。唐白行簡爲作汧國夫人傳。艷稱千古。偶聞友人談及金陵有吳朝霞者。似堪匹敵。因縷述其本末。爲作是記。可謂無獨有偶矣。秦淮爲六朝金粉舊地。烟花名妓。代有其人。名妓吳朝霞者。色本無雙。才尤絕俗。年纔十九。名重一時。顧聰慧性成。每以墜入章台爲恨。時有湖州朱生。名文徵者。翩翩俗世之佳公子也。屢試不第。挾資求名。偶訪姬。一見情深。兩心相許。定情後。偃紅倚翠。誓海盟山。暮暮朝朝。歡娛無限。初不知囊資之已罄也。平康惡習。凡欲逐客者。遽行設餞。朱資旣盡。猶戀戀不去。而鴛母已設祖帳矣。治具草草。非復曩時豐腆。生與姬彼此唏噓。無言相對。卽席賦詩。有句云。鬢影尙餘今夜綠。燈光不似去年紅。遂揮淚而出。僦居客館。貂敝囊空。淒涼旅况。情不能已。復往視姬。方執手悲啼間。聞有傳導而至者。則

郡太守讌客河房。同官十餘人畢至。生欲避去。姬止之曰。母遂代達籍貫。早飲畢。相與作呼盧戲。姬以五十金付生相陪。生不可。姬曰。君固倜儻不羣者。何忽效書生拘泥。君其少安毋躁。與君未嘗無益也。生不得已就坐。姬託故上粧樓。日暮出視。生蹙額曰。運去。人金盡矣。奈何。姬曰。我爲君勝之。遂玉笋輕籠。金鬢微顫。謂衆曰。勝負在此一舉。曷各傾囊一博。兒亦藉卜終身之豐富也。于是銀籌堆積。不下萬緡。姬彈丸脫手。如螻蝶穿花。六紅齊現。見者目眩神驚。以爲神助。姬遽以手亂之曰。偶爾僥倖。何足一粲。銀燭搖紅。金樽泛綠。蓮花漏下矣。曷勿作長夜之歡。何事勞勞於此。迺入席。姬宛轉侑觴。殷勤捧罍。酒半。避席叩首。者再。羣訝曰。何忽作此態。曰。妾欲從良。乞東皇作主耳。羣曰。此美事也。當爲汝成之。試言爲何如人。則指生曰。卽此人也。生以妾故。揮金如土。棄功名而不顧。妾感其情。願以終身附託。願搗母以妾爲錢樹子。願甚奢。生旣無力。妾亦如逐。

隊楊花。不能自主。憶妾年十四。鵝母以三百金購妾。年來纏頭之費。已及萬金。頃蒙諸君子傾資見贈。默計三千之數。有過之無不及也。請以十倍贖身。且諸君子不先不後。獨於今日光臨。未始非薄命人之福。倘呼鵝母而諭之。則懷德畏威。當可如願。太守及同官皆義其情切而志決也。立呼鵝母硬作保。山時有徐稼庭司馬者。素愛姬。認爲義女。在座。姬乃告曰。既蒙高厚之德。得遂兒女私情。感激之私。永銘肺腑。然妾既以身屬生。則此地不可刻居。請今夕卽移居義父家。再擇吉期。言訖。向諸使者檢衽而拜曰。妾之粧奩箱匣。敢重累執事。于是肩爲之負者有人。手爲之提者有人。鵝母無如之何也。須臾。肩輿一乘。已至庭前。姬整妝謝鵝母。參養恩。并偕生謝別冰人。從容而去。客亦酒闌星散。鵝母又無如之何也。既歸。生魚水之歡。不言可知。繼乃開篋。燦滿中者。皆不動尊也。生驚且喜。姬復解底衣。出翡翠玩器一。上繫銀挑三事。謂生曰。妾知火坑之不可

久居也。平日盈餘之資。寄存姊妹行者尚多。以此爲信。子曷往取之。生如命取歸。權之得三萬餘金。生曰。鰥生何修得此。行將貯卿以金屋。奉卿以錦帳。領清閒之風月。調靜好之瑟琴。與卿偕老於溫柔鄉。不復作他想矣。姬曰。不可。金可立盡也。君本爲求名來。今若此。何以對鄉里。今請以資之半。購良田於郭外。置廣廈于於湖邊。妾往迎君母及嫡。奉甘旨之歡。盡妾婦之道。以俟君。君挾其半赴都。援例。苟得顯揚。使人知巾幗中。尚有巨眼識英雄者。一爲妾吐氣耳。蓋生固有母及妻。姬素知者。生然其言。而不忍別。且慮嫡庶之或有參差也。姬曰。聞君夫人賢。妾以誠敬事之。必無間言。且爲子而不奉母。使高堂有倚闥之嘆。人其謂君爲何如人。又將謂妾爲何如人。行矣。丈夫志在四方。母爲兒女態。遂代爲束裝。登舟之日。生悲不勝言。姬亦不禁淚之盈盈自下也。生行後。姬出資置產業。市婢僕。遂往謁母及嫡。伏地自陳。母與嫡始駭其事之創聞。而繼鑒其情。

之誠摯也。乃相與偕來。姬奉侍惟謹。能得老母歡。嫡亦愛而憐之。顧姬體素弱。兼以操勞過甚。未幾病作。綠慘紅愁。神傷默默。蓋有不忍言者。及生至京。納資得授司馬之職。亟買歸帆。比抵家。則玉化香消。已將匝月。生一慟幾絕。侍兒出縷金小盒一。緘封甚固。授生曰。此姬病危時所手封者。生含淚啓之。則牙雕顰子六枚。面面皆紅者也。始悟向之一擲而操。必勝之權者。皆姬之智也。姬之用。心可爲苦矣。

前彩雲曲

樊樊山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豔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窻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啓。攜至都下。寵以專房。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人。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風。獨與抗禮。嘗偕英皇並坐照。

像。時論奇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遂福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天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殞。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艷名不減疇昔。己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記以詩。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烟台。與妓愛珠有齒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冤痛累月。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余爲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耳。

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縣。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鬟十三

虞 初 志 補

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當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暨踏毬場訪玉眞。直爲麗華輕故劍。况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待年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絃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凰城裏並吹簫。安排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帳殿遊。闕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虜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來婁奉春。錦車馮嫫亦傾城。冕旒七毳瞻繁露。槃敦雙龍贈寶星。雙成雅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環佩。妃主青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遊戲。妝束潛隨夷俗更。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饜海鮮。書報亦解繙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牀寬。誰知坤媪山河貌。祇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頭每與秦宮並。

虞

初

志

補

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嗔。梁玉清。祇許大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
羅帷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閨何日放金雞。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
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台。擁衾總怨金龜墜。連臂猶歌赤鳳來。玉棺畫下新宮
啓。轉塵王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徑還思苧蘿水。一點奴星照玉臺。樵
青婉變漁僮美。總帷尙挂鬱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
南後先死。篷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
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邸。章台依舊柳毵毵。琴操禪心未許參。
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傍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烟台那可
說。微是管削得恩憐。貴後萱芳成棄擲。怨曲爭傳紫玉釵。春游未遇黃衫客。君
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扃戶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塍枝。彩雲易
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後彩雲曲

樊樊山

光緒己亥居京師。製彩雲曲。爲時傳誦。癸卯入覲。適彩雲虐一婢死。婢故秀才女也。事發到刑部。問官皆其相識。從輕遞籍而已。同人多請補記以詩。余謂其前隨使節。儼然敵體。魚軒出入。參佐皆屏息。鵠立。陸軍大臣某。時爲舌人。亦在行列。後乃淪爲淫鴇。流配南歸。何足更汗筆墨。頃居滬。有人於夷場見之。蓋不知偃蹇幾夫矣。因思庚子拳匪之亂。彩侍德帥瓦爾德西。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當其穢亂宮禁。招搖市廛。晝入歌樓。夜侍夷寢。視從某侍郎使英德時。尤極烜赫。今老矣。流落滬濱。仍與廁養同歸。視師師白髮青裙。就簷溜濯足。抑又不逮。而瓦酋歸國。德皇察其穢行。卒被褫譴。此一泓禍水。害及中外文武大臣。究其實。一尋常蕩婦。

而已。禍水何足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鑒矣。此詩著意庚子之變。其他瑣瑣。概從略焉。

納蘭昔御儀鸞殿。曾以宰官三召見。畫棟珠簾謁御香。金牀玉几開宮扇。明年西幸萬人哀。桂觀蜚廉委劫灰。虜騎亂穿驛道走。漢宮重見柏梁災。白頭宮監逢人說。庚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柏靈舊帥稱魁傑。紅巾蟻附端郡王。擅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恣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酋入據儀鸞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聞道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狀元紫誥曾相假。英后珠旒并寫真。柏靈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二十年。瓊華島畔邀相見。隔水疑通銀漢槎。催妝還用天山箭。彩雲此際泥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青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簪花。全匹蛟緞長拂地。鴉娘催上

虞 初 志 補

七香車豹尾銀鎗兩行侍。細馬遙遵輦路來。韞羅果踏金蓮至。歷亂宮帷飛野鷄。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携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罵賊翻噴毛惜惜。入宮自詡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鷄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肘篋休探赤側錢。操刀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後來虐婢如虺蝮。此日能言賽鸚鵡。較量功罪相折除。倖倖他年免纆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釵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親虎額。不隨槃瓠臥花單。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台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燄燄燔鷄樹。此時錦帳變鴛鴦。皓軀驚起無襦袴。(見古樂府)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尋鑿壞處。僮破烟樓閃電窗。釜魚籠鳥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坐見珠槃和議成。一聞紅海班師詔。可有青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

將軍也有連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遙識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損國威。金符鐵券趣消燬。太息聯邦虎將才。終爲舊院蛾眉累。蛾眉重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彈破時。白門淪落歸鄉里。綠草依稀具獄詞。世人有情多不達。明明禍水褰裳涉。玉堂鷓鴣愈羽儀。碧海鯨魚喪鱗甲。何限人間將相家。牆茨不掃傷門闕。樂府休歌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株林一老婦。青裙來往春申浦。北門學士最關渠。西幸叢談亦及汝。古人詩賞達事情。事有關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

吾友孤根先生。有葦海花之作。以彩雲爲經。以中朝故事爲緯。亦旣傳誦一時。惜止二集。於彩雲事。猶闕有間。吾師天琴夫子。前後二曲。則已包括無餘。直逮今日矣。(參)校畢記。

王婉儀

闕名

虞

初

志

補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亡。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於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鞞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實車曉轉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或云。王昭儀下。張璠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大難既至。刼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服其貞烈。此四人者。視前日王婉儀等之託隱憂於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此文丞相見其詞。所以有夫

人少商量之歎也。是年王伯顏偏師徇地。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千夫長殺其與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污。因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期畢。乃可事主君。千夫長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曠縣。過清風嵐。婦仰天竊歎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嚙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云。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口馬口。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自投崖下以死。其後石上血起如始寫時。不爲風雨所剝蝕。噫。使公卿將相。貞守大節。若此數婦者。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罪人也。

車夫鍋五

闕名

車夫鍋五。山東之黃縣人。在都中拉短。從未至他省。偶遇士人曰余姓。福山人。

與論價。云將之江南。鍋以不識路。未卽允。余曰。但遵大道行。我曾知之。鍋欲回店結賬。余曰。勿須爾。行則行耳。余上車。行甚速。鍋亦不知其然。出都門至逆旅。鍋問何無行李。余曰。在前途。鍋索錢。予銀一錠。次日天明。已易地。鍋未知車何以駕門何以出也。如此已數程。鍋識字。見驛站似河南境。以問余。曰。但前行。無多言。余車中一無事。日弄二鐵丸。如彈子大。有時塞鼻孔中。下垂若筆幹。長不及尺。又數日。鍋大惑。每住宿。酒食紛列。騾之草料亦豐足。從無人向索錢。以問余。曰。後再算。又數日。大水湯湯。岸上肆樓櫺比。帆檣如林。更不知爲何地矣。余謂曰。明日卽渡江。只以二騾行。寄車旅店中。同時仍以取用。舟中如遇警。無恐也。鍋唯唯聽其所爲。果登舟。鍋暈甚。將抵彼岸。上游來一船。執刀者十餘人。呼余若欲得甘心者。余不理會。從容驅騾行。一手攜鍋走。驚悸中。只見四圍如電。繞白光數十道。上下如一無少定。至日暮。余問飢渴否。鍋亦憊不可支。下騾坐。

石上出蒸頭乾肉以食。不知何自來。謂之曰。賊子送盤纏來。無所用。悉奉贈。因於騾上取一囊有銀廿餘錠。令檢點收存。并告曰。途中如有事。毋懼。亦毋言。只堅守二騾。勿令逸去。少遲。各騎一騾行。昏黑中更不知是何路徑。惟聞風聲樹聲。與騾蹄蹴踏聲。至晌午。抵一村。似在深山中。男女十數人。皆白衣冠。伏地哭迎。或相抱持。迤邐十餘里。止一門。中堂停一棺。白衣冠者拒不令入。余怒甚。出二鐵丸揮且行。至堂上。拍棺大哭。手提一幼孩。白衣冠者與爭奪。余置孩案上。取胸墜一物。出擲棺前。血淋漓拋屋上。舉室辟易不敢前。鄰家皆閉門。無一人觀者。少定。驅白衣冠悉入內。余出門。指二樹與鍋共拔之。去其枝幹。夾棺馱騾背。令急行至山下。抬棺路旁。屬少候。余復回。鍋遙望之。山中火起。樹木亦延燒。余返扶棺行。途中問車騾價甚悉。至江邊。舟人相助上船。登岸後。騾行稍緩。不數十里。至店中。主人若先知者。卸棺縛車中。按站行。余一路不言笑。亦未見

其易錢而斧資不乏。廿餘日入山東界。鍋知去黃縣不遠。一日過辛家店。萬山叢雜。行人稀少。歇大樹下。余謂曰。相處數十日。同行數千里。可謂相好矣。今將到家。無勞伴送。但車騾不能還。價值短少。如命相償。鍋私忖此人可交結之。因答曰。同鄉切近。車騾僅可用。前承厚費。實已過之。勿須較量。余笑曰。真大解事。相君之面。十年內無大財氣。回家守田畝。卅歲後再出謀事。後會正有期也。至僕此一舉。亦勿輕以語人。速去。速去。不可回頭。又於腰間取銀一包付之。鍋叩頭謝。尙欲有言。而風沙蔽日。微聞車行轆轤聲。偶回顧。但見白光二道。閃爍射人。急飛步前行。及暮。抵家中。合計共銀二百餘兩。足敷車騾原價。此道光十幾年事。至咸豐初。鍋五又出門。方以告人。正不知余姓俠客也。劍仙也。惜未問其名字。當訪於崑崙之罟間。

果勇夫人

闕名

嘉道間名將。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果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則有世所不盡知者。夫人爲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果勇任寧陝總兵。夫人歸焉。初婚三日。終南教匪漸熾。侯卽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甯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嘖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夤夜驚竄。反依夫人爲逃死藪。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卽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餉朱之貴者。性吝刻。衆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佯令追捕。衆意乃釋。黎明。叛衆請見夫人。奴婢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

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敢涕泣而懲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啓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卽出婢媪衣履。與官眷結束。次啓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盪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齎盪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盆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卽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

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兄燮堂也。初果勇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兵進剿。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千二百里。三晝夜而至。蓋屋得燮堂書。知夫人已住興安。卽馳往石泉。撫賊解鄆縣圍。賊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甯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果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託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鬪。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衆降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果勇。詢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果勇。見左右役使背叛黨。精神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間。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故遣某等探候。果勇曰。

虞 初 志 補

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敢涕泣而懲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啓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卽出婢媪衣履。與官眷結束。次啓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盪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盪盪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盆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

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兄燮堂也。初果勇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兵進剿。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于二百里。三晝夜而至。蓋屋得燮堂書。知夫人已住興安。卽馳往石泉。撫賊解鄠縣圍。賊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甯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果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託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闕。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衆降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果勇。詢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果勇。見左右役使背叛黨。精神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間。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故遣某等探候。果勇曰。

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果勇出語都守。歎服而去。他日各帥戲謂果勇曰。誠宜小心。夫人敢責賊。恐元帥亦不免也。其智略英果類如此。

秦虜兩瓊兒曲

闕名

瓊兒王氏女。住吳門城南之百花洲。父操舟爲業。女早孤。出與里中某氏子爲童媳。長有姿色。其姑逼使入青樓。日遭笞楚。終不親客。有貴公子艷女姿。以多金與姑。欲置女爲妾。女逃歸。依兄嫂。以十指所出自給。居家年餘。其姑與兄嫂謀。仍欲令爲妓。女知不免。遂食生鴉片烟而死。年十七。時咸豐己未八月十四日也。嗟乎。處瓊兒之境。能毅然出於一死。潔其身以歸。爲尤難也。亟爲詠其事。以傳之。瑤波秋冷芙蓉泣。嬌紅吹死金風急。可憐墮溷惜名花。愁把瓊兒事重述。瓊兒家住百花洲。雛養生小解含羞。纖纖玉手持蘭漿。日向山塘盪畫舟。山

塘七里春波綠。吳孃舵尾顏如玉。落日楓橋停畫橈。爭歌暮雨瀟瀟曲。妾容生
就麗如花。風情不解鬪鉛華。能諳內則由天性。碧玉休輕出小家。椿萱腸斷摧
何遽。孤苦零丁墜家去。遶牀相逐弄青樓。兩小無猜早同住。承歡嬌小奉姑嫜。
綠窗學繡女紅忙。壓線不懷貧女怨。調羹更遣小姑嘗。雲英許作裴航婦。藍橋
路忽愁分割。方期宜室賦天桃。翻向章臺作楊柳。背人珠淚暗中彈。變起家門
欲訴難。望妾還爲錢樹子。妝梳逼使入勾欄。勾欄姊妹矜膏沐。新樣羅衫鬪裝
束。不是紅兒與雪兒。芳名誤入煙花錄。妓師心苦教新聲。琵琶銀甲曲難成。枇
杷門巷家愁住。鸚鵡簾櫳客恥迎。紫鸞篋嬾梳雲髮。曉妝愁把花鈿貼。羞持檀
板唱楊枝。慚勸金樽傾竹葉。豪家公子宿青樓。徵歌不惜錦纏頭。阿嬌欲得藏
金屋。翻使紅妝更抱愁。斛珠難買嬋娟諾。不學丁孃歌十索。白璧終難玷妾軀。
黃金容易成姑惡。逃歸半夜叩蓬門。骨肉猶憐兄嫂存。典却金釵還換米。紅顏

虞

初

志

補

薄命總消魂。艱難朝爨心悲痛。操作天寒還忍凍。蟋蟀燈中夜織機。梧桐井畔晨提甕。秋月春花又一年。風波更起事堪憐。重到平康舊居處。強教賣笑倚門前。心堅鐵石原難改。玉潔冰清終自矢。已說羅敷自有夫。非如蘇小甘爲妓。鶴鷗啼徹夜房空。一點殘燈慘不紅。颯颯陰風吹火滅。美人畢命阿芙蓉。十日尸香顏色好。天風環佩歸瑤島。妾身難覓返魂香。郎意空悲獨活草。已訂鴛盟誓不忘。拚將一死報檀郎。冰肌玉骨何能污。蕙質蘭心只自芳。瓊魂夜泣金闈路。女貞花艷紅開樹。表烈誰題幼婦碑。埋香羞傍真孃墓。

陳圓圓傳

沙定峯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藝甲於一時。崇禎癸未。吳三桂慕其名。賫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尤甚。田畹者。烈皇田妃之父也。耄曠特甚。圓圓每歌。必度流水高山之曲。畹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

也。甲申春。寇患益急。軍書旁午。烈皇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冀邀一顧。而帝以國事杌隉。雖居深宮。時翹首盼捷。不暇留意。旋命歸畹第。當是時。甯武已破。賊雖已攻堅大創。而重鎮淪沒。聲勢甚盛。大同總兵姜瓖。率十萬衆先降於賊。宣府總兵王通繼之。亡何。居庸及各鎮總兵。并昌平文武相繼迎降。蛇豕長驅。京師人人自危。內廷相對失色。吳三桂即於是時。召對平台。賜璘玉上方。封平南伯。出鎮山海關。丰采隱然動一時。敗將逃卒多走依之。三桂亦以上下屬目。誓戮力破敵。以慰衆望。時蓋以圓圓在京師故也。方吳之初召也。上下洵洵。傳賊且至。位尊多金者。舉室作決絕容。田畹以貴戚。且多少艾。涕泣相慰。歔歔欲絕。圓圓因進曰。方今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公以貴戚之尊。奸人之伺其旁也久矣。今環顧中外。將帥聯翩。公無一與綢繆者。禍患之來。不旋踵。豈待寇賊之至。而後及於難乎。爲今之計。可以爲援者。無如吳將

軍。幸其來也。深情以結納之。庶緩急其有藉乎。晬曰。夙無縞紵。一旦深詞厚幣。以納交焉。不獨人疑視我。且吳將軍奉召至京。加珂戴幘。從事君命有不暇。安所得而與之繾綣乎。圓圓曰。聞吳慕公家歌舞有年矣。不但爲盜賊奸人計。始與吳爲援。卽宴樂無事。而吳以一世之雄。致羨於公者。若是一日有變。安知不卽起於石尉之禍耶。况今者國家之危亡。在旦夕矣。尙區區金谷侑酒者。是愛而忘終身之禍乎。盍以此納交於吳。吳必欣然樂從。於公無所喪。而結一大援焉。妾謂今日之計。無逾於此者。晬然之。令所親通款洽於吳。出家樂盛設於庭。躬迓吳。吳欲之。而故郤者數四。強而後可。至則戎服臨筵。懍然有不可犯之色。管絃雜奏。肴膾紛陳。晬爲禮益恭。而吳愈嚴重。酒數行。吳卽欲辭去。田不得已。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色。一雅妝者導諸美而前。三桂不覺神志移蕩。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晬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傾城矣。公得無朝夕

擁之乎。晚遜謝不知所答。遂暢飲爲樂。甚酣。忽內召踵至。吳似不欲行者。不得已起辭。晚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正遲徊。欲請不得間。遽曰。公能以圓圓見贈。公無恙。國亦無恙也。晚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携之去。晚憤甚。然無如何也。吳得圓圓。昵之百倍。問曰。卿在晚第樂乎。陳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大留戀。遲遲不行。寇氛甚惡。嚴詔促其出關。欲載與俱。父驥時督理御營。恐帝聞其事。留之勿令往。三桂悵悵前進。京師旋陷。烈皇死社稷。三桂聞變。據山海關。李自成既入京。擄禁掖宮人之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憂國。屏聲色。鮮佳麗。有一陳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御而帝却之。後晚贈吳將軍。將軍去。留府內。今在吳驥處。是時驥方降。進於闕。自成見之。驚且喜。命歌奏。吳歛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已按拍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

此樂何如。答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絕愛憐之。因念三桂爲己勅敵。今據其所愛。恐悉死以爭。乃遣叛將唐通。賚銀四萬兩。犒吳師。并手吳驥書招之。書曰。汝以深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眞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爲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有素賞之計。漢高一見韓彭。卽予重任。蓋類此也。今爾徒飭軍容。頓兵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旣無批吭搗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方。事機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子胥違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擬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我爲爾計。不若啣璧輿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客主之勢旣殊。衆寡之形不敵。身家骨肉。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受戮。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爾殆有疑於括也。故爲爾計如

此至囑至囑。唐通至關。謂吳曰。李總兵新主。十分優禮。專待主軍。共圖大業。且言東宮無恙。三桂得書。猶豫。會偵者至。詢之曰。吾家何如。曰。爲賊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偵者至。詢曰。吾父何如。曰。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最後一使者至。詢曰。陳夫人尙在府內耶。曰。賊得之矣。三桂矍然起。拔劍擲案曰。果有是。大怒曰。逆賊如此無禮。我吳三桂堂堂丈夫。豈肯降此狗子。受萬世唾罵。忠孝不能兩全。叱左右斬來使曰。吾忠不成。孝不成。何顏立于天地。死見先帝。何以爲辭。抽佩劍自刎。帳下止之。參將馮有成進曰。吾輩願抵死殺賊。今不如收其金幣。散賜士卒。然後起兵。使彼不及爲備。何必殺來使以激其怒。三桂從之。佯喜謂唐通曰。願一見東宮。卽降。報書復命。闖計以定王往。卽日遣別將挈定赴唐營。蓋唐通營自成入京時。卽營於山海關內。以禦吳師者也。三桂旣絕望。誓欲興兵。計舊帥洪承疇。舅氏祖大壽。皆爲清所嚮用。於是有乞援之意。遂

虞 初 志 補

悉銳破山海關。唐通迎降。定王至三桂軍。三桂致書絕父曰。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親膝下。男以父蔭。熟聞義方。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恩。屬邊警方急。甯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卽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百雉。何以一二日內。便已失墜。使兒捲甲赴闕。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宴駕。臣民戮辱。不勝裂眦。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乃母之罪人。王陵實漢之義士。我父疇暗宿將。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旣不能爲忠臣。兒亦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始。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兒不顧也。并檄自成。必

虞 初 志 補

得太子而後止兵。自成得報大憤。盡戮吳驤家口三十餘人。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捲甲軍來歸矣。徒以妾故。以致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得免。自成於是率劉宗敏九大帥等四十萬衆。號百萬。下令親征。三桂聞之。痛哭誓師。刻期進。軍聲震遠近。自成前鋒至關。三桂與之十三戰。勝負相當。自成大隊進薄永平。至一片石。巨壘連屯。圍三桂數重。吳軍望之奪氣。三桂知難與爭鋒。遂遣使乞援。□□□□□□□□□□總大軍將入塞。途遇吳軍使疑之。□□□□□□□□□□定三桂知我南來。故設此誘耶。且以吾堅甲利兵。三圍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大過人者。今統大衆親來。志不在小。得無乘戰勝精甲。有窺遼意乎。不如分兵固守。以覘動靜。遂頓兵不進。駐營歡喜嶺。嚴整軍甲。休息士馬。遣使往吳營覘之。兩軍傳命者相望於道。吳使凡十餘復命。而□□全軍始至。共十四萬騎。三桂知□已□抵關外。突圍出外城。馳入□□□□□□

虞 初 志 補

□□稱臣。髡其首。□□曰。明朝文武。素無信義。將軍欲建大功。我國何難發兵助陣。恐成功之後。不知將置身何地耳。三桂曰。今日擊巨寇。鴟張。神人共憤。士庶傷心。桂聞勇士不惜死而滅名。忠臣不先家而後國。且君后俱遭慘弑。桂世受朝廷厚恩。焉有坐視之理。如必計成敗而後行。是有覬覦於衷也。今日之事。誓死報國。肝腦塗地。所弗辭也。安問其他。痛哭陳詞。□□爲之改容。於是殺馬折箭。歃血爲盟。三桂前爲嚮導。□□總重兵居後。□□張左翼。統二萬騎。從西水關入。□□張右翼。亦統二萬騎。從東水關入。三桂斬關直進。盡髡其民。迫於戰。兵髮尙種種。恐決鬪無以辨。夜半令軍士悉纏腰以白布。蓋三桂知入關後。有數十惡戰。必致死以爭。而後勝敗可定也。部署略定。□□不敢與自成輕敵。委三桂當之。於是吳李大戰於片石。是役也在□□則一以覘三桂之誠。僞一以覘自成之強弱。而三桂則前後俱敵。尤不可不悉力以爭一勝。始取信於人。

而有所依據。故兩軍相圍。吳軍無不以一當十。戰方酣。口口縱鐵騎助之。風發潮湧。所至無不披靡。闖兵大敗。劉宗敏所向無前。亦被重創。蓋闖兵入都。恣意淫掠。各懷重資。無有鬪志。故及於敗。屍橫八十餘里。所棄輜重。不可勝計。自成狼狽回兵。駐永平。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自成命張若騏奉太子赴三桂軍。請各止戰。遂與自成約。口口口口將奉太子即位。自成旋三桂以既有約矣。故自成得安行至京。時崇禎十七年四月念六日也。自成既歸。欲挈圓圓西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有二心。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制其死命。妾即褰裳而西。不待大王命矣。自成凝思。圓圓曰。爲大王計。宜留妾以緩敵。當說彼以不追。報王之恩遇也。闖方新創。膽喪吳軍。聞圓圓言。畏其果以所愛而躡其後。又不敢殺以絕三桂留戀也。不得已委之爲西奔計。與牛金星等謀曰。北兵勢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豈可久屯於此。即十北京。不敵

一秦中險阻。爲今之策。不若退處口口。以圖堅守。金星曰。大內搜括已盡。但皇居壯麗。焉可棄於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作咸陽故事。卽後世視我輩者。亦不失爲楚霸王之英豪也。自成然之。所經之處。大肆焚掠。尸骸如山。然當時倉皇逃命。宮禁之焚。已救獲免。圓圓遁於民家。三桂旣與自成約後。不數日。擁太子前進。棄定王於永平。傳檄至京。曰。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示爲復大讐殲大寇。以奠神京。而安黎庶事。竊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劇寇披猖。往代未有。凡屬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殞心。今義兵不日來京。爾紳衿百姓。各穿縞素。協力會剿。所過地方。供應糧草。務期罄擣巢穴。纖介無遺。庶使克復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檄至京。士民聞太子至。走相慶幸。共集賞。爲三桂家發喪。吳軍至榆河口。口檄其西。速追賊。不許入都。三桂拆軍追至定州。潛送太子於民間。時自成已遠颺。而京師延頸翹足。日望太子。五月庚寅。北

京諸臣迎候於朝陽門外。傳呼奉太子至。迎者望塵俯伏。及近。非東宮也。各駭愕而退。入城始知爲自口口之攝政王也。三桂追自成過定州。及於眞定。反兵入京。遂以前驅功封平西王。時十七年五月甲午也。聞圓圓尙在京師。急覓得之。相與抱持。喜泣交下。嬖之甚於前。吳每酒酣。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清歌以和之。蓋欽其不可一世之概。而傾身事之。圓圓可謂知人。而延陵以婦人之故。始縞素與師。艷妻之禍。又烈於在昔奪人家國於牀第衽席者百倍也。

吳梅邨先生圓圓曲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勸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謔。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空候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問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

起。前身合是采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漿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熏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座客。座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晝通候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徧案綠珠園內第。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娥眉匹馬還。娥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專征鼙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桓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尙在。洗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拜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珠連萬斛愁。關山漂泊腰支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麗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虞初志補卷十一終

虞

初

志

補

虞初志補卷十二

鄧水 姜泣羣編輯

遊天台山日記

金病鶴

癸卯之二月廿三日。自嵯縣出南門。即應台門十里至阮廟。即阮肇故居又十里過黃坭橋。又十里渡三溪橋。入新昌縣界。過鼓山。繞道上石城山。即南山與山陰何君晉暉。會稽屠君華伯。同觀大石佛。佛長十一丈。廣六丈。宋時僧就崖石鑿成者。瞻仰片時。由翠浪亭而下。到新昌東門外。午飯罷。何屠二君。送余至此而返。嵯復東行。過川路廟。十里至柘溪浦。雲散天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所過山。曰赤土。曰燕窩坪。曰十佛嶺。木犀嶺。一路峯巒層疊。目不暇接。適大雨初過。山迴溪曲處。泉聲奔騰如雷。山家杏花。處處開徧。柳絲亦漸抽芽。肩輿每十里一停。自

新昌四停而至班竹。天已暮。投店宿。店號章正源是萬山中之鋪。通台要道也。是

日得詩一首曰。

久蓄探幽志。今朝慰夢思。登輿衝曉霧。渡嶺放晴曦。山店花爭發。溪橋柳欲絲。

紛紛販牛者。知己及耕時。

見牽牛下來者數百

廿四日清晨。由班竹渡會市嶺。過黃板橋。十六里至天姥峯。寺破壞。寺前叢竹中有碑。嘉靖三十年。新昌令廣東新會何孟倫記。大道旁有唐李白夢游天姥處一碑。旁又一碑。卽刊太白夢游天姥吟一篇。皆新昌令韓藻立。又行十里到黃渡橋。又五里到天台關嶺。是新天交界處。時忽起大風。顛狂不已。萬山松林中。如有無數虎吼。又十里至烏樓。經石板。渡三茅橋。十里至大路上。又十里到何方店。又十里抵三四州將軍廟。卽清溪橋天台城外矣。上卽赤城山。山頂有塔。時夕陽返照。飛霞半天。奇景也。又七里到國清寺。已上燈時矣。是日過天姥

峯有詩曰

破曉渡重嶺。氤氳路百盤。山深受陽簿。石氣逼人寒。幽澗流堪漱。遙峯秀可餐。青蓮留夢蹟。且住拂苔看。

由天台關嶺。抵八桂峯。國清寺投宿。寺隋開皇十八年為僧智顓建。顓夢定光

建額為柳公權書。一塔臨崖峙。相傳隋文帝為母造。福建紅牆夕照移。松深藏石路。鐘響動僧炊。莫

羨禪機活。幾羅變法危。是日適寺僧妙宣受戒。荆溪潘隱士。何處問殘碑。潘辰雅先生墓在國清寺前一

里見李申國清寺夜雨不寐。枕上作歌。乾隆御製國清寺碑文云。五峯聳峙。雙

台極山海之環。奇茲寺復攬天台之全勝也。男兒三十不探上林花。便當把酒談桑麻。四十不書竹

素功。亦當踏徧青芙蓉。我生三十今已過。買山無錢可奈何。四十匆匆亦將近。

阿婆春夢猶未醒。剡溪城頭黃鸝鳴。勸我快作天台行。天風飄飄吹我襟。箏與

拍拍如鷗輕。有客謂我且勿爾。斷崖絕壑茫無際。曠古豈有神仙事。劉晨阮肇

託言耳。况聞七寸石樑無人登。萬八峯巔寒難勝。不如臥讀興公賦。空堂時聞金石聲。我聞客言笑且語。人生何事徒辛苦。環球都是崎嶇路。平地何嘗無狼虎。忠信可以涉波濤。何必鬱鬱居此土。而况眉峯遠遠送青來。引我日日心顏開。二百里拜經臺。七日山程可遣還。時乎時乎若再逡巡不前去。青春堂堂誰留住。

補 志 初 虞

廿五日。天將曙。枕上聞雨聲。甚不樂。及起。見日光燁燁。遂促輿夫登程。出寺門左旋。上金地嶺。十五里抵佛隴真覺塔寺。寺僧詠荷留午飯。出其先師敏曦所刊天台圖見遺。烹香茗清話。良久別僧去。復前行。十五里過龍王堂小憩。天氣驟暖。日色昏紅。左顧天柱蒼山。右顧萬年諸峯。晴翠欲滴。遂出輿步行平坡數里。多種桑麥。四山迴映。琪花瑤草。玲瓏彌望。時已春仲。林園梅花多謝。嶺角尙吐萼似雪。蓋山深氣寒。花信較遲耳。行行夕陽忽斂。暮色漸合。又越數重嶺。抵

華頂寺。寺僧曉然又號鏡應聽等。羨若款留。遂卸裝小坐片刻。起視庭下。白茫茫雲氣迷漫。應聽謂余曰。此卽華頂歸雲。天台八景之一也。移時邀夜飯。蹟溪金君璞侯。淨土庵僧宗鏡。及應聽四人同席。香積廚饌大異世味。且宗鏡能談詩。璞侯亦飽學老儒。一夕清話。足抵人世千萬歡場。是夜與璞侯同室臥。黃昏時曉然及一指庵僧撥雲。多來陪笑。撥雲年已八十四。一目盲。云中年常遊京師。談吐無塵俗氣。亦一高僧也。是夜早睡。枕上聞風泉聲。疑下雨。呼璞侯曰。雨乎。曰否。此間風泉聲。本無時已也。

廿五日。途中得句云。

新晴鶯喚轉。起上簷輿。詩鏡穿山腹。春痕透石膚。黛光非縹緲。仙蹟縱虛無。萬景難收拾。僧遺一幅圖。真覺寺僧詠荷手贈天台全圖華頂寺與曉然上人談時事。寺在北六十里天台第八重最高處少晴多晦夏有積雪可觀日初出光景勝岱宗絕頂東望滄海彌漫無際上瞰衆山如龍虎蟠踞旗鼓布列之狀艸木薰郁殆非人世

大地風波惡。中流駛鐵輪。嚴關空鎖鑰。虛礦指金銀。洗耳亦無補。授書安有人。去天真不遠。我欲叩天閭。

華頂寺贈金璞侯先生殿英

一笑相逢在華頂。千年同派溯仁山。莫嫌風裏萍緣淺。河鯉雲鴻好往還。

躋溪雲氣慈村月。彼此從今釋未能。千里神交原有幸。兩家紅豆一家燈。先生即家

山中之躋溪去華頂二十里

廿六日起。知天晴。不暇晨餐。即促輿行出寺門。頃刻起大霧。去拜經臺尙有五里。迎峭風直上。霧重幾不辨徑路。路旁夾種婆提樹。亦不能分枝葉。但見輿夫髮上。如露珠潒潒下。至太白堂。幾不敢前行。遂入門小憩。且俟霧稍散再行。堂中有唐李太白讀書處七字碑。係光緒十六年。吾鄉姚福均先生。同南海潘衍桐學使紀游而立也。坐久。霧仍不散。促輿人行。若有難色。不得已。復衝霧上。遂

登拜經臺。臺旁有一茅篷。門未啓。叩之無人應。余即從臺旁徘徊四顧。雲天一色。身如履雲頭。萬山不知何去。寒氣森森。不可久留。即命健夫胡寶捷。縣觀兵印士

所派隨者拾片石而下。仍回華頂寺午飯。

拜經臺。即隋時僧智顛與司馬承正晏坐修真處。孫綽所謂陟降信宿迄平仙。都是也。有葛仙公丹井。王右軍墨池。上即降魔塔。峯左有龍爪泉。右有

黃金洞。其阿為善興寺。

拜經臺迥絕。大好此登臨。又恐天風緊。停輿且正襟。大霧迷人路。峭風扶我登。

萬山都不見。任爾競峻嶒。

華頂寺飯罷。與僕侯及諸僧別。行十五里。至方廣寺。初擬暫停。觀石梁瀑布。直

至萬年寺投宿。乃下大雨。不能行。遂卸裝。方廣寺雨過。同齊磻甫。敏璜許渭陽

瑛訪石梁。登曇花亭。亭外即石梁。梁闊七寸。長二丈。徐霞客游記云闊尺餘長三丈。就余觀之。則不滿也。

下刻萬山架兩山均間。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潰。百丈不

止。余不敢從梁上行。梁東塊杏花正開。梁盡為銅殿所隔。霞客云梁盡為大石所隔知其時尚無銅殿也殿立西塊高二尺中置小銅佛五百尊

余從別徑抄至西塊。即銅殿。後有一花樹。折一枝頗香。問僧。僧亦不識。何花。殆

非世間物也。梁下石壁上鐫飛梁懸瀑四字。梁之西摩崖。棲真金界四字。曇花

亭北有蓋竹洞天四大字。嘉泰年丁大榮所篆刻

余與齊許兩君。搜尋奇僻。攀蘿陟險。衣履沾溼。日暮乃還方廣寺。與齊許諸君

同飯。飯後歸臥室。僧成茂時來陪話。至二鼓乃去。余亦就睡。許君涓陽登拜經臺得三句云蹠蹠

徧全球惟茲萬八峯巔尙除淨土屬余為下聯余對云蒼茫凌絕頂可笑三千世界都是浮雲

方廣寺看雨。

白雲飛不盡。幾片釀成霖。煙濛襄陽畫。泉流太古音。一樓天地合。萬籟磬鐘沈。

我本忘機客。何妨山更深。

夜雨聽成茂和尚談庚子冬被劫之事直與是年京師董軍一轍。

世亂原多盜興師盜更多深山尚遭劫何處避干戈。

石梁觀瀑歌。

余曾見美國奈亞格刺瀑布圖咸謂世界瀑布之第一以余觀之彼蓋由蘇比利阿蓋倫美哲靳伊雷四湖所流出稿有來源此則萬山會萃幾疑從天上飛來真奇境也則奈亞格刺安必居石梁右哉

昔聞天台山中有石梁高懸飛瀑萬丈長。三十年來飲冰臥。夢魂夜夜飛仙鄉。忽然寥天一鶴招我去。飄飄扶病隨風雨。踏徧雲頭芙蓉路。曇花亭畔驚風絮。風絮茫茫春漸深。仙蹤渺渺不可尋。銀濤滾滾挽不得。直欲一瀉通滄溟。鏗鏘錚錚紛鐵金。初疑澗底蒼龍吟。又如天上鳴風琴。嗚呼海天琴韻有時絕。此聲千古萬古不聞歇。藏山鱗甲隨雲飛。此梁千古萬古不能移。此梁此瀑無今古。令我欲補興公賦。此瀑此梁始何時。桃花無言安問之。余更有絕句云十丈噴

定銀漢何日許浮槎

廿七日晨餐。由方廣寺冒霧行五里。遇大雨。盤羅漢嶺。又十里。雨不止。到萬年寺避雨。衣履盡濕。小僧廣興出迎入。閒話啜茗。雨稍停。卽行。三里。又大雨。又十里。歷桃源洞。過地藏寺。已出天台。入新昌界。又十五里。過清涼寺。漸入平坦。仍由黃板橋會市嶺而抵班竹。雨亦止。天已暮。仍投章家店宿夜。

由方廣至萬年途中得詩一首。

前峯忽不見。花雨打頭來。衣履沾全濕。胸襟悟自開。松疏難作障。石滑更生苔。歷徧陰晴態。斯遊亦壯哉。

萬年寺避雨一首。

權借蒲團坐。淋漓雨不停。移時僧出迓。苦勸客聽經。揮塵談仙佛。烹茶淪性靈。健夫催上路。山色露微青。

自班竹及山中諸寺所食飯。皆紅色。直如我鄉血糲。云桃花米。

隱隱赤城霞。仙源路易差。胡麻嘗不得。偏許飯桃花。

廿八日。天仍不放晴。早行。午刻抵新昌。輿人吃飯。余獨登新昌城樓。游覽片時。下見何五山先生祠。規模宏大。瞻仰久之。卽行。申刻抵嶧署。新邑令劉鼎亨。已於午前接印。署中諸友。都行色蒼茫。印士見我。曰。天台之游樂乎。余曰。樂甚。曰。署中景色。較君去時何如。曰。城郭依舊。官場已非。相與大笑。歸途口占。

非關禮佛登華頂。豈爲求仙訪石梁。癡絕旁人談異事。仙緣佛果總茫茫。

按天台山國清寺。在縣北七里。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當牛斗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啓蒙記注。天台去天不遠。

又按山高深邃。蟠結巨數百里。經台明越婺四郡界地。東際大海。而正面勝景。全在天台一縣。自城北二里神跡石。六里赤城。七里國清。向北六十里。

至華頂峯。爲山之最高處。其脈西南。自東陽界之大盆山作祖。蜿蜒起伏。連翩不斷。東北行至新昌界之關嶺過峽。層次愈高。凡縣北境名勝。若萬年石橋。桃源瓊臺桐柏金地佛隴天封大同高明螺溪察嶺歡畧。實皆一山之支峯。蔓壑也。故總稱曰天台山。其得名自孫綽一賦始。

附跋

天台山在五嶽外。晉以前未甚著名。遊人亦少。自支道林銘之。孫興公賦之後。乃大著。好遊者無不攀援而登。作記者亦不下數十家。其名與五嶽相並。病鶴老友。懷躋勝具。有作賦才。竟登其顛。觀石梁飛瀑。朗吟於白雲翠雨中。可謂豪矣。予本有山水癖。惜俗累未暇。一出遊。今讀所記。如太白之夢遊。千巖萬轉。迷花倚石。雖未至。猶至焉。噫。山之奇。如天台者。猶藉名賢之表揚。而後顯。於是知畸人才士。有干霄拔俗之姿。無知己稱道。伏處湮沒。何可勝

道哉。有感於懷。低徊不能自己。何時披髮入山。采藥服餌。長往不返也。病鶴能把臂入林。從我遊乎。爲之一笑。

甲辰七月初三夜石友銓右書

華頂峯前一片雲。拜經臺上日初曛。昂頭覽盡天台勝。此際高吟信不羣。

當年劉阮入天台。曾與桃花作壻來。君到洞邊春未晚。桃花應復笑顏開。

時姪方斷絃用以調之

曾讀輿公賦一篇。此身恨不作飛仙。賴君示我天台記。省識天台路正便。霞瀑飛流映日殷。赤城高峙石梁環。更尋桐柏宮前路。我亦天台採藥還。

叔氏果題癸卯夏日

讀君天台紀游編。令我眉飛色舞心欣然。追蹤劉阮着鞭先。筆花璀璨輝吟箋。紆迴石磴筍輿便。置身欲在萬八千丈之峯巔。赤城峨峨霞半殷。白雲茫茫華頂連。詩僧談詩一夕話。宵來枕上聞風泉。拜經臺迴氣冷峭。石梁雨洗

空中懸棲真金界。可望不可卽。轟雷奔瀑聲喧闐。紛羅奇景列眼前。快哉此樂如登仙。病鶴老弟屬題。因成七古一章。希政之。戊申季秋。小兄錢宗輝稿。天台山水名天下。先生曾命東南駕。朝披雲霧覓仙居。暮訪詩僧宿禪舍。歸來作記志豪遊。萬壑千巖一卷收。我生不識天台路。讀此悠然神欲浮。

仿初唐體。聊成四韻。卽呈鶴公斧正。宣統辛亥子政邵在辰敬題。

西城風俗記禪理妙喻

金人瑞

雨新問一亡友遷化後。未審只今落在何道。聖歎云。天不肯留。地不敢閉。塔前化作忘憂草。樹上開成短命花。

一日問衍兄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應時銷隕。兄于此處。須得穩貼地。始得。衍云。日來心中正疑這件事。歎云。須知虛空到銷隕時。大地針插不入。衍便釋然。

虞

初

志

補

汝等諸人。切不可出一語去讚維摩居士。默然無言一案。維摩從來不會說話。並未嘗有高出文殊處。衍聞便引茶壺傾茶喫。有人言交光正脈。盛行海內。歎便問文殊將咒四字。未審作何籤釋。人云文殊將咒。那可籤釋。歎云火頭與我燒却交光疏板。聖歎忽然告報云。釋迦牟尼佛。原來在這一聲裏坐道場。無動急走不顧云。我直曉得從來無此事。歎便休。

又一日指簾子影云。若有人會向這裏尋取釋迦文佛。猶如撥雲見月。無動笑云。撥个甚麼那歎便休。明日舉向衍兄。衍亦笑云。見个甚麼那歎又便休。茨翁聞而笑云。聖歎買弄鎗棒。不意遭此兩撲。

問無邊身菩薩。還有道場也無。若有卽不得名無邊身。若無何以爲菩薩。挹夙大笑歎云。兄見个甚麼道理。挹云。山河大地。何處生來。

指殘局云。將謂是局殘棋。元來却是一座古殿。茨翁云。既是古殿。還我佛來。歎云。有佛卽倒却殿也。

升妙樓前坐。風吹梧葉。索索有聲。聖歎問無動聞否。動云聞。歎云爲甚我却不能聞。

深紅更有淺于深紅者否。淺紅更有深于淺紅者否。試道一句看。

隨卽中先生立夏侯橋上說話次。先生驚云。極南樹頭。一燈神火。歎云還記得起處否。先生便休。

問茨翁云。還曉得不落文字一句否。茨云。不曉得。動云。不曉得底是也。衍云。亦並不要汝曉得。茨因問釋迦當時還曉得否。歎云。曉得何以爲釋迦。適纔致問。蓋誠恐曉得耳。

兩兄問瑣娘化後。亦曾再見否。歎云。時時得見。雨問在甚處得見。歎云。枕子上。

還魂。碗頭邊顯聖。衍云。與麼則汝白日見鬼去在。歎云。汝不見鬼又作麼。

聖歎問維摩詰。掌擎世界。未審維摩詰向甚處立。衍云。維摩詰從來不是世界。歎云。如是如是。動云。維摩詰通身是世界。歎云。如是如是。

聖歎問維摩詰。斷取世界。擲過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唯應度者。乃能得知。還是知者。是不知者。是衍兄云。知者過在知。不知者過在不知。無動云。不知者應學取知者。知者應學取不知者。聖歎合掌讚云。真是善知識語。千餘年來不見此等人。

挹夙問虎生三子。必有一豹。第幾個是豹。聖歎云。第三個是豹。挹云。老老大大。向異類中去也。歎云。我從來不曾做一日人。

挹夙問櫻桃一籠子。半青半已黃。阿那半是青。阿那半是黃。歎云。深感老兄親口分過。挹大笑。

挹夙問獅子。鞞毬是毬。鞞獅子是歎云。鞞時則且置。要問兄將甚麼作毬。挹云。山河大地。大開圓社。豈有覓一毬不得之理。歎云。既如此。抱出獅子來。挹不覺大笑。

聖歎謂雨新云。一切處切莫粗鹵好。雨云。是爭敢粗鹵。歎便指雨手中念珠云。帶他則甚。雨云。念佛。歎云。又道不粗鹵。

問雨兄。墻壁瓦礫。皆有佛性。時人未審如何理會。雨云。亦有人極力說到依正不二底田地。只是不敢信渠。問爲甚不敢信渠。雨云。爲渠說來不如聖歎。問某甲又如何說。雨云。聖歎說墻說壁如象王。行處無有踪跡。歎急掩其口。

薦舉茶壺云。是甚麼。衍兄云。隨分喚作个茶壺。歎云。隨分到何日始了。衍云。要了却又做甚麼那。歎云。也要了過一次。

聖歎見無動來。呵呵大笑。無動問笑个甚麼。歎捫胸云。咳。不圖作如此相見。是

爲深自辜負。無動矍然。

與清蔭立虎邱塔頂。蔭云。忽然失足時如何。歎云。跌殺。蔭云。跌殺後卽不問。正當跌殺時如何。歎云。自來不跌。跌亦不殺。

一日將手向虛空捏住云。聖歎。這一把直教十方三世諸佛無渠甞氣處。衍兄云。大人手中有收有放。還容渠甞氣好。歎便將手一揮云呼。

衆生本住六波羅蜜海中。却是自己不會。因彈茶蓋響不住。告茨翁云。一聲一聲中。悉將全世界拋擲去也。復彈一響云。這一聲中有甚處犯他疆界。甚處穿缺不全。復彈一響云。誰人敢于這一聲中伸腰甞氣。復彈不住云。村村走過。粒粒咬開。鉢盂邊事。何人欠缺。復彈不住云。風浪揭天。雷霆轟掣。幾曾將瞌睡漢築着磕着。復彈向虛空云。適來璫璫聲向這裏聽取。

一日安甫與聖歎共立。歎云。兄老老大大必須脚跟穩實。不得逐物意移。安云。

是爭敢。歎。薰拈一根棒云。精細着。安正回顧。歎。薰攬棒過街西。安駭然有入。

聖歎一日手拍升妙樓下柱子。謂無動云。若說他會說法。却是妄語。若說他不会說法。却是冤屈到底。無動云。妄語則不可。若論冤屈。天下不曾。

聖歎問僧甚處來。僧云。五臺來。歎云。五臺是文殊道場。是師子道場。僧無語。歎云。何不問我。僧如前問。歎急趨入戶云。阿耶。師子來也。

衍兄爲聖歎推命云。汝只是窮到底。歎云。可憐天下人更窮似聖歎。衍便休。

聖歎一日忽拋出一根鼓槌云。人人盡道河沙如來盡滅入去。原來一總躲在這裏。衍兄搖首云。不然。不然。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歎亦笑。

聖歎指燭臺謂無動曰。莫謂如來住于此處。如來本住無所住中。動問無所住。又云。何住耶。歎指燭臺云。渠亦住于無所住中。衍兄聞而笑曰。大小聖歎。重作這個語何故。

聖歎走來。諸人一齊看見。於諸人分中未嘗各有一聖歎。於聖歎分中亦未嘗有諸人看見。政如夢中相似。

聖歎忽然云。屈哉可憐。人問何謂歎云。不是屈哉可憐。便是俊哉可愛。搨兄云。可謂賞罰分明。衍兄云。可謂高懸賞罰。不言而化。搨深然之。

一日云。諸菩薩兄。還知聖歎出力爲人處麼。若說聖歎不爲人。是辜負聖歎。若說聖歎曾爲人。聖歎又實無出力處。也無力可出。

一日云。眼耳鼻舌身意。還到後世麼。若言到。則正眼見時耳已不到。正聞香時舌已不到。現在猶自分張。到頭豈免散壞。若言不到。則除却眼耳鼻舌身意。又剩个甚麼。

聖歎云。你會麼。茨翁云。不會。聖歎云。不會个甚麼。聖歎云。你會麼。衍兄云。不會。聖歎云。情知你不会。

聖歎云。你會麼。挹夙云。不會。聖歎云。不要瞞我。

聖歎云。你會麼。無動云。會甚麼。聖歎云。果然不會。

聖歎云。你會麼。廬兄云。不會。聖歎云。只要不會。

聖歎云。你會麼。清蔭云。不會。聖歎云。我亦不會。

衍兄云。你會麼。聖歎云。會。衍兄云。會个甚麼。聖歎云。會个不會。

挹夙云。你會麼。聖歎云。會。挹夙云。會什麼。聖歎云。會說會字。

清蔭無動齊呼聖歎。歎云。如何得一聲答話中。兩邊都周徧。茨翁云。止應一邊。

虞 初 志 補

聖歎云。挹夙印子如何。却在這裏。清蔭云。久矣在這裏。

衍兄云。初三夜月爲甚不圓。聖歎云。便是。

衍兄云。待要不瞞你。却是沒處吐露。聖歎云。不如連自己瞞却。

虞

初

志

補

衍兄問今夜話來日答得否。聖歎云。自來不曾過一宿。

衍兄問忽然橋斷。如何過去。聖歎云。橋斷也。問爭得過去。聖歎云。過去也。

衍兄問中途遇虎時如何。聖歎云。虎不喫虎。

衍兄問路逢劫賊抽刃相向時如何。聖歎云。入夥便休。

衍兄問虛空中如何釘得橛。聖歎云。虛空是橛。

衍兄問惡人爲何却肯懺悔。聖歎云。惡久成精。

衍兄問善知識何得養貓兒。聖歎云。貪看捕鼠。

衍兄問初七夜月。這一半在此。那一半何在。聖歎云。此是那一半。這一半却在。

衍兄問今年召對進士。若是聖歎。有何披宣。聖歎云。只道得个伏惟皇上。

聖歎一日立庭中云。灼然一个聖歎。諸人何不分取去。良久云。分取已足。菲薄

休罪。

虞初志補 卷十二

二十四

兩新看畫次。聖歎云。四十年嘴臉。細看他爭地。

聖歎云。人家夫婦合被聯枕。好不親切。却各自入夢去也。况異姓兄弟。各人有事。幾時得成片去。

附跋

唱經堂主人以禪學入門。卽以禪學爲歸宿。故談禪諸文。靡不三藏貫徹。卽此一編。微言妙諦。觸手紛披。雅不同繇流語錄。爲夢囈爲優譚。令觀者如坐黑漆桶中也。立語言文字。參無上乘。宏暢宗風。端賴此種。至命名之意。了不可解。原評曰。全是機語。而云西城風俗記。卽此五字是機語亦佳。乙未初夏震澤楊復吉識

朱太孺人焚香禮佛圖序

潘飛聲

壬子秋。余獲交嘉興俞君芸燮。稔聞其事母孝。待友誠。承先德而慕風雅。今之隱君子也。逾年。余歸自都下。芸燮已奉太孺人諱。家居不出。函來以焚香禮佛圖序見委。謹按太孺人姓朱氏。系出桐鄉世家。歸仁齋先生。事重堂之姑及翁。皆婉婉承歡。見稱鄉鄰。仁齋先生哭母哀毀逝世。太孺人養翁教子。備極劬勞。迨翁又棄養。族人覬覦家產。藉辭阻殮。有慝。慮訴訟者。太孺人分析各產。給以財物。至相感而去。地方有司。聞其事。有仗義睦族。仁義交至之獎。蓋太孺人一生事佛。精習內典。奉行衆善。悉本佛陀布施主義。爰繪此圖以誌誠。又嘗語人謂濟一人。不如濟萬人。故脩巨橋。焚借券。嘉惠鄉閭。至傳播萬口間。昔有人欲往靈山拜佛。夢佛告以佛在汝家。老母卽是。今太孺人孝養分財。行佛之所行。是佛之化身也。芸燮事母盡孝。孝於母。卽事於佛也。承先人之志。而推行慈愛之義。佛之道。顧不大哉。

附錄朱太孺人事略

先妣姓朱氏。世居桐鄉。外祖諱震山。精於醫。外祖母笈氏。先妣性敏給。達於事理。先王母曹太孺人。母家與朱氏比鄰。每歸甯。晨夕過從。見而締姻焉。且以膝下。僅先府君一人。殊寂寞。請爲童養。外祖父母鑒其誠。允之。其歸先府君也。年十三。先王母愛如己出。不以媳。而以女。年二十始畢姻。時先曾王母。王太孺人。尙在堂。先妣事兩代之姑。及舅。婉婉孝謹。凡飲食起居。彌不先意承志。戚里咸稱其賢。逾四載。遭洪楊之亂。先曾王母積薪自焚。以殉難。事詳光前具先府君行略中。餘以避鄉得免。同治十三年五月。遭先王母之喪。先府君以哀毀過甚得疾。光緒元年三月。竟棄養。維時光僅七齡。而先王父已六十餘。先妣擗踊長號。幾不欲生。念翁老子幼。負荷綦重。不得已茹荼集蓼。勉竭其力。以上奉甘旨。下盡撫育。越十年。先王父見背。族中覬覦家產。

者阻殮興訟。先妣以橫逆之來。志在乎利。因推念一本之誼。概不與校。而給產周卹之。有司者遂有仗義睦族。仁至義盡之褒獎。而訟亦息。由是光年漸長。先妣日競競於失學爲慮。是時有父執嘉興張玉珊。海昌朱荅年兩先生。經學文章。均負時譽。特命光往從之游。親炙而陶鎔之。俾不至於流俗。晚年虔心禮佛。頗通內典。曾請尹君麗生。繪焚香禮佛圖。以寄意。經曲園老人題額。後增題詠。亦極一時名宿。謹藏待梓。生平尤勇於爲善。其所施予。不可枚舉。嘗語人曰。濟一人不如濟萬人。故特注重於造橋等事。如光緒二十三年。里北張師橋圯。行者苦之。先妣召石工估價。獨力重建。宣統三年。偶檢契據。見有沈受泉趙懋岩等六戶。共欠三千餘金。年久無力歸還。卽邀各欠戶面還借據。不再取償。其仁惠及人類如此。先妣體素強健。中年疊嬰變故。始患痰喘。屢經醫治。仍時發時止。去年冬。病益亟。自知不起。乃命光邀同里戚誼。

中忻君虞卿。金君辛甫來家。而告之曰。嘉屬秀水橋。爲塘東西要道。前被輪船駛過。撞損。浸至全橋日就傾圯。心慨久之。徒以力有未逮。致遷延而莫克重建。今計吾子現有之資產。已堪溫飽。特指捐北塘市屋一所。價值千餘金。祈爲變賣。充此善舉。以了夙願。而於光亦以母忘斯語。必戴厥功。爲囑。旋又諭光曰。鄉先達馮柳東先生。著述之富。追踵竹垞老人。爾父在日。時輒流覽。以板久遭毀。且多未刻之集。擬就向所收藏者。酌刻數種。俾廣流傳。未果而沒。爾享先人餘業。能勉力成此。以竟先人未竟之志。亦既孝且善之一端也。翌日易簣時。戒家人毋環泣。命扶起易衣。西向端坐。口宣佛號而逝。嗚呼。痛哉。溯自先府君亡後。三十餘年。先妣備嘗艱苦。居恆極勤儉。事必躬親。粒粟寸縷。彌不珍惜。惟有可以濟人者。雖傾囊亦不靳。尤孝於外祖母。日必使人問遺。光以孤立。倍荷慈愛。七歲大病。十六歲患痘。俱危甚。先妣晝夜不倦。維

持調護。始得無恙。今竟棄光而長逝矣。罔極深恩。末由報答。回憶音容。能不肝腸寸裂也耶。先妣生於清道光十八年四月十日吉時。卒於民國元年壬子十一月念五日辰時。享壽七十有五。先府君姓俞氏。諱東麟。字仁齋。清國子監生。卒年三十八。先妣與同庚。生子五。殤其四。今惟光存。謹摭大略。用告世之立言君子。錫以一言。感且不朽。男光泣血述。

秦淮感舊集

蘋 梗

金陵古帝王都。秦淮古佳麗地。天子有無愁之徽號。佳人有莫愁之芳名。玉樹後庭。年年歌舞。輕烟淡粉。處處樓台。念往昔之豪華。曾不知樂極而哀來也。泊乎家山唱破。金粉飄零。楊柳彎腰。荷香滿地。昇平樂國。遂變爲烟雨愁城矣。然而故宮禾黍。漫生今日之悲。畫舫笙歌。尙有當年之盛。人生行樂耳。須當貴何爲。江左風流。今猶昔也。

虞
余澹心謂秦淮爲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珠泉居士稱爲山温水軟。地氣使然。其實錦繡家山。曾經血染。胭脂井上。應有啼痕也。武進黃仲則綺羅香詞云。念曲裏錦繡家山。禁幾回北兵飛至。只添他來往詞人多少。滄桑淚。嘆千古之興亡。感百年之哀樂。傷哉秦淮。應亦爲之嗚咽。

初
長板橋早泯沒無迹。雖有小橋數處。作板橋續記者。已不能辨其是非。安得起曼翁於九原而詢之耶。予作秦淮雜詩云。門巷湫湫近市囂。也無楊柳自彎腰。一泓秋水成平陸。何處重尋長板橋。模糊舊院是耶非。聚寶城頭夕照微。淡粉輕烟都剝落。桃根桃葉更安歸。蓋不勝今昔之感焉。

補
利涉橋以東。大通橋以西。爲釣魚巷。沿河一帶。妓家鱗次。有河房以供遊讌。板橋雜誌謂舊院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續記謂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櫛比。今則皆爲市廛。惟此釣魚一巷。尙有風月之作坊耳。

金陵當大兵之後。有人世蕭條之感。曾太傅規復六朝之舊。爰作畫舫於青溪。設女閭於曲巷。所以永慶昇平。潤飾鴻業也。又限以妓院六家。院中許增妓女。不許增妓院。以示樂不可極。慾不可縱也。六家者何。陸家李家劉家韓家小師家三和堂也。三十年來。一仍其舊。雖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而桃花門巷。猶是兒家。訪翠平康者。猶言經過趙李焉。

妓院門巷頗湫隘。室內頗脩潔。到門則有人雁行立。有人唱喏。有人引導。有人高呼客來。繁文增多。韻事轉失。較之獮兒吠客。鸚哥喚茶。已有雅俗之別。秦淮畫舫。初由砲艇改編。不施窗幕。是爲敞船。曾太傅曾與薛慰農太史。泛舟秦淮。見兩岸河房之盛。遊楫之多。顧而樂之。以爲太平景象也。予作秦淮雜詩云。東山太傅解風流。士女而今盡莫愁。兵器銷爲農器矣。更將砲艇作蘭舟。蓋紀實也。

樓船之作。不知起於何人。大率因曾太傅泛舟秦淮後。士大夫慮做船都無屏障。與諸姬同舟而遊。易招指摘。有時客與諸姬方舟以游。亦減豪興。詰者造樓船以應之。畫棟珠簾。明窗淨几。尊疊盤皿。色色皆精。開筵坐花。飛觴醉月。烏履交錯。香澤微聞。盡情歡笑。咸有畫舫爲家之樂。不羨載西施泛五湖也。

白下頃言謂秦淮燈船。昔人稱之。今則純用玻璃。舊時羊角。久無用之者。其船大曰走艫。小曰籐棚。嗣又有小於走艫。大於籐棚者。謂之四不象云。以視今之樓船走艫諸船。不啻小巫見大巫矣。

秦淮夏令水漲。釣魚巷全成澤國。曲中諸妓。咸移家於船。以避水患。仙源何處。每易迷津。舊約不來。幾回抱柱。亦花叢之佳話。

壬壬秋到廣州與婦書有云。凡倡女冶客。多樂隱蔽。獨此邦視同商賈。或連房比屋。如諸生齋舍之制。或聯舟並舫。做水師行營之法。其實秦淮妓女。自昔已

如此。板橋雜記諸書。記之甚詳。王秋名儒。何少見而多怪也。

板橋雜記謂游楫往來。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今則河道日仄。不便游行。畫舫三四十艘。皆泊於青溪桃葉兩渡。首尾連接。游楫難通。予作秦淮雜詩云。東水關通西水關。當年游楫任回環。而今畫舫知何處。只在青溪桃葉間。

昔時青溪凡九曲。晉郗僧施泛青溪。帆到一曲。作詩一首。吾邑李納盦沁園春詞云。青溪好比詩腸更曲。興緒夷猶。蓋紀實也。今青溪一彎。無處能尋九曲矣。由大東橋以至復成橋。畫舫甚稀。風景迥異。但見垂楊蕭瑟。水烟凝碧而已。每當落日放船。平分雙槳。清風徐來。塵襟盡滌。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直飄飄欲仙。名士傾城。每徘徊不忍去。

夫子廟在貢院前面。秦淮爲泮池。名曰月牙池。舊時燈舫。夕陽時則張燈上五

彩篷。齊赴月牙池。搶水。自樓船作。而搶水之盛。遂不復睹。又南門外報恩寺塔。遙矗。月牙池右環有燈。不數點。點則池內有倒影。泛舟者必聚觀之。亂後塔毀。月牙池愈減色矣。予作秦淮雜詩云。塔影遙遙倒入池。燈船搶水快游嬉。一從却後滄桑改。風景而今也變移。

虞 初 志 補

板橋雜記謂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今則舊院成塵。貢院荒廢。才子佳人。當不勝天涯淪落之感。予作秦淮雜詩云。舊院笙歌感舊塵。荒涼貢院悄無人。羅郎已負成名志。又負雲英掌上身。此固罷科舉後之現象也。然而金陵南都。文明薈萃。經文緯武。如火如荼。當星期休假之時。結駟連騎。徵歌選色。其逸興豪情。不減前代也。矧科舉三年而一見。中間尙形冷淡。今則七日來復矣。集湖海風雲之客。賞文明窈窕之花。或爲長夜之歡。或訂百年之約。投桃贈李。名姬恰是知音。雅歌投壺。佳士都無俗韻。昔之爲才子佳人而

設者。今殆爲英雄兒女而設歟。

西俗尙武。閨秀以嫁軍人爲榮。亦猶我國閨秀之爭嫁詞林也。年來曲中名妓爭嫁軍人。尙武之風。不妨請自隗始。益足徵才子佳人轉而爲英雄兒女。其說非虛。予作秦淮雜詩云。青年將校最精神。選色徵歌賞好春。贏得曲中諸姊妹。從良爭欲嫁軍人。

板橋雜誌之品顧橫波。則曰弓彎纖小。同時又有張小脚顧大脚之稱。續記之品徐二。亦曰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可見當時之重纖足矣。自歐風東漸。秦淮名妓得風氣之先。以不纏足爲時髦。狎客評花。亦皆重纖腰不重纖足。不可謂非審美思想之進步也。予作秦淮雜詩云。曲中名妓最時髦。不重蓮翹重柳腰。昨日綸音禁纏足。還應旌獎到香巢。

秦淮聞見錄載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胭脂傅掌中。施之兩頰。其略濃者爲酒

虞
初
志
補

暈粧。淺者爲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粧。當時曲中競尙飛霞粧。三五年來。爭妍鬥媚。競效新粧。每見秦淮名妓之最著者。不施脂粉。淡掃蛾眉。長髮如雲。鬆鬆編就。纖腰似柳。款款生姿。或效美男子裝。愈增斌媚。或效女學生裝。居然大家。是以湖海賓朋。烏衣子弟。靡不目炫神迷。逢迎恐後。情長氣短。沉溺日深也。

士夫遊宴之所。以秦淮之畫舫。妓院之河房爲最。番菜館則有貢院前之金陵春。與金陵邨。利涉橋之海國春。中正街之悅賓樓。戲園則有大東橋之昇平。府東街之慶昇。歌舞樓臺。金尊檀板。洵足樂也。邇來下關新開商埠。鼓樓甫設公園。日斜風定。裙屐少年。攜三五妖姬。駕言出遊。綠陽陰裏。寶馬香車。常絡繹不絕。美景良辰。賞心行樂。前代所不及也。

妓女早起以亭午爲常。午膳以日暮爲常。亦有日暮方起者。夜膳則以三鼓爲

常開樽讌客。不下晝而卜夜。曾所謂家寒食。夜元宵矣。板橋雜記謂凌晨則卯飲盈盈。蘭湯灑灑。亭午則蘭花茉莉。沉水甲煎。今日之曲中。凌晨則鴛帳低垂。幽歡未已。亭午則好夢初醒。嬌柔慵起。日暮則晚粧初罷。含笑簪花。入夜則歌舞未終。不覺東方之既白。

龍舟競渡。自昔稱盛。每逢五月五日。士女傾城出游。一河兩岸。萬頭攢動。龍舟一到。歡呼喝采。聲與鼓吹聲。爆竹聲。相應答也。前年午節。文德橋欄杆下塌。落水喪命者。念餘人。大吏乃嚴禁龍舟。此風遂絕。板橋續記謂五月十三爲竹醉日。士女出游。端午尤盛。此風之絕。又在數十年前。七月爲中元節。盂蘭之會。至今尤盛。畫舫中有香花供佛者。齋魚粥鼓聲。又與豪竹哀絲聲相應答也。每見上流施放荷花燈。隨波蕩漾。如流星歷歷。終夜不絕。

夏令秦淮水盛。燈船畢集。火龍蜿蜒。真有一團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

之盛。故時人謂之熱水市。（陶庵夢憶有西湖春秦淮夏之說。）至秋風搖落。團扇都捐。流水漸冷而漸枯。又有野渡無人舟自橫之概。予作秦淮雜詩云。隔岸垂楊三兩株。曉風殘月有啼烏。秦淮應似愁人淚。每到秋來一例枯。

舊例每逢日月食。官吏皆焚香鳴砲望空拜。民間敲響器應之。謂之護日護月。己酉十月望。明月正圓。二更後。月漸蝕。予與狄楚青適游淮。見諸妓亦有焚香禱拜。雜敲銀盆者。戲詢諸妓。何故迷信。有一雛姬答云。今夜月本團圓。忽爾遽缺。儂但欲其團圓耳。不知其他。楚青因口占一絕云。烟水丁簾夜氣深。銀盆敲亂漏聲沈。不關迷信隨官例。爲護團圓一片心。兒女情腸爲之一語道破。

語曰。青溪之北。樽疊絲竹。青溪之南。啼飢號寒。東關頭在青溪南岸。乃乞兒所居。彼岸則妓家鱗次也。可謂哀者自哀。樂者自樂矣。然而樂籍嬌娃。原是蓬門弱女。假母但知愛鈔。狎客止解求歡。雖一曲紅綾。每多投贈。而數聲金縷。長此

飄零。迨年華老大。門前之車馬既稀。雖欲爲商人婦亦不可得矣。嗚呼。名花無主。弱絮仍飛。安得十萬之花鈴以護之。萬間之金屋以藏之耶。予作秦淮雜詩云。幾人嗚咽五更風。幾處笙歌樂未終。哀樂不同休認錯。可憐一樣是哀鴻。桃花扇有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之句。每吟唱之。爲之低徊不置。今秋寓秦淮水榭。臨河適有殘柳數株。對景傷懷。誰能遣此。予作桂枝香詞云。青溪畫舫。十七八女郎。曼聲低唱。唱到桃花扇子。增人惆悵。曉風殘月垂楊岸。有啼鳥啞啞枝上。板橋陳迹。迷樓佳語。都難尋訪。念錦繡家山無恙。嘆南渡君臣風流相尙。南部烟花。到此幾回興喪。春燈燕子迷離甚。但殘金剩粉飄颺。至今淮水年年嗚咽。永無相忘。(讀仄聲)嗚呼。雖一日莫能忘也。(以上紀雅遊)

予僑居金陵三載。常集風雅之士。商量舊學。考正音律。勝游狎宴。亦常與世浮沉。又喜談秦淮軼事。可歌可泣者不一而足。拉雜記之。以存板橋之流風餘韻。

言者無罪。聞者曾足戒也。若備輜軒之探。則吾豈敢。左太保駐節金陵時。曾通青溪秦淮水利。上元秦伯虞稱爲數百年封疆大吏。所徬徨瞻顧。屢舉屢輟。有志而未逮者。公則毅然爲之。排浮言。考故道。於費無所惜。於力無所靳。（見左侯相七帙壽序）規復秦淮之盛景者。曾太傅。規復秦淮之水道者。左太保也。（現湘人擬建左太保祠於清溪之南。以誌其功云）

時至今日。秦淮久失脩濬。兩岸河房。日有侵佔。遂使河流日仄。市人臨河漂絲。（機業瑣言謂江甯緞機以立色著名。而染坊多近秦淮。兩岸漂絲。必於青溪東水關北銅管三水合流之間。其色烏亮。）水都易色。大礙衛生。蔣山則童然無樹。其荒涼可想。昔人謂而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當易爲而今。止有蔣山黃。秦淮黑。而今已不如昔。後更不如今。曷勝感喟。

由來作秦淮詩詞者。每借柳以咏嘆之。徐雨亭詩云。長堤剩有多情柳。依舊絲

虞

初

志

補

絲綰畫。橈（此二句全從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烟籠十里隄脫胎）然此猶借春柳以寄慨也。厲樊榭秦淮懷古云。贏得渡頭殘柳在。瘦腰無力倚風斜。孔雲亭哀江南曲云。你記得跨青溪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咏嘆至於秋柳。感慨愈深。張文襄鎮金陵時。於河干新種楊柳無數。今已成陰。曾爲甘棠之遺愛。但秋來風景。愈增蕭瑟耳。

溷陽尙書督兩江時。公餘之暇。常與繆小珊太史。程洛安京卿。泛舟秦淮。時人有官舫。時同花舫。接帥旗。還共酒旗。飄之句。

相傳秦淮名妓有名大姑者。某觀察眷戀之。曾太傅爲之戲作一聯曰。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至今傳爲美談。

曾忠襄鎮金陵時。幕僚招權納賄。多在釣魚巷妓館。或改節署東轅門額三省釣衡四字。爲三省釣魚行。樊雲門詩云。秦淮畫舫暖圍春。時有漁郎來問津。閑

坐河房思誤字。鈞衡誰是釣魚人。

沈文肅鎮金陵時。下令嚴禁娼妓。曲中諸妓。咸風流雲散。適揚州太守來見。沈文肅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詢以揚州曾禁娼否。某守對曰。大帥禁娼。而卑府之娼愈多。妓女多揚州產。卑府不能不許其回原籍也。文肅爲之恍然。遂弛其禁。昔人詩云。妖姬從古說叢台。一曲琵琶酒一盃。若使桑麻真遍野。肯行多露夜深來。真知本之言。

補志初虞

粵賊踞金陵時。既脅令士子應試。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爲女狀元。鍾氏爲榜眼。林氏爲探花。招入僞府。令掌簿司批答。以獻媚。得諸逆歡。獨秦淮名妓王憶香者。爲僞都督施姓所得。佯爲歡笑。醉以酒。抽刀殺之。而自經於後樓。一班之僞科甲。能不愧殺成仁。取義。曾不可以品類限也。予嘗作秦淮雜詩云。僞府新收女狀元。歌功頌德盡名媛。可憐殺賊全名節。止有秦淮一野鴛。

自來南中將相多風流相。尙周都督之雅善。顧曲謝太傅絲竹陶情。曩乎不可及矣。有明之末。如合肥龔尙書之納顧橫波。常熟錢宗伯之納柳如是。保國公之納寇白門。皆秦淮佳麗也。白門衰柳記。謂陸二者。秦淮名妓。江甯某方伯。公餘退食。常過其家。談風月於此。會衣冠亦於此。陸制軍之公子。亦最昵愛之。士夫習見。不以爲怪。金陵克復後。曾太傅尤以規復秦淮風景爲急務。近年某尙書。固私淑曾太傅者。公餘之暇。偶與諸名流泛舟秦淮。不過偶效樊川。略同謝傳。某侍御竟謂某尙書。姓好冶遊。造淺水小輪。每攜挾娼優遊秦淮河。相聚爲樂。列款嚴參。嗣經某尙書復奏。以爲所置小輪一艘。略如長龍之式。偶爲遊覽河濱之用。臨行轉送藩司樊增祥。迄今尙泊河干。若謂挾妓冶遊。身任封疆。抑何至此。惟秦淮爲江南名勝之地。某身爲疆吏。置船遊覽。觀瞻所繫。未免有損威重。某尙書因之遭譴責。抑秦淮之小劫也。

百菊溪齡總督兩江時。司道以下多朋飲妓。船酣嬉無度。百公患之而不欲顯發。乃召一尉謂之曰。某所有妓船。爲我驅之。索尉手版書絕句云。宛轉歌喉一串珠。好風吹送莫愁湖。緣何打槳忽忽去。黃鶴焚琴是老夫。尉持手版往。衆官踉蹌而散。雖屬黃鶴焚琴。而以風雅出之。尙非俗吏所能也。

文少如某方伯公子也。性豪縱。貌又甚都。曾與某觀察共曠。使女小才子。小才厚公子。而薄某觀察。因釁開戰。直至藩署。事爲新甯尙書所聞。其事始寢。嗣某方伯被議罷官。公子不能謀生計。來金陵演劇。效女兒妝。大官厚贈之而去。李範之乞兒嘆云。輕薄自稱唐杜牧。青樓夜夜傍花宿。此身老死溫柔鄉。那計一朝窮途哭。足爲紈袴炯戒。

南海沈鳳樓觀察。風流自賞。才調無雙。在建德尙書幕時。眷秦淮名妓小五寶。常作聯贈之曰。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林。小五鳳樓二字。均嵌入聯。

中一時傳誦。當是時建德尙書春秋已高。事無巨細。一以決之。鳳樓。鳳樓一日不見小五寶。卽食不甘味。寢不安枕。節署公牘。每於曲巷中籤押之。一班趨炎附勢之俗吏。遂日奔走於小五寶之門。鑽營請託。無所不至。小五寶見有落拓之名士。每喜爲之說項。患得患失之鄙夫。則不屑也。鳳樓乃益重之。因贈以詩曰。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荆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蓋不僅悅其姿色之艷。亦且悅其才識之高也。未幾建德尙書移督兩粵。鳳樓以戀小五寶故。不願隨節。建德尙書如失左右手。乃遣某太守爲之媒灼。小五寶因之歸於鳳樓。明年鳳樓奉天子命。分巡奉錦山海鷓鴣雙雙。遂由南而北。每過通都大邑。名勝之區。流覽風景。攜手偕行。不知者以爲老父攜弱女。而鳳樓不顧。以爲人間無此樂也。然而使君有婦。吼以河東。鳳樓不勝交謫之苦。竟卒於任。今年春。小五寶復來秦淮。旋移家京口。文君新寡。雅有風情。每談往事。眞

如潯陽商婦泣訴琵琶也。爲誦白樂天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死去不相隨之句。五寶爲之潸然流淚。識者謂五寶之從鳳樓。本非素願。乃強而後可。又因扼於大婦。不得已下堂求去。其情亦可憐矣。吾邑丁秀甫孝廉有怨歌行以紀其事。

附怨歌行

道旁女蘿枝。引蔓依喬松。喬松恨不千年壽。愁絲怨縷縈秋風。陌上楊柳花。化作青浮萍。浮萍命薄風波惡。孤根弱葉終飄零。盈盈十五秦淮女。纖細腰支好眉嫵。小字排成宋嫂行。新聲繙出龜年譜。節樓上客沈休文。轉綠回黃炙手薰。軍府惟憑王長史。金吾常護杜司勳。相逢陌上花開日。一見傾心便膠漆。畫舫笙歌向曉聞。鈴轅燈火深宵出。笛步春深問狹斜。紅樓夜夜擁如花。怪他騶唱千官騎。不向南衙向妾家。好是尙書耽臥治。令公喜怒尋常事。

九子鸞釵七寶鈿。終南一徑趨如市。蕩節量移到五羊。當筵展轉動離腸。便
移花種新昌里。兔寄詩來慶朔堂。從此鰈鸞形影共。白頭盟誓如山重。南海
珠光並蒂圓。析津槎影雙橈動。自天雨露九重頒。使節鋒車到玉關。鴨綠波
光開曉鏡。盧龍山色照烟鬟。塞草黃時邊月白。貂褕玉面馳華轂。公主琵琶
蔡女箏。紅顏一樣輸農色。中天好月不常圓。賣履分香事可憐。過眼繁華成一
夢。回頭恩眷已三年。燕子樓高人不住。春風重問長干路。過去郎恩水共
流。再來妾貌花猶妒。座上何堪識舊人。回眸低首怕逢嗔。便攜一片金陵月
來。泛千杯鐵甕春。當時珠翠圍金屋。此日閒花紅躑躅。張好愁吟小杜詩。冬
郎怕聽臨淮曲。我亦當年投轄賓。雲英一見一傷神。不須更唱霜天碧。滿路
飛花愁煞人。

載酒尋芳。留髡送客。乃裙屐少年之快事。客有年稍長者。雛妓咸呼之曰乾老。

子以示尊之而不親也。兼葭倚玉樹。應亦自慚形穢。有改唐詩自嘲曰。花酒三千棹。茶園二十年。一聲乾老子。雙淚落尊前。真堪絕倒。

李青蓮詩曰。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此不獨朋友相交如此。男女之交何莫不然。板橋雜記。載有江左名士與張元同寢。元轉面向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令人絕倒。予有水龍吟詞云。舊院風流何處。但迷樓而今猶是。春宵一刻千金。名士值錢能幾。自命風流者。當亦爲之恍然矣。

陳洛安京卿。每稱謝驚鴻爲今之李香君。蓋因某尙書欲以重金購之。驚鴻不願。嘉其志也。其實某尙書非開府田仰之流。驚鴻娟秀靜美。雅善音律。又以貞美自命。當似李十娘也。

驚鴻乳名金紅。常從吾鄉茅北山先生學南北曲。乃爲之易名驚鴻。予性喜聲

律。北山每道驚鴻之才藝。心焉慕之。逾二年。偶與二三詞客。月夜訪之。值驚鴻危坐而吹洞簫。幽閑淡雅。曠世而秀羣。時微風引簫。萬籟都寂。明月滿窗。游魚出聽。疑非人間矣。因贈以詩曰。神交已歷三年久。邂逅相逢倍有情。好是綠窗明月在。吹簫低唱到天明。蓋驚鴻秉冰雪之姿。孤芳自賞。予性亦孤僻。於歡場中常若有所思。故與驚鴻有針芥之契云。

今之善譁者。每以官吏比妓女。以其詔笑事人。氣節喪盡也。以吾所聞。妓女有賢於官吏者。則爲李翠鳳。李翠鳳初與知縣汪某訂終身約。適有某觀察豪於賞。見翠鳳而悅之。汪某常奔走其門。因勸翠鳳薦枕席焉。翠鳳大罵汪某無恥。立與之絕。旋歸於李觀察。

翠鳳之妹曰小四。艷如桃李。體骨皆媚。尤物也。曾爲某侯側室。因不安於室。復來秦淮。某京卿眷戀之。欲納爲小星。已有成議。其夫人戒之曰。小四前在侯府。

尙不能安。汝能供其揮霍耶。京卿乃止。嗣某侯聞小四在秦淮。重張艷幟。有忝家聲。函請江南大吏。交官媒發配。某觀察乃以五千金贖之歸。

銀仙娉婷。娟好。膚理潔白。年十五。軍事參謀某公爲之梳攏。情好甚篤。每於歌舞筵前。相偎相倚。私語喁喁。倍極憐愛之態。而每因細故。因愛生憎。動生醋海風波。予戲吟向子諫梅花引調之曰。莫猜疑。莫嫌遲。鴛鴦翡翠。終是一雙飛。後某公果以三千金贖之歸。

自皖省有徐錫麟之變。黨禍日興。被逮者雖昆弟朋友。不敢相救。且有投井下石者。吾於此得一妓焉。曰二寶。二寶居於大行宮。以限於地。不能與秦淮妓女相頡頏。丹徒吳生由京來。一見悅之。遂訂終身約。二寶乃杜門謝客焉。吳生曾游學日本。妬之者乃以革黨誣之。捉將官裡去。二寶上堂代辨。義正詞嚴。證明吳生之非革黨。偵探隊之誣陷。問官不能屈。遂釋吳生。此賢者所難能。不圖於

虞

初

志

補

娼妓中得之。予擬作二寶傳奇以風世。

小杏子丰姿秀逸。裊裊亭亭。有弱不勝衣之態。與某都護情好甚篤。某都護無子。欲納爲側室。小杏以體弱。頗厭風塵。亦亟欲嫁之。已有成議。而其母不欲。以爲某都護雖甚豪華。究是旗員。性情習慣。與揚州人不同。力阻之。某都護遂另納他妓。小杏因之鬱而成疾。得肝血而亡。臨終時。猶連呼某都護之名。某都護聞之。倍極傷感。出貲以厚葬之。一時曲中諸妓。臨弔者甚衆云。

小銀紅貌不甚美。而妙於辭令。善周旋。廣筵長席間。每使人盡懽。某公子方自費游學日本。素以辨才著。暑假回里時。一見悅之。因攜之東渡。未幾公子得官。費游學美州。復與之偕。玉人一對。雙宿雙飛於新世界中。儼如新婚夫婦之度密月。銀紅本以辭令見長。壯游而後。當成爲女外交家矣。

潘小愛。顏色艷冶。但不善歌。某觀察與某公皆嬖之。小愛待某公甚親厚。而待

某觀察甚冷淡。某觀察不自覺。猶日出其逢迎上憲之手段。以逢迎小愛。繼聞小愛將嫁某公。則對之痛哭流涕不能止。聞者爲之酸鼻。而小愛不顧也。俚語有曰。癡心女子負心漢。某觀察之待小愛。可謂癡心漢子負心女矣。某日予詢某公何時納寵。某公尙諱莫如深。告以己有人痛哭。則嗤然一笑。予曰。哭者常情。笑者不可測。必歸公。某公笑曰。恐是哀者勝也。嗣小愛卒歸於某公。

小松姿首清秀。善歌崑曲秦腔。某太史見而悅之。以爲溫柔鄉也。小松艷名藉甚。與文仙小愛相頡頏。座上之客常滿。某太史常獨坐他房以待。每至夜闌人靜。始得一見。某太史常語人云。今之官吏。在冷官廳中。聽鼓數椽。始得見面。若冰霜之大人。且有時終不得一見。較之吾默坐冷房間。終得見艷如桃李之笑。鑿相去不啻霄壤也。戊申上巳日。孫太史在小松處大醉。酣臥繡榻不能去。小松不得已。暫時謝客。予口占俚句調之曰。聞君酒醉小松家。欲吐還呼滿座譁。

虞

初

志

補

憮然一班靴兄弟。一齊又顧而之他。一時相傳以爲笑。明日設宴於秦淮畫舫。予復步前韻作俚句一章曰。秦淮畫舫且爲家。絃管聲中笑語譁。酒意濃時含醋意。半因靴弟半因他。小松嗣歸於某公子。公子適鼓盆。納小松後。一舉而得二男。曲中姊妹行。皆稱羨之。

丁玉珠。初在秦淮。後移居京江。玉貌珠神。性情豪爽。與論事故。每能談言微中。蓋妓中之有才者也。茅北山贈玉珠聯曰。玉貌偏饒名士氣。珠喉常作健兒聲。予贈玉珠詩云。玉貌珠神自不羣。肯教爲雨復爲雲。紅兒自昔誇無比。更比紅兒媚十分。

薛文仙。頎身玉立。跌宕風流。美艷之名。喧傳於青溪桃葉間。某公雄豪蓋代。常大集諸姬於秦淮水榭。酒酣時左抱右擁。捉腕抹胸。諸姬皆畏其黷。惟見文仙則不復恣肆。非徒妖聲冶色。足以惑人。其才智敏捷。婉變萬狀。有令人樂於降

心相從者。會真記謂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於文仙亦云然。

虞 初 志 補

文仙之姊曰文卿。柔曼豐潤。善歌小曲。小曲多男女相悅之詞。又俚俗易解。文卿因之篤於情。與估客李某。有嚙臂盟。客歲除夕。估客商業虧損。不能清償。宿逋。假母命文卿親至其家。索花酒費。至則債戶盈門。估客已潛避於下關某旅館。文卿由電話通問估客。知其窘迫狀。淚隨聲下。電話器都濕。估客之妻。因勸之曰。姑娘不必傷心如此。予家每逢三十晚。皆此情況耳。文卿乃以金條脫一雙。並私蓄之百金。盡贈估客而反。假母詢纏頭索得也。無則曰。無繼。詢腕上金條脫何在。則曰。已爲估客償他債。假母聞之。大肆辱罵。則曰。阿母不必窘予。惜予止有金條脫。若有他物。將盡贈之矣。假母無如之何。嘆惜而罷。今春偶於文仙處遇文卿。談及估客事。輒哽咽不成聲。癡情若此。視李娃何讓焉。惜估客非

某生比也。

變童狎客。京華最勝。金陵久無此風。有之則始於陸蘅芳。蘅芳曾赴新加坡演髦兒戲。名噪一時。其弟小龍長勝亦名優也。舉家偕來金陵。有招蘅芳侍酒者。每携其弟偕往。變童美女。雜沓於歌舞筵前。別饒興趣。

年來葉子戲之風盛行。都人士泛舟秦淮。每藉此爲消遣物。曲中妓女。尤爲擅長。陸琴仙陸蘅芳皆酷好之。每見諸妓團坐。樗蒲。嬌聲雜遞。香澤微聞。玉腕輕颺。秋波斜睇。較諸淺斟低唱。另有一種風情。至於大家閨秀。學校名媛。每逢宴客。亦有手談。淫盜交誨。殊屬有玷。令名。此文太史所以疏請嚴禁江蘇學界賭風也。

蘅芳姑蘇人。長於京師。其妹曰芸芳。芹芳。皆善歌。予嘗有詩云。陸家姊妹盡名姝。宛轉歌喉一串珠。怪底口音清又脆。長於京內產於蘇。孫子瀟太史香奩詩

有云。齒音清脆。帶京都。又云。清脆鄉音。略帶蘇。京蘇語音。出於嬌婉之口。尤爲清脆。陸氏姊妹。既兼京蘇之音。又能以歌喉出之。惜未令子瀟聞之。

妓院隸於巡警局。別設巡官一員以治之。諸妓院月納千金於警局。是爲妓捐。某君咏妓捐詩云。賴有皮毛全國計。誓將涓滴答皇恩。風人之旨微矣。

凡遇國制禮節。用樂設而不作。宋王黼傳。遭欽聖之喪。猶召樂妓舞而不歌。號曰啞樂。客歲國制中。挾妓秦淮者。却有此種景况。自某尙書嚴禁官界軍界學界治遊。啞樂之風益盛。

客歲興辦公園時。某公以常年經費不敷。建議設秦淮花船捐。每年共約千餘金。嗣因禁止治遊。生涯寥落。諸船戶公請停捐。諸妓院亦羣請免繳花捐。秦淮之風景。日見蕭條矣。

茅北山。丹徒人。善崑曲。尤精古樂器。居無定所。不在深山古剎。卽曲巷勾欄中。

也。家貧常斷炊。雖其子亦不知其處。有時欲向阿父求食。北山對之高歌。其子竟不能進一辭。年七十來游金陵。溧陽尙書引爲上客。設音樂傳習所於朝天宮。以保存國樂自任。然猶日在曲中教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也。夏劍丞觀察贈北山詩。有堪羨絳帷諸弟子。醜顏玉面出燈前之句。然北山每遇俗吏儉父。則又嘻笑怒罵以爲常。殆柳敬亭蘇崑山一流人物。嗣有人控諸學署。謂北山背乎禮法。大江南北。女弟子不下千餘人。遂鬱鬱以去。歸著樂說一卷。於樂理多所發明。予擬爲刊行。以存絕學。

謀野集刪。明王穉登所著。稿久不傳。沈太侔輯國學粹編。始採之。有與秦淮馬姬書曰。二十七日發秦淮。殘月在馬首。思君尙未離巫峽也。夜宿長巷。聞雨聲且起不休。輿夫泥沒。良苦。見道旁雨中花。彷彿湘娥面上啼痕耳。陸先生大有俠骨。遂以君屬之。必能出君於險。幸勿過自摧殘。使王生乞茅山道士藥。恐

無益。千金軀。千萬自愛。情真語摯。益以見美人名士惺惺原惜惺惺。因亟錄之。
(以上紀軼事)

板橋雜記所載秦淮題咏。有風致。有感慨。余澹心所謂偷遇旗亭歌者。不能不書壁也。板橋續記。隨園詩話。所載題咏。亦多佳作。至秦淮聞見錄。選徵當時名人詩詞。尤爲宏富。蓋自王漁洋作秦淮雜詩二十首後。作者已如林也。紅羊劫後。秦淮勝景。稍稍規復。過江名士。賡唱迭和。不乏佳篇。有所見聞。隨時筆記。不及半載。已得數百首。蓋不獨存一時之風流。亦以寄一時之感慨也。

王漁洋曾作秦淮雜詩。多言舊院時事。當時人競傳寫板橋雜記。曾載其三首。內有一首云。十里秦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樓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阿男名映淮。適杜氏。以節聞。以青燈白髮之嫠婦。與莫愁桃葉同列。殊爲綺語之過。漁洋後入爲儀郎。乃力主覆疏旌其閭。以自懺悔。(見漁洋詩話)

又吾邑李訥。盒雙調南鄉子詞云。(桃葉渡)名士善清談。渡口桃花帶雨愁。何處偏船雙打槳。珊珊。恐有桃根姊妹還。淮水自拖藍。尙有秦時月影涵。我比阮亭來較後。摻摻。重憶題詩紀阿男。納盒旣生阮亭後。不應再以三百年前之嫠婦。與桃葉桃根同咏也。

嘗見薛慰農藤香館小品。有集句贈阿男云。生小未嘗離阿母。願天速變作男兒。此阿男當非閨秀也。

按漁洋詩話所載之阿男。乃國初詩人紀伯紫之妹。其秦淮柳枝詞。漁洋愛其棲鴉流水點秋光七字。阿男又題桃葉渡詩云。波搖秦代月。枝帶晉時春。亦係佳句。至薛慰農所言之阿男。當是同光時人物。

上元秦伯虞題余澹心板橋雜記絕句二首。笙歌畫舫月初沈。邂逅才人訂賞音。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茉莉香中送晚涼。渡頭桃葉趁潮忙。十

虞 初 志 補

三樓上春如許。草草山河已夕陽。洵有漁洋神韻。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所謂花月春風十四樓也。十三樓當是十四樓之誤。板橋雜記桃花扇院本。皆有一代興亡之感。不僅寫美人名士也。吾邑李吟伯明經題桃花扇院本云。艷說清溪水一鈎。媚香樓勝顧迷樓。諸君也自耽聲色。爭怪官家不解愁。玉樹凋殘璧月涼。湖山依樣送降王。南朝亡國都風雅。詩酒乾坤粉黛場。一夕金城鐵鎖開。過江青蓋最堪哀。桃花扇子梅花塚。都是情天血性來。

元薩都刺詞云。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近人熊季真詩云。兩戒河山經浩劫。秦淮明月古今存。天下之月皆同。而在秦淮則增人無窮之感。殆所謂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耶。予舊作秦淮懷古詩云。蕭瑟秦淮絕可憐。輕烟淡粉總如烟。多情只有天邊月。曾照南朝歌舞筵。予又有秦淮雜詩云。酣歌恆舞任流

連。恁奈從無不散筵。只有秦淮一片月。酒闌猶自照窗前。此則傷心人別有懷抱矣。

任渭長嘗爲周雲將畫扇。一面寫折枝桃花。一面寫李香君小像。譚仲修爲題虞美人詞云。春風冷向花枝笑。轉眼花枝老。淡烟依舊送南朝。何事美人顏色念奴嬌。天涯一樣文章賤。公子空相見。酒杯傾與隔江山。山下無多楊柳不堪攀。文道希和云。南朝一段傷心事。楚怨思公子。幽蘭泣露悄無言。不是桃根桃葉鎮相憐。若爲留得花枝在。莫問滄桑改。鴛鴦鸞鷺一雙雙。欲采芙蓉憔悴隔秋江。後周雲將亡。扇存其姬人沈栗孃處。栗孃者。秦淮名妓也。有香君風竟爲情死。俞蔭甫有詩云。千秋兩柄桃花扇。前有香君後栗孃。易實甫詩云。生無艷福鷗波館。死有香名燕子樓。曹君直翠樓詞云。么孃如此。便我作迦陵。要存篋笥。芳名字。待君箋入。婦人集裏。嗚呼栗娘。洵足爲秦淮生色也。

虞 初 志 補

黃公度夜泛秦淮和易實甫詩云。九州莽莽忽忽走。兩鬢蕭蕭漸漸枯。隔絕蓬萊來附鶴。折餘楊柳可藏烏。筆留白石飛仙句。袖有青溪小妹圖。猶是人間乾淨土。莫將樂國當窮途。蓋時當庚子之亂。翠華西幸。名士之渡江南也。不減前代。雖秦淮清溪。恣其冶遊。莫愁鬱金。供其高會。而蒿目時艱。不禁感慨係之。板橋雜記謂茉莉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眞媚夜之淫花。滯人之妖草。都昌徐變亭詩云。酒闌嬌情抱琵琶。茉莉新堆兩鬢鴉。消受香風在良夜。枕邊俱是助情花。又吾邑李訥盒詠茉莉（翠樓吟）詞云。枕函薰透。問同夢今宵。花心開否。又最好是秦淮巷口。隔河招手。記簾捲斜陽。新妝巧鬥。可謂描寫盡致。

白門新柳記。海陽許養和所作。成於壬申。記劫後秦淮名妓甚詳。附記白門衰柳。皆昇平舊人。近尙掛籍平康者。尤有滄桑之感。

白門新柳記。題詩最夥。其佳者如上元方伯雄詩云。秦淮依舊水盈盈。五載歸

來百感生。漸喜近時復佳盛。鼓鞀聲變管弦聲。沱江張春陔詩云。紅橋鬢影雜
衣香。一曲琵琶最斷腸。露葉風枝可憐甚。瘦腰強學鬥新妝。全椒薛慰農詩云。
白門有客惜芳華。棖觸前游舊酒家。多少幽懷成影事。故將彩筆記烟花。結伴
尋春得得來。赤欄橋畔重徘徊。可憐一樣秦淮柳。都是紅羊劫後栽。酒榼茶盞
載上船。有人艷說散神仙。那知客裡無窮感。多在倡條冶葉邊。東風着意管羣
芳。花史修成字是香。此是昇平新記載。批風抹月未荒唐。展卷長吟喚奈何。數
株殘柳也婆娑。(附記白門衰柳)漫云老大無人問。記取當年璧月歌。北平丁
硯香詩云。又見春風上柳條。夕陽簫鼓水迢迢。南朝金粉飄零盡。舊記依然續
板橋。晴波搖盪綠楊絲。畫舫銀燈夜泛遲。惆悵曉風殘月裡。爲卿重譜柳卿詞。
江甯陳雲葵詩云。碧玉年華妙入時。徐娘老去也堪思。番風念四重頭數。一卷
烏絲絕妙詞。上元姚友梅詩云。青溪曲曲水多情。冶葉倡條管送迎。解作曉風

虞
殘月。句。人間。惟有。柳耆卿。宰相。風流。憶謝安。重將。錦繡。換凋殘。夾城。一路。垂垂。
發。當作。平泉。花木。看。古歛。江海。門。詩云。南朝。金粉。感飄零。城角。啼烏。不忍。聽。快。
覩昇平。傳盛事。白門。新種。柳青青。

初
又題詞之佳者。上元。秦伯。虞綺。羅香。詞云。乞硯。題紅。裁箋。織翠。寫出。妝樓。新色。
波漲。秦淮。依舊。花晨。燈夕。悵往事。却。火忽忽。膾逝。水韶。華堪。惜。又。今番。冶。葉。倡。
條。送。人都。作。有情。碧。花間。燕鶯。私語。話到。六朝。烟水。似曾。相識。搓玉。吹瓊。一。
卷。烏絲。綺格。再。休。怨。粉絮。飄零。天付。與。生春。妙筆。怕。早晚。化作。青萍。東風。吹。太。
志
急。休。甯。楊子。顧。滿江。紅。詞云。丁字。簾前。全。不是。舊。經過。處。更。休。問。玉簫。金管。綠。
窗。朱戶。裙履。無從。尋。北里。煙花。誰。解。談。南部。只。秦。淮。河。水。尚。西。流。情。波。汨。金。
粉。地。須。培。護。風。流。數。爭。傾。慕。累。錦。囊。心。血。品。題。花。譜。才子。文章。工。附。會。美人。聲。
補
價。遭。奇。妬。問。幾。人。幽。怨。托。琵琶。情。如。訴。上元。劉。雨。生。臺。城。路。詞云。綠。波。漲。滿。青。

溪渡。頻年漸吹春好。冶葉含情。倡條寄恨。依舊烟籠月照。鶯聲破曉。喜近水人家。晨妝纔了。青眼爭邀。幾回臨鏡淡蛾掃。司勳舊曾遊處。悵笙歌兩岸都長寒草。環燕重評。頓楊細數。別有傷心懷抱。板橋再到。且續作羣芳。小名新稿。更祝東風。成陰須及早。上元王雪香念奴嬌詞云。玉簫聲裡。驀心頭觸起舊游情。思十載歸來重問訊。水閣朱闌剩幾。蜨瘦偎烟。蟹寒叫月。往日追懽地。青溪無恙。水流終古西逝。畢竟六代烟花。風流艷跡。興廢隨時事。一樣依依堤畔柳。今我來思稍穉。才子吟毫。美人歌板。各有滄桑淚。板橋閒步。與君聊且謀醉。俟官林述庵題桃花扇傳奇云。江山無恙說興亡。草草南朝夢一場。迸出英雄兒女淚。勝他檀板演西廂。領袖詞壇舊有名。陳吳慷慨兩書生。可憐纔出閨奴醜。從此東林黨禍成。春光不負賞花時。燈影秦淮萬柳絲。惆悵媚香樓舊事。繁欽手贈定情詩。從來巾幗幾英雄。慷慨當筵罵相公。笑看闍兒阮圓海。春燈謎

裡可憐蟲。風流天子說無愁。按拍徵歌菊部頭。花落後庭飛燕子。江山猶帶秣稜秋。文章無價筆通靈。水碧山青掩淚聽。收拾敗殘棋一局。戲場忙煞老雲亭。一彈三唱。猶想見南都之舊塵也。

上元許海秋金縷曲云。別有傷心處。儘消磨。刮灰金粉。大江東去。樓閣斜陽秋易晚。嗚咽青溪如訴。祇衰柳殘鴉無數。龍虎雄圖悲豎子。剩遺編細載。間歌舞。亡國恨。哽難語。年來烽火臺城路。念無端。家山唱破。淒涼誰主。似有簫聲聞鬼哭。忍憶板橋風雨。慢惆悵。美人黃土。繞郭旌旗霜影重。恐將軍愁擊軍中鼓。早哀絕。子山賦。慷慨悲歌。可當哀絲豪竹。

中州周星詒朝中措詞云。畫船明月客衣單。日暮水生寒。白板垂楊門巷。紅樓臨水闌干。而今寂寞。淡烟疏雨。人在天邊。正是熟梅時節。那堪重客江南。乃板橋感舊之作也。

張孝達相國著有金陵游覽詩。謂兩假江節。不暇遊觀。甲辰春。奉命來與江督議事。公事無多。日日出遊以謝客。其咏清溪云。劉江諸大宅。一礎不可尋。遺此衣帶水。穠華變清深。稍稍種桃柳。寡薄無繁陰。聊借三人航。寫我五湖心。燥吻甘止酒。茗碗自酌斟。清曠人語絕。時逢禪叢林。烟際聞相呼。三兩歸暝禽。何必牛渚月。已足愜素襟。得享一舸閑。勝擁千鎰金。曠達之念。一消塵意。又金陵雜詩云。兵力無如劉宋強。勵精政治數蕭梁。原何不享百年祚。甌毒江山是建康。荒陂野水尚西流。朱雀橋邊繫葑(仄聲)舟。莫道南朝無可念。求書今少大航頭。孟老錄中思汴臺。達摩曲裡鄴城灰。世間少有蘭成賦。便覺江南最可哀。宰相荒嬉夜宴闌。保儀新拜掌書官。春風一半殘桃李。敢有潘郎忍淚看。北橫天塹雪濤香。東擁鍾山翠壁攔。堪笑謂之無遠致。賞心偏在水西門。(丁謂所作賞心亭在今水西門) 耽隱周雷不可攀。棲霞訪古長卿閒。明賢專翫板橋水。

讓與貧僧住攝山。

虞 樊雲門和張孝達青溪詩云。沿流入青溪。磷磷俯白石。鴉散蔣王嗣。草深江令宅。六朝煽妖嬖。荒怪久成習。蔣妹第三人。云是神君匹。導源是宋玉。神女極瑰飾。張孔卽朝雲。叔寶陽臺客。酣嬉三閣中。坐賴穎與弼。玉女朝朝花。能無外患集。江山如龍虎。王霸由此得。不聞繡兒嘆。全爲桓王策。舉國悅妍華。沓掩遂無力。願持此溪水。一洗金粉迹。

志 又樊雲門調爽翁卜妾秦淮高陽台詞云。雀桁閑花。雉場秋柳。渠儂不解傷春。墮策閑坊。一株紅柏遮門。十三樓下秦淮碧。側烏絲親訪桃根。漫銷魂。三十年來此度纔眞。(下略)

補 洵貝勒蒞金陵時。薄游青溪莫愁湖。慨然有懷舊之念。在莫愁湖題詩云。風月依然不老春。誰將蘊藉話前塵。鬱金堂畔波如鏡。照澈千秋畫裡人。美麗湖山

更添一段佳話矣。

虞

初

志

補

嘉興張公束憶舊游詞云。正鳴笳送晚。疊鼓驚寒。重繫吟橈。滿日滄桑感。漸荒蕪綠遍。戰壘蕭蕭。板橋幾株疏柳。霜悴短長條。笑社燕歸來。烏衣巷冷。舊隱誰招。魂銷冶遊地。贖古渡斜陽。流水迢迢。畫舫飄零盡。只莫愁湖上。烟艇輕搖。指點遠山眉黛。金粉語南朝。但夢繞空江。鄉心此夕隨去潮。

洪秀全陷金陵時。於秦淮間立有女館。令人自擇配。有女官媒以司其事。止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閑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蓋咏其事也。

通州范伯子謂秣稜中秋。伯嚴以城間勝處在復成橋。約諸公擢小舟往會。至則風甚。月不瑩。不能望遠。伯嚴遂欲出馬路窮探。而陶公所攜妓尼之。及返。權至四象橋。月色轉瑩澈。余與伯嚴徘徊良久。述以詩。詩曰。天高無雲但有風。分

虞

初

志

補

明璧月紗來籠。淒淒柳路行無窮。紆迴照暗燈微紅。鍾山只在城南東。高下一
氣青迷濛。復成橋下煙景雄。到來指點殊難工。吾知陳生興墮空。祇欲急走爭
溟濛。藉非有妓哀疲癯。遂入深深灌莽叢。須臾回舟月色融。歌管寂寞三更終。
澄輝朗徹天當中。眞鑒毫髮無昏瞳。可憐四象橋邊水。正照天涯兩禿翁。
蕭山任孝和題桃花扇傳記云。餘春已被燕銜殘。流徵商音賸獨彈。重唱後庭
花一曲。內人爭識孔都官。屏山九曲華燈照。午夜淒涼子夜歌。送別秦淮水鳴
咽。短衣匹馬獨投戈。曲子新聲譜石巢。紅牙拍板紫檀槽。白門橋上絲絲柳。一
別無情送六朝。中使傳宣選教坊。鈿車香滿入昭陽。從教拋却巫山夢。檢點黃
緇入道裝。夜半飛沈大將星。冰霜三尺拂青萍。江聲流恨靈旗黯。長古忠魂傍
孝陵。烏絲欄字寫冰紈。細譜宮商叶管弦。腸斷一聲河滿子。江南頭白李龜年。
哀歌搔首望茫茫。落日青山坐話長。濁酒何能澆壘塊。兩行老淚哭興亡。秣稜

秋色仍如昨。憔悴蘭成感鬢華。賸水殘山無限恨。一齊收拾付琵琶。
又任孝和送人之金陵詩云。白門楊柳蘸煙低。殘月西風鳥亂啼。醉倒旗亭小
鬢唱。頽唐扶上錦障泥。

秦淮聞見錄載有武進黃仲則中秋夜遊秦淮七古詩一篇。近覽黃仲則所著
之兩當軒集。其秦淮題咏尙有詩詞數篇。因選錄之。金陵雜感詩云。平淮初漲
水如油。鍾阜峨峨在上頭。花月卽今教是夢。江山從古不宜秋。烏啼舊內頭先
白。客到新亭淚已流。那更平生感華屋。一時長慟過西州。又過秦淮詩云。淒涼
苔蘚掩金釵。無復笙歌動六街。回首南朝無限恨。杜鵑聲裏過秦淮。又中秋夜
秦淮水榭臨江仙詞云。三載紅橋舊路。輕塵暗換年華。依然燈火照香車。玉蕭
吹子夜。明月在誰家。前度青衫淚濕。重來破帽簷斜。殢人風景又天涯。垂楊
空繫馬。流水有歸鴉。

會稽李恁伯題扇頭李香君小影詩云。粉本南朝絕可憐。扇頭璧月尙嬋娟。清流何與人間事。花下長翻燕子箋。傾城一笑太情多。十解明珠奈若何。畢竟秀才空嫁與。輸他一品顧橫波。秋柳情深大道王。掌中猶見舞時妝。只憐曲裏桃花扇。唐突當年鄭妥娘。

初 虞
補 志

合肥李可亭有秦淮雜詩十六首。旖旎中饒有清趣。茲錄其七云。年來夢繞秣陵舟。又作秦淮十日遊。長板橋空金粉謝。烟波猶帶六朝愁。丁字簾前送晚潮。輕橈幾度載紅綃。一聲短笛催歸去。涼月隨人過畫橋。參差水閣俛寒流。面面珠簾盡上鉤。十里新隄楊柳色。美人樓上不知愁。晚風畫舫上燈時。絃管聲中半醉癡。豪竹哀絲聽不得。一腔心事幾人知。纏頭擲盡阮公囊。贏得琵琶半面妝。一曲當筵金縷恨。蕭蕭暮雨怨吳娘。莫愁居處石城西。又向湖亭認雪泥。煙水不知人去久。寒風說與杜鵑啼。詞客梅村舊擅名。曾於詩酒識傾城。可憐踏

遍秦淮路。孤負江南卞玉京。

元和江建霞題卞玉京楹帖二絕句云。想見衫舒釧重時。玉窗香繭界烏絲。獨愁一事梅村誤。不譽能書祇譽詩。舉舉師師姓氏迷。飛瓊仙迹近無稽。蠶眠小字珊瑚押。莫誤楊家妹子題。又題玉京畫云。愛讀琴河感舊詩。楓林霜信歎來遲。秋風紅豆相思種。定爲蕭郎寫折枝。信筆揮灑妙緒天成。覺余澹心板橋雜記之言益可徵信。

漂陽狄曼農秦淮詩云。秦淮疎柳賸絲絲。金粉南朝又一時。潮水碧涵妝閣冷。夕陽紅上釣船遲。箋翻燕子新聲艷。扇畫桃花舊夢癡。往事風流那堪問。卅年前共客題詩。

桃葉渡在利涉橋旁。按古樂府注。蓋晉王獻之送妾地也。金陵王紹嶽桃葉渡懷古詩云。閒來買棹青溪渡。春花秋月都非故。問到儂家舊姓名。桃根桃葉知

何處記得當年打槳迎。朝朝暮暮不勝情。美人一去隔秋水。風雨猶聞腸斷聲。
無端烟月悲空散。六朝歷盡南朝換。黯黯秦淮慘不春。柳旁艇子何人喚。我今
懷古悲荒涼。尋春江上弔斜陽。欲歸渡口歸不得。祇恐愁殺雙鴛鴦。

南甘泉毛元徵（乃庸）偕公約龍慧秦淮舟飲詩云。可憐曲曲青溪水。到此愁
心肯暫消。飲博無聊何獨我。箏歌未散不知宵。衆生戀夢爭哀樂。斜月催人墮
沈寥。莽莽九州艱一騁。願驂虬鳳聽仙蕭。又秦淮肆飲詩云。縱有憂虞亦謀樂。
叵羅入手已全乾。燈船掠水搖花影。風檻平波逗夕寒。人事膏騰宜醉眼。天衢
幽遠阻塵翰。酒酣不那應頭忍。捉取金丸向月彈。

閩縣林穎叔（壽眉）題顧橫波墨蘭（後有龔芝麓跋語）詩云。分明九畹寫靈
均。解佩如逢洛水濱。異代尙書雙合璧。趙文敏有管夫人。老大風流擅畫眉。墨
花悟入折釵枝。梅村不遂東山隱。枉及文青未嫁時。板橋雜記謂柳敬亭善說

書常往來南北曲以彈詞著。長樂謝枚如（章鉉）題柳敬亭畫像詩云。居然傾
倒到衣冠。不朽誰知在稗官。老死丹鉛凡幾輩。埋頭遙望敬亭山。蕭然抱膝意
如何。好友難題盡短歌。知否昆明灰劫換。國殤遺老紙邊多。（畫有范質君冒
巢民題句）

吾邑茅子貞咏秦淮河燈七排詩云。給孤長者普燈傳。撒落清漪的暈圓。竟拔
沉冥騰碧焰。頓生歡喜到黃泉。僧伽短帽游行隊。鬼趣長河不夜天。彼岸莫迷
關口路。慳囊分破陌頭錢。罡風過去仍爲紙。法界飄搖盡是蓮。里暗獄中聊解
脫。大光明界締因緣。送他北里臙脂澤。接引西方泡幻禪。寒渚乞兒驚照席。火
坑妮子對鳴絃。隔開辱井淒香骨。繞出州門燭墓田。一霎曇華留小住。九幽色
相現無邊。上流低放婆心細。晝閣遙窺媚眼穿。魔女嬉遊涵鬢影。辟支梵唱雜
經筵。幢幢景擾星稀後。艷艷花爭日上前。雙槩恨他旋滅度。橫橋庇爾乍團烟。

微波木葉吹秋朗。甘露盆蘭灑佛先。無事中元催去速。明年會看釣魚船。

虞 初 志 補

予嘗徵秦淮雜詩於江都梁公約。旋得其復函云。風雨江臯。亂愁如織。愴懷時事。不復能爲綺語矣。前承雅命。搜羅故篋。十不存一。僅得詞一闕。小詩四首。不值方家一笑也。其秦淮秋夜菩薩蠻詞云。湘簾做暝。詞珠歇。雙鬟茉莉頰香雪。何處笛聲柔。水痕水上秋。燈闌香已殫。隔檻聞雙鶻。雙鶻催人醒。羅幃知月明。題龍慧扇頭詩云。姹紫嫣紅中酒天。風尖月小思慙慙。拼將十日江南醉。別後風塵一惘然。劉郭江湖最少年。當歌對酒放狂顛。如今都醒樊川夢。一任青溪柳作絲。翠羽明璫誇小小。玉筍金瑄舞僊僊。忍拋後約將人誤。珍重秋宵月子圓。雙玉亭亭泥酒邊。離愁萬疊似增川。秋風趣放江南權。况是木樨香可憐。數篇皆風神搖曳。信是才人之筆。愧無烏絲欄格以寫之也。

秦淮雜詩。自王漁洋後。題咏者名作如林。如金壇馮夢華中丞(煦)秦淮燈舫

虞

初

志

補

曲云。羅衣初試晚風柔。春盡秦淮碧玉流。芍藥將闌新燕乳。有人催上木蘭舟。
渡口春波故。故生夕陽西畔。弔殘英。桃根桃葉今無恙。不見王郎打槳迎。沐荷
初。燕夜如年。銀甲重調六國絃。消得鬱金香一寸。泥他籠月與籠烟。不羨南唐
照夜珠。銀缸萬點足清娛。一彎眉樣初三月。來鬪青溪最小姑。銀箋俊句更誰
裁。江總樓頭百往迴。火樹銀花開且合。更移一舸開江來。孤負詩囊與酒瓢。閒
愁都逐水雲消。鸞鳳腦明如晝。搖過蓮花第四橋。棗花簾子望盈盈。一抹梨
雲浸玉笙。燈影似人人似月。十分圓處不分明。北斗初斜六柱移。衣香鬢影正
參差。中央四角垂珠的。省識盤中白玉詩。邀笛人歸蠟炬殘。夢回閒煞曲闌干。
玉繩轉後微雲澹。小簾輕袞各自寒。雲一窩兮水一梭。九華影裏得春多。酒闌
歌歇斑駁遠。贏得檀郎喚奈何。又上元秦伯虞太史（際唐）咏秦淮燈舫曲云。
桂楫蘭橈不染塵。夕陽漸有喚船人。沿堤種遍新楊柳。留得南朝劫後春。棗花

虞

初

志

補

簾下一停橈。澹雨輕烟過板橋。弄笛更無桓子野。小鬟隨意學吹簫。綺夢年來薄似雲。石城楊柳易斜曛。雜花一夜春生樹。添得揚州月二分。衣光鬢影眼模糊。扶醉歸來客思孤。猶有幾株舊時樹。櫓聲驚起後棲鳥。又淮安莊夢蝶（培孫）秦淮雜感詩云。秦淮嗚咽水聲酸。九曲青溪月一丸。恨煞南朝阮司馬。誤人猶甚孔都官。舊事追維劇可憐。梅花孤塚大江邊。平章逃去降王死。閑煞春燈燕子箋。赤欄橋畔柳絲絲。歌吹聲中月上遲。清絕漁洋懷妙句。棲鴉流水阿男詩。氣節爭成復社名。天涯寥落哭侯生。可憐一柄桃花扇。却是人間血性情。供奉南朝老妓師。梨園法曲艷當時。舊人只有何戡在。淚落延陵祭酒詩。又秦淮感舊詩云。題壁猶存舊畫箋。月光如水柳如烟。秋娘已老紅兒嫁。錦瑟樊川尚少年。絕俏張家淨婉腰。新詞曾譜念奴嬌。美人一舸歸何處。冷落青溪長板橋。

虞

初

志

補

近來見有秦淮題咏其佳者卽錄存之。偶於民吁日報見秦淮七律一首。下署三石投稿。佳作也。詩曰。秋月平分柳色黃。酒樓筇管韻淒涼。歌翻舊部春猶暖。魂斷南朝夢亦香。玉樹花痕亡國淚。板橋人迹五更霜。可憐一掬燕支水。淘盡英雄付夕陽。

李符曾咏秦淮燈船好事近詞云。五十五船舊事。聽白頭人語。又踏莎行詞云。游人休弔六朝春。百年中有傷心處。勝國之感。妙於淡處描寫。情味最永。

毗陵汪逸雲詩云。蔣山蕭瑟夕陽遲。白水橋梁憶舊詞。何處箜篌彈夜曲。青溪明月小姑祠。秋風空悵桓伊笛。衰柳全迷江令居。惟有隄前萬楊柳。荒烟冷雨六朝餘。

莊眉叔訪江總持故宅詩云。嗚咽青溪水。江頭浣白沙。敗墻巢鬼蝶。古樹集神鴉。石引牽牛草。窗明朱雀花。後庭歌舞散。冷月不能華。又紀遊示汪山人詩云。

離懷別緒亂如絲。賸有餘情付酒卮。秋水夕陽紅板渡。畫船烟柳白門詩。松寮塵暗無人到。竹逕雲歸有鶴知。別後汪郎莫惆悵。春來潭水費相思。

新建吳次梅著有顧長醉齋詩稿。其泛舟秦淮詩云。地老天荒賸此台。幾人還爲釣魚來。扁舟坐愛風光好。無主桃花歷亂開。江陰金漉生稱爲此種神韻稿中變格。

秦淮楊氏有停艇聽笛水閣。薛慰農題聯云。六朝金粉十里笙歌。裙屐昔年遊。最難忘北海豪情。西園雅集。九曲晴波。一簾夢影。樓台依舊好。且消受東山絲竹。南部烟花。

數年前校書室內集句嵌字楹聯甚多。近則甚少。其可傳誦者。如秦伯虞贈鳳仙聯云。鳳兮鳳兮。仙乎仙乎。薛慰農贈愛卿聯云。爲愛餘春培芍藥。認卿小影是桃根。又贈巧雲聯云。燕子鶯兒都讓巧。蕙香蘭氣聚成雲。又集句贈綠卿云。

綠淨不可唾。卿言亦復佳。方澤山贈金紅聯云。掌上舞。爲誰容。金縷衣。君莫惜。江南春。有何好。紅豆子。最相思。劉廉軒集句贈明仙聯云。不知明月爲誰好。莫辨仙源何處尋。趙銘辛贈小杏聯云。小鳥依人入懷裏。杏花留我滯江南。予嘗集句贈石金聯云。我心匪石。其利斷金。集句贈某校書聯云。秋水爲神玉爲骨。雲想衣裳花想容。

又祥笑周文之贈富金聯云。我富才華卿富艷。兼金身價斷金情。運俗字而使之雅。尤不可及。

何廉訪秦淮雜咏斷句云。平分虎踞龍蟠地。半著鶯愁燕惱人。又能消六代英雄氣。漫博三生薄倖名。又都昌徐燮亭秦淮斷句云。流水未消亡國恨。落花都是美人魂。皆能妙句天成。

周櫟園與胡元潤談秦淮盛事詩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

虞

初

志

補

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幔歌輕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見江陰金淮生。粟香隨筆。江寧程一夔。亦有金陵賦一卷。搜羅宏富。文亦典麗。其紀載秦淮一段云。重以桃葉爲靡曼之叢。秦淮爲麗都之藪。水榭河亭。夾岸而處。荃壁雲蜚。蕙櫺緞舉。公子詞人。此焉消暑。中略。外有歌台舞閣。悅性之鄉。南曲眉娘之宅。盧家少婦之堂。嬋娟此豸。絃服靚妝。蜚磯垂髻。攀泊憑欄。僕才齊敏。稍適心腸。馱倩程蠱。蠶顛蝶狂。縱縱莘莘。此焉中藏。中略。其樓船則綺錢廻檻。步櫳清箱。彫楹芬檮。檀几銀牀。珠簾錦幕。玉塵琴囊。致飾綵緞。鋪陳熒煌。試登舟以睨視。若詣畫閣與華堂。於是招頓老。邀妥娘。泝中流。集羣芳。璫筵啓。仙樂張。命姮娥使秉燭。詔杜康而驅愁。酣喝月之搏戰。起遏雲之歌喉。其豪雋則有蕭龔徐冒。錢王之流。其狎客則有張吳盛沈宋柳之儔。巾篔兮紛紛。蜜釀兮盈尊。釘瓜果兮碧琅玕。裝茉莉兮籃景翻。

香風颯。纏滯魄。蕩魂。蓋牙檣錦纜。磊砢叢蒼。若光若滅。達旦不絕者。常相羊乎十里之外。

吾邑李納。盒鬢雲鬆詞云。青溪寒。紅板壞。舞袖拋殘。此處無聊賴。薰地兵戎摧粉黛。誰占殘春。又長瓢兒菜。蔣超過舊院詩。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憶湘蘭。尋卞賽。舊日烟花。管甚南朝派。一幅新愁無地賣。破屋頽垣。倚在斜陽外。又沁園春詞云。好個秦淮。而我來遊。何其太遲。正脂香粉盞。綠封苔蘚。牆腰瓦縫。紅逗花枝。日麗風甜。山溫水軟。莫把繁華憶昔時。長橋處。恨憑欄獨眺。不見蛾眉。瓊簫今夜愁吹。問何處。重尋沙嫩兒。記青衫舉子。珠簾醉酒。白門名士。畫舫題詩。桃葉重生。楊枝再種。憑仗東風好護持。平康里。盼昇平。並管。點綴昌期。此乃劫後過秦淮舊院之作也。又同陳綺堂封翁等飲於旂亭並放棹青溪掃花游詞云。秋風乍起。喜利涉橋頭。嫩涼時候。樽中攜酒。爲白髮蒼

顏。皤然兩叟。揮塵清談。饒有詩朋勝友。憑欄久。問潮比。閑愁。溪痕減否。吟舫來左右。倩柔艣。枝。秦淮渡口。青衫消瘦。任湘簾畫檻。清歌正溜。貪指浮嵐。謂蔣山。宛似蜿龍雲走。漫歸驟。蟻前灘。夕陽疎柳。

郭楚生自題青溪款夢圖邁陂塘詞云。問青溪露桃烟杏。也應爲我儂憊。蘭舟不管東風大。掛却蒲帆便走。歌折柳。問底事。干卿春水鱗鱗皺。悲歡亦偶。且叮囑斜陽。緩歸鍾阜。一醉尙能穀。江湖夢。我已年來作。去聲。透。那堪夢了還又。故人三五情深處。極肝胆。輪囷各有。寧忍負。况鏡處。雙眉。箏上雙纖手。酒痕易舊。但重話江南。庾郎腰帶。也要自今瘦。又再題青溪款夢圖臺城路詞云。靡蕪瘦。盡春波懶。天涯俊遊何處。照影驚鴻。收香小鳳。曾侍舊時尊俎。風萍小聚。有翠學傳籤。紅巾寫句。一晌遽然。當年那識別離苦。江南酒人無恙。便黃金散盡。難買遲暮。羅隱無成。雲英早嫁。翻羨名花有主。歡場細故。記燈背私盟。眉

虞 初 志 補

心軟語喚醒梨雲。紙窗深夜雨。眞州陳孝起題楚生青溪款夢圖詩云。不學荀奉倩。翻成馮敬通。爾來遊子夢。多與故人同。狼藉隋堤柳。飄零白下蓬。那堪百年後。一例泣沙蟲。楚生又有題青溪感別圖金縷曲詞云。九曲青溪水。買吳船筆床茶竈。偶然安置。花底琵琶。冰弦急。逗得春愁旖旎。要鎖日當花沈醉。過眼雲烟難捉摸。恨東風吹老垂楊細。鶯與燕。那知此。書生落魄渾閑事。莽回頭十年夢覺。揚州書記。彙曲春屏。仍無恙。依舊雲階月地。只少個燈邊羅髻。金盡牀頭。委敝了。賸填胸塊壘。縱橫起。離合事。等閑耳。

楚生著有五十絃錦瑟樓詞四卷。丙申之歲。予始來金陵。曾共飲於問柳酒肆。其詠秦淮之作頗多佳句。如夏夜同公約瘦生泛舟秦淮玲瓏四犯詞云。烟柳弄涼。水萍催晚。清宵休更辜負。箏蓬輕似舊。三兩人能受。冰甌小團細瀹。更何用雪桃霜蘊。鍾阜雲低。畫橋風軟。眉月照人瘦。年時翠樓沈醉。記春屏按曲。

虞

初

志

補

拋盡紅豆。鬢絲催綺夢。畫燭消殘漏。彩雲已散。纖波縹。怕重顧。笛牀歌袖。君記否。枇杷下。瓊扉共扣。又中秋夜。秦淮讌集。水調歌頭詞云。明月幾時好。今夕更圓些。離人雖自惆悵也。共惜韶華。滿注玉參差。爵分付。兜羅縣手。扶醉撥琵琶。一曲幾回顧。雙鬢暈紅霞。眉樓顧。白門寇。在誰家。簽名鳳紙。河上盼斷七香車。一半粉雲脂霧。一半箏心笛語。秋思在萍花。歸去更何事。烟水艣嘔呀。楚生作有浣紗紗詞十闕。皆咏金陵勝跡。自叙云。頻年浪跡。隨處爲家。中間留滯石城。閱時稍久。賓朋文酒之會。山水春秋之遊。亦於斯爲盛。蘭陵息影。棖觸舊歡。發爲曼聲。付之舊雨。嗟夫。情天易老。往事成塵。今夕夢魂。定在蔣山雲斷處也。其咏秦淮水榭云。玉撥珠弦夜未休。滿湖燈火放蘭舟。是鄉端合號溫柔。粉黛三千新按隊。朱簾十二半垂鈎。素心花下看梳頭。又秦淮感舊（一萼紅）詞云。莽天涯。問蘼蕪幾許。遮斷莫愁家。屏角釵聲。波心燈暈。相約吹老韶華。漫問

訊舊時鶯燕。怕西風懶護斷腸花。鏡碎鶯孤。箏涼雁苦。瘦損鬢鴉。不信題橋
司馬。又殘衫破帽。來聽琵琶。鐘鼓清時。舳陵往夢。空牘雙鬢風沙。便瀉盡綠尊
銀罍。但清愁目送月鉤斜。斜月送人何處。歸艣啞。

新建夏劍丞著映盦詞一卷。其秦淮感舊早梅芳近詞云。蜜釀盞。杯浮蟻。舊袖
擎挾起。青簾白舫。雉堞春深。醉紅裏。映山黃帽側。掬月金壘洗。漸林間樺燭。妖
艷照眉際。這歡娛。一霎事。縱酒拚人棄。玉盤嬌樹。別後桃鬢最堪記。繚牆殘
柳在。錦席飛花膩。更傷心。迸隄瓜蔓水。又秦淮舟中綺寮怨詞云。喚酒城陰拏
醉。冷風微蕩。舟度水曲繡幌凝香。空花裏半見紅樓。誰家飛腔玉笛。蛾眉細黛
色。雙斂愁。弄素弦。怨却秦聲。龍香撥傍。鑿初障羞。舊事暗隨淮流。黃娥出座。
尊前醉困扶頭。串咽珠喉。倚歌袖。寫繁憂。梅脂漸欺霜鬢也。笑我恨盈眸。燈殘
宴休。鳴騶放轡去難再留。

虞 初 志 補

板橋雜記謂顧橫波善畫蘭歸合肥龔尙書後。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箭書歛所書橫波夫人者也。高郵夏玉延題顧橫波寫蘭柳梢青詞云。春去天涯。江南哀怨。定屬誰家。想見臨時。無多幾筆。玉腕微斜。風流翠袖烏紗。空賺了尙書鬢垂。扇底香消。眉邊墨淡。愁對湘花。玉延又有咏畫舫百字令詞云。便過十里亭台。三更燈火。別有停橈處。夾岸青樓人不寐。珠箔斜通波路。(此二句的是秦淮夜景)載酒豪情。傳花韻事。風雅誰爲主。冶遊散後。短篷來聽疏雨。玉延又有南浦(秦淮惜別圖茶農爲某校書作)詞云。魂已黯然銷。寫愁心。認是柳灣蘋渚。烟綠渺無邊。渾忘却前夜落花流處。蘭舟凝滯。分張怕趁斜陽暮。酒半停歌人漸遠。莫誦江郎詞賦。誰知此別難逢。犯塵沙便作塞垣羈旅。紅粉也飄零。休問舊日陳娥衛女。清淮照影。偷留得天外驚鴻住。有客曾從此逝。竟不識江南歸路。(茶農沒於潮陽)

文道希秦淮有所贈（疎影）詞云。涼蟬墮葉。正碧波渺渺。秋在城堞。酒所淒涼。相喚移船。華燈掩映佳俠。宜城放客多愁思。寫不盡琴心三疊。數合歡製就齊紈。誰料未秋先篋。坐對江湖興杳。便當自此去。同理舟楫。却恨青銅。華髮星星。那稱絳脣丹靨。縱渠自向空王懺。恰難忘嫩花香裏。甚四弦解訴飄零。歌畔淚珠盈睫。（宜城放琴客詩見顧况集記柳惲事吳夢窗詞曾用宜城放客字）

又南樓令詞云。泛秦淮春水方生。却想歡期。渾似夢。憑綺語。駐芳塵。

涇縣翟楚材秦淮雜感詩云。九曲青溪漲碧波。往來遊楫疾如梭。算來只有秦淮水。占得南朝艷跡多。

朱雀橋頭夕照紅。年年鬢影怯西風。記從賭罷旗亭咏。怕聽尊前唱惱公。

門存集作於庚子亂後。一時渡江名士。倡和殆遍。作者凡六十二人。都五百八十首。當時予亦有和作。今歲予編秦淮感舊集。將脫稿矣。爰取其秦淮題咏以

虞

初

志

虞

實予之詩話。武陵陳伯弢與陳伯嚴吏部楊範甫孝廉張伯純部郎陳梅生監
察袁叔輿戶部夏彞恂楊詰甫俞恪士壽丞四觀察飲秦淮酒樓詩云。碧瓦青
樓映白門。江南猶有莫愁村。脫冠捉鳥杯壺急。隔水飄燈竹肉喧。歌歎盡傷朝
士氣。滄桑重聚故人魂。興酣競奏雲台議。却愧今吾舌尚存。義甯陳伯嚴酒集
東關河廳詩云。秣駒履鳥爛盈門。俯檻魂迷鷗鷺村。虛幌乍含林氣潤。當筵暗
覺酒盃喧。人間事托支離叟。水調歌飄窈窕魂。岸柳朦朧丹月細。板橋歸及柝
聲存。又飲秦淮酒樓聞陳梅生侍御袁綬瑜戶部述出都遇亂感賦云。狼號豕
突哭千門。濺血車茵處處村。敢幸生還攜客共。不辭爛漫聽歌喧。九州人物燈
前淚。一軻風波劫外魂。霜月欄杆照頭白。天涯爲念舊恩存。長沙袁叔輿青溪
畫舫曲云。胭脂水浸赤欄門。羅綺雲圍鬢鬢村。鴛蕩蘋烟蘭漿密。鶯嘖桃葉柳
風喧。銀階香溼珊瑚月。玉鏡燈深粉閣魂。人散夜闌霜暗露。燭花猶映臉霞存。

又伯嚴招同梅生彞恂詰甫伯純伯弢恪士集金陵春西殮詩云。絳樹銀河讌
白門。高城霞綺散江村。九州雨集英靈接。四座雷轟笑語喧。愁盪騷腸千日酒。
艷摩花骨六朝魂。風漚枉用傷離後。定在人天萬劫存。又連日諸公招同梅生
侍御水榭飲集詩云。碧幌紅燈水閣門。渡頭桃葉酒家村。三生杜牧豪情劇。十
日平原痛飲喧。殘夜星光沉雨氣。夕陽花影送秋魂。舞衫歌袖青溪夢。他日相
逢蔓草存。漢壽易實甫遊舫宴集詩云。鏡作屏風簾作門。烏啼烏夜晉時村。殘
脂賸粉三篙膩。豪竹哀絲四座喧。如虎如龍名士氣。驚魚驚雁美人魂。六朝無
恙惟烟水。賣菜傭知幾個存。又卽席再賦云。重見尊前寇白門。新詩哀怨比梅
村。略同天寶宮人病。豈學宏光復社喧。錦纜白鷗三尺水。烏衣朱雀六朝魂。東
南人物多凋謝。此會今年是告存。江陰繆小珊青溪卽事詩云。女俠今無寇白
門。詩豪並少杜茶村。琴尊北海聊驅寂。絲竹東山亦厭喧。畫舫疎燈猶在目。板

虞 初 志 補

橋流水自銷魂。青溪一角誰煊染。除是清湘與目存。又詩云。楊柳新枝又白門。無煩歌笛傲山村。尋來佳境消長夜。教就清聲壓衆喧。玉甕酒濃春盎盎。金爐香滿氣魂魂。板橋雜記秦淮錄。前輩風流可尙存。湘鄉張伯純伯嚴招飲秦淮酒樓詩云。萬古悲秋此白門。月籠疏柳尙搖村。京華歷劫人還在。（謂彘恂梅生叔輿）水榭聞歌夜更喧。半壁河山容避地。十年哀樂總銷魂。六龍何日回天馭。愛國孤懷每飯存。又楊詰甫觀察酒集東關河廳詩云。小集青溪月在門。畫船歌吹傍江村。酒波遙注多能飲。海水羣飛未覺喧。六代雲山成醉夢。九州風雨黯吟魂。閒居謝客兼緘口。物外逍遙爲道存。彭澤歐陽笠齋客座遇舊妓感賦云。十日朋簪醉白門。如來世外避秦村。烟塵過眼誰猶記。畫舫徵歌夜尙喧。妓到秦淮工感逝。客談天寶易銷魂。桃花何幸生仙地。却後能留笑口存。善化孫姬瑞伯弢同年招飲秦淮酒樓詩云。一曲青溪畫閣門。殘霞明滅柳邊村。

當筵歌舞醒還醉。隔水樓台靜不喧。濁酒暗澆名士淚。幽花疑是莫愁魂。興酣誰唱旗亭句。座上元龍氣尚存。一時名作美不勝收。蓋當庚子之亂。京華不守。海內騷動。賴劉忠誠與各國定東南自保之約。江南得以晏安。名士之過江者。尚得於秦淮青溪間。賡唱迭和也。(以上紀題詠)

鬪雪樵居士之秦淮聞見錄。鄭醒愚先生殿諸續志。爲之生色。僕嘗閱萍梗先生之秦淮感舊集。對勝跡憑弔古今。借美人而澆塊磊。滿目琳瑯。令人愛不釋手。茲既有此編之輯。不揣冒昧。採而錄之。雖不敢頡頏古人。然有此傑作。藉堪增其身價多多矣。甲寅仲夏姜泣羣識

華女士吟梅家傳

楊了公

余與華子侍仙同里世好。侍仙中年無子。有一女以孝聞。紀元九月十二日。嬰時疾遽卒。年僅二十有二。遠近聞者惜之甚。侍仙痛女切。余稔女士事迹較詳。

屬爲小傳。乃詮次行事如左。

女士名兆英。譜名震雄。吟梅其字也。華氏素爲後岡望族。女士早受庭訓。性篤實而通慧。酷好學問。思發展其天賦之權。以巾幗偉人表見於世。時吾松天足風會未開。女士毅然爲之創。旋入上海天足學校肄業。節假歸逢女伴。必以讀書放足二事相諄勸。並於里中設天足分會。浦以南會員達數百人。說者謂一弱女子。而能移風易俗。其素志堅也。厥後畢業於郡中景賢女校。復入上海務本女校。猛晉不已。程度日高。無何侍仙爲里人誣搆入獄。女士奔走呼號。效緹縈故事。余激於義憤。亦上書大吏。直揭郡守之貪蔽周內。不得雪其冤。余因此罷職。人或爲余惜。實則余爲女士惜也。方女士爲救父迫切。時出其學費所擔節及稱貸所得約千金。託其女師某爲之斡旋。某陽任之。而陰已乾沒。女士初以爲賄入而冤莫申也。事旣洩。竟置不問。仍竭力別爲之計。某又嘗賺取女士

所藏董香光山水改七薌仕女各一幀。久假不歸。女士亦笑而置之。泊侍仙出獄。道其事者。僉謂女士於天倫急難之中。猶能隱惡忍性。其雅量幾非丈夫子所及。然而女士之心。彌苦。病亦從此起矣。先是女士與浦左龐君鏡。如以文字相契重。遂議婚結禰後。兩家家事凌雜。女士悉主之。不復能一意求學。乃起而盡力社會。余與同志。組織孤貧兒院。女士擔任募捐。獨多。凡後岡有慈善業所得常捐。皆出其力。去歲吾郡起義之始。女士欲赴武漢。入赤十字會。病不果行。然自拔簪珥。倡應餉糈。余長籌餉。同女士實佐之。中華女子共和協進會。成立於上海。會長伍廷芳先生之夫人。耳女士名。函邀赴滬。旋公舉爲書記長。復由湯漢明女士親蒞松城。踵門速駕。女士適因母疾。堅却不就。既而入女子參政同志會。往來松滬數十次。不辭勞瘁。去春侍仙發起自由黨支部。黨員合六百人以上。女士贊助經營。不遺餘力。聞蒙藏事迫。日手報紙讀之太息。常躍躍有

虞 初 志

補

花木蘭左良玉之志。而是時病加甚。轉促其夫婿龐君從軍。龐去年光復山東。有功勞而憊。休養未復。奮莫能興。女士益愀然不自安。逾數日疾亟。聞孤貧兒院院長朱小鶴君。以院中收其同姓名孔楊所捐田畝。與佃戶尙有糾葛事。爲女士介紹馳書。託取原契質證。女士力疾從之。非此一息尙存。幾何不貽累公益耶。病劇時。余兩往問。獨與余研究學術。嗚呼。如女士之志行節概。他日民國采風。當有記載。然余旣稔知女士之賢。則闡發潛德之幽者。宜莫余若。固非獨以是塞侍仙之悲也。是爲傳。華亭楊了公撰。

逸眞氏曰。委託失人。處以嚴厲。速其反噬也。魏武之智。唐太宗之雄。尙不免有此失。女士見及此。卓識已足多矣。及事救平。仍忍性隱惡。德量之宏。殆度越尋常常萬萬。乃國躋共和。英姿委蛻。天不憖遺。何奪女傑之速也。吁。

虞初志補卷十二終

刊誤表

卷數
頁數
行數

虞	初	廣	志
一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二	二
四	五	六	九
四	五	六	九
四	五	六	九
四	五	六	九
六	六	九	十

虞初廣志刊誤表

刊誤

- 嘆誤噉
- 瓜誤瓜
- 瓜誤瓜
- 蜂誤峯
- 余誤金
- 歌秋水美人之章
- 誤歌秋水人之章
- 爲一空出水閣上
- 脫西北二字
- 壯誤莊
- 語次誤語繼
- 原誤古
- 子誤子

虞初廣志 刊誤表

卷數

頁數

行數

刊誤

虞	虞	初	廣	志
三	三	三	四	四

十二	二三	四五	六	六	六	九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四	十四	十六	三九
----	----	----	---	---	---	---	----	----	----	----	----	----	----

三	七	七	一	二	三	二	二	七	二	三	二	三	七
---	---	---	---	---	---	---	---	---	---	---	---	---	---

解誤覺
舉誤與
蕪誤無
間字下脫一出字
日字下多之日二字
東方日光誤晨鍾琅琅
諸生誤科生
迴護誤迴護
洞以以字多
崇誤崇
送二錢者食畢
誤至第碗畢
紛紛而退誤紛紛而畢
雖然誤難然
牀第誤牀第

虞	初	廣	志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六	六
五	五	六	七
五	五	六	八
五	五	六	八

卷數

頁數

行數

刊誤

四	四	二	三	四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十	十四	二	六	四	六	二	八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十一	十一	八	四	五	十	四	九	三	七	一	三	十一
---	----	----	---	---	---	---	---	---	---	---	---	---	----

並耳下多一熱字	緣誤綠	梁誤梁	寓誤段	第誤第	午夢殘誤午夢寒	薄誤簿	娥誤蛾	間誤間	幾誤繼	牒字下脫一力字	完字下脫一者字	并誤井	名誤子	俟誤竣
---------	-----	-----	-----	-----	---------	-----	-----	-----	-----	---------	---------	-----	-----	-----

虞初廣志刊誤表

三

虞補廣志刊誤表

四

卷數

頁數

行數

刊誤

志	廣	初	虞	虞	虞	虞	虞	虞	初	廣	志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	十	十	十	九	八	八	八	八

四三	四八	五一	五八	五八	二七	二七	五八	五八	五八	五八	二七
八	十一	五	十	十	十	三	八	七	七	三	二

當誤富	誅誤殊	人誤入	燃誤然	畫誤畫	侍誤待	慨誤概	豐誤酒	餽誤糊	非誤飛	垂誤乖	潛誤潛	斛誤解
-----	-----	-----	-----	-----	-----	-----	-----	-----	-----	-----	-----	-----

是書印刷成適僕寄跡本社泣羣命請校刊匆促中得五十餘處因為附表於後倘再魚魯務望閱者有以教正趨候附誌

柔鄉韻史

封面光復後之金剛 孫鳳雲柳如是
怡情別墅琴寓
圖畫 春江花影二十幅

1 六美圖(林黛玉)(朱小二寶)(翁梅倩)
(藍橋別墅)(梁溪李寓)(老二)

2 金小娟 3 張書玉

4 藍橋別墅 5 某公子

6 李蕪香 7 金小寶

8 何斐玉 9 張 農

10 陳月娥 11 落蓬阿金

12 翁梅倩 13 天香閣周寓

14 金墨蘭 15 李筱卿

16 金寶仙 17 花紫雲

18 胡翡翠 19 卓文仙

20 花田初 高梅雲 蘭雲小榭 合攝

注意

按此為海上二十年來花界名
妓中資格最高者重金所不易
得之罕品也

裝橫精緻訂一厚冊
定價大洋四角

吾國青樓之盛昔以秦淮金陵間為最
自滬濱拓關洋場後車水馬龍人烟極比故
遊歷家譽評為全球上第三繁華場且于甲
午逮至甲辰年全國之烏衣子弟自拾少年
卒趨而至窮極揮霍競尚奢淫為上海青樓
最盛時代蓋此十年中而嫖界上之異聞軼
事亦最為豐饒衢州名士詹璋君時作寓公
於此抱酒婦人之意日事徵逐於粉陣釵
叢間見聞所及仿板橋雜記之例作柔鄉韻
史一書 間有名妓與狂且之艷話
蕩姑與僕兒之秘史以及名士風
流俠客豪舉禮艷旖旎莫與比倫
有袁翔甫管秋初諸先生題詞及沈悅庵先
生序文所謂以香鑄心心心香吐以
花鏤筆筆筆花生本社得原稿用活
字版以淨白瑞興廠紙印行裝璜華美校讎
精良猶其餘事 出版者 文藝消遣所啓

上海新開聚慶里四百另八號
總發行所 光華編輯社

民國野史

大加整頓廣告

(一)本社所編朝野新談為民國開幕前後之異聞軼事靡不兼收並蓄附其名曰民國野史現已出至第三編甚蒙海內宏達謬愛銷數皆達至五千餘冊但月刊一冊倉卒出版內容未免簡陋抱歉良多 (二)茲從第四編起正其名曰(民國野史)抽秘搜奇體例務求整嚴精工聘妍裝潢格外精緻(其紙張改用淨白重磅瑞典廠紙)頁數增刊(至少在二百七十面以上)圖畫新奇校勘認真其價仍售大洋五角 (三)編者姜君泣羣一意經營外特倩泉唐王作霖先生悉心銓加批評南通張繼侯先生襄助校閱務達完善目的不失信用而後已 (四)民國締造為英雄之肝膽血汗而成如蒙碩彥文豪以秘笈鉅製見惠者敝社無不樂為刊布得俾豐功偉勳劍光炸影不致湮沒終古如畸人行俠客傳豪傑魂佳入淚以及憑弔寄慨之游記斜陽黃土之塚志文字紀念圖畫留痕一經採錄當有薄贈或間有待價而鬻之鴻文儘可注明篇末臨時商酌量辦理

上海新開聚慶里四百另八號光華編輯社啓

△處售分埠外△ 有所權版

民國三年八月十五號初版

虞初廣志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重慶崇文書局	成都二西山房	天津華書局	無錫日新山房	松江益智書社	龍文閣	公慎書局	文強齋	北京富強齋	分售處	發行者	印刷者	發行所	校訂者	選輯者
燕湖	山西晉新書局	杭州德記書莊	廣東文盛堂	江西文盛堂	長沙會文堂	廈門新民書社	奉天會文堂	保定直隸書局	雲南維新書局	上海各	光華編	光華編	張	姜
蘇州振新書局	福州宏文閣	陝西新智識	汕頭文務書局	漢口共和書局	六華書局	蘇州宏文閣	汕頭文務書局	漢口共和書局	蘇州振新書局	上海各	光華編	光華編	張	姜
蘇州宏文閣	汕頭文務書局	漢口共和書局	六華書局	蘇州振新書局	福州宏文閣	陝西新智識	汕頭文務書局	漢口共和書局	蘇州振新書局	上海各	光華編	光華編	張	姜